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六五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六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六五册目次

經部・四書類

四書考二十八卷考異一卷（二）〔明〕陳仁錫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七年自刻本 …… 一

四書通義二十九卷 〔明〕魯論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八年刻本 …… 五六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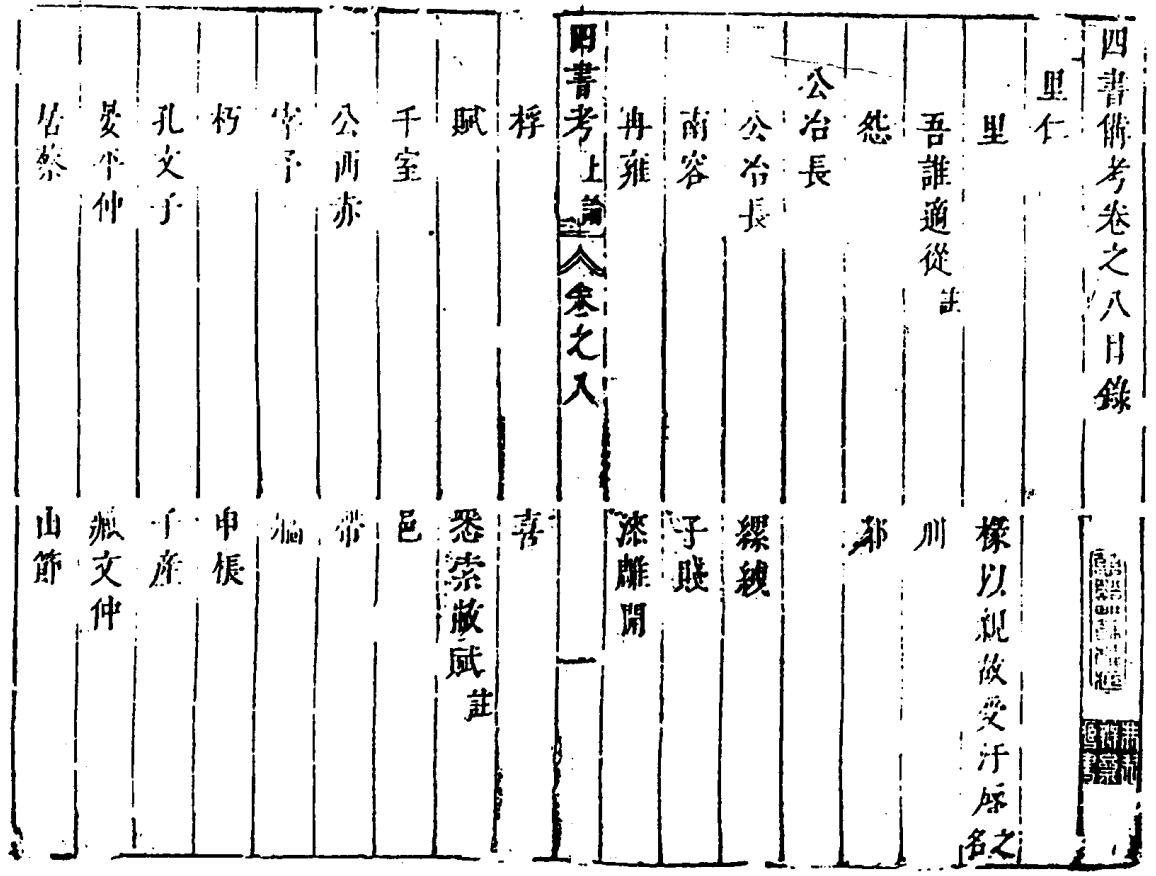
四書考二十八卷考異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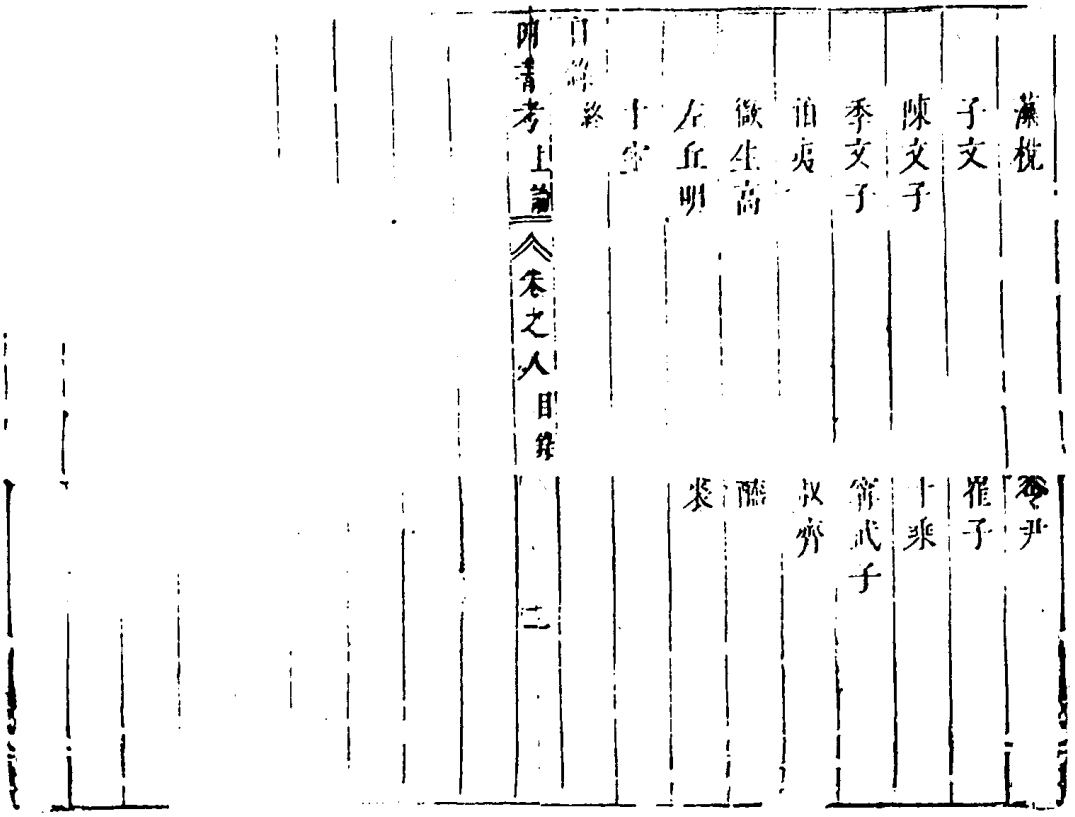
（二）

〔明〕陳仁錫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七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考二十八卷四書考異一卷》提要





四書考上論卷之八　里仁第四

里

廣雅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五里爲邑○靈宇記臨淄縣有華嶽里許州城西有高陽里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河間府有董家里董仲舒下帷處張嘉貞居坊鳴珂里湯陰縣有淀哀里指鄉死所血濺帝衣左右欲浣帝曰指骨血勿浣也周禮遂人曰五家爲鄰鄰則相聯比猶五鄰爲里六鄉之比也里則同井里猶五比之間也○風俗通云五家爲軌十軌爲里

里者止也五十家共居止也○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三曰聽閭里以版圖○爾雅巷門謂之閭說文里門也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群侶也○合璧事類云鄉之爲言向也衆所向也里之爲言止也衆所止也古者二十五家爲一里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鄉二十五十里之積也漢因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逆至李唐亦以百戶爲里五里爲鄉里必繫於鄉今古然也然唐以計租庸調之所出漢以考戶口之

稀稠周人亦以制軍賦之所從入而風教未嘗不與焉故敬敏任恤之書於閭孝弟睦婣之書於族德行道藝之書於黨考於州而後興於鄉此周人之教法也鄉里三老以興教化之事此漢之教法也若夫則食祿之家無得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仕其所以崇仁義而抑貨利教法又如何也是知里以仁爲美而鄉井莫不以親睦之爲貴從來久矣此里名勝母曾子不之入互鄉難與言則雖童子見焉而不能以無惑

橡以親故受汙辱之名人之過甚

後漢書吳祐順帝時遷膠東侯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使人懷而不欺嘗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橡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親過斯知仁矣使歸謝父還以衣遣之

吾誰適從 無適無莫註

左傳僖公五年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士蔿遂而賦曰狐裘厖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貴者之裘也厖茸亂貌言貴者之多紛亂大都都國是獻公與二公子謀立爲三公故不知所從

刑

王制云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倆也倆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又云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于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又云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慾

春秋潭潛巴曰河水逆流慾氣盛也○左傳云華而不實慾之所聚也○子產曰我開忠善以損慾不聞作威以防慾○管子曰凡禍亂之所生在于慾慾咎慾咎之所生在于非理故曰閑禍在除慾

都

周禮云鄭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治賦徒

宅邑則從而受之。○通鑑外紀云黃帝以井一爲隣。隣二爲朋。○晉書云。堯制八家爲隣。三隣爲朋。○谷璧事類云。予讀周禮至大司徒有曰五家爲比。遂人又曰五家爲鄰。是何實同而名之異耶。夷考之。則在郊內者謂之比。在郊外者謂之隣。釋文皆訓爲近。而鄭玄曰異其名者。示相變耳。此則比隣之無異義也。古者比鄰之制。必使相保相受。而又相和親。或有罪奇衰。則不無相及也。故宅之上。不如隣之十百萬買屋。千萬買隣。非故輕此而重彼也。誠以隣有不善。則所居雖華美。非所以爲安且利也。然則士君子之將定其居。其可不先定其鄰乎。

公冶長第五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家語云。魯人。名萇。爲人能忍恥。范甯云。字子芝。○留青日札云。世傳長能通鳥語。貧而閑居。無以給食。有雀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個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徬徨。長如其言往山中。果得羊食之。有餘。及亾羊氏往跡之。得其肉。乃以爲偷。訟之魯君。魯君逮繫之獄。未幾。長在獄舍。雀又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澤山傍。當亟禦之。勿徬徨。長語獄吏曰之魯君。魯君如其言往跡之。而齊師果將及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公冶長。而厚賜之。欲爵爲大夫。長辭不受。○姑蘇吳城北有冶長涇。此蓋居民繫井得石焉。題曰公冶長之墓。大冶長滅明不首丘。齊魯顧並葬于吳。何也。豈其依于於言偃。遂僑居不返耶。則彼堂爰于諸城鄒邑間。幾虛塚矣。

縲紲

何註。縲黑索。紲。繫也。所以拘罪人。○賈誼傳束縛之。繫縲之。師古曰。縲。黑索。以長絕繫之也。○司馬遷傳幽于縲紲。師古曰。縲。繫也。紲。長絕也。○新唐書韋處厚曰。管仲拘囚。齊桓舉爲國相。冶長縲紲。仲尼選爲密親。有罪猶宜滌蕩。無辜豈可終累。○管子曰。不恥縲紲。恥天下之不治。

南容

南宮适字子容。又名縚。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仲孫閱也。若南宮姻姓爲。又曰南宮敬叔云。初僖子將卒。屬南宮敬叔典懿子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懿子與敬仲師事仲尼。詳見懿子傳中。初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後又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位失不如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山家語）衆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名火。論

（類府）南宮敬叔至。命周公官。救火者皆曰。顧府之藏。故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御書俟於官。（侍命於公官）出禮書。唯是周禮在魯。而與籍向存者。敬叔之力爲多也。（山左）（家語）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髮。（音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禮疏）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者之並是語詞也。南宮縚妻姑喪。謂夫之母也。以是夫子兄之女。故夫子誨之作髮法。（集註云。從。從高也。）（廣）廣也。言爾髮不可太高。不可太廣。又教以笄總之法。笄。簪也。

（家語）孔子爲魯司寇。

（圖書）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于有道之邦耶。可疑四也。愚以南宮敬叔之與南容。啾然二人矣。

子賤

（家語）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爲單（音善）父宰。單父（孔子使其弟子治三年。即今鄆州單縣。鄆於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也。迎或者不可距絕。）毋望而許也。（仲堪者不許之則失守。與已之所守。距之則

請史記疑云南宮适之爲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宮适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註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註遽云謚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縚。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索隱）叔閱之遂三叔白主

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妻以兄子。頗敬而南宮敬叔公族。又主遣從孔子。時宜已娶于殷家矣。豈

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于有道之邦耶。可疑四也。愚以南宮敬叔之與南容。啾然二人矣。

閉塞。人與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
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出說瀕行過於陽
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
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
陽晝曰。夫投音豆至地也。綸錯。釣。迎而吸之者。陽鰌也。
陽鰌。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謂或來或去也。若食
之。或爲期反。以告孔子曰。密子之德。其侯民治行。名有徵刑于
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
之。車驅之車以行。命御者。車陽晝之力。謂陽晝者至矣。於
四書考上論 卷之八 八
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出說苑 初子
賤受單父之命。辭曾君。因請借善書二人至單父。
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
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曾君。曾君曰。子賤
若吾。使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
徵發單父子賤由是得行已志。黃氏日抄 孔子謂子賤
曰。子治單父而衆悅。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
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
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
所友事者十有二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
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二人。可以教學
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
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
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而明之主也。惜乎
不齊之所治者邑也。出說苑 子賤在單父。身不下堂。
鳴琴而治。既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早出
晚入。故。日夜不處。不敢安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
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吾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
四書考上論 卷之八 九
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巫馬期勞力教詔。
雖治猶未至也。出韓詩所著書百篇。宓子十六篇。
孔子兄子有孔篾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
孔篾而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
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龍宜爲寵。前後相因也。學焉
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朋友
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
之道闕也。其所亡者三。即謂此也。孔子不悅。往
過子賤。問如孔篾對。曰。自來仕者無所亡。其有

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傳

祿所供。祓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必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出家語子賤篇見論語子賤。○賈至應子賤碑頌云。鳴琴湯湯。處水之堂。清淨無爲。邑人以康。流風化淳。覇俗致王。誰謂陽翟。華而爲鄙。曠曠黃髮。或師或友。芃芃麥苗。不穫不萎。齊師已却。魯侯曲阜。

瑚璉

禮明堂位云。四代之器。有虞氏之兩敦。音對。少宰曰。敦。黍稷器。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四者皆盛黍稷之器。○按如明堂位所云。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說論語。賈服杜等註左傳。皆云夏瑚殷璉。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王海註陳氏曰。瑚以玉飾。以竹爲之。○世說新語。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羊曰。故當以接神之器。○三禮圖曰。瑚受一升。制度如簋而平下。璉受一升。漆赤中。蓋亦龜形。飾口以白金。制度如簠而兌。音銳。下

冉雍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也。以德行著名。問於夫子曰。雍聞至論。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蓋紂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出家語子貢篇。子貢曰。在貧如安。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復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冉雍非有土之君。故使其臣如借而不加怒也。○出家語弟子行。

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一曰魯人。開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商可以仕矣。子若執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悅焉。孔子嘗問曰。子奚戚乎吾之不仲也。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

禍子容三年而爲三兆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識也夫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改而著○姓源云漆雕氏之議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于臧獲行直則怒于諸侯雖世主與爲廉卽所事若夫子者不得一仕于世主矣則有傳禮爲道哉吾黨小子耳是漆雕氏之教也

桴

疏云桴編竹木大者曰桴小者曰筏爾雅云舫泭

也○郭璞云木中鐸筏方言云泭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方舫泭音義同也

喜

說文云喜者樂也不言而悅也○元命苞云徐曰口豈爲喜豈者陳樂立而上見人心之悅則其面且睟然而變易爲喜也○又云丽口銜土爲喜喜得明心憙者爲憙從喜心○禮記云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音搖猶斯舞

疏案隱四年左傳云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其賦法依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三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千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漢刑法志云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

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軍旅屬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則六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

悉索敝賦 註

左傳襄公八年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鄭使王子伯駢鄧大夫告於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於蔡索盡也言悉盡敝邑之兵○襄公三十年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晉平公以魯公喪君未出

見家子産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上文伯讓之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邑以來。會時事。詳見子產傳

千室

疏云。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者。謂卿大夫采邑地有一同。民有千家者也

邑

春秋左氏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者曰都。無曰邑。○釋名云。邑猶偪。聚會之稱也。○疏云。千室

之邑。百乘之家者。謂卿大夫采邑地有一同。民有千家者也。

公西赤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弟子行云。齊莊而能肅志通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爲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經禮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親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于赤也。○淮南子齊俗訓曰。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養一也。○禮記云。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墻。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几旐云。孔子之喪。公西赤以飾棺墻。六十。故爲盛禮。備三王之法。以章明志識焉。於是以素爲帷。帷外皆墻。車邊置翣。恐推車傾覆。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法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爲崇牙之飾。此則殷法。又韜盛旌旗之竿。以繡。

長尋之旒。此則夏禮也。赤既尊崇夫子。故兼用三代之飾也。

帶

身章撮要云。腰帶。革爲之。古盤般帶也。又謂之鞶革。上自乘輿至文武衆官。牧守丞令。下及緇寺皆服之。秦二世時始名腰帶。○禮玉藻云。大子素帶。朱裏。終辟。辟。緣也。用朱爲裏。終緣也。諸侯素帶。終辟。亦素帶。終緣。而不朱裏。大夫素帶。辟垂。緣其兩耳及垂下。上而不緣。惟士錦帶。

謂曰迎藝處士以組弟子綺帶用生絹爲帶示文也
荀子曰法
束帶

三寸長齊於帶組帶之交結也天子下至弟子組約之物並用組爲之組帛與紳齊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故去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韓音必結三齊紳韓飾也結即組三者皆長三尺大夫大帶四寸廣之度雜帶以雜色爲辟緣君朱緣上未大夫玄華華黃色外玄內華士緇辟三寸再繚四寸士帶之飾再外皆緇廣二寸再繚要一重亦是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當率處緣緣細密之功見用箴之功肆音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皇餘也謂約束帶之餘組及紳之垂者還有勤勞之事則收斂持於手走則擁抱於懷

○事物類考云自古有革帶上插垂頭唐高祖令向下插垂頭取順下之義名銙尾一品至三品金銙音四品六品花犀爲銙七品九品銀銙庶人鐵銙○禮書曰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爲之或以素或以練或終辟或辟垂或辟下其飾或朱綠或玄雜唯君得於自然練成於人功終辟則所積者備辟垂則下垂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雜者少陽之色玄者陰之體雜者文之成天子諸侯尚朱卿大夫尚玄士尚雜體陽而不雜乎下玄而朱裏而裨以朱綠諸侯雜體陽而不雜乎

古書考 上論 卷之八 公冶長 六

王故飾以朱綠而不朱裏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玄華士則體陰而已故飾以緇然於大夫言帶廣四寸則其上可知而士不必四寸也於士言紳三尺則其上可知而有司上於二尺五寸也凡帶有率無箴功則帶率而已無刺繡之功也○大明諸司職掌云皇帝衮衣革帶長三尺三寸并服革帶玉鈎鰈音徹束宮文親王衮冕革帶金鈎鰈文武官朝服革帶一品用玉二品用犀三四品用金五品用銀鈒花六七品用銀八九品用烏角公服腰帶一品用玉或花或素二品用犀三品四品用金荔枝五品以下用烏角鞓用青革仍垂捷尾於下鞓用皁常服腰帶一品玉二品花犀三品金鈒花四品素金五品銀鈒花六七品素銀八九品烏角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宰予 論語摘輔象曰宰我握户是謂守道

宰予字子我○家語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於言語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宰我聞之不敢見

滅曰宰我知認滿大夫與田常作亂孔子拒之

牆

樊名云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周禮牆厚三尺崇之注云高卑爲率足以相稱○尚書大傳云天子賁墉諸侯疏杼注賁大也墉牆也疏衰也杼亦牆也○淮南子曰舜作室築牆茨屋令人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此其始也○漢書牆薔勿伻○漢官典儀云諸侯垣牆有雘堊青之飾惡之色無丹青之彩

杇

釋宮云鏝謂之杇郭璞云泥塗也李巡曰塗一名杇塗土之作具也然則杇是塗之所用因謂泥塗爲杇○白帖云左傳圬人以時塓館宮室圬人塗者塓亦塗也○前漢書賾師古註曰圬所以泥飾牆也不可杇言內質弊壞不可修治也○韓昌黎圬者王承福傳手鏝衣食

申棖

申棖魯人史記作申黨家語又作申續今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績傳寫之誤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爲棠則申棠申棖二人耳

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宋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崇祀黨即棠即棖也二人而爲二人失于詳考論語釋文也李士龍曰棠字非音棠棣之棠蓋與棖即一字而兩書耳觀古字牚亦作瞠橖亦作樘鎗亦作鏜六字並音鐺皆諸聲字也棖亦音撐本作穀亦諸聲字可見棠亦音棖史記有申棠無申棠信譌也

孔文子

孔文子名圉即仲叔圉衛之執政上卿也初衛太叔疾娶於宋子朝其姊孅子朝出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以己之女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姊置於犂衛邑而爲之一宮別爲一宮以居之如二妻然文子怒欲攻之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以鳥自喻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仲尼魯人以幣召之使人持之

女不以妻疾疾淫於外州閭外人奪疾之軒車以獻于君疾恥是二者故出奔子宋衛人立疾之弟遺文子遂以孔姞妻之孔姞即文子之女疾之妻也出左傳○按衛疾古字與人求酒于太叔悉子不得與卜人且告公曰君有大臣左氏南風疾太叔遺遺弁言

子產

公孫僑字子產子國之子鄭簡公元年鄭人欲媚於晉使子國子耳侵蔡國鄭穆公子名發印子良子名輒蔡侯名盧於楚二子侵蔡以求媚於晉也獲蔡公子燮鄭人皆喜子產曰小國無

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勿得寧矣子國怒之曰饒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出左傳三年冬十月戊辰尉正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帥僕師熾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子孔鄭伯以如北宮子孔公子知之故不死子西聞盜之下不徵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子西少師授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門庀音詰群司庀具

也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音矯公孫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二人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二人亦尉翩尉止司齊司臣子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使諸大夫以職位為次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不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焚書燒除載書子孔不可曰為載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

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不焚於朝而焚於倉門衆而後定之外者使遠近皆如也衆為政也專國之意也可得罔乎孔子之為政也專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於是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出左傳十五年及范宣子句音鉤為政諸侯之幣重朝聘之幣增重鄭人患之公孫僑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

孔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
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
輿也德國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
樂樂則能久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
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爲子子實生我而諏子浚
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宜子說乃輕幣
出左傳十八年子展伐陳有功使子產獻捷於晉戎
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
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

明之後也庸用以元長也女太姬配胡公胡公閼父之子滿而
封諸陳以備三恪恪敬也周得天下封夏殷後爲三恪則我
周之自出陳乃周之後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桓公卒於蔡人欲立其所出厲公我先君莊公奉
厲公是陳亂桓公之弟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
厲公至于莊宮皆我之自立戴氏之亂宣公十二年夏徵舒弑
陳公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若所知也今陳忘周
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
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來之告未獲成命則

釋非子曰子產爲出過東門之外而問婦人之哭曰其聲懼乎人子其親

有我東門之役陳從楚伐鄭東門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井堙木刊則城來有敝邑大懼不
而恥大姬鄭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
首於我用敢獻功晉人
曰何故侯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衰差降也今
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侯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
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乎王卿士城濮之役文
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周襄王以
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王莊伯即事不能詰復

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出左傳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
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
語子太叔世且曰他日吾見殃然明之面而已今吾
見其心矣太叔嘗問政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
之思其始以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遽思如農
之有畔其過鮮矣出左傳二十年楚伐鄭鄭人將禦
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
來不如使遂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驟於勇

齊於禍也。以是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出左傳二十二年。秋八月。祭氏歸自齊。入於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若不免。必害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謂通於太子般之妻。子般之弟。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僖公三十年。祭仲逐子亹。立子儀。子亹出奔陳。子儀出奔櫟。其君。几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舍而不爲壇。僑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焉而已。焉用

壇。徐氏曰。左傳。襄二十四年。子產相鄭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子產曰。吾得見與否。言禍亂方興。死生未可必。得見與不得。見未可知。在此歲也。子良伯有方爭。未知所成。成平。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難其和也。猶相惡也。惡至無日矣。伯有子皙之爭。人謂子產就直而助之。子產曰。我豈爲徒。良爲黨。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敝。欲以無所爲所。乃欲伯有氏之死者而殲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大夫謀。遂去鄭。子皮卒。止之。衆曰。衆。謂子皮。人不我順。人謂子產言。何止焉。子皮曰。夫子子產。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子產入。於是公與其大夫及國人盟。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自墓門。鄭城之瀆入。因馬師頡頡。卽介於襄庫。介。甲也。用襄以伐舊北門。駟帶子西之子。庫之兵甲。主率國人以伐之。伐伯。皆召子產。駟良皆召子產助己。子產曰。兄弟而及此。二人皆子。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徙。音遂。以衣枕之。股而哭之。險而殯。諸

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出左傳。子皮既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之。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章上下有服。公卿大夫士田有封洫。封。封疆。洫。溝渠。廬井有伍。有伍。伍相保之法。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豐卷怒。退而徵役。召兵攻子產。

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召卷而復之 反其田里。及其數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藏也 取我田疇而伍之。取田疇而伍結之 伍結之 執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出左傳 二十五年六月。子產相公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刑政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

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儆邑之爲盟主。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庫也。非鄙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寡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巧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人設庭燎。僕人巡宮。卑馬有所。賓從有代。車馬有放。飲食有委。忘人有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茂惠。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

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以命之。雖君之有魯喪。故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蘉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寘。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棄辭也。出左傳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

劉道原謂子產於政猶人執轡猶御之爲司馬相掌民事則民誦彼一賢一駟猶得民若此之難也

晉史傳云子產爲相年少子不敢御孫僖子不聽晦二年市不豫價三年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疇不易五年士無尺

曰不可人之愛人也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于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榛崩僑將厚焉敝不盡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子皮曰吾未能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鄭吾家聽子而行子產

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之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昭二十六年六月爲游楚卽子亂放公及其大夫盟於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游吉卿帶皆鄭穆公子蓋閭門之外道公孫黨處閭門外道公孫黨處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皮卿故曰七子子產弗與焉是年六月晉侯有疾公使子產如晉聘且問疾晉侯謂子產之言曰肸物若子產聘之言曰肸物若子產聘昭公元年二十九年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三匹牛三頭國子產別賦其田如邑之田賦國人誦之子寬卽游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生死以之詳左傳昭公六年三十一年鄭人鑄刑書於鼎爲國之常法叔向遺子產書子產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語詳左傳昭公六年子產卒晉於晉晉侯有疾屢黃熊入于寢門韓宣子逆子產私問曰此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

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疾愈也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莒貢於晉者○出左傳公段既死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晉豐施公孫段子晉以田賜段段死故子產歸於晉三十六年簡公卒將爲墓除將除治及遊氏之廟墓道遊氏子太叔族也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用器而無庸毀曰子產過汝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又敎其徒將毀矣今將毀之矣既如是除徒既如太叔之敎子產乃使辟之不忍毀廟乃辟道遷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音墓道東作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太叔

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不毀可也。於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可中而葬。出左傳。元年。定公立。往赴於晉。晉將享之。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出左傳。晉人許之。傳。出左傳。七年。鄭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禜。水祭名。風雨不時也。子產曰。我鬬。龍不我覩也。龍鬬我獨何覩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出左傳。八年。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

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乃止。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政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晉從流隨以證無已。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出左傳。

眞西山曰。按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明年得政。簡公立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有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爲矣。子產於此。從容周旋。皆有次第。其于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

其尤不可令者。故自于南遂子。曰。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欲。故終其身。兄于諸侯之計。而鄭能以弱爲強。考其所爲。作丘賦。鑄刑書。見識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焉。

晏平仲

晏嬰。字平仲。萊之夷維人。桓子弱之子也。初晉大夫欒盈得罪奔楚。晉於是會諸侯於商任。以鎖之。

莊公三年。欒盈自楚來奔。晏子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時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晉將來伐。不可以不懼。明年果有晉師。出左傳六年崔杼弒莊公。晏子聞難。往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

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君爲己死而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立靈公。嬖子杼曰。而相之。是爲景公。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太宮。齊太曰。所不與崔慶者。有如此盟。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及慶氏敗。公與晏子即殿。甘井卻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即亡。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寧。吾一邑不受即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出左傳景公四年。吳季札來聘。謂晏子曰。子速納邑與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欒子高子尾之難。出左傳九年公使晏子請繒。宝於晉。晉人許之。景公欲更晏子宅。曰。子之宅近市。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則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辱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近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乎景公繁于刑。有齊踊者。故踊貴屨賤。

既以告于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于刑。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定。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出左傳十六年惠棟高

氏皆耆酒、樂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內多怨、寘于陳鮑氏而殺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遣子良辭而驅、遂見文子、即鮑國、則亦授甲矣、使祝二子、則皆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酣、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樂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五

月庚辰戰于稷、樂高敗、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曰、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

二十六年、公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在齊卿大夫、言于齊侯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尤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對曰、

往、采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指范會之家事、治言于晉國、場情無私、無愧于人、其祝史祭祀、神信不愧、其家事無蓄、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吾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欸、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鬼神福過淫君、外內

邪頗、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行無度、無所還忌、還、猶顧也、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後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享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苻、舟鮫守之、藪之新蒸、虞侯守之、海之監屬、祈

室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前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盜爲掠奪外寵之臣。借令于鄙。詐僞教令。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出左傳公田於沛。既還。晏子侍于遄臺。于猶即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泰儀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樂須氣以動。一體。聲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聲用四方之物。以成樂。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七音。五聲變宮。凡風八。九歌。九功之德。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出左傳二十二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公乃止。出左傳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

公曰。吾以爲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不敎。子孝而弗順。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

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于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出左傳特越石父賢在縲紲之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謁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晏子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于難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己矣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

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相時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見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甚自得已而歸其妻請之請去其後夫乃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晏子方節儉力行顯名諸侯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以爲陋而晏子行之自若晏子卒有于曰圉初晏子病將死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于壯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出史記劉向序云晏子博問强記通於古今事齊三君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於野用則必不順義不苟合君雖而至顧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謝其詞其博通如此蓋此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家處士待而舉大者亦甚衆齊人以此重之○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儐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者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去不肖者使不肖主臨甾不肖故宜使楚耳

臧文仲

臧文仲名辰哀伯之孫也文仲之父伯氏絀不顯文仲嗣世爲大夫掌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紓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廢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乘喪而立不書即位不亡可謂知禮矣孔子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出左傳二十八年魯飢文仲言

於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籴於魏公曰誰使
仲家知亂
夏受鼎鑄
遂祝而不
止禍及于
社以祝禍
夫社責老
婦之所容
喙若
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以民病爲急居
盛于魏非所
非也故曰
亂也故不
備也
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
成人之
不貳猶不
備也
逢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
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灾
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荐降民艱幾卒大懼殄周公
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
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
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
辟神祇實永樂而賴之齊人歸其壬而與之糴出國
語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巫女巫主祈雨
尪跛人
辟神祇實永樂而賴之齊人歸其壬而與之糴出國
語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巫女巫主祈雨
尪跛病之人
其面上向俗謂又哀其病恐雨入鼻故旱欲焚之文仲曰
公以巫尪爲不雨巫尪上向致旱欲焚之
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
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
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二十二年春公伐邾
取須句非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

而禦之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
恃也君其無謂邾小峄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公
及邾人戰于升陘魯地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
魏文仲武仲孫子卷三大夫名魚門獲公之兜鍪縣諸
邾城門以辱公二十四年冬周襄王出居
鄭使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
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天子謂同姓諸侯曰叔父
有亂文仲對
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天子出奔謂之蒙塵不敢斥尊
故言奔問王之官二十六年齊孝伐我非鄙文仲
守官守謂群臣
欲以辭告之使展喜受命於展禽以告於是齊師
乃止詳見柳下惠傳是歲文仲如楚乞師見子玉師成道
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于是子玉伐宋圍緡文仲
相公以楚師伐穀文公三年秋八月丁卯大事太
廟躋僖公逆祀也雖夏弗父忌爲宗伯而文仲實
縱之詳見柳下惠傳
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六年文
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使季文子聘于陳
魯有塞關陽關之厲凡六故法滅而不征文仲廢
法以稅行客命其繼蒲爲席以侵民利得蔡國君

左傳臧哀伯叔如曹臣請觀其軍
之守龜於蔡地名蔡長尺有二寸遂築藏龜之室刻山爲節畫藻乎梲杗山節謂薄栿刻山爲形節今之斗栱藻謂畫侏儒柱畫爲藻梲梁上短柱也有海鳥名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文仲以爲神使國人祭之詳見柳下惠傳○顏淵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淵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利鄰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沒而言不沒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沒言立所以爲貴仲也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

是則不及武仲也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關禁絕來妾緻蒲爲席與民爭利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應在下令躋閔上祀爰居命錙鼓祀之三不智也○晉文公入曹削曹地以分諸侯使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於濟盡曹地也文仲既復命爲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今一言而闢竟其章大矣請出而賞之傳

僖公二十八年晉侯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之言而釁之

文仲爲魯使齊其母送之曰魯不容子而使之齊客子者其於此發事乎魯與齊比鄰之國也魯之寵臣多怨汝又皆通於齊高國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及至齊果拘之而欲興兵襲魯文仲微使人遺公書而謬其辭曰歇小器投諸旨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滅我爭羊有咋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及大夫莫能知於是召其母問焉母曰吾

子拘有水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歇小器投諸旨者言取郭外民內之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享戰鬬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滅我羊羊有母者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鍋鑵者所以治木也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飢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水治於是以文仲母之言聞於境上齊方發兵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

君子謂文仲明識微見遠

居蔡

疏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禮器云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漢書食貨志元龜爲蔡家語稱漆雕開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是大蔡爲大龜

山節藻棁

疏釋宮文云刻鏤爲山棁者梁上楹(釋宮云柔音藻)瘤(音溜)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棁楹(音而)謂之侲(音接郭璞曰楹柱也侲音虛)侏儒柱也侲即楹也此言山節者謂刻鏤柱頭爲斗栱形如山也藻棁者謂畫梁上短柱爲藻文也此是天子廟飾而文仲僭爲之故言其奢後仲尼謂之作虛器言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也○禮記鄭注云邊楣謂之棁(楣音梁)諸侯剛而斲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理也(藻有二種一葉似雞蘇菜大如節長四五寸一莖如釵股漸如蓬蒿謂之聚藻二者皆可食熟煮接去腥氣米麵糝蒸爲茹甘美飢荒可充食按呂覽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蘋水草之有文者曰藻孔疏曰藻之言澡藻潔也○埤雅云說者以爲藻取其文蓋藻非特爲取其文亦以禳火今屋上覆樟(音章)謂之藻井取象於此亦曰綺井又謂之覆漚亦或謂之慝項○漢官解詁曰棁梁上柱也諸侯藻棁爲藻文也

令尹

疏令尹宰也○禮六卿太宰爲長遂以宰爲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爲長從他國之言或亦謂之宰宣

十二年左傳云爲敖爲宰是也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爲名皆取其正直也

子文

鬬穀於菟字子文伯比之子也初若敖娶於鄖(若敖楚八世祖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鄖亭國名)淫於邓子之女生子文焉邓夫人使棄諸夢中(夢澤虎名)乳之邓子出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言其女通伯比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爲於菟以其女娶伯比實爲

令尹子文。出左傳楚成王立。子文代公子元爲令尹。子文因闕般之殺子元也。縕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晏而歸食。朝不謀夕。家無盈積。自毀其家以紓國難。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勤於社稷。在莊公三十年。曾曰。蔽賢者不祥。專利者必害。故其爲政。度人以用人。薄惠以撫下。凡以自宛屈心。不遑他恤。出戰國策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貴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責之曰。凡立理者。將以司主也。犯王令。而察觸國法者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污。今棄法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理之不端。而駁於法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歸。與吾生不以義。不若以義而死也。廷理懼。遂刑其族于是楚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人。以遂夫子之意。乃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出說苑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出左傳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子文聽而令尹。故使治兵。終朝而畢。一戮一人。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也。子玉復治兵於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以矢貫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酒。賀子文使子玉爲令尹。能掌其事。成王聞子文之朝不謀夕也。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羞。進也。子文辭而逃。謀令尹之祿。尹王止而後復入。謂之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曰。從政者以廉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封。富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出國語初楚司馬子良。子文之兄。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及死。聚其族而戒之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子越爲令尹。乃亂。攻王師於漳。滅楚子遂滅若敖氏。子文之孫。敗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閒。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言其更生。

崔子莊公

崔武子杼。公。放也。丁公適子季子。食采於崔。因以

昌]爲氏杼車齊惠公有寵高國[二家齊正卿]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既而復歸[出左傳]靈公八年杼爲大夫公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音質]爲又姓聲姬生光以爲太子諸子[諸妾姓仲子戎子皆字]仲子戎子[皆字]戎子[靈公]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謂諸侯之列]則成[事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魯]之[邑]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見書考上論]

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徼[遮]光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暴其尸靈於朝]公卒莊公[光也]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換]已衛奔高唐以叛武子殺高厚於濰鹽而兼其室[室妻妾也]○[出左傳]齊棠公[邑大夫]之妻東郭偃之姊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爲己取也]偃曰男女別姓今君出自丁[齊桓公]臣出自丙[齊桓公之子]不可武子笑之遇困之大過[困六三爻辭大過九二爻辭]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困爲中男故曰夫大過爲巽故曰風從]風隕妻不可也[風能隕落物者且其辭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崔子曰棄也何害先夫當之矣[棄猶曰棄言棠公已當此凶]遂娶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曰是慫公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及五月莒爲且於之役故莒子朝於齊甲戌享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疾遂從姜氏姜氏入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術門書考上論]

楹而歌[拊拍也歌以命姜氏]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止莊公之從者於外而入崔室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請免]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杼于宮近公宮或疾者詐稱公]陪臣干掫[行夜也]有淫者不知二命[言得淫人受崔子命而討之不知他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墜]遂弒之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詳見晏子傳]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爲景公]景公立以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太宮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光將盟我將殺]

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并前有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南史氏。齊史之在外者。崔子側莊公於北郭。側藍之也。不勝。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三日便葬。不待五月。四鬣。喪車之飾。若今四鬣不蔽。不蹋。不止。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下車。送葬之車。有蔽。依上公禮。下車九乘。又舊有兵甲。今皆降損。○出左傳。

左傳崔氏之亂。求莊公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孺子曰。與得之。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共璧。吾獻其擇。於是得之。以其柏尸崔杼于市。踊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陳文子。名須無。敬仲之後也。莊公四年。將伐晉。以報平陰之役。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于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患君于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還告其人曰。崔子將死矣。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公卒伐晉而還。出左傳六年。崔杼弒莊公。文子聞難。遂出奔至于他邦。見其大夫之不臣者。歎曰。此猶吾大夫崔子也。吾豈可留乎。又去之。至于他邦。又去之。自是景公即政二年。然後復歸於齊。出左傳。是時宋向戌告於晉趙孟。及楚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爲息民之計。如晉告趙孟。趙孟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指向戌。弭兵而我弗許。是固携吾民矣。將焉用之。於是景公許之。出左傳自晏子而下。能卓然自守。不污于其間者。惟文子爲賢。故當時咸稱云。

十乘

金仁山曰。四馬共駕一車。曰以四匹爲乘。古者車馬出於田賦。併甸出車一乘。則十乘乃十甸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

季文子

季文子。名行父。季友之孫。僖之元卿也。文公六年。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於陳。且娶焉。而非君命不越境。秋使季文子聘於晉。求遭喪之禮以行。聞晉侯疾故也。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也。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非用而無也。備者難幸得。過求善害。思而行。十二年

冬行父帥師城諸及鄆。諸鄆二邑。莒會之而城之。七年。公孫敖如莒莅盟。莒僕公孫敖如莒莅盟。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奔莒。莒人以之奔莒。蓋不能容于魯而莒容之。行父疑敖之在莒爲魯患。十三年冬。公請平於晉。還。鄄伯晏故帥師以城焉。十三年冬。公請平於晉。還。鄄伯晏公於棐。鄄地。子家賦鴻雁。子家。歸大夫。賦鴻雁者。以寓意。欲魯大國以救助。文子賦采薇之四章。詩四章。義取行役驗時。思歸祭子家賦蓼莪之四章。蓼莪詩四章。義取小國有急。文子賦采薇之四章。小雅采薇篇

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宣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嫡以失大援者。襄仲也。（嫡謂子惡。嫡外嗣。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前通於卷。既不能固交。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也。季文子恐歸父欲去二桓。故借此以爲之罪。）滅宣叔。（名許。武仲父。）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去襄仲之族。）遂逐其子。歸父出奔齊。成公元年。行父懼齊人問故。（問逐歸父之故。）於是作丘甲。（四甸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一甸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其出車一乘。甲士三人。今又使減作丘甲。是一丘出一甲。一甸出四甲矣。晉大國。丘甲以謀伐齊。盟地備奢也。如晉謀去三桓。）

未遂。而宣公薨。臧孫許爲三桓去歸父之族。而歸父奔齊。今三桓懼其見討。故作丘甲以謀伐齊。盟赤棘以止晉兵。皆三桓爲己討。而季文子主之也。二年行父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餘詳左傳。）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齊地。）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宣公以汶陽田賂齊。得之。四年夏公如晉。是晉使歸之于我。）四年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言將不能壽終。）也。秋。公至自晉。（敬叔晉而從楚。）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不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成。（史佚。文王時之太史。）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愛也。）我乎。公止六年

文子以鞍之功。（即二年事。）武宮。（立武君武功宮以告時。）示後世。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七年春。吳伐鄆。鄆成文子曰。中國不振旅。出曰治兵。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乎者也。夫中國不相恕恤。（文子言曰。中國不相恕恤。）蠻夷內侵。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敗蠻夷內侵。）歸之于齊。文子餞之。私言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敗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敗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衛風。）七年之中。一子一奪。二三執甚焉。士之二三。猶爽配偶。而況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大雅。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冬。晉士燮（燮文子。）來聘。言伐鄆。以鄆事。公路之請。緩師。士燮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失信于君。則禮無加貨。事無貳成。）無所自立。

之事不能兩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變將復之以繼師之固道也將以繼師之固道也言復晉侯行父懼遂使宣伯卽叔孫僑如帥師會雉于鄭九年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競強也夏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大雅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婦人夫死自稱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勞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卽風十一年夏季文子如晉報聘報卿

聘且泣盟也十六年晉伐鄭楚救鄭公將會出于壞隤晉邑宣伯通于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成公將去孟獻子將行會晉師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鉏趨過廢也二子公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指二公子謂成公曰汝不以爲可是皆可爲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公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不及晉楚之戰期使孫僑如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賂郤犨晉執牛耳而訴公于晉侯晉侯見公七月公會諸侯伐鄭將

行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孫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戴子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文子於苕丘苕音條晉地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名要請季孫于晉鄆邑聲伯魯大夫請宣公之短所長使子是喻宣公之短所長使子是喻宣公之罪以脅季文子季文子欲逐之與子國親于公宮親魯君于宮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

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願使寡君得事晉則夫二臣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近于齊楚亡而爲讎治之何及魯亡而齊楚則還爲晉讎晉雖范文子謂欒武子欒書曰季孫于治之亦何所及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聽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故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時成公未歸命國人逐出僑如而與諸大夫共盟以僑如與盟如舍戒僑如弁齊十二月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黶黶與紇與紇爲讎黶與謂也召叔孫豹於

齊而立之。（傳）如襄公二年夏齊姜薨。（襄公適母。）初穆姜使擇美槨。（槨。棺也。）以自爲櫬。（音趁。）與頌琴。（櫬。棺身也。頌琴。琴名。）皆以送葬。（送葬。）季文子取以葬齊姜。（齊姜。成公繼室。）君子曰。非禮也。（穆姜所爲之櫬。與琴。以葬齊姜。非尊事君祖母之禮。）禮無所逆。（逆。）婦養姑者也。（婦養姑。）姑以成婦。（成婦。）逆莫大焉。四年秋。定姒薨。（成公妾。襄公生母。）不殯於廟。無櫬。不虞匠慶。（魯大匠。）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小君。）夫誰受其咎。（襄公長。將終事君之道。）君長誰受其咎。（襄公長。將終事君之道。）初季孫爲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欲爲定姒作櫬。）季

孫曰。略。（不以道取爲略。）匠慶請蒲圃之檟。季孫不御。（止匠慶。）五年。文子卒。大夫入歛。公在位。（在阼階。）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宣襄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寗武子

寗武子。名俞。莊子之子。初晉文公之爲太子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既而得國。將伐曹。假道於衛。衛成公弗許。成公三年。晉師自河南濟侵曹。遂伐衛。無鍚。（鍚曰候。）有鏡。（故曰伐。）取五鹿。（衛地。）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地。）成公請盟。晉人弗許。公欲與楚。（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說于晉。）公出居于襄牛。（衛地。）寗武子從大夫元咺奉公弟叔武以受盟。（使攝君事。）或訴元咺于公曰。立叔武矣。咺子負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入守。（不以殺子之故廢衛侯之晉人復命。奉叔武以入衛守國。）成公寗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衛地。）曰。天禍衛國。（若臣不協。）以及此憂也。（衛侯欲與楚國人。今大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和協。）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

行者。誰扞牧圉。（扞。衛。）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渝。）以相及也。（及。）明神先君。是糾。（糾。）是殛。（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貳。）公先期入。（不信叔武。故先期入。）寗武子先。（武子忠公之欲速。故長牂守門。）公先入。（欲安論國人。）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孫敖。（魯大夫。）逢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桄之股而哭之。歛。（歛。）犬走出。公使殺之。咺。咺以叔武之死也。出奔晉。衛侯與元咺訟。（訟。爭殺叔

寧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公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寧俞忠而免之執公歸于京師置諸深室（別爲室寧武子職納橐餽焉會以君在內故視以衣食爲已職橐囊也元咺歸於衛立公子瑕衛公子適也出左傳衣索循環也晉侯使醫衍酖衛侯晉侯貪惡衛侯欲殺而畏不義故使醫因希疾而加酖寧俞賂醫使薄其酖不死魯僖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雙玉曰穀晉本與衛同王乃好反爲之請王寘王也）釋成公成公使路周歇冶歷（皆衛臣）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戰姓五年公歸衛公再出而不失國皆武子之功也傳）十二年公使寧武子聘于魯魯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行人掌賓客之官魯人怪之故使行人私問其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肄習也魯人失所賦武子佯不知）言君以微勞賜臣以樂工非智樂歌自及爺諸侯朝正于王王以飲酒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猶當也愾恨怒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彤弓矢天子賜有功諸侯之物）盧弓矢千（以覺報宴彤赤色盧黑色）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

亂以自取戾魯人服之

按武子事皆在成公之時古者公族世爲大夫父死子繼寧武子莊子子成公初莊子會盟於向至三年武子始盟宛濮則武子未管事文公也朱註云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誤也

伯夷叔齊

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姓墨胎氏夷齊其謚也父孤竹君（孤竹國名今永平府）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皆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古者以木爲文王號爲木主）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夷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採薇而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指武王易暴指紂）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吁嗟徂兮命

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之山。（詳見史記。伯夷傳。）○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于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爲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于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嘗同酳血之以牲。埋一於其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嗟。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

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人爲正。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庳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爲之正與治。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爲信。因四內此。其頭以明行。揚觶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弃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呂氏春秋。）○孤竹君墨台。官眉台。見孔龍子注。一作黙台。見路史。名初。字子朝。見韓書外傳。孤竹國名。即觚竹北海之孤山是也。太史公伯夷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而不知孤竹君有三子。曰伯夷。名元。一名元。字公信。乃元子。曰伯遼。名遫。乃中子。曰叔齊。名致。字公遠。一作智。字公達。乃嫡子。或曰夷齊諡也。略見春秋少陽篇。伯遼見周墨詠史詩註。伯

當作仲。見吾衍閒居錄。初欲立夷。不可。初亡夷齊偕棄去之北海之瀕。子是立遫。或曰遫夷齊之弟。一曰異母弟。見烈士傳。漢光和元年。柳城峭壞。遊守虞翻夢人曰。子伯夷之弟。孤竹君之子。遼海見漂。旦往視之。有浮棺尸絳露。冠者葬之。宋元符三年。封伯夷爲清惠侯。叔齊爲仁惠侯。而伯遼則無傳。故世罕知之。後墨台氏避難。改爲翟氏。又改爲怡氏。故其後有怡寬。從漢樓陽侯竹皇報怨不改姓。加二作竺。以存夷齊是也。又齊太公之祖。亦名

伯夷留青○五穀囊者起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
日札
餓死首陽山慫魂之飢故作五穀囊王商表服要訣

微生高

微生高魯人一名尾生高高嘗與女子期于梁下
女子不來水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醯

食品須知云醯酸味亦曰醋釀米糟爲之也食品
中用之所以殺腥肉及其氣亦所以釀菜而余之
者也以清百味○周禮春官醢人掌共五齊音劑七
明書考出論一卷之八公治長 齒

之用從廣
菹五菜謂昔木脾析屬腐拍深蒲也七菹青韭筍
菁芹菹菹也菹音阻菹名菹音池又音藏太
竹筍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醢齊之物有須
醢而成者有須濟而成者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
十甕共后及世子之膳齊菹賓客之禮共醢五十
甕凡事共醯凡事非一事也清異錄云醋爲食總官

左丘明

左丘明楚左史倚相之後也左丘明受經于孔子
故其傳春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
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

舊史遺文略不盡舉春秋舊史遺文孔子未嘗更
改則左氏略之不復作傳魏下缺
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爲國史魯史躬覽載籍
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
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然後爲得也又采錄前
世稅王以來王則在春秋先下訖于魯悼智伯
之謀春秋終于哀公悼公無不備載以爲國語其
智伯則在春秋後
文不主于經故號曰春秋外傳云○趙師聖云魯

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將召三桓議之乃謂左丘明
左丘明曰孔丘其聖人歟夫聖人在政過者離位
明書考出論一卷之八公治長 齒

爲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
左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蓋欲爲千金之裘
而與狐謀其皮欲爲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
未幸狐相與逃于重丘之下羊相與藏于深林之
人之謀失矣今君欲以孔丘爲司徒召三桓而議
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也乎是魯侯遂不與三
桓謀而召孔子爲司徒
特論子之論也故賢者之論貴識翻意昭成尚其人
治其事何論長編因舉左氏淫誇傳子文謂

其說多僞。述謂魯論所載。丘明非傳春秋者。子是所一人而二之。至論其所謂浮淫乃石言于晉。神降于莘之類。不知有常必有怪。亦陰陽之義也。且事有傳疑。春秋所許。以是爲浮淫。而并疑夫子之所稱遷矣。鄧析諸說。亦主其說。謂傳春秋者。左丘明名。其在魯論者。則居于左丘。以地爲氏者也。至考其說。譯載氏族。終無左丘氏。不亦自相矛盾乎。及觀楚紀。何子元起憑雲南時。有石言于復。何蒿於神。勞飛石襲漢人。至今能言之。焉可誣也。○滇地在雲南府城南一名昆明池。一名滇南澤。○劉知幾曰。左氏之義有三長。按春秋昭二年。

（晉書音義云左氏之傳史之恢恢史采若春氣高深若山孔）

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公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諸仲尼。丘明之傳。所有

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又按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之時。於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爲太史。博總群書。至如檮杌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覩其傳。賅包他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論語子曰。左丘明恥之。夫亦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托。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于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聞見。其長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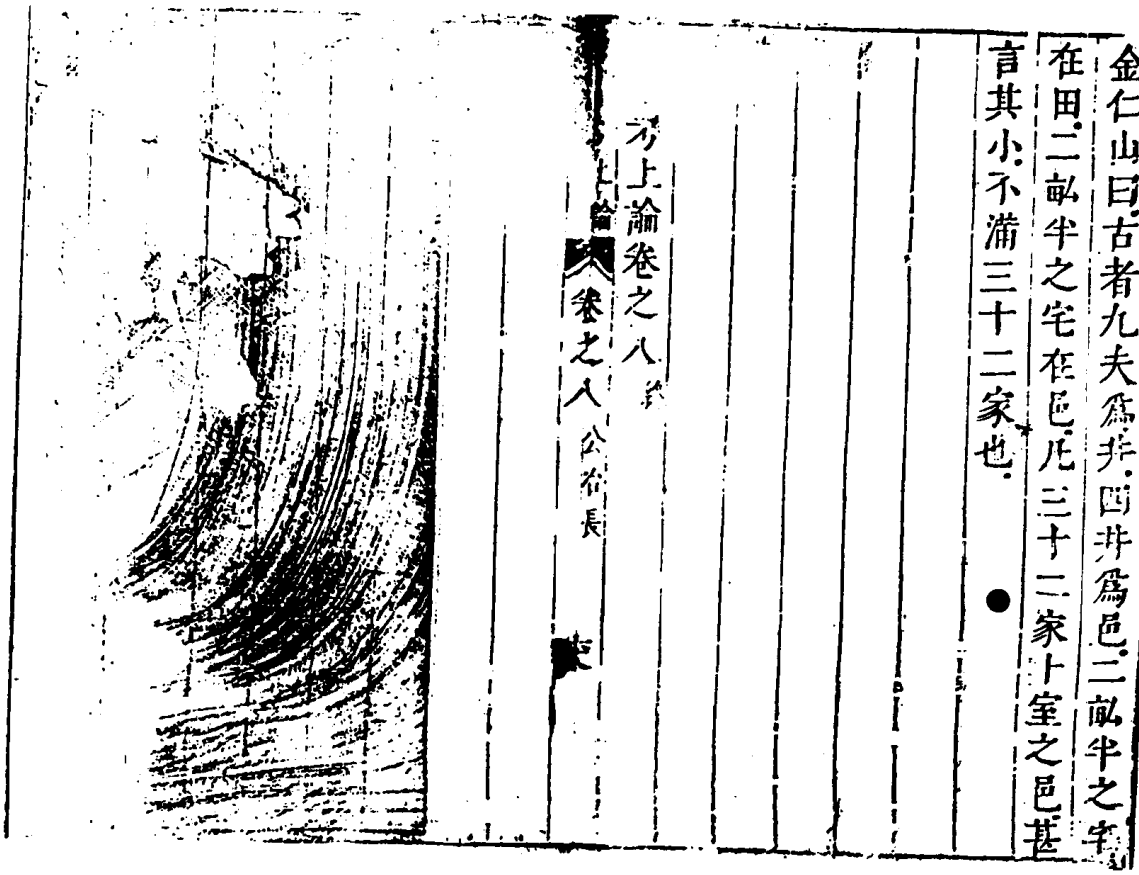
（史記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裘

說文云。裘。皮衣也。白虎通云。所以左女工。助溫也。

（周禮）天官司裘掌爲大裘。中秋獻良裘。裘之美者。土所服。故以王。乃行羽物。以狐狸之物。行賜羣臣。季秋獻功裘。功裘致人功爲之。卿大夫以下所服。故以季秋獻之也。以待頒賜。以頒賜于羣臣。○又云。司裘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合璧事類）云。裘皮衣。亦曰製。古者有大裘。有褖裘。有良裘。有功裘。又有褻裘。大裘黑羔裘爲之。示質也。褖裘以羔與狐白雜爲。褖文。爲之良裘。以鳥獸毳毛而爲

之功裘。以狐青麋虎狼犬羊等皮爲之。大裘天子祭上帝之服也。褖裘國君祭禰田之服也。良裘用功最善。惟王之服也。功裘用功微粗。卿大夫士之服也。○說文云。上古衣毛。冒皮。蓋裘乃遺象也。○（拾遺記）云。周昭王以青鳳之毛爲二裘。一曰煥質。一曰暄肌。常以禦寒。○黃帝出軍次云。帝伐蚩尤。未克。夢西王母遣道人服并玄狐之裘。以符授帝。然則是時已有裘之名矣。



金仁山曰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二畝半之宅在田二畝半之宅在邑凡三十二家十室之邑甚言其小不滿三十二家也

雍也
南面 子桑伯子
粟 釜
庾 秉
原思 鄉黨
黨 牛
騂角 山川
閔子騫 費
汝 冉伯牛
簞 瓢
巷 儒
武城 澹臺滅明
飲社讀法 孟之反
殿 門
策 祝
祝鮀 宋朝
戶 壽

齊　齋

觚　非

南子　見小君之禮註

目錄終

雍也第六

南面

明堂位天子負斧扆宸南向而立。○〔職官分紀〕紫宸殿者所以負斧扆宸居黃屋享萬國朝諸侯人君致敬之所〔禮記〕天子當宸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易係辭云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郊特牲云君子南向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聘義云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偕藏也。○馬厚之有曰人君聽治之位必體天地陰陽之向背南面嚮明也。

子桑伯子

子桑伯子即子桑戶魯人也樂正子與與子桑友

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子輿入曰。子之歌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莊 孔子聞子桑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齊楚。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疎。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曰。子獨不聞假人國之亾與亾國假人亾命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然哉 莊子

劉向說苑云。孔子見子桑伯子。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備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

粟

說文云。粟。嘉穀實也。粟之爲言續也。○春秋說題辭曰。粟五變生爲苗秀爲禾。三變而祭謂之粟。四變曰米。五變而蒸飯可食。粟受五氣而成。可食。故五穀之實也。春秋 四書考 上論 人參之九 雜也 三

佐助期云。粟神名許給。姓天慶。○ 淮南子云。蒼頡作書而天雨粟。○ 白帖云。東夷流虬。粟似黍而小。○ 尚書歸藏云。剡良人得其玉。小人得其粟。○ 杜陽編云。未嘗發倉。粟滿倉。未嘗發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積

釜 庾 秉

左傳。曼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四區爲釜。釜六十四升。○ 左傳 疏。杜據儀禮。今文故以庾爲十六斗。五千庾。北人

千斛考工記陶人爲庾實二斛其下文旬人云豆實三而成觳則觳受斗二升庾實二觳則受二斗四升也彼陶人所作庾自瓦器今甕之類非量器也與此名同而實異○(檀弓)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音叟十籔曰秉(鄭註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以爲籔者今文籔爲庾)

原思

原憲字子思宋人也一曰魯人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繩樞而無扉(以桑木爲牖上而門無恒)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相衛乘肥馬衣輕裘中

(字彙云原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弟子)(電腦司馬原憲宋人孔子弟子)(憲還憲十簡)

絅而表素(着絅衣於內而外則以素衫表之)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踞牀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慚不擇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鄉黨

周禮大司徒云五家爲比(各六鄉之民)五家爲一比使之相保(保猶任也居相親近則易相督察)五比爲閭(二十五家)使之相受(同門閭可相約束)四閭爲族使之相葬(族相聚逝則四閭足以相助)五族爲黨(五百家)使之相救(有災危足以相救)五黨爲州(二千五百家)使之相賙(有難厄足以相濟)五州爲鄉(萬二千五百家)使之相賓(賢能相與賓而興之)

黨 酅里 鄉已前見

大司徒云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

牛

(倉頡篇名牛一歲曰犙二歲曰特三歲曰騬)(爾雅牛七尺以上爲犦)

說文云牛大牲也象形又曰犉黃白曰犖又曰犗黃白曰犦又曰犗黑曰犐又曰犉黃白色曰犦黃牛黑脣曰犖黃牛虎文曰狪白脊牛曰犡又曰犗純色牛曰犧雜色牛曰駹黑脣曰牰牝牛曰牾牡牛曰特又曰犢又曰牯又曰犕又曰犗水牛曰牸牛子曰犢○又云牛爲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牛○寧戚(相牛經云牛敏胡壽丑角近行駛(相譯新論曰夫畜生賤也然有尤善者皆見記識故馬稱驊騮騏驥牛稱郭椒丁諫(郭椒丁諫(相牛經)犖特騰犦騏馰回雀

騂剛

禮經云夏后氏尚黑牲用玄馬以治水得天下尚水色殷人尚白牲用白湯以征伐得天下故尚金之色周人尚赤牲用騂周之尚赤取火之勝金也又明堂位云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牲周騂剛○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繭栗猶如也宗廟之牛角握長不寘客之牛角尺一尺取其肥大○周禮牧人掌六牲以阜蕃之陽祀南郊用騂牲陰祀北郊用黝牲望祀徧羣望祀徧羣望祀徧羣

正主役者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後南氏以費叛公山弗擾亦爲費宰又與叔孫輒率費襲魯公入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遂墮費

費爲魯東鄙之邑在顓臾劒山之間而界於邾莒魯之要地也在今兗州濟寧州費縣

汶

水經注云汶水出縣西南流又言句入萊蕪谷夾路連山百數里水濵多行石澗中出草藥僥松拂桄榔綿蒙崖壁相望或頡岑阻徑或迴巖絕谷清

風鳴條山壑洪響凌高降深兼懷怵之懼危溪絕徑過懸度之艱末出谷十餘里有別谷在孤山谷有清泉泉上數丈有石穴二口容人行入穴丈餘高九尺許廣四五丈言是昔人居山之處薪爨煙墨猶存谷中林木殺密行人罕有能至者矣又有少許山田引灌之蹊尚在出谷有平岡迤山傍水土人悉以種麥云此丘不宜殖稷黍而宜麥齊人相承以殖之意謂麥丘所栖愚公谷也何其深沉幽暗可以託業怡生如此也○地理考曹氏曰汶水許氏以爲出琅琊朱虛縣東泰山東至安丘入濰泰丘以爲出泰山萊蕪縣原由西南入濟本義以爲汶在齊南魯北蓋入濟乃徐州之汶入濰乃青州之汶也○曾氏曰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泰山非又東非入濰者青州之汶也○大明一統志汶水三源一自太山莧仙臺嶺二自巢蕪源山一自萊蕪寨子村至太安合曰堅汶與徂徠音來小汶河合入濟水經五汶非汶龐汶紫汶浯音汶淳音洋汶其流同

冉伯牛

冉耕字伯牛魯人以德行稱尸子曰仲尼之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脩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亾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子曰吾以六子自厲也孔子爲司寇以冉耕爲中都宰嘗從陟於陳蔡之間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後以不及門追思之

牖

禮喪大記云疾病外内皆埽以賓客將候君大夫徹褰音玄○徹去聲士夫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病者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則撤褰恒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視之○按儀禮宮廟圖無北牖而西北隅謂之屋漏以天光漏入而得名或者北牖指此乎

金仁山曰牖字誤當作墉蓋室中北壁南牖墉墻也古人室北墻上起柱爲壁壁間西北角有小圓窓名謂之屋漏然無北牖之名

簞

四書考上論 卷之九 十

士冠禮曰簞音單實於簞疏鄭註曲禮圓曰簞方曰笥音嗣士笥與簞方圓有異而共爲一物舉其類也○禮書曰簞笥飯器也然書曰衣裳在笥則笥亦盛衣矣

瓢

本草云瓠之小者曰瓢瓢取諸瓠○詩曰幠之用匏正義曰匏是自然之物故毛傳以爲儉且質已○韓愈詩舉瓢酌大漿

巷

詩傳巷里塗也正義毛云俟我乎巷謂待我於門外知巷是里内之塗道也○莊子云子貢適衛中紲而表素軒車不容巷

儒

家語儒行解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御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

四書考上論 卷之九 十一

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立未知其爲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遽數之一一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語僕未可終也哀公命悉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于貧賤不充詘于富貴不淫君王不累長上不閉有司故曰儒今人之名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哀

公既得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沒吾世。弗敢復以儒爲戲。○莊子見魯哀公曰。魯多儒。無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中國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武城

左傳。疏楚之武城。在南陽宛縣北也。魯之武城在泰山南武城縣也。有濟寧子羽家。○寰宇圖云。夏禹七代孫芒封公子武於此。建國。今武城北十里有故城。○病逸漫記云。子游武城。今兗州府嘉祥縣舊之西郊。猶而獲巖之地。

濟臺滅明

濟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狀貌甚醜。夫子以爲材薄。既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夫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濟臺滅明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辭之稱。而智不充其辨。孔子曰。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處弗可廢矣。

博物志云。滅明實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乃左操璧。右操劒。斬蛟。蛟死。波休。乃投璧於河。三投。輒躍出。子羽乃毀之而去。示無悋意。又曰。子羽浮死於江。弟子欲收葬之。子羽曰。螻蟻何親。魚鱉何仇。遂不收葬。

飲射論汰 注

胡氏曰。飲。謂鄉飲酒。周禮。鄉大夫。三年大賓能。飲國中賢者能。名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

行鄉飲禮遂士。則州長於正月之吉。屬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間胥於閭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爲邑宰者亦然也。

孟之反

之反。名側。孟氏族。○左傳。魯公十一年。齊師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冉求曰。齊師在清。亟嘗撓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季孫守。二子孟孫叔孫從公。御諸境。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嬴之間。季氏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季孫師師背城而戰。不屬

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寶。聚於齊之兵車。一宅敵車。儻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國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氏使從于朝。侯於竇氏之衢。武叔洲訊呼而問戰焉。對曰。若子有遠慮。小人有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言不欲戰而苑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誰用命焉。季

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五日乃從。不欲戰也。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政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瑕沛泗。孟之反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

而死。師獲甲首入。十。左師能獲齊之甲首。而不與右師同奔。蓋武城三百。皆冉求所自選。而季氏之七千者。方發兵也。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

按邾之戰。用才而入。三刻而踰者。皆季氏也。激而策乘五日。始從者。皆孟氏也。之反。孟氏之族子弟。其心以爲魯之與亡。繫於季之專。而孟之技。故策馬之言。若不欲自同于季。而分謗于族者。惟恐衆自專。者之尤。且誰之不如。而委其利器。以授齊難。固自作。而負其餘息。以受賞。固啟爲功。貪讒者之所乘。若哉。不伐之深心如此。

屢

左傳。景侯曰。師之。且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

一人殷之可以集事○號云殷在軍後前曰啟後曰殷者案司馬法謀帥篇曰夫前驅候來車大震降車屬焉大震卽大殷也○左傳襄公十八年晉帥諸侯圍齊師于平陰齊師遁逐大車以塞隧而殿又二十三年左傳曰齊侯伐衛大殿靑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是殿在軍後前曰啟也

門

說文云門從二戶象形也門上環飾謂之輔首又云楚人名門曰閶闔○又云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群侶也閭門豎也門晉也門常晉閉故曰晉卽守門隸也閶門也汝南平輿里門曰閶閭里中門也閭市垣也閭市外門也閭里外門也○李尤云門之爲張爲宅表會納善閑邪擊柝防害○釋名曰門捫也在外爲人所捫摸也

策

說文曰鞭所以驅馳者也古用革以爲之後世代之以竹故或謂之策蓋策之以筴音揲馬

祝

周禮云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凡大禮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小祝掌十祭示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新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裁兵遠辜疾○喪祝掌天葬勸防之事○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作罔詛之戲辭辨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辭信○左傳晏子曰若吉籍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也若使祝史薦信于鬼神其適一淫君肆行非度無所還忌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益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嫉於鬼神

祝鮀

祝鮀字子魚衛之大祝也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曰順祠年祝吉祝瑞祝策祝以事鬼神祈福祥也衛靈公二十九年回到文公合諸侯於召陵楚謀伐楚衛大夫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奉舊職舊職謂大祝也猶懼不給而煩刑書又共二微大罪也言又使供他職是自要求且夫祝乃社稷之常隸也隸賤也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境凡出有事祓禳於社謂之宜社因殷牲以血塗鼓釁鼓為釁鼓則祝奉社主以從於是乃出境之嘉好之事諸朝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為祝者整飾之制公曰行也及阜丘音有善次鄭將盧蒲嘉將長蔡於衛侯使祝鮀私問於蒧弘曰大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舉有明德者而封之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也正於周為睦親厚也分魯公以大路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之車也又加以夏后氏之璜半璧曰璜封父之繁弱大弓名封父古諸侯名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即就也使六族就周公之法制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祝宗卜史祝掌祭祀宗掌禮儀卜掌卜筮史掌書記皆官名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即曲阜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旗之屬大呂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竟有閻之土以共王職有閻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之土地之入以供王室職貢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相土都商所受湯沐邑取其所入以會王來巡狩則以勤祭泰山朝季授土朝祭周公承命周司徒以土地陶叔授民陶叔為周司徒使授康叔以土地命以康誥而於殷墟即朝歌故殷人民命以酒誥而於殷墟即朝歌故殷人民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唐叔晉開國之君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五官之長也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即大原晉陽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周公康叔成王叔父唐叔康王叔父啟曰若叔而有令德故昭之以令德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

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啟商。紂子武庚祿父也。）惡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放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蔡叔之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仲。蔡仲。）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也。言康叔之明德如蔡叔之暴惡如）彼。何可使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蔡先衛。）

司寇。（卿季爲司空。五叔管叔。鄭桓公友。蔡叔度。成叔鄭。叔處。毛叔聃。）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叔虞。文王。晉武之穆也。（唐叔武。）曹爲伯。何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吾文公爲踐土之盟。（陳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衛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府王子虎。盟諸侯。故稱王命。）晉重。（文公。魯申。（僖公。）衛武。（武叔。武。）蔡甲午。（莊侯。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莒期。（茲不公也。）齊高鄭。（下軍帥。）滕在周府。（可復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將由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莫弘悅。告劉子。與范獻子（正謀之。）乃長衛侯於

盟。（今衛出左傳。）

宋朝

來朝。宋公子有美色。仕衛。爲大夫。有寵於靈公。（通於夫人南子。）（左傳曰。衛靈公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朝社詐而于宋。宋公子。朝宋公子。昔。朝奔同。先與朝通于南子。在宋時。之。是朝爲宋之美人。而事君者。）公既入衛。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喜本與奔同。故公先與朝宋公子。）遂盟國人。公子朝出奔晉。既自晉歸宋。靈公爲夫人南子。復召宋朝。會於洮。太子蒯聵獻盂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婁。豬。）盍歸我艾豭。（艾。老也。以喻南子。）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若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

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已而之晉。先是公叔戌將逐宋朝。南子愬諸靈公曰。戌將爲亂矣。公逐戌奔魯。（出左傳。）

壽

尸

爾雅云。月令乃脩圉扇。注治門戶。用木曰圉。用竹葦曰扇。或謂雙曰圉。圉門也。單曰扇。扇戶也。○釋名云。戶護也。所以謹閉塞也。

洪範五。一曰壽。二曰富。五曰考終命。○說文云。老

考也○曲禮云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莊子曰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又云廣成子修身千二百歲形未嘗衰○抱朴子曰人中有老彭稽古之士多好稱述其人如彭祖之壽八百餘歲老聃之壽五百餘歲皆以爲實事而不知其虛誕也夫天地之間水中之有松柏○荀子曰彭祖堯臣經虞夏商壽七百歲○通典云非極永無窮南山何足擬○稽康論養門此壽千喬爭年○唐書白居易宴集皆稱年月永以天地爲常高年人慕之綸爲九老圖

齊州濟南二府（齊今山東清）

前漢書地理志云齊地虛危之分壄（音野）也東有甾（音淄）川東萊（音來）琅琊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濟川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盧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太公以齊地負海潟鹵少五穀而人民寡通物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五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繼作冰紈綺穀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凶憿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姊妹不嫁于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案齊姜姓侯爵出自炎帝齊孫伯夷爲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氏

曰呂謂之呂侯其國在南陽宛縣之西商末太公呂望起漁釣爲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文武定天下以功封營丘爲齊侯得征五侯九伯其後桓公小白能相管仲爲王霸長天下輯之自僖公祿父之九年魯隱公立至簡公四年酉弈獲麟其後三君一百卅二年康公辛呂氏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魏文帝典論論文云徐幹時有齊氣李善註言齊俗文惽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按漢書地理志齊詩子之營兮遭我乎猱之間兮又曰竢我

于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又云齊至今其士舒緩闊達而足智。朱博傳。博遷琅琊。齊部舒緩。博奮椓抵几曰。觀齊兒欲以爲俗邪。寰宇記。萊州人志氣緩慢。是則齊俗自來舒緩。故文體亦然。而註論語者獨謂其急功利。急與舒緩正相反。（眞珠船）

魯（今爲山東曲阜縣）

前漢書地理志云。魯地。奎婁之分野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也。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

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孔子閔王道將廢。適脩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耻。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弱矣。○案齊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文公旦佐文武成王。有大勳勞於天下。成王命爲太宰。食邑於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蹔相天子。主自陝以東。諸侯乃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分以寶玉大弓。而禪侯於魯。以輔周室。伯禽父爲魯公。傳考公酋。考公九世孫曰惠公弗皇。惠公生隱公息姑。隱公之元年。當平王四十有九年。而爲春秋。其後二百四十有二年。是哀公蔣之十四年。西狩獲麟而下九君二百三十三年。而頃公讐爲楚考烈王所滅。遷爲家人。

觚

禮器注曰。觚一升曰爵。二升曰觚。○合璧事類云。飲必有器。其來尚矣。鴻荒之世。鑿池爲樽。杯而飲之。自是而降。樽罍觴舉之器不一。或以玉。或以金。或以髹（音休）。或以錢鳥獸之形。或倣雲雷之象。觚圜有別。大小有制。備矣。○演繁露云。觚者。削木爲之。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學者之牘也。急就章曰。急就奇觚與衆異。奇觚好觚也。班固兩都賦曰。建章而外。扃設璧門之鳳闕。上薄觚而棲金爵。金爵者。金爲鳳。居也。建章宮之外闕。其上立有棲之

觚觚上立金鑄之鳳夫是以謂爲鳳觚也○王海云今俗猶呼小兒學書簡爲木觚章樵古之遺語也楊升菴云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古圖載其制云觚口容一爵足容二爵韋詩外傳所謂三升曰觚是也服之四稜削之可以爲圓故史記云破觚而爲圓也足之四後漢官儀燔燎之炬爲角文選云上觚棱而捫金雀也下爲四象禮所謂象觚也此所云觚皆酒器也後世以木簡謂之觚急就章所謂急就奇觚與衆異陸士衡文賦云或操觚而率爾是也孔子所嘆之觚則酒器而非木簡也何以知其然以觚爲簡起于秦漢以後孔子未嘗見之也然則孔子何以嘆也曰古人銘器必尚象以一觚言之上圓象天下方象地且又取其置頓之安穩焉春秋之世蓋已有破觚爲圜者矣徒取其利于工之易鑄而不知失其象便于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頓之危也孔子于獻酬之際見而歎之其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杀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尚法

律之漸矣與春秋大復古而漢初一青蚨

井

淮南子云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棱見奇○按名云井清也泉之清潔者也○易傳云井通也物所通用也○墨子云二舍共一井○俗通云井者法也節也言法制居人令節其飲食無窮竭也井有天井地陷曰坎井火井臨邛縣有火井雲井洞冥記云長安東北萬里有雲山山頭有井雲氣中出風井金井澗井水井浪井松井雲母井漆井二名方井瀉井甘井沸井筆井家

井○初學記云久不溍音漸爲井泥不停汚曰井溍漸井曰凌井水清曰冽井甃音皺聚塼音補脩井也○李尤銘曰多取不損少取不盈就慤若斯何有推傾江通賦云惟大材之既判分聖人務以表靈演入卦以及用今運五材以資生鑽丹卿于金石今引黃泉乎杳冥冥下水而鼎方今水上水而井成○柳宗元祭井文惟神蓄是玄德以爲人用不窮之養功施百乳澤惟昔庶在今則順道發自玄冥成公富媪一克長厥靈不愛其寶○呂覽云宋丁

氏舉其當一人溉汲于外，及自穿井喜而告人吾穿井得一人傳之者聞于宋君，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

南子

南子宋女，衛靈公之夫人也。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閤而止，遽閤，復有聲。夫人曰：此必遽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君子不爲昭昭，遽伯玉爲昭昭。不爲冥冥行，吾聞遽伯玉君子也，以是知之。公問之，果伯玉也。（此列女傳孔子至衛主遽伯玉家）

四書考上論卷之九（夫）

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玱然。（史○孔子所見南子，必魯之南門也。當時衛以中牢畦召子貢，以乘畦召子往，子路亦不悅。時昭公十四年，南蒯之叛齊也。有欲于景公，公曰：汝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昔蒯欲弱季氏而强其邑，大子所以見之。）

非見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昭昭矣。

兒小君之禮（註）

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衆妾齊禮，公女宗婦同姓大夫，莊公欲奢淫，大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覿，俱見。）

註所不與罪慶者之類（見晏嬰傳）

四書考上論卷之九（夫）

速而　　夢　　東修
老彭　　哭　　輒
藝　　三軍　　齊讓國
執贄爲禮註　　疏食
執轡　　齊　　挽
戰　　疾　　詩書執禮
聞韶　　肉　　書
衛君　　爽　　葉公
衛輒　　魚弋　　釣弋
肱　　陳司敗　　陳司敗
易　　巫馬期　　巫馬期
詩　　昭公　　吳孟子
禮　　取吳　　取吳
柏魁　　戰　　戰
互鄉　　謀　　謀

述而第七

老彭

老彭。卽彭祖。號武夷君。善於補導之術。服水桂雲母粉麋角散。常有少容。然性沉。終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詭惑變化鬼神之事。由堯及夏殷。歷三代。精神不至衰遞。窮然無爲。人集其術爲彭祖經。又云。老彭者。商賢大夫也。姓錢名鏗。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仲子。陸終氏娶鬼方氏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左右脇而出六人。其三曰老彭。顓頊娶鄒屠氏之女。生老童。老童娶巫彭之子。生陸終。陸終娶鬼方氏之女。是爲女潰。孕而不育。三年啓其左脇。三人出焉。啓其右脇。三人又出焉。其第三者曰老彭。封于韓大彭之墟。卽彭城也。彭城。卽今徐州。至殷之末年。七百有餘歲而不衰。故曰老彭。云少好恬靜。唯以養神治生爲事。及爲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好觀覽古籍。以攻禦大夫以官教士。以技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綏以德行。不任以言。見呂氏春秋

俗以素女術出于錢鏗。考列仙傳。鏗云。上士叩

術中士異破。服藥百顆。不如閉目後人集其採納之術。號彭祖經。是鏗之採納。以存其旨。蓋爲先務。與世之論大相反。所謂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特欲形容八百歲之壽。且久耳。漢藝文志有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且謂聖王制外樂。不禁內情。爲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命。卽此類也。

夢

注夢者人精神所寤。可占者。致夢言夢之所至。夏后氏作焉。咸皆也。陟之言得也。讀如王德翟人之德。言夢之皆得。周人作焉。杜子春云。觭讀爲奇偉之奇。其字直當爲奇。玄謂觭者。如諸戎倚之倚。倚亦得也。亦言夢之所得。殷人作焉。○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覺時道之而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潛夫論曰。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命

陽子虞面與之唐及生手掌曰虞因以爲名成王滅唐遂以封之此謂直應之夢也詩云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衆惟魚矣實惟豐年旛惟旐矣室家蓁蓁此謂象類之夢也孔子曰思周公之德夜即夢之此謂意精之夢也人有所思即夢其到有憂即夢其事此謂記想之夢也今事貴人夢之即爲祥賤人夢之即爲妖君子夢之即爲榮小人夢之即爲辱此謂人位之夢也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陰雨之夢使人厭迷陽旱之夢使人飄飛大寒之夢使人慘悲大風之夢使人飄飛此謂感氣之夢也春夢發生夏夢高明秋夢收斂冬夢閉藏此謂應時之夢也陰病夢寒陽病夢熱有病之夢或散或集此謂疾病之夢也人之情心好惡不同或以此吉或以此凶此謂性情之夢也凡此十者占夢之大略也○列子曰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燔陰陽俱壯則夢生殺（列子只將遇盛衰寫出夢之由來此而言吾心而出）

藝

周禮大司徒鄭註禮五禮之義樂六樂之歌舞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歌以制中樂以道和舞以發德勵以正直書以見心書數以藝物）○又案保氏職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案彼註云五禮者玄謂吉凶賓軍嘉六樂者玄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五射者先鄭云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五御者先鄭云鳴和鸞逐水曲過軍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者先鄭云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九數者先鄭云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嬴不足旁要此九章之術是也○云白矢者矢在侯而貫侯過見其鏃白云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云剡注者謂矧頭高鏑低而去剡剡然云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云井儀者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云五馭者馭車有五種云鳴和鸞者和在式鸞在衡案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先鄭依此而言云

逐水曲者。無正文先鄭以意而言。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云過。音表者。謂若毛傳云。褐纏旃以爲門裝纏質以爲觀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是其過若表師褐纏旃是也。云舞交衢者。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于舞節。云逐禽左者。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便左當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腳爲上殺。又禮記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是也。○云六書象形之等。皆然。許氏說文云。象形者。日月之類是也。象日月形體而爲之。云會意者。武信之類是也。人言爲信。止戈爲武。會合人意。故云會意也。云轉註者。考老之類是也。建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註。故名轉註。云處事者。上下之類是也。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故名處事也。云假借者。令長之類是也。二字兩用。故名假借也。六曰云諧聲者。卽形聲一也。江河之類是也。皆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但書有六體。形聲爲多。若江河之類。是左形右聲。草蓐之類。是上形下聲。婆娑之類。是上聲下形。圜圓之類。是外形內聲。圜圓衡御之類。是外聲內形。此聲形之等有六也。○云九數者。方田以下。皆依九章算術而言。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者。此漢洪增之。馬氏註以爲今有重差夕桀。夕桀亦是算術之名。與鄭異。案今九章以句股替旁要。則旁要句股之類。

束修

禮記疏。童子委贄而退者。童子見先生。或尋朋友。既未成人。不敢與主人倶。禮但奠委其贄於地而自退。辟其贄。恐黑束修也。故論語云。孔子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是謂童子也。○周六典。凡子生初入。置束帛一。雞酒一。壺修一案。爲束修之禮。○開元禮。皇子束修。束帛一。雞五。疋酒一。壺二斗。修一案三脡。音挺。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于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于先生。敢請見。執雞者以雞授皇子。皇子跪奠雞。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還。還遂進。跪取雞。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

出州縣亭生亦然。○檀弓曰。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竟。大夫無私交。束修不以出境。○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修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修以將命。單者曰賤。尊者曰獻。○穀梁傳曰。束修之問不行境中。○稽中散集云。全束修無玷之稱。又云不須行小小束修之意氣。○兒寬傳。以束修爲束脯。余按後漢馬援杜詩延篤傳註。皆謂年十五束帶修飾之意。乃知束修爲束脯者非是。○筆乘曰。蓋言自行束帶修飾之禮以上。梁商曰。王公束修厲節。

○顧炎武曰。束修自立。君何忽忽相謂降邪。此可證。○孫奕示兒編云。觀鄭玄注論語。謂年十五以上也。後漢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修。託無毀玷。注云。謂年十五以上。然以經意詳之。初非此意。聖人設教。雖互鄉童子所不拒。長少何擇焉。惟延篤傳吾自束修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注云。謂束帶修飾。此說稍通。然以修爲修飾。則是以束爲束帶。則非不若以脩束修飾爲正。如鄭均傳曰。均束修安貧。太守劉般束修至行。皆同一意。方性夫解禮記束修之問。以爲與論語名同而實異。其說謂約治其身。則無不誨之。眞得所謂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之意。

執贄爲禮 註

曲禮云。凡摯。贄同天子鬯。釀秬黍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天予無容。故以鬯爲摯者。惟用告神。諸侯圭。命圭。卿羔。羣不失類。大夫雁。知時而飛。士用雉。有耿介。庶人之摯匹。音不童子委摯而退。莫於地。不敢與成人野外軍中無摯。以綴拾矢可也。綴繫綴。拾射矯。

周書考。上論十八。朱之十。矢箭也。婦人之摯。棋榛脯脩。棗栗。

哭

淮南子曰。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乎口。涕之出乎目。此皆憤于中而形于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烜之上焉也。夫有孰尼之者。○說林云。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史記云。冀子朝周。過故殷墟。感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

可欲泣爲近矣八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殷民皆流涕

三軍

白虎通云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禮書云周官大司馬王六軍天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蓋天子六軍而滅之以六鄉大國三軍

而將之以三卿周王等之國以地言之公侯百里大國也伯七十里次國也子男五十里小國也然軍之多寡係地之廣狹爲公侯之田皆百里則皆三軍矣魯於周爲侯而地方百里乘得公徒三萬此大國三軍之數也春秋襄十一年作三軍昭五年舍中軍則魯之三軍蓋嘗變于僖公之後至襄而復作至昭而又舍也魯於春秋之時尊事齊楚爲不戰則其國次國而已不宜復作三軍作三軍非正也故春秋書作以訊之及舍中軍以起於禮

又書以正之公羊曰舍中軍復古也穀梁曰復正也其說是也然穀梁言天子六師諸侯一軍諸侯二言天子六軍大國三之一小國半大國其制於周禮不合是臆說耳春秋之時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晉十年其後晉作三行以增上中下而當六軍則世衰禮廢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不足怪也

鞭

鞭策筆皆馬之名說文所謂驅馳者也古者用

革以朴罪人亦以驅馬故其文從革書曰鞭作官刑朴朴則施於民也左傳曰左執鞭弭又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此則施於馬也其後以竹代革故策箠二文又並從竹蓋因驅策箠擊之義立名也

執鞭

周禮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孤卿則四人子男則二人○疏序官云條狼氏下士故云執鞭趨辟也

齊

禮記曰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禮祭統曰及時將祭君子乃齋齋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齋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祭之日不齋不齊則於物無防也物自外入防曰喀次無止也喀欲也止也及其將齋也防其邪物說其當欲是以齊戒防其邪物也耳不聽樂則散故記曰齊者不樂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精明則不爲物所

所故散齊七日齋定之外致齋三日以齊之齊內定之之謂也齋名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唐制凡祭祀之節有六二曰齋戒其別有三曰散齋曰致齋曰清齋大祀散齋四日致齋三日中祀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小祀散齋二日致齋一日

戰

左傳皆陳曰戰疏戰者其鬬之辭彼此成列催無所施故爲各得其所成敗決于志力者也○司馬法曰凡戰敬則慊○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是以君子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禮記孔子曰吾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武經云武王問太公曰合三軍之衆欲令士卒服習教戰之道奈何太公曰凡領三軍必有金鼓之節所以整齊士衆者也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旗指麾之變法故教吏士使一人

學戰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學戰教成合之萬人萬人學戰教成合之三軍之衆大戰之法教成合之百萬之衆故能戾其大兵立威於天下武王曰善哉○孫子十三篇曰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忒於不敗之

地而不失敗。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脩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

疾

四氣調神大論篇云。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沉浮於生長之門。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

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鬬而鑄錐。不亦晚乎。○孫思邈曰。人之四支五臟。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榮衛者。發爲音聲。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一則丞生熱。不生寒。結爲瘤贅。陷爲癰疽。齊則喘之。竭則焦。倘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運循環。一飛沈。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丞否也。石立土崩。是謂其癰疽。奔風暴雨。是謂其喘乎。川竭竭涸。是謂其焦槁。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公孫龍子云。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丘之春居葛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燠。音煜。飲食不飽。音迹。飲酒不醉。醫曰。是良藥也。

聞部

儀禮解。孔子至齊。部門之外。遇嬰兒挈壺方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直。孔子謂御曰。趨而辟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而聞韶樂之三月不知肉味。

肉

說文云。有雜肉也。臛。濆肉也。膳。宗廟熟肉也。○穀梁傳曰。臛者。羹實。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釋名曰。熟肉有骨者曰肴。大臠曰胾。音士。○曲禮注曰。肉帶骨曰肴。純肉曰胾。

衛君

左傳宋朝通于靈公夫人南子太子蒯聵過宋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婁豬牝豕艾豭牡豕喻男子盍歸吾艾豭喻宋朝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詔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予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後靈公遊于郊子南鄙公子也僕夫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孤卿特揖大夫旅揖士卑揖在下君命祇辱衛靈公卒

圖書考上編太系之十述而

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也趙簡子欲入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宿而保孔文子問兵于仲尼仲尼不對反命孔文子取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文子卒通於內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厚見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于伯姬良夫與太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八月二人蒙衣而乘遂入適伯姬氏既食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祼從之迫悝于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孔氏之老欒寧聞亂使告季子召褚師子南乘車奉出公輒奔魯孔悝竟立蒯聵是爲莊公公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親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三年春齊陳乞弒其君荼而立悼公

圖書考上編太系之十述而

衛人出莊公晉立公孫般師般師出奔衛衛人請平于公子起襄公之子執般師以歸○十八年衛逐起輒與齊復歸于衛蒯聵之亂子羔謂子路曰可以去乎子路曰由聞之食人之食者不避其難而主之由不能也孔悝與聞之入衛食孔氏之祿而逃之人以君命召之可也而輒亦在衛時避之子羔以保孔氏之故出門而反命子路入矣○十七年晉伐衛衛人出莊公晉立公孫般師般師出奔衛衛人請平于公子起襄公之子執般師以歸○十八年衛逐起輒與齊復歸于衛蒯聵之亂子羔謂子路曰可以去乎子路曰由聞之食人之食者不避其難而主之由不能也孔悝與聞之入衛食孔氏之祿而逃之人以君命召之可也而輒亦在衛時避之子羔以保孔氏之故出門而反命子路入矣

人之事平案其恩難而主之由不能也孔悝與聞諸夫子乎入曰夫子何以處衛事也曰孫不禰祖子不先父前者仇母後者仇父是亂倫也子羔曰然則如何曰遺一介之使告于晉曰不肖輒居守社稷一聽家君之是爲則衛君無父而有父也亡人無子而有子也衛人猶君而有君也烏爲乎稱

兵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靈公之治命言猶在耳衛君安得而違之且以郢之賢而避也般師子起非其倫也主衛國者非主而誰曠不得爲靈公子也郢不得爲衛君父也衛君與其爲亡人子也寧爲靈公孫也由將死之孔子曰亂在衛君二於倫野哉由也一言義其後孔子聞衛變乃歎曰由也死矣柴其來乎

夷齊諫國

淳于髡問于孟子曰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當是時也有一成之旅商或不即周乎曰然伯夷叔齊得一人而君孤竹夜其爲紂五十國則足以抗周使其爲周八百諸則足以沮周曰然則夷齊不當逃孤竹乎曰彼也曰夷齊何如人也曰非海之清士也曰尊父命而逃不謂孝乎曰未知也曰卽馬而諫不謂忠乎曰未知也伯夷叔齊能爲北海之清士也卽不能爲有商之忠臣也不能爲有商之忠臣也卽不能爲孤竹之孝子也曰奈何其頑于周也曰子商爲清其於周安得不爲頑乎

衛輒

衛出公名輒蒯聵子靈公孫也靈公四十二年卒子蒯聵先已出奔宋至是國人欲立其弟公子郢郢固辭不立乃立輒晉趙鞅納蒯聵於戚殺輒立之十二年蒯聵謀輒于其姊孔伯姬孔文子之妻遂如孔氏劫孔悝逐輒孔悝孔文子之子輒奔魯蒯聵立是爲莊公出史記衛世家莊公既立晉趙鞅召之莊公辭以疾三年趙鞅伐衛攻莊公莊公入于戎州戎州人殺之初莊公欲逐石圃惡從子公登城以望見戎州而問曰此何垣也從曰戎州也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乃殘戎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遂與石圃共殺莊公衛人立襄公靈公之父之孫般師已而齊人伐衛執般師以歸衛人立公子起靈公之子石圃逐之起奔晉輒自外復歸逐石圃而復石蒯與太叔遺皆蒯聵所立出左傳哀公十八年輒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比執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于人若見之君將撽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褚師

聞之與司寇亥其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懿子公文要也初衛人剪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卽彌子欽公酒納夏戊之女（彌子以所嬖夏戊之女納于靈以爲夫人其弟卽大叔疾之從孫期女之弟出公）靈以爲夫人（其弟卽大叔疾之從孫期女之弟夏戊之子）少商于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又使優莊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也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劍矣簒者執斤使拳彌入公宮而自

太子疾之宮（太子疾二音）閉門攻公（閉門攻公閉暗子邸暗子士請禦之（鄭子士大夫禦拒也亂不速禍故請禦之）子疾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言不可故）不見先若何（先君前所殺欲令早去）君何所不逞（逞快也君當出奔）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此公嘗出奔以衰公十八年衛侯如晉晉人執之歸國不復入國）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梁之方怒必不可犯休息而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蒲衛邑）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鄭（鄭衛界邑）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冷（近魯邑）彌曰魯不足與（魯弱故不足與）請適城鉏（鉏魯邑）以

鉤越（宋南境越有君句踐之裔自稱乃適城鉏（出左傳哀

疏食

禮書鄭氏曰疏猶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九章算術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斗爲米二斗四升細者窮於御也

肱

周易云豐其沛折其右肱○孔疏子曰三折肱爲良醫

枕

蔡邕警枕銘曰兒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思傾○晉蘇彥椑榔枕銘曰順神請御須以警眠寢貴無想氣和體平禦心以道閑邪以誠邑空無著故能忘情○異苑晉安帝時桓玄簒位常枕文石枕以忽暮雷震其枕放微覺有聲不怖也其所枕蓋六安枕○說文云枕臥爲所薦首者也（張揖注漢書御于晉伐作○神僊傳

泰山父者漢武帝東巡狩見父頭頂白光數尺帝

呼問之曰有道士教臣作神栝栝有三十二竅二十四氣八竅應八風臣行之轉少而齒生

易

初學記云易者案釋名言變易也帝王世紀曰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爲六十四卦黃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爲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又漢書曰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爲彖象繫詞又言序卦之二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四書考上論 六 朱之十 畫面 主

更三聖代歷三古○左傳孔疏易文推演爻卦象物而爲之辭故易繫辭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又云易者象也是故謂之易象孔子述卦下總辭謂之爲彖述爻下別辭謂之爲象以其無所分別故別立二名以辨之其實卦下之語亦是象物爲辭故二者俱爲象也○孔繫辰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德爲道也篇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日月星辰布設張列通精無門藏神無穴不煩不擾淵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移能消者息必專者昫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故易者天地人之道也○說原易之象象二字假賦以名之也蓋象爲大冢行則俯首一坐而全體皆見故統論一卦之體象有六爻故取以喻六爻之象也○又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爲二七九八六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又曰漢三墜陰陽之正也易卦六十四分而爲上下象陰陽也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以象陽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以法陰○春秋說題辭云易名氣之節含精宣律上經象天下經叶靡文言立符象出則節象言變化繫設類迹

四書考上論 六 繫之十 畫面 主

詩書執禮

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

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繁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子曰詩之弊愚書之弊誣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賈太傅曰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自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書者著德之理

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體者體德理而爲之節文成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者也

詩

初學記云詩者案卜商序曰志之所之也昔孔子刪詩上取商下取魯凡三百一十一篇至秦滅學亡六篇今在者三百五篇初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魯申公申授魏人李克李克授

（詩合神寄之言詩者天地之心君臣之際五倫之綱百物之戶也）

魯人孫仲子孫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漢人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二公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文章流別論云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太平御覽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

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論興盛衰也○孔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五際者謂卯午酉亥之歲也詩內傳曰卯酉午戌亥一

（晉鄭玄目錄云魯詩傳自魯申公受於魯國許生及徐生善爲頌者也申公卒於孝景時年八十餘歲矣二十四卷魯詩還定於魯爲二十八卷齊詩傳自齊人轅固生爲之作傳至孝宣時后蒼最明後倉傳翼奉及蕭望之匡衡皆爲博士凡三家）

書

初學記云書者案釋名言書其將事也上世帝王之遺書有三墳五典訓誥誓命孔子刪而序之斷自唐虞以下迄於周凡百篇以其上古之書故曰尚書遭秦滅學至漢興濟南人伏勝能口誦二十九篇至漢文帝時欲立尚書學以勝年且九十

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掌故鼂錯就其家傳受之

其後魯恭王壞孔子故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論語孝經以書還孔氏武帝乃詔孔安國定其書作傳義爲五十八篇○書大傳云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參星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

禮

初學記禮者案釋名云體也言得事之體也周禮儀禮並周公所作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也後通儒各有損益子思乃作中庸公孫尼子作樂記

繼衆漢文時博士作王制其餘諸篇皆如此例至漢宣帝世東海后蒼薈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傳於梁國戴德及德從子聖乃刪后氏記爲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爲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三禮正義曰周禮遭秦滅學藏於山嶽屋壁以故不亡漢武帝時有李氏獲之以上河間獻王獻王得周官一篇購之○儀禮出于孔壁而后蒼最明其業爲之注者鄭玄爲之疏者賈逵也韓

若其難讀朱子看得有緒甚善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爲殘缺不可考之書過矣

葉公

沈諸梁字子高楚沈尹戌子食邑於葉僭稱葉公

初太子建被讒出奔見殺於鄭楚平王使費無忌如秦爲太子建娶婦婦好無忌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爲太子更求平王惡之本自娶秦女更爲太子娶是時伍奢爲太子太傅無忌爲少傅無忌既寵于太子常譖惡太子建王使建居城父守邊無忌又日夜譖建于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于王王少自隔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殺之太子奔宋又避宋華氏之亂于鄭鄭人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鄭鄭遂

殺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不爲害乎無乃召之而勇不爲不利不爲害乎自貽害于子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亂無乃害乎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率行也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頗通理又求敢死之士殆有私乎欲報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子西弗從召之使處吳境爲白公白楚邑名白公請伐鄭以報父讎于西弗許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伐鄭楚救之與之盟白公怒遂與其黨石乞謀作亂殺子

西子期之弟也劫惠王王出居于鄭石乞曰楚庫弒王不盜不入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福且有聚矣何患白公弗從葉公在蔡聚楚州來楚所其地方城之外皆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行險忘利徼幸所求無饜則人不安所如物須其斃而討之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聞其殺矣如其可討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平王子啓五辭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不能從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高府楚別府白石乞尹門爲高府閽公以惠王往之閽公陽楚大夫宮負王屍之宮而負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昭夫人惠王后也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詐何不戴胄而進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見其若見君而是得艾也是得民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民如照于死亡其亦奮發討罪之心

徇將流表衆公必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衛告楚國之人而乃免胄而進見葉公得民心遇箴尹固箴尹官名固卽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二子子西子期也定公四年楯率葉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匿也白公之死焉覚其屍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直則爲卿不直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

楨雕

楨雕宋司馬向魋也向魋特寵害於景公公使毋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雕先謀公請以鞏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鞏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雕也今將祚余請卽救司馬子仲皇野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卿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逆曰迹人主迹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逆曰迹人主

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然。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盟。若何。君惲告子野曰。善以焉。若欲速成。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肩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命。瑞焉。請以命其徒攻桓魋。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君之命。遂攻之。子頹子朝。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亦魋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聶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魋。襄仲。卿。景公使人止巢曰。寡人與子有言。不可以。絕。何氏記。晉曰。臣之罪大。盡滅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待。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遬齊。魋出于衛地。公文氏。人。攻之。求夏后之瑞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牛又致其邑而遬吳。吳人惡之。而反。

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

弋

晉潘尼釣賦曰。抗余志於桴雲。樂余身於蓬廬。尋渭濱之遠迹。且遊釣以自娛。左攜修竹。右縱飛綸。金鈎雕鉅。甘餌垂芬。粲鯤奔湍。游鱗橫集。觸餌見檢。值鈎被執。長綸縹綸。紆竿翰增。雲往飛鶤。光飛電入。曜靈未及驚策。畚以撲其數十。○列子詹何曰。聞先大夫之言。論弓之弋也。箭以繳繫。乘風振之。連雙鵠于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固

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巧。○呂氏春秋曰。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淮南子曰。夫臨江而釣。嘿日而不能盈罶。雖有鉤箴芒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射者折鳥號之弓。彎綦衛之箘。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衡賦。蒲且以飛矰遲巧。詹何以沈鈎致精。注。周禮曰。矰矢用弋射。鄭玄注云。結繳于矢謂之矰。矰高也。○

文苑英華弋不射宿賦云禽之生分擇其翔集弋爲弊兮修其矢拾飛則勢伎或雌羽是求宿必表仁亦良弓用哉無欺其處闇必濟其不及豈憚殺而爲心將好生而是急當其白日既曛破月幾分欽翮爭萃來巢有群同在籠之無見雖驚弦而不聞豈不知剪其羽飾在廢之靡靡裂其肉成炮炙之紛紛蓋以危機爲心方同海上之子俯窺見害笑恃太平之君四鎩既藏六鈞遂弛音物則感若德用不擾三驅之禮未弛五犯已之仁爲小補且

希伎自貧于青雲皆音簇設官秉乎妖鳥豈以窺城上之烏樓須月中之鵲繞至道在茲懷仁有歸思同於解網戒比於合圍我思古人率求夫子

蓋翼相之義不發於非時當山梁之求必資乎順理從禽之禮斯得夜獵之夫多恥

互鄉

王無咎云鄉邑之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童子見孔子者此處也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鹿縣屬兗州○寰宇記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

之地○博物策會云常考兗州之城東盤瑕瑯西控鉅野北走歐固南馳互鄉

陳司敗

昭公

左氏傳注陳楚名司敗爲司敗官也掌刑之

昭公名稠襄公之妾齊歸所生也襄公卒時太子叔孫豹不欲立曰太子幼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今稠非嫡

且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走爲不慶不慶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必爲季氏憂其後三十五年果欲殺季氏季武子卽意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三次

君子知其不終也出左傳襄公元年正月昭公卽位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時會在楚告於晉曰孫豹來退而無貳莒濟齊盟請於楚使討叔孫豹在樂桓子相趙文子樂桓子樂王鮒趙文子名欲求貨於叔孫豹而爲之請免其罪使請貨焉請使請帶焉請指求貨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

焉。寧叔孫家臣。言貨所以藩衛其身。何愛於貨。不以免禍。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雖然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故裂帛示不相逮。趙孟即文子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三者。謂忠信貞。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固請諸楚。乃免叔孫。秋。叔弓帥師疆鄆田。正其封疆。因莒亂也。二年春。晉使韓宣子來聘。宣子。韓起也。且告爲政而

來見禮也。代趙武爲政。雖盟主。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公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夏。叔弓聘於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於郊。君使卿勞之。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辭曰。寡大夫即文子。曰。子叔子知禮哉。三年入月大雩。旱也。冬大雨雹。四年正月大雨雹。夏。楚靈王會諸侯於申。公

辭以時祭不往。九月取鄆。莒邑。莒亂。著丘公即位。立而不撫。鄆潰而叛。故取之。五年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舍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爲軍名。毀中軍於自以叔孫爲軍名。施氏。成諸臧氏。施孫不欲視其讒。物施氏滅氏二家。含諸大夫毀置之。又取其令名。作中軍。作三軍。公十一年。三家各有一軍。季氏盡征之。舊所入。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但孟氏取其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其二。簡擇取二分。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國人隨時貢獻於公而已。公如晉。即位而見。

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即司馬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公玄孫。好大國之盟。好。犯元年陵虐小國。恃莒利人之難。往年莒亂。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而取鄆。不知其私。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言君食下二。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爲公謀。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不知憂恤。

其所禮之木來。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至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婁防茲二邑。莒人逐於晉。逐魯受晉侯欲止公。范獻子名士匄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是怠惰而欺之。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聞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討受牟夷不設備。不設備之備。叔弓敗諸蚡泉。魯地莒未陳也。嫌君臣異敗也。六年夏季孫宿即武子如晉。拜莒田也。前見牟夷已不見討。晉侯享之。有加邊。邊豆之數加於常禮。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周禮大夫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辱君。辱君以爲辱也。辱。恥辱。致辱。以加禮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秋九月大雩。旱也。七年楚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落者。宮室既成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洛他。即楊樂之意。大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公將往。夢襄公祖。夢見襄公祖祭道神。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爲昭公祖。君其不行。今其將不行。子服惠伯曰。行。晉君必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先君謂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孟僖子即仲孫羯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楚子享公於新臺。章華臺。使長鬣者相。鬣。鬚也。欲好以大屈辱之。好。好之而勞以大屈之弓。或云寶金可以屈伸。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昭公。公語之。公以所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楚君不知。適與何人。以大屈傳魯君。乃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言齊晉楚祖後魯而取之。魯公懼。乃反之。九月公至自楚。八年秋。大蒐於紅。自根牟至於商衛。華車千乘。大蒐。教軍實。簡車馬。紅。魯地。根牟。魯東界。商。宋地。魯西境。後來衛也。華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九年冬。築郎囿。季平子即季孫意如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勤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桓公四年築於郎。莊公二十一年築臺於郎。今又築囿。非特見公之志荒。十年秋七月。季平子伐莒取郠。音民。莒邑。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殷社。臧武

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周公享義魯無義（周公所欲享者義也魯設人以祭是爲無義）將誰福哉十一年夏五月夫人姜歸薨（姜歸昭公母）大蒐於比蒲非禮也（君有母喪國不蒐故曰非禮）孟僖子會邾莊公盟於侵祥修好禮也（相註云蒐非存亡之事故臨喪不宜爲之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九月蔡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經者歸以語史趙晉大夫）史趙曰必爲魯郊（言郊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民）侍者曰何故曰歸妹也（妹生也）不思親昵不歸也（昵近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蒐簡車徒有三年之喪而無

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爲有國之政而不恤君母之喪是不忌君）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卑猶失也）其失國十五年矣將禘於武公戒百官（梓慎）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祲氛氣也見于宗廟故以喪氛言之）其在澄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卒（公羊傳曰舊者何舞也舊入舊羽舞入而叔弓卒）去樂卒事禮也冬公如晉至河之會故也十六年春公在晉晉人止公夏公至自晉九月大雩旱也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以用也言魯公若無用國之才能久有國乎喻其能答謝其賢）夏六月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不來伐鼓於社（社者群陰之聚盛陳伐鼓以告之）諸侯用幣於社（社位上公故用幣以消救伐鼓於朝（朝者君之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於周爲六月于夏爲四月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被陽災有伐鼓用幣之事平子以爲六月非正月故太史答言存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過者未及之辭分而

日也日月相侵至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又犯是行故三辰皆爲災於是乎百官降物（百官素服）君不舉降稅幣（稅正寢過日食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辭策書曰）瑞不集於房（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皆奏鼓）瞽奏鼓（瞽夫主幣之官）庶人走（庶人走馬曰馳走曰趨）馳趨取幣爲此月朔之謂也（謂此建巳正陽之月朔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言此六月當夏之四月）平子弗從昭子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從而問官仲尼聞之見郯子而學之二十一年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

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遇也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其二至長短懸故但遇其
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陰侵陽足陽不勝陰故其災常爲水於是叔輒（輒叔孫之子）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
哭也八月叔輒卒冬公如晉次河鼓叔晉晉克鼓在十五年至是鼓又叛晉屬虞晉將伐鮮虞故辭公公還二十三年
秦邾人城翼邾邑還自離姑過武城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道也斷其後之木而弗殊不絕之欲以陷邾師
也邾師過之乃推而歷之推上木而歷仆於地以出邾師路遂取

邾師邾人想於晉晉人來討以孫蒯音如晉晉人執之冬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二十四
年晉士彌牟逆叔孫於簡將而叔孫使梁其踵之而叔孫使梁其踵待於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左顧而笑乃止
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
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秋八月大雩旱也二
十五年鸜鵒來巢周官鸜鵒不踰濟晉未嘗有巢爲異說者謂飛鳥得氣之先世濟亂象師已曰異哉文王之詳童謠有之曰鸜
之鵒之公出辱之言魯國將逐公出辱則公出辱鸜鵒之羽翔而飛公在外野往餽之馬季平子卒魯昭鸜鵒跦跦公在乾侯
在邾郊乃自跦跦跳踊貌言平子卒而魯昭君境內邑數寨與襦微褐也寨移也襦內衣也微褐者境內邑數寨與襦微褐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言其遠棘父喪勞宋父以
驕倜父昭公也外故喪勞公也代立故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昭公生出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初季
公鳥季公亥之兄平子之庶叔父娶於齊歸文子生申公鳥死

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公亥即公若思展季氏族也申夜姑三人共相治臣鳥之室及季姒公鳥與饗人
妻檀通而懼懼三人乃使其妾微已妾以卑下稱也使其以示秦遄之妻遄魯大夫其妻公鳥妹也曰公若欲使余以非禮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平子公甫平子曰展與夜姑將
要余非禮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將爲之請平子使竪勿內遂殺夜姑故公若怨平子平子與郈昭伯之雞鬬昭伯名惡晉者公之後稱郈氏季氏介其雞郈氏雞目或云以膠沙播之介雞郈氏爲之金距以金鉗距也平子怒而侵郈氏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孫賜昭伯之從弟會也會與臧孫

也、與昭伯陽爲郤氏昆弟。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昭伯因季氏入平子怒拘臧氏老。老臧氏家之大臣。將徧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萬舞也。於襄公當二十六人。今健二人。其衆萬人。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容先君之廟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公爲昭公子。公出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果賁皆公爲弟。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擊僚柤。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非有命令之。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公不怒又使言。衆皆又使柤之。公執戈以懼之乃走。

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謂非柤公衆自言。知公意如此。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郤孫郤孫以乃自退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郤孫郤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名鞫。莊公玄孫。懿伯曰。謀人以君僥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公退之。退之使去。九月戊戌伐季氏。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遂沂上。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之指季氏。爲徒者衆。衆將合謀。弗聽。郤氏曰。必殺之。叔孫昭子之臣謂其衆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聞叔孫氏勝。亦殺郤昭伯。郤昭伯爲公使。故孟氏得之。時公使昭伯往迎懿子。故就而執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至於齊。齊景公曰。請致千社待君。二十五家爲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也。子家曰。君。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景

墨子兼愛篇昭公子家伯謂公曰君何子之少而齊國之大臣多至於此乎

公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昭子見公。還見平子。平子頓首初欲迎公孟孫季孫後悔乃止。二子六年春。齊伐魯取鄆而居昭公。夏。齊景公將納公。命無受齊賂。魯大夫申豐汝賈。二人皆季氏家臣。以幣帛

二兩。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四。縛一如瑱。瑱充耳也。縛卷也。束帛加玄。束帛加玄。玄赤也。易係辭。適齊師。謂子猶之臣高齮。子猶梁丘據也。齮貨子猶。爲高氏後。致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受之。言於景公曰。群臣不盡力於魯君有異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求納。卒于曲棘。在前年。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病而卒。亦在前年。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願君姑已之。景公從之。二十七年春。至是齊居於鄆。冬。齊景公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其用

宴禮飲酒可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比公於大夫也。禮在不敵君。宴大夫。使宰爲主。獻。獻酬也。請安。之。皆君臣之。請齊侯自安。不在坐也。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於乾侯。齊景甲公故適晉。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境。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淹留憂恤。君亦不使一介辱有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安於齊。其亦使逆君。言自使齊逆之。使公復於境。而後逆之。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於鄆。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故。齊侯使高張來唁。音彥。弔失國。公。唁公至晉。稱主君。大夫稱主君。此公於大夫也。不見受。子家子曰。辱甲

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焉。語辭。所以復平予矣。予。與也。設賈。賈。音古。賈也。且從者之衣履而歸之於乾侯。公憖歸焉者賣之。憖。強。賈。音古。馬。乃不歸焉。衛侯來獻其乘馬曰。乘。四馬。名。壑而死。公將爲之槨。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裳之。襜曰。敝幃不。裳。爲埤馬曰。公賜公衍卿。公子羔裘。使獻龍輔。名。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齊邑。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其初生時與其母同出。之產。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舍。公衍曰。吾公衍母。使。二。且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

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以謂陽穀爲魯。且思失魯之禍。曰。務人。即公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太子。三十一年。晉欲納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因六卿謝罪。夏四月。季孫從智伯。即荀躒。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言晉既受君若一逐之。言使晉。晉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

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糞。掃也。夫。已歸掃除宗廟。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人。謂季孫。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冢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言恐獲不納君之罪。納而不入。何敢復與知耶。臣請復於魯君。退而謂季孫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言且歸。歸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行相。必與君歸。言單車入于季孫之。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三十二年十二月。公薨于乾侯。魯人共立。昭公之弟宋爲君。是爲定公。公羊傳出左傳

孔子將近行路從者皆持基已而棄亂巫馬期曰盍以我之車與子下車而載之乎巫馬期曰以我之車與子已數易其處子路率爾而對曰以之孔子已前棄車而步矣以此知之

巫馬施字子期陳人常與子路耕于褊丘名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緡于褊丘之上子路語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予與子路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子道不行聊使汝以是願也期拏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而單父治期問於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四書考上論《卷之十 述而 堂

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至也出韓詩外傳

取吳

禮坊記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僭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朱子曰問昭公娶同姓之事若天王壞法則如何顧曰此非昭公故爲之也當時吳盛強中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云貌不能令又不受命漸泣而女于吳若昭公亦是藉其不得已之勢然也況不曰孟姬而曰孟子則昭公亦自知其非矣

吳孟子

吳泰伯之後魯周公之後皆姬姓也昭公娶于吳以其同姓而諱之故不曰吳孟姬而曰吳孟子矣公十二年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子吳故不書姓死不赴不赴告同盟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反吳不反吳者夫人禮也以下娶故不言葬小君反吳者夫人禮也以同姓故不成其爲夫人孔子與焉適季氏季氏不親冠也放經而拜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絰從主節制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絰焉禮也

馮厚齋曰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子稱姓厚其別也故制字姓從女○慶源輔氏曰婦人稱姓如周女曰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楚女曰羋是也

按魯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取于宋桓公以下取于齊故若文姜若成風若敬嬴若定姒皆異姓也而昭公以娶吳故稱謚於內主之賜不稱亂倫無禮甚矣嗚呼由此觀之婦人亡也

歌

尚書曰詩言志歌永言永長也言之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民知好惡形焉而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化物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禮記月令章句曰歌者言之聲也○山海經曰帝俊八子是始爲歌○爾雅曰聲比于琴瑟曰歌徒歌曰謠亦謂之咢有章曰歌無絲竹也○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句曰謠○樂記云子貢見師乙名樂官而問焉曰賜聞歌聲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擇焉

馬貴與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簡而廉者宜歌齊寬而栗者宜歌羽樂記之論歌之而變柔爲剛次者宜歌之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詘如折止如槀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曰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樂元帝皇要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歈楚歌曰艷淫歌曰哇○有清歌高歌長歌浩歌雅歌謳歌慈歌勞歌振旅而歌曰凱歌堂上奏樂而歌曰登歌亦曰升歌古之善歌者有咸黑秦青薛談韓娥王豹綿駒虞公李延年古歌曲有陽陵白露朝日魚麗白水白雲江南陽春淮南駕辨淥水陽阿採菱下里巴人八闋唐歌南風卿雲晨露○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七略善歌者有虞公發聲動梁上塵○襄陽記昔有善歌者

含商吐角之音

禱

說文曰除惡之祭爲禊會福之祭曰禱告事求福曰禱道上之祭爲禓潔意以享爲禋精意以類祭神爲禷音類祭司命爲祇音祇祭冢先爲禫音曹月祭爲祥音詳禱雨爲雩禱晴爲祭音詠

誄

周制太夫以上有諡士則有誄禮檀弓曾莊公及宋戴緜貢公父死之公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誄云誄之爲言累也累舉其平生實行爲誄而定其諡以稱之也又曰凡作諡者先列其平生之實行故爲誄

泰伯
泰伯 曾子有疾
手足 孟敬子
小旻篇
六尺之孤 朝四暮三之術
周公之才之美 師曠
舜 禹
堯 皐陶
文母 邑姜
唐 虞
荊梁雍豫徐楊青兗
飲食 衣服
黻 冕
宮 室
溝洫
子罕
達巷黨人 執御

麻冕　純

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註

拜　乃升成拜註

畏臣　太宰

琴牢　鳳鳥

河圖　齊衰五升

道路　美玉

九夷　雅頌

不爲酒困　晝夜

緼袍　不忮不求二句

歲寒

唐棣

符子曰太伯將讓其國子季歷謂其傳曰

泰伯

吳泰伯吳子爵遜位少弟季歷居勾吳爲泰伯卒仲雍立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武王克商求其後得周章時已居吳因以封之始周章至天差二十一君凡六百五十年越王勾踐滅之○

吳越春秋云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季歷季歷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

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太伯仲雍望風知指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荆蠻荆者楚舊號以荆蠻者南夷之名正義曰太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常熟縣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在而云入荆蠻者也不若一州無錫

范甯解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稱仲雍季歷皆以字配名則伯亦是字又是爵但其名史籍先闕耳

曾子有疾

禮弓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于牀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

西山記云曾子之席

平易也變以其卑賤矣而易簀一節猶孔子使其終于大夫之禮然正也今人不正也今人之記之

而至于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韓詩外傳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人生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顛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內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于官成病加于小愈禍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

手足

兩手神二人太陽之精也字蒐陰兩足神二人太陰之精也字拄天力士孔子手握天文足履度字真誥兩手俱赤二足常白者則去仙近矣

孟敬子

孟敬子名捷武伯之子魯大夫仲孫氏也問悼公之喪哀公子

季昭子問於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敬子閑於禮者聞曾子嘗問禮於孔子最詳故曾子有疾而往問之蓋將欲有所聞也

小旻篇 小雅

旻天疾威敷於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止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音窮病也○言旻天之疾威布于下土使王之謀猶邪僻無日而止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渝二音汲冷渝沈沈相和謀也亦孔之哀謀之甚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我視謀猶伊於胡底。至也。○言小人同而不和。其謀慮深矣。然于謀之善者則遠之。其不善者。從之。○我龜既厭。不告我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卜筮數則瀆。而龜厭之。故不復告其所謀之吉凶。謀夫衆。則是非相參。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次之者。猶不行。不遵而坐謀所適。之。○哀此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遂於成。○今之為猶。不以先民為法。不以是道為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如道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為異論。其能有成也哉。國雖

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膴。大也。或哲或謀。或肅或艾。艾。又同。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言國論雖不定。然肅然有哲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胥以至于敗矣。○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衆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為憂也。故戰戰云云。懼及禍也。

詩大雅云。米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豆盛菹醢。籩盛棗栗。○事

物紀原曰。籩以竹為之。以薦果核。可容四升。豆以木為之。以薦菹醢。亦容四升。皆始於夏后氏也。○禮器圖云。籩口徑四寸九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滿五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周禮太宰。籩人掌

之實。菱芡。栗脯。菱芡。栗脯。重言菱芡栗脯者。四物為八籩也。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既酏尸。后于是薦加籩。酏音弭。羞籩

蛤也。蚳。蟻子也。醢音海。拍。豕肩也。加豆之實。芹菹兎醢。深蒲。蒲始生者。醢。音盈。豚拍。豕肩也。葵菹。蠃醢。筍菹。魚醢。深蒲。蒲始生者。蠃。筒屑。筍。竹筍。蓋豆之實。酏食。糝食。酏。音移。酏食。以酒酏爲餅也。糝。食以肉與米合爲餅而煎之也。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禮亦如之。禮郊特牲云。腥肉而遵豆偶。陰陽之義也。自一鼎至九鼎。皆奇數。自六豆至十六豆。皆偶數。遵豆之實。水土之品也。遵豆之實。魚鼈之屬。陰。不敢用褻味。人所常食。而貴多品。所取一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

六尺之孤

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七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七尺謂年二十也。六尺謂年十五也。又韓詩外傳云。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也

朝四暮三之術 民可使由註

列子云。宋有狙公者。善養猿猴之人。故號狙公。愛狙。養之成群。將限其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芧。栩也。一云橡子也。橡。音象。足乎。衆狙皆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笑。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由此也。

周公之才之美

說苑周公攝天位。作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來告我以仁義者千人。官朝者萬人。吐哺而天下之士爭歸之。何謂也。曰。成王幼。周公攝天子之政。當此之時。誠欲用其賢。以輔己。恐不得其人。是以務求賢。而不敢驕士。

寡矣。苟有至誠。雖不貴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周公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于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詩圖風狼跋其胡。載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貪也。跋。踐也。載。則也。疐。跲也。公孫。遵也。碩。大也。膚。美也。德音不瑕。瑕。玷也。言公處流言。疑而不失常度也。

師摯

師摯。魯太師也。一名乙。以其工琴。又謂之琴摯。

辭 論法仁聖 堯明日舜

辭。黃帝八代孫也。辭堯之禪。以土德王。呂梁禪

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號有虞姓姚氏因重瞳子名曰重華。世靡帝舜虎幕之後瞽叟之子繼堯即位都蒲坂。帝在位廣開視聽立誹謗之木常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以樂教天下。衆夔以爲樂正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尸子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照于玉燭息于永風食于膏火由書考 卷十一 泰伯 入飲于醴泉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倣之溪滿焉蠙蠙之穴亦滿焉由此觀之禹湯之功不足云也。

韓詩外傳昔者舜甌盆無廬而下不以餘食飯土簋啜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虞丘而蓋領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爲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衆下聖人寡爲故用物常壯也。書大傳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人也曰其政好生而惡殺。大戴禮寬裕溫良敦敏知時而好學又云畏天愛民恤遠親近慮明通智爲天下王。李固傳脅堯紹之後舜仰繼三年坐則見堯于墻食則觀堯于羹。舜師紀后拜洪衣親善養學干務成軺。藝文志務成軺之敎舜曰避天下之道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道天下不足失也。堯妻妻者舜也羊肉不羶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

禹

伯禹夏后氏姒姓也名文命字高密帝顓頊之後四書考 上論 卷十一 泰伯 九父鯀娶於有莘氏之女曰志是爲修巳孕歲有二月堯戊寅五十八載六月六日生禹於樊音非道之石紐鄉帝王紀云修巳見流星貫昴感接胸坼而生禹長于西羌爲西夷之人出世父鯀治水無功被極禹降在匹庶四岳咸舉之舜進之堯命繼鯀治水禹思拯天下之溺且傷父績不成循江沂河盡濟瀆淮勞身焦思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佳不顧履遺不蹴功未及成愁然沉思見拔者五捫而弔過十室之邑則下以求賢德之士出通鑑乃按黃帝

中經歷。謂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其岩之巔有書金簡。青玉爲字。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齋於黃帝岩嶽之下。三月庚午登宛委山。發石得金簡玉書。悟通水之理。復返歸嶽。乘四載以行。山行乘檋。泥行乘蘭。始於霍山。遍歷名山大川。巡行四瀆。江淮河漢是也。與諮夔其謀。所過名山大澤。名其人而問之。山川脈理。鳥獸昆蟲之類。與夫殊國異域。土地里數。凡諸所有。使各疏而記之。名曰山海經云。出異苑

禹三十未娶。行至塗山。國名今屬壽塗山氏之女曰憐。嬌。禹治水見塗山之女。而巡狩南土。塗山令妾侍禹於塗山之陽。乃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歷辛壬癸甲。復行治水。辛日娶至甲方十月。女憐生子啓。呱呱而泣。禹惟胝庇。土功靡。頓也。出通鑑綱目禹濟江。南省水理。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咤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予何憂於龍。爲。視龍猶曜蜓也。一曰蠕蝘。守宮。蜥蜴。青蜴也。禹顏色不變。須臾俛首低尾而去。出通鑑綱目南到蒼梧。見縛人。吁

車拥而泣之。盬曰。斯人犯法。自合如此。泣之何也。禹曰。天下有道。民不懼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爲帝。統治水土。調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德薄。不能化民也。故泣之。悲耳。出說苑君道篇於是周行寓內。東造絕域。西越積石。在金城南臨赤

析。非過案。省。察六鬲。脈地理。銘金石。鴻流沙於西門。流沙在沙州西八十里。一曰隴西。其沙決弱水於北漢。弱水出張掖。隨風流行。故曰流沙。禹貢註西海之山有水焉。故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沒。雖整沒底而止。故曰弱水。青泉赤淵。分入洞穴。通江東流。至于碣石。海畔之山。疏九河於滄淵。開五泉於東北。鑿龍門。山名在河之西界。闢伊闕。山名在河之南。通山刊木。平治水土。九州攸同。則壤成賦。聲教四訖。其詳具禹貢篇。堯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謂萬人。禹改官司徒。敷五典五十載。辭崩。禪位命禹。禹服三年喪。形體枯槁。面目黧黑。讓位商均。舜之子。舜之所禹不得已。畏天子位。都安邑。屬平陽府。以土德王。

正建寅封有功爵有德東巡會諸侯于塗山之夕忽大風雷雲中甲馬千人中有服金甲及鐵甲不被甲者以紅綃抹額禹問之對曰此
[illegible]抹額武王之首服皆佩刀以爲衛乃海神來朝不又禹之也一日祇伯南師後泰始皇巡狩海濱亦有神來
朝皆東林銅鋼鐵執玉帛者萬國一歲阜陶褒薦人口昉以爲軍資執玉帛者萬國一歲阜陶褒薦
益於大二歲考功五歲巡狩八歲巡江南戮防風
氏防風後至禹戮之　癸未八歲禹年百有六癸尋勛於會
稽因葬之今會稽山有禹冢云○[illegible]氏春秋曰禹
東至搏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所搢樹之所搢
天之山鳥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南至交趾孫楪

績滿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深九陽之山羽人裸
民之處不死之鄉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
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其肱一臂三面之鄉非至人
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天戎之國旁父之野
禹彊之所橫水積石之山不有懈墮憂其黔首顏
色黎黑竅滅不通步不相便以求賢人欲盡地利
至勞也得陶化益貧窮橫華之交五人佐禹故功
績銘乎金石著于盤盂○[拾遺]記云禹鑄九鼎五
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使工師以雌金爲陰
鼎以雄金爲陽鼎鼎中常滿以占氣象之休否常
夏桀之世鼎水忽沸及周將末九鼎咸震皆應滅
亡之兆後世聖人因禹之迹代代鑄鼎焉禹盡力
溝洫導川決浴黃龍曳尾于前玄龜負洛泥于後
玄龜河精之使者也龜額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
九州山川之字禹所穿鑿之處皆以青泥封記其
所使玄龜印其上今人采土爲界此之遺象也

堯　[illegible]法翼善傳聖曰堯

帝堯曰陶唐氏祁姓帝嚳之子摯之弟也母字慶

都孕十有四月配高辛氏而生堯於丹陵名曰放
勳　世曆帝嚳在位六十三載甲午崩長子摯即
位堯年十二初封陶侯徙封于唐摯在位不善而
唐侯德盛九載殂卯舉率諸侯尊堯爲天子號陶
唐氏都平陽○帝遊康衢路五達曰康衢　聞兒童謠
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老
人含飴鼓腹擊壤而歌曰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堯爲天
子殿庭上階三級茅茨不剪有蓂莢生于庭每朔

則生一葉至十六日落一葉月小則一葉痿而不落。通紀堯觀華封祝封人祝曰使聖人富壽多男子堯曰辭多男子曰多男子予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昌人下無迫修德就閑偃辱之有帝謙天下千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于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堯以天下讓善由不受又讓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史記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

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白馬能明駟德。符子許由欲觀帝意謂堯曰生于華殿之上而雙闕之下君之榮願亦已足矣夫堯曰余坐華堂之上森然而侍生于棟宇之內屏然而居生于扁舉而雙闕無異乎立槀屏之內崔巍之寇逢萊雖北墉郭無異乎廻綿之榮昆崙、余安知其所以安樂。拾遺記帝堯在位聖德光洽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又獲金壁之瑞文字炳列記天地造化之始四凶既除善人來服分職設官彝倫攸叙乃命大禹疏山瀹澤有吳之鄉有北之地無有妖災沈翔之類自相馴擾○堯制五絃瞽叟鼓大唐之歌命夔放山川溪谷之音以歌八風作大章之樂

五人

仁山金氏曰禹爲司空平水土稷爲后稷教民稼穡民是以不飢契爲司徒民是以有教化皐陶爲士師民是以不犯伯益爲虞官掌山澤是以鳥獸魚鱉民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惡物不生民

宮

文母　邑姜註

新安陳氏曰此馬融說文德之母文王妃太姒也雖詩曰亦有文母邑姜武王后太公女也生太子誦○列女傳曰太姒者禹王之母啓後有娶姒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及入大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嗣徽文母文王理陽道而治外文母理陰道以治內太姒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則武王發次則周

公旦次則管叔鮮次則蔡叔度次則曹叔振鐸次則霍叔武次則成叔處次則康叔封次則冉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率成武王周公之德

唐

唐國名堯始受封於陶後改謚於唐由唐侯升爲天子遂以爲有天下之號帝王紀云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徐才宗國都城記云唐國帝堯之裔子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漢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晉水括地志云今晉州所理平陽故城是也平陽河水一名晉水

虞

虞國名舜始居之以爲氏堯封之虞以爲諸侯後升帝位遂以爲號括地志云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鄜玩注水經云幹橋東北有虞城堯以女嬪于虞之地也又宋州虞城大襄周所封之邑杜預云舜後諸侯也又越州餘姚縣顧野王云舜後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云餘

姚縣西七十餘里有漢上虞故縣晉稽舊記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周處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姚丘括地志又云姚墟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孟子列傳云舜生于姚墟按二所未詳也

荊梁雍豫徐揚青兗冀　分天下註

爾雅釋地云南河間曰冀州自東河至西河河南曰豫州自南河至河西曰雍州自西河至黑水漢南曰荊州自漢南至衡山之江南曰揚州自江南濟河間曰兗州自濟東至齊

東曰徐州。自濟東燕曰幽州。自易水至朔。齊曰營州。自岱東至海。此各限別一州。後幽州即梁州。梁州即青州也。○勿軒熊氏曰。雍合陝西諸路。后稷公劉居豳。太王遷岐。文王都豐。武王都鎬京。皆雍州境。蜀有江沱漢廣。則荊梁州境。殷都朝歌。衛地。則兗冀。而在畿內。青在冀之東。屬紂可知。若徐揚則未有考。

飲食

禮記云。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

衣服

魏書曰。文帝詔與朝臣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此言被服飲食。難曉也。夫珍玩必中國總綜纖。其白如雪。羅紈綺穀。未聞衣布服葛也。○世本云。胡曹作衣。宋衷注曰。黃帝臣也。○釋名云。衣者依也。人所依以蔽寒暑也。○白虎通曰。衣者隱也。裳者鄣也。所以蔽形自鄣蔽也。

蔽一作被。一作紱。一作敝。又名韠。

白虎通云。紱韍者。何謂也。紱者蔽也。行以蔽前。紱者。小古事。用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紱。諸侯赤紱。大夫葱衡。紱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爲異。紱以韋爲之者。反古不忘本也。○勿軒熊氏曰。韍先王衣羽皮。故字遂從韋。韋。熟皮也。祭服謂之韍。朝服謂之韗。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書疏曰。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以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日月星辰。取其明也。山取其安也。華蟲。雉也。取其文也。宗彝。虎蜼。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爲兩己相背。取其乖也。絺。刺也。繡。刺以五采繡也。六者繡之于裳也。蜼音餘救反。作會。

○禮明堂云。有虞氏服韍。音弗。夏后氏山。周龍章。虞氏以韍。無文飾。夏則畫之以山。殷增之以火。周文加龍以爲文章。玉藻云。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蔥衡。此以命服韍服之制。纁。青黃色也。幽。黑色也。衡。佩玉之衡也。蔥。青色也。○蘇氏演義曰。昔先王衣羽皮。韍字遂從韋。韋。皮也。○鄭康成曰。古者田漁而食之。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按韍一作芾。一作紱。一作韗。一作韍。又名韠。音畢。○禮書云。韠長三尺。所以象三才。廣五寸。所以象五行。下廣二尺。象地也。上廣一尺。象天也。會去上

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

五寸。紕音邊以爲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紕音邊以五綵會倍書所謂作會也。紕裨其上與宥也。純緣其下也。天會與純合五寸。則其中餘二尺也。紕六寸。則表裏各三寸也。天子之裨直其會龍火與山諸侯前後方。其會火。以下大夫前方挫角。其會山而已。鄭氏謂山取其仁。火取其明。龍取其變。天子備焉。○又云。黻之色青黑。天下之理歸於所斷。成于所辨。故服章以黻終焉。觀易陰陽之相代。歸于復。小而辨于物。卦象之相推。終于未濟之辨物

居方。辨命九官。終于黜陟。分比。周官六計。終於廉辨。皆六服終黻之意也。

左傳云黻取其背戾也

春秋公羊云黼黻文也

冕

釋名云。祭服曰冕。冕。猶俛也。俛。平直貌也。亦言文也。玄上纁下。前後垂珠有文飾也。三禮圖云。制冕皆前員後方。朱裏玄表。又曰。漢叔孫通制禮多依周法。冕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員後方。用白玉珠各十二旒。三公九旒。青珠。中二千石七旒。黑珠。通典云。黃帝作冕。垂旒者。示不邪視也。鞶纓示不

之輔

聽讒也。又隋書六等之冕。皆有鞶纓。黃綿爲之。其大如橘。志。袞冕一品服。鷩冕二品服。毳冕三品服。希冕四品服。玄冕五品服。平冕郊廟武舞郎服。郊特牲云。藻。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玉藻云。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玉冕。前後垂旒之玉也。藻。雜采絲繩之貫玉者也。以藻穿玉。以玉飾故曰藻。古今注牛亨藻邃。深也。延。冠覆也。玄表而纁裏。問冕旒稱繁露者。何也。答曰。綴而下垂。如露之多。故曰繁露。○又云。冕服之作。尚矣。書稱舜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則

黼黻而上。象服也。象服有冕。禮記曰。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商人冔音而祭。周人冕而祭。則皇收而下。皆冕也。孔子稱禹致美乎黻冕。書稱伊尹以冕服奉嗣王。詩稱商之孫子。常服黼冔。則夏商服章。蓋與古同矣。○玉藻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龍卷以祭。是王之袞冕十有二旒也。○典命曰。上公以九爲節。則上公之袞冕九旒九玉也。○漢輿服志曰。上古穴居而野。衣毛而冒皮。後世聖人觀華蟲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効之。成以

爲服見鳥獸有冠角禪者切之制遂作冠冕纓紘凡十二章至周九章秦滅去禮學郊祀之服皆以袀玄

宮

世本云羌使禹作宮○爾雅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疏釋名云宮穹也言屋見于垣上穹崇然也古者貴賤所居皆得稱宮至秦漢以來乃定爲至尊所居之稱○周禮云王門宮阿棟之制五雉隅之制七雉○郭璞曰宮謂圜繞之記曰君爲廬宮是也○風俗通云宮室一也秦漢以爲常號下乃避之也○管子曰黃帝有合宮以聽政○河圖曰瑤光貫月感女樞于幽房之宮生黑帝

室

釋名云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曲禮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人爲次居室爲後○毛詩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築室百堵西南其戶○董子曰禮天子之宮右青龍左凉室前明堂後露寢四室者是以避寒暑而不高大也夫高室近陽室多陰故室適形而止○老子曰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管子曰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于民也○三輔黃圖云明堂有十二室法十二月○事類奇風俗論云平屋曰室平室曰屠蘇屠蘇也

溝洫

周禮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又云稻人以澮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周禮考工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

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九溝遂地防勒謂之不行○地防地脈也造溝之法必順脈理若不行矣○水之所注若不順理則不行矣○水屬不理孫遹謂之不行○不順同行○稍溝三十里而倍廣之遂則其末之廣必倍于首矣○凡行眞水磬折以參五○眞謂爲防積水不流者若欲行之必委蛇紆曲如磬折之形三折五折則其去有漸可以準流也○欲爲洞則句於矩欲爲深溝則于其句曲如矩折之處間放深也凡溝必因水勢善溝者水激之水必滾囘而無聲○備考云早則引溝水達于遂以灌田潦則引遂水入于溝以漏田皆賴此以爲障矣○

溝者深四尺廣四尺所以受遂水在一井之外八家之田及公田皆得注水焉旱則一井十田皆汲此水入遂以溉田澮則一井之田皆洩水于遂遂皆洩水于此者也○溝水洩于洫洫水洩于澮澮水入于川此又一說

子罕第九

達巷黨人

孟康註董仲舒傳達巷黨人乃項橐也云無異于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閻若璩曰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新序云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圖經云橐魯人十歲而爲人尸而視之號小兒神

執御

韓詩外傳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至于顏淵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至于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故御馬有法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顏淵侍坐魯定公於臺東野畢御馬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乎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俄而廐之以東野畢馬敗聞定公將駕而起曰輒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畧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御體正馬銜調和旋步驟朝禮畢矣雖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有餘之

不已所以知佚也○孺子洩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學御也執禮甚謹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矣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嘆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襄汝之行哥之于足應之于心唯于一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其事故御馬有法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顏淵侍坐魯定公於臺東野畢御馬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乎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俄而廐之以東野畢馬敗聞定公將駕而起曰輒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畧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御體正馬銜調和旋步驟朝禮畢矣雖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有餘之

不已所以知佚也○孺子洩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學御也執禮甚謹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矣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嘆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襄汝之行哥之于足應之于心唯于一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其事

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節乎掌握之間內得于中心外合于馬志是故能進退屈伸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于衔應之于轡得之于轡應之于手得之于手應之于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回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麻冕

白虎通云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工之始亦不忘本也即不忘本不用皮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故孔子曰麻冕禮也○群書備數曰大裘之冕以祀昊天袞冕以享先王鷩冕以享先公毳冕以祀四望山川希冕以祭社稷玄冕以享先公毳冕以祭群小祀又云公袞冕九章侯伯鷩冕七章子男毳冕五章孤希冕三章卿大夫玄冕一章○古者冠制有三曰冕曰弁曰冠冕者朝祭之服自十二旒九旒而下者是也弁亞于冕周弁殷曰收是也冠亞于弁委貌章甫毋追是也夏收冬弁與冠自天子至于士皆可服焉夏殷之祭用弁未嘗以弁亞于冕周減席人以冠士以弁不得服

緇

案儀禮疏古緇布緇二字並行緇布之緇本字不誤緇布帛之緇假借字也說文糸部無緇字古說緇帛之緇多誤爲純周禮純帛注純實緇字古緇以才爲聲

緇布冠

注三十升布爲之

朱子曰八十縷爲升古尺一幅只闊二尺二寸如今之一尺二寸布耳似今極細緝一般這處又疏不得古尺之一寸于今尺若盡一寸二百縷須是一幅闊不止二尺二寸方得○胡氏曰麻績麻爲布三升去其半曰六升去其半曰五升去其半曰四升去其半曰三升去其半曰二升去其半曰一升去其半不知乃是一縷如今絹紗用一縷細緻而已

冠上板也謂之緇布冠者緇布爲赤黑色也冠者首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別號禮朝服十五升冠倍之鄭注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

夔峯饒氏曰論

漢食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

予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如此則二尺二寸。尺是今一尺二寸爾。却用二千四百縷爲經。是一寸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雖成可知。○仁山金氏曰。古尺僅當今尺五寸五分弱。其二千四百縷雖用細絲減半。亦無所容。況布質物。又非四旁甚細者。升八十縷豈許疏相傳之誤耶

拜

周禮。天官大祝辨九拜。掖古拜字。拜同拜。其容一曰稽首。拜而頭至地也。二曰頓首。拜而頭叩地也。二曰空首。拜而頭至手也。

四曰振動。振動猶戰慄之貌。五曰吉拜。吉事則拜而後稽顙也。六曰凶拜。凶事則稽顙而後拜也。七曰奇拜。奇音機。八曰褒拜。褒報也。九曰肅拜。肅拜。俯下手也。以享右祭祀。鄭注。稽手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手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杜子春云。振讀爲振鐸之振。動書爲哀慟之慟。奇讀爲奇偶之奇。謂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曰奇讀曰倚。倚拜謂特節拜。戟拜。身倚之以拜。鄭大夫云。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褒拜。今時持節拜是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意是也。○藏一話腴云。拜亦多儀矣。晉元帝與王導帖。皆稱頓首。羔等頓首。加此。非伏地而拜也。故曰古者君臣相答拜非也。俱稽首也。雅拜者。唐人先下一膝。謂之雅拜也。或曰有父拜答拜其子。姑舅答拜其婦者。蓋古人皆席地而坐。只拜手而受其拜。亦非伏地也。惟婦人之拜。自則天欲自尊。更而爲跪。

案府曰。長晚問夫君。又曰。伸腰拜手跪。如今樂舞遍數有似之也。惟夷狄之拜曰膜拜。仰兩掌以受頷是也。夫尊君之禮。不過曰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今析簡平交。必皇恐百拜。曰皇懼端拜。又曰皇恐端肅百拜巾稟。何也。

乃升成拜 拜下註

禮燕義云。君衆禮於官。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則君上

之禮也。宰夫代王人行酬賓之後。君命下大夫二人勝爵以酬賓。賓旅酬于西階上。此謂君舉旅於賓也。君所賜爵。特賜臣下之爵也。二者賓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後。再拜稽首也。

畏匡

地道記云。長垣南十里。有衛故匡城。孔子所厄。○路史云。匡。即也。本衛邑。中屬晉。今伏滑有匡城鄉

匡亭。而匡故城在焉。○家語云。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

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逮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孔子曰。不觀高岸。何以知巔墜之患。不臨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大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在此乎。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正義曰。琴操云。孔子到匡郭外。顏剋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反。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貨今復來矣。率衆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

衰。有暴風擊軍士僵仆。于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之教而忘。自解也。○馮厚齋曰。陽虎曾暴于匡。夫子弟子顏剋歌不敢行。魋時。與虎俱。夫子適陳過匡。顏剋御。匡人識剋。夫子以甲者圍之。故以爲陽虎也。今非。既沒云云。

子貌又似虎。匡人以兵圍五日。弟子懼。故曰文王

太宰

杜氏曰。按春秋之時。以大宰名官者。惟宋與魯耳。吳有大宰嚭。宋有大宰華貙。事靈公。其後九世至平公。乃以何齒爲大宰。平公即位之歲。距孔子

卒。凡八十餘年。其間或廢或否。雖未可知。然左氏及史記。亦不復載。不可考也。況孔子過宋時。遭桓司馬之厄。遂微服而去。豈復有問于貢者與。疑此太宰即吳嚭也。吳與魯會繒。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當是吳太宰。而亦當在此年也。魯自公子肸音揖請於隱公。欲殺桓以求太宰。其後不復見。○左傳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太宰嚭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

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曰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鄖之盟吳人薄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吳侯伯致禮地主歸饔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于衛而薄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子貢曰子合諸侯而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或者難以勝大宰語說乃舍衛侯○說苑子貢見太宰嚭嚭問曰孔

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唯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太山林也百性各足其材爲太宰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累壤增太山不益其高山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病也對曰天下有大惡而子獨不酌爲不識盍之罪也○越絕書曰越王殺太宰嚭戮其妻子以其不忠信斷絕吳之世太宰者官號嚭者名也伯州之孫伯州爲楚臣以遏誅嚭以困奔于吳是時吳王闔廬伐楚惡召楚佻而近之嚭爲人覽聞辨兌目達耳通諸事無所不知因其時自納于吳言伐楚之利闔廬用之伐楚令子胥孫武與嚭將師入郢有大功還吳王以嚭爲太宰位高權盛專邦之權未久圖虛卒嚭見夫差內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諛心自納操獨斷之刑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斃戶不得一言嚭知往而不知來夫差至死悔不早誅傳曰見清知濁見曲知直人君選士各象其德夫差淺短以是與嚭專權伍胥爲之惑是之謂也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與子桑戶孟之反三人爲友相謂曰孰能相與于無相與相爲于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捲無極彷徨乎無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吾不說生也三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

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于異物託于同體忘其所腾忘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莊子 雜篇 大宗師篇 又與宗魯友

衛齊豹衛司冦見宗魯于公子孟縶之兄以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宗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以周事子周終竟而歸死于公孟可也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斷宗魯之肱因以背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君子不食姦賊汝何弔焉言齊豹所以見賊由宗魯不爲利疚於回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受亂以利故不能去不以回事人知難不告是不義不以邪事人是病身于邪不義以周事殺二心事人是非禮琴張乃止出左傳昭公二十年

鳳鳥

論語摘襄聖曰鳳六象九苞六象頭象天目象日背象月翼象風足象地尾象緯九苞口包命眼合度耳順達音知仰色光彩冠玉屑距鋭劒音激擾

四書考 卷十一 三

腹文戶宋均注緯五緯也戶天度也○韓詩外傳天老曰鳳像鴈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國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丹宮見則天下大安寧○說文云鳳字從鳥凡聲也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數也毛詩草木經曰雄曰鳳雌曰凰其雛爲鸞鶵○春秋孔演圖云鳳鶴火之禽陽之精惟德能至神鳥也羽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爲之長○帝王世紀曰黃帝服齊于中宮坐于玄扈洛上乃

有大鳥。雞頭鸛嘴。蛇頸龍形。麟翼魚尾。其狀如鶴。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阿閣。其飲食也。必自歌舞。音如簫笙。○淮南子曰。鳳凰至于處。三代興至于澤。德洽九隩。所止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尚書中候握河紀曰。堯即位七十年。鳳凰止庭。伯禹拜曰。昔帝軒提象。鳳凰巢阿閣。○春秋合誠圖云。堯坐中舟。與太尉舜臨觀鳳凰。鳳凰負圖。授舜。赤玉爲柙。黃玉簡。白

玉檢。其章曰。大赤受命。符運五字。○春秋元命苞云。火離爲鳳。鳳。衝喜。愛王之都。故武王受鳳書之紀。○書帝命驗云。赤熛來儀。服虔云。親恭性仁。則鳳來儀。○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凰。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荀子解蔽篇。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注逸詩也。帝嚳謂堯也。堯時鳳凰集于阿閣。○楚詞云。鳳鳥皆唼夫梁藻兮。鳳逾翔而高翔。衆鳥皆有所登。倭兮。鳳獨鼻皇而無所集。

○葉叶圖徵云。五鳳皆五色。爲瑞者一。爲孽者四。其四皆似鳳。並爲妖。一曰鸛鵒。鳩喙。圓目。身義戴信。嬰禮膺仁。負智。至則役之感也。二曰發明。烏喙大翼。大頸。身仁蒸智。嬰義膺信。負禮。至則喪之感也。三曰焦明。長喙。疏翼。圓尾。身義蒸信。嬰仁膺智。負禮。至則水之感也。四曰幽昌。兌目。小頭。大身。細足。脣若鸚。集身智。蒸信。負禮。膺仁。至則旱之感也。○國語曰。周之興也。鸑鷟鳴岐。說文曰。五方神鳥。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鸛鵒。北方曰幽

昌。中央曰鳳凰。○山海經云。凡五方之鳥。皆似鳳而非也。東方發明。全身總青。西方鸛鵒。全身總白。南方焦明。全身總赤。非方幽昌。亦曰遏逋。全身總黑。中央鳥名玉雀。亦曰鳳凰。全身總黃。○禽經云。青鳳謂之鸐。赤鳳謂之鸑。黃鳳謂之鸐。白鳳謂之鸑。紫鳳謂之鷟。○王子年拾遺記云。成王四年。旄

鳳凰翔於千仞之上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

發及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之後文彩炳耀中國飛

鳧之類不復宣鳴咸服神禽之達至也及成王崩

以隆安元年歲在丁酉鳳凰集於東海之中蓬萊山其地有醴泉芝草仙人以之延年鳳凰棲息其上山有五色雲氣仙人以之乘雲

孔子相繼之時有神鳳遊集至哀公之末不復來翔于云鳳鳥不至可爲悲矣物類相感志氣同聲故鳳鳥翔而麟鳳翔鳳鳥知時雖聖人不在而鳳鳥自至聖人在位鳳鳥不至雖有聖德不興也漢宣帝地節中有鳳凰集魯鄴鳥從而鳴又鳳鳥見則衆鳥四面行列皆向鳳鳳立○郭璞贊鸞翔女床以出丹穴揩翼相和以應聖哲

河圖

書注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

春秋讖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故圖有九篇書有六篇孔安國云河圖八卦是洛書九疇是○尚書中候云堯沉璧于河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吐圖○河圖玉板曰倉頡爲帝南巡登陽虛之山臨于元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隋巢子曰姬氏之興也河出綠圖○古三墳伏羲

河圖前帝事兩龍捨圖乃賫諸河洛水之有大異之曰圖派流而上命記而受之是

建平惠愛以太守卓魯親民河汴賢能而去

氏皇策辭曰惟天至仁於草生月天雨降河龍馬負圖神龜載我心○子華子論河圖云二與四抱九而工於六與八蹈一而下沈戴九而履一據三而持七中宮受之所由生一從一橫數之所由成○○○

禮問傳云斬衰三升。每一升。凡八十縷。斬衰。齊衰。
四升五升六升。降服四升。正服三升半。齊衰。
四升五升六升。降服四升。正服三升。義服三升半。齊衰。
四升五升六升。降服四升。正服三升。義服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降服八升。正服七升。義服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降服九升。正服八升。義服十一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無。縷。疏也。十五升者。朝服之布。其幅之經一千二百縷。也今總布用其半六百縷。是去其半也。有事其縷者。謂煮治其紗。後織也。無事其布者。必織成。則不治。其布而卿以製衰服也。

道路

四書考上論 卷十一 子罕 聖

釋名云道。蹈也。路。露也。言人所蹈而露見也。城下路謂之衢。衢。具也。言四方所具會也。爾雅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參。八達謂之崇。崇。充也。九達謂之達。廟中路謂之唐。大路謂之奏。○廣雅云。澤。音亦。軌。音軌。徑。音徑。畛。音軫。道。音導也。○禮記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美玉

論語曰。璠璵。魯之寶也。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

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逸論語又曰治玉謂之琢亦謂之雕雙玉爲璜玉十爲連璋瑑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璞玉光也璵璠美玉也璵無玉玉聲也璠玉聲也瑑玉飾也琢玉聲也瑳玉貌也瑩玉飾也以水藻也○聘義云子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瑉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瑉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

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抑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管子曰夫玉之所爲貴者九德出焉溫潤以澤仁也鱗以理者智也堅而不蔑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濟而不忮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情也茂華光澤並通而不泄陵客也叩之其音清專徹遠純而不殺辭也是以人生貴之藏以爲寶劍以爲符瑞○說苑云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鬪而不茬廉而不劌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栗理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鬪而不茬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劌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于外者君子比情焉○說文曰玉石之美者以德潤澤以溫仁之方也縝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劌潔之方也○王逸云亦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脂肪黑如純漆此玉之符也○山海經曰琅琊二玉相合珣玕琪瑤爽蛫保其玉也穫翼之山及鹿臺山其中多白玉瑜次之山多嬰垣之玉泰冒之山多藻玉泰山之上丹水多玉濟龍首之山多美玉放皋之山多蒼玉平丘在三桑東爰有遺玉○郭兆記曰臨田出美玉如藍故曰藍田○楊升菴云古篆三畫均爲玉二畫近爲王王加二曲于旁爲珏音蕞治玉之工周禮

玉人是也呂氏春秋有公玉丹黃帝時人公玉帶其後也自篆改爲隸後人皆不識此字矣

九夷

後漢書東夷傳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故孔子欲居九夷也○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玄菟音徒樂浪高驪滿飾鳥夷索家東屠倭人天鄙見王氏白虎通云夷者僤狄無禮義東方四書考上卷十一子部四者火陽易化故取名也○禹貢錐指曰孔子欲居九夷從鳳棲案均曰源遠流長則漸居九夷○馬端臨曰按倭人自後漢始通中國史稱從帶方至倭國循海水行歷朝鮮國乍南乍東渡三海歷七國凡一萬二千里然後至其國都又言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東與儋耳相近其地去遼東甚遠而去閩浙甚邇○三朝志雖然中間貢獻然入貢歸國後來來謝敘其來則曰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里之山嶽易過何其遠也敘其歸則曰季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又何其近也

雅頌

文選卜子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孔穎達曰朝廷頌泰之不論不言風者列國多不正之篇即二南亦房中之樂○鄭樵曰雅頌之聲不同其所由來亦異雅頌之作皆朝廷公卿所為故正樂之○傅子曰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質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尋之若遠沿然文意之淵府也

四書考上卷十一子部四

不爲酒困附武公貢筵詩武王酒誥

詩小雅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抑抑其未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昌言既醉止威儀孔修既醉既飽小人之慶既醉既飽福祿攸同既醉既飽君子之徵既醉既飽邦家之光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傞傞是曰既醉不知其郵無俾勿軒云無俾作俾而干酒無俾作俾而干酒是曰既醉不知其邪側弁之俄屢舞傾傾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耻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由勿語之愆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歲牡羊有剛角能觸人以喻醉人之過三爵不識矣

太息

晝夜

新婆沙論云百二十刹那成一怛刹那六十怛刹那成一臘縛二十臘縛成一牟呼栗多二十牟呼栗多成一晝夜○案大唐西域記五牟呼栗多爲一時六時合成一日一夜與此辭異而意同

緼袍

玉藻云纊爲褞袍注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緼謂今綿雜舊絮也然則純著新綿名爲褞

爾雅舊絮名爲袍衣有緼有胎底○郭璞圖贊云緼袍表著表著下加緼緼紵絮綿貌也

袍長衣也雖者有褞緼異名其制度則一至唐服

今之有褞袍自庶人然則與褞亦袍也不獨褞

或曰周公遭成王晏居故施袍以漢羊續傳續舉緼袍以示使人曰臣之所資惟此而已注緼故絮也○鹽鐵論曰原憲之緼袍賢于季孫之狐裘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雄雉于飛下上其音俟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註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

歲

說文云歲木星也取其歷越二十八宿宣偏陰陽

一年行一次而四時功畢故曰歲○爾雅云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攝起也萬物承陽而起也格至也言陽氣萌動將欲生出萬物至此皆起也在卯曰單閼單盡也言陽氣盡萬物盡生也在辰曰執徐執蟄也萬物皆蟄伏在地而舒出也在巳曰大荒落大荒言廣落言萬物皆盛大也在午曰敦牂敦盛也牂壯也萬物盛大壯佼也在未曰協洽協合也陰陽和合萬物皆生也在申曰涒灘涒音吞干灘音他干萬物吐秀貌也在酉曰作噩作起也噩言萬物皆生故起也在戌曰閹茂閹蔽也茂冒也萬物皆蔽冒此在亥曰大淵獻淵深也大猷萬物也在子曰困敦困混沌也言萬物混沌未分離也在丑曰赤奮若奮迅也萬物之生皆奮迅而起無不若其性也

也。夏曰歲。取歲星一次。商曰祀。取四時一終。周曰年。取禾一熟。唐虞曰載。取物終更始。○(大唐西域記)云。日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或十四日。十五日。月有大小故也。黑前白後。合爲一月。六月合爲一行。日遊在內。非行也。日遊在外。南行也。總此二行。合爲一歲。

寒

釋名曰。寒。捍也。捍格也。○(說文)曰。冱音戶寒也。從雨。(說文)曰。凝。聲。凜清寒也。○(運行論注)云。凝慘氷雪之化也。凜冽霜雹寒之用也。柔輿音軟之物。遇寒則堅。寒之化也。太虛澄浮。黑氣浮空。天色黯然高空之寒氣也。氣似散麻。本末皆黑。川澤之寒氣也。空濟雪氣也。氣似散麻。本末皆黑。川澤之寒氣也。空濟雪

(說文)曰。凝。冰也。(說文)曰。冰。凍也。(說文)曰。凍。仄也。(說文)曰。仄。傾側也。(說文)曰。側。旁也。(說文)曰。旁。溥也。(說文)曰。溥。大也。(說文)曰。大。天地人也。(說文)曰。天。顛也。(說文)曰。顛。頂也。(說文)曰。頂。山也。(說文)曰。山。宣也。(說文)曰。宣。天子之宮也。(說文)曰。宮。室也。(說文)曰。室。實也。(說文)曰。實。富也。(說文)曰。富。備也。(說文)曰。備。具也。(說文)曰。具。共置也。(說文)曰。共。同也。(說文)曰。同。合會也。(說文)曰。會。合也。(說文)曰。合。口也。(說文)曰。口。人所以言食也。(說文)曰。言。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說文)曰。語。論也。(說文)曰。論。議也。(說文)曰。議。語也

鄉黨
朝　上大夫
下大夫
與　上公九命註
趨
公門　中門
闔　位
堂　息
圭　平衡

縮縮　享禮
私覿　紺緅
紅紫　暑
絺綌　緇衣
羔裘　素衣麑裘
黃衣狐裘　寢衣
狐貉　佩
帷裳　弔
吉月　明衣

布　精
脥不厭精　脥
食　餲
餲　敗
失飪　腍
漢陸續之母註　肉
食憊　沽酒
脯　薑食
薑　祭肉
肺爲氣主註　疏食
菜　羹
瓜　祭
瓜祭　席
坐　鄉飲
杖者　儺
藥　廐
陽食　侍食
東首　頁版

害　風
升車　綏
內顧疾言親指　雖

鄉黨第十

朝

周禮春見曰朝（大行人春朝而受國大下之事）禮記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無事諸侯相見曰朝）白虎通諸侯來朝天子親與之合忠信正君臣重法度也（詩書纂朝）

上大夫　下大夫

儀禮疏上大夫卿也國皆有三卿五大夫言上大夫是三卿則此下是五大夫也二十七士與五大夫轉相副貳則三卿宜有六大夫而五者何休云司馬事省闕一大夫

擯

禮記曰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而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贈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疏案諸侯自相爲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及行人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若主君是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擯

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二人所以不盡命數者謙也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闑音聶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當軹音止北向而立鄭注考工記云軹轂末也其侯伯立當前侯胡下子男立當衡註衡謂車軛其君當軫而九介立在君之北遵音後西北並東嚮而列主公出直闑東南西嚮立擯在主人之南遵迤東南立並西嚮也使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傍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既竟則主君就擯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求諸己恐爲他事

而至故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以至次擯次擯繼傳以至末擯末擯傳與賓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答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既竟而後進迎賓至門賓至逵於主君然後主君進而迎賓以入○朱子曰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賓傳命于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

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相見○蔡氏模曰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

上公九命註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王之中士與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皆一命而授其所任之職再命受服大夫皆一命而授以所位之服三命受位王之卿皆再命而授以所位之服與公侯伯之卿皆三命而授之以位使之臨民四命受器王之下大夫與公侯伯之大夫皆四命而授以祭器五命賜則王之大夫出封加一等始不待于次五命賜則以畿內之都都而治以入六命賜官王之卿六命封爲子男以治家邑七命賜國王則始許之建

卿出封則加一命爲八命作牧加命爲九州牧九命作伯王之上公或諸侯有功德則加命爲方伯得專征伐也○秋官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馭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冕服九章龍山華蟲火宗彝五章畫之于衣藻粉米九就繡之于裳介九人禮九牢擯者五人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冕服七章加華蟲介七人禮七牢擯者四人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冕服五章以下

人。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此自公以下五者之擯皆用命數之半。

趨

爾雅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疏堂中名時。然後動。堂上曰行。謂平行也。堂下曰步。白虎通云。人跡三尺。法天地人再舉足曰步。備陰陽也。外曰趨。鄭玄云。行而張拱曰趨。中庭曰走。走疾趨也。大路曰奔。奔。大走也。○釋名曰。疾行曰趨。趨。促也。

所至也。○玉藻云。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又云。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

公門

按諸侯有三門。皆曰之公門。此所謂公門。乃孔子入朝處。蓋應門也。○禮云。龜。筮。几杖。席。蓋。重素。紵。絺。綌。不入公門。苞。服虔注。音雹。扱。音插。帷。扇。冠。不入公門。喪。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蓋公門尊嚴。不褻入也。又考工記云。廟門容大扃七箇。扃。鼎鉉也。大扃長三尺。叔簿其長二丈。閎門容小扃三箇。小扃長二尺。路門不容二尺。

乘車之五箇。五乘車。共廣二丈三尺。人寢之門不能容。應門二徹三箇。應門。朝門也。二徹之內。人此言天子之門。而諸侯之門。或狹于此。蓋其制或有同與。

中門 閾

爾雅云。根謂之株。株。音註。云。門兩旁木。蓋門有二扉。其兩旁有長木。謂之根。門之中有一短木。謂之閾。又名橛。橛。音厥。左右扉各有中。左扉之中。在閾東根西。右扉之中。在閾西根東。以內視外而言也。然門以向堂爲正。謂皆外視內也。大抵左扉是主出入之道。右扉是客出入之道。古人常掩左扉。惟以右扉出入。故玉藻云。閎門左扉。立于其中。謂右扉之中也。又云。君入門。介拂閾。大夫中根與閾之間。士介拂根。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閾西。私事自閾東。此皆言賓客之事也。又燕禮與大射禮俱云。卿大夫皆入門右。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閾右。此所謂右自外而視之者也。故燕禮註云。凡入門而右。由閾東。左則由閾西。由閾東者。是臣朝

君之法。由闑西者。是聘賓入門之法。此所記立不中門者。左扉之中也。中者。君出入之道。臣入不敢由此。必近閫東。況敢中門而立乎。○朱子曰。棖如今衮頭相似。閫當中。碪門者。今碪門有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在門外。見人當棖閫之間。爲君位。中門云者。門中有閫。兩旁有棖。中門。謂棖閫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中。蓋所謂閫門左扉立於其中是也。○愼齋曰。中閫有閫。兩旁有棖。棖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人相似。閫是中閫兩

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爲左。入則以西扉爲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閫西爲右。入以閫東爲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棖閫之中。但依閫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既不敢當中。則立亦不可當中。故立不中門。○[雅]云。栈謂之閫。郭璞孫炎皆註爲門限。那昺云。[皆]經傳諸註。皆以閫爲門限。謂門下橫木。爲內外之限也。俗謂之地栈。過而履之。近于輕佻。故曰不恪。

[註疏云天子入門右塾而君揖之位]

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以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孔頴達疏云。依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爲斧文。也亦曰斧依。侯一作扆。[雅]云。牖戶之間。謂之扆。門屏之間。謂之宁。[周]禮。所謂外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爲不同耳。朱子謂人君宁立。饒

氏謂古無坐見臣下之理。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是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是也。屏制何如。蓋樹小墻于當門。以蔽內外也。○周[禮]云。司士正朝儀之位。禮記曰。立而無序。則亂於位。家語曰。列而無次序。則亂于著左傳曰。朝有著[國]語曰。將位著以敬其官。又曰。位宁有官師之典。則著所以著其位者也。人君之行也。過位然後登車。其入也。過位則下。典禮曰。下卿位是也。人臣過

此必加敬焉。

堂三家之堂另載

釋名堂猶堂堂高顯貌。○說苑聖人千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堂皆爲之不樂。○論衡云墨子稱堯舜堂高三尺帝王世紀云武王入殷登堂見美玉曰誰之玉或曰諸侯之玉也王取而歸之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矣。○曲禮曰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武足迹也一云堂上遠于百里堂下遠于千里門庭遠于萬里。○郊特牲云親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

息

物類相感志云鼻者肺之門通華蓋之氣人或閉口候鼻之息一緩一急若直而急則陽時也若緩而散則陰時也候之法以子爲陽以上爲陰寅陽卯陰依此例以率之則候正也。○班婕妤賦每寤而永息兮師古曰永長也息謂氣出入也。○長門賦不敢惕息師古曰惕息懼而小息也息出入氣也。○敘傳吏民竦息。○嚴延年傳豪彊屏息師古曰屏斂也。

圭

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以鎮撫四方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鄭司農云鎮安也山爲主鎮安四方桓亦安也桓桓然有威武也信者伸也信圭象人形而直伸其身躬圭象人形而曲伸其身穀璧蒲璧皆有文飾。○玉人鎮圭尺有二寸桓圭九寸信圭七寸躬圭七寸穀璧五寸蒲璧五寸。○典瑞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長九穀謂九寸以穀組而成蒸僑所以繫玉也長與桓圭同。

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諸伯執躬圭如諸侯之禮執穀圭五寸繅藉五寸諸男執蒲圭如諸子之禮。○儀禮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開堂讓將授志趨注皇自莊盛也讓謂舉手衡也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授如爭下如送君還而后退注爭爭聞之事重失隊也步也而后猶然後也。○疏授謂就束帛受玉於主君時如與人爭接取物恐失墜云下如送君還而后退者以上文次言之此下如送者止謂聘享每訖君實不送而猶之敬如君送然故云下如送也君迴還賓則

退出廟門。更行後事。非謂賓出大門也。○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注發氣舍息也。再三舉及門正焉。注容色復故。此皆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既亦謂方聘及享。發氣焉盈容。注發氣舍氣也。衆介非面踧焉。注容貌。私覿愉愉焉。注容貌和敬。出如舒鳧。注威儀自然而有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記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曰蒼。剡上象天圜地方。問諸侯朱綠繅八

寸。三采再降于天子也。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皆玄纁。繫長尺。尚組。尺四寸者。唯其所寶以聘問也。四寸者。圭。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尼執玉無循者。襲繅謂繅也。○說文曰。圭。瑞玉也。上員下方。以封諸侯。楚爵有執圭。禮畫曰聘禮受命于朝。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既受命。同而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衆介不從。受享束帛加璧。受大夫之聘。享玄纁束帛加

琮。皆如初。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賓出公側授宰。玉。聘于夫人用琮。享用琮。如初。禮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使者歸。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其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宰自公左受玉。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禮玉。亦如之。私幣不告。聘遭喪不賄。不禮玉。不贈。○又云大圭不琢。玉人曰大上長

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鄭氏釋玉藻曰。瑑亦刻也。或謂之大圭。球美玉也。釋玉人曰大圭。或謂之瑑。杼殺也。終葵椎也。爲椎於杼上。明無所屈也。蓋天子之笏。其玉以球。其不琢也。謂之大圭。其方正也。謂之瑑。其實一也。終葵首六寸。相玉書曰。瑑玉六寸。明自炤是也。典瑞曰。搢大圭。玉藻曰。搢瑑。玉人曰。天子服之。荀子曰。天子御瑑。然則搢之者服之也。御者進之也。天子諸侯之笏。必以人進之。大夫士則服之而已。玉藻云。史進象笏。諸侯之

也。

平衡執圭註

曲禮云。凡奉上者當心提者當帶。奉承以二手仰手當心。提挈以一手。舉帶。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音之。士則提之

縮縮

禮玉藻云。執龜玉舉前曳踵。踵。足後跟也。舉卑而趾地也。曳後跟行不離地也。

享禮

聘於大人用璋。享用琮。若有言則以束帛。○覲禮云。侯氏執圭升致命。降階庭。擯者言之。升拜。乃出。四享皆束帛加庭實。唯國所有。○禮器云。大饗其王事。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納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刻。先知也。金次之。貴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用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郊特牲云。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通達之期也。龜為前刻。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者。以合諸侯之好。

私覿

吳志駱統曰。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修君好。因叙己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覿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禮記曰。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也。

緇緅

那昺氏曰。緇。玄色。緅淺絳色。孔氏註。一入曰緅。考工記云。三入為纁。纁。絳也。五入為緅。七入為緇。註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緇。緇今俗作淄。言如淄水色也。又復再成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謂爾雅云。一染謂之縓。今之紅也。再染謂之赬。赬亦三染

謂之纁。凡玄色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歟。今孔氏云。一入曰緅。未知何據。又云緅者三年練服。則似讀緅爲緇。音註按楨幹云。練衣黃裏縓緣。縓音註云。只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喪服也。又云。緇爲齊服。盛色者。說文云。緇帛深青揚赤色。是緇爲青赤色。齊服也。皆不可爲袖領緣。鄭氏曰。按諸書言染色。一入曰縓。再入曰赬。三入曰纁。四入曰朱。五入曰緅。六入曰玄。玄即緇也。七入曰緇。經所謂不以緇緣飾。則齊用玄衣已明。緅在朱

玄之間。則自赤漸變黑者。但不知此色本爲何服。而次非練飾之緣矣。今按爾雅與考工記皆不言四入六入之色。然士冠禮有朱紱之文。鄭注云。朱則四入者。是更以纁入赤汁而爲朱也。淮南子云。以涅染緇。則黑于涅。涅即黑色也。纁若入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汁而入黑汁。則爲緇矣。若更以此緇入黑汁。則爲玄。是六入爲玄。故士冠禮註。亦云玄六入也。更以此玄入黑汁。則爲緇。是七入而爲緇。玄緇亦相類之色。故禮家每以緇布衣爲玄端也。然則緋蓋四入之色。而那氏許氏以玄即緇。似誤。

紅紫

禮書曰。青赤玄黃黑白。正色也。綠紅碧紫纁緅緇間色也。五行之理。有相生者。有相尅者。相生爲正色。相尅爲間色。故甲己合而爲綠。則綠者青黃之雜。以水尅土故也。丙辛合而爲紅。則紅者赤白之雜。以火尅金故也。乙庚合而爲碧。則碧者青白之

雜。以金尅木故也。丁壬合而爲紫。則紫者赤黑之雜。以水尅火故也。○齊夢龍云。後世朝祭服綠。服緋。服紫。蓋不特制度盡變於拓跋魏。而其色亦失其正矣。故集中有微意焉。杜佑云。以紫緋綠青爲命服。肇于隋帝巡遊之時。而其制遂定於唐。然夏侯湛謂取青紫如拾地芥。楊雄謂紂青拖紫。則漢時資官之服。已尚青紫。非始于魏晉隋也。今考漢制。百官服玄。無服青紫者。豈漢時平服尚玄。而青紫乃貴官燕居之服。非微賤者可一得服耶。不然。何

勝雄之致笑也夫謂紅紫不以爲褻服則當時褻服或有用紅紫者而孔子獨不用耳

暑

荀爽傳云夏則火旺其火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木說文云月令土潤溽暑溽濕暑也○介菴記云方大暑火烘爆實赤壤若墜于爐若燔于原古呀而不能持支墜而不自還○柳宗元詩云大熱曝萬物萬物不可逃暵者欲出火液者欲流竄飛鳥厭其羽走獸厭其毛人亦長絺綌況乃服冠冕

祀

絺綌

周禮地官掌葛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疏曰以其葛出于山故也月令孟夏天子初衣暑服注云絺綌○曲禮云爲天子前爪巾以絺諸侯巾以綌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皆貴絺而賤綌○按鄭風君子偕老章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注云蒙覆也縐絺絺之麤麤者當暑之服也以展衣蒙絺綌而爲之紲袢所以自歙飾也夫展衣者裏衣也裏衣蒙于絺衣之上則絺衣之必有中衣以表絺衣也綌乃粗葛而縐絺則葛之極細靡者然論語表絺綌絺綌在外也詩蒙縐絺在內也說文云移去服也若以絺綌染爲之服即當爲表不宜別有裏衣以蒙之矣○說苑云絺綿之蔓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綌良工不得枯死于畔○風俗通云細葛謂之氏音趙音血○文選王子淵曰服絺綌之涼若不苦盛暑之鬱燠裘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介菴事類云絺綌皆爲綌粗而絺精他如麻苧蕉苘等物皆可爲衣故禹貢篇謂卉服釋之者曰草服葛屨斯之謂也○聖子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緅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李白云黃葛生洛溪黃花自綠冪青烟蔓長絛綠綺殘百尺閭人貴素手抽綴作絺綌

絺衣

備考絺本三入爲縩五入爲紺七八爲緅則是成縩之後又再染以黑也天子與其臣服皮弁

服緇衣此乃卿大夫退入私朝此以聽其所朝之政者卽士冠禮立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

羔裘

舊註以羔裘爲朝服詩鄭風云羔裘如濡註云羔裘大夫服也檜風云羔裘逍遙註云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唐風云羔裘豹袪註云君純羔大夫以豹飾也夫鄭風唐風以羔裘刺在位之臣而檜風則大夫賦羔衣以愛其君者是羔裘乃君臣視朝之通服也又鄭風緇衣註云緇衣卿大夫君私朝

之服羔卿大夫朝君服則退而去朝服惟著羔裘上之緇衣也又周禮司裘云掌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註云大裘黑羔裘玄冕云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註云卿大夫助祭于君之服是緇衣羔裘又爲祭服矣○詩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言日出有曜然後見其如膏且亦晨朝之時○禮書云諸侯羔裘以朝先儒皆曰黑羔裘也

素衣麑裘

禮書云鹿之白者以善掩其類而麑尤出素

先王取焉聘禮曰麑裘皮弁素積而麑裘素色以裼之則緻衣素衣也袒而見裘曰裼揖而充裘曰襲素衣麑裘則麑裘之上素衣其正服也緇衣羔裘則羔裘之上緇衣其正服也○邢昺氏曰此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皆然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麑裘按聘禮疏云諸侯與其臣視朔及行聘禮皆設麑裘但君之麑裘以麑爲裘臣則不敢純如君用青豻裘袖其裼衣君臣亦有異若在國視朔君臣同素衣爲裼若聘禮君臣同

用麑裘但主君用素衣爲裼使臣則用緻衣爲裼然君臣視朔既可以同裼而行聘獨不可以同裼乎玉藻註云緻蒼黃之色則非可以稱麑色矣孔子素衣麑裘蓋用以朝朔而非行聘也玉藻麑作麛而聘禮註引論語亦作麛裘按爾雅與麑俱訓鹿子豈義固可相通與

黃衣狐裘

邢昺氏曰此大蜡息民之祭服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

祀，因令民得大飯，農事休息，謂之息民。于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皮弁素服而祭，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註云：祭謂既蜡，酬先祖，五祀也。于是勞民以休息之事，息民之祭，用黃衣也。按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

之。註云：黃衣大蜡時，酬先祖之服也。郊特牲既云皮弁素服而祭蜡矣，又云黃衣黃冠而祭，以息田夫，是蜡祭之後，始爲息民之祭，息民酬先祖五祀，故謂之酬祭，是黃衣乃酬祭之服也。月令云：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割祠于公社，又云：臘先祖五祀，夫祈與臘不同，然則皮弁素服而祭祈來年於天宗者，蜡祭也。黃衣黃冠而祭，臘先祖五祀者，臘祭者，蜡以息老，臘以息民，周蜡于十二月，卽夏正建亥之月，左傳哀公以十二月滅蔑，遂襲虞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與蜡同月也。然蔡邕獨斷乃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鄭玄注月令，臘先祖五祀，乃云此周禮所謂蜡也，故註論語者，遂以黃衣狐裘爲大蜡，息民之祭服，豈知蜡臘祭服不同哉。○禮記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褒，音玄，緇衣以裼之，麑裘青豻褒，音裒，絞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五經要義曰：古者著裘于內，而以緇衣覆之，謂之裼，裼之言露，可見之謂，所以示美，皆好而爲飾也。

寢衣

孔註曰：今之被也。○合璧事類云：被寢衣，大被曰衾，單被曰裯，世之人或以錦繡或以布素，或以楮皮爲之。

狐貉

陸佃云：狐性好疑，貉性好睡，又皆藏獸，故狐貉之厚以居，而蜡祭息民以狐裘也。素問曰：其主狐貉，變化不藏。○說文云：狐，妖獸也，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丘，謂之三德。○山

海經云。青丘之國有狐。而九尾。武都之山有玄狐。
注尾。○酉陽雜俎云。舊說野狐夜擊尾火出將爲
怪。必藏髑髏拜北斗。髑髏不墜。則化爲人矣。○名
山記云。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紫。化而爲狐。
故其怪多自稱阿紫。○淮南記云。狐五十歲能變
化爲婦人百歲爲美女。爲神巫。或爲丈夫。與女子
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蠱魅。使人迷惑失智。千歲
即與天通。爲天狐。○宇林曰。貉似狸。其營窟與貛
音貆。皆爲曲穴。以避雨暘。亦以防患。俗云。貛貉同穴。

而異處。貛之出穴。以貉爲尊。詩曰。一之日于貉。取
彼狐貍。爲公子裘。言往貉表貉。因取狐貍之皮爲
裘。○鄭玄註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狐貍以供
尊者。夫書傳多言狐裘。而未嘗言貉裘。據爾人取
狐貍爲公子裘。取貉自爲裘。豈非貉賤而狐貴乎。
○詩一友人云。楚蜀界中多貉。俗名野馬。其皮紋
上下員方。旁如魚鳥狀。寢處其皮者。立能辟醒。說
有警急。蓋輒毛豎。乃知古人用以製裘不直取其
温厚也。

佩

韘名云。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陪貳也。有珠有玉。
有容刀。有帨巾。有觿韘。音弭。捍。音環。之屬也。○蔡謨毛詩
十古有三字。疑字誤。曰。佩者。服用之稱。珮者玉器之名。稱其服
飾字從人。用。則字從玉。○禮玉藻云。古
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徵陽主動。陰土靜。陽動。陰靜。行則
盖佩所以爲行止之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此設
佩之意也。不言商者。或以西方肅殺之音。故遺之
與。趨以采齊。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于齊之詩以爲節。行以肆
夏。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于行周還中規。折還中
矩。進則揖之。進而前身退則揚之。退而後身。俯如揖。仰如授。然後
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
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君在不佩玉。世子
所。左結佩。結繫右肩之紱。不使玉有聲。右設佩。紐屈
之屬。設之於右。示不敢有如玉之德也。右設佩。紐屈
服役以奉事于上也。結則設佩。朝則結佩。此皆謂
齊則綢結佩而爵韠。綢屈也。謂結其紱而又屈上
之。爵韠。音必。爵色之韋爲韠也。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前後觸碍者
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
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綬所以貫佩之末。玉
色

之組爲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瑜美玉綦雜文士佩瑲璁（瑲音攻石之次玉色）而緼組綬（緼赤黃色）孔子佩象環（象環之環）五寸而綦組綬（綦音其）內則云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遰音逝）大觿木燧（○春秋傳曰改步改玉（明者佩玉能改步者佩玦）則自天子至士步固不同而玉亦隨之以異也蒼玉之貴莫如白賤者莫如瑤玟山玄以象君德之靜水蒼以象臣職之動山玄水蒼其文也（瑜瑲雷其質也世子佩瑜則士佩瑤矣

士佩瑤則世子而上佩堅矣瑤或作礝（音軟）以其多石故也或作珠以其賤故也○白虎通曰所以必有佩者表德也見所能故修道無窮即佩環能本道德即佩琨能次孅即佩夾是以見其所佩即知其能○毛詩疏字話云以爲佩者服用之稱珮者玉器之名楠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器則字從玉○禮書曰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皆玉事佩則左紛帨右玦捍之類左佩皆有五右佩皆六以左陽而奇右陰而屬故也左佩者小右佩者大以左手足不如右強故也先設事佩次加容佩以事成而下德成而上故也

帷裳

釋名云帷圍也廣雅云帷幕帳也朝祭之服上衣必有殺縫在下之裳其制正幅如幅名曰帷裳則無殺縫其餘服制如深衣之類必有殺縫故喪服之制裳內削幅削猶殺也益朝祭法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上下齊閒猶今之裙然襞積是今之衣褶以人身之腰爲小故于腰之兩旁摺之使狹以就

腰兩殺者斜裁其幅而倒合之使上狹下濶以就腰而有縫也殺則無襞積以其斜裁也不殺則有襞積以其用正幅也○白虎通曰所以名爲裳何表絹爲裏其色天子諸侯朱大夫素士玄黃裳之

雜色也凡七幅殊其前後前三幅後四幅綉四色
藻粉米黼黻于其上祿卽裳按釋名祥也謂遮接
舉幅而爲之○禮書案周禮曰巾車王后重翟厭
翟安車皆有容蓋詩曰漸車帷裳鄭司農曰容謂
婦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童容其上方蓋旁垂而
下謂之襜故士昏禮婦車有茵雜記曰輜者有茵
音鄭康成謂茵龜甲邊緣也然容茵幃裳之異名
也

弔

禮記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
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又曰五十無車
者不越疆而弔人弔于人是日不樂○酉陽雜俎
云弔字矢貫弓也古者矦集中野禮貫弓而弔以
銷烏獸之害

吉月

李氏曰周禮六正月之吉又云月吉讀邦法皆因
吉禮以吉凶賓軍嘉爲所謂月吉也

明衣

陳襲事于牀中明衣裳用布○又曰明衣
不在算○記曰明衣裳用幕布祎屬幅長下膝幕
幕之布屬有旁後裳不祎長及觳觳足跗也祎
幅不削幅也有旁後裳不祎長及觳觳足跗也
音畢錢一染曰衣飾裳緇純飾衣領袂曰純衣以
在幅曰緆在下曰緆緇裳以緣裳次也
○禮書云明衣之袂屬幅而不削明衣之裳前三
後四而不祎猶衣之長也下殤與要廣者異矣裳
之長也及足跗與無見膚者異矣○事物類考云
三代以來襲有明衣唐改用生絹單衣今但新衣
而已○酉陽雜俎曰明衣起于左伯桃

布

禮記曰仲夏月毋暴布○又曰布帛精粗不中數
幅廣狹不中量不鬻于市○又曰大祭以疏布爲
冕反女功之始○史記云義皇造布孔子作緇布
冠○漢書太公以布爲貨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
丈爲疋

精

六書精蘊曰精粹字皆從米精者何也米之脫粟
也色微黃赤皆知其粗也舂去而白穀矣米也

糳音矣米也舂而近心矣色微若青此生意所存也粹者何也始而簸米去殼也中而舂米去膜也卒而磨音桑去皺也乃後瑩然玉粹○丹鉛總錄曰儒書以精鑿喻學精鑿皆言米也穀一石得米六斗爲糲一石五斗爲穀穀音得四斗爲鑿得三斗爲精精之字從米爲義從青爲聲古文作㷮象三米之形尤見意義

食不厭精

春秋選斗恒六粟五變而丞飯可食○呂氏春秋

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稻○關尹九章云粟飯五十糲飯七十粺飯五十糲飯四十八御飯四十二○風土記云精析米十取七八朱子語錄爲鑿鑿與糳同說文云糲米一斜舂九斗爲糳釋名云糲一斜舂八斗精米也則精鑿異矣

膾

禮太傳云牛藟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膾爲碎雞兎爲腕脾皆聶而切之切蔥若蓼實之醢以柔之○注云聶之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帳切之則成膾○內則云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大夫燕食有膾無膾有膾無膾○七命曰命支離飛霜鈐音惡紅肌綺散素膚雪落麥子之毫不能厠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七發曰累如春桂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忽不轉切○西陽雜俎云南孝廉善斫鱠發薄絲縷輕可吹起乃舉捷若合節奏

餕餲餧收失飪

爾雅云餧音謂之餲音熹食饐謂之餲與者謂之糊音糊米者謂之糜音迷肉謂之敗與魚謂之餧肉爛○疏李巡云餧餲皆餓臭也食飯也餧飯臭也一名餲飯搏相著者名糊音糊李巡云糊飯淳米相著也飯中有腥米者名糜李巡曰米飯半腥半熟名糜即論語云失飪不食肉臭壞曰敗魚肉爛曰餧即論語云魚餧而肉敗不食是也一云飯饐亦臭者說文云饐飯傷熱○蔡頌篇云食臭敗也魚爛往

內發故云內爛是郭用公羊爲說今本內作肉恐誤○釋常談云飲食過熟謂之失飪○方言曰徐揚之間曰任

醬

說文云醬醢也○周禮天官膳夫掌王之食醬用百有二十甕食醬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六食謂六穀六飲謂六清六膳謂六牲百羞謂羞用百二十品百醬謂醬用百二十○內則云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醢醬實蓼濡魚醢醬實蓼濡

魚胎苦醬糜腥醢醬濡魚○白虎通云榆莢醬者莢也實於腹中○白虎通云榆莢醬者莢也卵醬者魚子爲醬也曰醯音林○漢書云南越食唐蒙菊醬菊音舉如桑椹取實爲醬○嶺表錄異云交廣溪洞間酋長多收蟻卵淹漉音今淮南以爲醬或曰其味酷似肉醬

案此卽古之蚳醬也○宋書孝武作四時詩曰鮑醬調秋菜○漢武內傳云西王母謂帝曰神藥上有連珠之醬玉津金漿中有元靈之醬○晉文遺語云唐世風俗重葫蘆醬○祿山事跡云祿山進鹿尾醬

行漢陸續傳續詣洛陽詔獄明帝時楚王英謀反連及太守尹興續時爲尹興掾故坐就獄續被拷考肌肉消爛終無異辭毋遣至京師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毋但作饋食付門卒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壯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故曰毋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爲鬥吏幸通傳意氣續曰因食飽羹識毋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毋所作乎曰毋切肉未嘗不方斷蔥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毋果來于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卽赦與等事還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

肉

說文曰有雜肉也臛濆肉也膞宗廟熟肉也○釋文曰熟肉有骨曰殽大臠曰胾音至○穀梁曰脈者祖實祭肉也生曰脈熟曰脤益社肉也○爾雅曰肉曰脫之○郭其皮也○楊雄方言曰朝鮮洌水之間凡膞音剸肉及牛羊五臟謂之膚○禮記曰烝捶之

其瘦編椎布牛肉焉屠杜與葛以漬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欲濡肉則釋而煮之以醢欲乾肉則搥而食之○與論曰凡宗廟三歲大祫每太牢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后刻餘肉積于前數千斤名爲祖

食酒

駢客叢書云漢書載于定國食酒數石不亂僕甚疑之固雖漢斛小安有一人飲至數石之理後觀筆談亦言其妄正與鄙見同不復辯矣所未辨者

其註乎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食酒謂能多飲酒費盡其酒猶云食言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僕觀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此言食酒猶因脯而并言然酒之言食亦不可謂無所祖矣如淳言喜酒固已無謂師古又引言之食何其迂也古人下字率多借用初不似之狗如以食物與人謂之餉然後義安而漢書論王餉荃葛且荃葛非食物豈可以言餉乎蓋古人通以餉爲遺耳如此等字甚多且沽酒市脯一

食此言如繫辭潤之以風雨左傳牛馬皆百匹遷大夫不得造車馬是皆因其一而并言其一此古人省文之體不可不知也

沽酒

張雨紹云如康成訓沽爲酤之沽朱子曰沽市皆買也蓋後鄭以時云無酒沽我毛氏註謂既有未酤之數又有未酤之酒正與沽之巧孔知達疏云沽謂買酒之事者爲沽也

一宿酒曰沽蓋三代無沽酒者至漢武帝時方有酤酤則沽酒似以一宿酒爲是○高正義曰毛以爲言無酒明是率爲之故云一宿酒蓋于時有之

錢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爲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爲酤酒故亦云酤買也○或曰酒以久爲貴周禮昔酒取其久也一宿曰宿再宿曰湑沽酒是再宿之酒耳○前漢書論語孔子當喪亂酒酤在民間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樂府歌云市肉取肥酤酒取厚交錯長柄以致殷勤

脯

釋名曰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修縮也乾燥而縮

也○說文曰脯乾肉也修脯也搏薄脯搏之屑也脡骨脯也脡音挺○周禮曰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事注云肉大腊也小腊小者也有骨曰腊無骨曰薄曰脡音武胖之脯脯斥也挺而施薑桂曰殽修脡胖皆謂夾脊肉也析而乾之曰脯帶骨乾之曰腊全體肝半體祭祀共豆脯爲脯脡胖廬謀祭祀之法存而用脯夏用鰒音腹冬用腊○禮記曰祭宗廟之禮腊曰尸祭○禮書曰析而乾之曰脯全而乾之曰腊腊在遵腊在俎脯常先于醢腊常亞于魚○漢

書云蜀民以賣脯而連騎○論衡云儒者言太平時食脯于周中

薑食

南史裴子野傳子野終身不食薑史臣論曰孔稱不撤薑乃不宿○百川學海王荊公嘗問不撤薑食之義丁謂頁甫入市善謔隨對曰案本草薑多食令人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方以道教人故勸民食薑以愚其智耳本以戲介甫之鑿于經學也介甫初然其說而徐悟其戲又嘲裴詠美

聊曰薑云能損心諺誰與雪請誦去穢方唐明看朝微白註云本草載薑久食去臭氣通神明或云傷心氣不可多食者非

薑

本草云薑味辛微温散風寒痰嗽止嘔吐○肉則云植黎薑桂又云荷杜與薑以灑諸上是薑爲庶羞之所必用者○孔安國云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夫雖齊亦不去則常食之有薑可知惟薑不撤則五辛之類當有不食者又可知也

祭肉

祭肉謂之胙說文云胙祭福肉也穀梁云胙致福肉也周禮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註云致福謂祭祀之餘肉故左傳僖申生致胙于公而閟則謂致福于公是福即胙也祭于公君廟之胙也朋友之饋家加之胙也朋友且拜則拜公胙可知胙肉生曰脤孟子曰燔肉不至謂熟肉也

肺謂氣主

內五臟生成篇諸脈者皆屬于目諸髓者皆屬于腦諸筋者皆屬于節諸血者皆屬于心諸氣者皆屬于肺肺藏主氣故也

蔬食

集韻云蔬粗也故朱子以蔬食爲飯飯孔安國云蔬食菜食也蔬蔬古字通用何孟春云蔬食乃乏米以蔬充食不但無肉兩東觀漢記趙孝建武初穀食少孝夫婦常蔬食而以穀食賑給鄰舊亦不肯食遂共蔬食是蔬食者非穀食矣

孟蔬食云云蓋如此

菜

爾雅曰菜謂之蔬○禮記曰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趨民務蓄菜○說文云蔬菜也○周禮天官亨人祭祀共大羹鉶羹○內則云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秫稻黍米爲飯也大羹兔羹和參不蓼和米粉之

則不又曰五不食不時不食自諸侯以下至于庶人無等○繆協祭義曰夏祁秋冬祁春秋祁冬祁夏祁和羹菜以薦冬祁和羹菜以薦秋祁和羹菜以薦春祁和羹菜以薦夏祁和羹菜以薦○禮記曰太羹不和○劉向新序曰鉶羹有菜盛故其中菜爲其形象可食因以鉶爲名○史記曰堯之有天下糲粢之食藜藿之羹○莊子曰孔子厄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曲禮云凡進食之禮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羹之有菜者用枓其無菜者不用枓○禮記曰羹食自諸侯以

秋末晚菘○古今合璧云黃山谷曰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不可使天下之民有此色

羹

爾雅云肉謂之羹肉臛也肉臛者即今所謂肉羹是也臛二音忽郝氏疏曰臛煮之和以醬汁○廣雅云羹謂之涪涪音沸羹汁也○說文云羹五味和也燒豕肉羹也○周禮天官亨人祭祀共大

下至于庶人無等。士不食羔。獻子卯稷食菜羹。凡居人之右。無遷羹。謂嫌疾也。無絮羹。謂調和也。客主人辭不能烹。○[此說陸士衡詩王武子。武子有數斛羊酪。以示陸曰。卿東吳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蓴羹。下鹽豉耳。○仇池筆記。新老取凡飲食雜烹之。名曰谷董羹。

瓜

格物論曰。瓜蓏也。在地曰蓏。有數種。皆莖生。○埤雅云。瓜瓠惡香。先忌門磨。磨氣觸之。乃至一瓣不收。○王蓋云。瓜祭上環。圓如環也。○續漢書曰。織女星主瓜果。○爾雅云。權。黃瓜。今瓜中黃甲葉。故名。牛瓜。形類瓠而大也。○大戴禮云。五月乃瓜。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八月剝瓜。苦瓜之時也。○郊特牲云。天子樹瓜華。不欲藏之種也。○廣雅云。地芝。瓜也。其子謂之瓤。能蹶。虎掌。羊骹。兎頭。桂支。蜜甫。温瓜。狸頭。白顱。無餘。縑皆瓜屬也。○[執瓜賦曰。或玄表丹裏。呈素含紅。豐膚外偉。綠衣內丹。○劉禎瓜賦曰。其俾蜜房。冷甚氷圭。○[廣志云。凡瓜之所出。以遼東盧江燉煌之種爲美。有烏瓜。魚瓜。縑瓜之屬。又有女臂瓜。大如觚。青燈瓜。大如三斗。又名魁瓜。有桂枝瓜。長二尺餘。蜀地温良。有春日瓜。冬種春熟。有秋草瓜。秋種冬熟。○案燉煌郡。即古瓜州。以產瓜得名。○[瀟湘錄云。林邑國西瓜。一枚用二人舉。

祭

[路史]云。終日之仁。吾以祭食見之矣。孔子達聞君子不忘本。有德如酬之。故得食必種。種出少許。置邊豆間。以報先代造食之人。是以王侯饌食必絃歌而薦之。蓋是意也。○陳氏曰。古席地而坐。置豆于地。故置祭物于豆間之地。○薛子由曰。禮食必祭。祭先俟。祭乎其始食者也。古者將田祭。將射祭。俟用火祭。燔用師祭。禡食必祭。先食。爨必祭。先炊。養老則祭先老。不忘本也。先衣。先虞。先豝。先十。先馬。先牧。先農。先嘗。先食。先酒。皆共類矣。先王之制禮。無非敎也。○[舊唐書崔沔曰。祭祀之興。肇于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嶽。未有火化茹毛。飲血

春毛血之薦未有麴蘖汚鐏杯飲則有玄酒之奠○百川學海云祭物之先謂神農火食德作造化後人追而敬之

瓜祭

玉藻云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疏云瓜祭上環者食瓜亦祭先也環者橫斷形如環也斷則有上下環也上環是壺間下環是脫皮處也祭時取上環祭之也食中者用上環將祭而食中也棄所操者操謂手所持者棄之不食

席

集韻云席薦席又藉也釋名云席釋也可卷可釋也說文云筵竹席也禮天子諸侯席有蒲蒻純飾尚書云成王將崩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豐席也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筍竹也玄紛純三禮圖云士蒲筵長七尺廣二尺三寸無純周禮天官玉府掌王之衣席褥席也又春官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凡大朝覲設莞席紛純莞蒲之細者紛白縓也純緣也加繅席畫純繅席飾以五采畫雲氣也加次席蒲純次席稍文大列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以蒲草爲筵畫繢彩色以爲純緣音會韓子曰夏后氏席藉稾席儀禮公食大夫禮云司宮具几與蒲筵繢純加萑席尊玄帛純文六尺曰常注云席無異物爲記但識之者自有首尾可爲記爾陳饌之時正饌在左庶饌在右上皆陳于席前當席左右其間容人故謂之長

不中席又云祭祀之禮席必重設不重則不敬故曲禮云坐客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可同席而坐四人也若賓主禮席則無同坐之制故鄉飲酒禮云賓介異席又云衆賓之席皆不屬焉此燕會之席也燕禮及大射禮云公席三重大夫再重其常禮則天子五重諸侯三重耳席依戶牖而設與宮室相向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故曰席不正不坐又曰必正席先坐兄坐皆有席故師冕及席子曰席也

說文坐止也○漢文帝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嘗與
后同席坐袁盎引却慎夫人夫人怒盎曰臣聞尊
卑有序則上下和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乃語慎
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斛○唐宋璟宴朝堂張昌
宗張易之列卿二品環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虛位
揖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品卑謂
第一人可耶○唐扈德言苦學每開經史束帶危
坐曰對先聖古人後輩勞○張禹之諸劉井處之下
坐頃之諸賢來講言客主有不通處張判之言約

旨遠乃延之上坐○陳遵字孟公時列侯有與公
同姓字者每至大門舉坐莫不震動因號為陳驚
坐○張嘉貞始為中書舍人崔寧輕之後與議事
反出其上寧驚曰此終其坐後十年為中書令○
吳亮為尚書令于慎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御屏
風隔其坐○孔融與蔡邕善邕卒有虎賁士貌類
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
在

鄉飲

李氏曰鄉飲酒者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之禮也因
飲酒而射則謂之鄉射○禮鄉飲酒義云鄉飲酒
之禮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
三揖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
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又云鄉
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役所以
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
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
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故

成而後國可安也○狗于東方祖陽氣之發于東
方也

杖者

內則曰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
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
從○及宦伊耶氏掌供王之齒杖齒杖謂賜老者
杖供其杖而藏之既事受之○魏志文帝詔曰先
王制凡杖之錫所以宥禮黃耆○晉袁崇元老也
○續漢書禮儀志曰仲秋按戶比民年七十者授

之玉杖杖端以鳩爲飾鳩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

儺

新唐書禮樂志云大儺之禮方相氏執戈揚楯振子和曰甲作食苗音胄胃虎食雄伯食恕伯音陌食不祥騊駼食茶神荼鬱壘相與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說錯觸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死使一十二神追惡凶赫汝躯拉汝幹節解汝肉抽汝腸汝不急去後者爲糧周呼訖前後鼓譟而出

○樂書曰一代節上有公厲族厲暴厲之祭至周

始用方相氏月令季春命國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此儺陰氣也陰氣右行此月建辰日躔大梁昴宿有大陵積尸之氣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迎春氣是也此儺惟天子得爲之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此儺陰氣也此月日躔降婁昏中旦中天高星之屬皆陰氣也陽氣左行此月建酉宿直昴畢日天高星之屬皆陰氣也陽氣左行此月建酉宿直昴畢日躔大梁昏中旦中

侲子以逐惡鬼祥按子四裔像皇家子萬人

倡師假面皮衣執棒鼓角隊別鼓吹令太卜令一人冬官所部巫師二人以逐惡鬼于禁中

藥

世紀云神農使岐伯嘗草木之味與醫療疾今經

的禮云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方本草素問之書咸出焉○醫略云藥有君臣佐使以相宜攝合和一君二臣三佐五使○素問云春酸治經絡夏苦治經俞秋辛治六府冬鹹治五臟甘緩治脾急

四書考 上論 卷十二 四十七

宜毒藥北方宜炙煿音煿南方宜微鍼中央宜導引按矯音矯聖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異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也○又云西北之氣散而寒之東南之氣收而溫之所謂同病異治也○新唐書孫思邈曰人無故不應餌藥藥有所偏助則藏氣爲不平

庶

左傳疏曰凡馬春分百草始繁則牧于坰野秋分

農功始藏水寒草枯則皆還廐此周典之制也○

星經云天廐十星在壁北主天子馬坊廐苑之官

也事物紀原云廐馬舍也周禮較人掌頒良馬而

一下二百七十三人馬二百一十六馬倍馬之人謂之圉養乘之注云四馬爲乘三乘爲皁三皁爲繫六繫

天子十二閑馬六廐

爲廐六廐成較此蓋名廐之始也按較人天子十二閑邦國六閑然則閑廐之制自周始也○家語

出禮篇曰孔子爲大司寇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

三家北方邦國之君卿大夫馬三百四十八匹掌校馬之政令

所鄰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甚爲

有司故拜之○雜記云廐焚孔子拜鄰人爲火來

四書考 上論 卷十二 四十九

者孔穎達疏云廐焚孔子馬廐被焚也是廐乃孔子之私廐故于退朝而後問耳若云國廐則路馬

亦重矣問人之後獨不可問馬乎

賜食

周禮凡王之好賜肉修則饗人供之注好賜王所善而賜之○漢萬石君曰賜食于家如在上前○

孔帖云推食之賜用勑勲勞置醴之恩以待賢彦

侍食

周禮春官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若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

祭二曰衍祭客執食與酳工人與酳于客然後客坐上人延客祭是也三曰炮祭將食炮婚面先祭之也四曰周祭徧祭之也五曰振祭六曰擩祭振擩者不振也將食者既擩必擩乃祭也不食者徧七曰絕祭八曰繚祭絕繚亦同繚祭者則祭之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少絕以祭之絕祭者不循其本而絕以祭也九曰共祭共授也謂夫授祭也○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

食卒食以樂徹于造○鄭康成註云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品者每物皆嘗之道尊者也○禮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不敢以客禮自尊也先飯辨嘗羞示臣爲君飲而後侯君食若有嘗羞者則侯君之食然後食飯欲而後侯雖不嘗羞亦先飯飯利侯而侯君命之羞羞近者於近處命之品嘗之然後惟所欲凡嘗達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飡覆手者謂食畢而覆手以循口之潤澤君既食又飯飡飯飡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漿乃出授從者註食示尊者之前當親徹也

東首

喪大記云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于北牖下○白帖注云禮君子寢恒東首東首生氣

負版

周禮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三曰聽閭里以版圖注版戶籍圖地圖也有訟則以戶籍之版土地之圖聽之○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出入百物或出或入○宮伯掌王宮士庶子凡在版者注版名籍也以版爲之今鄉戶籍謂之戶版○司會掌凡在書契版圖者之數以聽會計○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男八月而生齒辨其國中都比郊野異其男女各異歲登下其死生或閱其籍生者登而死者下而去之及三年大比比較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而受之重民數也登于天府藏于天府之官○白帖註云生齒者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而人之齒生而備體也○包孝肅公奏議曰臣聞寔崖生聚蔣自

衰非一出于時政之所陶化是故明主知其然也則必薄賦斂寬力役救荒饉三者不失然後幼有所養老有所終無天閼之傷無膚訴之苦若遂與之休養則可封之俗不異二帝之世矣

雷

論衡曰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藏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爭則相薄轇轕薄則激射激射為毒中人輒死中

木木折中屋屋壞雷者火也記曰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懼天怒也子曰天之與人猶父子焉父為之變子安能忽故天變已亦宜變順天時示已不違也○〔坤雅〕曰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戒其容止者蓋迅雷風烈必變所以敬天威也○〔洪範論〕曰雷於天地為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其出入也陽用事百八十三日而終陰用事亦百八十三日而終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此其常經也故雷聲萬物安雷害萬物害○〔京房易傳〕五星占云雷電殺人何雷天拒難折衝之臣也君承用節度即雷以節人威福則雷電殺人〔五行傳〕云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育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河圖帝通紀〕云雷天之鼓○〔春秋元命苞〕云藏水以時則雷出不

雖鼓其翼也正月必雷人不必聞惟雉聞之○〔論語讖〕曰雷震百里聲相附衆均注曰雷動百里故因以制國也○〔穀梁傳〕曰陰陽相感薄而為雷激而為霆○〔西京雜記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師曠占〕云春雷初起其音洛洛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皆不大霹靂者謂之雌雷水氣也○〔雄〕云霹靂烈缺吐火施鞭鄉炎對事或曰雷震動百里何以知之炎曰

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爲九。其數三十六。陰靜爲八。其數三十二。陽動。二陰從。故曰百里。○物理論云。積風成雷。○起世經云。有三因緣。更相觸。故雲氣空中有音聲出。何者爲三。一雲中風界與地界相觸。有聲出。二于雲中風界與彼水界相觸。有聲出。三于雲中風界與彼火界相觸。有聲出。故即便聲出。三于雲中。風界與彼火界相觸。故即便聲出所以者何。譬如樹枝相搭。即有火出。此亦如是。

風

黃帝風經曰。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折傷奔厲。天之怒氣也。故云風者。氣也。得怒之氣則暴。得喜之氣則和。得金之氣則凉。得木之氣則溫。得火之氣則炎。得水之氣則烈。○易緯通卦驗云。八節之風。謂之八風。冬至廣莫風至。北方。誅有罪。斷大刑。立春條風至。東北方。赦小罪。出稽留。春分明庶風至。東方。正封疆。修田疇。立夏清明風至。東南方。出幣帛。禮諸侯。夏至景風至。南方。辨大將。封有功。立秋涼風至。西南方。報上功。禮四鄉。秋分閶闔風至。西方。解懸垂。琴瑟不張。立冬不周風至。西北方。修宮室。完邊城。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變道。化成萬物。育生王者。當順八風。行八政。又服虔曰。八風謂之八卦風。○爾雅云。四時和爲通正。謂之景風。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焚輪謂之飄。暴風從上下也。扶搖謂之猋。猋風從下上也。風與火爲庶。庶音煩。熾也。熾盛也。迴風曰飄。旋也。日出而風曰暴。陰而風曰曀。祭風曰磔。○禮記命數出號令合民心。則祥風至。○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

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音崔。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聲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之一虛。而猶不見之。調之刁刁乎。字書作刀。樂器名。樹之形。○楊泉物理論曰。風者陰陽亂氣。激發而起者也。怒則飛沙揚礫。音力。發屋拔樹。喜則不搖枝動葉。順物布氣。○呂氏春秋云。飛廉。風伯也。亦曰風師。○河圖運紀云。風者。天地之使也。○爾雅云。暴風從上下曰飄。從下上曰

曰扶搖迴風曰飄曰出而風曰暴陰而風曰惊音狸○風俗通云猛風曰颲音列涼風曰凄音徹微風曰颸音思小風曰颱音搜小風從孔來曰颼音夫○歲時廣記云自初春至初夏其間二十四風始于梅花終于楝花謂之花信○乙巳占云發水折屋曰怒風揚沙石曰狂風四轉五復曰亂風卒起卒歇曰暴風獨起逢勃曰勃風扶搖羊角曰飄風清涼溫和塵埃不動曰和風○山海經云大荒之中有山曰鞠陵有神曰折丹處東極以出入風○又云法岳之山有獸曰山獌音其行如風見則天下大風

升車

留青曰札云漢有安車有立車安車可坐者也即步輦白虎通曰倚車以步故立乘孔子所以升車必正立綏車廣六尺四寸深四尺軾去輿高三尺三寸較去式又高二尺二寸共深高九尺五寸故仲尼長九尺餘亦可立也列女傳立輈無輬音聊是漢次亦立也

綏

禮書曰綏車中把也其飾則有采章其等有貴賤詩曰淑旂綏章此綏之飾也少儀君綏曰良綏曲禮少儀僕右綏曰貳綏散綏此綏之等也君子之登車也受綏其既登也正立執綏及致敬然後俯而立焉正立執綏所以備墜耳○曲禮云凝車馬者執策綏又云僕展轅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又云若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又云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註云取貳綏者貳副也綏登車索綏

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故僕振衣畢取綏二副而升也并轡授綏者謂以六轡及策并置一手中以一空手取正綏授與君令登車也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者謂爲人僕必授綏與所升之人也少儀云以散綏小執轡註云散綏副綏也然綏之取義不一曲禮云綏謂大麾旌旗之屬詩云福履綏之箋云綏安也所謂綏之斯來亦取安義左傳文公十二年秦晉出戰交綏註曰未致命而退曰綏司馬法所謂將軍死

綏是也(曲禮云武車綏旌註云綏謂垂舒之也)曲禮又云大夫則綏之註云綏下也此所謂綏皆與升車之綏不同

內顧疾言親指

曲禮云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不內顧者即禮所謂顧不過轂也不疾言不親指即禮所謂不廣欬不妄指也

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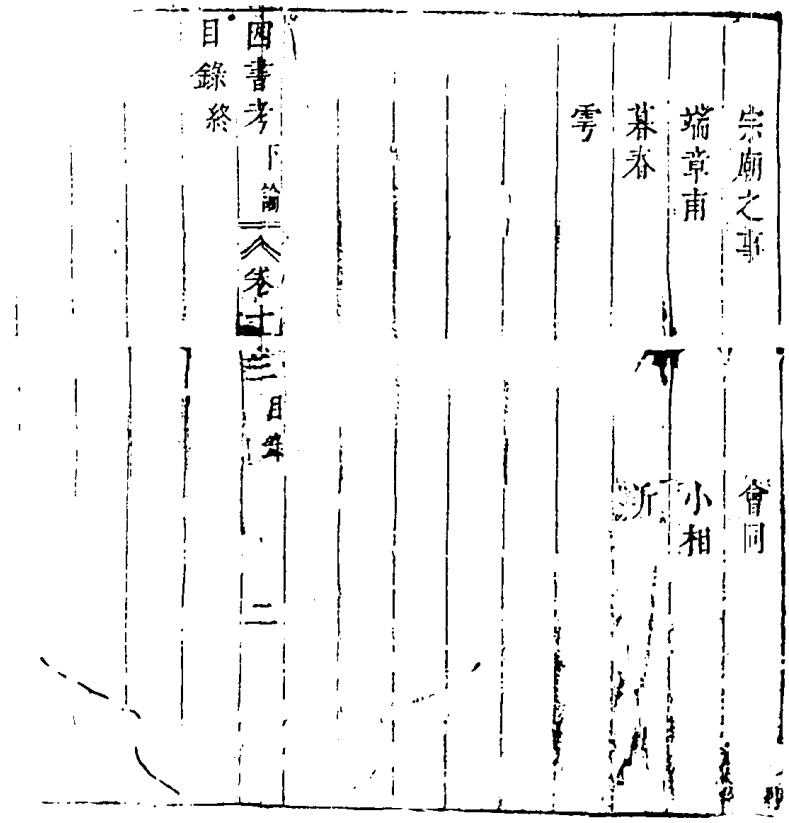
(埤雅)云雉飛若矢一往而墮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說文)云雷始動雉鳴而雊其頸○(曲禮)云雉曰疏趾雉肥則兩足張開長尾走且鳴者曰鷮鷮音驕雉黃色鳴自呼者曰鷂鷂音雉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毛鮮明者曰鷩雉如雉而黑在海中山上者曰稀秋海鳥雉長尾者曰鶺鶺音的山雉白雉曰鶡雉鶡音寒白鶡曰鶾鶾音掉雉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章曰翬翬亦雉屬言江淮而南青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鷴其毛色光鮮即錦雞南方曰翟東方曰鶐鶐音茲非方曰鵗鵗音希西方曰鷷鷷音孝○(埤雅)云其交有時別有倫而其羽可用爲儀故古者長服三翟雉死取介介音壻介胄也故謚善鬬雖飛不越分界一界之內要以一雄爲長餘者雖衆莫敢鳴雉雉性不處下濕故名原雉也有翟雉長尾兩雉降惜其尾棲樹杪不敢下食往往饑死蓋文之溺物也如此○按雉野雞也漢呂后名雉漢人諱之故謂野雞○(說文)曰雉有十四種又曰雷始動雉鳴而雊其頸蔡邕(月令)以爲雷在地中雉性堅剛故獨知之應而鳴也○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考經援神契)周成王時越裳貢白雉去京師三萬里王者祭祀不豫飲食以節則至(爾雅)疏云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譯而來獻白雉三(禮稽命徵)云德至鳥獸則鳳凰翔之(禮斗威儀)云君乘木而治則鳳凰翔之(禮含文嘉)云王者德及遠方則鳳凰翔之(禮瑞命記)云王者德及天地

毛之芟麗兮有五帝之名翼音揖厲取介之專心兮
佞雄豔之姣音交瑶丘陵以經路兮畫墳衍而分
幾

四書考上論卷之十二終

先進　禮　樂
陳　蔡
陳蔡及門　十哲
言語　大雅抑之詩
顏路　孔鯉
柏槨　脫驂而贈註
喪具稱家之有註　子路使孔悝之難註

長府　瑟
由之瑟　室
室　冉求聚歛
子羔　貨殖
屢中　民生于三事之如一
季子然　社
稷　讀書
曾皙　師旅
鏗鏘　哂



宗廟之事　會同
端章甫　小相
暮春　沂
雩

先進第十一

禮

通典大禮必本於太一。（疏大曰太。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疏命。令也。）下之以教令。其居人曰義。義由人出。○（白虎通）禮者。盛不足。節有餘。使四年不儉。豐年不奢。貧富不相賤也。○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係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鍾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素積。朱絃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後夔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

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芳所以養鼻也鐘鼓管弦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第几席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

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侧載臭茝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旗所以養信也鸞刀鉤膺鞗革金鑣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祭敬鬼神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喪禮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

忿情之爲安若者必危情勝之爲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性情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彊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滑社稷也○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

之三本也○太饗上玄尊俎上腥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粱祭啐先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踐太乙是謂太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太羹一也利澗弗嘗也成事俎弗嘗也三飯之弗食也大昏之未夜齊也大廟之未內戶也始絕之未小飲一也大路之素幦也郊之麻冕喪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廟之歌一唱而三

禮之本出於天地之序
戴縣一鐘高掛腦朱絃而通越一也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聖人因而道之其禮之所由出于民之俗聖人因而節之其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為之節文凡所謂先王對前代言之
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為極名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檀弓作典制編陋之說入焉而望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辭氣入焉而鑿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

行備不可全泥古規當視時之盛衰自不同故方能不悖不流方異若全用古物亦不相宜雖聖人作預有損益

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盲道之極也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糅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焉駿馳騁廣驁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勿壞勿虧周旋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學者禮之殯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與中庸不敢作道樂句參看

樂

樂記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慎所

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樂須和平則通倫理政須和平則不乖戾）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乖戾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窮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聖賢興治之極和之至故能爲之）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怠（音慾解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

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慢世之音也此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先王之制禮須使以不及爲貴其使今之人爲之得其中（過正以爲淫則可推而極之無所不至如六法也此等物事自然至十分處須人爲之得其中）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既不可腥人耳又不可令偏正惟此物難求中法須得淡味則中聲無由見淡味自然至十分處須人爲之得其中）魚腥而飯黍（今之飯黍非古之飯黍）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此等物事自然至十分處須人爲之得其中）

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

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

名與功偕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說字而已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窮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

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作樂也

德者也。德立而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實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而其德。聞其聲。知其行也。大章。堯之樂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爲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

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綏淫也。是故先王之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幅。必有飾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噍。音譙。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直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之情性。猶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畅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凡姦

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

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倣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與上下之神而凝是精氣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足以大人舉

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綴兆舒疾。行列遠邇。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禮樂

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恭。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

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

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禮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鉄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恢意恣欲將欲爲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聞宮音使人

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以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

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僻無由入也。

陳

今河南陳州

陳。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於嬀汭。音瑞二水名其後因爲氏姓。姓嬀氏。舜崩。傳尚天下。而舜子商均爲封國。夏后之時。或失或續。至周武王時。簡孫閼父爲周武王陶正。傳世十二。至桓厲莊宜穆共靈成哀惠懷。閔於陳。使奉虞帝祀。其地今陳縣是也。○案陳嬀姓。侯爵。周三恪之一。出自帝舜之後。封於有虞。虞慕喬孫閼父爲周

舜納堯二女於嬀汭。有虞氏之壻

乃元子掩殺之地

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賴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其地在太暉之墟。今陳縣是也。滿謚胡公。生申公犀。犀而下傳國十世至桓公鮑。鮑二十三年魯隱公立。閔公二十一年西狩獲麟。後三年楚惠王使公孫朝滅之。

自胡至滅傳國七世。係考父爲宣民五。爲二十八

蔡

蔡。姬姓。始文王第五子曰叔度。武王克殷。封於蔡。後蔡叔與管叔挾紂子武庚以作亂。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叔度死。其子曰胡。乃改行率德。馴善。

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作成王復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

四年而成

地蔡州上蔡縣是也

陳蔡交門

孔子嘗自大陳蔡之間也。二子從行者皆病。

家語。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則陳蔡大夫皆危矣。于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于野。不得行。絕糧七日。無道可通。藜羹不糝。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輟。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奚爲于此。子路慍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聞諸夫子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

必用也則工予此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爲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且芝蘭生于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爲窮困而改節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于曹衛有一人以越勾踐之有霸心生于會稽齊小白之有霸心生于莒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貢入見子貢問何人使捉子貢而與之子路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脩其道而不能爲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爲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

貢出顏回入告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不脩是吾醜也道已脩而世不我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哉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于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莊子孔子窮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絃歌于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于

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謂通窮于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于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露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阨于丘其幸乎孔子愀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非樂窮通也道德于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于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十哲

舊唐書禮儀志西京國子監夫子南向而坐十哲等東西列侍開元二十七年八月制曰門人三千

見稱于哲包夫衆美實越等夷惟玄聖之風規發
人倫之耳曰並宜褒贈以寵賢明顏子淵可贈兗
公閔子騫可贈費侯冉伯牛鄆侯冉仲弓薛侯冉
子有徐侯仲子路衛侯宰子我齊侯端木子貢黎
侯言子游吳侯卜子夏魏侯○臼氏長慶集云曾
參不列四科者非爲德行才業不及諸人也蓋繫
于一時之宰耳仲尼歷聘七十餘國與時不偶知
道不行感泣麟悅然有吾已矣夫之嘆然後自衛
反魯刪詩書定禮樂贊春秋立一王之法爲萬代
之教其次則叙士哲倫四科以垂示將來當此之
時顏閔游夏之徒迺在左右前後目擊指顧列入
四科亦一時也孟經云仲尼居曾子侍此言仲尼
閒居之時曾參則多侍從曾參至孝不忍一日離
其親及仲尼旅遊歷聘自衛反魯之時曾參或歸
養于家不從門人之列倫擬之際偶獨見遺由此
明之非曾參德行才業不及諸門人也所以不列
四科者蓋一時之闕耳因一時之闕爲萬代之疑
從此辨之又可無疑矣

言語

釋名云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語敘也敘已所欲
說述也○說文云直言曰言論議曰語

大雅抑之詩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閑廉也人亦有言靡哲不
愚哲知也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戾反也○言人有善於威儀者其德必嚴正故抑
抑威儀乃德之隅而今之所謂哲人者未嘗有其
威儀是無哲而不愚矣衆人之愚蓋有莫賦之倫
宜有是疾不足爲怪哲人而愚則反戾其常矣○
無競維人競強也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覺直
也四

方其順之訂謨定命遠猶辰告訂謀也定審定
也猶謀也辰時也○言謀天謀也定審定命號令也遠猶辰告
謂以時指告也○言人苟能謀天地之性人爲貴審能謀人遠顧四方皆以爲訓有覺德行
則四方皆順從之故必大其謀定其命遠圖時告
敬其威儀然後可以爲天下法也○質爾人民謹爾侯度
諸侯所守之法度也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
柔嘉柔安也嘉善也○言治民守法防意外之患矣又當謹其言語
爲也蓋王之玷缺尚可磨鑢彼人言語一失莫能
救之其戒慎矣○無易由言易輕也無曰苟矣莫捫朕舌捫持
也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答也無德不報惠於朋友

羣臣庶民小子孫是繩萬民靡不承。承也。○言不可輕易也。其言。蓋無人爲我執持其舌。故易致差失。常當執持不可放去也。且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報。善有德而不報者。若爾能惠朋友。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而萬民靡不承矣。皆謹言之效也。

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

顏路

顏路。諱無繇。字路。家語作顏繇。字季路。顏子回之父也。孔子始教於闕里。而顏路受學焉。娶齊姜氏生子回。

孔鯉

孔鯉。字伯魚。孔子之子也。孔子十九娶於宋之开音堅官氏。生伯魚。魯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名曰鯉。而字伯魚。此段出家語本姓解篇。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伯魚之母出而死。父在爲母服。期而有禫。出母則無禫。伯魚乃夫子爲後之子。於禮無服。期可無哭。夫子所以歎其甚也。○此段出禮記檀弓上。伯魚五十。先孔子卒。葬在

柏槨

孔子東。

附身曰棺。時作曰槨。有底曰棺。無底曰槨。○白虎通云。所以有棺槨何。所以掩藏形惡也。不欲令孝子見其毀壞也。棺之爲言。貌。所以藏尸。令貌全也。槨之爲言。廓。所以開廓壙土。無令迫棺也。○禮檀弓云。有虞氏瓦棺。蓋。斲不用夏后氏堲周。火之餘燼。治土爲器。音孰。而周於棺外。殷人棺槨。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十六至十九爲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七歲以下無服之殤。

禮檀弓云。孔圉之衛。過舊館。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說。脫也。驂。驂馬曰驂。說好曰驂。貨財曰賻。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於舊館。無乃已過乎。夫子曰。予向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必行。○禮記命服命車不踰十市。

喪具稱家之有無。門人厚葬註

禮檀弓云。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

曰有無惡乎齊衛以爲厚夫子曰有母過禮苟亾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以手飾縗絰而下不以棺中音律人豈有非之者哉無時不可爲禮

子路死孔悝之難

左傳衛孔圉之豎渾良夫與太子蒯聵謀入國迫孔悝孔圉之女于厠强盟之遂劫以登臺孔氏之老欒寧聞亂使告季子子路召獲駕乘車奉衛侯輒奔魯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

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

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曰太子焉用孔悝（孔悝指孔悝以求立）（殺之必或繼之言已必殺孔悝爲難）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季子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醢之矣○仲子崔仲由之子也衛人孤黶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仕孔子欲報父讐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歸子知之曰夫君子之勇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干城西決戰其日黶持滿弓木戟與崔戰而死

長府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杜註長府官府名

瑟

世本庖羲氏作瑟潔也使人精潔於心淳一於行也○白虎通曰瑟閑也所以懲忿窒慾正人之德也須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其

常者十」弦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三十三絃或云爰尤始爲之○風俗通云案世本庖羲作八尺一寸四十五絃○漢書黃帝命素女鼓瑟帝悲不止破瑟五十絃爲二十五絃也○白帖云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悟心也士無故不徹琴瑟○韓詩外傳云昔者孔子鼓瑟閔子子貢侍門而聽曲終閔子曰嗟乎夫子瑟聲邪有貪狼之志邪做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謁過之色釋瑟而待

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參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遊徘徊見于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厥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參以丘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

史記趙子以通祈代秦頻關相如曰王以名使活者戚往而戰慄

由之瑟

家語樂解篇曰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奉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非夫南者生育之鄉非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得其時阜財盛也唯脩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於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於今王公大人舉以爲誡夫舜起布衣積德

舍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脩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其堂

釋名云堂當也謂堂堂高顯貌也又明也

室

釋名云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

冉求聚歛

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取于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季氏卒用田賦

春秋桓爲後所不與沿周子冰正之方于此春書曰用田賦其爲有所譏其罪明矣

子羔

高柴字子羔左傳仲尼稱人做仲高後十代孫也長蓋

不盈五尺爲人篤孝而有法自兄孔子未
足不履影唐棣不殺方長不折挩親之喪泣血三
年未嘗見齒此段出家語爲成室成人有其兄死
而不爲哀者聞子羔將至遂爲寇人曰獲則縪而
蟹有匡匡非爲蟹之縪也爲背而
已范則冠而蟬有緌緌之有緌非爲范
之冠爲兄則死而子羔爲之衰然成人之服哀非
爲兄之死爲子羔而已此以出揖弓下子蕭牢哭者呼滅子羔曰若
是野哉哭者改之此段出揖弓上子羔蓋其妻犯人之禾
申詳以告曰請與之償也償人之禾也子羔曰孟氏不以
是罪子刖交不以是疪子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貿
道而蓽後難繼也此段出揖弓下爲衛士師刖人之足俄
而衛有蒯聵之亂子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
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
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
而追者罷子羔將出謂刖者曰吾不能斷主之法
而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逆我者
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吾自取之獄將決而君悅然

不樂君非私我也子路來聞孔悝將入遂子羔曰天生君子其
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
吏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
行之其柴乎此段出哀公十五年結語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
及不踐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
而死之孔子聞衛亂曰由也其死矣柴也其來乎
此段出哀公十五年

貨殖

貨殖傳云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
財於曹魯之間孔子貢傳云廢居著鬻居也
也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
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
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
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屢中

左傳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
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夫禮死

生存亡之體也。今正月朔而皆不慶心已亡矣。

高伾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若爲主其先亡乎。是年五月公薨哀公七年。秋伐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因諸負瑕孔子曰賜不幸多言而中是使賜干言也。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子貢于匡註

國語樂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類也。教我而生之恩同類。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在父爲父在師爲師也。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

季子然

子然平子意如之子桓子之弟也。子然習見其父逐昭公。嘗慨不臣之心。自多其家得臣由求。故就孔子問之。

社稷

疏云社稷者。蓋先王立五土之神祀以爲社。立五穀之神祀以爲稷。以古推之。自顓帝以來。用句龍爲社。柱爲稷。及湯之旱。以棄易柱。是知社稷之變

置。又有見於湯之時然也。○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周禮大司徒賈疏云。設其社稷之壝者。謂於中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於廟門之屏設勝國之社稷。其社稷外皆有壝埒於四面之以土。地官封人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故書壝爲堳。鄭司農云。堳讀爲壝。壝謂壇也。○又云。社者五土之總神。以句龍生時爲后土官。有功於土。死配社而食。稷是原隰之神。宜五穀。

經義考卷十三 先進 三十二

五穀不可偏舉。稷者五穀之長。立稷以表神名。故號稷棄爲堯時稷官。立稼穡之事。有功於民。死乃配稷而食。名爲田正也。○白虎通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故封土立社。示有所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諸侯必有減社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自言與天

地絕也。○孝經援神契云。仲秋穫禾拜祭社稷祭日用甲。牲用大牢。夏用黝。秋冬用牷。○古今事物類考云。周初大社大稷。異垓同壝。

讀書

墨子曰。周公朝讀百篇。夕見七十士。○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博塞以游。○尚書大傳云。子貢讀書畢。見夫子曰。書之論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參辰之錯行。商所受于夫子者。志之于心。不敢忘也。

及其喪也。大夫二。士倍。黜倚。其門而歌。蓋狂士也。少

子曰。列封于鄫。春秋襄公六年。莒人滅鄫。子是攻鄫。爲曾以爲姓。胡巫生皐。皐生熙。熙生參。參又生元。四世不仕。魯以處鄫故也。黜以仕自廢。

師旅

周禮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二十五兩爲卒。一百人爲卒。五卒爲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二千五百人爲師。五師爲軍。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

饑饉

爾雅云。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果不熟爲荒。仍

饑爲薦。○穀梁傳云。一穀不升曰歉。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饉。四穀不升曰荒。五穀不升曰大侵。○白虎通云。一穀不升徹鶉鷃。二穀不升徹鳧雁。三穀不升徹雉兎。

哂

海錄碎事云。齒本曰哂。大笑開口則見。故哂謂之笑也。

宗廟之事

諸侯祀禰考。祫祀烝嘗。及追享朝享禘祫之類。

曾晳曾點。字晳。魯南武成人。曾參之父也。季武子寢疾

曾晳

會同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朝猶朝也欲其來覆見曰宗（宗尊也欲其尊王）秋見曰覲（覲猶勤也欲其勤於王）冬見曰遇（遇偶也欲其偶時見者言無常期王將有（殷即聚也故殷爲衆外事諸侯而命事焉殷見曰同（殷猶衆也王十二歲不巡狩則六服盡朝王又時壇殷見諸侯而命事時聘曰問（無常期壇殷亦以殷爲名其來必同故謂之同）殷頫曰覜（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而衆（宋諱也）聘焉

端章用

許白雲曰端衣名古者布幅二尺有二寸此衣身長二尺二寸袂亦二尺二寸而屬幅謂裨其衣正幅染之玄色故曰玄端○（玉藻云）天子龍衮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朝日春分之禮也聽朝者聽月朔之事也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卒食玄端而居（諸侯也）諸侯玄端以祭（禪冕以朝朝玄端夕深衣○慶源輔氏（孔子曰吾少貧賤故多能鄙事（孔子言吾之能鄙事由於貧賤非若大夫之生而貴者）本末之意（枝木即本）曰禮有玄端而冕（玉藻天子龍衮以祭玄端朝日玄端而居諸侯玄端以祭是已有玄端而冠若朝玄端夕深衣是已有玄端而章甫（知此章端章甫是已有玄端而委貌若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是已鄭云端取其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等也然則玄端之服古者君臣皆得服之章甫緇布冠也（夏曰母（音追皆堆商曰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爲之蓋三代常服行道（周文武（周文武之所以表之冠也

小相

疏案周禮秋官司儀職（云掌九儐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註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又曰凡諸公相爲擯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注云相爲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于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猶相親也是相謂相君之禮也（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帳與閾之間士介拂帳則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也此云願爲小相者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

卿願爲承損紹損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

暮春

梁蕭子範家園三日賦曰春亦暮止田家上巳時將禊於九門節方郊于七里扇習習之和風照遲遲之華景飛玄翮之土鶩奮丹胸之山雉聊結新歡而深故武東流之前軌○晉陸機詩曰遲遲暮春日天氣淑且嘉○晉阮脩上巳會詩曰三春之季歲惟嘉時靈雨既零風以散之英華扇耀翔鳥羣嬉澄澄綠水激激其波脩岸遶迴長川相過聊且

逍遥其樂如何○王右軍蘭亭記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此地有清流急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張衡南都賦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軌齊軫祓於陽滸○蔡邕禊文曰洋洋暮春厥月除巳尊卑煙駭惟士與女自求百福在洛之涘○齊王融三月曲水詩序夸上斯巳惟暮之春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成蕩夸上斯巳語于此上巳也○韓詩外傳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故詩曰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蕳兮蕳也○按俗有春秋上巳祓除此事

沂

疏杜預云魯城南自有沂水此是也夫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水經注云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山即顏母所祈而生孔子也山東一十里有顏母廟山南數里孔子父墓處禮所謂防墓崩者也平地發泉流遶魯縣故城南水北東門外即爰居所止處也○通義仁山金氏曰魯以沂

名水者非一此沂乃出尼丘山東源經魯城南而入泗者也沂岸深而水淺

雩

月令云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雩者祈雨之祭名左傳曰龍見而雩是也鄭玄曰雩者呼也呼嗟而禱雨也社預曰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也使童男女舞之○周禮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

顏淵　足食足兵
司馬牛　駟
棘子戎　虎豹
虎　羊
豹　徵
年饑　齊景公
宰公微畝註　陳氏厚施註○見善景公多內嬖註
與人交節
折徵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季康子問盜　臯陶
伊尹
子路　正名
放
刑罰　子郢爵位註
稼　農
圃　弟兄
公子荊
衛

等歲時祓除禊浴旱暵則舞雩○按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可以休息逼典周制月令建巳月大祀五方上帝共壇名曰雩祭於南郊之旁配以五人帝命樂正舞皇舞雩有二龍見雩也旱暵變也其將一也註旱亦榮除也疏謂五月祀後脩雩

僕　漢明帝臨雍拜老註

唐太宗增廣生員註　魏徵獻陵之對註

葉公　莒父

直躬　宗

族　斗筲

算　南人

巫　醫

不恒其德二句　占

顏淵第十二

司馬牛

司馬牛、河南歸德府商丘人、向魋之弟、自宋來學、爲人性躁、見兄桓魋行惡、牛嘗憂之、自魋自衛入齊、陳成子使爲次卿、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陳成子皆召之、卒于魯郭門之外、史云、司馬牛名耕字子牛、宋人向魋之弟也、魯哀公十四年向魋作亂、其弟子頗子亦與同惡、入于曹以叛宋、宋景

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魋奔衛、巢奔魯、可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魋出于衛、地求夏后氏之璜、與他玉而奔齊、時以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于魯、卒于魯郭門之外、阮人曾楚諸丘中、阮、齊地名

足食足兵

朱子曰、制田里、薄賦斂、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倉廩實而足食矣、比什伍、時簡教、使民有勇而知方、則戎備修而足兵矣、○齊氏曰、昔井田之法

周人常以其地容三百五十萬四千夫養七十五萬卒夫以無事而耕者言卒以農隙教以備有事者言夫無事則並隸于司徒有事則隸于司馬也大率是以五夫養一卒足食卽所以足兵也

騶子成

子成衛大夫萬姓統譜云子成之後改爲騶

駒

夏后氏駕兩謂之乘駟周又益二騑謂之駟駟者一乘四馬兩服兩驂是也馬在車中爲服在車外爲驂○鄒析曰一言而非駟馬弗追一言而急駟馬弗及

虎豹

爾雅釋獸云虎窮奢淺毛謂之虨音貓貔音白豹彪音白虎黼音黑虎○周禮曰孤執皮帛注云束帛加以皮天子之孤以虎皮取其文炳也公之孤以豹皮取其文蔚也○埤雅曰虎奮衝破又能晝地觀奇獨有猶之虎十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豹花如錢黑而小于虎文疏而淺

尸子曰虎豹之駒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及長退毛然後踈朗煥散蓋亦養而成之

虎

春秋考異郵云三九二十七日陽氣成故虎七月而生陽立于七故虎首尾長七尺般般文者陰陽雜也○易林云登山險谷與虎相鉤猶音胃爲功曹班奴爭北○又云虎卧山林鹿過後胸猶爲功曹遂全其軀○風俗通曰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噬食鬼魅今人卒得病燒皮飲之察其衣服亦辟惡此其驗○方言曰陳魏宋楚之間或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自關東西謂之伯都虎食物過耳卽止以衛諱故也○漢紀楊泓曰虎者金行參伐之精很戾之獸也○張均曰白虎者西方之獸爲貪剛猛强梁之物也西陽雜俎云虎交而月暈音運○玉溪編事云南詔爲虎爲波羅○述異記云漢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歲則牙蛻而角生○格物論云虎一生止一乳一乳必變所謂

虎不再交是也死必靠木及岩石未嘗什地。○論衡曰天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卯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

豹

山海經云太山多赤豹陸機疏云尾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搜天子傳云春山百獸所聚也爰有赤豹熊羆。○楚辭云乘赤豹兮從文貍。○洞冥記云青豹出浪坂之山狀如虎色如翠殺之爲脯食之不愚。○廣志云豹有赤豹玄豹狐死首丘豹死首山是性之異也。○莊子云豐狐文豹棲于山林處于石穴靜也不免于網羅之患其皮爲之災也。○列女傳曰陶答子妻云妾聞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毛羽而成其文章也。○後秦記云狄伯奇少曾遊獵得豹見其文采炳燁遂自感嘆婦學書藝。

羊

爾雅釋畜云羊牡羭牝牂夏羊牡羯牝牸黑牝牉

古今人便以淮驗狼羊。○敦煌白黑羊名角不齊觡音格觡音角三脊羺音煩羝音低羊黃腹未成羊羚音零絕有力奮○說文云羊祥也象頭角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羊大則美故从大羸瘦也羊以瘦爲病羔羊子也哮羊鳴也羶音膻羊臭也○又云羔羊子也羖五月生羔也犖音洛六月生羔也犗七月生羔也羯音朅羊未卒歲也羠音夷乘羊也羵音坑羊名也○尸子云大羊爲羱六尺○埤雅云羊性善群故于文羊爲群犬爲猲也羊每成群則要以一雄爲主衆羣驚之今俗所謂壓羣者是也詩曰羊牛下來先羊後牛者羊性長踈脫出而早歸常先于牛故也○合璧事類云羊褐白黑三色亦有青者南人所罕見牡一歲曰羜三歲曰羝牝一歲曰牂音三歲曰牸吳羊牸曰羭音俞羖羊牸曰羯音揭羖羊毛長尺餘非人牧羊以此爲羣首○博物志云羊而不角曰羖羊一名胡羱郎又名青島羧羊似羊而無角喫之毒○玄中記云羬音僧胡羊也羭音腔羊腊也似羊四耳九尾目在背○又云千歲之樹精

化爲青羊。

年饑

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螽。連年用兵于邾。又有齊儆。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

徹

註同溝共井之說。詳見孟子滕文公問爲國集註下。○徹。卽助也。公劉乃殷之諸侯。其詩曰。徹田爲糧。則當時已謂助爲徹矣。貢助徹。本無二法。于民所受田中取其租。謂之貢。就其中貂公田。藉民耕

而官收其租。謂之助。周之徹法。天子畿內。提封百萬井。諸侯提封萬井。每井公田百畝。萬井當有百萬畝。每畝受粟一石八斗。當爲一百八十萬石。一井八家。每家四婦。當爲八萬婦。每婦收布絹二匹。當爲十六萬疋。而絲絮不與焉。

宣公稅畝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計十取一。遂以爲常。故曰初。左傳云。初稅畝。非禮也。穀生不過藉以豐財也。周法民

耕百畝。公取中畝。借民力而治之。故曰藉。稅不過此。過此則非禮矣。

齊景公

齊景公。名杵臼。莊公異母弟也。崔杼弒莊公。景公立。以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聽不獲。惟忠于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此段出史記齊世家

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于民。民愛之。公如晉。因入嘗與晏嬰供問魯禮。三十二年。彗星見。公坐相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欽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弗音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鬼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禁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此段出齊

公起大夫藏寒役多凍倦公延晏子飲酒樂甚晏子歌曰蒲民之東我若之何奉上靡敝我若之何歌終嘻然流涕公止之曰予治爲大臺之役乎寡人將罷此段出晏子傳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謂晏子曰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饑溫知人寒君獨不知天下之寒何也公遂出衣發粟以賑凍餒此段出晏子春秋公嘗縱酒解衣冠以自樂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公曰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齊國三尺以上

力皆能勝奧與君所以不敢若長禮也禮決其防人誰不有此樂哉公乃更衣而坐飲酒三行晏子辭而去此段出韓詩外傳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因陽虎虎得以奔晉此段出齊世家之會犁鉏曰孔丘四十八年公與魯定公爲夾谷之會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爲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

患孔丘佝魯懼其覇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公慚乃歸魯侵地以謝是歲景公卒齊世家五十五年范中行荀寅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爲亂樹黨于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于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此段出田公齊世家公夫人燕姬適子死公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太子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爲樂者國何患無君乎景公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欲公痛命國惡子高昭子立荼爲太子遂群公子遷之萊齊東鄙公卒荼立是爲晏孺子

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悼公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師乎師乎隨其後也謂黔也胡黨黨所之往乎此段出左傳哀公五年晏孺子既立國高爲相田乞僞事國高高張國夏受命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爲事之焉每朝乞驂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遂攻高昭子殺之國惠子奔莒晏圉奔魯圉晏嬰子也田乞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

即位是爲悼公。還晏孺子于駒音殺之。子是攻在田乞而簒齊之禍肇矣。

陳氏厚施 詳見善與人交章

景公多內嬖不立太子 君君臣臣註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子無虧。○好呼報反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公子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姓。○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爲太

子。雍巫有寵于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巫雍人名巫。即易牙。○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于公。爲屬音燭。共音恭。長衛姬請管仲卒。五六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乙亥月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內寵內官之有據寵者。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巳十七日乃殯。然桓公卒日久。殯遲尸虫出于戶外矣。

折獄

釋名云。獄确也。言實确人情僞也。又謂之牢。言所在堅牢也。又謂之圄。土言築土爲牆。其形圄也。又謂之囹圄。囹。令也。言領錄囚徒禁禦也。○按愚就章。各疎造獄後代因之。○胡氏曰。折者。析而二之也。治獄之道。兩辭具備。曲直未分。混爲一區。乃平別其孰爲曲。孰爲直。判然画出。途所謂折也。○易豐彖君子以折獄致刑。○書曰。哀敬折獄。明啓刑書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註

左傳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句繹。地。

名。子路藏信。故欲得使子路辭季康子。使再與相要。誓而不須盟。

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曾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季康子問盍

春秋定公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初陽貨欲去三桓。而已更孟氏。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以何問盍爲。大車攻二家。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陽越虎之弟。后氏之黨。武子時父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

爾以是繼之欲使免已于難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也死桓子曰何后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林楚怒馬及衢而驟既至閭門有自門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敗處父帥成人與陽氏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讙陽關以叛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奔齊○汲冢書晉國多盜季康子治之獲一人焉詰之曰汝胡以盜對曰此猶之乎蟻蝨也慕羶

而附寧可已耶子大夫爲政不能不盜何以詰吾盜柳下跖魯之民盜也嘯其徒數千人驪山之陽快人肝而食之享年九十而邑宰不得問也子大夫陪臣陽貨魯之家盜也國命出其手叛黨囚桓以意行國中自如竇玉大弓夫誰非先王所遺子孫世守之謂何今貨俶然竊以逋也而子大夫不得問也子大夫之家魯之國盜也名則魯臣實魯君焉國政爲家事國賦爲家賦藐然魯君如無有焉而魯君不得問也魯若魯之大夫也乾侯之難亦惟季孫意如之故不得正其終魯君靦然不斥季孫之立而以爲身則魯何以有王章也逐一君復易一君而周天子不得問也吾儕小人其何知知則于人而已矣子大夫與吾儕小人其俱員賢以謀朝夕耳詰安用之康子曰辨哉盜也去之難于獄中

皐陶一名庭堅字啻顓頊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而庭堅其二焉皐陶佐舜爲士師明於法則以弼五教民協於中不犯於有司淮南子曰皐陶瘖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舜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既禹代舜立乃復陳知人安民寧典庸禮命德討罪之謨其詳具見虞書其後封於蓼國名今安豐蓼縣至春秋魯文公五年爲楚所滅臧文仲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蓋傷之也此段出左傳陶生而馬喙漁于雷澤舜以爲士師一振稱而不仁者遠封之于皐

是曰皐陶。○〔史記〕云皐陶爲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

伊尹

伊尹名摯力牧之後方牧黃帝相也生于空桑解見後居伊水故氏曰伊蓋處士也此段出通鑑前編耕于有莘之野湯使人往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出而從湯湯得伊尹祓之于廟烟以爐火爨以燒蝦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得而爲乎對曰若之國小不足以其爲天子然後可耳湯舉任以國政既

乃去湯適夏開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亳亦大矣尹返而閉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覺謂先知也較元湯也野謂直道也吾大命格兮吾謂桀也格至也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之亾有日矣桀啞然而笑曰吾之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此段出史記殷本紀并尚書太傳尹對已而桀得而占曰妖祥乃人所興也桀不修德而妖祥見天將棄之故曰日亡吾與汝偕亡桀之後曰吾爲亂長曰昆吾氏乃從湯以伐昆吾此段出殷紀湯欲伐桀尹請且乏貢職以觀夏動桀怒起九夷之師後漢東夷傳有九種曰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諸類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請服入貢職明年又乏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桀敗于鳴條桀奔于南巢氏高辛之起吞乳之墟奔于鳴條湯乃踐天子位尹爲阿衡商之官名伊尹以天下也衡平以左右之如衡焉既乃大旱尹言于湯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于四方民是以不困出通鑑湯問尹曰古者所以立三

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君奭曰三公者通于天道者也九卿者通于地理者也大夫者通於人事者也列士者明於法度者也三公所以叅五事九卿所以叅三公大夫所以叅九卿列士所以叅大夫是謂事宗不失內外若一是謂大順也湯又問尹曰壽可爲耶尹曰王者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湯乃益勤修德政以逐天休年百歲而崩太丁未立而卒立太丁之子太甲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之作伊訓太甲不遵湯法不惠厥

也於阿衡尹乃放之桐宮。按作太甲三篇太甲悔過尹遂復政厥辟仍陳戒王作咸有一德篇詳具載商書尹欲告歸太甲徵留之爲佣出說苑臣術篇至太甲子沃丁立八祀尹乃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記以太牢祀臨喪以報大德葬於亳去湯冢七里至太戊高中宗時其子伊陟爲相山海經郭璞注伊陟巫咸也巫咸即巫賢也開竜桑辨○閻氏若璩曰竜桑在今河南府偃師縣西南十五里與亳相近孟子所謂伊尹生於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者是也其地有伊尹祠祠前有井相傳爲伊尹汲水處井上有石臼相傳爲伊尹舂臼處又有伊尹墓墓前有碑碑陰有金大定二十年重修伊尹祠記云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空桑之中獻之君君令浮人養之察其所以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人告之曰臼出水而東去毋顧明日果出水告其隣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曰伊尹○薛方山曰按陳留縣南有空桑城即上古桑氏之都也桑氏八皇氏至今人指爲伊尹所生處呂氏春秋乃謂伊尹之母化爲空桑尹生其中固已大妄而唐僧奕又曰舊瑤不生于空桑而謂無父之致謂空桑若都桑然抑又謬矣。

子路第十三

敖

爾雅云敖舍也郭璞注謂放置也○易解象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周禮司刺掌三赦之法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文中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

正名

禮記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又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orig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orig一輕一重其義然也○賈太傅新書昔有衛侯朝于京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故疆併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嫢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物通變陛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建用隧諸縣皆下晉文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于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卽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寡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爲少余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

縣士有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于是賞以溫叔孫于奚辭溫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大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不如多與之邑（案此皆正名事）○韓詩外傳孔子侍坐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于臣謂之取

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公孫龍子曰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注仲尼曰然也正名乎龍以白馬正名實故仲尼之所取

刑罰

王制云刑者侀也（侀音刑徽音式）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侀謂人之有罪辭不具不足以為成辭成不備不足以為決辭成決則刑有所成而不可變盡心者盡心以聽刑也）說文曰刀守井也飲之人井陷于川刀守之割其情也罔言為詈刀守詈為罰罰之為言內也陷于害也井欲人樂之不已則自陷于川故加刀謂之刑欲人畏懼以全命也詈以刀守之則不勦矣今作罰用十寸丈尺也言納以繩墨之事○虞書曰象以典刑（典刑常刑也墨流宥五刑流遣之遠去宥赦鞭作官刑木末垂革官府之刑杖作教刑夏楚二物學校之刑金作贖刑黃金贖其罪）菁災肆赦（菁過也災不幸也怙終賊刑（怙有恃也終謀成也賊殺也）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又曰皐陶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天降棄之于市官府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庭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

五流有宅（流雖有五但為三等之居大罪居于四裔次則九夷之外次則千里之外惟明克允○周禮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建之國其民未習于教故宜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平定之國其民已習于教故宜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暴亂之國其民不率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施于六遂者）二曰軍刑（施于軍旅者）三曰鄉刑（施于六鄉者）以上功糾力（遂以農功為上而察其不致力者則刑之）以上命糾守（軍以用命為上而察其不守律者則刑之）以上德糾孝（鄉以成德為上而察其不致孝者則刑之）四曰官刑（施于官府者）以上能糾職（官以賢能為上而察

共不稱職者則刑之。五曰國刑。危于王。上愿糾暴。國以寧。
其暴強者。○尚書呂刑曰。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刑其無所造。其省生。師聽五辭。師衆也。五辭。獄訟。簡孚。核也。正于五刑。正罪也。五刑之屬。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不服者。辭與刑參差也。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墨辭疑赦。墨刻額而涅之。刑可疑
則其罰百鍰。六兩。剕辭疑赦。剕。劓鼻也。其罰惟倍。二百鍰也。
荆辭疑赦。荆。刑也。其罰倍差。倍而又差。宮辭疑赦。宮。五百鍰也。
刑也。男割。其罰六百鍰。大辭疑赦。大辭。死也。其罰千
劓女幽閉。

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五百。宮罰
之屬三百。大罰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
刑適輕下服。事在上。刑而情下刑適重上服。事在下。刑
而情適重。輕重諸罰有權之輕重。刑罰世輕世重。則
則服上刑。
權之輕重。

子鄙辭位 註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鄙子。公曰。余無子。將立汝。
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鄙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
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也。從卿
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

安。敎三揖。見君命。臨廟。夏。衛寗公卒。夫人曰。命公

子鄙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鄙異于他子。言我用意
同。且君沒于吾手。寗公沒時。我在其左右也。若有之。鄙必聞之。
言當以命。且立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
納衛太子于戚。出左傳哀公二年

稼

周禮地官。遂大夫以敎稼穡。以稽功事。九職之事。
功。正歲簡稼器。修稼政。稼器。耒耜鎡錞之屬。○司
稼。掌巡井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

所宜地。以爲法。

農圃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
園圃毓草木。鄭註。三農。平地山澤也。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賈疏。此圖即載師所云場圃
任園地。謂在田畔樹菜蔬果蓏者。故云毓草木也。
應劭曰。木曰果。草曰蓏。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
蓏。臣瓚曰。木上曰果。地上曰蓏。○閒師凡任民。任
農。以世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場人掌

場圃。植果蓏。○鳧珠篇云古者人各有業。周禮。放
職事曰。任農任圃。是各有職。老圃老農。蓋躬耕稼植
之理者也。今所傳齊民要術。亦可想農圃之概。管
子地員一篇。載土相所宜。先禹貢。尤悉。亢倉子說
農道大有意義。昔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所不
去者。惟藥卜筮種樹之書。藝文志神農二十篇。野
老十七篇。董安國十六篇。宰氏十七篇。尹都尉十
四篇。趙氏五篇。氾勝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蔡癸一
篇。九家百十四篇。要之各有傳授。不可倒以夫子
四書考下論 卷十 三五
鄧須遂謂無此學也。

魯衛兄弟

按魯恒公以弟而篡兄。衛出公以子而拒父。魯季
氏逐君而專魯。衛林父逆君而入衛。其政相似。卒
之哀公孫于鄒而死于越。出公奔宋而亦死于越。
其不相遠以此。通考周公敎伯禽治魯曰。尊尊
而親親。武王語康叔治衛曰。明德而愼罰。衛何足
言也。魯自若歲之爭而桓宣皆篡兄矣。自文姜之
亂。而哀姜禦其迹矣。自成風事季而敬歸事襄仲

矣。

公子荊

公子荊一名南楚。衛大夫。年十五而攝荊相事。孔
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爲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淸
淨而少事。其至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
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
況荊乎。出家語後獻公三年。季札適衛。見公子荊
本六篇 而悅之曰。衛多君子。出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靈公十三年。公
之兄公孟縶狎司寇齊豹。出左傳昭公二十年 奪之司寇與鄄
四書考下論 卷十 三六
也。齊豹將殺縶。公在平壽。衛下公孟有事於蓋後
之門外。事祭祀也。蓋後衛都門。齊豹睢于門外而伏甲焉。齊
豹用戈擊中公孟之肩。殺之。襲公閽亂。乘驅從閎
門入。公南楚驂乘。齊豹射公中南楚之肩。公遂出
鄄出左傳昭公二十年。

衛古朝歌地。今河南淇縣

前漢書地理志云。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壄也。今之
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本
顓頊之墟。故謂之帝丘。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

女亦趨聚會聲色生焉故俗謂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案衛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同母少弟封爲成王大司寇食采于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滅三監軍中分其地以其半立康叔封爲衛伯分以大路綏旌大旂之樂而封于商虛其地汲郡朝歌縣是也其數世孫桓公完之十三年魯隱公卽位春秋作出公丁二年西狩獲麟後十一世聲公之子成侯速復降爵爲侯速孫嗣君更貶號曰君而止有濮陽之地後六世而秦二世廢其君爲庶人

僕

禮書云夫禮有六藝馭居一焉故司徒以之教萬民保氏以之教國子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皆所以載先王之道而已故曰君子不器然則馭者執御爲能而周官大馭我僕田僕齊僕之官皆大夫上士爲之則馭非賤者之事而已故有以同等爲之僕者有以降等爲之僕者有以弟子爲師之僕者有以貴者爲賤人之僕者禮曰若僕降等則受不然則否此同等降等者爲之僕也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馭之此貴者爲賤人之僕也論語或稱冉有僕或稱樊遲御此弟子爲師之僕也

漢明帝臨雍拜老

東漢禮儀志帝永平三年三月上始率群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明帝紀三老前李躬年耆學明五更謂三老五更也辟雍天子之學名養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畢御座東廂設位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安車坐乘之車以蒲裹輪令老人坐其中而安穩也天子迎于門屏交禮揖拜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全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處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酳音胤祝鯁在前祝饋在後老人食多鯁噎故置鯁也祝人不及鯁噎也五更前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太尊顯故也

唐太宗增廣生員

唐書儒學傳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祀初祀周公爲先聖至此罷更以孔子爲先聖顏氏爲先師盡召天下俊師考德以爲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

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能通一經者則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諸生員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挾策負素坌分音奔集京師文治煇然勃興于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群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笥踵室者凡八十餘人紆迪紆貴反紱曳紱方履閒閒秩秩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

獻陵之對 註

唐書魏徵傳文德皇后太宗之后既葬帝即苑中四書考下論 丟 卷十四子路

作層觀以望昭陵后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示之臣以爲陛下望獻陵太宗昭陵則臣固見之帝泣爲改觀

葉公

說苑子貢曰葉公問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于節用齊景公問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于節用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荊之地廣而俗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于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惑其君外郤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節用齊景公奢于臺榭淫于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吾三故曰政在于節用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距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叛臣蔽主以爲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以爲亂者也政其同乎哉

苫父

苫父之邑以苫子始封得名也定公十四年城苫

大明一統志青州之

州一爲邑四百十

卷十四子路

父卽子夏所宰之邑

直躬

呂氏春秋曰楚有直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韓非子曰楚之有直躬其父攘羊而謁之吏尹曰殺之以爲直于君而

曲于父執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

宗

禮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別子之子。繼別子之世嫡也。故人宗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兄弟尊之。故謂之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意也。

○白虎通云。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爲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聖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于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于上。宗則易于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別于大宗也。別子者。自爲其子孫。爲祖繼別也。各自爲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諸侯奪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奪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宗也。喪服經曰。大夫爲宗子。不言諸侯爲宗子也。

族

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三族。父子孫。又漢書注以父族母族妻族爲三族。○乾鑿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自高祖至玄孫之親。聚近以該遠也。○白虎通曰。族者何也。族者。湊也。

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尚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九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疎恩愛究竟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一族也。母之昆弟二族也。母昆弟子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二

族也。○〔海錄〕云。三族父母兄弟妻子也。說者或謂父族母族妻族者非也。○書以親九族。孔注高祖玄孫之親。〔釋文〕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夏侯殿陽等。以爲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緣異姓有服。

斗筲

班叔皮曰。棄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何注曰。斗筲。小器也。〔音義〕曰。筲。竹筥也。受一斗。○良注曰。筲。竹器。容二升。袁宏〔後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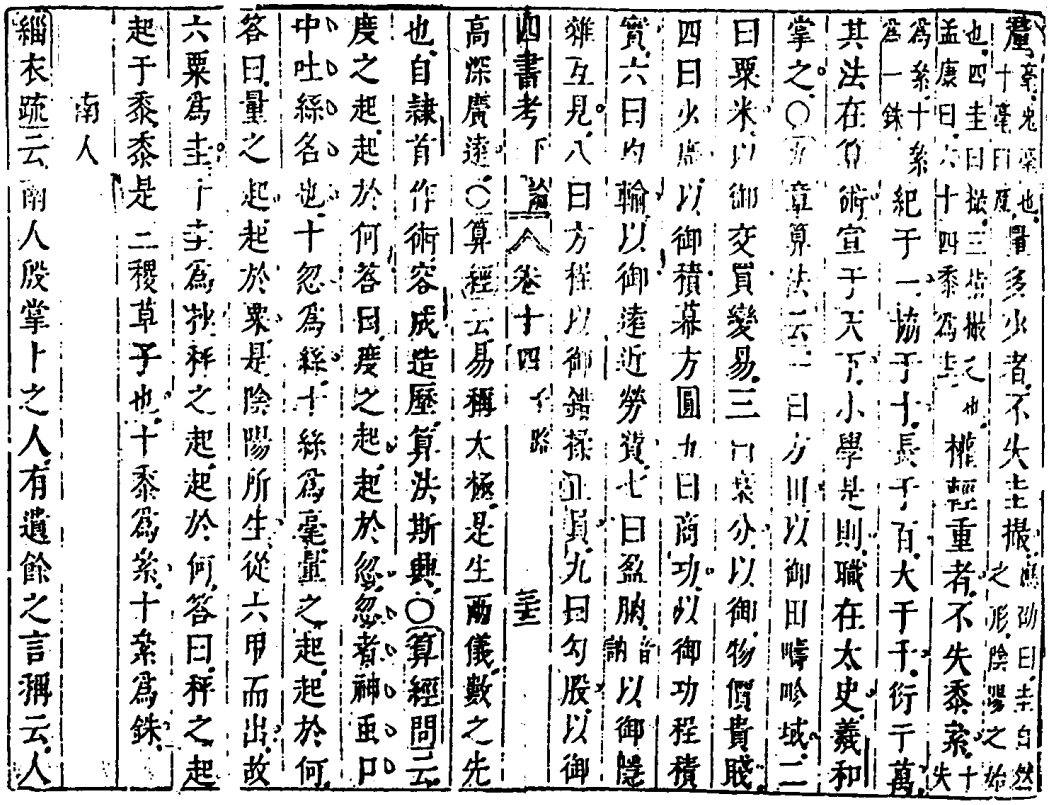
紀〕郭林宗曰。大丈夫焉能久處斗筲之役乎。○谷永傳。永斗筲之材。師古曰。筲。竹器也。斗筲。喻小而不大也。○〔留青日札〕云。斗筲。斗十升。〔漢志〕斗者。聚升之量。筲本作箾。陳留曰。飯囊。宋魏曰。箸筒。一曰飯器。以竹爲之。今俗名竹飯器曰筲箕是也。即簞食之類

算

〔留青日札〕云。算。籌也。或作算。通作筭。長六寸。計數者。從竹。弄言常弄乃不悞也。○〔綱鑑〕云。黃帝命容成作蓋天。〔注〕天。像也。以象周天之形。綜六術。〔注〕謂數。〔補〕曰。術。謂占月與星氣。爲倫造。以定氣運。又命隸首作算數。〔注〕隸首。作算人。揆作甲子也。以定氣運。又命隸首作算數。〔注〕九章算法。以率其差。要其會。而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漢律曆志〕云。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補〕曰。此逸書文。言王者統業。先立算命。本起于黃鐘之數。始于一。而三之。〔注〕以命百事也。黃鐘。子之律也。子數一。參極元氣。〔補〕曰。元氣。初以子一乘十三。餘則轉因其成數。以三乘之。歷十二辰。得歷數也。五行陰陽變化之數。備於此。

三三積之。〔注〕含三爲一。是以一數變而爲三也。歷十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九。而五數備矣。〔補〕曰。十七也。地物曰。十五也。算十五也。以爲七字。

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六觚。六角也。度角至角。其度一寸。面容一分。算九枚相因之數有十。正面之數。實凡其表六九五十。徑象乾律黃鐘之四算中積凡得二百七十一枚。而長象坤吕林鐘之長。張晏曰。林鐘長六寸。章昭曰。黃鐘管九寸十分之一。得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以四十九成陽六爻。爲流乾之策數。二百一十六以成六爻。爲流坤之策數。是爲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歷生律。以生律吕也。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豪釐。推積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



而性行無恒。不可爲卜筮。龜筮猶不能知。無恒之人。而況于凡人乎。

巫

周禮春官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以救荒也。凡有大災。則帥巫而造巫恒。巫恒。巫恒之有常者。祭祀則共匰主。主。神所依也。匰。盛主之器。音單。及道布。神巾也。及菹館。菹以茅爲藉。館所以承凡祭祀守瘞。瘞。埋牲玉。司巫守之。瘞。埋也。凡喪事掌降之禮。人死則瞂于地。畢乃去。瞂音撥。凡喪事掌降之。魂升于天。故喪事則巫掌降之。降之神焉。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之。望衍者。望而

延之。授號者。授以旁招以茅。告鬼無作。東茅以縛之。冬堂贈所祭之名號也。旁招以茅。茅以縛之。無作。東冬堂贈無方無算。冬者。歲之窮。設祭于堂以贈送厲鬼。無方者。東西南北惟所往。無算者。禮祭爵無算。惟所用。春招弭以除疾病。春陽既來。則亦設祭以招弭。弭。弓末。女巫掌歲時祓除禳。祓除。如上巳修禊之類。禳。禳災。釁浴。釁浴以香草。薰浴去污穢也。旱暵則舞雩。凡邦之大裁。則歌哭而請。歌以致神。哭以

醫

說文云。醫。古作毉。〇帝王世紀云。神農使岐伯嘗味草木。典醫療疾。〇周禮天官太宰。醫師掌醫

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鄭曰疾重曰病瘍胥曰疕身傷曰瘍首疾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凡此皆所以勉醫也○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瘧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疾冬時有嗽上氣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

書其所以而入于醫（○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劑）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物理論云夫醫者非仁愛不可托非聰名達理不可任非廉潔淳良不可信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知天地神祇之次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處實之分定逆順之理原疾病藥貫從違幽

度節氣而候溫涼察脉理而合輕重醫有各而不良者無名而良者人主之用必而知而隱括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象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九三不恒其德

或承之羞象曰不恒其德無所容也

占

周易云大人虎變未占有孚（○又云以卜筮者尚其占（○月令云命太史守典龜策占兆審卦吉凶（○歸藏易云昔者黃帝伐有湯唐而枚卜占于熒惑云不吉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爲狸我爲鼠勿用作事恐傷其父

四書考上論卷之十四 終

憲問上
羿　奡
稷　禽獸之變
婦寺之忠註　爲命
禪諡　世叔
行人　子羽
東里　子產
子西　斬邑

書社三百註　孟公綽
趙　魏
臧武仲　卞莊子
久要　公叔文子
笑　防

憲問第十四上

南宮适子謂南容另見

南宮适問羿穀公曰君獨不聞成王定成周之說乎曰昔者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易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

羿

夷羿有窮之君也傳姓羿生五歲時父母與之入山處之木下以待蟬鳴還欲取之而群蟬俱鳴遂

捐而去羿爲山間人所養年二十習弓矢仰天嘆曰我將射四方楚有孤父者生于楚之荊山生不見父母爲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羿從之學蓋傳其道又聞有古甫者亦以善射著羿又學焉出淮南子本傳初唐堯時有名羿者善射河伯溺殺人有人乘白馬朱鬣白衣玄領從十二童子馳馬如飛名曰河伯使者所至雨水滂沱羿水神也則射其左目風伯飛廉也壞人屋室則射中其膺又誅九嬰

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九使非射九日而落之方朔之言近之

羿倫之屬九嬰水火之怪也猰貐獸名羿倫音甲翰古功于天下死爲宗布祭祀而爲宗人皆祀之夷羿慕其爲人因名曰

羿出淮南子羿嘗從吳賀北遊見雀焉賀命之射泥論訓羿非羿堯時堪其時堪其羿善射之藏也羿善射古之人有名于世者羿請左目羿中厥右耻之由是每進妙中高出天下選注言逆事夏王王命射于方家之皮征南之的曰中之予萬金不中則削十邑羿挽矢而色驕射之矢逸再之又不中焉王謂傅彌曰斯羿也雖無不中而今也不中何以對曰若羿者其懷之為哉而萬金之為患也人能遺其喜懼之私與萬金之患則天下無愧于羿矣王曰善吾乃知匹欲之道矣太康之立荒逸弗恤國事

畋于洛水之表十旬弗歸夷羿因民之怨距之于河弗許歸焉干遂前于陽夏羿乃立太康之弟仲康仲康即位羿為之相維時羲和羿之黨也沉亂于酒遐棄厥司滛夷尋是與干命胤侯掌六師征之羿遂隱匿及相立仲康爰逐相而自立因夏民代夏政自鉏遷于窮石滅樂正后羿之子伯封先有仍之女美而賢正者欲澤可鑑容貌光潔可以鑑人娶納之是為玄妻玄黑曰生伯封貪殘忿戾實有豕心人謂封豕羿滅之后羿是以不祀出春秋通鑑羿于是益恃

射不修民事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困熊髡龍圉四臣而用寒浞浞伯明后寒之讒子弟也寒國名伯明寒國君名伯明后寒寒之夷羿收之使相已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慝夫其民娛羿于畋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八年將歸自畋家眾妻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殺于窮門及羿臣靡奔有鬲氏名浞因羿室妃羿生澆及豷使澆滅斟灌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后相所依者處澆于過名處猶寄也音于戈反國名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

二國斟灌斟尋之遺民

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羿逸出失人故也

寡

寡一名澆羿臣寒浞之子也初羿為家眾所殺浞因羿室生寡方能陸地行舟浞使殺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及后之臣靡自有鬲氏以滅浞而立少康詳具夏羿傳中澆子弟也寒君侵斟氏之窮窮羿收之立以為相羿遂后相而篡遂浞乃羿室已而殺羿襲其滅國其室生澆及豷

后稷名棄帝嚳之子也其母有邰氏女姜嫄爲帝嚳元妃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林中適會人伐木乃遷而棄之氷上飛鳥以翼覆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麻菽及成人遂好耕農相地宜以爲稼穡民皆法則之堯聞之舉爲農師天下享其利王舜時封棄于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淮南

子曰堯命稷爲大田師○詩大雅厥初生民周人也時維姜嫄有邰氏女爲帝嚳元妃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求有履帝武敏歆動也見上帝足迹而履之歆然心體歆然如有感而孕也攸介攸止載震載生載育時維后稷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厥初生之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大也厥聲載路其聲大也實訏大也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誕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即有邰家室家室

封之于邰

禽獮之愛註

東漢楊彪傳彪子修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音低○金日磾漢武帝時人先見之明猶慚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

婦寺之忠註

詩大雅瞻卬篇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刺幽王嬖褒姒致亂之詩

爲命

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註鄭司農云祠當爲辭辭令也命爲禪謀神劍之命誥謂康誥盤庚之誥之屬會謂王官之伯命事于會胥命于蒲主爲其命禱如衛太子禱詛如叔公誄孔子此

皆有文雅辭令難爲者也。

裨諶

裨諶鄭大夫。鄭簡公二十二年。伯有氏即良使公孫黑如楚。即子辭。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言世爲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鄭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此盟必不能久。皙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紓。解也。

然明曰。政將焉往。鄭政將爲誰屬。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爲辟子產。言政必歸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班。次也。子產位班大夫。擇善而舉。那世隆也。子產之德爲世所高。又應知政。天又應知政。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天又爲子產驅除伯有。使伯有魄奪其精神。自取滅亡。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免。免。免死。不然。將亡矣。出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裨諶能謀。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于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焉。出襄公三十一年。

世叔

世叔游吉。一曰子大叔。公子僖之孫也。以王父氏爲氏。鄭簡公二十二年。使游吉如楚。又漢。楚人遣之。不受聘而還。曰。宋之盟。君實親辱。鄭君。謂晉平公。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以駟乘。駟。四馬也。駟乘。四人。而問諸晉。而以告。問晉君也。君德。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列小國。楚君來朝而不。將以弭兵。爲小國之利。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惠。今而小國之罷也。無所承命。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問也。以歲之不易。聘于下執事。言寡有儀荒之難。故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言小國大夫何得與楚國之政令。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草行爲跋。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惟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失德。則諸侯背楚。楚將爲楚君不利。小國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晉。公孫舍之。曰。楚君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琳于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易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欲得鄰。則以良。復歸其願而不修德。復歸

無所。失道已遠。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又無所歸。楚心。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墓而歸。以快楚心。後歸以快楚人。欲得諸侯來朝之。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命矣。我乃得休息其民。言楚不能復為害。是秋。遂如晉。告將朝于楚。及冬。楚子卒。出魯襄公二十八年。明年。晉知悼子荀盈。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鄭子大叔與伯石往。伯石鄭公孫段。子大叔見衛太叔文子。太叔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譏其太叔曰。若之何哉。將如晉管國不恤周宗何哉。杞姬姓也。杞而後生日杞。繼之關。而夏肆是屏。周宗姬姓也。屏除也。夏肆謂杞也。屏城也。言晉

不受諸杞。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棄。是謂離德。姓同姓。就異姓。是謂離德之徵。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和協近親。則昏姻甚歸附之。又何疑焉。周公叔管叔而放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于諸侯。出魯昭公元年二十七年。游吉如晉。送女姜之葬梁。共張趯見之。二子晉大夫。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卿共安之和撫今。潮子之孫已。子大叔曰。豈得已乎。言不得止。昔文襄之伯也。其務

不煩諸侯。吉昔之事。不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盍大夫。弔。卿共楚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以昭禮。盟會以講闕。命事則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如守適。惟懼獲戾。豈敢憚煩。今嬖妾之喪。不敢以其位卑而令諸侯。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齊必復。今茲吾又來賀。不惟此行也。張趯曰。趯音善哉。吾得聞此數也。聞此禮數。然自今子其無事矣。嬖如火焉。火心星也。火中寒暑乃退。

以季夏昏中而暑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秋則必季冬旦中而寒退。退理之必然以喻晉強之極宜漸衰弱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言將不能後煩。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趙有知其猶在諸侯。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趙雖有智識。然不知爲等者。諱其智識。尚在君子之後。昭公三年。君子之後乎。子大叔相鄭伯如晉。賀乘冰。新廐成。賀之。子大叔見趙文子。文子大叔相鄭伯如晉。賀乘冰。新廐成。賀之。子大叔見趙文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爭遠。而又賀之。窮土木之技。興怨讟。何言乎。其非我賀。將爲臺將天下實賀。言諸侯畏晉。若復興鄭。以出昭公八年。鄭繒公卒。將爲臺除。除墓道。及游氏之宅。游氏。鄭大夫。使除道之冢。執事。毀游氏之舍。以立。而無用毀其宅。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

用以立。而無庸毀。大叔使除道之冢。執事毀游氏之舍。以立。而無用毀其宅。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毀廟之辭。既如是。子產乃辟之。出昭公十二年。定公八年。子產卒。子大叔爲政。昭公二十二年。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士鞅。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言我有鄰國之事不能恤。何敢及于王室。抑人亦言曰。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發。蓑蓋。緯也。織者常苦緯火疾。所宜愛。今不愛緯。少而憂周滅。恐禍及己。今王室實蠢蠢焉。動擾。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卹

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鉼之罄矣。唯罍之恥。小雅。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于諸侯。期以明年。出昭公二十二年。諸侯以王室故。會于王父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因地之性。高下剛柔。生其六氣。天之明也。因地之性。生其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爲五味。酸鹹辛苦甘之味。發爲五色。青黃赤白黑。章爲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爲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麕兔。三犧。祭天地宗廟者。以奉五味。此皆所以成五味之用也。爲九文。龍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已相反。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六采。畫繪之事。雜五色。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五章。以奉五色。青與赤謂之黃。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黻。黑與青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川。爲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八風。八方之風。東北曰條風。又名融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又名凱風

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十二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聲爲律林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中呂陰聲爲呂此十二月氣以奉五聲此所以奉皮五聲之用也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禦治內各治之物爲父子兄弟姑姊內外經常之物爲昏姻亞以象天親和雖以事嚴父若日昏重昏曰婚婦因會曰姻婚相會曰姻亞爲政事膚力行務以從四時日姻婦婚相會曰姻亞爲政事膚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爲政在臣爲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禮之本也以順從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之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和惠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

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審其法則宜類其象類）以制六志爲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敖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出昭公二十五年）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名舒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蟜音矯）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貳副也弔喪無副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隨時供所求）字小在恤其所無（不責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言不敢忘共命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辨之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于是乎使卿（謂此數事乃使卿行）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挽喪車索也）

禮（送葬）必執紼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若遇多事之時雖士弔大夫送葬亦有不得如先王之禮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慶善也善其君自行有加禮）而不討其乏（或空乏不得如數則不討其罪）明底其情（明致小國有無之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汝來會葬何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惟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出昭公三十年）諸侯盟于召陵子大叔遲未至而

卒。晉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予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怙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敢忘之。定公四年。

行人

馬融註曰。行人掌使之官。正義云。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及時聘會同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故云掌使之官。謂掌其爲使之官也。周禮云。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覲而圖

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政。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功。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眺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論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哉。○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子羽

公孫揮。字子羽。鄭行人也。簡公二十年。鄭伯賞入陳之功。初陳侯會楚子伐鄭。鄭子展子產帥師七百乘伐陳。事在魯襄二十五年。賜子

產次路。再命之服。王所賜車服之總名。先六邑。二十四井子產讓功于展。舍之。而辭其賞。公固予之。及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知政矣。讓不失禮。襄公二十六年。二十二年。楚郟敖康王卒。子羽會葬。與諸侯之大夫。皆送於墓。楚郟敖康王卒。即位。王子圍爲令尹。康王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令尹必代。恐相之下。其草不植。未幾。圍果弒郟敖而立。十九年。二十四年。衛侯如楚。過鄭。北宮文子入聘。北宮。衛侯之孫。文子。衛侯之曾孫。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文子言于衛侯

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生厲。階。至今。不以寵禮之干戈。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出襄公三十一年。三十五年。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伯棼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娟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敢丁城外除地。令尹命太宰伯州犁對曰。令尹即公子圍。伯州犁從行。故使對。答子羽。君辱賜寂。大夫圍。將設豐氏。撫有而室。豐氏。公孫段氏。圍布几筵。告于莊

共之廟而來。若賜之。是委君貺于草莽也。是使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不寧惟是。又使圉蒙其先君。蒙欺將不得爲寡君老。大臣稱老。懼其殘以辱命而黜退其哉。以後後矣。惟大夫圉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言已失所恃。則諸侯以鄭婚楚爲懼。且莫不恨楚而思距違楚命。楚之不然。敝邑館人之子。命令將壅塞不行。所罹在此。皆敝邑褻豐氏違祖之廟。不使楚行。昏之人。其敢愛豐氏之祧。皆敝邑褻豐氏違祖之廟。不使楚行。昏之人。其敢愛豐氏之祧。

禮。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棘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鄭與宋之盟也。虢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衛于前以自衛。離陳也。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公子圉在會時。猶爲王殿屋。屏蔽以自珠。異言既定。王宮無居之。雖有執戈居前。亦無所怪。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言公子卿辭令。假借君服于楚君也。益伯州犁聞子羽曰。假不

反矣。言將迷爲君。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鄭子晳殺伯有。背命故誕。將爲國難。言子且自憂。此無爲憂今尹不反戈。子羽曰。當壁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當壁謂繫大事在昭公十二年。言無疾有當壁之命。國雖取國。猶將有難。不無憂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憩矣。子。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圉及伯州犁。國此。終便繫位。則亦事爲國所殺。故言可憩。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事。事成則樂。故圉州犁皆無憂而致樂。鄭子惡齊也。先知有難。共之。在昭元年。鄭子惡齊。伯子產弟與曰非吾

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爲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小旻。詩小雅。其卒章曰。匪大夫不爲。匪予不爲。謀之多端。是以日蹙。言不可以不謀。義取非惟暴虎馮河

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退舍。既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敖而嫉。敖。切也。譏其似君。宋左師而禮。無所臧否。故曰禮。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不犯凶人。所共事大國。故曰禮。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不犯凶人。所以自保。愛敬子與子家持之。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生。皆保持之言。無所取與。

世之王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翦可偷也。若子不可以代。言子不可以代人憂。翦。翦棄。偷。苟且

無至乎。兆憂已開憂兆。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蔡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招殺太子國弱。齊怠當身各有罪。○出即公元年。

東里

國名紀云東里子諸侯也。案虞夏后臣有東里楗子產皆僖令聞德之類

左傳鄭子國子其伯簉後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公孫僑字子產子國之子不懌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求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冬楚子伐鄭

子元當國為政當以位所政卑大大諸司門子不騰將除之子產亦之子產亦之子產亦之子產亦之子產亦之

○晉人復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即位。踰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戢而歸禮于敝邑。敝邑微從執事而懼為大戾。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不順有禮之罰。是以不敢攜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衅于楚。皆于是乎有蔚魚之役。謂我敝邑為政也國不和睦子中以衆懷德也難成合敵難成合敵難成合敵以衆

遍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率群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于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酌。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寇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入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剪為仇讐。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

如共事以安鄭子得所欲兼亦得安不亦可乎專後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其善于吾門之外

間公三年公發于駟于子國子耳于子游閒公

執事實重圖之。○晉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鄭伯如晉。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毋亦是務乎。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恐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實生我。而反淺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生

子說乃輕幣○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盜賊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也閒閒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寡陳之不敢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巧人以時塡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甯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悼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北宮文子相衛襄公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于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于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行之有禮之從政也擇能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于其大夫之

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
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
乃問四國之爲于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
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之僑子使斷之事成乃授
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
文子所謂有禮也○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
晉問疾叔向三拜君之疾下入曰實沈臺駘爲祟
史莫之知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
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后帝不臧

遷閼伯于商丘主辰辰大火星也遷實沈于大夏主
參水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
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帝用嘉之封諸
汾川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若君身
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僑聞之君子有四時
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
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
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
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

令君四姬有省猶可無謂若無則必生疾矣晉侯
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鄭子產聘
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
于今二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
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
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
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
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書之二
方鼎○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

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
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
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
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
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
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解說于民
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
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
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

魂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彊物權勢也精精爽也是以有
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婦强死其魂魄猶能馮依
于人以爲淫厲況良霄伯有我先君穆公之後子良
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
抑諺曰雖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
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彊死能爲
鬼不亦宜乎○祈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
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後宋
衛陳鄭皆火祈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

用之子產不許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
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
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
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火之作也子產授兵
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
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
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上
帝先王命我用受大商其先王有服在東敢告滅
亡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
捆然勁悉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
告于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
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
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
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境望走在
晉今事晉矣其敢有貳心○韓非子子產晨出過
東匠之閒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
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
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于其親愛也
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
懼是以知其有奸也○左傳鄭子皮授子產政子
產賢故讓之辭曰國小而逼偪近大國族大寵多不可爲也
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記子善相之國無
小治在大能事大國乃寬爲文所故也子產爲政有事
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子太叔曰國皆其國
也奚獨賂焉言鄭大夫貪愛鄭子產曰無欲實難
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
乎言成猶在我有亡亦在他也何愛於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子太叔
曰若四國何四鄰所笑子產曰非所違也而相從也相爲

和順先和順也。公侯之側大族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罹而歸邑。

子西

楚公子申字子西平王之庶長子也平王卒令尹子常名囊瓦欲立子西以太子壬嗣辭昭王也其母非嫡也王子建寄聘之平王卒建所聘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法王順國治爲國而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欺國而惡君子猶慶嬴立庶之攻言王子建聘秦是亂楚國之惡陰有外援不可壞也自侵也是彰乎亡之

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不立秦出是速讐秦愛其出必將來討是亂國之道不祥我受其名受惡名路吾以天下吾滋蓄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十六年出昭公二初吳王闔廬之弒王僚也公子掩餘出奔音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掩餘燭庸皆王僚母弟鍾吾小國名在今泗州虹縣西北十七年昭王四年吳王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于是棄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大封與仕田定使監其所徙之居使監焉尹大心監焉尹名遂吳公子使君養養楚邑卿蔡尹然丹司馬大心

沈尹戌城之使二尹城養取于城父與胡田以與胡田子洪都王怒之胡田故胡子之地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仇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仇謂二公子乃王僚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大伯仲雍周太王之子共樂之矣故爲周之族胄建裔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于先王先王謂大伯仲雍子孫世守其祀引樂正曰臣聞有道三世有德一世之謂也子王曰子西之言有道乎

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禍吳乎其終不達吳不知大意將使之爲暴虐乎使闔廬用兵以自剪削喪滅吳國而以其土地封大異姓諸侯乎抑人臣而忘其君者或者其終以禍禍吳國乎我盍姑億吾鬼神億安其事行可知不久達矣待善惡之蹟而寧吾放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安用自勞以動吳王弗聽吳子怒楚昭王不聽其言吳王果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徐子失國棄楚吳謀伐楚楚子是乎始病出昭公三十年十年吳師伐楚戰于柏舉楚師大敗五戰及郢昭王涉雎濟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所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犇鄖由于徐蘇醒也

而從王遂葬隨子西收殘散卒敗吳師于軍祥楚地會秦救亦至吳師再敗出定公四年王乃歸明年昭王入于鄖出定公王之葬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于西方王恐國人潰散故爲爲立國于脾洩楚邑也權車服以保安道路間人心子西之母之喪以王所在而後從下文開昭帝在隨乃從王于齊王使由于城麇於麇築城○麇音君復命城完而反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由于不知其數子西曰不能如辭何如辭弗行城不知高厚大小何知築城尚不知其高厚大小何事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我固辭不能但人各有能有不能王

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祖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辭滅之事余亦弗能也傳言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出定公五年昭王既反國以子西爲令尹子期爲司馬昭王允公子結也王謂子西曰方余靡隨時將涉於成臼江夏竟陵縣有臼水出聊湖山西南入漢尹亶涉其帑不畀余舟必殺之子西對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使復職吾以志前惡我前此以讒而出之過王賞闔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闔廬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闔懷九子皆從有功者子西曰請舍懷也闔懷鄖公

辛之弟也以王薨鄖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言懷時懷初謀殺王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言懷終從其兄辛之言免王大難是大德故宜滅其小怨理當如此○出定公五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水獲潘子臣小惟子師之帥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不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以上文有舟師故以陵師別之繁陽地名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于是乎遷鄖于鄖鄖音而改紀其政政其政而新之以定楚國出定公二十二年吳師在陳楚大夫又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所憂恤者惟不

相睦無患矣夫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臺平地作室器不形鏤形刑也鏤刻也宮室不觀不起壇也觀臺榭也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貴擇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厲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分謂偏也自先食其所嘗者謂美食也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忘其勞也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大有臺榭陂池焉陂池水曰池過丹雘而美夫言夫差再宿則舍宿有妃嬪御焉如嬪貴者嬪御賤者言夫差一宿之

寓亦備子一日之行一日所行之地所欲必成玩好必從女之奉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仇而用之日新用之爭戰日新不已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出哀公二十七年元年秋七月吳伐陳昭王曰吾先君與陳有盟在魯昭十三年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言前已敗于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不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棄先君好陳之盟逃吳人累世之仇亦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不如死命公子結亦不可于期亦不肯立則命公子啓子閭也三人皆昭王

弟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太宬陳地吳師所在卒於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途潛師密發也閉途不通外使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爲惠王越女昭王妾也出哀公惠王九年子西及子期伐吳及桐汭師及桐水六年之曲○出哀公十五年初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于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求還鄭國鄭人復之如初建還鄭人之初

晉人使諜于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卽建也晉人使諜伺之請行襲鄭之子木暴虐于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期子木曰勿殺吾將反政矣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晉諜焉鄭人省察其實得晉人所使之間諜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亡奔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卽子高沈諸梁吾聞勝也信而亂無乃害乎無乃召之自貽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不爲害人之事舍諸邊境使衛藩焉使爲藩屏之衛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周親率義之謂勇率行也吾聞勝也而求死士好復言言之所許必復行之不顧道理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期必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

境爲白公楚邑宰皆請伐鄭怒鄭殺其父建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令猶未得節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達矣此子西于鄭人言我欲復仇勝自不達在鄭而近在子西矣王孫謂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王孫言何被自厲劍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言勝如卵我如爲覆翼而長育之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令尹謂子西狂易妄言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乃

不悛。子西不悛。不知悛改戒懼勝遂與其徒石乞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勝惠王以自固。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惡于葉公也。○按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國宜申公子申也。駟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宜申謀亂被誅。相去又遠。定皆所不論者。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

駢邑

山東通志云。青州府臨朐縣即伯氏駢邑

書社三百

困學紀聞 卷十五 論語 三十三

雲峯胡氏曰。周禮二十五家爲社。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于版圖者。凡三百社。○雷子仲尼篇齊桓公見管仲之能足以托國也。是天下之大智也。遂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夫也。立爲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娭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氏國氏。齊世卿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距故貴賤少長莫不秩秩然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家語楚昭王聘孔子。至楚將封以書社地七百里。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淵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于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孟公綽

困學紀聞 卷十五 論語 三十四

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爲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不在病我。不在魯國。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其衆伐也。使民不嚴。寇害不爲。嚴敬。得民心。異于他日。晉侯之用師。齊師徒歸。徒空。○史記孔子之所嚴事於魯。孟公綽是也

趙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仲衍爲帝太戊御其後世蕃。有子二人。帝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爲周所殺。其後爲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爲趙。季勝生

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爲宅皐狼。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于周繆王。繆同穆造父取驥之乘匹。並四曰乘。與桃林今陝西桃林縣盜驪騧騮騄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狼天子傳曰。繆王與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作歌。是樂而忘返也。而徐偃王反。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之徐國也。博物志云。徐君宮人娠生卵。以爲不祥。棄于水濱。孤獨母有犬名鵸鵌。銜卵以歸。養之。遂成小兒。生偃王。故宮人聞之。更收養之。及長。襲爲徐君。後鵸鵌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鵸鵌或名後倉也。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爲趙氏。自

造父以下。六世亞奄父。曰父仲。周宣王時伐戎爲御。及于千畝戰于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自叔帶以下。五世而生趙夙。夙生公孟公孟生衰。趙宗益興。出史記趙世家。

魏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左傳富辰說文王之子。十六國有畢原。豐部言畢公是文王之子。此云與周同姓。似不用左氏之說。馬牛云畢毛。文王庶子也。武王之伐紂而高封于畢。括地志云。畢原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里。于是爲畢姓。其後絕封爲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爲御。畢萬爲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民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

爲魏氏。出史記魏世家。

臧武仲

左傳楚師伐陳。陳叛楚。楚圍陳。陳侯使公子黃如晉乞師。晉侯使荀罃士魴帥師救陳。臧武仲以知伐鄭之役。智伯荀罃來聘。魯人以知將也。今伐鄭在十七年。事大國無失禮。雖而加敬焉。禮也。文子從之。襄公四年。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軍不伐喪。陳人不聽命。不聽楚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于

楚必亾。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既而楚彭明侵陳。陳無禮。故也。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鄫小國。臧孫紇救鄫。侵納敗于狐駘。音臺。地屬魯。國人逆喪者皆髽。髽二音。通有麻髮合結。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但髽而已。此皆喪禮之始變。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時服狐裘。敗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使我敗于狗。公裘。故曰小子。臧為短小。故曰侏儒。言其短小無能為也。十三年。將城防。防。臧氏邑。武仲請俟農功。田事及今城之。十四年。衛獻公出奔齊。臧紇如齊。唁音彥。衛侯。國曰彥。衛侯與之言。屨

踊。屨。履。踊。足。皆暴。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養土之言。皆所言道理。臧孫悅。謂其人曰。衛君必入矣。夫二子者。或賴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前年。臧紇與之言道。寫。十九年。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鍾。樂鍾。武仲曰。非禮也。夫詩功焉。兵。兵器。林鍾。律名。蔡應林鍾。因以為名。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諸侯言時計功。舉得時。動有功。則可銘。大夫稱伐。銘其功。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今林鍾銘功。若從稱伐之例。則三等之中。此為最下。若欲計其功勞。則借晉之力。非己功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彝。常也。謂鍾鼎。為宗廟之常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敗其死。救魯死。以為己之禍。若之何銘之。小國幸于大國。以勝大而昭亾之。為幸。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亾之道也。二十一年。制成其以濼閭丘來。濼。其鄉大夫。漷。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閭丘。邾二邑。其從亾者。皆有賜于其從者。賞與賜。於是魯多盜。季武子謂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圉。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彊其竊邑于紇。以來子以媚氏妻之而與之邑。其發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卓牧與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音灑。濯其心。盡以待人。輔廢其信。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所話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

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魯大夫。御叔已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言不知時雨。何以謂智且聖也。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任使四方。而傲慢武仲承命出使之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令御叔倍出二十三年。季武子宿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悼子紇也。訪於臧紇。

曰。飲吾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命設重席于堂上。北面酒樽。既新。復潔之。召悼子。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迎悼子。及入。大夫亦皆起立。及入。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獻酬禮畢。而遍行爲旅。乃召公鉏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公鉏遂廢子。是乎季孫愛臧孫。愛其成己志。孟孫惡之。及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亦無日矣。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孟氏欲爲公鉏作誣臧故誣其將爲亂。不使孟孫得成葬禮也。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聞孟氏之訴。冬十月。孟氏將辟。穿藏。藉除于臧氏。于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使正助孟氏穿藏。除于東門。除葬道于東門。魯東門。甲。從已而視之。臧孫長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兵。乙亥。臧紇斬鹿門。魯南城之關。以出。奔齊。初。臧宣叔娶于鑄。國名。生賈及爲。而死。娶鑄國女。生二子而鑄女死。繼室以其侄。侄。鑄女之姪。侄。繼室。主內事。穆姜之姨子也。姪穆姜姨母之子。曰。

穆姜。姨。昆弟。生紇。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故立爲宣叔嗣。臧賈。臧爲出在鑄。還舅氏也。臧武仲自利。使告臧賈。且臧賈。臧爲出在鑄。還舅氏也。臧武仲自利。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致大龜於其兄臧賈也。曰。紇不佞。失守宗祧。近祖廟爲宗。敢告不爲。敢告不爲。違祖廟爲祧。敢告不弔。敢告不弔。天所弔也。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臧孫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已。非敢私請苟守。死祀。無廢二勳。但慮事淺耳。無廢文仲宣叔之勳勞。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

其人曰防其盟我乎請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爲成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其辭故謂無辭以罪已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謂無公者盟首載書之首對曰盟東門氏也在宣公十八年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盟叔孫氏也在成公十六年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謀公與季孫于晉國常謂國之典常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椒孟獻子之孫子家之子服惠伯惠伯盍以其犯門斬關言何不以其犯虎門之禁斬關以出之罪盟也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

門斬關臧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齊侯將爲臧紇田與之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誇伐晉之功對曰多則多矣戰功曰多上多字戰抑多也下多字多少也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于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有藥盈之禍而後起兵伐亂若晉國安寧將服事之非鼠之所爲而何乃弗與田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此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武仲竊長立少是作不順而施事不恕也事不恕而施事不恕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昭公十年季平子卽意如伐莒取郠莒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周公所歡享者義也魯殺人以祭是爲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詩小雅鹿鳴之篇佻偸也言無偸薄之行則甚矣而一用之將郎禍哉一同也同人於神誰禍之

十莊子

十莊子魯邑大夫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采于卞因以氏焉莊子性好勇嘗刺虎管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鬬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而刺一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出春秋後語莊子善事母母無恙時風俗通云恙憂也言傷人有三戰而二北卞股人草居露宿相勞問口無恙曰交游非之國君辱之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與師伐齊莊子請從見于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吾甘辱焉請塞責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其請爲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將軍上之功狀

是子貢　今士節小　　恧責焉吾聞之節士不
以辱生遂反敵數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而塞責
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出韓詩外傳

久要

野客叢書云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要字合作去聲
讀故高適詩憶昔相逢論久要晤君與我輕常調
曾文清公詩久要不忘吾輩事交人自昔幾人全
皆作去聲用而張孟押韻作平聲收謬矣

公叔文子

公叔文子名枝衛大夫也獻公後三年季札適衛
見文子謂之曰衛多君子出襄公二十九年文子爲太令
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
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
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
之也曰針錢者底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
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
受也出說苑理篇文子升于瑕丘地名蘧伯玉從文子曰
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欲葬人之地爲身後計蘧伯玉
曰吾子樂之言文子樂于瑕丘則瑗請前瑗伯玉名請洗行以去惡其事
不欲聞也○出衛靈公三十年魯定公侵鄭取匡
鄭記檀弓上地爲晉討鄭之伐晉靡也晉靡周地也周僖胤因
晉靡故晉使魯討之往不假道於衛及運慶使李孟自南
門入出自東門踰虎將逐三匱欲舍于豚澤衛地衛
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已告老辭而
如公曰无人而效之非禮也責人之過而效其所爲知禮者不如此
昭公之罪君將以文之銛鼎衛文公成之昭兆龜
定之鑿鑿掌帶而以鑽鑿爲鑽也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

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出魯侯者將以爲
之質納魯昭公此群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棄
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大姒文王妃惟周公康
叔爲相諒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
陽虎之罪以斃之陽虎本有罪天意又欲其罪
而後斃踰之言此不假道皆陽虎所爲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出定公四年○公叔文
子卒其子戍音遬請謚于君曰日月有時也將葬矣
請所以易其名者生則君呼其名死爲謚以代之而呼其謚也君曰昔
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饑者是不以惠乎

昔者衛國有難。齊文豹作圖。殺衛侯之兄繫。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白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等單之多寡之節。因者而修衆之。與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愛民好與曰惠。外內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此段出新序雜事下。）初文子朝而請事靈公。公欲令公臨其家。退見史鰌而告之。（鰌即史魚。）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貧。兵及子矣。文子曰。然。（是其然。）吾不先告子。是我罪也。君既許吾矣。其若之何。（言我不先與子謀。是我之罪。然君既許臨我家矣。何以處之。）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汝能執臣禮。可以免禍。）富而能臣。必免乎難。（上下同之。言尊卑皆然。）戍也驕。其亡乎。（戍。文子之子。）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我所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必與禍。）及文子卒。衛侯始惡于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之。（去之。）人之黨。（大人。謂子也。）大人懲之曰。戍將爲亂于是。戍乃行。（出奔魯。事在傳定公十二年。）

笑

說文云。咲。笑也。唐大笑也。所笑貌也。○易經云。震來虩虩。笑言啞啞。○又云。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又云。若號。一握而笑。○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登徒子賦。東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

防今屬山西。防城。

國名。紀云。滅氏邑。魯東鄙昭公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來奔。即齊納

會處

憲問下
晉文公　齊桓公
桓公殺公子糾　公子糾
召忽管仲　九合
管仲相桓公覇諸侯　髮
匹夫匹婦　溝瀆
衛靈公　陳成子
齊簡公　沐
浴　請討
遙伯玉　君子思不出其位
微生畝　噦
公伯寮　子服景伯
石門　磬
七人　荷蕢
埤風匏有苦葉之詩註厲
揭　高宗
諒陰　蓼
冢宰　原壤
杖　闕黨童子

憲問第十四下

晉文公

晉初侯爵武工幼子成王同母弟叔虞封於唐又號晉都翼昭侯封文侯之弟成師於曲沃後滅翼至景公乃遷新田始叔虞終靖公四十君凡七百四十一年三晉滅之在位又九年晉姑翦子襄公晉文公姬姓名重耳周唐叔虞之後武王邑姜方子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及生伯父仰文公攸其手曰虞遂命之王成王滅唐而封焉獻公之子也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武公妾齊姜上淫曰烝生太子申生娶犬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重耳自少好善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師帥也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以驪姬嬖欲謀立奚齊故居蒲城（驪姬嬖欲立子奚齊諮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于公曰蛆沃君之宗也蒲與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主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戎啓心國之患也君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公從之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惟二姬既獻公殺太子申生使宦者寺人披不往于救之子居于翟既獻公殺太子申生使宦者寺人披（宋也人知文公救宋而止耳就知其論之九一至此乎至于退舍則其論又深矣）逐殺重耳重耳踰牆宦者逐斬其衣袪（袪衣袂也）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賢士五人從亡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潞（潞音露）潞（音各）高如（赤狄之別）獲其二女叔隗季隗以季隗妻重耳生伯儵（音叔）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盾狄五年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卓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疑畏不敢入乃更迎其弟夷吾於梁（先時奚齊至是立之是爲惠公惠公畏重耳謀欲殺之迎於梁）

重耳聞之乃謀於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爲可用與非狄可用與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從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覇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于是遂行（出史記晉世家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季隗笑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請待子（請終身待）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地）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

也言得土者稽首受而載之重耳乃稽首以謝受所與土而載之車三
得國之象
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留齊凡五歲趙衰賈犯乃於桑下謀行齊桓既卒孝公不可諫故欲殺姜而謂重耳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以滅口
姜在桑上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之恐孝公怒其
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重耳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駢脅合也裸赤體也脅骨合成一體非赤體則不可見故欲觀其裸及重耳既浴

近而僖負羈有大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
子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者曹其首也子盍
蚤自貳焉何不蚤自貳焉謂異于曹乃饋盤飧寘璧焉臣無境外之交故用盤飧寘璧殯中公子受飧反璧受飧以領其意及宋
不欲令人見公子受飧反璧以示不貪及宋
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
叔詹鄭大夫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焉晉公子
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儿女配合而以同姓者其美先盡故其子孫必不蕃昌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

今一也今重耳乃犬戎狐姬所生而蕃盛離外之至于今日此天意之可疑者一
患遭驪姬之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此而奔在外
意之可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二十狐媚疑者二也此天意之
也此天意之晉鄭同侪其避子弟固將禮焉況可疑者三
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
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臣虜者君之餘也其何
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
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二十里為一舍若

不獲其左執鞭弭弭弓末無緣者右屬櫜鞬櫜以受箭鞬以受弓屬着也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曰子玉卽戒得也楚子曰
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
力晉侯惠無親外内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
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
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穆公納女五人懷嬴
與焉懷嬴子圉妻子圉謚懷公故號為懷嬴初惠公負秦約為秦所
獲詳見秦以太子圉為質於秦秦以女妻之是為
懷嬴懷音及子圉亡歸晉而懷嬴在秦至是乃以

妻重耳。懷嬴奉匜。音沃。盥器也。奉匜以沃盥。既而揖之。揖。前也。既盥而揖。懷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去上服自拘囚以謝他。曰。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有文辭。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辭喻秦。公賦六月。六月詩小雅言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輔晉。趙衰曰。重耳拜賜。君前臣名。故名。必能匡王室。趙衰。重耳使拜秦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出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秦穆公納重耳於晉。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

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羈。馬絡頭。絏。馬韁。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設誓言。此心明如白水。投其璧於河。質信於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皆晉地。懷公遣師距公子于廬柳。懷。公子圉也。廬柳。晉地名。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晉師從秦師。郇。命故退師。秦伯。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公子遂入於晉。師入曲沃。朝於武宮。文公之祖武公廟。殺懷公於高梁。呂郤畏偪。呂。甥。郤。芮。惠公舊臣。故畏偪。偪。迫。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披。寺人。官名。故名。公使讓罪。

呂伯恭曰。文公踰牆而出。束而實之。一雙時天

使人責之。曰。蒲城之役。在僖公五年。獻公使披伐蒲。君命一宿。且辭不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不待宿。即日而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田獵於渭水之濱。汝爲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不待三宿。夫。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披所斬文公衣袪也。汝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君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貳。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君在蒲則蒲人。余何有焉。我即獻公惠公而已。何爲于文公。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其無如蒲狄。狄爲君讐者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

辱命焉。吾若反齊桓所爲。已懼罪而出。奔者甚多。豈止我一人而已。披奄人。故稱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告呂郤欲焚公。晉侯乃潛會秦伯于王城。郤知。既而公宮果火。呂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穆公女。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所有呂郤之難。國人皆睦。故以兵衛文公。歸晉。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穆公之爲之。初晉侯之竪頭須。守藏者也。竪。左右小吏。頭須。名。一曰豎鬚。其出也。竊藏以逃。傳云。竪頭須不能行。命之推割股以食重耳。然後能行。文公反國。舉賞。豎鬚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

下之深淺。惟君與親。先揣於之錢。然後可以專伯。於天下。述于國。條公則所圖謀者宜亦反覆。吾其很戾。而好戕君。君子主耳。公是報甥。因公子重二田所以。蓋激以怒。而趣其殺也。

盡用以求納之。至是盡用其所盜。及人求見公。辭焉以沐。託辭以洗。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頭須謂公之僕人曰。沐則頭低。低則心反覆。心主謀。盡心。既以覆。于國條公。則所圖謀者宜亦反覆。吾其很戾。宜我求見而不得見。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居者行者。皆可事君。何以罪居者。國君而佚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出僖二十四年。秋人歸季隗於晉。而請其二子。請其進退之命。二子。謂伯儵叔劉。文公以女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食邑。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趙姬。文公女。盾趙衰在狄時娶叔隗生盾。今請迎之

歸。子餘辭。子餘。趙衰字。辭不迎叔隗與屏。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迎之。固請許之。來。叔隗與盾至晉。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卿之嫡妻爲內子。○晉侯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焉。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貪天功。罪也。在下。故以爲竊君之義。上賞其奸。貪天功奸也。在上者。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反以指立君之貪。上下相蒙。難與處矣。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出僖公二十四年。周襄王以母弟太叔帶之難。出居於鄭。使簡師父告於晉。左鄢父告於秦。二子。周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

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蠻於諸侯。今爲可矣。晉公爲平王侯伯。匡輔周室。言納王以繼文侯之事業。而信義宣布於諸侯。今機會爲可乘也。使卜偃卜之。此太卜名。偃非狐偃。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之野。勝之。今得其兆。故以爲吉。公曰。吾不堪也。不當此。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周德雖衰。天子之禮未改。今之則。古之帝。自當帝業。不謂當。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大有九三變而爲睽。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封也。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乾爲天。兌爲澤。乾變爲兌而上當離。離爲日。日之在天。垂照在

離天子在上悅心在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去睽是降心逆公之象卦遷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晉文辭讓秦師使遷閻以大於陽樊周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於隰左傳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既行享設酒醴又加幣帛以助歡請隧弗許隧地道路曰遂王之墓曰隧章也章顯于諸侯者與諸侯皆慈惠而下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惡也言天下未有代周之德而遽欲疑天子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剖周之禮是二王也四邑皆以畀晉晉于是始啓南陽以南河北故文之意陽曰南陽○此係公二年

五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者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以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即時人被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餕而飯食也遂行遂使趙衰爲原大夫出晉僖公二十五年初晉侯出亡宋襄公贈馬二十乘於是叛楚即晉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即陽宜申於是乎大蒐以正其官治兵也作三軍三軍今復大國之禮謀元帥狐偃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夫書曰賦納以言賦猶敷也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有言有功然後車服以用之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毛狐偃之兄命趙衰爲卿將下軍讓於欒枝先軫欒枝荀子也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荀林父中行桓子也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示尊君之義人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民以財物易資財者不誣乃來二價重言信也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蒐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民知義知信知禮則聽上分而不貳惑出穀戍釋宋圍使申叔去

穀使子一戰而覇文之教也謂明年戰城濮由晉文以文德化民故也○出魯僖公二十七年晉侯侵曹伐衛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大夫車皆具甲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舍之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有從亡之勞故怨言從亡勞苦而不圖謀何有于報人之微恩乎犨音抽公徵殺之而愛其材舍之乃殺顛頡以徇於師由是能曹伯以畀宋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楚子入居於申申方城內故曰入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

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申志曰亢當則歸歸謂齊桑歸宋而歸可謂允當又曰知難而退引此蓋謂晉師難以久留方勝之可以退也又曰有德不可敵如晉侯晉有德不可與之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衛侯未出境晉伯在宋故言復衛封曹而于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臣也晉侯臣謂子玉也取一謂以釋宋圍取二謂以復晉衛為已功不可失矣言可失其羅勿失先軫以子犯之言為定人此機會先軫曰子與之不然故曰子許之定人之謂禮定安人國之有禮楚一言而定三國子玉一言而宋是安我一而亡之晉不許楚則晉亡曹衛三國我則亦亡宋是亡三國楚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言三施復衛封曹釋宋三施我有三怨亡曹衛棄三施宋三怨怨讐已多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勞之許二國故告絕於楚而後復之怨楚令既戰後復之以勞離其黨執宛春以怒楚怒楚必救而後閒之勝負未決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求戰晉師

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以晉君而避子玉且楚故曰以君避臣且楚師老矣連年在外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遁楚成王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昔惠食言以亢其讐晉楚之惠而食其避楚之言以當楚人之讐怨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遁我將何求若其不遁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師次于城濮秦小子慭秦穆公大夫師國莊子崔天齊大夫言率小子慭秦穆公大夫於城濮衛地陳侯袁濮陳侯名而舍公疑焉

衆謂已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而内山楚不能爲害公曰若楚惠何樂貞子樂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水北曰陽姬之國在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音古其腦盬堅也夢搏時古其腦盬楚子伏晉侯之上而以口嚥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象得天楚于下象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善見事宜故勸晉以子玉使鬬勃楚大夫請戰曰請與君之士角焉以子玉治楚衆答楚言以子玉使鬬勃即子上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以戰爲戲可見子之輕用民命君惡軘而親之得乎子玉名與寓

目焉晉侯使樂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謂子玉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既不得楚人退師之命敢煩鬬勃令戒勑子玉戒謂車乘敎爾若事詰朝將見詰朝平旦也詰平旦將以晉申七百乘韅靷音軘引軶鞅靷音牽在軍環見韅音現在背曰韅在腹曰靷在胷曰鞅在後曰靷言駕乘修備侯晉有莘古國名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晉師陳於莘北濮晉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敎之六卒將中軍若敎子玉之祖子玉以其宗人之子六百人爲親兵自衛以佐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欲楚馬見而懼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狐毛將上軍設若大將樂枝使輿曳柴而僞遁輿衆也樂枝將下軍使衆曳柴起塵詐爲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軫爲中軍帥溱爲中軍佐故以公族橫擊之中軍及公所率之軍橫擊楚師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晉師還至於衡雍鄭地今滎陽作王宮於践土践土鄭地襄卷縣是也王聞晉戰勝

自往勞勞之獻俘於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駟介四馬被甲徒兵徒故爲作宮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叔興父大夫也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大輅金輅也祭祀所乘戎輅兵事所乘其服韋弁形弓一形矢百玈音弦弓矢千形弓赤弓形矢白矢玈弓矢千玈黑弓矢然後專征伐秬鬯一卣音酉盛香酒所以降神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有惡于王者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從來至去

凡三見王○出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晉中軍風於澤牛馬牝牡相誘曰風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亾大旆之左旃以救右以救左二事而不司馬殺之以殉於諸侯使荀茂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舟之僑故魏臣僑爲士會攝右權代舟之僑也士會及晉侯盟故以人於晉獻俘授馘音郭割也飲至大賞飲酒告至於廟大行賞於軍微會討貳召諸侯爲會討二心者殺舟之僑以徇於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謂微顧頡祁舟之僑也○出僖公二十八年會於溫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爲名義自嫌逼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率臣之禮皆諸侯不正之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春秋書曰天王狩於河陽晉地言非其地也出僖公二十八年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孺音貨筮史占之史官主蓍者使曰以曹爲解以滅曹爲解說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封邢衛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私許而不與偕復背不與衛皆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叛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出僖公二十八年初公亾過鄭鄭不禮之至是與秦圍鄭佚之狐鄭大夫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鄭大夫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之武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蚤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亾子亦有不利焉許之之武許之夜縋而出縋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亾矣若亾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鄭在東秦在西晉居其間鄭邊也君知其難也今越晉國欲取鄭以爲秦之邊鄙焉用亾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以鄭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行李使人也往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來過鄭往年納惠公許賂秦河外列城五卻缺也朝濟而夕設版焉設版築以拒秦背秦賂也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欲鄭爲東方封疆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闕削也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秦大夫戍之助鄭守也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

及此因人之力而敗之不仁失其所與。蔡不同心。而與之共。事是失也。不知以亂易整。是易之以亂。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出僖公管蒐于清源。管地。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二十七年。命趙衰為卿。襄於難枝。原大夫為新軍帥。○出僖公三十三年。楚鬬章夫。出僖公三十年。楚自滅我與晉平。晉不平。亦是請平。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平。出僖公三十一年。九年冬。文公卒。子襄公歡立。

齊桓公

齊桓公。姓姜氏。名小白。太公之後。釐公大子也。初

釐公同母弟夷仲年。生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服秩比於太子。諸兒襄公名。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始為太子時。常與無知鬬。及立。絀無知服秩。襄公無道。群弟恐禍及。故大弟公子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小白母。衛女也。有寵于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及無知弒襄公。而自立為齊君。訓襄公淫虐。無政令。或為請代公。弗許。二人因謀作亂。襄公遊於姑棼。遂田於貝丘。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反

入伏公而出。關死于門。申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大夫高傒。雍正糾。高及雍林人。雍林。邑名。殺無知。議立君。魯知諸子惟糾最長。且其往逆。殺之告齊大夫曰。無知弒襄公。民讓行誅。唯大夫圖之。高國先入。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從。高國先除召小白于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温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

兵距魯。秋與戰於乾。音干。時乾。齊地。清水在樂安。界城。皆旱則竭。潤故曰乾。魯兵敗走。齊兵摘鞅。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於生竇。魯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伯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佯為召管仲。欲甘心賣欲

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平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堂阜。齊地名。莞榮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歸老於此。因以爲名。桓公厚禮以爲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管仲制國。五家爲軌。十軌爲里。四里爲連。十連爲鄉。以爲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管子有理人輕重之法七篇。輕重魚鹽之法。今有一作。郯子稱。郯子。郯君。初桓公立時。過郯。郯無禮。故滅郯。

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曹莊公請獻遂邑以平。莊在濟北。北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柯。齊之魯將。

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九年。會桓公於甄。甄。衛地。今東郡甄城也。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桓公欲以爲卿。辭於是以爲工正。掌百工者。

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山戎。北狄。令鮮卑是。燕告急於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於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于燕。于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閔公卒。曰。

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弒閔公。哀姜欲立慶父。管仲相桓公。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桓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楚丘。衛地。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

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蕩。搖也。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所踐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今濰南有大小二穆陵。齊之境。無棣在遼。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貢包茅。縮酒。謂束茅立之祭神。酒渧漉去滓。

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周昭王南征濟于漢。船人惡之以膠舟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寡人是問。楚王曰貢之不入王三捴公解王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猶有之以爲諸侯一匡天下朝周室爲五伯長以其得賢也有之。寡人之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若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齊師進次於陘。楚地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潁川縣也。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爲城。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江漢以爲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遂陳陳蔡潰。途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討不忠也。是歲晉殺太子申生。詳見晉文公傳。三十

五年夏。會諸侯於葵丘。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周襄王使宰孔周大夫賜桓公文武胙。作祭肉。尊之。彤弓矢大路。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謂之金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下堂拜賜也。秋。復會諸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叛之者九國。晉侯病。後至。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可無往。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秦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爲晉君。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晉地。在今平陽縣西南。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微。惟齊楚秦晉爲強。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荊蠻。有之。夷狄自置。惟獨齊爲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皆古國名。西伐大夏。涉流沙。大夏。并州晉陽是也。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魯莊公十三年。會北杏以平宋亂。僖公五年。會首止。八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代鄭。乘車之會六。魯莊公十四年。會于鄄。十六年同盟于幽。僖公五年。會首止。八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盟於洮。九年。會于葵丘。

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于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諸侯之臣。解於天子曰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詳見管仲傳。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解齊。齊使仲孫湫請王爲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繆公虜晉惠公。後歸之。是歲管仲。桓公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仲曰。知臣莫若君

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詳見易牙傳）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管子云。衛公子開方事桓公。其父之太子而臣事桓公也。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到繁謂之宮刑。非人情難親。仲死而桓公不用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于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晉文傳四十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

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宋華氏之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易牙有寵於衛共姬。因宦者賢。才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易牙說有寵于公。爲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群吏。內寵內臣之有寵權者。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六十七月。尸蟲出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初管仲言三子不可近。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心不怡者三年。公曰。仲父不已過乎。於是皆即召反。明年公有病。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媚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媚人。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曰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嘆。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死于壽宮。更流于戶。蓋以揚之。后三月不葬也。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謚。次孝公。立孝公元年八月乃葬桓公。（全篇出史記齊世家）

桓公殺公子糾

胡傳曰。春秋莊公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書殺糾。後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殺子糾。諱齊人者。糾欲篡兄。僭稱爲亂。國人之所欲殺也。糾不稱弟。絕於族屬。以罪討也。至書小白。則曰齊小白。入于齊。以小白係之齊。則小白當立。可知矣。召忽死糾之難。而春秋不書者。糾弟也。桓公兄也。桓公已立。而忽乃納糾。倚魯稱兵。及以危社稷。其罪大矣。

公子糾（附載桓公傳中）

召忽管仲

召忽。齊公子糾臣也。初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

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之不肖也。是以使貶臣傅小白也。貶臣知棄矣。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任。然必免子。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爭。子不廣聞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忽曰。不可。若三人者之於齊也。譬猶鴻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爲後矣。管仲曰。不然。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且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一爲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爲人。無

小智而有大慮。天不幸降禍于齊。糾雖立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糾既不濟。忽在小白。輔小白而定社稷者。非子而誰。忽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也。吾之死生。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以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二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矣。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乘令則可。鮑叔許諾。遂傅小白。倍公卒。以諸兒長得爲君。是爲襄公。襄公無道。虐弟公孫無知作亂。弒襄公。鮑叔牙奉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子糾奔魯。既而雍廩殺無知。小白自莒先入。魯人納公子糾。戰于乾時。管仲射小白中鉤。魯師敗績。小白踐位。是爲桓公。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遂遣使請管仲於魯。魯君乃遂東縛管仲召忽以與齊使。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今子相齊之

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出管子家語大臣篇 子路問于孔子曰。管仲之爲人何如。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

智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慙心是無醜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詭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閽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特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慙心自裁皆也事所射之君遇於變也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量輕重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

九合

春秋魯莊公十三年春齊侯㑹人陳人蔡人邾人㑹於北杏北杏齊地衣裳之會一尹齊于上而書㑹始鄄之辭也王風之什紀華於黍而僖王之立齊桓之業始有冬公㑹齊侯盟於柯是年此王霸興衰之機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於壇曰反魯侵地桓公許之怫欲無與管仲曰夫小快細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竟以曹沫三敗所亡地與齊十四年冬單伯㑹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於鄄衣裳之會二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㑹於鄄衣裳之會三十六年冬十有二月㑹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於幽衣裳之會四二十年冬齊人伐戎齊始出兵二十七年夏六月公㑹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於幽衣裳之會五二十八年春齊人伐衛衛人敗績敗績略三十年秋齊人降障鄄小國以兵協之也冬齊人伐山戎㑹公元年齊人救邢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寧安能棄不可懷歸畏此簡書畏此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諸救邢○僖公元年八月公㑹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衣裳之會

六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於貫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世子于首止諸字同也衣裳之會七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毋衣裳之會八秋盟於寧毋謀鄭故也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

貳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
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若以禮與信屬
諸侯。而以姦終之。毋乃不可乎。子父不好之謂禮。
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好莫大焉。公曰。諸侯
有討于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
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
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苟總其罪以臨之。鄭有辭
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
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

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蠲德也。君其勿許。鄭必
受盟。夫子華既爲太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
亦必不信。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
也。齊侯說。馮。八年春。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
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北杏。北杏。齊地。○九年夏。公
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葵丘。宋地。○十三年夏四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衛地。○十五年春三月。公會
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社丘。遂

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楚伐徐也。兵車之會三。救患不暇。十六年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邾婁侯曹伯于淮。兵車之會四。○疏九合者。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註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寧毋。九年會葵丘。凡十一。首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也。史記注服虔曰。九合一會于鹹。會城楚救陳

三會于鄄。四合于邾。丘五。同盟于戲。六會于洮。七戍鄭虎牢。八同盟于亳城北。九會于蕭。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

國語桓公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治國家。其惟管夷吾乎。桓公曰。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窺於死鮑叔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叔曰。請諸魯。魯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群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魯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

管子天下之七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于天下令
之在齊則必長爲曾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曰
殺而以其屍授莊公欲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
欲以親爲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群臣猶未得請也
比至三衢三浴之檜公親迎於郊授以政三月管
仲請論百官因月脩擇讓遷退習閑辨辭之訓柔
仲請立爲大行塞草入邑闢土聚粟盡
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
不結轨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
不如王子成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
辜不誣無知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
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
吾夷吾不爲也君若欲治國强兵則五子者存矣
若欲覇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使鮑叔爲大諫與
隰朋甯戚成父賓胥無蚡政○桓公問曰處士農
工商若何管子曰昔先王之處士也使就閑處
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聚
而州處薰閑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
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
物而遷焉是故其子恒爲士令夫工羣聚而州
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
以旦暮從事施令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與以事相
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
而遷焉是故工之子恒爲工令夫商羣聚而州
處察其四時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價負任
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
賤鬻貴日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
示以輔相陳以知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
而遷焉是故商之子恒爲商令夫農羣聚而州
處察其四時辨其用耒耜柯斧以時修治鉏耨
以待時耕及耜始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雨既
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事于田而脫衣就
首帶茅蒲身木屐蓑笠是慕其髮膚盡其四

肢之敏以從事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天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聯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仲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于天下。諸侯。則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伍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里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旅。軍旅整于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五鄉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散。

樂。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強。君有此士也。三萬以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莫之能禦也。桓公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汝山。使貢絲于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至於西河。方舟設祈。乘桴濟河。至於石抗。懸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城周。反胥。於絳。獄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惟能用管夷吾而霸功立。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諱。仲父何以詔寡人。管仲擁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蒸嬰兒之未嘗於是蒸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宦而妬。豎刁自刑而爲公

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其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僞不久蓋虛不長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宮人有容貌者十人飯牛車下和而歌曰南山矸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溶溶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蒙被單衣裁至骭朝暮飯牛至夜半星繁煌上有牂公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桓青且閑爵布以兮纖幾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桓公聞之以為異於是舉以為大夫今在琴力食綠草大兮

（按史記衛公子開方事桓公之至也乃稱倍越時順其美欲故上下能相救也其舍中之四字）

（內經云髮鬚者筋之華字大元腦神精根字亮先）

（醫陽雜組云魏時有句驪客善用氈取毛製幽冀十餘隻以上取毛之事與此出處）

髮

南書考下篇 卷十六 髮門 壹

李時珍曰頭上曰髮屬足少陰陽明耳前曰鬢屬手足少陽目上曰眉屬手足陽明唇上曰髭屬手陽明頷下曰鬚屬足少陰陽明兩頰曰髯屬足少陽其經氣血盛則美而長氣多血火則美而短氣少血多則少而惡氣血俱少則其處不生氣血俱衰則白而落○〔素問〕曰腎之華在髮王氷註云腎主髓腦者髓之海髮者腦之華腦減則髮素滑壽註云水出高原故腎華在髮上者血之餘血者水之類也今方家呼髮為血餘蓋本此義也○〔類苑〕云髮屬心稟火氣而上生鬚屬腎稟水氣而下生眉屬肝稟木氣而側生故男子腎氣外行而有鬚女子宮人則無鬚而眉髮不異也

匹夫匹婦

〔白虎通〕云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其妻為偶陰陽相成之義也一夫一婦成一室明君人者不當使男女有過時無匹偶也○〔風俗通〕云一晝一夜成一日一男一女成一室按古人男女作衣用二

（雅云水注川曰瀆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瀆瀆曰溪）

足今人單衣故言疋

溝瀆

周易云坎為溝瀆○周禮云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前漢本傳〕召信臣為南陽太守開道溝瀆數十處以廣灌溉歲增至三萬頃○賈誼賦彼尋常之汙瀆兮容夫舟之魚○〔爾雅〕云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

王魏不死建成之難

〔唐詩王珪傳〕建成為皇太子授中書舍人遷中允

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建成秀世民也有隙帝高祖貴痓不能輔導流嶲州太子已誅太宗即秦王位召爲諫議大夫○魏徵傳太子引爲洗馬官名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棄爲計太子敗世民伏兵於玄武門世民射建成殺之王責徵曰爾閒吾兄弟奈何至此閒間也答曰太子棄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于帝其直無恨意即位太宗即位拜諫議大夫

衛靈公

衛靈公名元襄公子其先康叔之後也初襄公有

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衛卿孔成子悉鉏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爲嗣是爲靈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十一年火三十八年孔子至衛祿之如魯後有惡孔子去後復來

史記衛世家靈公疑當作襄公疑者衛人被以與衛人遊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冥其亡也

聚語衛公問于孔子曰當今之君誰爲賢孔子知衛公之見執於衛而出公子之閒之

公幸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者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必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不可無竟而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之有煬於君者乎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廢癰疽彌子瑕出戰國策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欲殺南子蒯聵與其徒戲陽遬謀

遬音速

朝使殺夫人戲

陽後悔不果蒯聵數日之夫人覺之嗚呼曰太子欲殺我公怒蒯聵奔宋已而之晉靈公遊於郊令子郢僕郢公子也字子南靈公怒太子出奔謂郢曰我將立若爲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爲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臣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子是衛乃以輒爲君是爲出公趙簡子欲入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宿而保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初孔圉文子取蒯聵之

姊生惲文子之豎潬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之文人敢入強之賢不肖何子于惲母太子在宿惲母使良夫于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軒大夫車報以乘軒使為大夫也）免子三死（三死死非與之盟許以惲母為妻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遂入適伯姬氏（蒯聵之姊）惲母仗戈而先伯姬迫惲于廁強盟之遂刼以登臺（臺觀也）召衛大夫飲（衛大夫為來車不駕兵奉出公輒奔魯孔悝竟立蒯聵是為莊公（出史記衛世家）○說苑衛靈公以天寒鑿

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陽陽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以宛春諫而罷役是德歸宛春也不然宛春曾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非寡人之善與

陳成子

陳恒又名常一曰成子陳完之後也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姜姓之先物其昭大神以利民者也）四嶽為堯四嶽能佐人治水者賞之百姓人同其德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陳宣公殺其太子禦寇（禦寇之罪其詳不可得而聞）完與禦寇相愛恐禍及已故奔齊齊懿仲（齊大夫）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皇於飛和鳴鏘鏘有媽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京大也）完卒謚為敬仲敬仲之如齊以陳氏

為田氏（賈曰應劭云始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案隱元據史此敬仲奔齊以陳田二字為田氏○干寶曰按敬仲既奔敬仲生齊不改姓本故國號故改陳氏為田氏）敬仲生稱孟夷（稱孟夷生湣孟莊田湣孟莊生文子須無文子生桓子無宇無宇生武子開與簡（簡音子乞）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粜予民以大斗行陰德于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強民思田氏景子數諫景公（諫公弗聽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郤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壬

爲簡公田成子與闞止俱爲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闞止闞止幸于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嬉乎采芑歸乎田成子（言嬉之采芑皆歸入于田成子以刺齊國之政皆歸陳氏也）陳氏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御官也鞅名也田亦田氏之族）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即闞）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于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

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在青州臨淄縣東北）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爲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子待（即田逆陳氏宗需事之賊也言需疑則害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闞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於徐州（徐州琅琊縣是也非九州之徐）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常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己遂弒簡公簡公立四年而弒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爲相田常既弒簡公懼諸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事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闞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邪自爲封邑（安平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國之郚邑瑯邪在密州也）

（陳氏宗簡公封定已諸御鞅諫公曰田）

（安平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國之郚邑瑯邪在密州也）安平以東萊侯琅琊等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氏皆自爲田常封邑也）

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爲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田常卒子襲子齊代立今篇出史記齊世家）

齊簡公

齊簡公名壬悼公子也初簡公與父陽生（即悼公）俱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山成子悼之）驟頡諸朝（心不安故頻頡之）御鞅言於簡公曰田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子我舍田逆陳氏殺人逢之遂捕以入子我將性夕者事於君而田氏逆之殺人逢之遂捕以入子我將性夕者事於君而田氏逆執逆入朝）田氏

甚病而遺守四者酒使陳逆詐攻和攻難叛而危之子可願哲大一人備公曰非難人之所攻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汝可乎對曰我逢田氏矣且其逆者不過數人逢謂不從子我之命何盡逐焉逐告田氏子行曰子行即陳逆彼得君彼謂闞公嘗然曰余不用鍼能弗先必禍子子謂陳常子行舍於公宮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意若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子我在幄出迎之幄帳也聽政之處也遂入閉門成子兄弟見子我出遂突入反閉門子我不得復入宦者禦之以舍於公宮故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於檀氏檀陳子行殺宦者從公使弗正殺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也太臺成子遷諸寢公於是公與婦人飲酒於檀氏檀陳子行殺宦者從公使弗正殺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也太臺成子遷諸寢公於是

方睦陳常方欲謀齊使四病而遺守四者酒使陳逆詐攻和攻難叛而危之子可願哲大一人備公曰非難人之所攻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汝可乎對曰我逢田氏矣且其逆者不過數人逢謂不從子我之命何盡逐焉逐告田氏子行曰子行即陳逆彼得君彼謂闞公嘗然曰余不用鍼能弗先必禍子子謂陳常子行舍於公宮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意若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子我在幄出迎之幄帳也聽政之處也遂入閉門成子兄弟見子我出遂突入反閉門子我不得復入宦者禦之以舍於公宮故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於檀氏檀陳子行殺宦者從公使弗正殺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也太臺成子遷諸寢公於是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於庫以公命取車于道子方攝公命取車于道中行人車出雍門齊城門門名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仇何以見魯衛之士子方欲令魯衛效言無以見魯衛之士田常既簡公於徐州左傳云公曰予奚徐州徐州從御鞅言不及此田常遂殺簡公於徐州乃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全篇出史記齊世家

豐丘人鞅子我以告豐丘陳民邑殺之郭關齊關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我舅夫田逆請而免之以

沐浴

玉藻云日五盥沐稷而醴音梁櫛用櫛音質髮晞用象櫛進機進養工乃升歌疏盥洗手也沐稷以浙稷之水洗髮也醴梁以浙梁之水洗面也髮濕則滑故用櫛木梳乾則澁故用象齒櫛沐而飲酒曰機○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杆者于屏蔽也連竹杆用湯屨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疏杆浴盤也連洗也屏蔽席之上而以湯洗其足垢然後立于蒲席而以布乾潔其體乃著屨而進飲也

論詩

左傳襄公十四年齊陳恒弑其君簡公於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告

遽伯玉

遽瑗字伯玉衛大夫衛獻公十八年孫文子寧惠子食文子孫林父惠子甯殖也甯服而朝日昕不召而射湯於庫二子欲與宴食二子久不得命不釋

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文子林父甯子亦入使侍人瓊管理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名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爾勞伊何蹇蹇匪躬之故言彼何人斯居河上邑以論文子若河上而欲爲亂也大師辭師曹也爲之師曹樂人瞽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死欲先公作亂并孥於戚乃并妻子而皆居于戚入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遽君更加庸遂行從近關出伯玉

二年獻公使子鮮告甯喜甯喜甯子也欲復國曰荀反政由甯氏余則死人言苟得反衛國政事皆由甯氏而已余則死人喜已但欲守其祭祀而已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被聞其入遂行又從近關出據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伯玉從近關出今年甯喜欲復獻公又從近關出其全身遠害如此○出左傳襄公二十六年獻公後三年吳季札適衛與瑗語說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出襄公二十九年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默往視之默還曰遽伯玉爲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子遂寢兵不出出說苑奉使篇公使伯玉之楚逢楚公子皙於濮上伯玉爲軾車

子皙曰吾聞臣士託色其次託辭其下託財三者兩可得而言與伯玉曰謹受命既致使昭王因問士伯玉曰何如士也伯玉曰其爲士而不能用昭王曰何也伯玉曰子皙生于楚逃之吳吳人相之發兵攻楚隳平王之墓是吳用之爲讐子皙生於楚走之晉其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城郭不閉是晉善用之今瑗之來遂子皙于濮上又將行矣於是昭王追予皙而還之出說苑伯玉與公叔文子升瑕丘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吾葬焉欲奪人之地爲身後計伯玉曰吾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微生畝

微生畝武城人也或曰微生高之族

驥

東方朔傳曰騏驥驊騮飛兎騠駬流大下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如跛犬○荀子曰驊騮騏驥纖離驏耳古之良馬也○宋劉義恭馬賦云周穆騁輪漢則天駟體自乾維衍生次位伊赭白之爲俊超絕世而稱驥爾其爲狀也竦身輕足高顙露精氣猛聲烈步遠視明鮮金錢之婉燦揚玉鑾之玲瓏發鳴鏑於懸月驟區永坰於修埛舉舊閑而永儁考前迅而較名○宋顏延之馬賦曰昔帝軒涉位飛黃服皂后唐膺籙赤文俟日漢道亨而天驥呈外魏德懋而澤馬效質觀其附筋樹骨垂梢植髮鬣如張鏡兩播協月異體峰生殊相逸發超騰絕武塵撒驅驚迅於滅沒○劉禹錫說驥篇云伯氏佐戎子潮陳蔑良馬以遺予予不知其良也秣之稊秕飲之汚池厩擾也上廄

而下蒸羈絡也縈索而續葦其勞之如此予方病且窶求沽于肆肆之駔亦不知其良也評其價六十緡將劑矣有裴氏子贏其二以來謂善價也辛與裴氏裴所善李生雅談相術于馬也觀之周體駊然視听然笑既而扑隨之且曰久矣吾之不覩於是也是何柔心勁骨奇精妍態宛如鎒如嶧如騑如之備耶今夫馬之德也全矣然顧其爲駒藏銳于內且秣之乘方是用不說于常目須其齒備而氣振則泉美灼見上可以獻帝閑次可以驩于

公伯寮

公伯寮，魯申繚字子周或云魯人。○馬註曰：

也。聞言竦焉，遂做其僕，黜其皂，罷其惡廢其漫（音邦）以美薦，秣以薪粒，起之居之，深之拒（音據）之，無分陰之怠，斯以馬養馬之至分也。居無何，衆以驥德聞，客有唁（音彦）予以喪其寶，且譏其所貿也。徼予洒然曰：始予有是馬也，予常馬畜之；今予驁是馬也，改容馬畜之，貨與常在所遇耳。且夫昔之翹陸也，俏將蹄將齧，掀以撻，策不知其竭（音朅）雲也。昔之噬也，謂爲疵爲瘠，授以藥石，不知其噴玉也。夫加之則雖曠日歷月，將至頻踣（音匐）曾何寶之有焉。

踶是而騏方之于士，則八十其緒也，不猶愈于五殺乎。家諺（音彦）而誅予，遂言曰：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取，然猶遵之若此，矧德蘊于心者乎。斯從古之嘆，予不敢嘆。○崔洪十六國春秋號驍將軍呂光，封西域王，上疏曰：唯龜茲據三十六國之中，制彼王侯之命，入其國，見天驥龍驤，腰（音要）幷髦，萬計盈廐，雖伯樂更生，衛賜復出，不能辨也。

公伯寮

公伯寮，魯申繚字子周或云魯人。○孔子弟子。家語列于七十二賢，封壽張侯。○正義曰：家語有申繚字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寮是譖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按公伯寮列代從祀，迨我 朝程敏政奏考正祀典，以寮既不見家語，且愬子路以沮仲尼，乃 聖門之蠹，勝遂罷其祀。

子服景伯

景伯何昭伯問子也。哀公三年，桓宮僖宮災，司鉦火，命令子服景伯救，景伯至，命宰人之屬出禮書以

待命。待詰命不共，舊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校人掌馬，巾車掌車，乘馬駕四馬曰一乘。脂轄，脂之易以脂膏轄，爲行之易。百官官僚，國從，官各有庫，慎守，官人修理，給，謂有火災，恐有變，戒備其官，各謹所守。各整備其官，庫供給以救火。潛濡帷幕，濡，潤也。帷幕，所以承塵，出而用之，爲潤，鬱攸從之。攸，火氣也。從火氣而焉之，徵，掌公室，覆公室。自太廟始，外內以悛。悛，改也。先葬後火，悛之。助所不給，力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七年公會吳於鄫，吳欲霸中國。吳來徵百牢，徵，魯索百牢之禮。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通宋得百牢，魯不可以後宋。且魯

晉大夫過十（晉大夫即范執也）年（此於魯僖享以十一）百牢
吳王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
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
有數矣有常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淫過其數周之王
也制禮（制作禮文）上物不過十二（天子之宰不過十二之數）以爲天
之大數也（天自十一次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故制禮象之）
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
棄天十二之數（故制禮象之）不與必棄疾於我（必欲棄凶疾乃背周制禮之本）
與之季康子欲伐齊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

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
信（大國吳也）伐小國不仁（小國齊也）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
二德者危將焉保二德（孟孫仁信）孟孫曰（孟孫子）二三子以
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孟孫賢景伯故言惡有賢對如景伯而可不順其言）
曰（景伯）大（夫）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帛備
數）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事小小不事大也
（言諸侯相伐知不危何故不言知伐齊必宜自當大事治行言者侯不來已外不言諸小危安有人故也大人以答孟孫魯德如制而以衆加之可乎
（孟孫意答大夫今魯德無以勝不樂而出秋季氏伐齊以邾子來獻于亳社（以其亡國之代不忘本故不斬（不斬通不殺二毛）其足（吳王夫差曰反禮地歸則何已諸王封敵邑之義也）以其亡國之代不忘本故不斬（不斬通不殺二毛）其足（吳王夫差曰反禮地歸則何已諸王封敵邑之義也）與殷同也）刺茅夷鴻請救于吳明年吳師伐魯國人懼孟懿子謂景伯曰
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
至又何求焉（言犯盟伐齊所以召吳師克爽湯而吳又何求訪之在者省公貞庚公甲
（公貞庚公甲叔子并祈朱鉏三人明日舍于庚
（皆同車戰言獲二子者省文也）
逮舍于五梧明日舍於蠶室（魯邑）公甲叔子（貞庚叔子皆魯大夫）與戰於夷（與吳戰于夷地）獲叔子與析朱
鉏（皆同車戰言獲二子者省文也）欲宵攻王舍（見師行速也）逐次于泗上（微虎（魯大夫）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於軍帳前設祭而躍）

卒三百人有若與監及稷門（魯南城門）之內或謂季孫
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吳子
聞之一夕三遷（畏吳人行成（求與魯成）將盟（景伯曰
（魯哀公十三年）盟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
之盟我未及虧而行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
速不能久將歸（言吳將必歸）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
（吳門（欲出不見從（以負載出）乃請釋子服（何于吳（吳人
許之以王子姑曹（吳王子）當之而後止（當（丁浪反）猶了（以因留
（景伯為質于吳（既其行吳之詐須來吳王之）吳人盟
子（以之質）不從（留王子故遂西行）

正還十二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人將以公見晉侯景伯對使者曰吳使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卜官伯也侯牧方伯也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于吳有豐于晉無不及焉無不及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晉定公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晉之職貢魯將改貢吳魯之職貢于晉無不及以爲伯也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制以屬于吳而如制以事晉魯之事吳從大國八百乘之賦若吳以魯見晉侯是魯爲子男之國則將半制之數以三百乘之賦屬于吳而如制之數以六百乘之賦事于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謂景伯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于魯矣言已立後將以二乘於六人從行遲不過四就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名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有事祭也季辛而畢三辛而後故事何世有賦焉自襄公至哀公共十四世有賦馬自襄之改也若不改之改也若不會祀宗將曰吳實然會主爲吳主祀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且謂魯不共不共其職而執其賤者七人賤謂非卿不足爲質何濵下音太宰嚭言于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適爲不如歸之乃歸景伯以上皆左傳齊閭丘明大夫來聘在哀公八年景伯戒宰人使曰陋而入于恭陋猶過也如有過客近于恭閔馬父魯大夫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太潘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頌之美者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爲首自微子至戴公禮樂凝聚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爲首自考父至孔子又正其七篇故經五耳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旣聖之傳恭循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陋而入于恭其潘之甚也周昭王之孫穆王之子恭王能庇昭穆之閟而爲恭恭王昭王南征不反穆王欲肆其心慕王楚恭王能如其過而爲恭恭王能庇覆之故爲恭楚恭王能如其過而爲恭恭王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業忝楚國之師不穀之罪也若得保其首領以沒唯是春秋所以從先君若謚爲靈若厲大夫許諾王卒及葬子囊議謚大夫曰君王有命矣子囊曰不可夫事諸侯者先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無從南海訓及諸夏其罪大矣有是寵也而抑其過可不謚恭乎若先君善則請爲恭大夫從之今吾子之敎官僚曰陋而後恭道將何爲出國

石門

注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趙善譽輿地考云○皇甫謐高士傳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逃世不仕自隱姓名守石門主晨夜開閉

磬以石爲之數十六八音而倍之也橫簨音筍植上刻如齒形曰業牙足爲鳥形○皇圖要紀曰帝嚳造鍾磬○世本曰無句作磬無句堯臣也○五經通義曰磬立秋之樂也○白虎通云磬者夷則之氣象萬物之成也○爾雅云大磬謂之馨磬者形似矩倨以玉石爲之徒擊磬謂之寒○三禮圖云磬股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十六枚同一筍簴音巨謂之編磬○周禮冬官磬人爲磬倨句一矩有半磬之爲制上曲者爲倨句下直者爲倨句即鼓也股在上廣而博爲一其廣爲一股九寸也股爲二長鼓在下狹而長爲三其下當擊之處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一股博九寸三分去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則股與鼓同一尺八寸也鼓爲三長二尺七寸也參分其股博去一

以爲鼓博一則鼓博六寸矣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則股與鼓同一尺八寸矣已上則摩其旁已上通于厚者也太厚則其聲石故摩其旁使短焉已下則摩其端者也太薄則其聲石故摩其端使短也春官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磬鎛鐘鎛音博又有編磬編鐘磬師之職掌教眡瞭擊編鐘也教縵樂鼓縵音燕樂瞭擊特磬又教眡瞭擊編鐘也縵樂之鐘磬縵樂合六代之樂燕樂歌二南之詩二樂皆教其鐘磬也凡祭祀奏縵樂祭祀磬師奏縵樂燕樂則鐘師奏之樂記云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樂經云黃鐘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此謂特縣大磬配鎛鐘者也孔子在衛所擊謂編磬○周禮注曰在東方曰頌磬笙生也頌作庸庸功也○樂書云昔王昊爲重泉令

擊磬而變舞則變之擊磬而戰舞貴無是論哉

七人

小學紺珠經一作伯夷柳下惠少連一作長沮桀溺荷蓧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一作伏羲神農皇帝堯舜禹湯○正蒙曰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典王之道非有述于人者也○通義云作書契開稽積作甲子禪賢在璿璣平水土弔伐之類皆開端作始文供臣職武述湯跡故不列于作名義之品

絡的無疑。朱子謂起而隱去。因上下章而云然也。不思作不可以言隱。隱不當以先起也。豈謂先隱于本土。復走出外境爲起去乎。禮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論語曰。述而不作。二作不足爲証。易傳曰。昔者伏羲氏作。神農氏作。黃帝氏作。堯舜氏作。孟子曰。聞文王作。應與此作義同。

荷蕢

皇甫謐高士傳。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故倚草器以自食其力也。○擊磬賦云。翁如始入秦。冷然激揚。旁達草木。獨調宮商。曾見訪于蓁弘。反受噪于荷蕢。

邶風匏有苦葉之詩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匏瓠也。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之時。深涉。深則厲。淺則揭。以衣涉水曰厲。褰本涉水處行。渡水曰涉。○言行者當量其淺深而後可。○有瀰濟盈。瀰水流貌。濟者。渡處。盈。滿也。有鷕雉鳴。鷕雌聲。濟盈不濡軌。軌車轍也。雉鳴求其牡。雉鳴則牡。走曰牝牡。○言濟盈而曰不濡軌。其牡雉鳴而又求其牡。以比淫亂者非其配偶而相求也。○雝雝鳴鴈。雝雝聲和。旭日始旦。旭日初上。出現貌。

如歸妻。迨冰未泮。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以深。刺淫亂之人也。○招招舟子。招招。號召之貌。舟人。舟子。舟人主濟渡者。人涉卬否。卬。我也。人涉卬否。卬涉我友。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以比男女必待其配偶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然也。此刺淫亂之詩。

厲揭

爾雅云。以衣涉水曰厲。衣。謂褰衣。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釋詩曰。至心曰厲。○說文厲作砅。音列。云履石渡水也。○詩正義孫炎曰。揭衣褰裳也。衣涉濡褌也。上文深涉不可揭則深。於厲矣。厲言深者。對揭之淺耳。鄭注論語及服注左傳。皆云由膝以上爲厲。則膝以上至由帶以上。總名厲也。

高宗

高宗名武丁。小乙子也。武丁元祀。王宅憂。亮陰三祀。亮。一作諒。陰。一作闇。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既除喪。猶可以言矣。而鳴呼。知之曰明哲。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

伐三年克之五十有九祀王崩廟號高宗子祖庚

踐位出通鑑前編

諒陰

禮喪服四制云高宗諒陰三年鄭註云諒古作梁闇謂之梁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喪服剪屏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書云王宅憂諒陰言居喪于梁闇也○杜預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陰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諒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史記景帝不譏其除服而譏其宴樂蓋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陰之節也○朱子曰孔氏曰諒信也陰默也那氏釋之曰信謂信任冢宰胡氏釋之曰信能默而不言也二家皆用孔訓而爲說不同鄭氏于禮記又讀作諒闇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

薨

白虎通云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天子曰

師大尊像崩之爲言崩伏强天下撫擊失神明黎庶潰潰海内悲哀諸侯曰薨國失陽薨之爲言奄也奄然亾也大夫曰卒精爛終卒卒之爲言終于國也士曰不祿失其忠節不忠終君之祿祿之爲言消也身消名彰庶人曰死死之爲言澌精氣窮也

冢宰

白虎通云所以名之爲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故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

天子之大夫或曰冢宰視卿周官所云也○爾雅云冢大也冢宰太宰也變冢爲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于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故云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

原壤

原壤周文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孔子之故人也

原壤之母死孔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于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如貍首之班言女子之美者然如貍女子之美者言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疑夫子必當絕其交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母失其爲親故者母失其爲故也○魏書李業興傳梁武帝問原壤何處人業興對曰鄭注云孔子幼少之舊故是魯人又問孔子聖人所存必可法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業興對曰原壤所行事存彰者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孔子深敦故舊之義于理無失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之後世業興對曰此是後人所

錄非孔子自制

杖

禮記云敵杖者執末○呂氏春秋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信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王粲云茲杖靈本以介眉壽奇幹直正不待矯揉據斯直材杖之爰茂○殷允云植德

扶者捨仗焉資○羅袞云身之疲仗以扶之國之危賢以國之○王制云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

闕黨童子

新安曰孔子居于闕黨闕黨之子弟收漁分有親者得多○氏族畧云闕氏風俗通謂闕黨童子之後

四書考下論卷之十六終

衛靈公

衛靈　問陳

陳　俎豆

絕糧　州里

毋往參焉註　史魚

蘧伯玉　孫林父甯殖註

子貢悅不若已註　行夏之時

時之正令之善註　殷輅

周冕　韶舞

鄭聲　柳下惠

史　水火

師冕　相師

季氏

顓臾　東蒙

四分魯國註　周任

兕　家臣屢叛註

干戈　蕭牆

以越伐齊註 禮樂征伐
公子遂殺子赤註 子駟
首陽 邦君之妻
陽貨 歲
莞爾 牛刀
公山弗擾 佛肸
宰我 匏瓜
周南召南 玉帛
鐘 鼓
吮癰舐痔註 朱
孺悲 鑽燧
食粥麄衰註 博
奕

四書考下論卷之十七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

司馬遷曰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過陳向註曰雍渠衛人載而行靈公與衛人同車孔子爲次車公孫尼子曰衛靈公之行也雍渠參乘孔子驅之去衛之陳公憐被與婦人遊于頃見公孔子趨之公揖被與婦人遊于頃見公被與婦人遊于頃見公被百隨珠曰衛兵士千對曰紫紂不任賢故周武王誅之湯武知任其過故興靈公畫寢而起志氣衰倦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悄道遊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悄子夏曰微悄而勇若悄者可乎鄭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悄而勇若悄者可乎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悄至入門仗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夫劍吾將與若言勇子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窺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子聞卷之聞者是士之毒而君子

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鉏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諭勇于人主之前哉。于是靈公避席揖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出韓詩外傳仲尼問于太史大洩伯常蹇俛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四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洩曰。是因是也。伯常蹇曰。夫靈公有妻三人。正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皆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俛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于故

墓不吉。卜葬于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椁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出莊子 師涓出于衛靈公之世。爲列代之樂。造新曲以代古樂。故有四時之樂。春有離湯。去爲應蕤之歌。夏有明晨。焦泉。朱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風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陰。沉雲之操。以此四時之聲奏于靈公。靈公情洒心惑。忘于政事。蘧伯玉趨階而諫曰。此雖以發揚氣佾。終焉沉洒淫湫之音。無合于風雅。非下臣宜薦于君也。靈公乃去其聲而親政務。故衛人美其化焉。師涓悔其乖於雅頌。失爲臣之道。乃退而隱迹蘧伯玉焚其樂器于九達之衢。恐後世傳造焉。出拾遺記 拾遺記亦見寶慎記

問陳

孔子適衛。路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爲人賢而有勇。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于宋。今遇困于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再罹難

寧鬬死。挺劒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來。喜而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爲蒲。衛之所以待晉者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公曰。善。卒不果伐。靈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嘆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出史記 孔子去衛。將行。餘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出

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子貢觀之，既而復反乎衛。靈公問兵陳，孔子對以未學，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意不在孔子，孔子遂行。

陳

論語曰：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左傳爲魚麗之陳，俗本多作阜傷車乘之車，按諸陳字，亦作陳列之陳，此六書爲假借也，蒼頡及近世字書，皆無別字，唯王羲之小學章，獨阜傷作車縱，後俗行不宜追改。○顏氏家訓云：凡用兵爲天陳，地陳，人陳，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陳。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別，此謂地陳。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陳。出六韜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李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爾八陳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參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臣按黃帝始立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陳法，四爲九，此所謂數起于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

聚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于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闘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者也，局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始于岐都，以建井畝，戒車王百輛，虎賁三千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敎戰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士十萬，乘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

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闘，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大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于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敎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猶其左右，脇而從之，兵陳可壞，素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鬬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于得而離其將，乘乖徙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

虎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怒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于戰習于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陳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傷其師此其勢也

司馬法云吳子軍中之制五人爲伍伍相保也十人爲什什相保也五十人爲屬屬相保也百人爲閭閭相保也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什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誅屬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屬有誅閭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閭有誅吏自什長已上至左右將上下皆相保也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皆與罪同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有不得之姦無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況國人聚會而食烏能以干令相私者哉此財練于

伍制五陣之法一鼓舉黑旗則爲曲陣二鼓舉朱旗則爲銳陣三鼓舉青旗則爲直陣四鼓舉白旗則爲方陣五鼓舉黃旗則爲圓陣陣之疎密卒一人居地廣縱各二步十人爲一列一陣凡十列廣縱各二十步步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前鋒其前後策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鱼貫立必雁行長以參短以參長回軍轉陣以後爲先以前爲後進無奔逸退無伏走五陣乃理凡百人曰隊二隊曰官三官曰曲二曲曰部裨編陣法兵之形勢也動發慎舉後發而先至離合向背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自春秋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韓信序次兵法著定三十五家而孫武書凡八十二篇圖九卷孫臏八十九篇圖四卷復有齊孔二篇李左車韓信等篇目並三今之校府所存孫武書惟十二篇無圖其所言皆權謀之事極爲精審太公六韜黃石公三略雖出於

子書皆遠古所作可觀者唐李靖兵法

通與其書一慮數十家悉湮近無取而陣圖所存者唯唐人李筌有八陣圖裴緒有九陣圖參引太公孫子諸葛亮之法爲証今是無有焉惜哉蓋陣法者所以訓齊士衆使其上下如一前後左右進退周旋如身之運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可與之俱生可與之俱死升天入險赴深蹈炎有逝其命者馳焉遇寇莫有錯亂然後可以從事於勍敵驅馳於絕域同乎禍福存亡則能決勝討矣故平居則訓齊遇敵則擊搏此其義也故廢陣形而用兵者敗將也執陣形而求勝者愚將也夫便擊刺之利習廣縱之勢見敵而無奔北撓亂之禍拱揖指揮無不服從者是豈不由素所習哉素習之法非形勢不可昇以孫武云紛紛紜紜鬪亂而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不可破不用陣法其孰能與于此乎

出裴緒虎鈐經曰結陣之術不可疎疎則難應不可密密則難用首欲銳翼欲輕腹欲實尾欲正惰者不可使遲輕者不可使突實者不可使不應機正者不可使不知便即變令之所定四陣者十萬人之正陣也人數之多少隨時增減此非每一陣可執蓋北十萬人爲準則焉每一陣步兵七萬騎兵七萬以爲常準但四陣更變各隨所便而用之爾每步兵一人占地兩步騎兵一人占地四步取其出入輕各受敵夫四陣制兵之法若敵爲變陣我以飛鶚陣應之敵爲直陣我以重覆陣當之敵爲突陣我以長虹陣當之敵引兵四面圍我我以八卦陣當之此所謂應敵者也出虎鈐上兵之有節制猶之一身其筋骸之束歟故以身運臂以臂使指屈伸把握無不在我然後可以應物所事矣兵自什伍積而總之以偏裨總之以將而又有大將以臨之小大相維尊卑相統其進退動靜疾徐緩急一聽于大將之節制違則行法有犯無赦故連百萬之衆可使如一身手足相須頭尾相應而戰必勝攻必取者用之有道也李德裕論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蓋潛乎伏羲氏之畫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爲八卦之象明矣蓋注奇讀如奇耦之奇

則尤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唐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裴緒之論又以六十四陣之變其出也無窮若此則所謂八陣者特八卦之統爾焦氏易學卦變至乎四十九正有六奇有六奇正相錯變化無窮是可以名數該之乎然觀太公武韜且言牧野之陣有天陣有地陣此固出于握奇而又有人陣焉此又出于天地陣之外者非八陣六花所能盡也獨孤及作風后八陣圖記有曰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

制勝作為陣圖故八其陣所以定位衝抗于外輔布于內風雲負其四維所次偕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按其後弛張則二廣迭舉掎角則四奇皆出圖成俎帝用經略非逐儺鬻南平蚩尤遺風冥冥神機未昧項緡得之霸西楚黥布得之奄九江孝武得之擾匈奴唐天寶中客有得其遺制于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按魚復之圖全本于握機願其妙窮其神者武侯

而已獨孤及乃以為項緡武帝得之未之思歟

孫季康子謂冉子曰子之于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子曰學之孔子然則孔子未嘗不習軍旅也不學軍旅為衛靈言之也其以柱人主之雄心乎有如慫慂而縱食則宋事可監也嘗閱宋史金主亮南侵上命葉義問視師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濟生兵傾吏曰生兵何物邪聞者掩口嗚呼孰謂軍旅果不可學也出史記

俎豆 與籩豆參看

俎祭器也朱漆兩端中以黑長一尺八寸闊八寸高八寸五分○禮明堂位云薦用玉豆雕篹同俎用梡嶡音貴王豆以玉飾豆也篹籩也雕飾其籩俎祭用也梡嶡則加四木于足中如橫凡之形也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音矩周以房俎俎者俎足形如椇枳之樹枝也房者俎足下兩間有似于堂房也夏后氏以揭豆殷玉豆周獻音憲豆揭不飾也木質而已獻豆刻畫如鬼形也取俎進俎不坐出禮記凡為俎者以骨為貴賤殷貴髀周貴肩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不重賤不虛示均也出禮記三

徂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魯頌曰。籩豆大房。（徂主人自邊以竹爲之盛菜容四升豆以木爲之薦俎飾髹其制前容四升醇大房以載牲體而祭器無不具焉。）褚遂良曰。剡造漆器禹雕其俎。

絕糧

哀公四年。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于野。不得行。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至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由。譬如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于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于此。顏回曰。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以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于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出史記孔子世家）

州里

周禮大司徒。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二千一百家爲一州。）○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鄰里前）

毋往參焉

曲禮云。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兩相麗之謂。離三相麗之謂參。○出中間則立者必合故君子譏之。）

神

白虎通曰所以必有紳帶示敬謹自約整續紳爲結于前下垂三分身中紳居一焉以有韠帶者示有事也○紳大帶揣謂插笏于大帶革帶之間出漢鄭玄禮記注紳大帶所以搢笏垂三尺天子素帶朱裏以繒綵飾其側諸侯不朱裏大夫飾其紐及末士但飾其末而已處事飾帶並紳約而紐紐之廣三寸長齊于帶麻者不紳此名之制也今按深衣用大帶以白繒廣四寸夾縫之其長圍腰而結于前再繚之爲兩耳乃垂其餘爲紳下與裳齊以黑繒飾

其紳復以五綵條廣三分約其相結之處長與紳齊所謂紳者所以束紳約也事類紳帶之垂者也禮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則紳之爲制其長可知長則作事不便至于失容矣容反陷于不謹矣故禮又曰動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是知腰之有帶帶之有紳固所以謹其身而于紳收之擁之亦所以謹其身也出雜集云

史魚

史魚名鰌字子魚衛大夫吳季札適衛見子魚悅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出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子魚患之數諫靈公而不聽子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于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足矣子魚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子具以父言對靈公蹙然易容曰夫子生則欲進賢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于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

禮而後反衛國以治史鰌之力也孔子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尸諫終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出劉向新序衛靈公問于史鰌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驅徹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子路見公公以史鰌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少焉兩國有難兩軍將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鼓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爲務不爲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有扈

氏戰三陣而不服。禹于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爲務也。出劉向說苑

蘧伯玉

靈公當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也。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

全 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默往視之。默還曰。蘧伯玉爲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子遂寢兵不出。出劉向說苑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于蘧伯玉曰。有人于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顚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于無疵。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

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愼邪。莊子亦論孔子既不得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三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乃殺之。丘聞之。剖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于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丘

哉乃反乎衛王伯玉家○蘧伯玉篤行慎德老而不倦孔子在當時所與善者子弼則晏嬰于鄭則子產于衛則蘧伯玉數人而已

孫林父寧殖蘧伯玉章註

晉獻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寧殖相之後二年衛獻公求復謂甯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曰孫不得聞君之出政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五月甯喜攻孫氏克之遂殺子叔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按孫氏欲逐獻公伯玉從近關出後

甯喜欲復獻公伯玉又從近關出其全身遠害如此

子貢悅不若已子貢問爲仁註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人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已者處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愼其所與處焉

行夏之時

漢書歷云王者易姓受命必愼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太史公曰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先王之正時也候端于始舉正于中斂餘于終則不改端于始序則不過舉正于中斂餘于終事則不悖○尚書大傳曰夏以十三月爲正平旦朔殷以十二月爲正雞鳴朔周以十一月爲正夜半爲朔○獨斷云夏以十三月爲正十寸爲尺律中太簇言萬物始簇而生故以爲正也殷以十二月爲正九寸爲尺律中大呂言陰氣太勝助黃鍾宣紙而萬物生故以爲正也周以十一月爲正八寸爲尺律中黃鍾言陽氣踵黃泉而出故以爲正也○周書曰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禮運云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春秋元命苞樂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文泰注云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爲朝○孔叢子子思曰夏數得天殷冔夏收殷周之所因也殷周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三統之義夏得其

正是以夫子云。○唐志大衍曆一日度議曰夏小正雖頗疎簡失傳乃羲和遺跡何承天循大戴之說復用夏時更以正月朔子夜半合朔雨水爲上元進乘夏曆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正月今小正者皆不與古合。○晉志云夏殷承運周氏愈期正朔既殊創法斯異傳曰史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是故天子當日官諭候有日御以和萬國以協三辰至于秦暑晦明之微陰陽發生之數啓閉升降之紀消息盈虛之節皆應躔次而無淫

史傳于漢而以夏數爲時天統實切元年詔曰正予時行夏之統此聖人未嘗代之矣其爲後王制法也

流故能該洽生靈堪與大地。○夏小正序云孔子得夏時于杞鄭氏注曰夏四時之書也其有若小正而鄭注月令入辭大抵約嚴不類素樸以來文章信其爲有夏氏之遺書其間星昏旦伏見中正當鄉若寒暑日風水雪雨旱之節草木榮秀之候羽毛鱗蠃蠕動之屬鳴與粥伏鄉遷蟄蟄蟄蟄之月令也。○曆志曰天統而王政民事繫焉蓋履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地統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地統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統之正在寅物成而黑。○太明會典國家治曆明時以　賜百官頒行天下屬欽天監官推算而享隸于祠部每歲二月朔欽天監奏進明年曆式頒行各布政司刊布例以九月朔進呈頒　賜嘉靖十九年改用十月朔。○神編我朝大統曆法悉用授時曆之制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節取其法以洪武十七年甲子爲曆元其實因之而未嘗改也迄今百五十餘年行之而無弊近年以來因交食之際有先天後天之不同而不能一一密合議者途謂其法已久不能無差而欲增損之者愚以爲得其人則可不得其人恐未可輕議也蓋嘗讀元史李謙曆議而玩其測驗之法自近日以至遠且自近地以至遠地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不可謂不精矣而又上考往古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類皆脗合不可謂不密矣何所據而增損之乎或者又疑元統有年遠數盈歲差天度之說殊不知所謂歲差云者謂冬至日躔赤道之度耳是固當改者也非謂氣朔也氣朔不可改也若曰天運難測或有未盡之數

久而方覺則其要又在乎測驗而已今斟酌郭守敬所造簡儀仰儀及諸儀表之制以載于史或可倣而行之不乎楊升庵集云昔唐典首授時虞典首璣衡首之名大之也何獨至于夏正而小之乎春秋外傳單穆公言引夏令又引時儆收場功儆者時舂齊物為營土功期司里皆于天象乎取之用茲以推孔子所稱夏時不啻是也

時之正令之善註

朱子曰陽氣雖始于黃鍾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于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于是物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為生物之始政歲時之端基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至商周始以征伐有天下于是共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收藏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考論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所為行夏時者蓋由歷數以來授時之法如堯典敬民事者不及而卷備也諸家之鑿久而皆

差時或小可之書按晉○饒雙峰曰行宇兼令說為無差故曰行夏時也

了古人每月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行夏之時不特改正朔乃是兼每月政令行了所以集註說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以堯曆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推之亦是夏時想夏之前皆用建寅之月至湯始改以新天下之觀聽耳

殷輅 周冕

禮明堂位云鸞車有虞氏之路輅同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鸞車有鸞和之車也鉤曲也車

軫謂之輿輿之前圍曲按名鉤車大○鄭特牲云路殷之木路也乘路周之玉路也大路繁纓一就次路五就大路殷祭天帶也纓鞅也在馬膺前梁絲而織以為飾音計五色一匝曰就大路之下有先路次路車雜之所用數取○周禮春官巾車駕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數多○周禮春官巾車駕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鸞和鈴面當盧樊纓皆以五采飾之為十有二就建錫馬面當盧金為之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斿旒同大常旗畫日月上纓十二斿以祀日月祡祭亦用二曰金路車鉤當馬胸赤金為之樊纓九就建大旂旂畫交龍以賓賓客會同亦如之同姓以封三曰象路朱以朱飾樊纓七就建大赤其旂名旃以朝異姓以封四曰

華路龍勒。以龍文飾馬勒。條纓五就。樊纓以繫旌。白旄飾之。建大旂。以即戎。以封四衛。五曰木路。前樊鵠纓。以淺黑飾韋爲樊。以鵠色飾韋爲纓。建大麾。夏后氏旗。以田以封蕃國。王后之五路。重翟錫。而朱總。重翟以重雉羽爲車旁之蔽。錫馬而有錫。以朱爲總。從王以周爲氣。祀宗廟。服翟勒而繅總。服翟不用重翟。但次其羽是爲之文。則乘之。使相歷也。龍勒飾馬面。以縷爲總。從王見。安車。雕面鷖。音總。安車。坐乘車也。雕面鷖。刻韋爲馬面之飾。以青黑之繢爲總。朝見于王。則乘之。皆有容蓋。容蓋。車幄。翟車。其面組總有幡。翟車不重不厭。以雉羽飾車側也。以貝飾勒之當面。而以組爲總。有幡幢爲蔽。皆后出採桑。則乘之。輦車。組輓。有罣罳。輓羽蓋。輦車人挽之以行者也。有罣罳。

重翟。有蓋。以蔽日。云。案周三代之車。惟翟車有蓋。后宮中則乘之。王之子弟。五乘。木車。蒲蔽。犬幦。青尾。蔡。疏飾。小服皆疏。木車。粗惡不漆。以蒲草爲蔽。以犬皮爲覆苓。以犬尾爲飾。以皮之赤多黑少者爲緣。此大祥所乘者也。漆車。藩蔽。軒。二音岸。妥。胡犬也。幦。覆苓。以韋之黑多赤少者爲緣。此禪所乘也。服車五乘。服車。臣民服事者之車。孫音遜。案緇爲緣。此藩車。藩蔽。鹿淺幦。華飾。藩車以蒼土所謂木版車也。案乘之。蔽。鹿皮爲覆苓。以韋之。此既練所乘也。駾。吐亂反。駾車。崔蔽。然。獸名。幦。孫音綏。飾。駾車側有漆飾。以細韋爲蔽。然獸皮爲覆苓。飾。以皮之赤多黑少者爲緣。此大祥所乘者也。漆車。藩蔽。軒。二音岸。妥。胡犬也。幦。覆苓。漆車飾。以黑漆。以藩扇爲蔽。胡犬皮爲覆苓。以韋之黑多赤少者爲緣。此禪所乘也。

音。夏五色及藻汕。卿乘夏縵。亦畫五采。其轂約也。卿乘夏縵。但不藻耳。大夫乘墨車。漆之黑色。士乘棧車。素而不漆。庶人乘役車。有方箱可載。任役也。○郊特牲。疏。大路。殷祭天車也。用以祭天。廿反。路。五采一成曰就。天質慈。故止一就。明堂位云。大路。殷路是也。先路三就者。先路亦殷路也。殷則三路。其世猶質。故以少飾爲先。對次故稱先也。大路一。先路三。次路五。就。禮器無先路之文。云次路七就。爲誤也。○史記殷紀云。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而色尚白。○後漢志。殷瑞山車。金根之色。○崔豹古今註曰。秦并天下。閱三代之輿服。謂殷得瑞山車。乃增飾而乘御。漢因不改焉。○留青曰札云。秦始皇閱三代之車。獨有取于殷。整南史齊志曰。殷有瑞。因乘鉤而制車。因桑根而爲色。古所謂器車也。桑根車一曰金根車。言桑色黃如金也。漢儀天子法駕曰金根車。不學之子。誤改爲金銀車。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出根車。根車。應載萬物也。○世本云。黃帝作冕。其制蓋以木爲幹。以布衆之上玄下朱。取天之色。○三禮圖

云冕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鄭云天子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音吹）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旒各十二王公之衮冕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三旒三玉大夫二旒二玉士以弁旒人以冠（周禮）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玉冕有六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此云五冕者大裘與衮同一冕也皆玄冕朱裏玄表而朱裏延紐（紐加小弁也綴之上覆者紐小弁也綴于冕之武上四方以弁貫之五采繅十有二就以五采繅爲繩如繅之文以貫玉而垂于延之前後各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

以五采玉相間用五采繅貫玉弁朱紘以玉爲笄而垂之每就各十有二旒繅之前後各九旒璪音藻民玉三采瑉玉石似玉者三采朱白蒼也其餘如王之事其餘謂玄冕朱裏延紐玉弁朱紘也繅旒皆就玉瑱玉笄此總言侯伯之冕侯伯之就子男五就以王爲瑱所以塞耳王之皮弁會五采皮弁王視朝服其綖玉藻者其象邸玉笄玉藻以玉爲珠卽五采玉十二也王之弁經爭服弁而加環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命數也而掌其禁令不得踰也

春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黑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享先公饗射則鷩冕鷩冕謂華蟲以下七章祀四望山川則毳冕毳冕謂宗彝以下五章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絺絺衣而黻扮米以下無畫也祭羣小祀則玄冕玄者無文凡兵事韋弁服韋弁之服赤朝則皮弁服以鹿皮爲弁凡冠弁委貌也凡吊事服弁服弁爵弁冠也凡弔事弁絰如爵弁而加絰絰也

部舞與入俑章參看

蔡氏（月令章句）曰舞者樂之容也有俯仰張翕行綴長短之制○（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國之舞雲門（黃帝）以祀天神舞咸池（堯）以祭地祇子弟舞大磬（樂）以祀四望（祀五嶽四鎮）舞大夏（禹樂）以祭山川舞大濩（湯樂）以享先妣舞大武（武王）以享先祖○（書大禹謨）曰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兩君之間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樂記）云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

鄭聲

白虎通云樂尚雅雅者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汲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禮記疏義云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云說煩於淫聲謂之鄭聲鄭詩二十一篇說婾人者九篇故鄭淫也（本鄭詩說婾人者唯九篇與義云十九者誤也）○樂記云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者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奏以文德也所以反情和志也其治民之情也及優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宋張端義貴耳集云鄭衛之音者淫詩也夫子獨曰放鄭聲而不及衛音何也衛所載皆男奔女鄭詩所載皆女奔男所以放之聖人之意微矣○川井總錄云論語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

孔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溢於樂曰淫聲一也鄭聲淫者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淫詩皆淫也後世失之解鄭風皆爲淫詩謬矣

柳下惠

柳下惠魯公族展氏也名獲字季禽無駭之子溢號之兄食邑柳下謚曰惠仕魯爲士師三黜或謂曰盍去之禽曰直道事人焉往不黜故魯雖不能用終身不去聲德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侵魯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以往齊侯未入境

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爲公太公股肱王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藏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誅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帥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若必不然

恃此以不恐齊侯之還出左傳魯世有齊師齊嘗攻魯以求岑鼎魯因與之齊侯不信而反之以爲非也使人告魯曰柳下惠以爲是因請受之魯君請於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爲岑鼎也以免國也棄臣之信以免君之國亦臣之所難也公乃以與岑鼎往出呂氏春秋

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不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先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而宗武幕能帥顓頊者也虞思也幕舜之後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杼禹後七世少康之子杼也能興夏道者子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上甲微契之後八世湯之先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高圉后稷後十世公非之子太王之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加之以祖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民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臧文仲聞之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爲三策策簡書也三策三卿卿一通謂司馬司徒司空也○出國語文公二年

八月丁卯大祀於太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祭將躋僖公於閔公上焉僖公閔公兄也躋升也宗有司諫曰非昭穆也文爲昭子爲僖爲閔臣子例而升閔上故曰非昭穆夏父弗忌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僖有明德之當爲昭閔次何常之有宗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世次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疎也夫祀昭孝之至也故工史

喜世世謂其德史書其名宗祝書昭穆宗掌其禮祝掌其位猶恐其或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以僖爲明而升之是先明而後祖自玄王以及主癸玄王契也主癸湯父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蒸也冬祭曰蒸未嘗踰湯與文武爲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未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踰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一能無殃乎出國語昔者齊無故起兵

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爲之奈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于齊魯君曰吾干乘主也身自使于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強其炮矣今使柳下惠于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趾哉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饑而求黍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歌喜見于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君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先亾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入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剖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剖羊矣臣之君固以此不懼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之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兵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出說苑○家

語夫子曰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隨蓋柳下惠之行也出家○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其妻語之曰子無乃濱乎吾聞之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貧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矣柳下惠曰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以乎且彼爲彼我爲我彼雖裸裎安能汙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其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

嗚呼夫子之信大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容不彊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材不蔽兮豈人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蔑神泄兮夫子之謚宜曰惠兮於是門人從之以惠爲誄莫能竄一字君子謂柳下惠妻能光其夫矣

史

世本注云黃帝之世始立史官蒼頡沮誦居其職矣至於夏商乃分置左右故曰左史記言右史記

事言經尚書事經春秋者也周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凡五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以逆邦國之治掌八法一曰官屬二曰官職三曰官常四曰官成五曰官法六曰官刑七曰官計以逆官府之治掌八則一曰祿位二曰廢置四曰殺生五曰賦貢六曰禄爵七曰刑賞八曰廢興以逆都鄙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奠定也父子相繼爲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內史掌王八柄之法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以詔王治書王命而貳之貳副也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命以贊冢宰掌贊書曲禮曰史載筆士載言夏有太史殷有太史掌曲有太史佚太史儋太史叔服史extra史蘇史趙孔子曰周任古之良史也老子爲周守藏室史又爲柱下史則其職也春秋傳曰晉趙穿弑靈公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盾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齊崔杼弑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又殺之

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楚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史記曰泰趙洹池之會其君相爲鼓瑟叩缶皆命御史書不虛美不隱惡善以勸世惡以示後所以暴露成敗昭彰是非者也遭秦滅學官失其守至漢武始置太史令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故司馬談父子世居此職得撰史記故太史公自序傳云

述陶唐以來至麟止。自黃帝始。原始察終。考之行事。著十二本紀。三十世家。十表八書。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成一家言是也。後漢書云。班彪續司馬遷後傳數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續之。固以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大漢當可獨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終王莽。爲記表傳九十九篇。建上之十志未畢。扶風馬續及其妹曹大家所成。今漢書是也。其後又有東觀漢記。列傳載記。凡百二十篇是也。世以史記班固漢書

及東觀漢記爲三史矣。後三國分方。魏吳有史官。蜀無其職。晉初陳壽採集其事。謂之三國志。凡六十五篇。自茲厥後。世有史書。雖不及遷固所脩。亦其次也。

水火

周易云。水流濕。火就燥。○又云。水在火上。既濟。火在水上。未濟。○禮記云。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又云。烹人以給水火之齊。○司烜氏掌火以燧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祭祀共明水明火。○左傳云。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韓非子曰。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釜鬵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於下。水火其所以爲勝者矣。○楊子曰。水劇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劉子曰。煙生於火而煙翳火。水生於水而氷遏水。故煙微而火盛。氷淨而水通。○文中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于火。

天文志云。水火者。陰陽之餘氣也。○尚書大傳云。火發於窌。水流於深。○十鍼云。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水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丘寒焰。猶曰火熱。熱者多也。○邵康節曰。有溫泉而無寒火。陰能從陽而陽不能從陰也。○水者火之地。火者水之氣。○火生於無。水生於有。○火內暗而外明。故離陽在外。火之用。爲外也。水外暗而內明。故坎陽在內。水之用。用內也。○正蒙云。陽陷於陰爲水。陰於陰爲火。○左傳梓慎曰。木。火之母也。○正義。陰陽之書。有五行焉。聚之法。火畏水。故以

丁爲壬妃是水爲火之雄。○莽傳注張晏曰水以大一爲牡火以地二爲牝故火爲水妃。

師晁

師晁魯樂師瞽者也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廢視而聽專且令天下無廢人也。

相師

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士四人瞽矇二百人無目瞽謂之瞽有目眡瞭三百人眡視同眡而無見謂之瞭以扶瞽也眡瞭掌太師之聲（人師說瞭則爲之瞽樂）凡樂事相

瞽（瞽或作樂眡瞭扶之。○又眡瞭凡樂事相瞽（相謂扶也。○疏釋名）能其事曰工故樂稱工瞽以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言工相者以眡瞭有目須人無目須人扶持故也。

季氏第十六

顓臾

路史云顓臾子爵沂之費縣西北有顓臾故城故漢顓臾縣。○春秋傳曰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水之祀以服事諸夏注云伏羲四國皆其後在泰山南武陽縣之東北。○開皇十八年以南武陽爲顓臾。○寰宇記沂水西北八十里今在費縣西。

東蒙

地理志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有門顓臾國在蒙山下今沂州費縣也。○馮厚齋曰按禹貢有二蒙羽畎夏翟蒙既藝梁州也言可種桑也。○洪氏曰魯頌云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又云乃命魯公俾侯

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謂顓臾也。

四分魯國註

左傳昭公五年春正月季孫舍中軍卑公室也（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初作中軍三分公室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中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孟氏取其半猶復以下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

千姓編云周任商太史蓋立言人也一云周大夫左傳
隱公六年鄭侵陳先是鄭嘗請成於陳陳侯不許
五父諫曰親仁善隣國之寶也不聽君子曰善不
可失惡不可長其陳侯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
也周任有言曰引周任之言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
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
者伸矣昭公五年魯叔孫穆子名豹初避僑如之難
在成公十六年齊齊及庚宗魯地遇婦人私爲食而宿焉適
齊娶國氏生孟丙仲壬後庚宗婦以私子來見名

曰牛使爲豎叔孫喪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
上僂深目而殺鬃號曰牛助余乃勝
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後還庚宗婦人以
其子見之則所喪也遂使爲豎豎小臣也豎牛以
計令穆子殺孟丙逐仲壬詳見左傳穆子疾急命召仲
壬許而不召因絕穆子之食而卒三日絕食牛立昭子
而相之穆子之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殺適
立庶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奔齊孟仲之子殺
諸塞關之外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
不以立己爲功而殺豎牛誠不可及周任有言曰亦引爲政者不賞
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大雅抑之篇

夫季氏伐顓臾冉求不能止孔子復引周任之言
曰陳力云云

兕

山海經曰講過山多兕○郭璞曰兕善抵觸又曰
出九眞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靑黑○本草
陳藏器云兕犀之雌者而形不同○蘇非子曰夫
兕虎有城動靜而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
之害矣○爾雅云兕似牛郭璞注云一角毛靑重

千斤○山經圖贊云兕惟壯獸似牛靑黑力無不
傾自焚以革皮無武備爲助文德○一說兕力屋
之雄者皮堅厚可以爲鎧未知的否

家臣屢叛註

左傳定公五年九月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
文伯季桓子之從父昆弟也虎而逐仲梁懷以不欲爲亂恐二子不從故因之而逐仲梁懷已
如冬十月殺公何藐族公氏已丑盟桓子於稷門之
內脩曲沃之城門庚寅大詢脩逐盟者受賄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
齊歜即文伯遄即子祺皆桓子公鉏極桓子族子公

山不狃宰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輒叔孫氏庶子叔仲志不得志於魯志叔孫帶之孫皆爲國人所薄故五人因陽虎作亂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代季氏代桓子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代武伯子叔孫氏叔孫氏慈子十月將享季氏蒲圃地名而殺之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以適孟氏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欽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於讙陽關以叛寶玉者封賜也大弓者武王之成弓

周公受賜藏之魯

干戈

干盾也戈戟也釋名曰盾遁也戈過也所刺擣則干盾也戈戟所以攻敵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盾所以衛身故士戈盾故受音殊○旅賁掌執戈盾夾車而趨及祭祀則但執受受擊兵也故士戈盾故受趨及祭祀則但執受受擊兵也王族故士也以共從王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車故授之戈盾以爲衛副車也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王所止舍之所行則無所用故斂之用放斂收禮書曰五兵之用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則人持其一矣盾則夫人而有之書曰弗弔爾干十欲其比則夫人有之可知也然五兵之所以便於用者戈而已其柄短而易持其胡援廣而易入可以擣可以斬可以擊可以鉤鋸富父終甥以戈磨喬如之喉戈之所用可知矣詩曰荷戈與祋書云稱爾戈矣適而不用哉

蕭墻

鄭玄曰蕭之言肅也墻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墻○釋名曰蕭墻在門內蕭肅也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

以越伐絳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後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間隙也公游於陵阪地名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問已可得善終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絳而去三桓秋八月公如公孫有陘氏郤有陘氏小氏孫於邾遂如越

禮樂征伐。

王制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告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公子遂殺子赤

左傳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子遂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惠伯不肯。仲見於齊惠公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太其母弟也。夫人姜氏歸於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千駟

註駟。四馬也。胡氏曰。一車之用。兩服兩驂也。○遷。遷曰。天子十二閑。閑以木爲之。閑所以防馬也。馬六種。種馬戎齊馬道。田馬。驊騮。駑馬。各有所掌。良馬一閑。習馬一閑。射馬一閑。駕馬一閑。道馬一閑。田馬一閑。駑馬一閑。凡八閑。閑有圉。圉有師。師四匹曰乘。養馬曰圉。乘馬分爲四圉。圉師一人主之。三乘爲阜。阜也。馬十二匹。三阜爲繫。馬三十六匹。六繫爲廐。馬二百一十六匹。六廐成較。較有左右。則十二廐合二千四百五十六匹。種各一廐。廐有左右。則一種四百三十二匹。良馬五種。則合二千一百六十匹。又駑馬一種。合良馬一種之數。則爲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諸侯良馬三閑。駑馬三閑。馬四種。無種馬戎馬。家四閑。卿大夫良馬一閑。駑馬二閑。馬二種。止有田馬駑馬。蓋諸侯大夫無左右。則良馬三。居三廐。合六百四十八匹。駑馬三。良馬一種之數。居三廐。亦六百四十八匹。凡二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一種一良馬。居一廐。二百一十六匹。駑三之。居三廐。爲六百四十八。凡八百六十四匹。諸侯六閑。彼衛文公之騋牝三千。齊景公之馬千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違禮者也。

首陽

十三州之一。云雷首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

南有古冢，陵柏蓊然攢茂，世謂之夷齊墓。○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水經注云：雷首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鄭玄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弟子云：夷齊西至岐陽，及武王伐殷，叩馬而諫，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

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比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又其歌曰：登彼西山，是今清瀕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處也。

邦君之妻

曲禮云：天子之配曰后，后猶後也，言在後，諸侯之配曰夫人，言扶助君也。卿之配曰內子，內以治家也。大夫之配曰孺人，孺屬也，屬人以治家也。士曰婦人，婦服也。庶人曰妻，妻齊也，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不以老稱，不足以任其事，不以旒稱，非所以能

人，故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此諸侯謂他國君稱夫人之辭也。曰寡小君，從君稱也。自稱於君曰小童，未成人之稱也。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言卑也。○春秋之時，以妾爲夫人，如惠公仲子者，是卑其身也。以妾母爲夫人，如僖公成風者，是卑其親也。夫子誌此，蓋正名之意。

陽貨第十七

陽貨

陽貨，一名陽虎，季氏家臣。昭公出，季平子意如執國命，國人憚之。定公五年夏六月，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璵璠美玉，仲梁懷弗與，曰：

改步改玉，懷亦季氏臣，昭公出，平子行君事，臧璵曰：趙鞅卒于晉之國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當卜湯，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璵璠，實爲寶，不與，必怨，懷亦爲意如不與，既葬，桓子行東君也，子何怨焉？言懷亦爲意如不與，既葬，桓子行東野，桓子意如子，以費不卹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懷弗敬，不卹，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行，逐之也。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召公父文伯，文伯，桓子父昆弟，桓子懷也。虎欲爲亂，恐桓子不從，故囚之。而逐仲梁懷。六年，魯侯鄭取邑，鄭地，周縣，翻因鄭人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周地，翻因鄭人爲晉討鄭之伐胥靡，故以作亂，鄭爲之伐胥靡，故

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氏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虎將逐三桓，欲令舍於脾澤，而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謂衛侯曰：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桓子如晉，獻鄆，修也。獻取邑。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脩。虎欲因三桓并求媚於晉，故強使孟懿子往報晉夫人，兼享之。既享，故不復返。設孟懿子立於房外，北於更衣之外。謂范獻子執曰：陽虎若不能居晉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言虛不能住魯而來息肩於晉，若爲虛請，晉必處之以中軍司馬之官，稱先君以徵其言。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若欲使晉必厚待之。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執何知焉。獻子謂簡子。趙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衆，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欲令晉知之。冬，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於五父之衢。七年春，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鄆、陽皆魯邑。中間先屬齊，今歸之。夏，齊伐魯，取陽關。陽虎御季桓子，公歛處父御孟懿子，處父，孟氏家臣。將帥軍齊師，齊師聞之，隨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慶，補難子成宰公歛陽。不圖慶，補難子成宰公歛陽。虎不圖禍而必死，言虎不圖慶，補難子成宰公歛陽。以攻齊師，必大敗之。

死。苦夷曰：虎陪二子於難，苦夷，季氏家臣。二子，季孫、孟孫。不待有司，余必殺汝。虎懼，乃還，不敗。八年冬，季寤之弟。公鉏極、恒子、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叔孫氏族。無寵於叔孫氏，武叔仲志不得志於魯。志叔孫帶後寫。以作亂。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將作大事，欲順祀取媚。辛卯，禘於僖公。辛卯十月二日，不於太廟者，順祀之義。當追僖公，慎於僖神，故於僖廟行禘祀。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都車，都邑之兵車。虎成宰公歛處父告孟孫曰：至，欲以都車攻二家。成宰公歛處父告孟孫曰：陽氏成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爲桓子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音披，盾夾之，鈹，劒前導。于時也，夾輿也。越巖、越虎，將如蒲圃。桓子昨暮謂林楚曰：虞人，掌山澤之官。鈹，劒屬。昨暮，桓子知陽虎將作亂，故謂林楚。而先皆季氏之良也，備以是繼之。欲林楚先己於難，對曰：臣聞命後也。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微死，必無益於主。言徒召死，無益於季氏。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

死懼不免主恒子曰往也言必往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二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公期孟氏支子貧欲備難不便人知故僞爲林楚怒馬及衢而驟驟以走公期築室孟氏陽越射之不中築者圍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欲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外弗勝又戰棘下城內地名陽氏敗陽虎脫甲如公宮示無所畏取寶玉大弓以出叔梁倫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者也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

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殺之今得脫必喜從者曰盍疏駕公欲陽在卽處父公欲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欲因亂討季孫孟孫惟而歸之遂氏歸桓子陽虎入於讙陽關以叛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於魯六月伐陽關陽關地陽虎使焚萊門萊門近卽墨卽墨見火犯之而出齊齊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三加必取其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名國諫曰臣嘗爲隸施氏矣施氏晉大夫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人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勸齊師也齊師能尽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思以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此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囚虎願東侯欲殺己因而東之將囚虎於東郙陽虎願東及卫設詐辭東之郙其麻約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鋌其軸鋌軸端鐵也刻其軸使易毀毀麻約而歸之以麻約刻處而歸載寶龜寶龜車之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見趙簡子曰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臣於邦邊境之士親拊臣於兵簡子曰惟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受亂人故○圭

之備

歲

大唐西域記云。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黑分或十四日。十五日。月有小大故也。黑前白後。合為一月。日遊在外。南行也。總此二行。合為一歲。○[注]郭璞曰。歲取星行一次。祀取四時一終。年取禾一熟。載取物終歲更始也。○易乾鑿度。孔子曰。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而

備歲事。

莞爾 李善作莧字

昭明文選註云。莧爾。舒張而目之貌也

牛刀

莊子養生篇云。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

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

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賈誼策云。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中理解也。

公山弗擾

弗擾一名不狃。字子洩。季氏家臣。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卒。陽虎將以殃嗇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弗擾。弗擾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季桓子行東野。及費。弗擾為費宰。逆勞

於郊。桓子敬之。勞而送之。歌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子聞之。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虎行之乎。八年。弗擾與季寤公鉏極笑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因陽虎以去三桓。（詳見陽虎傳）弗擾以費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悅。止孔子。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史記定公九年。公山不狃以費叛季氏。使人召孔子。子欲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十二年。子路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季氏將墮費。公山弗擾。叔孫

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二人。魯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魯下南有姑蔑城。）弗擾與叔孫輒奔齊。既復奔吳。哀公八年。吳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國名而無其實。伐之必得志焉。（逆而告弗擾。弗擾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必之可也。（不臣所違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所託也。則隱。有所國託而爲惡。則夫人之行。不以所惡廢鄉。不以私惡廢

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固辭。王。（吳若使子帥師必辭之。）將使我。子張。（掫也。）以其言爲己。王問於弗擾。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緩時病。若無能自立。憑刑人人。知困。皆將死難。）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三桓。）夫魯齊晉之暑。賢人

（弗擾。佛肸云中牟。）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中牟在漢河西。）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至於邑。惟邑人田甲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榮。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遂褰衣就鼎。佛肸脫屨而生之。趙簡子聞中牟叛。攻而取之。閒田甲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甲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爲也。賞一人以慚萬夫。義者不取也。遂南之楚。（史記孔子世家。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氏中行氏。伐中牟。佛肸叛。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親

佛肸

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從武城伐魯。欲使魯爲之備云。）（此次傳）

於其身爲不善云云。子曰。然有是言云云。○列女傳趙佛肹母者。趙之中牟宰佛肹之母也。佛肹以中牟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肹之母將論。自言我死不當。士長爲之言于襄子。襄子問其故。母曰。不得見主君則不言。于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爲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于反母。何爲不當死也。母曰。吁。以主君設妾爲有說也。乃以母無教耶。妾之職盡久矣。此乃

在于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而爲子。長則爲友。夫死從子。妾能爲君長子。君自擇以爲臣。妾之子與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夫。佛肹之友。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曰。佛肹之母。一言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

韓非子曰。中牟三國之版脫。趙賓耶鄲之肩髀。○史記云中牟屬汴梁路。

匏瓜

坤雅云。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傳曰。匏謂之瓠哉矣。蓋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定非一物也。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以苦故也。○黃氏日抄云。歷舉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註云。論語繫而不食。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刪正云。註以匏爲瓠非也。按詩云。匏有苦葉。嚴氏釋詩。謂匏經霜葉落。取繫之腰以渡水。蓋匏瓜蠢然無用之物。但可繫之腰以渡水而不可食。故曰繫而不食。國語叔向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其理甚明。若謂其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豈有植物而貴其能飲食哉。(王仲宣匏瓜賦云。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楊子厄言云。吾豈匏瓜也哉。言匏苦而人不食之。非謂匏不能飲食也。植物之實。何物能飲

食哉。○大象賦云。匏瓜鷹果於震閨。五星在離來北天子之果圖。占大光潤則歲豐。不潤則瓜果之實不登。星經云瓜匏五星在離珠北入女一度去北辰七斗一度。

周南召南

周南召南。譜云共繼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雎至鵲巢。皆后妃身事。桃夭兎罝。芣苢。后妃化之所及。漢廣汝墳。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召南鵲巢采

蘩。大人身事。草蟲采蘋。朝廷之妻。卿家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為陰類。故先於召伯。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召南之國。江沱之間。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為差。按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后妃二國。通皆云南。見所化之處。明與諸國有異也。

玉帛

周禮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藏於人曰瑞。藏於人曰器。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玉之藻藉。若王搢大圭執鎮圭。大圭。朴素無文。鎮圭四鎮之繅藉五采。出。謂則植之。執。手執之也。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繅藉織組為藻飾。以藉玉也。五色為五采。一匝為一就。朝日用此圭。公執桓圭。餘見執圭章。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三采。赤白蒼也。子執穀圭。男執蒲圭。繅皆二采二就。二采。朱白也。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繅也。亦用此。六等玉。璋圭。璋。璧琮。穿音篆。刻也。圭銳。璧圓。琮皆半圭曰璋。半璧曰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大夫聚來曰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邸本已四圭。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畫多以象為邸。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于圭頭為圭器曰瓚。

璧以祀日月星辰。圭其邸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璋邸亦琮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上地。土圭測日景之表。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珍當為鎮。王使執之以為瑞。琥璋為虎形。以起兵。以治兵守。琥璋為齒牙象。璧羨以起度。璧圓九寸。穀中兩孔而羨。度其上下。則徑八寸。長一尺。瑑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渠眉。猶玉飾。疏璧琮以斂尸。疏通也。穿通其孔也。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疏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琰圭。琰圭皆瑑飾。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喪。共一版玉含玉。贈玉。飯玉。碎玉。以斂尸也。含玉。

[illegible]空右顧及在口[illegible]中者謂玉器也凡玉器出則共奉之秋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其幣用皮二[illegible]王之後用之璧以帛其幣用帛琮以錦其幣用錦璜以黼其幣用黼子○鄭玄注其上公及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侯伯子男享天子幣以帛享后琮以錦其上大小各如其命數其諸侯相朝所執之玉與朝天子同其享玉皆以璧享君以琮享夫人子男相享則降用琥以繡璜以黼故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其聘玉及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琮[illegible]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是也

鐘

釋名云鐘空也空內受氣多故聲大○白虎通云鐘之爲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風俗通云鐘者秋分之音也○山海經云炎帝之孫岐伯困鼓遂爲鐘○又曰曹山有鐘九耳龗降即鳴世本倕作鐘○呂氏春秋云黃帝命伶倫造十二鐘○樂汁圖徵曰黃鐘生一二生萬物故君子鑄金爲鐘四時[illegible]以九乳九乳法是以撞鐘知君[illegible]四時九州之得鐘調則君道得○周禮考工鳧氏爲鐘樂[illegible]輕[illegible]失謂之銑[illegible]所先故謂之銑[illegible]間謂之[illegible]之上[illegible]也于上謂之鼓[illegible]所自出也鼓上謂之鉦[illegible]之上[illegible]也鉦上謂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也舞上謂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也

雷丹陽人于地掘得一石鼓以為張華藏書之兆然

鼓人侍祭祀而鼓夏鼓人出入奏之鼓夏鼓人入奏之鼓夏鼓人出奏之○爾雅云大鍾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

鼓

風俗通鼓者郭也春分之音萬物皆鼓甲而出故謂之鼓○世本云夔作鼓蓋起於伊耆氏禮記曰伊耆氏葺梓土鼓○三禮云夏后足鼓殷人置鼓葺音楢亦作楢周人縣鼓○周禮考工鞮音運人為鼗陶鼗陶鼗長四尺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以木為之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鼓之匡也動鼓所取象也

良鼓瑕如積環其革鞔急則文理累累如環之積也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地官鼓人掌教六鼓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為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祇雷鼓八面祭天神鼓以靈鼓鼓社祭靈鼓六面祭地祇鼓之以路鼓鼓鬼享路鼓四面享宗廟鼓之以鼖音墳鼓鼓軍事鼖鼓長八尺以鼛音高鼓鼓役事鼛長一丈以晉鼓鼓金奏長六尺○易通卦驗冬至鼓用事鼓面徑八尺一寸夏至鼓用牛皮鼓面徑五尺七寸鄭玄曰馬牛皮薄聲雜○爾雅云大鼓謂之鼖小鼓謂之應大鼓謂之鼓小者謂之料樂謂之節徒擊鼓謂之咢○通禮義纂云建鼓大鼓也少昊氏作焉為衆鼓之節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柱貫謂之楹鼓周懸之謂之懸鼓近代相承謂之建鼓

吮癰舐痔附

莊子列禦寇篇云曹商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音坐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前漢佞幸傳文帝病癰鄧通常為上嗽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醋音酬癰膿出其膿血太子難色既而慙由是恨通

朱

朱子語類云蒨音纁絳朱此紅之染數一入爲蒨再入爲纁三入爲絳四入爲朱○新安陳氏曰朱南方之正色合赤黑而成紫北方之間色

孺悲

孺悲魯人也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時人輟而藏上士之喪禮已廢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書而存之○出禮雜記

鑽燧

河圖挺佐輔云伏羲禪於伯牛鑽木作火○禮含

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使人無腹疾以遂人之情性故名燧人氏○淮南子曰燧人鑽星辰鑽木生火○東漢書禮儀志曰夏至浚井改水冬至鑽燧改火○周禮夏官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春建辰之月火星始見因出之以宜其氣雖烈山焚萊不禁也民皆從其出火之令季秋內火季秋建戌之月火星始伏因納之以息其氣雖鑽金焚薪不爲也納火民亦如之季秋時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爟凡國失火禁野燒則有刑罰焉○拾遺記云燧明國人不識晝夜四時有火樹名燧木屈盤萬頃有鳥名鴟啄樹則燦然火出後世聖人游於日月之外以食救物至於南垂觀此燧木因取小枝以鑽火號燧人氏在包羲氏之前蓋火山國也○尸子曰燧人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爲火○升菴餘錄云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爲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爲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爲土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爲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爲水柞楢音尤色玄以象水也○

留青日札云古者鑽燧改火所以革故而取新也榆柳木之火也棗杏火之火也桑柘土之火也柞楢金之火也槐檀水之火也○外記云司烜氏以燧取明火于仲春則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爲季春將出火也

食粥歠羹

禮間傳云父母之喪旣殯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也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父母之喪

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期而小祥練冠之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再期而服縞之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二十七月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孝子不忍遽忘親故飲醴酒食乾肉之味

博

山堂四考云博塞之戲人多謂之賭博誤矣蓋摴乃樗蒱戲名世之紈袴樗蒱者謂之公子家又謂之囊家亦謂之錄事○鮑宏博經云博局之戲各投六著行六棋故云六博用十二棋六棋白六棋黑所擲頭謂之瑰瓌有五采刻爲一萐者謂之塞刻爲兩萐者謂之白刻爲三萐者謂之黑一邊不刻在五塞之間謂之五塞行五道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塞亦博類

奕

博物志云堯造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棋以教之一說周武帝始造象戲○楊子曰圍棋小道不學無害之何爲之乎曰斷木爲棋編革爲鞠○世說曰王中郎以圍棋爲坐隱支公以圍棋爲手談王積新棋勢譜圖曰王郎號爲坐隱袒納稱爲手談○馬融棋賦云舉觀圍棋法於用兵三尺之局爲戰鬬場陳聚士卒兩敵相當性者無功貪者先亡常據四道守用依傍緣邊遮列往往相望離離焉目連連焉行跱度間置俳徊中央收取死卒毋使相迎當食不食反受其殃○吳志韋昭論曰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寸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

求之于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于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于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于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于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于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四書考下論卷之十七 終

微子　微子　其子
比干　齊景公待孔子
齊人歸女樂　季桓子
接輿　長沮桀溺丈人
耦耕　津
擾　荷蓧丈人
五穀　不辨菽麥註
黍雞見
黍次卷　蓮
虞仲　夷逸
朱張　少連
干繚缺方叔陽武襄　太師摯
亞飯三飯亞飯　鼓方叔
播鼗　少師陽
師冕　魯公
八士　伯仲叔季

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小道註
諫　溉掃應對進退
孟莊子　陽膚
士師　日月之食
公孫朝　叔孫武叔
丘陵
堯曰
堯命舜　曆數
舜命禹　予小
湯誥　周親仁人
權　量
廢　興滅繼絕舉逸

微子第十八

微子

微子封公爵一名開又子啓庶弟微仲名衍又云微子之子傳三十二君凡八百二十九年微仲之子稱公至帝辛逐兄自立偕柳下齊楚魏滅之祀絕○史俱存啓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食采於微故曰微子微畿內國名子爵也爲紂卿士紂既立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及祖尹以周西伯昌

脩德滅阮阮音元國名在上黨東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曰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陳於上我祖湯也言湯遂紂洗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野蠻寇又爲卿士師師非度卿士已下輔用充於外內師敎爲非法度又無常得者屢相攻擊小民乃並興相爲敵讐大殷其興喪若涉水無津涯殷

喪越至於今曰太師少師我其發出往吾家保於喪卿大夫今女無故告是微子求敎誨也予顚躋如之何其如猶墜也恐顚墜於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微子帝乙之子故曰王子菑災也乃毋畏畏不用老長上不畏天萌下不畏賢人今殷民乃訛淫神祇之祀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或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及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肉袒者袒而露肉也面縛者縛手于背而面向前也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

子復其位如故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周公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求微子以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於宋宋古商丘之地名今歸德府屬縣封府仁賢殷之餘民其戴愛之甚子孫千早亡立其弟衍爲微仲禮曰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是也蓋其史記家世家一路史曰微子爲木扶風郃陽今之郃陽縣郃鄉村附武內則有郃鄉城今故城在濮東南

箕子

箕子名胥餘紂親戚也食采於箕故曰箕子箕國名子爵也紂性淫佚好酒色始爲象箸箕子嘆曰以土木爲器必不盛以土型將作犀玉之盃以遹其欲彼爲象箸必不羹菽藿而衣短褐而舍于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與焉宮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紂淫佚益甚作炮烙之刑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

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過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及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乃爲之陳洪範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盡爲禾黍心實傷之欲哭不可欲泣不可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民聞之皆爲流涕云

周書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箕子下疏家書王引答謂商王父師惟辛不悛天用沦喪殷滅去故來朝辛錫朕以國嗣洪範九疇錫朕彝倫攸叙

侯以道朕卿厥邦土靡所止靡所私封尚父望于營丘弟旦于曲阜召公奭于燕叔鮮于管叔度于蔡餘各以次受封爾父師備厥天道用克化誨于蠢類惟茲庸罰羌紊徵虐彰濁人悉取厥新乃朝鮮于周底于遹迷其以屬父師箕子曰俞誨父嗣子在昔不及拏獲朝夕夾相以長爲周藩王曰已廓有

箕子出而語人曰茲無乃小子之咎事商雖惡吾猶四也事周雖聖吾其夷矣小子能亡礙顏少師哉

比干

王子比干者紂之親戚也凡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以先王

葉難天命不易請王洗心易行伏于象魏之門紂大怒曰此干自以爲聖人矣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遂殺比干剖視其心箕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爲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義可以去矣于是遂行

齊景公問孔子

史記魯昭公十年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

夫起累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可矣他日適齊景公又復問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

說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

齊人歸女樂

史記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足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于夾谷定公以乘車

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及會齊奏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于是旍旄羽祓矛戟劒撥鼓噪而至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爲好齊鹵之臣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爲不祥于德爲倦義于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

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于前。孔子趨進。履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司馬速加刑焉。于是斬侏儒。齊侯懼。有慙色。將謝。齊人加戟。晏子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饑象酒脯之用。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

其不具。用犯稗也。子盡圖之。夫享用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吾子猶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曰。君子有過。則謝以實。小人有過。則諱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于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于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于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于邑者。不

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我爲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于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于魯城南皐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

乃作猗蘭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茂天。不誠其所。逍遥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言婦人之口。可以出走也。謁謁是以憂。使人足敗。故可以死敗也。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我以羣婢故也。孔子遂適衛。出孔子世家。來喟女樂論。隋高祖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否。楊素以

下莫知所出遂言無之房聘達進曰臣聞窮寇勿
攻鍾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者於雅頌不得
言無隋文悅嘻夫秦齊晉皆有女樂由余去孔子
行錫魏絳之謂也漢祖唐山夫人能楚聲文舊云
終天用女樂魏武有盛女能鼓琴特異於品妓則
女樂者秦齊晉漢魏俱有之而楊素以下皆不能
言者豈以所問是古天子耶若是則有太昊使素
女鼓五十絃悲帝禁不止豈臣不能以是言但
賢聊達之說頗違引詩瞻對顧時二南之言淑女

爲后妃也安有后妃執樂也荐業謂在宗廟用也
安有謂王者房中樂耶文英案 ○呂滬齊人歸女樂
魏曰昔齊人饋魯城八人環肥燕瘦代綺羅嬌春洞
簫波于曼睩回流風於翔身嵇以仲尼定魯禮樂
制齊君臣斬倡優于夾谷之會復土田於汶水之
濱故遇雲與翹雪實內闈而外親將敗魯之政弱
齊之隣魯君臣果不端操遂不先覺聞進屋哇之
聲皆忘聖人之學城南丁是考雷鼓黽首雲幢結
齊魯之歡受鄭衛之樂感頻音之悲憑成正聲之

踏駁夫子則不可救其矢復其迷望龜山以命操
觀鳳鳳而銜懷夫任權臣之傾國納文馬與美女
薦神祇之所歆誘耳目而不拒荒笑語之啞啞溺
衣裳之楚楚由是齊日以長魯日以微見鄰國之
侵地聞志士之沾衣文英華

季桓子

季桓子名斯平子意如之子也定公六年夏季孫
斯仲孫何忌師師圍鄆鄆求於晉晉不救圍之哀公二年桓子
伐邾將伐綏邾邑名邾人路以鄫沂之田而受盟焉

三年桓子城啓陽五月司鐸火司鐸官名桓子御公立
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不欲重財
而輕命藏象魏命有司縣教令之法曰舊章不可民命使萬民觀之
亡也三年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桓子南孺子桓
子之妻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肥康
子名肥者孔子後與魯多以名受氏如季孫卒康故夫喪死故相魯民名仲尼故敬曰季孫卒康
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告於若與
大夫而立之康子陰使人殺之而自立陽虎傳

接輿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昭王
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
出高孔子之將適楚也接輿歌而過之曰鳳兮鳳
兮何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
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世僅
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趍迷陽迷
陽迷陽伏陽也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
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

剖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孔子
下車欲與之言接輿避之孔子見接輿接輿曰日
中始名人姓何以語汝孔子曰告吾君人者以已出
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接輿曰是欺德也其
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夫聖人
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各正其命確乎能其事者
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
乎神丘之下社神丘也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
之無知且汝獨不知無名人之說乎天根人名遊于

殷湯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
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
將與造物者遊予無何有之鄉又何藝以治天下
又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
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昭王聞接輿賢使者齎金造門曰
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子治河南接輿不受笑
而不應使者不得辭而去妻從市歸曰子幼而爲
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轍迹何深也接輿曰王
不知我不肖也遣使賜我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
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焉我許之矣妻
曰吾聞士非禮不動不爲貧而易操不爲賤而改
行妾事夫子躬耕以爲食親績以爲衣據義而動
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堅車良馬食人
肥鮮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
從非忠也從之是改行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
妻載緡器之隱未變易姓字出韓詩外傳諸名山
荀城皆山林幽僻可以爲但不莫知其所之

長沮桀溺丈人

長沮桀溺皆逸人。○聖賢塚記黃成山卽沮溺耕處下有東流千路問津處也。山在許州葉縣高士傳頌曰。悠悠沮溺。並耦荒墟。敬詢渡濟。暫駐浮車。飄然無答。齊口致譏。物情不足。德有餘。（紀聞云沮溺丈人之行。雖未能合於中道。然而淸風迹超。如孤松之高峙。玉雪之不污。視猶利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

耦耕

詩箋云。耜廣五寸。三耦爲耦。一川之間。萬夫有耦。

耦耕

津

藁苑云。渡水處曰津。亦曰濟。又水會處謂之津。○靑箱雜錄云。嶺南謂水津爲步。故船步卽渡船處。楊州瓜步。洪州觀步。閩中謂水淺爲溪步。○鄭防問津臺賦云。惟歲臨乎甲午。余經祭以遊陳。見歸然之故臺。沒路隅之荒榛。側聞夫子于此問津。方太公迷殷遇文王。伊尹迷莘遇成湯。何夫子之不遇。與昔淵而遂亡。永追想于遺跡。遂投弔于寒荒。

耨

師古曰。耨摩田器也。○顧炎徐氏曰。布種後以耨摩田。使土之開處復合曰耨種。○耨音衄。山貢思頤曰。古曰耨。今曰勞。勞卽到切。○愚言云。今之壓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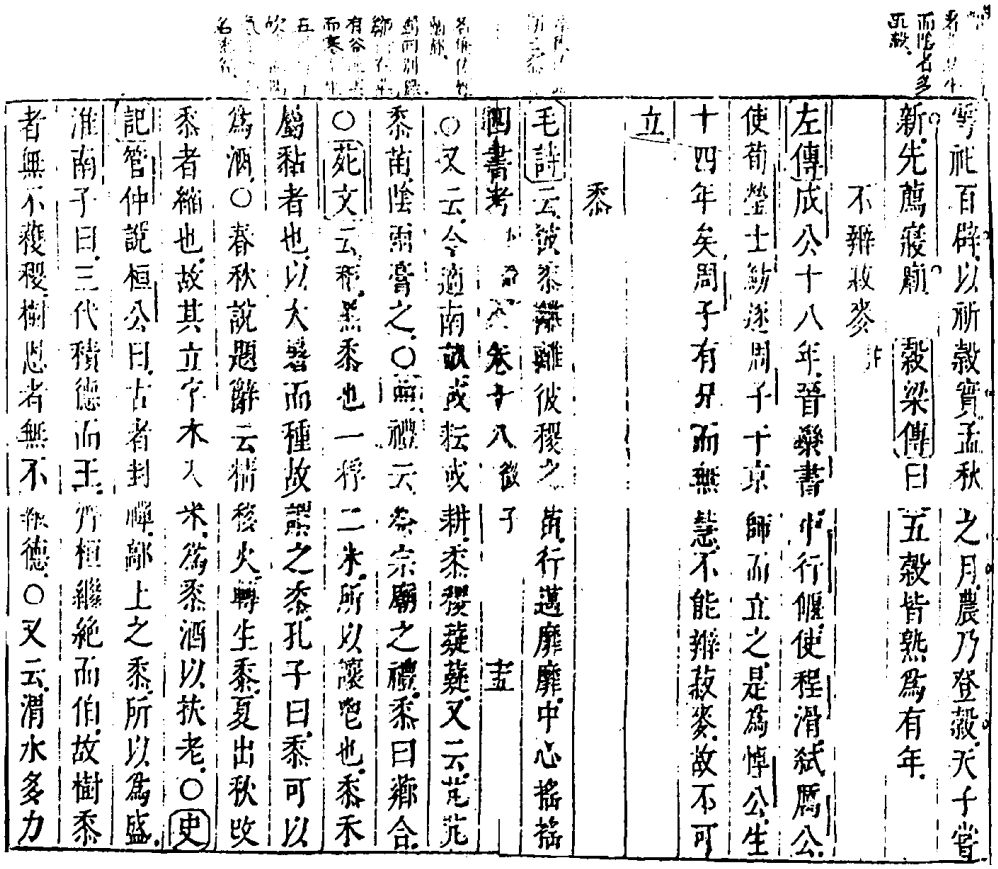
荷蓧丈人

荷蓧丈人。隱人。○師古曰。丈人。長者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焉。○高士傳頌曰。丈人絕軌。偪接洙賢。天涯日暮。雞黍是延。載陳夫子。尋返容輿。先覩掃跡。虛室依然。

五穀

鄭玄云。五穀。麻。黍。稷。麥。豆。○周書云。氏禾麥居東方。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周禮職方氏辨九穀之數。揚州。荆州。其穀宜稻。豫州。并州。其穀宜五種。（黍。稷。菽。麥。麻。）靑州。其穀宜稻。麥。兗州。其穀宜四種。（黍。稷。菽。麻。）雍州。冀州。其穀宜黍。稷。幽州。其穀宜三種。（黍。稷。菽。）禮斗威儀曰。歲卯年穀不登。君膳不祭牌。馬不食八穀。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孟夏驅獸。無害五穀。仲夏之月。乃命百縣

（子許然曰。九穀者。蕃庶之物。國之所資。東方多麥。稻西方多黍。稷北方多菽。中央多麻。天氣上之。其穀自高。）



寧祇百辟以祈穀實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
新先薦寢廟　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爲有年
不辨菽麥
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
使荀瑩士魴逐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爲悼公生
十四年矣周子有力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
立
黍
毛詩云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又云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又云芃芃
黍苗陰雨膏之○禮云祭宗廟之禮黍曰薌合
○莞文云黍黏黍也一稃二米所以釀鬯也黍禾
屬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以
爲酒○春秋說題辭云精移火轉生黍夏出秋收
黍者緒也故其立字木入米爲黍酒以扶老○史
記管仲說桓公曰古者封禪鄗上之黍所以爲盛
淮南子曰三代積德而王者桓繼絕而伯故樹黍
者無不穫稷樹恩者無不報德○又云渭水多力
而宜黍○陸賈大傳云夏昏火中可以種黍○廣
雅云粢黍也黍穜謂之秬○古今注云豬之黏者
爲黍亦謂稌爲黍○又云禾之黏者爲黍亦謂之
稌○韓子曰孔子對哀公曰夫黍者五穀之長也
粢先王以爲上盛
逸民
後漢逸民傳云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是以堯舜
則天不強倾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
茲以降風流彌繇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

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會其道或辭已以
鎮其躁或去危以固其安或炕俗以動其槩或疵
物以激其清然視其井心獻畝之中懷悴江海之
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故
衆聖之賓屢興不去其國路海之節千乘莫移其
情適使輸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雖塵硜有類
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
飾智巧以逐利者乎○宋謝靈運逸民賦曰其見
也則如遊龍其潛也則如隱鳳來無所從去無所

至有酒則舞無酒則醒不明不聰不昧不類蕭條
秋首容與春中

虞仲

虞仲卽仲雍太伯之弟古公之次子也太伯仲雍讓位季歷而伯仲俱適荆蠻斷髮文身從而歸之者千餘家武王克殷分封其後于吳立爲吳泰伯泰無子仲雍嗣立斷髮文身蠃衣爲飾蠃衣露體以爲飾君子曰泰伯端委垂裳以治周禮而仲雍若此豈禮也哉有由然也言其隨時制宜以避

災害也

夷逸

夷逸夷氏逸名郤姓夷說諸之裔也夷逸言竄于蠻夷而逃遁也族人夷仲年爲濟大夫夷射姑爲邾大夫獨逸隱居不仕輕身肆志或勸之逸曰吾譬則牛也寧服靮以耕于野豈忍被繡入廟而爲犧乎

朱張

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此孔子按困學紀聞有云朱張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王弼云○荀卿曰

彼大儒者雖隱于窮閭陋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其言有類其言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時險屢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衆萬變其道一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鬼瞰逃之邪說長之衆人惑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禁暴之世不能污仲尼子弓是也○荀子曰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

順與突之間筭賢之上勗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勃一作然平世之俗起居無禁雖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

少連

少連東夷人也少昊氏之後家語子貢問曰閒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乎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

子達於禮者也

干綠鉄方叔陽武襄

古者天子諸侯飯皆以樂侑各有樂師蓋自周已然矣干綠鉄皆名也少師樂官之佐名陽擊鼓者方叔播鼗者名武擊磬者名襄後有亞飯氏三飯氏四飯氏少師氏蓋其子孫以官爲氏云見通志氏族略

太師摯亞飯三飯四飯

白虎通云王者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時書考下篇卷十八飯子　九

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鄭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氏族略云太師氏商有太師摯爲紂太師疵亞飯氏商末吳人亞飯缺之後也三飯繚三飯繩之後也四飯缺之後也子孫皆以官爲氏

方叔

世本云方叔氏鼓方叔之後也漢功臣新壽侯方叔無咎

播鼗

籌長云樂之所成曰鼗○爾雅云大鼗謂之麻小鼗謂之料麻者音觀而長也料者聲清而不亂○關里誌云鼗鼓面濶四寸四分高一尺三寸面繪雲彩身繪花上有二環繫以紅絨繩以朱朱架架之○周禮春官瞽矇掌播鼗禮書云鼗之之也有瞽朦者有眡瞭者而其制鄭氏以爲如鼓而小將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是也書曰下管鼗鼓蓉亞枹敔○王制云天子賜諸侯樂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以鼗將之蓋柷以合樂鼗則鼗而已故其賜所以不同也○孔穎

四書考下篇卷十八鼗子　十

達曰柷所以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鼗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疏故以將伯子男之命其豈然哉○禮諸深之燕大射大夫士之鄉射鄉燕皆有鼗無柷諸侯之樂非無柷也文不備爾

少師陽

通志氏畧云少師氏漢賢傳魯有少師彊又有少師慶

師襄不著姓氏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

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師襄乃嘆曰丈夫有此容貌有此志意王天下必此人也

師襄魯之樂官名

師曠晉之樂官名

師曠見而三嘆有欲救之意

師曠晉平公樂師名

師曠曰今君德薄不足以受之

師曠曰昔者師襄鼓琴而文王服之今君之德薄不足以受之

師曠之言曰昔者師襄鼓琴而文王服之今君之德薄不足以受之

師曠

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天下之士至者。無慮千人。於是吾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夫吾得三士於百八千人之中。若是乎其難也。而傳吾子。慎無以魯國驕人也。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

伯禽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故遲。

先是。公亦嘗于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至是聞伯禽報政。乃嘆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政不簡不行。不行不樂。不樂則不平易。平易民必歸之。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亦並興反。

其是伯禽師伐之於肹。

其是伯禽師伐之於肹。

八士

八士。南宮氏。謂文王時皆爲虞官。掌山澤之利。故晉胥臣曰。卽散文王之卽位也。詢於八虞。及武王伐商。命南宮括達遷九鼎於洛邑。今河南府。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鉅橋之粟。以下。其行事不少槩見云。○馬融鄭玄曰。八士爲成王時人。劉向以爲宣王時人。朱子集註曰。存之。且曰不可考矣。然以爲成王時人者近之。

汲冢瑣書克殷解云。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粟。乃命南宮伯達與史佚遷九鼎。蓋南宮忽卽仲忽。南宮伯達卽伯達。尚書所謂南宮适。卽伯适也。又宣和博古圖云。武王時有南宮仲。蓋卽仲

字仲叔季
白虎通云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稱曰伯仲叔季也伯者子最長指近父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

四書考下論 卷十八 癸

子張第十九

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雖各道註
莊子天下篇云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法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諫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諷諫正其事以諷諫其君二曰憨諫憨諫無所忌憚其君三曰降諫降其辭氣所以諫也四曰直言其事不顧其君五曰風諫依違遜避害者也惟度主而行之吾從其風諫乎

灑掃應對進退

曲禮云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扱斂也以箕自向斂取糞棄後不以箕向尊者謀於長者必擁几杖以從之坐有几杖則以從弟子職也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劒辟坐于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侍坐于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

四書考下論 卷十八 癸

對呵音訶之則掩口而對掩口而對謂童子當以手薄口氣而應對不敢斥言恐驚之也從於先生先生又命之通辭不越路而與人言趨若有命於長者也趨而進退者恐行道遮之有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趨有教令也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趨謂並行也趨退者不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見父之執執父同志者之友也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毋踐履毋踖席振衣趨隅必愼唯諾○弟子職曰少者之事夜寢晏作既拚音盼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

微盥洒掃正席先生洒洒水而掃之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受業之紀必由長始

孟莊子

孟莊子名速獻子之子魯公族大夫也左傳襄公十六年秋齊侯伐衛北鄙衛孫孟氏告急齊孟獻子迷微之衛子鮮莊子奔矢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陘魯十八年秋齊師伐魯北鄙冬十月襄公會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同圍齊齊急媾之國今怒晉而親之于魯三年伐齊而五加兵宜諸侯之兵怒起數其罪國齊伐齊

亢年秦雍門之役秋莊子斬其橋首以葬公亡諸侯還自沂止盟於瘠瑕督揚祝柯卽曰毋侵小二十年春莊子會莒人盟以向督揚之盟故也莒數伐魯魯人數伐齊南鄙鄙故二國也復共盟結其好鄰人數伐齊南鄙鄙故二國也復共盟結其好鄰人以諸侯事弗能報也伏益莊子伐邾以報之初懿子卒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猶父文子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父之良與父之政所以爲難也

陽膚

陽膚武城人曾子弟子七人陽膚其一也一說未

七師

周禮秋官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圍土聚教罷民凡害人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耻之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以兩造禁民訟來入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法而害於州里者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以肺石達乎民凡遠近煢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詞以告於上而罪其長○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

孔子爲司寇請有父於子有殺子有赦父子各異法其子殺之不赦以孝治天下也

是殺不孝也子之於父不復讎是不孝也

周禮錄云王之於不孝其道也若曰雖之而使殺之殺之而使讎生殺之而使讎義明則使者執可施刑而不用

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
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士師掌國五禁之法
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
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於朝書而縣于門
閭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
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
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司刑掌五刑
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官罪五百刖罪五百殺
罪五百○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二
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
三赦曰蠢愚

日月之食

春秋正義曰日月同處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云
日有食之以月不可見故不言月日食者月掩之
也日月之道互相出入或月在日表從外入內或
月在日裏從內出外道有交錯故日食朔則交會
故食必在朔○稗編史伯璿論日月食云晦朔日
月之食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
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
食○星曆家言日體爲月體所蔽故日食食體非
有損也日道與月道相交之處有二若正會於交
則月體障盡日體而日暗謂之食既若交不正但
在交之前後而度相近者亦食而不既兩朔之間
日月對躔而望平分黃道之半黃道有二交若不
當前後而望則月不食望在二交前後者月必食
月體映日而明但涉經度相當其光已滿或千二
百之對月而明參差
交前後對經對緯所受日光傷于大勝陽極反亢
故致月體黑暗若日月爲四方四時之氣所蔽皆
謂之日月薄也○五經通義曰凡日食皆於晦朔
不於晦朔食者名曰薄○春秋緯云日之將蝕則
斗第二星變色微赤不明而蝕漢書律歷志載劉
歆三統之術以爲日月之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
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
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
既前後朔不食南齊志漢尚書令黃香曰日蝕皆
從西月蝕皆從東無上下中央者○新唐書曆志

二六日君道也無偏倚之變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與日既相會則從而浸遠遂極又從而近交所以著臣下之象也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雖蝕之交朔而正於黃道是謂臣雖蝕之交朔而正於黃道是謂臣雖蝕之交朔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魏圉諫曰不可（魏圉孫氏之族）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叔孫家臣）公南爲馬正（馬官之長）使公若覘之（公若武叔之黨使賊射公南不能殺之）公南爲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侯犯爲邸人名）邸宰武叔既定使邸

丘陵

爾雅云陵莫大於加陵言其獨高爲也爾雅疏云形如大阜者名陵

堯曰第二十

堯命舜

虞書堯典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已在顯位者明之）揚側陋（微賤者也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子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

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於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舜典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爾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曆數

史記曆書云堯年老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孔穎達云曆者所以紀天時之運數故堯舜相傳以爲大事

舜命禹

大禹謨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玄牡

禮檀弓曰夏后氏尚黑（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尚水色）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湯以征伐得天下故尚金色）

事欲用日中戎事乘翰牡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欲用日出戎事乘騵牡用騂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誕大也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

天神后請罪有夏乞加罪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乎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泰誓曰惟戊午王次於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於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

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勗哉夫子將士用命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傳

漢律歷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

知輕重也本起于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石而十有八變之數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爲官司而準之今之斗斛者周旋無窮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踈忽微始至于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鍾律之重也黃鍾之管容千二百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之以水而十二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

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六旬爲六氣一歲有八節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爲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黃鍾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二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

量

漢律歷志云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有庪音爲庪不滿之處也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其上謂仰斛其下謂斗底受一斗左耳爲升右耳

爲合龠其狀似爵以祭爵祿庪謂上三下一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一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黃鍾律之實出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斛斗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斛於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

度

律歷志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中者不大不小也）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度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爲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賢之數陰陽之象也（一分高陽六分爲陰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也尺者蒦（音矱）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天度者別於分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顧右曰內官署名也百官表云內官長丞初屬少府中屬宗正）延尉掌之

興滅繼絕舉逸

禮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囚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四書考下論卷之十八終

梁惠王上

孟子　梁惠王

萬乘子乘百乘　沼

鴻雁　麋鹿

詩經靈臺　靈臺

靈囿　靈沼

湯誓　河內

河東　皞

甲　兵

殼　數罟

洿池　斧斤

山林　宅

桑　雞

百畝之田　序序設爲庠序見

道路　孟春羝牡伏同牝詩

挺　刃

畽　俑

東敗於齊二句　兼

楚　南辱於楚

耕　櫛

梁襄王　卑

雲　雨

齊宣王　仲尼之門註

子　纂

穀觫　庖厨

他人有心　秋毫

薪　斫枝

刑于寡妻　度

緣木求魚　鄒

商　賈

亞聖孟子諡號

梁惠王上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魯公族孟孫之後也世居於鄒故爲鄒人父激公宜娶仇音氏夢神人

乘雲駕龍從自泰山來將止於嶧縱觀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間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曲阜圖志三歲喪父母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乃嬉戲爲賈衒鬻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輒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輒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

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之食哉。軻懼。旦夕勤學不息。出列女傳請見子思見之。甚說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臣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軻子無介而見。大人說而敬之。曰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國名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

以其通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善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出孔叢子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而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之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逡巡謝焉。出韓詩外傳孟子

敢傚。其惟高遠乎。出孔叢子軻嘗侍坐。梁惠王問曰。先生何以教寡人。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王之好戰。人不僭也。今汝往齊之楚。入戶不自聲。今人那而喚之。此汝之無禮。非婦人也。孟子曰。責不去婦。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汲汲焉如農之赴時。爲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脩其所以大。亦大矣。自異而不脩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務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出孔叢子軻嘗侍坐。梁惠王問曰。先生何以教寡人。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王之好戰。人不僭也。今汝往齊之楚。入戶不自聲。今人那而喚之。此汝之無禮。非婦人也。孟子曰。責不去婦。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汲汲焉如農之赴時。爲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脩其所以大。亦大矣。自異而不脩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務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出孔叢子軻謂子思曰。先利之。孟軻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爲亂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出孟子孟子道既通。值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至梁。既而去梁適齊。齊王以爲上卿。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慵而歎。孟母見曰。子擁慵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

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全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吾母曰。養人之禮。粢五飯。（五飯。謂五穀之飯也。）羹胾。（胾。大臠也。）簞食酒漿。養姑勇。縫衣裳而已。故有淵內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家人卦辭。）詩曰。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小雅斯干篇。）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去我行乎我禮。子何憂乎。（出處。孟子從養。）

齊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孟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詔來世。要由民生厚。名仲子。（出處。）

孟子曰。江海異於行潦者。深廣也。泰山別於丘陵者。高大也。若深不異于行潦。則孺子洛其淵。高不出于丘陵。則跛羊步其顛。（孟子曰。人皆知以貪慾饑莫知以。字慾恩。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無。視者好。賢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脩立。非我也。而可以厲。）

（或問爲學之道。孟子曰。靜然後慮。使良心不誘于物。則道之章微。而妙于不解矣。此學之道也。）

（韓詩外傳。孟子說齊宣王。而不悅。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而君不悅。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所誠無善。昔者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鳥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乎。孟子曰。夫震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豫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有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猶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誄。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矣。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前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深。度量之士。□□汙世。大載冬至必服。吾亦時矣。

梁惠王

惠王名罃魏武侯子擊之子也其先周文王庶子畢公高封於畢後絕封爲庶人至畢萬事晉獻公伐霍有功封於魏爲大夫萬生魏武子武子生悼子悼子生魏絳絳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獻子生魏侈侈之孫曰桓子桓子與趙襄子韓康子共滅智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文侯生武侯武侯生罃僭稱王是爲惠王

史記魏世家云惠王初立卽位數年而衰於是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孟軻鄒忌之徒皆至梁王問曰寡人不佞幸得屬於先王之遺業承宗廟之靈守社稷之祐以戰則克以攻則取四方諸侯莫敢犯寡人之國可謂安矣然寡人獨有憂焉寡人之臣莫如惠施之賢而施行甚惡有人於此欲棄惡而就善安得良醫曰魏國雖小豈少賢士哉顧大王不察耳今大王之好小善而不察其實也譬若以小狗小馬小牛小羊之有形者相求而不得今有人於此而欲得之則知所以求之矣今大王之國豈少賢士哉顧大王不知所以求之耳

初武侯卒罃與公仲緩爭爲太子公孫頎相韓以公仲緩故頎以作難

史記魏世家云武侯卒子罃與公仲緩爭爲太子公孫頎相韓以公仲緩故頎以作難

史記韓世家云韓嚴侯元年晉公子緩與公仲爭國公孫頎相韓以公仲緩故頎以作難

竹書紀年卷十九梁惠王上

六

宋入趙自趙入韓以韓懿侯卽魏罃與公仲緩爭爲太子今罃得王卽魏大夫挾主璽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卽古大梁也因而除之除猶去也王雖然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悅乃與武侯合兵以攻魏大敗趙聞韓日復罃立公仲緩割地而還我二國之利也懿侯曰不可殺魏人必曰暴割地不必曰貧不如兩分之分立魏公仲緩魏分爲兩不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懿侯不悅以告宋夜去成侯亦去罃遂殺公仲緩而立二年魏田韓於馬陵敗趙於懷三年齊敗我觀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魏邑名在今河南鄭州滎陽縣東北特陽秦所改六年伐取氾嶽九年伐敗韓於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取龐十年伐取邯皮牢慧星見十四年與趙會鄗北史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惠王鄴者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蒸熟婦人而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飽曲禮安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

竹書紀年卷十九梁惠王上

七

其國者魯文公得南威美女三日不聽朝遂推南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發出左江而右湖以臨衡漳其樂亡死章華臺一作強臺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陂池水曰陂今北方人呼水曰陂今北方之陂池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魚而右鬬雖白魚美女鬬雖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君兼此數者可無戒與梁王稱

相竭相如池心出戰國策十六年與齊燕平會

田於郊。（田：獵。郊：郊野。）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徑寸：直徑一寸。）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檀：姓。史失其名。檀子：古者大夫皆稱子。）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泗上：泗水之上。）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

二十一年，與秦會彤。（彤：魏地。）二十八年，中山君相魏。（魏文侯滅中山，其後又為趙所滅。）三十年，魏伐趙，圍邯鄲，與盟漳水上。（漳水：在今河北省南部。）

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亦秦人之疏遠公族，出奔魏，以魏之卑弱，出奔之。）三十四年，與秦戰元里。（元里：魏地。）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今屬河北省。）三十五年，與秦王會於杜平。（杜平：魏地。）

三十六年，伐邯鄲，趙請救於齊。齊使田忌、孫臏將而往，擊魏，魏遂大敗。（為下文齊威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張本。）三十七年，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圍大梁，虜魏太子申，殺將軍龐涓。（為下文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諫太子申見下文。）

三十八年，秦孝公卒。（商君亦秦人之疏遠公族，出奔魏，以魏之卑弱，出奔之。）三十九年，與秦戰元里。（元里：魏地。）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今屬河北省。）四十年，伐邯鄲，趙請救於齊。齊使田忌、孫臏將而往，擊魏，魏遂大敗。（為下文齊威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張本。）四十一年，秦商君相秦。（商君：衛公子，名鞅，姓公孫氏，入秦，因嬖臣景監以見孝公，說以變法之事，大治秦國。）四十二年，秦商君殺其舊相魏鞅。（魏鞅：即商鞅。）四十三年，秦孝公卒。（孝公：名渠梁，惠王之子。）

四十四年，秦商君反，秦發兵攻之，殺於商。（商：秦邑名，在今陝西省商縣東北六十里。）四十五年，秦以公子赫為太子。（赫：即惠文王。）

四十六年，與秦王會臨晉，秦王為惠王稽首，惠王不敢當賓禮。（臨晉：魏邑，今陝西省大荔縣東。）四十七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四十八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四十九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五十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

五十一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五十二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五十三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五十四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五十五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五十六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五十七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五十八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五十九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六十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六十一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六十二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六十三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六十四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六十五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六十六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六十七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六十八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六十九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七十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七十一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七十二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七十三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七十四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七十五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七十六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七十七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七十八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七十九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八十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八十一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八十二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八十三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八十四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八十五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八十六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八十七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八十八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八十九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九十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九十一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九十二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九十三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九十四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九十五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九十六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九十七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九十八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九十九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一百年，秦王來見，復稽首，惠王辭讓，不敢當賓禮。（秦王：即秦惠文王。）

之敗惠王始歎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也

千乘百乘

前漢一志云殷周以兵定天下既定戢藏干戈修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司馬掌邦政軍旅會同之事也國井田而制軍賦千乘王則六軍也

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爲

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甸出長轂一乘謂之一乘士三人上者車左一人車右一人甲士三人在車左者一人步卒七十二人一甸六十四井計田五百七十六頃五官十二乘出士率七十二人之數不及之家給一兵也又兵車一乘共十六匹計三十二家又出一馬共牛也

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封之內山川沈斥城池邑居術路三千六百井沈斥水田鹵也術路道也

也沈斥之地衛之所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百乘之家采地之大者也

官食邑故曰采也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六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藏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大素云○新唐書段秀實曰千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千制一

沼

註沼池也世說梁典施御梁惠王故沼

澤藪

格物總論云雁鵝狀如鵝小江淮洲渚間動計千百大者居其中今雁奴而警察飛有先後行列鴻愛陽而惡陰夜鳴浪浪秋南而春北鴻其雁之大者也禮月令曰仲秋之月鴻雁來賓○孟子曰仲秋先至爲主季秋後至爲賓○墨客揮犀云北方有白雁秋深則來來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

迅舉。○魏書云衛侯好鶴。曹伯愛鹿。○物類志云。雁陽鳥也。飛作八字。在天人皆張其一。則飛行中缺一。○楚志云。衡州有回雁峰。雁不過此。遇春而回。○說郛云。常言謂雁爲孤。不及鶴者。蓋雁屬乎陽而已。成不終賦云。辰火西流。秋風蓼起。斬蒼鼓翼。抗志萬里。過雲夢以娛遊。掠淮泗而弭憩。聲顧儔以候遠。夜警循而相衛

麋鹿

埤雅云。鹿性喜林。麋性喜澤。鹿。林獸也。祢屬於山。爲蓋故其字從鹿。○格物論云。鹿黃質斑。班有白點。性多驚。然能別良草。食九草。餘則不嘗。一曰舊巢及乳鹿。藥白蒿。水芹。皆草。齊頭青山耳。齊除茂。音也。諦審不食處必山岡。一千年爲蒼鹿。又五百年爲白鹿。又五百年化爲玄鹿。玄有角無齒。牝有齒而無角。無齒謂上齒。音銀。無齒有齒。若下齒則牡牝俱有齒也。○衡波傳曰。鹿生三年。其角自墮。埤雅云。麋水獸。鹿屬也。故麋之文。從鹿從米。則以麋性善迷故也。色青黑。肉蹄一牡能來十牝。麋有四目。其二夜目也。蓋目下有竅。夜能視也。故淮南子曰。孕婦見鹿而子四目。○方氏曰。鹿好羣而相比。陽類也。故夏至感陰氣而角解。麋多慾而善迷。陰類也。故冬至感陽氣而角解。熊氏曰。鹿孕子於仲秋而生於春。麋孕子於仲春而生於秋。○爾雅云。麋牡曰麋。音洛。牝曰麌。音其。子曰麋。音眉。○說文曰。牡鹿曰麚。音加。牝鹿曰麀。又作麛。音迷。鹿迹曰麌。先鹿曰麋。又曰麎。○陸璣曰。鹿性警防。分背而食。食則相呼。羣居則環其外向。以防物之害己。故毛詩草

圖考曰。孟卷十九 禽獸 十四 亟經曰。鹿欲食。皆鳴相召。志不忘也。○爾雅疏云。古稱馬之似鹿者直百金。今荊楚之地。其鹿似馬。當解角時。望之無異。土人謂之馬鹿。以是知趙高指鹿爲馬。蓋以類耳。麚 速

詩經始靈臺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虡音巨業維樅。音資。賁音奮鼓鍾。於樂辟廱。於論鼓鍾。于樂辟廱。

靈臺　靈囿　靈沼

三輔黃圖：文王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丈，周四百二十步。○長安志曰：文王宮在鄠縣。靈臺靈囿，詩人嘗頌其德。靈臺靈沼，詩人嘗美其政。地雖不同，詩人皆頌其德政，故同處矣。囿沼有辟廱，則辟廱及三靈皆同處矣。囿沼今尚在。○王應麟云：鄭康成曰：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囿、沼、

王又來王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於人乎誠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慰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曷日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河內 河東

魏案魏地背鵬參之分野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河東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地畿內爲三國詩邶鄘衛是也○七國形勢考云按晉以河東爲河上語入河外列城五注云河東也晉以河東爲魏以河南爲河外○戰國策春申君說秦王

皋門兵而攻魏雍大衆之門舉河內注屬司隸

鼓

周禮地官鼓人掌教六鼓之音聲用以和軍旅以貢音鼓鼓軍事軍動則鼓其衆○周禮大司馬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路者道之大也王所以道御衆故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賁者軍之人也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統衆二千五百人師帥執提師帥統二千五百人提者馬上鼓有曲木柄可提而鼓之故謂之提師帥統五百人舉卒長統百人舉卒長執鐃卒長統百人執鐃以舉之旅帥執鐸旅帥統五百人故執鐸以通之鐸大於鐃小於鼓兩司馬執鐲兩司馬統二十五人執金鐲以止鼓兩司馬執鐲兩司馬統二十五人執金鐲以止鼓○周書考上孟二八卷十九梁惠王上 三

軍以舉令鼓鼓所以作士氣也鼓人皆三鼓師帥之鼓司馬振鐸作衆振鐸以羣吏作旗之旗物鐲以金錫爲之形如鐘有柄執以鳴之以教坐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中軍之將擊鼓以令鼓人皆三鼓師帥所建之旗物也

車徒皆作車徒之坐而鼓行鳴鐲鼓人擊鼓以行車徒皆起聽鼓音皆作鳴鐲以止之節車徒皆行車徒皆行車徒皆行及表乃止表所以分別行列也物百步立一表自第一表行至第二表而止三鼓摝鼓人又三鼓摝鼓人又振鐸振鐸者振其鐸也羣吏作旗車徒皆坐作旗者亦振其鐸也羣吏聞鐸又作旗所指之旗也

趨[疏]言起敵而及表乃止自第二表而止坐作如初亦如第二表之法乃鼓擊鼓人又車馳徒走[疏]此言擊鼓之法又表乃止自第四表而止○鼓戒三闋以戒攻敵以三爲車二乘從三乘一輛車一乘甲三人一輛車一乘甲三人一輛車一乘甲三人

之及其用兵亦如之。○禮書夫兵之原。發于人之爭心。而五兵之制。有象自然之物類。要之各適其用已。先儒者以矛鬯春。戟屬夏。戈屬秋。鍛屬冬。有以弓助夏。鉞助秋。盾助冬。有以兵助秋。甲鎧助冬。不可考也。周官司兵掌建車之五兵。則兵有車之五兵。有步之五兵。車之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步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也。

穀五穀百穀附

楊泉物理論曰。粱者。黍稷之總名也。稻者。粳種之總名也。菽者。衆豆之總名也。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種。蔬菜之實。助穀各二十種。爲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者。衆種之大名也。

穀告

國語云。晉宣公夏濫於泗淵。濱告於泗。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孟春之月。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草木萌動。王始發。天地和同。澤梁禁。罶罾之制。罶。音柳。罾。音增。木虞。掌山澤之官。禁。居蔭反。罶。曲梁。寘水中。以承魚。罾。魚網也。言魚鮪。魚名。魚大。登川。魚。川禽。鷹。展。而嘗之。寢廟行。取名魚。名魚。魚也。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是時陽氣起。魚陟負冰。故令國人。助宣氣。鳥獸孕。水蟲成。孕。胎。鳥獸已成育。獸虞於是乎禁罝羅。不得取。故於此。鳥獸孕。罝。音居。羅。音鑼。捕鳥網也。孕。胎。鳥獸。助生長也。助。鳥獸之。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

禁罝罻。音羅。禁不設罪鄂。設取獸以實廟庖者。罻。音鑼。捕取魚鼈。設罪鄂。設取獸之物。以實廟庖。者。功用。爲國用也。且夫山不槎蘖。不斬伐曰槎。蘖。木生之物。澤不伐天。不伐木成者。魚禁鯉。鮪。鮪。魚子。鯉。魚木成者。獸長麑。音鮮。○麑。獸。虞子。鳥翼穀。音斛。與鵪舍。鵪。鶉。蜂。音鵪。鶉。鳥。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方鮪。魚子。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饜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

良。罟也。爲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諫。○諫。音諫。告也。師有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湧池

孔安國曰。停水曰池。○魏雅云。沼。池也。郭曰。池。曲曰沼。○風俗通云。秦子有金城湯池之說。後人因此開地爲池。以養魚鼈。○古今事物類考云。黃帝破黑龍而爲池。池沼蓋始於此。○韓昌黎池記云。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子華曰。水有四德。池爲一焉。沐浴羣生。澤流萬世。仁也。揚清激濁。滌蕩塵

伐養也。窮而難勝勇也。導江流河變路流。

斧斤

古今事物類考云。神農作斤斧。○汲家周書云。黃帝伐而不得。生斧柯。○又云。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不廢不卑。以成萬物之長。

山林

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抡材。

四書考 卷十九 梁惠王上 壬

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注鄭司農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之屬。玄謂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實賦之。若斬木材。則受法於山虞而掌其政令。

宅

周禮地官載師以宅田任近郊之地。宅田。即五畝之宅。

遂氏曰。古者一夫一家。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

家是爲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爲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釋名云。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尉繚子云。天子宅千畝。諸侯百畝。大夫以下里舍無征。○周禮云。四宅無征。注云。城中之宅。亦稅也。○風俗通云。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爲上。上益宅者。妨家長也。南向非向。西方爲上。○潛夫論曰。理民之道。地著爲本。井方一里。

四書考 卷十九 梁惠王上 壬一

是爲九夫。每夫百畝。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還廬衢。桑菜茹有畦。瓜果蔬菜於疆場。在野曰廬。在邑曰里。○禮書曰。二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鰥寡孤獨廢疾不能自存者。鄉長比隣而養之。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田作之時。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田器者不得入。不織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男女同巷。相從夜績。

桑

月令云季春之月命野虞毋伐桑�scr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蘧篨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爾雅云桑柳醜除○興傳曰桑木者箕星之精神木蠶食葉爲文章人食椹老翁爲小兒○范子計然曰桑葉出三輔○史記曰秦孝子故桑氏人與千戶侯等○穆天子傳曰天子居范宮以觀桑者乃飲子桑中命用禁暴民注桑虞主桑者○王盈晨

青云桑葚多不可徧舉世所名者荊與魯也荊桑多葉少椹葉薄而尖其邊有辭者荊桑也凡枝幹條葉堅勁者皆荊之類也葉圓厚而多津者魯桑也枝幹條葉堅脃者皆魯之類也荊之類根固而心實能久遠宜爲儲峙之類根不固心不實不能久遠宜爲地桑然荊之條葉不如魯葉之盛茂當以魯桑接之則能久遠而又盛茂也魯爲地桑而有壓條之法自春無絕是亦可久遠也周桑所飼蠶具絲帛記者中紗羅用[而貢]稱厥

絲注曰魯桑之類宜飼大蠶荊桑宜飼小蠶凡桑果以接博爲妙一曰身接二曰根接三曰皮接四曰枝接五曰壓條接六曰搭接今大率植之功具利既溥又加之以接博猶變狼莠而爲嘉禾易磽瘠而爲美玉也既接博矣復須剔其巴蕾子所謂吾聞養樹得養人猶此長民爲國者所當親儆也

雞

爾雅曰雞之大者曰蜀蜀子曰雛余未成雞者曰[音健]說三尺曰鶤音昆○[几家易]曰風應節而變變不失時雞時至而鳴與風相應也二九十八主風精爲雞故雞十八日剖而成雞二九順陽歷故雞知時而鳴也○月令云季冬之月雉雊雞乳馬氏注云雉火畜也感于陽而後有聲雞木畜也應于陽而後有形○汲冢周書云大寒鷄始孚○古今注云雞一名燭夜○物類相感志云警者能知時雞風雨陰霾而戒時不成時至則啼人以爲候[書緯]云雞陽鳥也所以爲人候四時也又云

屬險先鳴而後敢翼宋鷄屬陽先鼓翼而後鳴○
白澤圖云鷄有四距重翼者龍也殺之震死○交
廣志云鷄有胡蒋五指金骹反翅之種大者謂小者荆白雞金骹者美駝雞昂首高可七尺出忽鄰誤斯國長尾雞尾細而長三尺者出朝鮮國長五尺餘者出東夷馬韓國九真郡出長鳴鷄絙音旬出應時雞聲依依時而鳴並不爽失○禽異經云扶桑山有玉雞玉雞鳴則金雞鳴金鷄鳴則石雞鳴石雞鳴則天下之雞悉鳴而潮水應之矣禽
四書考上五 卷十九 深惠王上 三六
冥記云影娥池北有伺夜雞隨鼓節而鳴從夜至曉二更爲一聲五更爲五聲一曰五時雞又云有遠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絕飛四海外朝往夕還○異物記云伺潮雞潮水上則鳴孫綽望海賦曰石鷄清響而應潮是也○異物志云狼育地名之鷄特禀異姓

百畝之田

金仁山曰古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二夫一婦受田百畝又受田五畝之地二畝半邑居二畝半田以

九百畝爲一井八家皆百畝爲私田八家受之內一百畝爲公田又有公田之內除二十畝爲廬舍八家則每家得二畝半邑屋所受亦如之古所謂畝即今田畛其廣六尺其長六百尺是爲一畝若以今大步計之則古百畝當今四十一畝古者一一畝半當今一畝十步

禮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殷后氏之序
庠序 詳見敬敷庠序
也
四書考上 卷十九 深惠王上 三七
道路

釋名云道路也言人所蹈而露見也○爾雅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莊盛也七達謂之劇驟八達謂之崇崇聚也九達謂之逵逵一日九軌車軌相背也中央謂之唐○釋名又云城下路謂之壕壕所以受水也步所用道謂之蹊蹊係也言射者所用○廣雅云埒亦軌垣也街徑閭閭巷也閭侶也侶千道也又畛涂陳阡陌徙亦道

路別名。賈曰。溝上有畛。徑名云。涂度也。言所由塗度也。堂途曰。路言有主相迎導列之
[illegible]也。賦俗通云。南北爲阡。東西爲陌。昔黃帝
云。道行者有超道一
目。舊行者有舊道路之所以前
[illegible]
掌達天下之道路。至於四
[illegible]。凡道路之舟車轝互
者。敍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禁
野之橫行徑踰者。
[illegible]

孟春犧牲毋用牝。

禮月令云。孟春之月。乃修祭典。祀山林川澤。犧
牲毋用牝。毋殺孩蟲胎。飛鳥。毋麛毋卵。

疾
[illegible]。蟲之雅者胎未生者。天方
乘馬訓學飛之鳥。麛獸子之通稱。

釋名云。挺水片。

乃

曲禮云。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注。刃當嶺石利鐏
在底而鈍。○少儀云。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

野

爾雅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

周禮遂人掌邦之野。注云。郊外曰野。○又云。縣上
掌野。注云。謂地距王城二百里外至三百里。又云
旅師掌聚野之鋤粟。委人掌斂野之賦。○山海經
云。西有王母之山。有沃之野。沃民是處。沃之野。鳳
鳥之卵。甘露是飲。民其所欲。其味盡存。鸞鳥自歌
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羣是處。是謂沃之野。

偏

坤蒼云。木人送葬設關而能偏跳。故名之曰偏。○
檀弓。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偏者不仁。不殆於
用人乎哉。○楊雄云。偏哉偏哉。美食而已哉。○淮
南子曰。紂爲象箸而箕子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
嘆。見所始。則知所終。

東收於齊長子死焉

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于齊。齊宣王
用孫臏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
太子申爲上將軍。與齊人戰。孫子謂田忌曰。三晉
之兵。素悍勇而輕齊。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乃
使齊兵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

為二萬龐涓太子曰我固知齊兵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衆乃棄其輕銳倍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于是令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發龐涓果夜至木下以火燭書萬弩俱發涓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遂破魏虜太子申○魏策惠王起觀內衆將太子申即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爲王

四書考

兵戰必不勝之勢卽食六子爭之於王王必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殺敗敗公子必立必爲王也

秦 今陝西省

秦嬴姓伯翳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賜姓嬴氏是爲柏翳柏翳十九世孫非子爲周孝王主馬汧渭間馬大蕃息孝王分爲附庸而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天水隴西縣秦亭是也其後文王四十四年魯隱公立至惠公十年西狩獲麟後九世孝公用商鞅以耕戰霸秦其子惠文君自號爲王至始皇并天下自立爲皇帝二世而亡

楚 湖廣江陵縣

案楚羋姓子爵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黎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重黎之弟曰吳回吳回

四書考

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皆剖析而產焉少者季連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曾孫熊繹封於荊蠻辟以子男之田其地若丹陽南郡枝江縣是也其後都郢更名曰楚至五世而熊通自立爲楚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立惠王章八年西狩獲麟其後六國與秦號七雄而楚最盛惠王而下有簡哀悼肅宣威懷頃襄考烈幽哀負芻十二王而後秦滅之

南蠻於楚

楚世家楚懷王六年使柱國昭滑將兵而收復之於襄陵得邑八

耕釋

王氏農書云耕田之法未耕曰生已耕曰熟初耕曰墝再耕曰轉生者欲深而孰熟者欲淺而廉○氾勝之農書云秋耕宜早春耕宜遲○又云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强地黑墟土輒平底其塊以殺草草生復耕天有小雨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强土而弱之也○管子曰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農有常業一農不耕民有饑者○清異錄云汾晉村野間語曰欲作千箱主問取黃金毋憑謂多稼厚畜耕所致也○汲冢周書曰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絕草其宅之○呂氏春秋云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爲米後生者爲秕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養大欲小

梁襄王

王名赫惠王子也襄王立惠王薨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薨群臣諫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公孫衍也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其惟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諾寫而見太子曰蘧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蘧於楚山之尾欒音攣水攜其墓墓西漘所潰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君心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蘧此文王之義也今蘧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蘧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弗爲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善敬弛期更擇日出戰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蘇秦爲趙合從說魏王魏王曰寡人不

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越王之部師之衆以
國從秦列傳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於雚
垒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六年與秦會應亭
取我汾垒皮氏焦魏伐晉敗之陘山七年魏盡入
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
年趙敗我襄陵諸侯執以與秦相張儀令齧桑十
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爲丈夫秦取我曲沃
[illegible]十六年襄王卒張儀復歸秦魏至王假秦滅
大梁遂滅魏以爲郡縣

旱

春秋考異郵云旱之爲言悍也陽驕蹇所致也○
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一二三尺徇身而行任頂
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出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
名俗語通者得之投渰中乃死旱災作渰黃帝占
書曰旱三見爲旱赤地○洪範五行傳云旱之爲言乾萬物
傷而乾不得水也上持之象也旱草先生旱草者蔌
菜也○春秋繁露云水于上則大旱

雲

春秋元命苞云陰陽聚爲雲○說文云雲山川氣
也從雨云象回轉形也雾古文雲省雲覆日也霓古文雲
陰也淒雨雲起也淊雨雲貌也○周禮保章氏以
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其一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
黑爲水黃爲豐公羊云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
者唯泰山雲乎○西京雜記云瑞雲曰慶雲五色
或曰卿雲曰景雲雲列赤內青謂之爵雲雨雲曰
油雲雪雲曰同雲雲師曰屏翳亦曰雲將○易通

卦驗云冬至初陽雲出巽如樹立春少陽雲出房
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穀雨太陽雲出
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胃如赤珠夏至少陰雲
出參如水波寒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雲降太陰
雲出鬼上如羊下如蟠石○呂氏春秋云山雲草
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雨雲水氣無不比類其所
生以示人○仲長統云春雲爲輿秋雲爲驂○邵
康節曰水雲黑火雲赤土雲黃石雲白○兵書云
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秦雲如

馬。齊雲如大。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翍雲如鼠。齊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囷。（音○春秋元命苞）云。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六十日小雨。應天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春秋考異郵曰。陽動于陰。故爲雨。○禪名曰。雨水從雲下也。雨者。潤也。言輔時生養。○說文云。雨。霂霂小雨也。霎。微雨也。霑。雨聲也。濛。小雨也。漸時雨也。霈。雨下也。○埤雅云。天地之氣。氤氳而爲風。和而爲雨。改化易稱雨者。皆和之象。詩曰。零雨其濛。霖雨祈祈。陰雲也。亦

或作霖。潛水氣。雲起傳曰。雨雲水氣也。霎霎盛貌。祈祈徐貌。蓋雲微盛。則雨足。雨微徐。徐則久也。且亦雲氣不待族而雨者。非陰陽之和也。故詩云。以霎霎。雨以祈祈。爲善。○師曠占曰。以五卯日候西北雲。如羣羊者。卽有雨至矣。○范子計然曰。風爲天氣。雨爲地氣。風順時而行。雨應風而下。命曰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成矣。○天文集要曰。河有雲黑。似船。若一疋布維河。不出十日大雨。又曰。非斗者不徵。黑雲獨之。是日大雨。又候雨

洪右軍雲如一疋帛在月中。卽日大雨。二疋爲二日。三疋爲三日雨。○華嚴經云。妙髻雲。雲如美人髻也。被閻雲。雲如倚臺殿閣也。

雨

河圖帝通紀。雨者。天地之施也。尚書洪範曰。雨曰蒙。曰驛。又休徵則肅雨時若。咎徵則狂雨恒若。○易候云。太平之時。十日一雨。凡歲三十六雨。此休徵時若之應。○爾雅云。小雨曰霡。音麥霂。音木三日已

上曰霖。久雨爲霪。音淫暴雨曰凍雨。時雨曰澍。音樹雨與雪雜下曰霰。音線○纂要云。疾雨曰驟雨。徐雨曰零雨。又雨曰苦雨。亦曰愁霖雨晴曰霽雨晝晴曰啟。雨水曰潦。雨雲曰滃。梅熟而雨曰梅雨。一曰雨伯。亦曰雨師。○荊楚歲時記云。春曰倫。夏至前曰黃。○（荊楚歲時記）云。春曰倫。夏至前曰梅雨。五月雨曰隔蹊雨。六月雨曰灌枝雨。七月六日雨曰洗車雨。八月雨曰菉花雨。九月雨曰黃雀雨。又云。六月有三時雨。田家爲甘澤。○金樓子曰。雨爲月御。雨如繩垂絲。○王弼曰。雨者。陰在

於上而陽薄之而不得通則蒸而爲雨此說非也何者夫陰陽二氣生于黃泉氤氳交結出地爲雲二氣力均則能爲雨或陰氣少而陽氣多或陰氣多而陽氣少皆不能爲雨也小畜不雨者陰氣少也小過不雨者陽氣少也小畜上九既雨既處者陽極則陰也故孔子曰天作雨山川出雲雲也者非二氣能生者也譬之於炊或有水而無火有火而無水皆不能生氣必須水火備而後氣生氣生於釜中非結成於釜上也由此而論雲必結而爲雨乎○分別功德論云雨有三種天及龍神能降雨天雨普下者是龍雨甚麁下者是又曰爾雅共天關亦能降雨麁細不定又有二種喜雨順雨若雨調和者是歡喜雨若興雷電霹靂者是悲雨○洪範珠林云雨亦多種或有無雲而雨或有先雲而雨或有因龍而雨或有不依龍而雨定由衆生自業所感其如經說也

齊宣王

宣王名辟彊威王子也其先陳厲公佗之子田敬仲完之後敬仲齊齊數傳至恒公簡公割齊安平以東至琅琊爲封邑三傳至田和乃遷齊康公於海上求爲諸侯代有齊國和卒子桓公立桓公卒子威王立威王卒子宣王立宣王元年秦周商鞅周致伯於秦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王召田嬰復故位韓氏請收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濿魏與晚救孰利忌子曰不如勿救因忌曰不救則韓且入於魏不如早救之孫臏曰不然韓魏之兵未弊而全制之是我代韓受魏之兵也倍反德令於韓且親有破國之志韓見於必來面而德於齊矣吾因案兵而收韓之弊而晚承魏之弊則國可重利可得也宜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倍齊五戰不勝而來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

家世鄒忌事宣王仕也人衆宣王不悅晏首貴而

仕人寡王悅之鄒忌謂王曰忌聞以爲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幾何人宣王因是知晏首之壅塞也（此戰國策齊）

七士於宣王王曰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夢棘枳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音秦梁父之陰（泰山名）則邦車而載焉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

士於髡若抱水於河而取火焉雖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戰國策）宣王見顺稱曰顺誠頗亦曰王前王不悅左右曰王人若也屬大臣也王曰顺前顺亦曰王前可乎顺對曰夫顺前爲慕勢玉前爲趙士與使顺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趙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顺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鄒下惠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戰國策）王默然（史記）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鄒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復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韓詩外傳）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曰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

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寧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之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水上十二諸侯皆來

朝吾臣有盼子者使之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者十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之備盜賊而盜不拾遺吾將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慚不懌而去○又云齊王之宮美人三千而無盼女求見盤珊病請（音刪）五管指天鶡結藍縷入王宮門三千美人望之大笑王曰嬉來前夫人之謁也豈有意辱寡人之後宮哉無盬曰唯唯不敢王曰夫寡人之左右者皆冶麗靚

雅嫮眇多姿滑如玉雪腰如束素垂羅曳縠飄
流雪寡人猶以爲不適不能一睞也夫人之玉貌
能傾之乎曰不能王曰寡人布席而敬奉而奏
美人羣前玉箱金堂搦琯張絃曼聲一歌氣芳拟
蘭音繞梁懽寡人於斯時也大飲千鍾小飲百榼
仰天耳熱其樂忘死夫人之妙技能抑之乎曰不
能王曰然則何以娛寡人而辱寡人之後官乎撫
盩仰天大笑捐手泣涕曰始哉王之國國也夫妾
之志以爲齊國東負滄海之饒西接岱宗之險表

裏九河繞横千里天下之强國也而西面事人號
爲東藩妾誠惑之大王誠爲謝連衡之約擯合從
之議序游談之士罷春秋之講而城郭修則楚人
不敢窺東陲北屯千乘以河爲池則燕之士馬不敢
南向西盡汶濟布十萬之師於阿鄄之間則三晉
之車不敢東顧然後閉關而守與魚鹽之利庶衆
之所便俯太公之教講管子之法西向而亢强秦
不及十年可爲東帝今大王計不出此而聽諸侯
遊士之說以合從連衡爲事從成則二晉與趙分
其利齊不能越韓魏而有泰
齊成則秦享其成而
齊以空名奔走諸侯之後是
王而自索也不知三
千美人之中有以此進大王
者乎妾誠惜之於是
宣王瞠目而驚拊心而歎曰
寡乎天以無盩君賜
寡人也寡人之罷罷亦無盩
之者之遂立以爲王
后齊國大治壞地千里天爛都
溪利之貨非不捷
也群中官商貌如刻畫非不嫺也及其當利害之
交未有能濟者也故有木枌之親而負璋帝之
節謝傅優之功而傑博大之材者此無盩之類也

仲尼之徒蓋稱五霸註
荀子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霸是
何也曰彼誠可羞稱也齊宣五霸之盛者也前
事則殺兄而爭國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
闔門之內般樂會汰以齊之分半也奉之而不足
外事則諂鄒襲莒并國三計五其行事也若是其
陰汙淫泆也彼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乎哉若是
而不亡乃伯何也曰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
夫孰能亡之傑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

下之大知也。安忌其忿。出忌其譬。遂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以爲仲父。而貴戚莫之敢怨也。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舊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賤長少。莫不秩焉。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諸侯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伐也。況全兼此數者。夫何可伐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歸也。仰尼之門人。羞稱五霸。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孟子之說皆不然作俑者之功所以深惡而痛絕之也。其勞佚者積脩闕

蔡文理也。非服人心也。鄉方略。而能顛倒其敬者也。誰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侯乎仁而賊利者也。小人之傑也。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彼王者則不然。致賢而能以教不肖。致強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治之。而善與之鬬。委然成文以小之天下。而暴國安自容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故聖王之誅也蓄矣。王誅四。武王誅二。而公卒業至於成王。則安以誅矣。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集約合之厚於前。人下之勢。而不得以不歸仰。王當如橋濟渡萬民。王當如衡親疎皆平。

危也。

王

論語摘輔象曰。帝不先義。任道德。王不先力。尚仁義。霸不先正。尚武力。○[說文]云。一貫三爲王。○[桓譚新論]云。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而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約盟。以信義矯世。謂之伯。王者。往也。言其惠澤優游。天下歸往也。王道純粹。其德如彼。伯道駁雜。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萬民。垂統子孫。其實一也。圖王不成。亦可以霸。○[風俗通]云。易稱天先春而後秋。地先生而後物。日月先光而後幽。是以王者則之。亦先教而後刑。三皇結繩。五帝畫像。三王肉刑。五霸黥劓。此言步驟稍有優劣也。○董子曰。古之人造文字者。三畫而連其中者謂之王。三畫天地與人也。連其中。通其道也。取其天地與人之才而三通之。非王者孰能若是乎。○[晁錯新書]云。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雜寶藏經]云。夫爲王者。率土歸仰。王當如橋。濟渡萬民。王當如衡。親疎皆平。

王當如道下達聖聽王者如日普照世間王者如月與物涼涼王者如父母恩育慈矜王者如天覆蓋一切王者如地載養萬物王者如火爲諸萬民燒除惡患王者如水潤澤四方

釁鐘

周禮大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鄭司農云隋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古者器成而釁以血所以厭變怪禦妖釁釁鐘之釁謂之釁亦治亂謂之亂之類也天府云上春釁寶鐘及寶器者寶鐘寶器玉瑞玉器之美也上春孟春也又言釁謂以殺牲以血血之也蓋釁之法其來有自矣周之所釁又非止此而已如大司馬於軍器小子於邦器小人於龜器鷄人於鷄大祝逆牲小祝前號皆在所釁也禮器曰周官羊人釁共羊牲將以釁廟也鷄人釁共鷄牲將以釁門及夾室也賈公彥曰或犬或羊俱得爲釁也或釁於始成或釁於將用其禮非一然釁有司行事而君不視犬羊爲牲而有司不預有可兔弁而不冕牲驪而不純則釁之爲禮也小矣後世有以牛釁鐘而甚者有叩人鼻以血社此先王之所弃也○楊子卮言云孟子將以釁鐘禮雜記祭廟之寶器有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周官春官天府釁寶器鄭司農皆音徼

殽胾

册府總龜曰孟子吾不忍其殽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是也殽胾本古文斛字見周禮其字從殽省殽而角之是斛也殽字義兼藁角字聲無義合爲斛字乃正字非借也殽角食也俗作餚牛之恐懼字當作藃藃從豕尾懼之貌藃從角角懼之貌漢鍰音求人作殽瘐瘐寒戰病也俱作牛之懼貌義亦互通

庖厨

帝王世紀云太昊取犧牲以供庖厨此厨之始也周禮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鱻薧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共祭祀之好羞共賓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獸凡令禽獸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注以法

授之書其所獻之禽與所當共之數以授獻人也出謂出以獻賓入謂受以待用○梁書何胤欲戒後味門人鍾岷音議止食鮑音脯糖蟹云宜長充庖厨永爲口實○長安記云草閣厨中飲食珍異香甘錯雜人曰欲得不飯筋骨發實緣須入鄙音詢公厨○聞見錄曰韓玉如平生喜飴厨傳

他人有心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愼無罪昊天泰幽子愼無辜亂之初生僭也

始既泯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信讒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惟王之邛邛病也蹻蹻王之邛病也蹻蹻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躑躅躑躅兔遇犬獲之荏苒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音柁碩言出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爾勞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徙幾何

秋毫

漢高帝紀秋毫無所敢取文穎曰豪秋乃成好舉盛而言也師古曰豪成之時端極纖細適足論小非言其盛

薪

月令三春季秋乃命伐薪爲炭○論衡云或伐薪于山輒小之木合而束之至于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去由此以論知薪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

人力不能舉爲其猶薪者推引大木也

折枝

傳疑錄云爲長者折枝枝肢古通用肢四支也肢亦曰肢折枝猶折腰也古詩云折腰叢拜跪蓋言爲長者揖拜耳

刑于寡妻

思齊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太王之妃能婦於太京宜之妃太姒文王嗣徽音則百斯男惠于宗公言文王之妃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惠于宗公王姒

神閒時恣神閒時恣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雖雖和也。在宮肅肅敬也。在廟不斁。亦庶無射。亦保肆戎夫疾雖不殄。烈光假大不瑕。不開亦式。不諫亦入。式與天地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文王也。無斁譽髦名也。斯士。言一時人材皆由其所成就也。

度

釋文云。度者。分寸尺丈也。所以量長短。○禮書家語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按說記曰。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今案。五扶合丈。七扶合尋。鄭玄曰。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倒休曰。御手爲膚。按指爲寸。扶即膚

耳。然則寸尺之度。取諸身也。漢律歷志曰。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然則尺寸之度。又取諸物也。究王制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足以考信而無疑焉。然後尺寸之度起矣。則指尺之與黍尺一也。黍有巨細。故尺有長短。先儒以黍之巨者積而爲寸。則於膚指不合。於是有指黍二尺之辨。謂毛聲之屬用指尺。冠冕尊彝之屬用黍尺。豈其然乎。周禮典瑞璧羨以起度。考工記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璧徑九寸。羨而長之。從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之法十寸八寸皆爲尺也。○玉海程迥讀三器圖義敘曰。天地準則。陰陽攸分。六位時成。萬物形著。是故體有長短。所以起度也。受有多寡。所以生量也。物有輕重。所以用權也。是器也皆准之十黨羊頭山之秬黍爲歷考往古。如虞舜垂重華之典。周公作太平之書。孔子欲行政於四方。孟軻用揆敘於萬類。舍是則何以哉。

緣木求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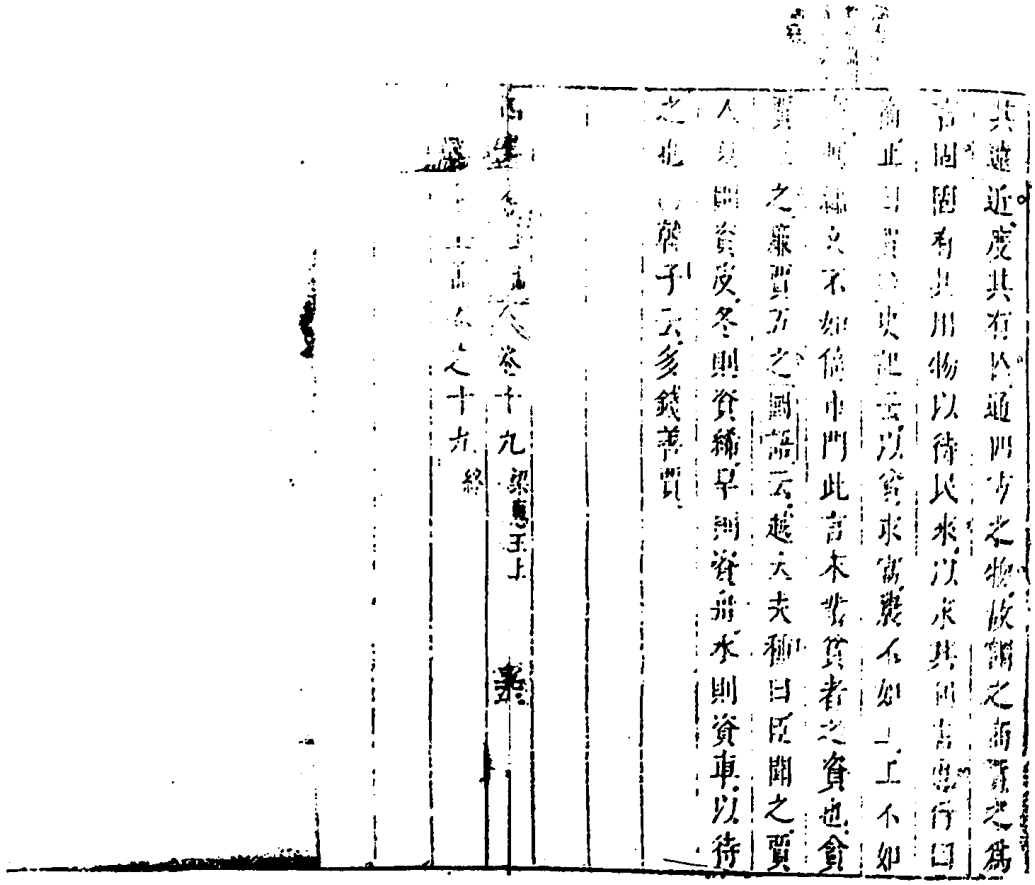
緣攀援抄文鮫魚出峽中如鮎音四足長尾。能上樹。人旱輒舍水上山。以尾葉覆身。以口吸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如小兒。將食先縛之。樹。釋之出汗。如白汗。乃無毒。鮓魚出四川雅州。榮經水。及西山溪谷。說紀有足。亦能緣木。聲如兒啼。蜀人食之。

鄒

通志 地理通釋云。鄒曹姓。國春秋。荀子。陸終之後。今兗州府鄒縣。

商賈

漢書 司馬貨曰。商。○白虎通曰。商之爲言。商



四書備考卷之二十目錄

梁惠王下

鼓樂聲音　上篇

憂顏　囿獵

羽旄　成英詔讓註

囿　兔

郊關　入國問禁註

葛　獫狁

句踐事吳　周頌我將之詩註

芑　天降下民

大雅皇矣之詩註　齊景公問于晏子

雪宮　朝儛

轉附　東海

琅琊　遵海

巡狩　徵招角招

游豫　明堂圖

明堂　上邽

岐　異

市　澤梁

踽寡孤獨　小雅正月之詩註

公劉　豳

蹌　厖揚

大雅篤公劉之詩註　妃

大雅綿之詩註　士師

喬木　世臣親臣

甲　盤尊

木　工師

萬鎰　玉人

孤　燕王噲

壺漿　書湯一征五句

齊　旄倪

鄒穆公　經

倉廩　滕文公

薛　太王遷邠

岐山　岐山

珠　珠光

梁山　魯僖公

樂正子　賢

乘輿　三鼎

五鼎　食禾

鼓樂聲音

疏云鐘以止爲體以作爲用故凡作樂謂之鼓樂鐘鼓以其聲之單出故云聲管籥以其音之雜比故云音車馬亦謂音者蓋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故也

管籥

按禮圖云笙長四尺諸管參差亦如鳥翼○風俗通云舜作竹簫以象鳳翼周禮掌教吹籥籥如笛有三孔

長尺圍寸通俗文之有底大者曰簫小者曰筊古者以三爲節

宋禮樂志云簫雅曰

不知誰人所造有籥師掌教國子秋冬吹籥今執爵宴烈舞所執羽籥也○管截竹爲之長尺有二寸六孔并兩而歛之或曰管笙也○爾雅云大管謂之簥音齊管長一尺圍一寸併添之有底賈氏以爲如虎六孔

簥音齊

其中謂之篪音皇小者謂之篪妙○白虎通云竹曰管民音也○籥如笛三孔而短小以竹爲之一曰六孔一曰七孔或曰簫也○爾雅云大籥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篎○又云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三禮圖云籥春分之音萬物動也○

獵額

疏云鼻頭也言齊王擊鼓作樂其使民徭役苦楚皆蹙其鼻莖而愁悶也

田獵

白虎通云王者諸侯所以田狩者何也爲田除害上以供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爾雅云春獵爲蒐夏獵爲苗除禽獸爲害者秋獵爲獮殺也順秋氣也冬獵爲狩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宵田爲獠火田爲猎○禮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克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大子名諸侯殺則下小綏諸侯名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虫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禮孟夏驅害無害五穀無大敗獵○蔡邕月令章句獵捷也言以捷

取之獵鄭玄曰田獵搏獸也亦曰蒐則爾雅禽田除害之義此獵之异名也○周禮云中春教振旅遂以蒐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蒐中秋教治兵遂以獮蒐中冬教大閱遂以狩蒐

羽旄

杜預曰以析羽爲旌爲王者游車之所建也○周禮地官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謂爲之物羽也山澤之間禽鳥所萃其羽翮可以爲旌旄弓箭之用故以時徵之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搏十搏爲縛○

又按司常九旗之數又有全羽析羽畫鳥有羽而飾鳥者析羽也

旌

咸英韶濩今王典百姓同樂詳增

按黃帝樂曰咸池堯池水周徧謂澤無不宛也帝嚳樂曰五英謂華飛也韶舜樂言繼堯也濩湯樂言救民也

閒

說文云苑有垣曰囿囿猶有也左傳疏天子曰苑諸侯曰囿○周禮曰囿人掌囿游之獸禁

有時侯○按有謂也○按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淮南子曰湯始作圃以奉宗廟犧牲之具○谷梁傳疏徐邈何休皆曰天子圃方十里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按毛詩傳曰圃者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與徐何二說別者詩傳蓋據孟子耳

未審徐何二家據何爲說也○古今合璧云古之制苑囿必於東方蓋東方乃物所生之地所以養萬物○楊雄蜀都賦曰二帝三王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

西書考上篇 卷二十 四

腴谷上桑柘之地故麟臻其囿及其衰也馳騁游獵以奪民之時勞民之力矣○三輔黃圖云甘泉苑中起仙人觀緣山谷行至雲陽三百八十一里入右扶風凡周匝五百四十里○又云武帝開上林苑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水而東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十乘萬騎方三百四十里○

隋書云煬帝大業初築西苑周三百里內爲海周十餘里爲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

飯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illegible]。北有龍蟠渠。蜜紆流注海內。緣渠十六院宮。樹秋冬凋落。則剪綵爲花葉。級千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沿內亦剪綵爲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從官女數千騎。作清游曲于馬上奏之。

兎 一

典略云。兎者。明月之精。視月而孕。口有缺。吐而生子。故謂之兎。兎。吐也。故楚辭曰。顧兎在腹。言顧君月之腹而天下之兎望焉。於是感氣[illegible]曰。兎曰明

視其以此歟。蓋明晦者九。毈而胎生。徧兎雌雄入竅。故陶氏書曰。兎孤音雌。毫而孕。五月而兎子。里俗又謂視顧兎而感氣。故卜秋月之明暗。以知兎之多寡也。先儒以孔雀陽雷而孕。則兎雖孤毫。其感孕則以月。理或然也。月缺也。故其口缺。一曰兎目不瞬。視雄毫而孕。○春秋運斗樞云。玉衡散爲兎。○論衡曰。儒者言月中兎。夫月水也。兎在水中。無不死者。夫所謂兎者。月氣耳。○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兎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耒守株。冀復得兎。爲宋國所笑。出韓非子。○[illegible]地記云。北極有濱陽之山。有兎如鼠。能飛。毛色如漆。○廣志云。兎大者曰毚。音讒。○宸宇逸記云。漾水中山。古老相傳中有白兎。世稱爲筆最精。又元和郡縣志。中山出兎毫爲筆。精妙。○廣志云。漢諸郡獻兎毫。書鴻都門題。唯趙國毫中用。○漢梁孝王有菟園。

郊關

疏云。周官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民人。○司馬法曰。王國五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

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載師掌任土之法。以宅田土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云四境皆有關者。蓋四郊之門

入國 禁 增註

曲禮云。入國而問禁。入境而問俗。入門而問諱。[illegible]

[illegible]

地理志曰。葛今梁國寧陵。[illegible]裴駰[illegible]亦引之

爲證史記毫都亦在亳國故云爲鄰

獯鬻

漢書匈奴傳曰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匈奴別號居於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逐無城郭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爲約兒生識父羊生識母其俗寬則隨畜因水草而遷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利則進不利則退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長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其後三百有餘歲殷太王亶父走岐下邠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於酆鄗放逐戎夷涉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大明會典北狄韃靼最大自胡元通歸沙漠其餘孽世稱可汗東北兀良哈西哈密北禿剌強數收韃靼其後兀良哈分爲朵顏等三衛禿剌茜馬哈不封順寧王

韃靼阿魯台乞降封和寧王皆使入貢自後叛服不常成化中小王子亦通貢貢無常期隆慶中俺答封順義王每歲貢馬互市至今不絕

句踐事吳

越王句踐祝融之後羋姓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元年吳子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以擊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

兵五千人保栖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此爲之奈何。蠡對曰。將帥者。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遣之。不許而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之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爲臣。妻曰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弗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

美女寶器令種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利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忠良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仰膽飲食亦嘗膽也。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

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以委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撫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若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德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宮周室。德少而功多。必遂自矜。爲越計莫若結

齊親楚附晉。以厚卑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楚疥癬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高昭子國惠子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

太子友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
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譖子胥曰伍員貌忠
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
強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員員必爲亂
與逢同共謀說之王信嚭不從乃使子胥于齊聞
其託子于鮑氏王乃大怒曰員果欺寡人欲反
使人賜子胥屬鏤劒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
父霸我又立君若初欲分吳國半子我我不受已
今君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

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子是
吳任嚭政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
諛者眾可乎對曰未也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
于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
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習流慣習
水戰者）教士四萬人（教士謂教以戰陣之事）教君子六千人（君子士所親近者）諸
御千人（諸御謂百工）百工（百工謂百執事者）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
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
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幣以請成越越自度

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
民罷弊（罷音皮）憊也輕銳盡死于齊晉而越大破吳因
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于姑蘇之
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
臣夫差敢布腹心與日嘗得罪于會稽夫差不敢
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
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
乎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
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

王蚤朝晏罷非爲吳耶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
之可乎且夫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
遠君忘會稽之恥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
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
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句踐憐之乃使人
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
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
胥也越王乃葸吳王而誅太宰嚭句踐已平吳乃
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致貢於周周

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句踐已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劒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正義曰越絕云九術一曰尊天事鬼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三曰遺敵粟豪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榮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一盡其財以疲其力六曰貴其諛臣使之惑七曰遺

其謀臣使自殺八曰邪家富而倫器利九曰堅甲利兵以承其弊寡人用三而亡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誅之種遂自殺句踐卒子王鼫與立其後無彊後楚所敗服朝於楚後七世王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由是記越世家綴

周頌我將之詩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將奉也享獻也右尊也神生東方在羊之右牛羊以供祭祀在饗之右所以尊之也○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日日慶以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乎儀式刑文王之典儀式皆法也日靖四方伊嘏文王嘏福也既右享之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以享我祭矣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於時保之言我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則我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福之意乎○此宗配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

劒

釋名云劒檢也所以防檢不正而自治○管子曰昔爲廬之山發而出金蔑尤受之以爲劒鐶此劒之始也○

廣兩面皆平之兩殺面趨鋒者以其臘廣謂之莖圍長倍之莖謂劒夾人所握處○中其莖設其後以圍長倍之其圍五寸長一尺半稍去長五其莖長身者去莖也下文倣此易剛寸之莖中分之下一寸太也下文倣此易剛寸之莖中分之下一寸太也莖長一尺四寸身長五寸也重九鋝二音劣劒一鋝重六兩五銖子華鼠五尺也重九鋝劒半有奇九銖重六十謂之上劒下士服之者能用之身長四尺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劒中士服之身長三尺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劒下士服之○莊子昔趙文王喜劒劒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太子悝

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劒士者賜之千
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
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
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
者夫子弗受懼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
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
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
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
然吾王所見唯劒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劒太子

曰然吾王所見劒士皆蓬頭突鬢垂冠嘿胡之纓
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
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劒服治劒服三日
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
殿上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
子先曰臣聞大王好劒故以劒見王王曰子之劒
何能禁制曰臣之劒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
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劒者示之以虛
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
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劒士乃脫之劒士七日死
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劒於殿下乃召莊
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劒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
夫子所御劒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
三劒惟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劒曰
有天子劒有諸侯劒有庶人劒王曰天子之劒何
如曰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
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
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

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劒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
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劒一用
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劒也文王芒然自失
曰諸侯之劒何如曰諸侯之劒以智勇士爲鋒以
清廉上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
傑士爲鋏此劒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按之亦
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
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劒一用如雷霆
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

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頭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鷄。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畢。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士已畢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莒

路史。莒姓。曹。周滅以封少昊之後。貫爲紀姓。爲齊所滅。

大雅皇矣之詩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言不可如此也。無然畔援。畔。離畔。援。攀援也。無然歆羨。歆。動心貪慕也。誕先登於岸。誕。發語辭。岸。高處也。徐人不恭。敢距大邦。徐。國名。在今泗州。侵阮徂共。阮。國名。在今泗州。侵阮徂共。徂。往也。共。阮往也。共。阮國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文王無畔援歆羨。故能先知先覺。是以徐人不恭。擅興師旅。以侵阮徂共。王乃興師整旅。以按阮徂共之境。而徐人之心。畏而自服。天下之心。畏亦因其所怒而怒之。來當作咸。援歆羨之心也。○此言文王伐徐之事。

天降下民

周書。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於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於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維鈞。

雪宮

文選謝惠連曰。雪宮建于東國。雪山峙於西域。○

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趾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
里晏子春秋亦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史記鄒
子之燕昭王一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
碣石宮親往師之
齊景公問於晏子
齊世家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是爲景公三十二年
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羣臣皆
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
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

深池賦飲不節刑罰恐弗勝祓禳何除禳之何
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
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禁之安能勝
衆口乎○晏子春秋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
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於民三請不見許公
命相趣延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
於民致任器於相徙行見公曰畢事而無告無樂
有上矣饑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嬰奉數君之箕
以斂百官之吏民饑寒窮約而無告使上淫酒失
本而不卹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走
而出公從之曰寡人有罪夫子倍祿秩寡人不
足以有爲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之幸
存寡人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多
寡輕重惟夫子令之遂拜於塗晏子乃返○景公
畋於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
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辟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
而急帶曰夫子何爲遽國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
有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爲安野而

不安國好獸而惡民臣聞之鳥驚厭深淵而就乾
漫故得於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
田獵今君出田十有八日而不反毋乃不可乎公
曰何哉吾爲夫獄訟之不正乎則太士子牛存矣
爲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太祝子游存矣爲諸侯
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牛存矣爲田野之不辟
倉庫之不實則甲田存矣爲國家之有餘不足乎
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
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

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人心有四支而得代焉。則善矣。今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死乎。公於是能改。○景公藉重而獄多。拘者滿圄。怨者滿朝。晏子諫公不聽。公謂晏子曰。獄固之重官也。願托之夫子。晏子曰。今大胡烙戎秋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豪。然不知害傷。今束雞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待也。且夫上正其治。下審其論。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鍾罰蔽。而妄投之於左右。左右爭之。甚於胡狗。而公不知也。

即書者上五尺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被甲。女子繅。夜以繼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皆雕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新。今君之左右皆操烟之徒。而君終不知。鑠成肆。千成威鉶。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也。且夫脩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聖人所難也。而況奪其財而馳之。勞其力而疲之。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而以其罪。非晏所知也。○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國之市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晏子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窮而知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公頗於刑。有鬻踊者。對曰。踊貴而履賤。公愀然改容。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徵有故乎。國家

得徵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鳶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甚。今夕吾飲也。

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其身

轉附 朝儛

地理志云轉附朝儛皆山名也

疏云轉附朝儛據時顧野王釋云濰水名出南陽恐候濰爲儛地並未詳云○景公傳云轉附乃太公之墓即武陵是也琅琊乃桓公之墓所謂穆陵是也

琅琊 東海

大明一統志云琅琊

司馬長卿子虛賦曰齊東渚鉅海南有琅琊銑言齊

在今青州府諸城縣

以大海爲名在渤海之間也

地理志云琅琊臺疏云琅琊爲齊南上邑者按地理志云齊地東有琅琊南越志云琅邪邑名是也○水經注云琅琊山名也越王句踐之故國也句踐并吳欲霸中國徙都琅琊秦始皇二十六年滅齊以爲郡城即秦皇所築也遂登琅琊大樂之山作層臺于上謂琅琊臺在城東南十里孤立特顯出於衆山上下二十餘里傍濱巨海秦王樂之因留三日乃徙黔首二萬于此山之下復十二年作臺基三層層高三丈上級平敞方二百餘步高五里列石立碑紀秦功德臺上有神淵淵主靈液入汁之則竭齊潔則通所在齊人祠中漢武帝亦嘗登之○陸明敍齊渤海圖論云夫海者百谷之王而萬水之宗也山東三面瀕海登萊二府島嶼環抱其在青濟則樂安日照濱州利津霑化海豐諸境皆抵海爲界稱渤海云○博物志云海中有

白孔貼云齊景公遊海于月氏不疑

地理志

蓬萊方丈金銀宮闕仙人所集○十洲記云東海中五百里有不死草延年樹此固秦皇漢武所以從其修心求之而不得也

巡狩

白虎通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爲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或隱自不得所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曆計時月皆爲民也尚書曰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尚書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太師陳詩以觀民命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與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爲不從不從者

君流改衣服制度爲畔畔者若計有功者賞之爲
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
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
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尙
書曰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五月南巡狩至于
南岳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岳十一月北巡狩至於
北岳所以五歲巡狩何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太疎
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
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禮夏官

職方氏王將巡狩則戒於四方曰各脩平乃守宿
戒之使各當其分也故乃職事無敢不敬戒○秋官
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侯十二年王巡狩
則諸侯各朝於方岳不巡狩則諸侯皆來朝覲凡諸侯之王事朝王之服見各所以攝那國也辨其位辨朝見賓正其等上協其禮協發
王之位正其等下之等協其禮隊變
食之賓而兄之以賓禮見之○虞書云五載一巡狩羣后
四朝四方諸侯分作四年來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敷奏以言者陳其爲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
之其言不然則加
以黜陟

述職

疏云諸侯朝覲於天子謂之述職述職者謂述己之所守職也如春朝以朝天下之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是也

遊豫

疏統而言之則遊與豫皆巡行也別而言之則游者有所縱而至於適也豫者有所適而至于樂也于游則未至於豫豫則不止於遊也○管子曰先

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秋出稱人之不足者謂之豫○文選春遊以發生啓諸蟄于潛戶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稔

徵招角招

樂記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流慢之音矣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爲最多而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爲君聚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於君而爲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於

臣而爲民衆。徵屬大絃用五十四絲。其聲清。百民
爲貴。若人五事
而後有事。故爲事。絲。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爲最
少。而聲至清。有事一而後用物。故爲物。○聲音之
道。與政通。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
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
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

明堂

尸子曰。黃帝合宮。有虞氏曰總章。商曰陽館。周
曰明堂。○禮緯含文嘉。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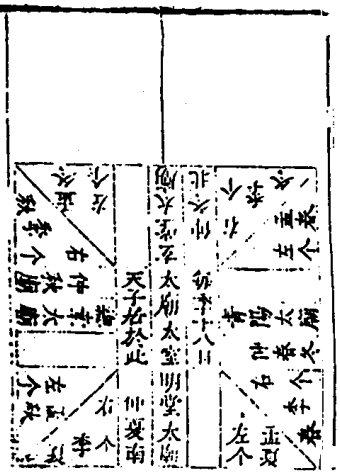
之位。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
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
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
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
上。八蠻之國。在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
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
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
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天
戴禮云。明堂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室十六戶。
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
明諸侯尊卑。○周禮考工。匠人。夏后氏世室。殷人
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延長九尺。○此明堂之制。東
西九筵。廣八尺。南北七筵。深六丈三尺。堂崇一筵。高九尺。
五室。堂有五室。凡室二筵。室一筵八尺。○木子明堂
說云。論明堂。非一端。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
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个者。
箱也。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
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爲

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
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
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
之西。即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爲太廟。太室。凡四
方之太廟。皆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左个。乃
玄堂之右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右个。總章之
右个。乃玄堂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
也。但隨其時之方。而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
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

也。此朱子按禮經○孝經援神契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上圓下方八窓四闥在國之陽○新論王者造明堂上圓下方以象天地爲四面堂各從其色以彷四方○文苑英華明堂賦赫赫明堂居國之陽魏晉特立鎭厥殊方所以施一人之政令所以朝萬國之侯王而室有三綴數各九間太廟於正位處大室於中雷破閉乎三十六戶雜列乎七十二牖左个右个爲季孟之交分上圓下方法天地之奇偶交夫諸位散設三公最崇當中階而列位

與羣臣而不同諸侯東階之東西面而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而相向諸子應門之東面鷄立諸男應門之西面鵠望戎夷金木之戶外蠻狄水火而位配九采外屏之右以成列四塞外屏之左而通對朱干玉戚森鋒以相參龍旂豹韜抑揚而相錯肅肅沉沉密整深嚴收而卿士齊列日出而天顏始臨鼓鼙流以當軒見八紘稽顙貢斧扆而南面知萬國歸心

明堂之圖



岐

雍錄云太王都岐周岐周在鳳翔府西五十里鳳翔府東至唐都三百一十里是岐周之地在唐都

西三百六十里也○路史云岐古有岐伯至古公避狄遷岐之陽今鳳翔岐山縣西北有岐城故址後魏爲岐州以山之岐而名者闕疑文王初爲岐侯築在邠西北不百里而遠又在岐西北四百里南有周原而乾之永壽亦爲畝地頗傳謂自稷至武五遷不出所封以此

關

王制云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周禮地官司關掌國貨之節達貨通財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

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屬死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凡四方之賓客則爲之送逆則以節傳出內之

市

風俗通云市特也言交易而退特以不匱也○易繫辭云神農氏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一曰祝融作市○周禮天官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建國必面朝而後左）

（王立朝后立市設其次（司市置其敘（行師賈所居正其肆（諸行列之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度丈尺量斗斛淳謂布帛幅之廣制謂地官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暴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以泉府所斂與民同之市不售（故之民無貨者（資貨（官爲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族姓也大市人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商賈爲主（故百姓爲主

家子市朝時在焉故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細民（以日之餘力故爲上

澤梁

周禮地官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於玉府頒其餘於萬民○梁魚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大戴禮云十二月漁人入梁梁者主設罟罟者也詩敝笱在梁（笱宋石絕水之梁朱傳解敝笱句云乘梁之空以取（王制云（猶祭魚然後虞

入澤梁○月令孟（命有司收水澤之賦（賦猶稅（者之司徒以土會之（辨五土之生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唐文粹漢有少府水衡笼禁山澤之利

鰥寡孤獨

釋名云鰥昆也昆明也愁悒不寐目恒鰥鰥然也故其字從魚魚目恒（閉者也寡寡踝也踝踝單獨之言也獨獨隻也（言無所依也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孝經（云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

人五十無夫曰寡

小雅正月之詩

此征彼有屋蓼蓼方有穀此此小民蓼蓼貧陋貌穀善也指王所用之小人也彼
指王所用之小人也彼
有屋蓼蓼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椓椓丁角反天刺也椓害也言矣富人哀此
惸獨惸渠營反獨也言民今之小困已有屋矣蓼蓼貧陋貌有穀矣而民今猶無祿者是天椓椓害之耳
亦無所歸咎之詞也亦至于此言人猶或可勝憐哀矣

公劉

周本紀云公劉后稷之曾孫也在夏后氏太康之時棄稷之官廢不脩農事
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

衰不務稼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
脩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二水名渡渭取
材用行者居者咸有以資民賴以慶乃遷邑於豳
百姓懷之多徙而歸焉周道之興實自此始故詩
人思其德而歌之賦篤公劉

豵豵

孫奕示兒編說文曰有底曰豵無底曰豵董氏曰
無底曰豵有底曰淮唐韻曰豵無底囊也說不同

並存之

戚揚

戚揚二者斧鉞之別名戚爲斧揚爲鉞鉞大斧小

大雅篤公劉之詩

篤公劉匪居匪康廼場廼疆居安也場疆田畔也廼積
廼倉廼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
戈戚揚爰方啓行言鄧武公劉于民其在西戎不敢
寧居治其田畴實其倉廩既
富且強于是裹其餱糧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顯
其國家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倚爰始啓行而遷
都于豳焉

妃

帝王世紀云黃帝有元妃次妃之列則妃之名疑
自此始○白虎通云夏殷已前后妃之制其文甚
略大率皆稱妃故黃帝帝嚳俱有四妃至周則天
子立后正嫡曰后其次曰妃

大雅緜之詩

緜緜瓜瓞緜緜不絕瓞小瓜○民之初生自土沮漆
沮漆二水名在豳地古公亶父陶復陶穴陶窯竈也復重
有家室○此章言瓜之先小後大以比獮人之先微而古公之時居于漆沮之上

之中。其餘甚小。○吉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
人正面而後大也。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士師

周官。狄官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
邦。一曰官禁。王宮之禁。二曰國禁。城中之禁。三曰
野禁。郊野之禁。五曰軍禁。軍旅之禁。以五戒先後刑罰
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以言用之于軍旅。二曰誥。
以言用之會同。三曰禁。止使勿爲用之田役。四曰糾。察其
有用諸國中。五曰憲。表而懸之用諸都鄙。掌士之八成

八成。謂正亂之成法也。一曰邦汐。汐。激水聲。邦汐。謂盜賊乘上之隙而激衆個亂。如水之成法也。二曰邦賊。潛謀陰結。將逆行之激而逆行也。三曰邦諜。鄰國行間。視同姦宄者。四曰犯邦令。故違禁敗俾以千法令者。五曰橋邦令。橋作矯。謂詐爲上命以布于下也。六曰爲邦盜。竊取國之寶藏者。七曰爲邦朋。結黨以惑衆者。八曰爲邦諜。造亂言以惑衆者。凡○鄉亂政者。凡亂之首也。士掌六鄉之獄。五州爲鄉。遂士掌六遂之獄。五縣爲遂。縣士掌縣獄。五鄙爲縣。

喬木

通攷云。古人立國。凡朝廷壇壝。宮府及臺榭之所
皆必植名木。如三槐九棘之類。歲久則成喬木。人
無不足以係國之輕重。○疏。詩伐木篇注云。喬高
也。故知喬木爲高大之木。

世臣親臣

通攷云。商有伊陟臣扈。賢。周有召穆公虎。是也。又如
春秋列國晉之范欒。魯之孟叔。齊之高國。宋之戴
桓。亦謂之世臣。○如堯舜之于禹皐。湯之于伊尹。
高宗之于傅說。武王之于周召。又如漢高之于蕭
何。光武之于鄧禹。唐太宗于房杜。宋太祖之于趙

普。皆謂之親臣。

卑踰尊

國攷云。漢汲黯時丞相吏。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
之。黯見上言曰。陛下用人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
此所謂卑踰尊也。

工師

月令。孟春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
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工師司空之屬官也。注
冬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爲淫巧。

勞上心。

木

尚書云。克州厥木惟條。長也。楊州厥木惟喬。高也。○又云。木曰曲直。曲直作酸。○春秋元命苞云。木之爲言觸也。氣動躍也。○周禮云。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又云。柞氏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

璞

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周人懷璞問鄭賈曰。欲買璞乎。鄭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

萬鎰

通義。吳氏曰。按鎰本作溢。以米一升加滿而名之。十兩金之鎰重亦如之。粟米之法。一鎰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故國語吳都賦註遂誤謂二十四兩爲鎰。○國語云。二十四兩爲鎰。禮云。朝一鎰米。注亦謂二十四兩。今注誤爲二十四觔。

玉人

考工記云。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瑑。伯用將。繼子男執皮帛。天子圭中必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上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圭地。諸侯圭尺有二寸。有瑑以祀廟。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通論云。治玉謂之琢。亦謂之雕。

燕

燕。姬姓。伯爵。與同姓功臣曰君奭。佐文王定天下。爲周大保。食邑於召。謂之召康公。相成王。王自陝以西諸侯。封其子爲燕侯。其地四州薊縣是也。○容齋四筆云。北燕在春秋時。未爲強小。能自見於中國者。不過三四。大率制命於齊七雄之際。爲齊所取。後賴五國之力。樂毅爲將。然後勝。然卒于得七十城。不能守也。故蘇秦說趙王曰。趙北有燕。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彊秦。南

近齊趙強國也又鄰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
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昭王謂郭隗曰孤
極知燕弱小不足以報齊然誠得賢士以雪先王
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有道乎郭隗曰帝
者與師王者與友霸者與臣亡者與役詘節而事
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矣先從隗始則天下
之士豈遠千里而不至哉
燕王噲齊人攻燕殺之一
通攷云蘇秦弟代亦以遊說顯於諸侯燕相子之與蘇代婚欲得燕權蘇代使於齊而還燕王噲問曰齊王其伯乎對曰不能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子是王屬國於子之燕國大亂齊取之醯子
西書考上卷六十二子 羨
之殺燕王噲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昭王
壺漿
公羊傳曰齊侯宵壺公於野井國子執壺漿餌休
云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漿水也飲也或曰酒也
○勝禮陳饗或八壺或六壺士旅四壺卿大夫方
壺上旅同壺漢賈誼弔屈原賦曰鴟弃周鼎而寶
康瓠郭璞曰康瓠壺也蓋壺之爲器其體有大小
之特取名于○禮圖云酒壺受一斛口徑尺足高
二寸○釋名云漿 也飲之寒溫多少與體相將
順也○周禮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醫涼醫酏
入于酒府賈公彥疏云鄭注漿今之酢者民漿也者
此漿亦是酒類故其字亦從酢從酒省酢之言酢
米汁相酢漢時名爲漿漿○唐史食貨志中宮爲
官市使每出沽漿會部之家皆散肆閉門○白孔
六帖注云箕子牙 賣漿
書湯一征五
仲虺之誥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
世以台 爲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
四書考上卷二十 擊
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 明時又治民也有夏昏德
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
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於
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明厥師衆也簡賢附勢
實繁有徒相濟舉我邦於有夏若茂之有莠若粟
之有粺言爲粟小大戰戰罔不懍於非彝矧予之
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
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
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

怨曰。吳獨後乎。伐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惡惡推及同存。邦乃其昌。

霓

爾雅曰。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陰陽和而既雨。則雲散而霓見矣。○（驟云。雌蜺。蜺音嫨。以曾詢。○）（春秋運斗樞）云。樞星散為虹。見以舊說虹常雙見。鮮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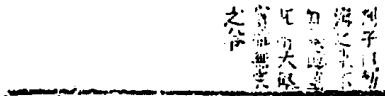
者雄。其闇者雌也。曰赤白色謂之虹。青白色謂之霓。一名蝃音帝蝀。音凍詩云。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天地之淫氣。陰中陽也。○故朝西而暮東。（侯鯖錄）云。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今以水噀日。斜視之。則暈為虹霓。故今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其又水虹屈霓也。主雨風。虹。月暈也。主風。○（淮南子）曰。天二氣。則成虹。是也。虹淫氣也。然不暈于日。不成也。○（月令）季春曰。虹始見。蓋邑以為虹。常俟陰雲而出于日衝。陰雲不見。大陰亦不見。常以日西見東方。○（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信然。嘗有見。又虹下澗中飲者。虹兩頭皆垂澗中。使人過澗隔虹對立。相去數丈之間。如隔綃幕。自西望東。則見立澗之東。西望則為日光所燦。○（丹鉛總錄）（莊子）曰。陽氣陰成虹。（禮疏）云。日照雨滴則虹生。蓋雲必漏日。照日暉。雲則虹特明耀異常。或能吸水。或能吸滴。宋子云。既能吸。亦必有形質。詩謂蝃蝀其字從虫。俗謂之鑽。其字從魚。又聞之旱龍。候其形質而名之也。

旄倪

孫疏曰。案爾雅黃發倪齒。壽也。然則趙注云。倪弱小。非止幼童之弱小。亦老中之弱小耳。

鄒穆公

穆公。曹姓。子爵出。自顓帝玄孫陸終第五子安之後。武王克商。封安之苗裔曹挾于邾。為附庸。春隱公元年。邾儀父克會盟於蔑。自克世從齊桓公尊周進爵為子。克後九年。桓公薨之克子瑮立。十二年傳文公遷音顯于繹。文公卒。邾魯弱世



以救災荒公收邦甿穀公有令貧瘠厲商以
耗無得以粟干是倉無耗而求易于民二石粟而
得一石耗矣以爲費請以粟貸之穆公曰是非汝
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敢惰
者豈爲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柔侖其以養鳥爾
知小計不知大倉周諺曰粟漏貯中而衡不聞與
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于民此非吾之
粟乎鳥苟食鄒之耗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
在民于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爲一
體也此之謂富邦

墅

山海經曰東海之外有大墅○莊子薛芒東之大
墅遨死風於東海濱死風曰予將之大墅奚爲墅
之爲物注焉而不滿取焉而不竭

倉廩

倉所以儲粟廩所以藏米○周禮地官倉人掌粟
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
法用法用法所當用者足則止其不急者雖有餘則藏之以待

凶而頒之○地官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
頒賜賑委人所掌諸委積也頒賜賑恤所以予人者之經食也王以
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國用以治年之
豐凶治年之豐凶預爲之防也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
鬴釜同六斗四升每人一月食此人三鬴中也人二
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
救邦用○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
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

滕文公

左傳孔疏案譜云滕姬姓侯爵文王第十四子叔
繡後也武王克商封之於滕至滕侯敍當魯隱公
七年卒而不書名未同盟也數傳至定公尚爲宋
役追定公子文公見孟子問性善堯舜之說行喪
禮舉井田欽後二十一年爲宋所滅其地在兗之
嶧丘今滕縣是也○地理志云沛郡公丘縣故滕
國也周文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爲齊所弋
○又云今山東滕縣

孔疏案譜云薛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十世
薛侯今滕國薛縣是也奚仲遷於邳音丕仲遷居薛
以爲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爲薛侯齊桓霸諸侯
獻公始與桓同盟小國無記世不可知亦不知爲
誰所滅

太王遷邠

莊子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
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
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
之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
矣爲吾民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
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
國於岐山之下○詩考鄭氏箋云豳者后稷之曾
孫曰公劉者自邠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
扶風栒音邑○章昭云豳西近戎北近狄公劉始
邠州山水縣西三十里公劉始都之處

岐山

王應麟云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亦名天
柱山漢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周太王所邑文王始
亦治焉西京賦注說文曰岐山在長安西美陽縣
界山有兩岐故因以名焉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
山成王有岐山之蒐石鼓文在天興縣南二十里
石形如鼓其數有十韋應物詩謂宣王大獵岐陽
韓愈歌亦云蒐岐陽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
顏師古曰梁山在夏陽岐山在美陽即今岐州岐
山縣皆指嶺也

卷二十 貨

皮幣

周禮春官小行人合六幣六幣諸侯所圭以馬鄭
以圭玉也曰圭璋璋以皮帛用豹皮圭璧以帛
用馬璋二王之後用之璧以帛繢而中處其幣用
繒琥以繡龍亦以繒其幣用繡琮以錦錦
與琮皆用錦琮以繡繡與琮皆用繡此六物者和
諸侯之好故○史記平準書云古者布幣諸侯以
幣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繡爲皮幣直四十
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

琮

財貨源流云珠生于大海中乃蚌蛤胎也○(畢沅)
云龍珠在頷駿駒在皮鼉珠在口鰲珠在足蚌珠
在腹○(七經義)
後漢書云珠蚌中陰精也珣音樂明珠色也璣珠
不圓也

耆老

周禮八十曰耆○(釋名)云六十曰耆耆指也不從
力役指事使人也又至也言至老境也又強也

梁山

(南書考上孟)
正義曰(括地志)云梁山在雍州好時縣西北十八
里鄭玄云岐山西南然則梁山橫長其東當陽西
北臨河其西當岐山東北自豳遊周嘗踰之矣○
玉海云梁山在京兆府奉天縣北五里古公踰梁
山秦立梁山宮又同州韓城縣南十九里亦有梁
山漢左馮翊夏陽縣西北

魯平公

魯平公名叔景公子也平公五年周樂正子爲政
六年孟子自齊而歸過魯平公將因樂正子以見

孟子嬖人臧倉止之

樂正子

(唐文選)平公與嘗宦王會於鬼繹山下樂正備道
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
道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樂正姓也子通稱
也名克按樂正是樂官之長或者先世曾作樂官
來子孫遂以爲姓樂正裘亦是一人以此見樂正
是姓如司馬亦子因官以爲姓

樂

(南書考上孟)
疏春秋左傳樂陵公有云樂人之子杜預曰樂親
幸也(釋名)云樂而

乘輿

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曰小使車者頒制皆朱赤
皴曰蓋赤帷從騎四十人皆追捕考案有所勃
取者之所乘也(晉巴曰車蓋金根車五輪皆朱班
牙二敎○樂邑獨斷曰乘輿之
車皆謂輅者蓋帷於外乃設輅者也○李尤小
車銘曰圓蓋象天方輿法地論決陰陽動不相離)
(魏志)王朗曰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
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帷幄警而後踐蹈張弧而後

車輿清道而後奉引。遊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戎輅子曰。駕行羽儀導護之車。蓋自秦始有其名。後漢胡廣作天子出行車簿。車大楯也。所以扞敵。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其五兵。楯以楯爲名者。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內。故但言車額五兵。精義曰。大抵領一部之人。故名車簿。迨至○古今事物類考云。陶唐氏始乘駹車。白馬。川車。駕之始也。○逸禮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馬。漢制度云。天子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驗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公卿不在。惟河南尹執金吾。及洛陽奉引。侍中驗乘。奉車郎御。屬車四十六乘。小駕。太僕奉引。侍御史整車騎。○漢儀注云。皇帝輦動。左右侍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蹕止。行人也。

三鼎五鼎

說文云。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銅鐵等物爲之。又有圜曰。圜。曰融。曰鍾。曰鉶。曰鬲。曰鬵。曰鍑。曰鬴。曰鬲。曰甑。皆鼎之屬。漢郊祀志云。黃帝採首山之銅以鑄鼎。○饒雙峯曰。五鼎是大夫之禮。羊豕魚腊肩。三鼎是士之禮。特豕魚腊。腊。獸之乾者。肩。牲肉也。○說文曰。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入山林川澤。螭魅魍魎。莫能逢之。以協承天休。易卦巽木于下。著爲鼎象。析木以炊也。縮音留。象鼎爲貞字。○主父偃傳云。丈夫生不五鼎食。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腸也。諸侯五。卿大夫三。○鼎錄云。漢景帝鑄食鼎以金銀銅雜爲之。若擬

四書考上孟卷之二十終

公孫丑全
公孫丑 句句
霸 賢聖之君六七作
武丁 微子
微仲 膠鬲
錙基 齊地
四境 畿郊
卿相 四十强仕註

孟賁 北宮黝
褐 褐布
麒麟 鳳凰
丘垤 行潦
七十子 自西自東之句
紼縿 翬雉鴝鵒之詩註
太甲 俊傑
市廛 市廛圜
圜廛 圜廛市

畎 畎畝
耕稼 陶漁
耕歷山 陶河濱
漁雷澤 天時
地利 城郭
池 池
菜 菜粟
封疆谿 戰必勝

東郭氏 子仲子
薪 父兄
若仁 齒
金 平陸
大夫 戰
伍 牧
都 畝丘
蓄 蓄
子噲 附子之
官 官

時子　齊鍾

龍斷　孟子去齊

書　　兒

魯繆　泄柳

申詳　高子

休　　崇

目錄終

公孫丑上

公孫丑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三遷志云公孫丑葬鄒境內城西北十里公孫祉○大明一統志云兗州府鄒縣北有公孫丑墓○宋史程振傳振請立廟于鄒祀孟軻以公孫丑萬章樂正克等配食從之

曾西

魯曾西曾子之孫也曾申字子西曾子之子子夏以詩傳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見○列女傳魯寡先生卒曾西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西曰先生在時食不求口衣不蓋形冬則手足不欲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千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

來安天下之卑位不求乎貨悅不欲欲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獲者其誰曰賢不亦宜乎會西曰惟斯人也而有斯嬉

霸

風俗通曰霸者言也白也言咸建五長功實明白或曰霸者把也把持王政也

孔傳引臧文仲說霸者把持王政

白虎通曰霸者何也霸之言伯也伯者長也言為方伯總領諸侯為之長也

禮記王制疏引白虎通

春秋傳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公羊隱元年傳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何休曰宰官也咺名也天子之大夫不稱使者通於王命也

公羊隱元年傳何休注

禮記王制曰天子之大夫爵祿皆視元士

禮記王制

周禮春官大宗伯曰以賓禮親邦國

周禮春官大宗伯

鄭玄曰賓禮者王以接見諸侯之禮

周禮春官大宗伯鄭玄注

周禮秋官大行人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見男服三見采服四見衛服五見要服六見

周禮秋官大行人

鄭玄曰王以歲徧存諸侯也

周禮秋官大行人鄭玄注

周禮秋官小行人曰春入貢享秋入貢物

周禮秋官小行人

鄭玄曰貢享獻也

周禮秋官小行人鄭玄注

周禮秋官小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以時聘以除邦慝

周禮秋官小行人

鄭玄曰聘問也

周禮秋官小行人鄭玄注

周禮秋官小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徵其貨賄

周禮秋官小行人

鄭玄曰徵召也

周禮秋官小行人鄭玄注

周禮秋官小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

周禮秋官小行人

鄭玄曰問謂以物相遺

周禮秋官小行人鄭玄注

周禮秋官小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聘也

周禮秋官小行人

鄭玄曰聘謂使大夫

周禮秋官小行人鄭玄注

周禮秋官小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規也

周禮秋官小行人

鄭玄曰規謂以善道相正

周禮秋官小行人鄭玄注

周禮秋官小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視也

周禮秋官小行人

鄭玄曰視謂使卿

周禮秋官小行人鄭玄注

周禮秋官小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勞也

周禮秋官小行人

鄭玄曰勞謂以酒食

周禮秋官小行人鄭玄注

周禮秋官小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好也

周禮秋官小行人

鄭玄曰好謂以財物

周禮秋官小行人鄭玄注

周禮秋官小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聞也

周禮秋官小行人

鄭玄曰聞謂使士

周禮秋官小行人鄭玄注

周禮秋官小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access也

周禮秋官小行人

鄭玄曰access謂使人

周禮秋官小行人鄭玄注

周禮秋官小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慰也

周禮秋官小行人

鄭玄曰慰謂以善言

周禮秋官小行人鄭玄注

周禮秋官小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撫也

周禮秋官小行人

鄭玄曰撫謂以財救其困

周禮秋官小行人鄭玄注

周禮秋官小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恤也

周禮秋官小行人

鄭玄曰恤謂憂其災患

周禮秋官小行人鄭玄注

周禮秋官小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賀也

周禮秋官小行人

鄭玄曰賀謂以禮慶之

周禮秋官小行人鄭玄注

周禮秋官小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弔也

周禮秋官小行人

鄭玄曰弔謂以禮哀之

周禮秋官小行人鄭玄注

周禮秋官小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會也

周禮秋官小行人

鄭玄曰會謂王有命事

周禮秋官小行人鄭玄注

周禮秋官小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同也

周禮秋官小行人

鄭玄曰同謂王有命事

周禮秋官小行人鄭玄注

周禮秋官小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盟也

周禮秋官小行人

鄭玄曰盟謂有背叛

周禮秋官小行人鄭玄注

周禮秋官小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約也

周禮秋官小行人

鄭玄曰約謂有小事

周禮秋官小行人鄭玄注

周禮秋官小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誓也

周禮秋官小行人

鄭玄曰誓謂有大事

周禮秋官小行人鄭玄注

周禮秋官小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命也

周禮秋官小行人

鄭玄曰命謂有新事

周禮秋官小行人鄭玄注

周禮秋官小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致也

周禮秋官小行人

鄭玄曰致謂有急事

周禮秋官小行人鄭玄注

周禮秋官小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報也

周禮秋官小行人

鄭玄曰報謂有禮物

周禮秋官小行人鄭玄注

周禮秋官小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答也

周禮秋官小行人

鄭玄曰答謂有禮物

周禮秋官小行人鄭玄注

周禮秋官小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酬也

周禮秋官小行人

鄭玄曰酬謂有禮物

周禮秋官小行人鄭玄注

周禮秋官小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酢也

周禮秋官小行人

鄭玄曰酢謂有禮物

周禮秋官小行人鄭玄注

周禮秋官小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獻也

周禮秋官小行人

鄭玄曰獻

立其弟衍而立衍是也。

膠鬲

膠鬲殷之賢人。遭殷士不之亂。商販魚鹽。文王舉之於殷。文王沒。武王克殷。就膠鬲於四內地名而與之盟曰。

釋非十云。文王有五臣封今麻姑之文。未與賢仰求國。

與之是膠鬲無所而歸。卿無道也。

一簋。官一如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之於四內皆以一踏。又使名公就敬之下。武王伐殷至鮪水。殷紂使膠鬲候周師。見之。膠鬲曰師將何之。雖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

膠鬲曰以何日至之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日報矣。膠鬲行天雨。至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上皆諫曰。兵甚疲矣。需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朝報其上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進其士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因戰大克之。武王入殷。問膠鬲殷之所以亡。膠鬲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日明日早。要則固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以其上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以此告王矣。君子曰武王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不彊其所不欲也。

鹽基

釋名云鹽基大鹵也。

齊地

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萬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

疾如雒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于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之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鬬雞走犬。六博蹹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幃。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

四境

通攷云四境乃齊宣王之時四境與太公舊時百里之境不同

置郵

許東陽曰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西域傳因騎置以聞師古曰即今馳馬也黃霸傳郵亭師古曰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也○說文曰郵境上書舍從邑垂垂邊也徐曰郵之言過使所過也○丹鉛總錄云註置驛也郵馳也驛與馳何別乘按說文騎置馳也從馬睪聲馳驛傳也從

馬日聲谷而說之驛主于騎言馬也馳主于傳言車也漢謂之乘傳如淳曰漢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軺傳又謂之遽說文傳也一曰驀也徐鉉曰傳馳車也周禮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傳車尚速故又爲驀音迫也風俗通曰漢改郵曰置此說非孟子已有置郵之說矣

卿相

漢官云卿彰也明也言當背邪向正彰明道德也○白虎通云卿之爲言彰也章善明治也大夫爲言大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古今辨然否謂之士○後漢書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瀆故天工人其代之○隋志三公北三星曰九卿內坐主治萬事○左傳太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至也不可以苟請史記曰秦武王置二丞相甘茂爲左丞相樗里疾爲右丞相○風俗通云丞者承也相者助也○尚書立政冢宰掌邦治天官卿治統

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地官卿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春官卿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夏官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秋官卿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冬官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後漢書左雄曰九卿位亞三公班在大臣行相有佩玉之節動有序序之儀高宗得傅說爰立作相天文志輔一星傳于開陽所以佐斗成功承相之象也若近臣專黨排賢用佞則輔生角近臣擯摧欲謀宗社則輔生

也○漢蕭何爲相國舉曹參代參一　何約束
四十疆仕　註
禮記曲禮云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歲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仕者爲上以事人若宰府之小事也壯艾色也服官政者爲大夫以長人與閒邦國之大事也耆老指久之稱不自用力惟以指意使令人故曰指使傳謂傳家事于子也老昏忘也悼懼愛也壽以百年爲諸故曰期頤飲食居處動作無不待于養故曰頤

進考云老貴賤之人士農工商生牛角祭武王每多力人貧往貸之

孟賁
尸子人謂孟賁曰生乎勇乎曰勇貴乎勇乎曰勇二者人之所大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此其所以能攝三軍服猛獸也○呂覽賁過於河先其伍船人怒而以楫擊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鬚指舟之人盡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又況於等之乎此以不知故也
北宮黝

氏族畧北宮氏姬姓衛之公族也
褐
左傳云盲濁一盛芳余與褐之父晛之註云褐寒賤之人○范曳紀云寒者利短褐
嘉話錄云有朝士詰友生見衲衣道人在坐他日曰公好毳褐之夫吾但覺其臭爾友生曰毳褐之臭豈甚銅乳之臭吾視毳褐愈于朱紫遠矣○右按如上諸說則布與毳皆可製褐晦菴獨以爲毛布據近世毛布稱褐耳不知從毛從衣自別○後

一云褐短也一曰褐賤也

百官傳云短褐不完

六朝諸云褐粗惡顏幽

漢黃瓊傳云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

毛詩疏之班振振公子叶焯鄭云

漢武帝幸濟陽白鹿一角兩耳

、握苗
小爾雅云扱心曰握扱根心曰擢

麒麟
大戴禮云毛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爾雅云麟麏身牛尾一角○春秋保乾圖曰歲星散爲麟○鶡冠子曰麟者玄枵之精○毛詩義疏曰麟馬足黃色圓蹄肉端有肉音中黃鍾王者至仁則出○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宮五獸中有大角軒轅

麒麟之信。凡麟生於[孔子未生時有如土王書于周廟人來獻文曰水神之子]五行之粹精也。視明[視修]則麒麟繇。○[春秋孔演]圖曰。麟木精也。闕則[闕]曰無光。○[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王者不刳胎。不破卵。則出於郊。○[禹書中候]云。[堯帝時麟]麟在囿。○[漢武帝]紀[賢明如堯神異乃見]周成康時。麒麟在郊藪。○[爾雅]云。麟者。含仁懷義。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審而後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群居。不旅行。不犯陷穽。不罹網羅。文章彬彬。○[瑞應]記云。牡曰麒。牝曰麟。牡鳴曰[春秋運斗樞天龍德則麟至]遊聖。牝鳴曰[麟和]receive。鳴曰扶幼。秋鳴曰養綏。

鳳凰[鳳凰不生卑]

[格物總論]云。鳳神鳥。雄曰鳳。雌曰凰。五色備舉。出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安寧。飛則禽鳥隨之。故曰羽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爲之長。

丘坪

[爾雅子曰本世數學之人元有稱之士也]方言曰。垤。封場也。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垤。垤中齊[齊]語也。○[廣雅]云。小陵曰丘。○埤[雅]云。鵽鳴于垤。[垤蟻]或謂之垤。垤從至。蟻之徹而能爲垤。因其至。故也。今蟻取小垤入穴。輒壞垤窒穴。蓋防其逸。亦以窒雨。易占所謂蟻封其垤。雨將至是也。○名蟻封。○東觀漢紀云。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少雨。上以易休占之。占曰。蟻封穴居。大雨將至。以問輔。輔曰。蹇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出雲爲雨。蟻穴居。大雨將至。故蟻封其居。

行潦

[爾雅釋詁文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曰行潦也○丹鉛總錄云孟子河海之于行潦]行潦。行音杭。潦音勞。謂水澇之年。大道積水也。如淮南子所謂牛蹄之涔。無尺寸之鯉。是也。○[左傳]云。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

七十子

○復聖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後封兗國公]○宗聖曾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後封郕國公]○閔損字子騫。魯人。[後封費公]○冉耕字伯牛。魯人。[後封鄆公]○冉雍字仲弓。魯人。[後封薛公]○宰予字子我。魯人。[後封齊公]○端

子子貢衛人。後封黎公。○冉求字子有魯人。後封祝淹侯。○仲
由字子路卞人。家語弟子解作
卞人。後封衛公。○言偃字子游吳
人。後封
吳公。○卜商字子夏衛人。鄭玄云。溫國
人。後封魏公。○顓孫
師字子張陳人。後封
陳公。○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
後封金
鄉侯。○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後封單
父侯。○原憲字
子思宋人。鄭玄云。魯人
後封作城侯。○公冶長字子長魯人。弟
解云魯人。後封高密侯。○南宮适字子容魯人。适或作括。弟子解作
作紹。後封
汝陽侯。○高柴字子高衛人。弟子解云。字子羔。齊人。後封共城侯
○漆雕開字子開魯人。弟子解云。字子若。○蔡人。後封平輿侯。○樊須

字子遲齊人。弟子解作
人。弟子解作魯人。
後封
濮陽侯。○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後封
野侯。○司馬耕字子牛宋
人。弟子解作
後封
盛都侯。○有若字子有魯人。或作子若。後
封平陰侯。○琴張字子開
衛人。弟子解作琴牢。字
子張。後封陽平侯。○申棖字子周魯人。後
封
文登。○陳亢字子禽陳人。子禽。字子元。
後封南頓侯。○巫馬
施字子期魯人。亂弟子解作
人。後封東阿侯。○梁鱣字叔魚
齊人。鱣一作鯉。子魚弟子解作叔魚。後封千乘侯
○按家語云梁鱣年三十未有室。欲出其妻
而難言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妻為吾
更娶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留。語夫子曰。無憂
也。吾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今果然。吾恐子
自脫生耳。未必妻之過也。從之。三年而有子。○公

哲哀字季次齊人。季次。一作季沈。
後封北海侯。○商瞿字子木
魯人。後封須昌侯。○按商瞿好易。夫子傳之。嘗為
命也。鳳鳥不來。河無
圖至。嗚呼天命之也。○冉孺字子魯魯人。弟子解作冉儒。
字子魚。後
封臨沂侯。○顏幸字子柳魯人。幸。弟子解作幸。○
伯虔字子析魯人。弟子解云。字子
楷。後封沭陽侯。○曹卹字子循
蔡人。後封上
蔡侯。○冉季字子產魯人。後封諸
城侯。○公孫
龍字子石衛人。龍。弟子解作寵。後
封枝江侯。○漆雕哆字子斂

魯人。哆。弟子解作
後封濮陽侯。○秦商字子丕魯人。弟子解
云。字不
慈。鄭玄云。楚人。後封焉。侯。○按家語
云。其父堇父與孔子之父。俱以力聞。○漆雕徒
父字子有魯人。弟子解作漆雕從。字子文。
或又作子期。後封高苑侯。○顏高
字子驕魯人。弟子解作顏刻。後封雷澤侯。○按孔
子適衛。子驕為僕。靈公與夫人同出。
使夫人為次乘。夫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之。孔
子曰。詩云。靦焉新婚。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
德如好
色者也。○壤駟赤字子徒秦人。弟子解作穰駟赤。
字子從。後封上邽
侯。○按通志以壤駟氏為後姓。未知是否。○商澤字子秀魯人。弟子解云。
字子秀。後
封鄒平侯。○任不齊字子選楚人。後封當
陽侯。○石作
蜀字子明秦人。弟子解作石子蜀。史記作石作蜀。
公良孺字子正陳人。弟子解作公良儒。後封平平
侯。○家語云。公良儒資而有
勇。大子馬。日常
以家車五
乘從。○公夏首字子乘魯人。弟子解作
公夏守。

子像或字棄。○公肩定字子中。曾人。鄭玄云。曾人後封鉅平侯。○公肩定字子中。弟子解作公肩定。後封梁父侯。○后處字子里。齊人。弟子解作右處字里之或作駒之。後封鉅平侯。○鄒單字子家。曾人。鄒單。而有懸豐。字子象。曾一作鄫。後即其人也。後封聊城侯。○鄒音叟。○奚容箴字子皙。曾人也。弟子解作奚箴。字子皙。奚氏奚仲之後。以名為氏。若也。後封濟陽侯。○箴音鍼。○罕父黑字子索。曾人。鄭侯。○按氏族略。無罕父氏。則家語作幸。○顏祖字子襄。曾人。弟子解作顏相。○榮旂字子祺。曾人。後封欽。○秦祖字子南。秦人。後封郯城侯。○左人郢字行。曾人。弟子解作左郢。字子行。後封南華侯。○按通志。畧曰。左人以官為姓也。如封疇右子似淡之類。志稱右子似淡。○何井驩字子孟。衛人。何。弟子解作勾字。○鄭國字子徒。曾人。弟子解作子弼。後封滎陽侯。○按史記。趙武靈王。從後封鉅鹿山侯。○按史記趙武靈王。諡故易邦為閼邦。邦字之誤。○公祖句茲字子之。曾人。弟子解作公祖。後封即墨侯。○原亢字子籍。曾人。弟子解作原憲。正意。○縣成字子祺。曾人。弟子解作縣亢。後封樂平侯。○廉潔字庸。衛人。弟子解云。字子庸。古史作字子曠。後封武城侯。○廉潔。史記曰。字子庸。古史作字子曠。後封武城侯。○叔仲會字子期。魯人。弟子解作會。或又作澮。後封博平侯。○家語。叔仲會與孔璇年相比。每隨子之執單記事于夫子。二人送侍左右。而武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孰可學與。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顏也。習慣成自然也。○孔璇。史記作孔忠。之僕字子。未。魯人。句侯。後封宛。○邽巽字子歛。魯人。弟子解作邽巽。字子歛。後封建城侯。○樂欬字子聲。魯人。弟子解作樂欬。後封鄆侯。○公西與如字子上。魯人。弟子解作公西與。史記作與如。古史作公西與。後封臨朐侯。○秋黑字哲之。衛人。一作字子哲。後封林慮侯。○孔忠字子蔑。魯人。弟子解作孔弗。孔子兄之子。後封鄒城侯。○公西葴字子尚。魯人。一作字子上。後封徐城侯。○步叔乘字子車。齊人。後封博昌。○施之常字子常。魯人。一作字子恒。後封臨濮侯。○秦非字子之。魯人。弟子解云。字子之。○顏噲字子聲。魯人。曾或作後。封濟陰侯。○顏繇字季路。復聖公之父也。史記作顏無繇。字路。後封杞國公。○曾點字子晳。宗聖公之父也。史記作曾蒧。後封萊蕪侯。

司馬貞曰。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宋馬端臨曰。孔子弟子。史記家語所載。皆七十七人。魏王肅本自顏回至顏祖止。列弟子七十六人。缺一人。不合前數。及觀史記弟子傳有顏何字冉。索隱證之曰。家語字稱。則知顏何已載於家語。而肅本缺之耳。又北齊顏之推稱仲尼門徒升堂

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居顏眞卿自敘家譜稱孔門達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八人之中顏何與焉索隱去古未達之推與卿俱顏氏裔孫必各有據今當以顏何足七十七人之數云又曰史記所載數同家語內無琴牢陳亢縣亶三人而別有公伯寮秦冉鄡單三人當其數文翁石室圖七十二人比家語少公西輿縣亶原亢公肩公夏首何井疆邽巽顏何八人而別有遽瑗秦冉林放三人子由古史又錄七十九人

蘇子云孔子弟子高弟七十七人余以太史公書及孔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錄於史記二書既不可偏廢而琴牢陳亢又見於論語故并錄之凡七十九人又曰索隱云文翁圖有遽伯玉林放申棖申堂四人石室圖七十二人亦無所謂棖與堂也

詩自西自東二句 大雅言文王遷豐之事

文王有聲 遹駿人也有聲遹求厥寧求民之安遹觀厥成文王烝哉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於豐文王烝哉樂城伊減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濯明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皇王維辟武王有皇王烝哉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綢繆

西溪叢語云綢繆二字有數義詩云綢繆牖戶綢繆束薪也王燦云綢繆清燕婉五臣云綢繆清重貌吳賈荅陳吳玉書云是何惆愉之綢繆乎綢繆悵然憾之意也

豳風鴟鴞之詩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鳥自名也恩斯勤斯恩情愛也勤勞也鬻子之閔斯閔憂也○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拮据取也荼苦菜捋取也予所蓄租予口卒瘏卒盡也瘏病也曰予未有室家室也○予羽譙譙譙也

星倏倏也。予室翹翹危也。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喓喓急也。

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於紂之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

太甲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太甲終喪，明伊尹以冕服奠

祀王歸於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弗保，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於厥德，自底不類，底，致也。不類，類猶不肖。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於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於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其終。

俊傑

文子云：智過萬人者謂之英，過千人者謂之俊，過百人者謂之豪，過十人者謂之傑。

市廛 周見周禮

禁要云：古者二十畝爲井，因井爲市，故曰市井。市巷曰閭，市門曰闉，市中空地曰廛，又曰市宅，市樓曰旗亭。○說文云：市物邸舍曰廛。○王制：疏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趙氏惠曰：廛市者，貨財諸物邸舍之稅，所謂列肆之稅。○朱子曰：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賦若干，如今人賃舖面相似，更不征稅其所貨之物，法而不廛，則但治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亦不取之也。○周

市廛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一區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爲外朝，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惟民得入，公卿大夫士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議察異物異言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市之廛而不征之廛，左右各三區，易神農氏日中爲市，

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西嶺賦註長安立九市六在道西三在道東○周禮質人掌凡買賈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質以人民牙僧之屬劑以書契券契之類○京兆掾第五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奸枉晉祖逖五市公私豐贍

市　民廛民廛民廛

廛　後魏公宮前朝

之　右祖

圖　民廛民廛民廛

關譏詳見明堂章

饒雙峰曰關譏之制凡衆塗所會之地則立關以限之行旅有節傳方可度關以此稽考其來歷以防姦宄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牌引及州縣移文或用節或用傳周禮所謂以節傳出納之者是也

夫里之布

周禮地官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廛民居之圖域也里居也國中王城之內也○阿氏曰自市之量為廛在里之位為里凡宅不毛者有里布

布不毛者不種桑麻也布泉也罰之使出二十五家之泉布所以勤織也凡民無職事者出屋粟夫三為屋有田而不耕者罰之使出三家之屋粟所以勤耕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民無九職三事者游情之民也夫征者百畝之稅也家征者出士徒車輦給征役也游情之民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所以勤其勤生也以時徵其賦斂之必以其時○饒雙峰曰家征是力役之征如今庶役夫征是翠米之征即百畝之稅如今輸租里布是布縷之征即五畝之稅如今納絹

按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者出夫布註云布泉也宅不樹桑麻者罰以二十五家之稅布謂口率出泉也漢法口百二十也而無常職者亦使出一夫口稅之泉是周禮明有夫布里布而集註以夫家之征當之遂以夫家與里布對說竝晦翁永加深考耶

圻

楔升庵云圻之為字從辶從民流辶之民也去其本土而占籍他國者也○孟子陳相自楚之滕願受一廛而為氓又曰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

矢人

釋名云矢指也言其有所指向迅疾也又謂之箭箭前進也方言曰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鍭關西曰箭○世本云牟夷作矢牟夷黃帝臣名孫卿子云浮游作矢○周禮夏官司弓矢掌八矢之法八矢一曰枉矢二曰絜矢三曰殺矢四曰鋌矢五曰矰矢六曰茀矢七曰恒矢八曰庳矢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枉矢取流星之名絜矢取束約之義枉矢亦謂之兵矢絜矢象焉五分二在前三在後其鏃比鍭殺為差小前較重後鋌輕其行則疾故利火射殺矢用諸守城車戰鋌矢用諸近射田獵故傳曰鋌矢而射鍭矢侯敵近而射也殺矢前翥最重中之必死故曰殺矢鍭矢象焉皆三分一在前二在後中深而不可遠故謂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結繳於矢謂之矰矢繒之言高也茀矢象焉茀之言蔽也可以蔽射飛鳥也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其鏃比枉矢絜矢又差小其行不低故恒矢庳矢用諸散射恒矢常在矢中之矢曰恒以其可常用也八分四在前四在後訂其行平也故可用之散射為禮射及習射也○考工

矢人為矢鍭矢殳矢弗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三分其長而殺焉其一殺其一者前長三尺殺其前一尺今鳥鏃也廣五分其長而羽其一羽者六以其筈音括以厚為之羽深為羽之厚薄羽之深水之以辨其陰陽沉其力之所受也水之以辨其陰陽沉而浮試之以水以辨行之疾陽也矢其陰陽以設其比比者齊之以其左右而設其比矢其比以設其羽羽置羽於矢四角也三分其羽以設其外羽其三分外居一分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悖矢亦長寸圍寸寸十之重三垸音宛又音患銖名秤之則重三垸也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矢之筈其強弱之失其中也羽豐則遠羽殺則趮矢之羽其豐殺之失其節也是故夾而揉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揉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此言相矢之法

周禮考工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屬者甲之札葉相續也葉為一札一札長以屬為率七節相續函之可謂百年以兕皮為甲六節相續用之可謂二百年合犀兕之革為甲五節相續用之可謂三百年革堅者用意久

為甲必先爲容然後制革容者人身之小大長短也先揆人身然後制鞾
檃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上旅腰以上也下旅腰以下也重若一者上下等也以其長爲之圍長與圍等者也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糙糙不堅糙之不熟則撓曲也凡察革之道抳其鑽空欲其慤慤者相著也鑽空孔小鍛
抳其裏欲其易也抳其裏者革之內也易治其穢惡也抳其朕欲其直也朕縫處也直察之欲其約也察音商察猶也約束也
舉而抳之欲其無齘也齘音齧如齒齘者之於身無所齧之病也抳其鑽空而慤則革堅也抳其裏而易則材更也治之盡淨則更堅其材

察之而約則周也前作緻舉之而豐則明也舉起而豐是孔明而可觀衣之無斁則變也變隨人之身衆先明而可觀衣之無斁則變也變隨人之身衆先明而可觀

弓人

周禮夏官司弓矢掌六弓之法六弓之法王弓弧弓唐弓大
人曰爲弓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幹角筋膠絲漆以冬
合三而成規合三而成規上之弓下之弓合三而成規
句者謂之樊句者謂之樊句者謂之樊

老牛之角紾而昔狄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少者其角紾直澤牛之老者其角紾而泡乳牛久病則其角之中必傷動牛腰脊則其角不泡泡角欲青白而豐木青白則其色之善也豐末則其質之厚也夫角之本

春秋位動期日大名主守器之張融名雅云

壁於削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執也白也者執之徵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撓撓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削而不休於氣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觩牛角之長二尺五寸本必白中必青末必豐則所獲之角又有一牛之直也凡相膠欲

山海經云少昊生般始為弓矢

朱色而昔昔也者深暵而澤紾而摶音團厭相服者欲其色之純赤又欲其文之交錯深暵而澤言表裏有文而其色潤澤也紾而摶厭言文理縝密且摶圜而兼兼利者也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

孔疏云王載之方心入方此六膠之用也

膠丹雘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昵鄭氏以為堅亦黏也堅雖可以黏之方心入然不可以久合能久合者其唯膠乎

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為獸必剽以為弓則豈異於其獸哉筋以脩而滋潤筋之小者堂子反束而潤莖之大者貴于反束而潤莖如此度其為獸性必剽疾以之獸哉筋欲敝之敝嚮之漆欲測欲其絲欲沉如在水中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為良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幹欲堅而正液欲和而溫幹堅而正則引之中液和而溫則發不深夏治筋秋合三材

液和溫謂液之乾而解幹堅而正謂幹之不可折

故春液夏治秋合三名欲其成就而完實寒奠體往來之體也氷析澌音斯水解之澌也

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水不流水析澌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被弦於春俟一春析幹必倫倫順理之久而後可用析角無邪斷目必茶音計斷目不茶則及其大修也筋

代之受病幹之隋目斷之不計終則其功相而不以筋受其病幹與幹為力反為節目所摩擦而病矣夫目也者必彊彊者在內而摩其筋矣

之所由幅紀也恒由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厚其幹則木堅薄其幹則需幹中裡也謂幹上所纏木裡厚則剛故其木堅裡薄則柔故其力軟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幹約之不皆約一

三軫圍內有形之物有旋守則天子諸侯大夫以下所用也

弓之中或以緣約之疏數必俾約之疏密必隨其宜漸摯必中膠之必均漸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修也角

代之受病幹故也修治角夫幹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恒角而短足謂逆撓引之則微俾之則不校校恒角所用也而達譬如終葷非弓之利也撟幹欲熟於火迺

無巔（巔過也）巔雖欲火之至然過熱則脆故欲其無巔也。橈角欲鼈於火而無煙（音潛）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筋以緩治之則其力無損）濁（音觀同）欲熟而水火相得（水以和齊之然相入）。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旱亦不動弓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爲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附長其畏而薄其敝（峻謂屬也附謂弓之曲處畏謂之畏人所握處謂之敝）宛之無已應（宛曲謂應弦也下附之弓求應將與弓時事不過應弦則相將勢也）爲附而發必動羽（動謂弦也）羽深而末應將發（深謂接中也羽緩也接中動則緩緩則爲應弦而角幹將發也）。弓有六材焉維幹欲孤（孤謂強勁）維角欲起（起謂反張）維筋欲多（多謂纖理）維絲欲沈（沈謂濡密）維漆欲測（測謂清澈）維膠欲白（白謂色純）。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和謂調合）寒奚侯氏爲弓（奚侯氏天子弓正名侯氏諸侯弓名奚氏大夫弓名）

張如流水維體防之（防謂漆之）引之中參維角堂之（堂謂平之）欲宛而無負弦（負弦謂弦不附弓）引之如環（言弓成）釋之無失體如環（言弓成）材美工巧爲之（言弓成）時（謂天時）。

三均（均者三謂之三均）不能相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和者三物相得而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權平也）膠三鈐（鈐謂漆）三絲三絻（絻束也）三絲三絻三漆（漆飾也）三韋（韋所以纏之六者又以纏漆爲之軸）九者相得而和（上材工時（時謂幹）幹強之六者（六者謂角幹筋絲膠漆）爲之軸）九者相得而和）。

以不足（巧工和之而有餘下工和之到不足）弓長六尺有六寸（此三人之形貌不同故弓謂之上制）。工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三寸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史記）子貢說越王從吳伐齊（越王以秦屈盧之弓步光之劍以賀）。○（魯連子云）楚王與魯君以大曲之弓不豕之璧（此二者楚之上寶也）。

耕稼

（括地志云）蒲州府河東縣雷首山亦名歷山（南有虞舜井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媯州（州外城中有舜井城北有歷山皆云舜所耕處）。○（南豐曾氏曰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世之好事者因媯水出于雷首遷就附著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孟子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亦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號陸）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于孟子圖記謂舜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今濟南府）。○（文粹陸龜蒙云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歷山象爲之耕鳥爲之耘吾得于農家諸說稽之吾鄉耕者行踹而徐起（踹音欲深）欲深獸之形象行必踹（踹必深）法其踹深故曰象

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天成而後莊之于庆，其爲端且深，非得于象耕乎。去四凶，恐害于政，其爲疾且畏，非得于鳥耘乎。好事者張以就其怪，非聖人之意也。

陶漁

黃帝時有寧封人爲陶正。此陶之始也。陶，謂陶瓦（尸子云舜之陶也不能利其巷而泊人即家徙矣）

爲酒樽。（陶即器。○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何必定陶。○困學考）

尸子云：堯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文子云：堯使水處者漁，山處者牧。○墨子云：舜漁于濩澤。（通典：澤州陽城縣有濩澤水。一作雷澤。○括地志云：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鄭康成云：在濟陰。○地理志云：禹貢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管子云：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韓子云：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期年而鮫人遜齒（子貢投神記云舜耕歷山，雷雨毀其室，河濱之人即家徙矣）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嘆曰：耕漁與陶，非舜事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尸子曰：舜之田歷山也，荷其糞，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其漁雷澤也，予則爲耕者讓濱，儉則爲獵者表虎，故有先（尸子云舜之陶也不能利其巷而泊人即家徙矣）

（困學考）

月，天下歸之若父母。○淮南子曰：昔舜耕于歷山，期年而田者爭處墝，以封壤肥饒相讓；釣于河，期年而漁者爭處深，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敢言，手不指麾，執玄德于心而化馳若神。

耕歷山

鄭玄曰：歷山在河東。○正義（四）云：蒲州河東縣雷首山，一名中條山，亦名厎山，亦名首陽山，亦名蒲山，亦名襄山，亦名甘棗山，亦名猪山，亦名狗頭山，亦名薄山，亦名吳山，此皆西起雷首，山東至吳坂，凡十一名。隨州縣分之歷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濮州雷澤縣有歷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及鴈門歷山舜

五行有孤虛時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生丙丁火便是木旺而火相旺字卽是王字相王之次也金到這裏衰所以孤孤者無輔助之意如今說四廢然水爲母木爲子子實則母虛水到此所以虛或問此說時日或是方所曰二者一般一個是橫一個是直所以天德月德日亦有天德月德方大意如此其間又似有細密處○仁山金氏曰此兵家用日時方位法也支卽十二枝干卽干幹十甲如木之有幹十二辰如木之有枝唐李靖用兵精

風角孤虛空亡也虛空亡對宮歲孤虛太歲後二辰爲孤前四辰爲虛月孤虛正月以子丑爲孤午未爲虛旬孤虛如甲子旬則戌亥爲孤午未爲虛餘倣此旺相占算家所謂吉凶臧否平旺相休囚從又五行十二宮生旺八卦冬至坎旺震相立春震旺巽相之類皆是總言以之屬二字其用非一兵家八門遁甲逐時分休生傷杜景必驚開方立太乙局逐日分主客勝負又出城布陣逐時占斗柄天罡所指之方又如六壬遁甲以支加支茫然

天時者十干十二支五行生旺之數天德月德之神孤虛旺相之理皆是也

孤虛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生丙丁火夏屬火丙丁火生戊己土秋屬金庚辛金生壬癸水冬屬水壬癸水生甲乙木土寄旺四季各十八日

兵皆云舜耕處未詳也

陶河濱

皇甫謐曰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正義曰按於曹州河濱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卽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器爲舜之陶斯或下焉

漁雷澤

山海經云雷澤有雷神龍身人頭鼓其腹則雷也鄭玄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正義曰括地志

云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

公孫丑下

天時

經

以占歲占兵，此皆其屬也。○謹時日支干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爲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爲干，支干所配時日而用之也。云五行旺相，孤虛之屬者，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金旺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旺在申酉戌亥，火旺在寅卯辰巳，午土旺在申酉戌亥，孤虛者，蓋孤虛之法，以一書爲旬，旬盡爲虛，二書爲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如吉兮凶矣，又如周武王犯歲

星以伐殷，殷太祖以甲子破慕容，凡用師之道，有太史以抱天時，太師執同律之類是也。

地形

孫子曰，用兵之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者爲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靜

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太公兵法，星宿孤虛爲天陣，山川向背爲地陣，編伍彌縫爲人陣。

城部

管子曰，內爲之城，中爲二郭。○擇名云，城盛也，盛

大也。

受國都也。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吳越春秋曰。
[illegible]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五
經異義云。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
男三仞。又公羊傳注云。天子之城千雉。高七雉。公
侯百雉。高五雉。子男五十雉。高三雉。○方丈曰堵。○
白虎通曰。天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
不敢自專禦于天子也。○月令曰。孟秋之月。補城
郭。仲秋之月。築城郭。○春秋說文云。天子周城。諸
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穀梁傳曰。城爲保民爲之

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
夫保民以德。不以城也。如民衆而城小。則益城。是無極者也。
○又云。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此侯伯之國也。○焦贛易林云。金城鐵
郭。上下同力。寇不敢賊。

攻

孫子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
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又曰。用兵之法。
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戰之。少則能
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是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又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
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又曰。攻
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

池

說文云。池。沼也。守地。鍾水也。○輿地提綱云。城外
有池。池有水曰隍。

革

趙氏曰。古甲以革爲之。故畫人爲攻皮之工。後世
始用金曰鎧。○金仁山曰。黃牛皮者爲革甲。青牛

皮者爲兕甲。即今水牛也。

米粟

金仁山曰。有殼曰粟。無殼曰米。粟即穀也。古人米
與穀兼積。米切用而易腐。穀氣全而可久。緩急兼
備。後世專儲獨以米。故久即不可食。

封疆

周禮夏官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
無有乖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金
仁山曰。封疆。古者每國封土爲疆。○爾雅云。水注

川曰。將。注。將曰。谷。

戰必勝

孫子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兵有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勝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是謂亂軍引勝。

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

生擊惰生勝治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故聲不過五五之變不可勝聽也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又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東郭氏

氏族畧云東郭氏姜信齊公族桓公之後也

孟仲子

四書考上孟 卷二十二 公孫丑 早

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孟氏譜云仲子名襄孟子之子也○三遷志云孟子娶田氏生子名仲子

薪

薪蒸總論云薪柴也所以供炊大曰薪小曰蒸供燔燎曰柴

父召君名

禮玉藻云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雖口不及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趨

一節以趨在室

後擾在外不俟車

禮祭義云在室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于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席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兄老者則車徒辟班

四書考上孟 卷二十二 公孫丑 早

白者不以其任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吾之道五而不爲何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搜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金

宋書南海扶南國所云紫磨者

吻邁切孕母夢生兒有人以金與之因有娠生子金色光明故名曰金

常璩之其色光

成人謂金之精者爲陽邁即史合膠事類麗水在益州永昌出

中有金如鍼浮出于其中金質堅重遇水即沉秦有浮出者金浮于水乃其品格之異非他金可比也○禮斗威儀君乘金而王其政平黃金見深山張衡傳註云兼金價倍于恒者故曰兼金○許慎說文曰金有五色黃金爲長久埋不銹百鍊不輕西方之行也○爾雅曰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鋈○王懋竑書曰鄱陽樂安出黃金鑿土十餘丈纔得一兩大如豆小如粟

水南郡象林徼外西國皆獦漢人貢金供稅○淮南子書訣五百歲生黃顙五百歲生黃金千歲爲黃龍珠石出中數百枚五百歲一化須黃金水銀也參以一錢爲一金而重一斤漢以一金一斤

○梁書林邑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夜則飛出齊書同今車王者至孝則出金人王者有盛德則遊于後池林邑有金山汁流于浦

平陸

廣輿記平陽府有平陸縣

大夫

通典曰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爲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縣邑之長○一統府元龜云曾謂之宰仲尼爲中都宰是也齊謂之大夫齊威王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是也楚謂之尹沈尹戌爲方城之外縣尹是也亦謂之公葉公諸梁是也

戟

說文云戟有枝兵也戟長丈六尺讀若棘又云鎴

鄧大戟也○廣雅云云矛謂之雒戟○方言云戟楚謂之孑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鈐或謂之鎴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鋭胡其曲者謂之鉤鋙胡三孔枝南楚宛邵謂之胡戟其柄自關而西謂之秘或謂之殳○考工記戟秘廣寸有半其刃三之四寸半胡四之六寸援五之七寸半倨句中矩內重三鎩○禮書曰蒼戟有三鋒刺則鋒之旁出者也胡則正方中矩而下垂者也援則磬折而長達者也○又

曰戟或作棘春秋傳曰子都拔棘明堂位言越棘周禮言棘門則戟棘一也○司馬相如曰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傳玄云羽林虎旅長戟

櫜音參

伍

周禮小司徒之職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今案舊圖其材技充卒集名以待使用五人爲伍五伍爲兩

牧人名牧人掌畜牧六牲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

周禮牧人掌牧六牲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

繫之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

受帝子司馬使北討即是而去考

以授職人而芻之○史記卜式入山牧羊羣致千金上召之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乃布衣牧羊歲餘羊悉肥上過見其羊喜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有輒去無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郎

都

釋名云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左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靈丘

地理志云代郡有靈丘縣

蓋

地理志云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西北

蘿

疏按魯桓公三年左傳杜預註云蘿齊邑今泰山蘿縣是也

子噲附子之

子噲燕易王之子也子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與燕

文公夫人通懼昧乃說王使齊爲反間欲以亂齊齊大夫與之爭寵使人刺秦且永謂齊王臣即死車裂臣以狗于市曰蘇秦爲燕作亂于齊如此則臣之賊得矣齊王如其言而殺秦者果出逢誅之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其弟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欲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于之相燕貴重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而尊子之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之謂

堯賢者，以其天下與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反也）爲臣，國事皆決于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宣王因令人謂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脩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爲光後，雖然，則惟太

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乃與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攻以殉，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怨，孟軻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齊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檮子之而醢之，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昭王。（出史記）

管叔

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伐紂，封紂子武庚於殷，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乃攝政。當國，管叔與羣弟疑周公，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遂助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詩豳風既破我斧又缺我斯，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皇匡也，衆我人斯亦孔之將，大也，尚書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史乘，時當叔于商，因蔡叔子郭都，以車七年之後方歲，歸，復其國也。

時子

古今姓纂云：齊有賢人時子，著書見孟子。（新論

萬鍾

註：鍾量名。程氏曰：豆爲區，區受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受六斗四升，于釜爲鍾，鍾受六斛四斗。

龍斷

孫奕云：龍斷者，圍壟斷而網起之小山也。四顧無緻，可左右望而其商旅負販之來者，以罔取一市之利也。○（九

補韵：龍音壟，今于上聲，二腫壟字下添入。

孟子去齊

史稱孟子兩去齊。其先去齊。乃宣王之九年。後致爲臣而歸。則滑王嗣位之初也

晝

齊東野語云。黃彥和嘗謂孟子去齊。三宿而出晝。是如晝夜之晝。非也。史記田單傳。燕初入齊。閩晝邑人王蠋賢。劉攽註云。齊西南近邑皆謂之晝。今人王蠋賢。劉攽註云。晝故晝城。在西安城南。有濁水耶。弁經註云。濁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濁中也。俗以濁水爲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濁。○路史國名紀云。晝故晝城。在西安城南。有濁水耶。弁

進軍晝中者。

几

演繁露云。几與案自是兩物。几者。坐具也。曲木附身。以自捧抱。○釋名云。几。庋也。庋閣也。所以庋物者也。其音軌。其義則閣也。按漢武內傳。帝受王母真經。夜黃金之几。是以几而庋閣經文也。鄴中記曰。石虎所坐几。悉離晝爲五色花。則几者所以坐也。非案類也。語林曰。孫馮翊往見伍元葉。門吏憑几見之。孫請任。推此吏。吏曰。得罰。體痛。以橫木扶持。非憑几也。孫曰。直木橫施。植。其高足便爲憑几。何必狐蹲鵠膝。曲木抱膺。用此推之。則凡之形像可想。大率如今之胡床。頂施曲木。而俗以抱身交床名之。是其象矣。第古無繩床。既爲坐。其必是施板。竹林七賢論曰。阮籍在家。醉起扶書几。板爲文王迎少見。門生家業几。消滯。因書。真草。其父利去。皆有。似可書也。孟子隱几而臥。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嗒然似喪其耦。皆其事也。必以几閣其手。故以寄其逸也。若周禮玉几。漆几。用材設飾。則有此。若其形制無二也。○詩云。授几有緝御。○周禮。春官司几筵。吉事。變几。凶事。仍几。又云。太宰大朝覲會同。贊玉几。書云。王洮頒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魯繆公

繆公。名顯。元公之子。悼公之孫也。元公在位二十年。繆公即位。元年壬申。公儀休爲政。泄柳子思爲臣。繆公問於子思曰。寡人不得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

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爲之若何子思答曰。
伋聞舜禹之子其父非弗欲其有述也以爲私情
之細不如公議之大故弗敢私之云爾貴以虛飭
之教非伋所得言公曰何道可以利民子思曰吾
有惠百姓之心則是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
居之室以賜窮民節嫚褻之祿以賑困賤無令人
有悲怨而後世子孫聞見柳亦可乎公曰善出孔叢子篇
公問子思曰吾可與乎子思曰可苟若與大夫
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
之利結恩百姓修理隣國其興也勃矣出孔叢子十六
四書考上孟一卷二十六公伯寮 五
子齊伐魯取最地韓救魯二十年辛卯魯伐
齊敗齊師于平陸是時齊田和遷其君康公於海
上魯是以有辭出史陳莊子齊大夫 子欲赴於魯魯人
欲勿哭終公召藝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
求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國中當指大夫與國交
政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凡臣聞之哭有二道有
愛而哭之出子不能已有畏而哭之出子不得已公曰然然
則如之何上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非所當哭之人
哭于非所是與哭諸縣氏出檀弓上公立三十三年
魯立是爲共公
泄柳字子柳魯叔仲皮之子也子柳之母死子碩
請具子碩請葬事之具也子柳曰何以哉言無財子
碩曰請竊祿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竊人之母
以葬其母子碩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
器以物助賻布餘
四書考上孟一卷二十一公伯寮 五
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
於喪惡因死者而爲利也請班諸兄弟之貧者出檀弓上繆
公聞子柳賢往見之子柳閉戶不納或曰子以匹
夫而枉國君之駕何若是哉子柳曰吾聞君子道
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天下誠有欲治之君
能行其道則雖徒步以朝固循爲之不然是徼
國君之惠也出說苑
申詳
申詳魯人子張之子也定公十四年衛公叔戌奔
魯衛侯使子之子和謂申詳曰吾與子思親而

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詳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詳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己慢而不知賢尤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詳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之徒好傷善辭說足於坐席相人者睥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

子交之橋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爲吾不求人知不能不發如大鐘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

以爲愛同已而不知賢也申詳曰吾乃今知公叔子同而不和誠小人之驕也遂謝之出孔叢子○又曰申詳問于子思曰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稷至武王而王同譽一後也周人追王太王王季而殷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太王王季起焉又問曰文王受命應商之訟伐崇邪退大戎追王太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大王大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大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平岐下邠人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于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雖同追王不亦可乎

高子

高子齊人嘗問孟子曰夫椓毒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怒若伊尹之于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一常之間經變之閒權懷其常道而俟其權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平權如之何高子嘗指小弁爲小人之詩妄議禹文之祭其後夫而學他術

休

國名紀云休在潁川或云介休介在西

滕文公上

世子　成覯

公明儀　瞷眩

滕定公　濟踰

飦粥　拘攣

泣　民事

詩書爾于茅　綯索

豳風七月之詩註　貢助徹

殷人七十而助圖　周之都鄙用功圖

廬舍　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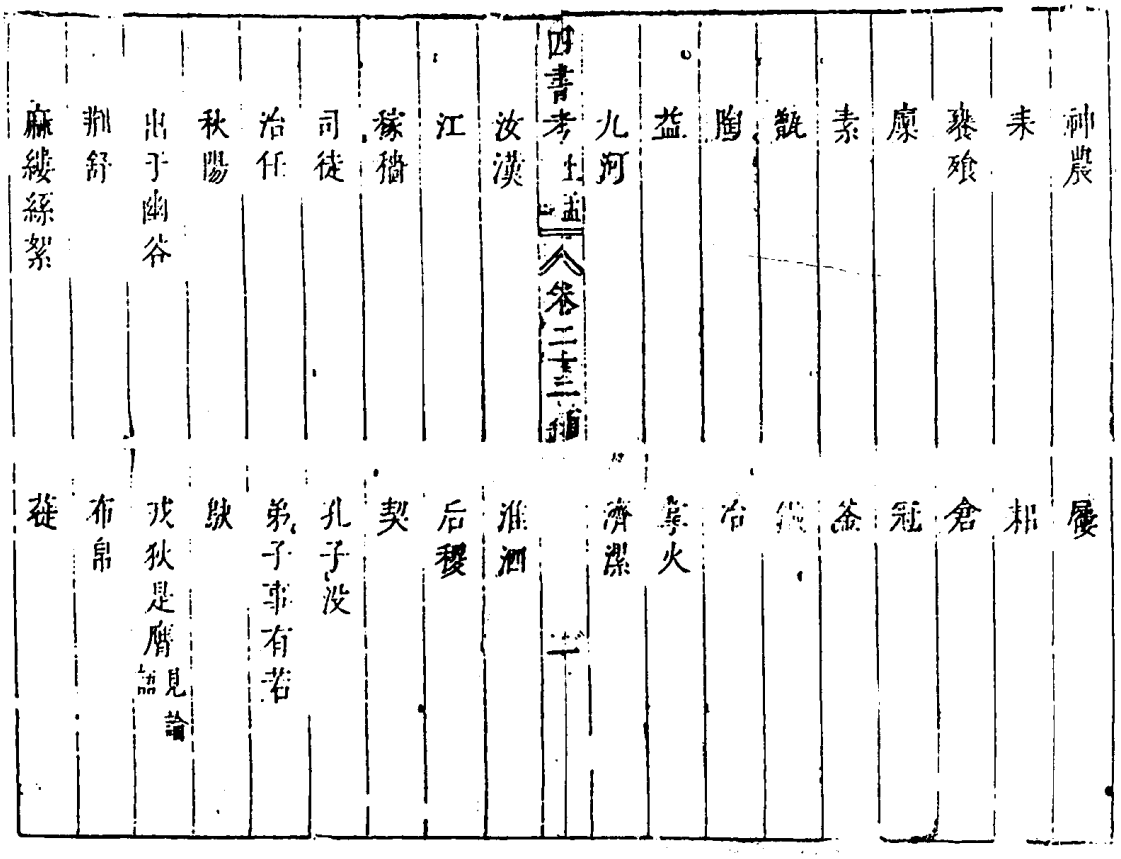
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註　龍子　小雅大田之詩

庠序學校　經界

穀祿　圭田

餘夫　守望

方里　井田


神農
耒
褒殃
廩
素
甑
陶
益
九河
四書考生盂 卷二十三 補
汝漢
江
稼穡
司徒
治任
秋陽
出于幽谷
鵙舒
麻縷絲絮
優
耜
倉
冠
釜
甑
冶
奪火
濟濮
淮泗
后稷
契
孔子沒
弟子事有若
歇
戎狄是膺 見論語
布帛
蓺
孤狸
蛔
制創
四錄 卷
上孟 卷二十三 正誤 三

滕文公上

世子

禮記文王之爲世子也。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昔者周公攝政踐作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君之於世子也。有父之親。有父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故養世子不可不愼）

成覩

成覩。齊人。○邢疏曰。以意推之。則成覩之勇采。公明儀之賢可知矣。○博物策會敘青州府人物云。

紀梁以忠義自許。而方傳紀其事。成覩以丈夫自期。而輒書述其言。○說文成覩齊景公之武臣。

公明儀

公明儀。魯南武城人也。爲子張門人。甚尊其師。嘗問於曾子曰。夫子何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烝烝爲孝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於親。敢不敬乎。享熟。羶鄉。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出禮記祭法）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啓顙於孔子。孔子曰。拜而後啓顙。顙乎其順。啓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也。（出家語曲禮篇）子張死。公明儀爲志焉。（志。記識也。禮者。喪祭之物。大夫以上其形制。輓士則無。）諸公明儀尊其師。故爲諸不爲輓。但倒其形。設五緯幕以象之。（緯不爲輓。之。）幕之爲言結於四隅。殷士也。（殷云。）結於

（出禮記檀弓上）

瞑眩

（說命王寢疾。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方言

云。似梁而專。海濱之間。謂之梐柱。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蜃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紹先王之道。紹成湯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後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滕定公

滕國陽平。第十四云。滕文王封始封於滕侯昌。

春秋魯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爭長。滕侯曰。我周卜正也。乃長滕侯。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是滕文公。即滕侯之後也。

齊疏

禮間傳云。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齊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每一升凡八十縷。五服惟斬衰齊衰大功有受者。葛後以冠之布升數。爲齊服。如斬衰冠七升。則葛後以七升布爲衰也。謂之成布者三升以下之布。織疏之其若未成然。六升以下。則漸細精與吉。去麻服葛。爲帶三重。去麻服之布相近。故變成。者。葛後男子去麻絰。繫葛絰。婦人去首麻絰。著葛絰也。葛帶三重。謂男子以苴絰易腰麻絰。差小于前。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凡三重也。期而小祥。練冠。練絲。要絰不除。王小祥。用練易其冠。又以練爲中衣。以練爲領緣也。

飦粥

禮喪大記曰。君之喪。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士疏食水飲。夫人世婦諸妾皆疏食水飲。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家臣之長子姓也。皆食粥。衆士。室老之下。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凡士記曰。天正日南。黃鍾踐長。是日始牙。動爲餺飥以養幼微。尚以赤豆爲糜。所象色也。○說文云。周謂之餺飥。

宋衛謂之飪。音堅。○廣雅云。粥。糜餘也。○天文要集云。玉井主粥厨。○楊雄方言云。又粥稠者曰餘。稀曰飪。

居廬

儀禮喪服子夏傳云。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食蔬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禮書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齊衰之喪。居堊。音惡。室。下音翕。

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君薨之大夫士不薨喪大記謂君爲廬宮之大夫士柱之是也廬子而下廬于東南是也○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同方畧之謂其惟遠大夫三月同位至近故五月而可至古者行役不踰時故三月而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外親至近故一月可至○禮喪大記云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由堛非喪事不言君爲廬宮之大夫士倚之倚廬者於中門外東牆下倚木爲廬也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飾也苫草也寢苫臥於苫也枕由堛也宮之

者廬外以帷幛如宮墻也廬亦也其廬相連不以帷幛也

泣

說文云泣無聲出涕也○檀弓云高子皐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矣○又云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

民事

魏志司馬芝曰大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芸鉏

條桑耕爨種麥秀穗刈築場十月乃畢治稟繫檐運

輸租賦除道理梁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爲農事也說死云古者有生四時者生春者張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生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生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生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臧上告之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

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文選潘安仁籍田賦曰高以下爲基民以食爲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一野有菜蔬之色朝廡伐耕之秩無儲積以虞災徒望歲以自畢三季之哀皆此物也○魏王粲務本論曰古者之理國也以本爲務入政之干民也以食爲首是以黎民時雍降福孔偕也故仰司星辰以審其時俯耕籍田以率其力封祀農稷以神其事所穀報年以寵其功設農師以監之置田畯以董之黍稷茂則喜而受賞田不墾則怒而加罰都不得有游民室不得有懸耜野積踰冬奪者無罪場功

過限竊者不刑。○丹鉛總錄曰。農者天下之本。文帝之致民殷富者。知本末也。三代而後一人而已。抑農者天下之本。故三見文帝之詔。四見景帝後三年詔。五見武帝元鼎六年詔。成帝陽朔四年詔。則曰勸農。明帝永平四年詔。則曰新農章。帝元和元年詔。則曰急耕稼。致耒耜。至昭烈入蜀。倥傯戎馬。而首立督農之官。漢氏重農。彷彿周人。皆文帝之家法也。

詩畫爾于茅

西書考上孟 卷二十二 勝文公上 七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入都邑法宮室。畫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合璧事類云。茅。說文謂之管。其生根茹相連。葉長三四尺。生于荒野間。野人刈以覆屋。江淮間生者。一莖三脊。有茅刺者曰菁茅。

索綯

小爾雅曰。絞索也。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絩。詘而反之爲繩。○物原云。燧人作繩。軒轅因作綸索。

豳風七月之詩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七月。夏正建申之月。黃昏之七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七月。夏正建申之月。黃昏之七月。火。大火心星也。下而西流。則暑退。將寒。至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衣以禦之。一之日。謂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建丑二陽之月。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歲矣。此段言衣。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三之日。正月也。四之日。二月也。舉趾。而耕。我家長自我也。饁。餉田也。少者既皆出而在田。故老者舉婦子而餉之。若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畯至而喜之也。田畯。勸農之官。此言食之始。○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西書考上孟 卷二十二 勝文公上 八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黃鸝也。女執懿筐。遵彼微行。小徑也。爰求柔桑。桑葉也。春日遲遲。采蘩祁祁。蘩。白蒿也。祁祁。衆也。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公子。豳公之子也。○再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遂言春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女則執筐求桑之經。小徑以求併桑。然又有生而未齊者。未可食桑。則采蘩以喂之。治蠶之女。感時而傷。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父母。爲之悲也。其上下之情。○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萑。蒹也。蘆葦之屬。生于水邊。堪爲蓆。故收之。蠶月條桑。枝落之未取。彼斧斨。斨。方孔之斧也。以伐遠揚。遠。揚。枝之長者也。猗彼女桑。取葉曰猗。七月鳴鵙。鵙。伯勞也。八月載績。績。緝也。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言七月者

迨將寒，是歲蠶冬之備成矣，又加捋來歲治蠶之用，從八月收萑葦為始，薄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以供蠶事，桑可條取，則伐之，小桑不可條取，則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又以鳴鴞之後，麻熟可績，則績以為布，比此蠶績所成者，則桑之或玄或黃，而朱者尤鮮明，皆奉為公子之裳也，以上二章，專言蠶績，終首章之意。○四月秀葽，葽音腰，秀色，葽草名。五月鳴蜩。蜩，蟬也。八月其穫，十月隕蘀。蘀，草落也。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同，聚也。載纘武功，言私其豵，音縱，一歲豕。獻豜于公。豜，音堅，三歲豕。○言自四月純陽而歷二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將至，雖蠶桑之功皆備，猶恐不足以禦寒，故于豵而取狐狸之皮為公子裘也。獻之以為己有而大者則獻之於上，亦愛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豜獲以

終首章前段之意。○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振羽，能飛而以趯鳴也。七月在野，八月在宇，宇，簷下也。暑則依人，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蟋蟀，虫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俗謂之促織。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言覩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於是穹中窒塞者窒之，熏鼠使不得穴於其中，塞向以當北風，墐戶以禦寒氣，而語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氣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見老者之愛也。○六月食鬱及薁，鬱，棣屬。薁，蘡薁也。七月烹葵及菽，葵，菜名。菽，豆也。八月剝棗，

剝，擊也。棗，十月穫稻，穫，刈也。以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介，助也。春者，釀酒也。為，猶造也。頌禱之辭。七月食瓜，八月斷壺，壺，瓠也。食瓜瓠壺之漸。九月叔苴，叔，拾也。苴，麻子也。采荼薪樗，荼，苦菜也。樗，惡木也。食我農夫。自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終祀無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此章言果酒蔬菜，供老疾春祭瓜瓠苴荼以為常食，少長之節然也。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場圃同地物生之時，耕治為圃，而種菜如物成，則築堅為場，而納禾稼。禾者，穀連藁稭之總名。禾秀實在野曰黍稷重穋，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禾麻菽麥，再言禾者，稻秫菰粱之屬，皆禾也。麻草本莖生取其皮，碎績成縷以為衣者，菽苴屬，其類有數種，青黃赤白黑之殊。五穀之可養生者。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同，聚也。宮，

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為庵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為宅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事。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二之日鑿冰沖沖，鑿冰取冰於山也。沖沖，鑿冰之聲。三之日納於凌陰，藏冰所以備冰意。三之日納於凌陰，藏也。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蚤，棗也。獻羔祭韭，羔，祭韭，菜名。獻羔祭韭，非一而後薦之。九月肅霜，肅霜，氣肅而霜降也。十月滌場，滌場，掃場地也。朋酒斯饗，曰朋，兩尊曰朋。殺羔羊，躋彼公堂，公堂，君之堂也。稱彼兕觥，稱，舉也。兕觥，以兕角為爵也。萬壽無疆。此章見民心愛其君之甚，既勤趨其事於公，聚酒而祝其壽也。

此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誦謌以教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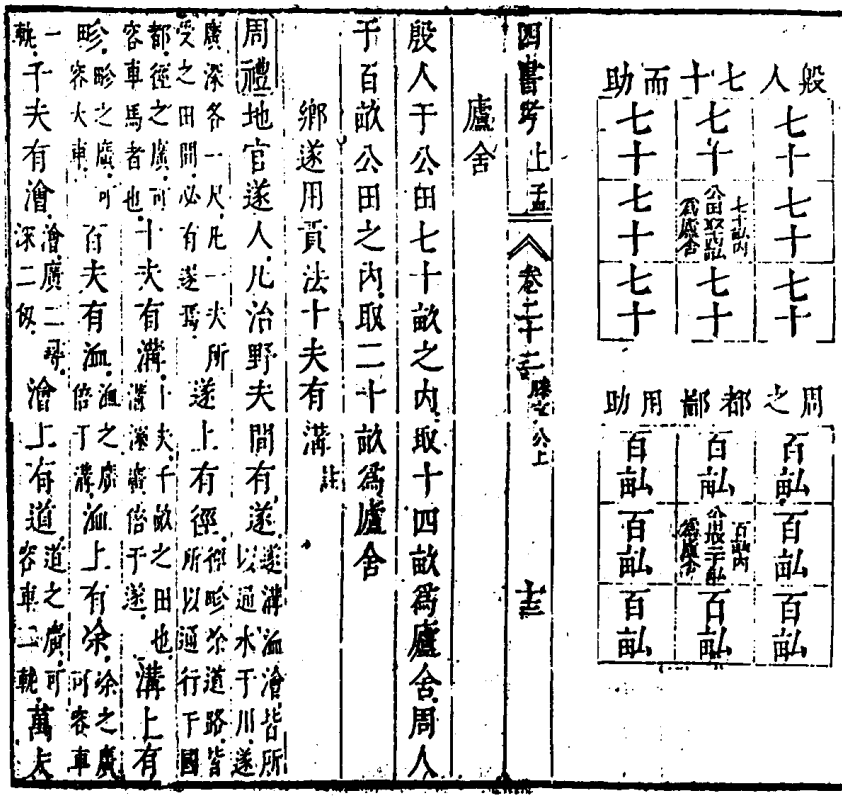
貢助徹

禮書周官載師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閒師任農以耕事九穀同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此周之貢法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旅師有粟

許慎釋栵爲助孟子曰九一而助穀梁曰什一籍而不稅此周之助法籍而不稅則同乎商其貢法以年上下則異乎夏然夏之民耕五十畝而以五畝貢商之民耕七十畝而以七畝助皆什內之一周之民耕百畝以公田十畝徹十外之一孟子言其實皆什一者以其法雖少異而其寔不離什一也孟子曰詩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自地言之也什一自物言之也鄭氏釋匠人謂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孔頴達之徒申之謂助則九而貢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是助之所取者重貢之所取者輕非孟子之意也夏商周之授田其故數不同何也禹貢于九州之地或言土或言作或言又錯雜平水土之後有土焉而未作有作焉而未又則于是時人功未足以盡地力故家五十畝而已公歷商周則田漸闢而洪荒矣故商七十畝而助周百畝而徹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曰故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則法略于夏備于周可知劉氏皇氏謂夏之民多家五十畝而貢商之民稍家七十畝而助周之民尤稀家百畝而徹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之地稅五十

畝商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稅焉而所稅皆什一貢公彥謂夏五十而貢據二易之地家二百畝而稅百畝也商七十而助據六遂上地百畝萊五十畝而稅七十五畝也周百畝而徹據不易之地百畝全稅之如四子之言則古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其果然哉○鄭樵曰夏之貢使之自貢其所有以當賦謂之貢商之助籍民力而不稅謂之助

周之徹使民透徹而徙謂之徹孟子曰助者藉也徹者徹也呼爲車轍之徹則無義註家又謂通用夏商之制則當爲通徹之徹



廬舍

殷人于公田七十畝之內取十四畝爲廬舍周人于百畝公田之內取二十畝爲廬舍

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註

周禮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川遂廣深各一尺凡一夫所受之田間必有遂焉所以通行下國都鄙之水也十夫有溝十夫千畝之田也溝上有路容車馬者也十夫有洫洫之廣倍于溝洫上有澮澮之廣倍于洫澮上有涂涂之廣可容大車百夫有洫洫之廣可容車一軌千夫有澮澮廣二尋澮上有道道之廣可容車二軌萬夫有川川所以受遂川上有路路之廣可容車三軌可以達於畿

徹者徹也呼爲車轍之徹則無義註家又謂通用夏商之制則當爲通徹之徹

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註

周禮冬官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鄭注謂此都鄙用井田之法也用之野外縣都

龍子

龍子名穆一稱龍叔與徹公叔文子之子公叔戌相友善龍子嘗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請言子之疾龍子曰吾鄉麐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視吾之鄉如戎狄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隸僕此奚疾哉文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子背明而立文摯自

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噫。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忘列了

小雅大田之詩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種。擇其種也。既備乃事。以我覃耜。覃。利也。以祛南畝。祛。除也。播厥百穀。既庭且碩。庭。直也。曾孫是若。若。順也。既方既皁。方。房也。謂子顆大也。皁。實未堅者曰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稂。莠。皆害苗之草。去其螟螣。螣。音特。及其蟊賊。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節曰蟊。食根曰賊。無害

我田穉。穉。幼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有渰萋萋。興雨祁祁。渰。雲興貌。萋萋。盛貌。祁祁。徐也。雲盛則多雨。雨徐則入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稚。此有不斂穧。音齊。穧。刈束也。彼有遺秉。秉。把也。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農夫之心。先公後私。望此雲雨而曰天其雨。○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禋。潔祀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此詩爲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也。

庠序學校

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米廩。謂藏米盛之器。有虞氏以孝養天下。故於學宮也亦教孝之序。夏后氏之序也。序者。射也。射以觀德。后氏以禮教人。禮貴謙。故以射觀之。殷人學也。樂師瞽瞍。有目無珠。樂師之所宗。頖宮。周學也。頖半也。以其半之制也。王云。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辟。明也。雍。和也。君則尊明。雍和。於此學中習道義。使天下之人皆明達諸和也。類之言班。所以班政教也。又二樂事勸君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六禮。冠婚喪祭鄉飲士相見也。明七教以興民德。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齊八政以防淫。八政。飲食。衣服。事一道德以

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建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身以中爲上。習鄉上齒。鄉飲則序年之高下。故曰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大司徒。教官之長也。率其俊秀者與執禮事。蓋欲使不帥教之人。得於觀感改過以從善。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左右對移。庶幾其變也。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在鄉界之外。如初禮。不變移之遂。遂又遠於郊。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命

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才德超出者曰秀士曰選士選而升之司徒）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學曰俊士才過千人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造成也成就其才德也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此以下言國學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學正皆樂官之屬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使習

禮以化之）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去食樂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程名於司馬曰進士言可造受爵祿）司馬辨論官材（司馬掌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使之以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賈氏通考曰學制之見於書者五帝曰成均虞始即學以瞽宗曰序又曰米廩庠以射造士如行葦黃相之所言曰序商以樂造士如夔典大司樂所言曰校又曰瞽宗周禮周之內建四學虞庠

非夏字在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曰瞽又一辟雍對則參行之侯國立當伐學曰泮宮凡鄉立庠凡立序凡黨立校

經界

饒雙峰曰經界謂溝塗封植之界經緯錯綜直者爲經橫者爲緯又舉經字有緯在其中溝洫之類塗道塗封上堠種種木爲界○疏云鄭注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

穀祿

詩疏云穀所以爲祿故云穀祿

圭田

趙氏德曰圭潔白也德行潔白始與之田此殷法也趙岐討圭潔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以奉祭祀

集註木此又曰治圭田者不言所以厚賢此則周禮之士田以在近郊之地名也○禮書云圭田祿外之田也餘夫夫外之田也祿外之田半自畝夫外之田又半之此自百畝而差之然也古者自變

遠于士圭田同等欲各致其誠敬而已後世瞰分田以貴賤制之非禮意也

餘夫

周禮遂人以瀕予任地（瀕音賓）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三百畮餘夫亦如之○禮書曰先王之于民受地雖均百畝然其子弟之衆或食不足而力有餘則又以餘夫任之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畮以其家既受田百畝而又以百畝予之則彼力有所不逮矣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禮言上地田百畝萊半之中地二十五畮萊亦二十五畝下地二十五畝萊五十畝則所謂如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畮之田如正農夫也班固謂其家衆男亦以口受田如此鄭司農謂戶計一夫一廛而賦之餘夫亦受此田其說與孟子不合賈公彥之徒遂謂餘夫三十有妻者受百畝二十九已下未有妻者受田二十五畝是附會之論也

鄭氏曰上地謂一井田之中最善者也餘夫亦謂一井之中別受田以贍其餘夫二十五畝與制也周官有此文

守望

疏相助以守而此不可以威武奪相助以望而彼不得以投隙來

方里

周書曰札王制疏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濶一百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長濶一百步所謂一夫一頃佃田百畝也佃治上也夫三爲屋是三頃也屋三爲井濶三百步長三百步是九百畝長濶一里也若夫路程則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又方一里計十二萬九千六百步也武曰三百六十步爲一里若夫居止則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武曰五家爲軌十軌爲里

鄭玄荀爽傳曰古人云方一里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

井田

漢食貨志云理民之道地著爲本（地著爲安土也）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

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
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
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下田
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
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
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
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
以其土宜受之
公田什一及工商衆庶之入也賦謂計口發
泉而斂之以足國用斂謂因田入也

廛雖不耕亦取其稅者王有禁令之作
商有行賈之利衡虞取山澤之材鹽也
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
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養諸侯祿食庶事之費民
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下所養也十歲
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
種謂布穜之種
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
歲月有宜及水旱蟲霜之災
田中不得有樹惡劣五穀方耕數耘耨穫如寇盜之至
廬樹桑菜菜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鷄豚狗彘毋失其時
女脩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
食肉在壁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爲鄰五鄰爲里
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
千五百戶也鄉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皆登一級至
鄉而爲卿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序則
行禮而視化焉
元氏明善曰井田始於黃帝經
界如井字後世因號爲井田孟子方里而井井九
百畝又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
百畝而徹貢者上送於官之名九家同井家授五
十畝其半以爲菜田助者借也謂借民之力以耕

公田八家同井家授七十畝共耕公田七十畝其
一井之中除八家所授外餘二百四十畝以爲菜
田公田之外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廬者通
也言其通用夏殷貢助之法也蕭野九十而助國
中什一使自賦鄭周之所以通用上代之法而爲
徹者也野謂近郊之外九一而助者八家同井以
其中一百畝除二十畝爲八家廬舍外公田而借
民之力共耕之此即殷之助法但此殷則每家增
爲二十畝耳國中謂近郊之內什一使自賦者九

家同井。各以其什分之一上貢於官。此卽夏之貢法。但井夏則每家增多五十畝耳。其萊田則皆在別井。以八等差次分授之。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田者。言公田之事畢。然後敢治私田事者。專指周家郊外助法而言也。夏殷以上。其詳已不可知。○老泉蘇氏曰。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出一戎。戎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

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澮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襄溪堅平。澗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腴瞧。不可爲也。古者井田之具。其必始于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于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實便于今。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于此。而後世衆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實已

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于人。而樂輸官。夫端生于朝廷。下令于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神農

神農。姓伊祁。名軹。又名石年。教民始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炎帝神農氏。姜姓。母

自安登有娠國名氏之女爲少典妃感神龍而生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爲姓承庖犧之木以火德王故曰炎帝帝以茹毛飲血非生民可久之利厥產烈山厥國伊耆厥名甡兒厥王火德以火名官乃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曰耜教天下以耕稼食穀乃嘗草合藥以濟民生乃施金排贇以資民用乃師于悉諸學于老農乃命赤冀爲杵臼乃命巫咸主十筮乃命刑天作扶犁之樂乃命羿封作種書乃命后稷作地理紀以理天下故號神農氏

包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之利以教天下

蠟祭報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盆取諸噬嗑

其爲教曰民爲邦本食爲民天士有當年而不耕者一人不耕則天下有受其饑者矣一女不蠶則天下有受其寒者矣故夫必親耕婦必親蠶人恭生生生重也生謂生業各食其力於是作蜡祭歲報順成天子大蜡所祭有八神一先嗇謂神農二司嗇謂后稷三農謂田畯四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于井間之處基田夫也五猫以其食田鼠六虎以其食田豕七坊以其止水八水庸謂溝所以通水者皆有功於以豬者鞭鞭草木赭赤色神農以火德王故於蜡祭後用赤鞭鞭草木使萌動也始嘗百草制醫藥以療民疾俾無

易而還各得其所出史記有火瑞以火紀官故爲火師而火名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出通鑑諸侯風沙氏叛殺其諫臣箕文帝惟自脩德風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帝出路史帝初都陳今開封府後都曲阜爲兗州府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長沙神農本起烈山今在德安府隨州故左氏稱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厲山氏禮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蓋謂是也出史帝謂始萬物終萬物者莫盛乎艮遂以艮爲

首作連山之易故又曰連山氏初國伊繼國耆合而稱之又曰伊耆氏出易神農凡八代帝臨魁帝承帝明帝直帝來帝奥帝榆罔五百三十年而軒轅氏興焉見轅遷而制乘車橫木爲轅故號軒轅氏

其後有州甫甘許嶽露齊紀怡向申呂皆姜姓之後並爲諸侯或分四岳亮命羲和之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方岳之職故王周宣王時甫侯申伯爲王賢相齊許列爲諸侯翰於中國出史二皇紀

左傳共其資糧屨屨白帖葛屨之儉亦剌於魏人

方已云。屨。音瞿。麤履也。徐兗之郊謂之屨。自關而西謂之履。中有木者謂之複舄。自關而東複履其麻作之者謂之不借。不借。草麤者謂之屨。音推。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鞮。音卽。南楚江沔之間總謂之麤。沔。水名。在襄陽。西南梁益之間或謂之屨。屨。麤履其通語也。徐土邳圻之間。大麤謂之鞮。今漆履有齒者。○喪服傳曰。疏屨者蔗鞮之屨也。○釋名云。屨。拘也。所以拘於足也。齊作謂之屨。亦謂之舄。

四書考 上孟 卷十二 滕文公上 三七

也。○鹽鐵論云。古者聖人麤舄草履。○曲禮云。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又云。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玉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後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枲

周禮冬官。車人爲耒。庇。音次。長尺有一寸。庇。耒下前曲接耜者。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中直。謂庇上勾下。與中直者耒之制。上下皆微曲。中間剡直上勾者三尺有一寸。上勾。謂手所執處。自其庇下勾則接耜也。自其庇緣共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自耒下之庇。緣其外而上至耒首。至直量之。而有六尺六寸。所謂弦也。故與步相中。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勾庇。直庇則利推。勾庇則利發。直庇所入者深。故利推。勾庇所起者順。故利發。倨勾磬折。謂之中地。倨。直勾。曲處也。磬折。其弦勢處也。勾直各得其中。則宜于地也。○大戴禮云。農辨厥勾直。各得其中。則宜于地也。

四書考 上孟 卷十二 滕文公上 三八

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制。亦有耒也。初歲祭耒。始用暢也。暢一作鬯

耜

周禮冬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耜。耒耜之金也。二耜爲耦。兩耜相合。耦。猶偶也。○易繫辭云。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說文云。耜。耒端木也。耒。手耕曲木也。○禮月令云。季冬之月。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

蓑笠

周禮注。小禮曰簑。大禮曰蓑。又曰簑容始至之禮。蓑。即今蓑衣之禮。今之迎訓曰朝蓑夕簑。簑如今驛舍下馬飯。蓑如今下馬宴客。至必夕夕食未盛故

曰夕飧孚宴必以早爲敬而享宴必盛故曰朝夕飧字從夕食今作飡訛矣

倉廩

周禮倉人掌粟入之藏頒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

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祭祀則共其接盛○禪詩外傳云楚莊王賑廩同食

冠

禮記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緩士之齊冠也緇冠玄武子姓之冠也委貌以皂絹爲之皮弁以鹿皮爲之進賢冠古緇布冠也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唐志緇布冠天子五梁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二梁九品以上一梁

素

雜記禪以素鄭注曰素生帛也○古詩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將緋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釜 甑

詩傳曰有足曰錡無足曰釜又曰鬲音歷釜屬○爰言云釜自關而西或謂之釜或謂之鍑甑自關而東謂之甗音魚或謂之鬳音獻或謂之甒音武○孫炎曰關東謂甑爲甗涼州謂甑爲絡音○譯詩外傳云舜飯盆無廂決飯乎土盤啜乎土型○合璧事類云甑所以炊飯之具古者甑實二鬴厚半寸

寸。底七穿。燒其無底者。字從兎二器。陶者爲之。今以木。後世之製也。其于捭闔尤輕且便。○古史攷曰。黃帝始造釜甑。火食之道就矣。

鉄

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音兆一鎒一鎛。音博一耨一銍。音質然後成爲農。○鞠文。李悝僧誌。益市耕牛。鑄鈐。音鉗鋤。音助斸。音竹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歸岐乃鍰鑄。

陶冶

周禮考工記云。搏埴之工。陶旊。音倣有虞氏上陶。○又云。陶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鬵。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鬲。實五斛。厚半寸。脣寸。○又云。凡陶瓬之事。髺。音碧薜。暴不入市。髺。薄也。薜。傷也。如鋤鎒之傷物也。薜。破裂也。此者。○又云。攻金之攻。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鍾。桌。音氏爲量。鍛氏爲鍰。桃氏爲劍。○瓬。陶作瓦器之匠也。冶。鑄金之匠也。○周書曰。神農作陶。○古史考曰。蚩尤人氏鑄金作刀。

蚩尤造冶。○黃帝之時有掌封人爲陶正。

益

益名大費。父大業。娶少典之子。女華所生也。○秦本紀。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謙玄鳥隕卵。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子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皂旗。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伯翳。賜姓嬴氏。益初與禹皐陶稷契伯夷夔龍垂彭祖自堯時皆已舉用。未有分職。至舜攝政。乃命十二牧。居官用事。舜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咨曰。益哉。於是以益爲虞官。掌山澤。益拜稽首。讓於朱虎熊羆。四臣官。舜曰。往矣。汝諧。和其職也。遂以朱虎熊羆爲佐。益主名。舜曰。往矣。汝諧。和其職也。遂以朱虎熊羆爲佐。益主虞山澤。辟。除也。鳥獸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虎豹犀象蛇龍之屬不爲民害。及舜命禹爲司空。禹與益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與人。以傅土行山。表木任土。作貢。辨底土毀上禹功。已成。帝錫玄圭。

一云禹開龍門導水而生出刻卧延喜玉受德天賜瑞

掌火

周禮秋官司烜氏仲春以木鐸脩火禁於國中○曆忌捷曰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土代金金生水至于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謂之伏日

九河

禹貢云導河積石至於龍門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龍門山在馬翊夏陽縣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厎柱又東至於孟津

過洛汭至於大伾洛汭洛水交流之內在河洲府縣東大伾山今北水縣即故成皐非過洛水至於大陸大陸冀州鉅鹿又非播爲九河同爲逆河海水逆潮而入於海

蔡氏書傳曰按爾雅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七曰絜八曰鉤盤九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絜爲二此與集註小異○吳氏程曰曰簡曰絜集註與爾雅同而蔡氏謂爾雅合簡絜爲一而其一則河之經流殊不可曉然以水道考之九河率在河洞路滄州境內今存有五六處何得言盡湮入海南皮縣有絜河未聞與簡河合一集註良是○楊子卮言云朱子注孟子九河以簡與絜爲二非也簡絜本一水其一則河之經流也蔡沈註禹貢亦不以朱子之說爲然○爾雅疏李巡曰徒駭者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曰徒駭太史馬大使徒衆遍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

馬頰也覆釜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釜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潔言河水多止石治之苦潔潔苦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盤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其餘同李巡簡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馬頰覆鬴鬲津鉤盤之名同李巡簡云計禹疏九河云復其故道名應先有不

宜作賦大史因删古名

濟漯

禹貢云浮於濟漯達於河郡在今濟水出東郡東武陽縣南充之貢河非水貢而南通於河也又云導沇水東流爲濟濟水發源爲沇爲貢入於河溢爲滎名出滎陽卷縣西南東出於陶丘北陶丘地名在今曹州南東北會於汶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西南又東北入於海山海經云濟水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初名沇水東出溫縣西北始名濟水○水經注云初濟水至乘氏縣西分流爲二其一東北流

今所入海者其一東南流東過昌邑縣北金鄉縣南至方輿爲沛水過沛縣東北至下邳而入淮

汝渠

廣輿記云汝水出河南汝寧府南上蔡西平汝陽入淮一水經注云汝水西出魯陽縣之大孟山黃柏谷北水東北流逕大和城西又東流逕共城北左右深溝相交陰○禹貢云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嶓冢山形如冢故名嶓漢水名出隴西郡氐道縣山經導漾東流爲漢至武都爲漢水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水名在郢縣至於大別山名

在豫章郡東北入於江○淮海爲彭蠡在豫章郡東北彭澤縣東北竟陵縣入於江○注云漢水源出隴西郡爲北江入於海山海經云漢水出嶓冢山東南流中山流經武都縣及均州光化縣至襄陽府城北又東南流經城縣抵安陸州至大別山入江其水因地而名曰漢曰滄浪總名之爲漢○鄭玄云漢與江關轉東成澤

淮泗

釋名云淮圍也圍統揚州北界東至海北○仁山金氏曰淮出唐州桐柏山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

泗出兗慶府泰山縣尼丘山源南至下邳入淮○周官云青州其川淮泗○禹貢云導淮自桐柏山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山海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胡蓋山其源初出復潛流三十里然後長流東北經大復山從義陽郡北東過江夏平春縣北又東過新息縣南期思縣北至原鹿縣南與汝水合又東南過江安豐縣與決水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東與芍水合壽春縣北與肥水合又東至當塗北與渦水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與泗

水合東至廣陵淮浦縣而入海也

江

釋名云江公也諸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禹貢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入海者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東南流者爲中江北流者爲北江東江入海中江北江入江而已震澤大湖名也跨蘇州吳縣西南通太湖外注松江北流入海中江東江之別流於梁者又東至於澧水過九江九江今之洞庭三分底至也今巴陵縣東北通太湖外注松江北流入海中江東江之別流於梁者又東至於澧水過九江九江即

棄故下田棄咿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
陰土必得大草（俄也）不生又無螟蜮今茲年美禾來
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廣也）八寸
所以成嗣也耨柄尺此其度（制也）也其耨六寸所以
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
而地除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殺○一曰耕土
凡耕之道必始於壚（去面疏者）爲其寡澤而後枯（土燥也）
必厚（深也）其耨爲其唯厚而及（逮）餘（作者莊之堅者耕
之澤其耨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汗

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暭小敢爲青魚賊
苗若直猶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
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
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
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
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晦
欲廣以平（畎舍）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成生
稼欲生於塵而安於堅者愼其種勿使數亦無使
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是故其耨也

（成湯帝巳都於亳武丁遷於殷故又曰殷湯）（是收而藏之因名新穀）（按后稷母有邰氏女姜源祈于郊禖大人跡而履之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溝中冰上鳥以翼覆之於是收而養之）（牛羊肥字之溪谷之水流入於豳豳之陰地）

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死扶蘇樹饒不欲專生
而族居肥而扶蘇則多粗饒而專居則多死不知
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
粗上下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遒（孽深不生也薄土
生也）則蕃蘇而不發蘆（蘆色剛土桑種免耕殺歷使
農事得一曰審時凡農之道厚之爲寶斬木不時
不折必穗稼就而不穫必遇天菑夫稼爲之者人
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
之容耨據之容手此之謂耕道以是故得時之稼

與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穗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
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
時者忍（能耐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
氣意（意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敞智四術變彊
殖氣不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

堯

堯帝嚳之子也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
妃三人行浴見玄鳥（燕也）墮其卵簡狄吞之因孕生

（堅者無出（子孫）而長行必（稼）（按北陸深故曰氣候深北陸必深（按者去聲）（堅土深）（農夫耕者形端而（正）稼成深獸之形）（穗之容手此之謂耕道）（穗之容耨據之容足）（穗之容手此之謂耕道）（決其滯鬼（故曰鬼）

契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樂燕代親之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簋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有娀氏女吞之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爲司徒以敷五教封於商賜姓子氏以玄鳥生子故契興於唐虞夏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佐夏功著於商四傳至冥爲夏司空勤於官事死於水禮曰冥勤其官而水死是也又七傳至天乙是爲成湯遂伐桀而有天下故商頌曰玄王桓撥玄王謂契也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達通也言能通所不宜率履不越遂視既

發言率殷不過遂視其民則既發而應之矣相土契之孫烈烈海外有截四方諸侯歸之截然整肅契始封於商曰商者以始封之所命而言也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而在京兆杜縣京兆郡今西及有天下始居宋地復命以亳今穀熟屬安府是也有濮水出焉後遂遷於敖今敖倉北太戊遷於此亦作囂于相地名在河北河於耿絳州龍門縣有耿城古耿國也帝乙遷於此於朝歌謂之殷者以成湯建國之所命而言也出殷墟按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惟稱商通自盤庚遷都之後於此商殷兼稱或只稱殷也

司徒

周禮地官司徒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應劭曰徒衆也司徒主人衆也○左傳郯子曰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音鳲鳩孝○詩玄鳥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錫其姓焉○司馬相如傳曰禹爲堯司空尚治爲堯司徒○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司徒掌教之官徒謂萬民也教○說文云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寇

孔子沒

櫃之孔子蒸作孔手曳杖逍遥於門歌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

一年成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歿○孔子之喪公西赤掌喪事焉以祝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約佩四寸柏椁五寸飾棺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魯城北泗濱大小如一封之若堂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三斬板而已封倘行夫子之志乎哉○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聖問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三年畢相訣而去則哭各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于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魯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家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

孔子家在非洙上去城十里今曙阜縣有

冢上孔子家一大頃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

治任

揚升菴云壬婿也字亦作任孟子治任將歸又負戴皆任在背魯子曰任重而道遠詩曰我任我輦淮南子曰任動而車鳴所謂任者皆指擔也

弟子事有若

史記列傳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事之

四書考 上孟 卷二十二 歷文公上 四十四

如夫子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在若嘿然弟子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秋陽

綦毋遂曰周之秋於夏爲孟陽也

缺脚作

越詛歟博勞鳥也詩云七月鳴鵙應陰而後動者
也埤雅鴂音伯勞也陳思王惡鳥論曰伯勞以五
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爲仁義陰氣爲殘賊伯勞
賊害之鳥也其辭鴂鴂故以其音名云月令仲夏
曰鴂始鳴是也釋鳥云鵙鴂鵙其飛也郭璞言其
飛不能翔翔竦翅上下而已音憤說文以爲鷾歟
是也今鵙鴂鵙飛亦皆欽是腹下詩曰七月鳴鵙
八月載績蓋倉庚知分鳴鴂知至故陽氣分而倉
庚鳴可蠶之候也陰氣至而鴂鳴可績之候也舊
四書考上孟 卷文今下 罢

云鴂善制梵鳴則蛙結類從曰鴂鳴在七蚍螘不
動鵙鳴在上蜘蛛不行

出于幽谷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
矣猶求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
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爾雅云木注疏曰谷
○劉向別錄云十言傳言鄉衍在燕有谷地美而
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氣至而穀生名曰黍
谷

戎狄是膺見論語

荆舒

穀梁傳云荆者楚也何爲謂之荆狄之也何爲狄
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
○左傳云楚大饑羣舒叛之

布帛

白帖云義皇造布○釋文云布亦帛也然世俗所
謂布者乃用苘麻苧等物爲之又不可以帛槩
論焉○財用

云帛絲也絲帛總名○禮運云
四書考上孟 卷二十二 麻文今下 罢

治其麻絲以爲布帛又曰疏布以幕衣其滑帛

麻縷絲絮

麻枲也皮績爲布子可食又麻有實者名苴無實
者名枲○郭璞注爾雅曰苴皮之良莫貴於麻用無
不給服無不宜○縷盛縷敝衣也又見襤褸也
又結縷草名郭璞曰絲縷蔓生如縷相結○說文
云絲蠶所吐也○蠶爲忽子忽爲絲蠶賦成蘭三
繅成經○士繅曰絲生於蠶爲繒則賤爲錦則貴
○正蒼云皎皎素也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藥則

黃得泥則黑○說文云絮敝綿也一曰縿除爲絮不縿爲錦蔽內衣護汙者　與外膜緒雜爲之曰絮

褌

演繁露云孟子或相倍蓰山音字有用蓰字者史記周本紀其罰倍蓰徐廣曰一作蓰五倍曰蓰孔安國曰倍百爲二錢也

墨者

韓非子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　氏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　之儒有仲良　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林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後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修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安可無亂乎

狗

釋名云狗苟小兒時也制猶捕也苟索可執取之言也苟伏也伏地而行也人雖二六大又其求事盡力之勤猶亦猶之

狐狸

格物論云狐形似黃狗鼠尖尾大性多疑審聽○陶隱居曰江東無狐皆出北方形似狸而黃善爲魅○說文云狐妖獸也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丘○名小雅曰狐者古之淫婦其名曰紫紫化而爲狐故字稱阿紫○玄中記曰狐千歲爲淫婦百歲爲美女爲神巫爲丈夫○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舊說狐有媚珠又曰狐禮北斗而拜善變化○埤雅云狸從豸從里者里人所居也狸穴而藏焉故狸又類於貍字○陶隱居曰狸似虎班亦有似貓班者又一種香狸有麝氣一種似虎而短多據高木候風吹而過他木則之風狸一作而白而尾似牛尾名玉面貍又有尾狸專食百果又有晝伏夜出金

眼長尾黑質白竟尾大九節名九節狸性狡而捷好捕鼠○抱朴子玉策記曰狐及狸狼皆壽八百歲滿三百歲皆變爲人形

蠅

方言云蠅東晉謂之羊陳楚之間謂之蠅○爾雅曰蠅醜扇也青蠅者尤能敗物雖玉猶不免所謂蠅糞點玉是也○又云青蠅善亂色蒼蠅善亂聲故詩以青蠅刺讒而鷄鳴曰匪鷄則鳴蒼蠅之聲也○易林云腐肉所在青蠅集聚辨別白黑敗亂邦國○東觀漢記光武與隗囂書曰蒼蠅之飛不過三四步託驥之尾得以絕羣○論衡云清受塵白受垢青蠅所汚常在練色

蚋

說文曰秦晉謂之蜹楚謂之蚊蚤蜹喜亂飛似蚊而小掇之如霧荀子所謂醯雞酸而蜹聚者也因雨而生與蚊實異一名眚茂芮○又云齧人飛虫從虻民譖亦或從昏以昏時出也俗云蚊有昏市蚤蠅成市于朝蚊成市于暮傳曰聚蠶成雷謂其攻之時也蠶音昏民中盲音呼虫田次者病焉一曰盲音虎故謂之盲○爾雅略東方朔蚊賦曰長喙細身晝伏夜存其唇惡煩不掌所撫臣測愚憨名之曰民崔豹古今注云河內有人嘗見人滿牀如黍米火燒皆作蚊蚋飛去因號蚊蚋爲黍民○楊子或問貨殖曰蚊注蚊之取利雖小然而善捷令人遍夕不寐故雄以此託況

滕文公中
齊景公田
人以旌 註
冊 趙簡子
王良 小雅車攻之詩註
公孫衍 張儀
丈夫 冠禮
女 婦
嫁 妻婦

尺 尋

疏云十寸爲尺十丈爲尋○小爾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臂也倍尋謂之常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

左傳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獵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孔疏曰周禮弧旃建旃大夫尊故爵以招之也遂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古者聘士以弓故弓以招士也諸侯服皮冠以田虞人掌田獵故皮冠以招虞人也

田

周禮地官鄉師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

○易田獲三狐又田獲三品。狐隱藏之物。三品。乾豆賓客君庖。

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搜田仲夏教茇。舍也。止也。舉入舍止之法。仲秋教治兵。遂以獮。音顯。鮮田。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又獸人掌罔。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皆收。則守罟。備獻。又甸祝四時之田。師甸致禽于虞中。○

六韜文王卜田于渭陽。將大得非熊非羆。天遣汝師。以之佐昌。昌及三王。大吉。王乃齊三日。乘田車。駕田馬。於渭之陽。見呂尚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焉。

焉。○禮記天子諸侯無事。歲三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三田者。無事而不田曰不敬。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綏。綏也。有虞氏之旗。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驅逐之車。○白虎通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狩者何也。爲田除害。上以供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故爾雅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搜索。擇取不任者。苗。爲苗稼除害。狩。犲。順殺氣。狩爲得獸。取之無所擇。爲除害也。

趙簡子

趙簡子名鞅。一名志父。其先有趙夙者。事晉。夙生成子衰。衰生宣子盾。盾生朔。大夫屠岸賈滅朔之族。朔有遺腹子武。賈必欲索而殺之。朔客程嬰公孫杵臼。謂與趙武匿山。武杵臼取他兒佯爲趙武匿山。嬰出紿曰。與我金。吾告趙氏孤處。賈乃使殺杵臼。及他兒而趙。獲存。後武立。號文子。生景叔。景叔生簡子。鞅。出史記。晉昭公九年。簡子會諸侯之大夫於黃父。謀王室也。往王室有子朝之亂。故會之。令輸王粟。具成人。輸粟米以具人役。曰。明年將納王。納王。入王城。子十年

遂入敬王於周。師師城汝滻。滻。音產。鼓鐵以鑄刑鼎。鼓而著范宣子。見。法。刑書。范。士匄。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文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唐叔。晉始封之君。卿大夫以序受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主爵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被。於彼反。作執秩以正其官。蓋修唐叔一法也。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

在鼎矣。民知爭端在貴。貴何業之守。棄禮徵書。故不尊貴。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公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亂。故曰亂制。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史墨。即范氏中行氏其亾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與之。是加范氏之法。易之亾也。是文易晉氏。速之使亡。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簡子亦與于然不得已。然猶本非趙孟本意。不得已而從之。惟德可以免禍。惟德可以免禍。出昭公二十九年。晉

定公九年。宋樂祁使於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地名。獻楊楯六十於簡子。楯干楯也。以范獻子楊木爲之。范獻子名士鞅。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是不敬晉君與宋君之事。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出魯定公六年。十一年。簡子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乃歸樂祁。祁歸。舍於太行。出魯定公八年。十二年夏。晉昭公二十九年。晉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受亂人出魯定公九年。十三年。簡子帥師圍衛。報夷儀也。前年齊爲衛故伐晉。夷儀故晉伐衛以爲報。衛人懼。貢五百家。簡子命置之邯鄲。晉地。明年。簡子謂邯鄲大夫趙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晉陽。趙氏邑。欲以五百家於此。午不用命。簡子怒。召午而囚諸晉陽。午使其役者脫劍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家臣。不肯脫劍入。欲謀叛。簡子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惟所欲立。趙午之族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遂殺午。趙稷子。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趙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荀寅子要。吉射者射女。而相與謀。

故不圍邯鄲。將作亂。攻趙鞅。董安于聞之。安于。趙世臣。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懼見攻。必傷害民。寧我任始禍之。請以我說。晉國若討。可殺趙孟不可。資獨以身死。我以自解說。趙孟不肯。設備。既而范氏中行氏攻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陽人圍之。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不爲亂於范氏。皐夷范氏邑宰。梁嬰父嬖於知文子。知。荀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韓簡子。即韓不信。中行文子之舅。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襄子。魏舒孫曼多也。昭子。即士吉射。故

五子謀五子范皐夷梁婁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為載書沉之河今三臣始禍范氏中行氏攻趙氏皆為禍首而獨逐鞅刑已不均矣請皆逐之於是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二子范皐夷中行文子國人助公二子敗奔朝歌魏地韓魏以趙氏為請以趙鞅非始禍請復晉侯許之趙氏入於絳盟於公宮傳錄晉衰亂以見三家分晉之始○出魯定公十三年

十七年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孟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氏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莫晚也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智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智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報其忠也○出魯定公十四年十八年趙氏圍范氏中行氏於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出魯哀公元年十九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蒯聵於衛衛不內居戚衛邑○出魯哀公二年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范氏久居朝歌以粟餉之鄭子姚孟子般弘送之上吉射逐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飾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知其虛實見車多必懼於是乎會之合戰也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兆下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故兆謂簡子始納衛太子卜得吉兆今既

謀同可不須更卜但詢于兆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反易天明之明德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訴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鄙千里一縣縣有四鄙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得遂仕人臣隸圉免免去隸役志父無罪君實圍之趙鞅入晉陽以叛後得歸咬名志父言已若其有罪紲而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次大棺也辟棺也土棺四重殺水牛兕之皮兕之革為一重厚為二重屬為三重大棺為四重殺水牛兕之皮兕之革為一重厚為二重屬為三重大棺為四重君再重屬與附為一重大棺為一重大夫一重

無降。唯屬與大旆爲一重。今云素車樸馬。車馬樸素以送葬。不設辟者。辟君側耳。非正禮也。

反曾敔之。柩。無入於兆。不入先下卿之罰也。爲衆設賞。自設罰。所以能克敵。

之所病。則主不得則死。謂皆入乘車。重坐安子御。守國埤曰。晉源敗。

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

丘。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郎良。

之上。

良援太子綏而乘之。曰。頃人也。以剸賴爲爲人言其怯甚。簡子

吾意諸郎列。

巡列。巡行行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

曰夫致人以活。

於牖下。畢子勉之。死不在寇。言死生繫羽御。趙羅。

亦不仁。

宋勇爲右。三子。音羅。無勇。廩之。廩。束縛也。束縛

反有以活。

大夫。趙羅使生于車。史

人不亦仁。

詰之。音單吏。告。御對曰。疚。音作。而伏。言趙羅疾痛

于於是召。

問其故。疾作而伏。故

但人殺自

束縛衛太子。衛太子旗曰。曾孫剸賴。敢昭告皇祖文王。周文

羅敗所以

王。皇。烈祖康叔。列顯。文祖襄公。繼業守文。故曰文。

業陽城。

大也。剸賴。襄公之孫。

何超兵。

鄭勝亂。從勝。鄭大夫。從助臣爲從于亂。

而攻龍。

吾午在難。午。晉定公名。

門之左。

名國有故。

百人右之。

臣爲在難。不能治亂。使執討之。剸賴。不敢自佚。備持

百人皆有

矛焉。衛車右主。敢告。告以敬。無絕筋。無折骨。無面

矛。擊刺之用。

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言敬順祖。無中戈矛。斬

絕筋脈。無墮車馬。損折

骸骨。無中弓矢。傷損面目。集成軍。大命不敢謀。佩

旅之大事。無作我三祖之羞。則

王不敢愛。死生大命。雖不敢所請。但不

敢愛。佩王亦以所賜之劒耳。鄭人擊簡

子中肩。斃於車中。後其旗。旗。

名。太子救之以

師非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

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簡子喜。太子前性。今更勇。傅傁。音

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傅傁。簡子屬也。言知氏

將爲難。此憂尚未艾絕。

後竟有晉。初。周大夫范氏田。公孫龍稅焉。龍。范氏

陽之患。

氏收別人之稅。與田之從。趙氏得而獻之。趙簡子。使請

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所稅及

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收鑿旗於子姚之

幕下。收。鄭師所棄之鑿旗。幕之下。獻曰。請報主德。遂。鄭師

于鄭平。逢帳幕之下。

姚殷公孫林殿而射。殿。鄭師。而射晉師。前列多死。晉前軍

多死者。

趙孟曰。國無小。雖小國。晉有善射者。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呪

血。鼓音不衰。吾雖已伏弓衣而呪血。猶鳴鼓。遂兵不息。今日我上也。功

爲。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還敵於下。吾以戈救簡子

上。子車中。再敗鄭

師。我右之上也。我車右之。鄭良曰。我兩靭將絕。吾

能止之。在胸曰靭。言我馬之兩靭將絕。我能止使不絕。我御之上也。我

皆將斷絕。

車之功。爲而乘材。兩靭皆絕。乘。載也。材。謂小

爲上。

之幹木。使簡子觀之。兩靭同時皆絕。以

小也。爲馬而載細

明止使不絕之功。

簡子扳邶郵。中行文子奔柏人。

邑。簡子又圍柏人。

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邶鄗柏人范中

行餘邑入於晉。由文記三十年。晉定公與吳王夫差會於黃池。（黃池吳晉爭長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爲敬伯後故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爲侯伯）趙鞅呼司馬寅曰。（寅晉大夫）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二臣鞅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勝者爲長負者爲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也肉食食祿之人無氣色下者）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必爲敵所勝）太子死乎。且喪德輕。不忍久。（輕躁不能堅忍耐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出在傳哀公三十三年）

趙簡子獵于晉山之陽（晉山在晉陽南）而還。王孫子曰。（王孫子趙簡子獵）君出境而喜。（境國界）安于已獲（已獲謂獲禽）何也。簡子曰。吳有三不祥。（吳簡子曰吳）而我有三喜。（我有三喜）不祥者。（不祥凶惡也）其君好勇。（好以獵言也）其臣好諛。（諛阿也）其大夫好貨。（貨財也）我有三喜者。（三喜謂有三賢）其君好獵。（好以獵言也）其臣有良。（良善也）其大夫有敬。（敬謹也）

爲莊公。趙鞅使告於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志父請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請莊公來朝成太子來朝以免我于）子來朝以免我于）衛侯不然。寡君其曰。（寡君謂志父）志父之爲也。（志父教使不來）志父有食敖之馬數千。（敖音遨）多力之士。（敖百欲以獵欲也百）數百欲以獵欲也）辭以難。（以禍難）爲辭。太子又使椓之。（太子疾又使椓莊公使連得其處）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瑕救衛。（國觀國書之子陳瑕陳恒）子玉使服而見之。（子玉帥陳瑕使致師）之。得晉人之致師者。（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服者釋囚服服其囚服與國相）子實執齊柄而命璀曰。無辟晉師。（言已受元帥之命豈敢廢命欲必）晉師無見晉師而辟之。（敵晉）子不頻來致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小與齊戰。乃遁（頻數）子不頻來致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小與齊戰。乃遁陳自將往戰）

吳于冬十月。簡子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正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乘人之危）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簡子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出公奔）

十七年。○新序云。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爲諤諤之臣。執筆操牘。隨君之後。俟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德也。簡子悅之。與居處。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昔紂昏昏而亡。武王諤諤而昌。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吾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其幾乎亡矣。是以泣也。初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惟。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枝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

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枝書而藏之秦讖于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于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令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將世衰七世而亡（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悼公靖公孝公爲七世靖公二年爲三晉所滅）嬴姓將大敗周人于范魁之西（嬴姓趙氏之祖也范魁地名不知所在蓋趙地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人（胄卯也衛也晉卯之後趙成侯三年衛取都鄙七十三是也范魁地名不知所在蓋趙地也）

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將世衰七世而亡（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悼公靖公孝公爲七世靖公二年爲三晉所滅）嬴姓將大敗周人于范魁之西（嬴姓趙氏之祖也范魁地名不知所在蓋趙地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即趙襄子姐也孟姚吳廣之女姚姓孟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董安于趙氏之臣也）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它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于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索隱曰簡子見當道者乃寤以嘻是歎吾前夢所見者如其名晰也）當道者曰子當道辟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范氏中行氏之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副謂皆子姓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于翟皆子姓也（謂代及知氏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必且有代及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今時服也變除裘裳也）并二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今時服也變除裘裳也）并二國于翟（武靈王畧中山地至寧葭西）簡子問其姓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姑布姓子卿字也）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于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恤（音卹）毋卹至子卿起曰此真將軍

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應夢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母鄙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母鄙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母鄙曰從常山上臨代可取也應婁簡子於是知母鄙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母鄙爲太子是爲襄子出趙世家○呂氏春秋趙簡子曰厥也愛我擇家臣皆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于無人之所擇之諫我也喜質我于人之中必使于我醜尹擇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擇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殃君于人中惡君之不變也故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趙簡子沉湎傲於河曰吾嘗好辭色矣而鸞徼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徼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徼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徼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細善也○王孫子趙簡子圍衛之郛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不及

敗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口嗚呼吾之士數敗也行人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敝者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卽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圉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取尊名于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敝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趙簡子言曰雀入於海爲蛤雉入於淮爲蜃龍魚鱉莫不能化惟人不能哀夫賢聲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賢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申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于齊宗廟之犧爲牲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王良

王良趙簡子之御也善御晉伐鄭簡子自矜其功良亦矜焉詳見簡子傳中王良左傳作邮良一名無邮漢中四星天駟星旁一星名王良

星。共占王良策。一星在王良前。爲天子僕。車馬轉蒲野。世以郵良善御。故自稱王良。（淮南子呂氏春秋以王良所以使馬者。物審之以控其轡。而馬莫敢不盡力。）

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欲。諧。捉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程鼎。安勞。樂道。馳驁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觀象賦仰見造父。爰及王良。註造父五星在傳舍河中。造父。（杜云。造父。轡非子曰。王子朝爲趙簡子御。趙簡子謂王良爲子凱。王良字也。○左傳杜預注。以王良爲

周穆王御死。精上爲星。王良五星在奎北。王良者。晉大夫善御。九方鼜之子。一名郵無正。爲趙簡子御死。精托於星。爲天帝之馭官。○文選王子淵曰。王良執轡。驌驦附輿。縱騁馳騖。忽如景靡。過都越

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記纂淵海井王良駕馬越疾。）

何其遼哉。八馬相得也。銑注曰。王良。韓哀。古善御者。轡。轡也。遼。遠也。

小雅車攻之詩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攻。堅也。同。齊也。四牡龐龐。克實。駕言徂東。東。東都洛邑也。○田車既好。田車。田獵之車。四牡孔阜。盛大也。東有甫草。甫。田。駕言行狩。此章指言將往狩于圃田也。○之子于苗。之子。有司也。苗。選徒囂囂。聲衆盛也。建旐設旄。搏獸于敖。地名。○此言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也。○駕彼四牡。四牡奕奕。連絡布服之飾也。諸侯散之貌。赤芾金舄。芾。蔽服之韠也。諸侯金飾赤舄而加

金飾亦赤。（詩見曰會。梁見曰同。釋。東列侯之服也。會同有繹。繹。驛屬之貌。○此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決拾既伙。音玦。決以象骨爲之。著于右臂。以鉤弦。闓体。拾以遂弓矢。既調。調。調弓強弱與弦相比也。弓矢既調。調。調弓強弱與弦相比也。射夫既同。射夫。益。諸侯來助我舉柴。柴。積積會也。後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衆多也。○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其能御之善也。○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蕭蕭。悠悠。皆徒御不驚。徒步卒也。御車御也。不驚。閑服之貌。（此章言田獵而見言不喧譁也。大庖不盈。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此章言其終事。會坊而頒。坊。隄也。○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允。信也。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敬。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

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于宣王。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

公孫衍

公孫衍。一名犀首。犀首。官名。魏之陰晉人也。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

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儀合秦魏此言曰疏之辭）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以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請以事委衍有功魏乃任之）交（交猶合也）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衍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去義渠君朝于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善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言義渠道遠今日已後不復得更過相見也請謁事情謂欲以告急之緩秦之急也）曰中國無事（中國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六國無事不共攻秦）秦得

（爲後燒掇焚杆張本）燒掇（掇馬箠也）焚杆（杆糞其也）君之國有事（謂山東諸侯國衆伐秦也）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言秦若被伐則必輕使重幣事義渠之國欲令相助犀首此言令義渠君勿援秦也）其後五國伐秦（秦惠王七年韓趙魏燕齊共攻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凡絲綿布帛等一段爲一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耶乃起兵襲秦大攻秦人李伯之（李伯懷州溫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全篇出史記）○韓非子甘茂相

（此衍爲魏攻南陽而張儀去魏相秦之事）（此言曰疏儀合秦魏之辭）（衍因前不善季子爲衍所絕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騎馬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魏相之計是服牛騎馬以行百步也）（此言令義渠君勿援秦也）（爲後燒掇焚杆張本）

秦惠王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通穴閨之以告甘茂茂入見曰王得賢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于子子安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居期年犀首抵罪于梁王逃而之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于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

疾已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爲將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匈匈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矣

張儀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潁川陽城有鬼谷陘若干此因以爲號所著書有十三篇號乃益七術說林云張儀蘇秦同志好學遊荀爰而鬻之以相養或傭力寫書或假食于路遇見墳典遂中無所題記則以墨書掌及版還而寫之鬼谷子見而異焉乃卒以其術干諸侯）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已學

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遽相怨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醉之（醉古釋字）其妻曰（也下母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

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于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來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始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給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爲

文檄告楚如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若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伐之（轘轅谷一作轘轅成皋縣有轘轅關當也留之道屬安府道即太行羊腸阪道也魏絕南陽南陽懷州也絕南陽所謂當也留之道斷韓上黨之

路楚臨南鄭所謂塞斜谷之也楚攻新城宜陽新城在河南伊闕之左右宜陽以臨二周之郊城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周王謂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二君

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

地欲强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西海謂西南夷也其實西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水有源木有根今王不資西海以廣其源而又有拔趙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

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完猶全也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辛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强富厚輕諸侯初秦中無路人秦惠王聞蜀有五丁力士能以鐵作牛五頭許稱其牛食栗日數金三斗蜀侯開之貪金使五丁開山作路入秦取牛秦牛既之知其詐而路已通矣後五丁先惠王遣張儀將兵伐蜀遂滅蜀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

與張儀圍蒲陽蒲陽魏邑名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夏陽在梁山龍門儀相秦四年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厚儀益甚儀懸無以歸報留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

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輳。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亭鄣烽燧也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也。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西。此所謂四

戰之國也。不可以無天下。今大王與秦。則韓攻其南。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無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于秦。秦韓爲一。梁之亾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奮辭猶大言也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

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辨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辟魏歸也哀王於是乃背從約而因儀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合從。秦攻魏。取曲沃。河東之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婦

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此非即　而西益秦也計無
便於此者楚王大悅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
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
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
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
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
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

與之商於之地乎　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
齊交西生患方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
計者不若陰合於楊絕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
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謀計也楚王曰願
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
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
儀儀至秦佯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
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非
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
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
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
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
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
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
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音蓋擊秦秦齊
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
又復益發兵而攻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
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
外即商於之地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

黔中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
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幷心於子張
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
言皆從且臣奉王符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
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
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
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
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秦地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
聘楚以宮中善謳歌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
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

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矣大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

而攻猛虎虎之於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河東取成皐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不料敵而輕絞國資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

爭存秦祿無汲爲已是故願大王熟計之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谷所生非麥而民之食大抵菽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利大王之卒悉二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

負養謂負擔炊給養公家亦賤人也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音趺徒踰科頭跣跿跳踉奮戟者不着兜鍪入敵陳前貫頭謂斷手搏頭而直入敵奮戟者至不可勝計貫頭謂斷手搏頭而直入敵奮戟者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入尺曰尋言馬走之疾前後蹄間一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

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謀割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皐滎陽則鴻臺之宮（鴻臺韓臺名）桑林之苑（桑林太平寰覽作桑林非成湯之所禱者）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皐斷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

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楚能弱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悅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王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強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强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强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

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齊王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摈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脩備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騎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慴處不敢搖動惟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

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舍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滱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罪故使使臣先聞左右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恐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利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滱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按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山之寒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凡方者爲斗若長安栖則名爲升是也）即斗之柄今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其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謂熱而吸之是羹也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啜（羹汁也故曰斟名汁曰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

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與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滱池拘河間以事秦今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代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強秦之援而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燕王噲儀歸報未至咸陽而惠王卒

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在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儀嘗曰儀之所甚憎無大齊王則齊所惡也而秦任之必齊貧秦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曰奈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所在齊必攻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梁梁齊之兵

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西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托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托儀對曰是乃王之托儀也夫儀之出也固於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西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音疲）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所謂托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全篇出史記）○國策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嘗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爲子約軫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楚人有兩妻者人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挑者曰決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彼與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而嘗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否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熟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嫁於鄉里

者善婦也臣不忠于王楚何以軫爲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爲然遂善待之

黃子曰戰國遊談士其最著者曰秦曰儀曰軫曰衍儀資秦以得相于秦衍用軫之言而三國皆委以相事于是天下咸知有公孫衍張儀儀散六國之從以爲衡挾强秦以令天下而衍則或從或衡于其間與儀不善衍惟武從或衡故其怒莫測衍一怒而秦攻魏矣衍一怒而秦攻魏矣衍一怒而秦攻楚矣諸侯誰不惴惴懼迫夫從之衡之惟其意而衍安居矣衍安居而天下自此熄矣儀惟一怒而秦攻楚矣諸侯誰不惴惴懼迫夫衡之從成而儀安居矣儀安居而天下自此熄矣衍惟與儀不善故儀之所在則衍怒衍之所在則儀怒其怒又相尋而無已儀衍而魏攻南陽矣秦攻三川矣衍一怒儀而魏攻韓矣圍秦矣諸侯又誰不惴惴懼迫夫各肆其謀各洩其情而衍安居矣儀安居矣儀衍安居而天下自此熄矣故景春稱之曰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丈夫

霏雪錄云世稱丈夫者蓋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白虎通云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

冠禮

禮記冠義云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筮日所以求天之吉筮賓所以擇人之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主人升立於序端西面贊者筵於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即筵而冠是位於主人之北以著其傳付之意也醮於客位而無酬酢曰醮醮於戶西面賓位也以禮賓之禮禮其子所以爲成人者敬也三加彌尊加有成也而三加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亦所以爲成人敬冠於阼醮于客位者遵子也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已冠而字之于南面遂醮焉所以異者不著代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古者童子離貴名之而已冠而後字之以成人之道故敬其名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此禮爲適長子代父承祖者與庶子也玄冠玄端奠摯於

以自卑而尊先祖也。○玉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天子始冠之冠。則玄冠而以朱組爲纓。諸侯雖是緇布冠。卿用緇布之緩爲纓。緩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綦蒼艾色。蒼白士之齊冠也。編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編生絹也。武冠卷也。以編爲冠。而卷其武。所以吉凶相別。編但以將緩五寸。情游之士也。編冠素紕。而不使情游之士。玄冠編武不齒之服也。屏棄之者。

女

白虎通云女者如也從如人也○左傳君子謂共姬女而不婦則女婦義別也

婦

白虎通云婦者服也以禮屈服○子夏云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

嫁

白虎通云人道所以有嫁娶何以爲情性之大莫若男女之欲故設嫁娶之禮者重人倫繼嗣也禮男娶女嫁何陰卑不能自專就陽之故傳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陽數奇陰數偶男長女幼者陽倡陰和男三十筋骨强壯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嫁者何謂也嫁者家也嫁人外成以出適人爲嫁○內則云女子十有五年而笄笄猶加也二十而嫁有

故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

○儀禮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

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緇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爾衿鞶○

詩幽風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人之褘母施衿結帨也九十其儀

妾婦

禮疏云妾之爲言接也言得接見於君子不得伉儷也○郊特牲云妻不在妾御不敢當夕○禮服

圖書編 卷之二十三 婚禮

傳云妾事女君與事舅姑同也婦事夫有四禮焉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閫之內衽席之上夫婦之道也

滕文公一
周霄　載贄
耕助　粢盛
發粟　士無田不祭
牲殺　衣服
室家　媒妁
梓　匠
輪　輿
瓦　宋王偃欲霸註
亳　葛伯
有攸不爲　篚厥玄黃
戴不勝　薛居州
莊嶽　段干木
泄柳閉門　脇肩
畤　辯
巢　營窟
葛

圜丘　沛澤
奄　飛廉
犀　象
周書君牙篇言　春秋
墨翟　中韓佛氏註
匡章　陳仲子
於陵　李
螬　巨擘
蚓　盜跖
辟纊　勢

滕文公下

周霄

周霄魏人霄謂宮他曰子爲霄謂齊王曰霄願爲外臣今齊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霄魏人而假重於外是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示齊以無魏之重）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王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載贄

周禮六贄孤執皮帛（鄭注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碧色卿執羔（羔小草取其羣）大夫執鴈（鴈取其候時而行）士執雉（取文明也）庶人執鶩（鶩取其不飛遷）○（晉書）贄公辟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已下雉○白虎通云臣見君所以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已之誠致已之恒慊也王者緣臣子心以爲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公侯以玉爲贄者玉取其燥不輕溼不重公之德介卿以羔者取其羣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鴈爲贄者取其飛成行列大夫職在以奉命之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爲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辟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守節死義不當轉移也（曲禮曰卿羔大夫以鴈士以雉爲贄庶人之贄匹（奇）木童子委質而退（委贄於地也退者野外拜中無贄以綏拾矢可也言必有贄也匹謂鶩也卿大夫贄古以麑鹿今以羔鴈何以爲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卅鳴相呼今交取其外謂羔跪乳鴈有行列也禮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顧右

贄執麑明古以麑鹿今以羔也卿大夫贄變君與士贄不變何人君至尊極美之物以爲贄士賤佞節死義一介之道也故不變私相見亦有贄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朋友之際五常之道有通財之義賑窮告急之意中心好之欲飲食之故財帛者所以副至意也禮士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鴈士冬以雉夏以腒也婦人之制以棗栗腶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衆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任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棗栗腶脩

者。尺內脩陰也。又取其朝早起。栗。戰慄自正也。脩脩者。脯也。故春秋傳曰。宗婦覿用幣。非禮也。然則棗栗云乎。腶脩云乎。子見父無贄。何至親也。見無贄。故無贄臣之事君。以義合也。得親供養。故質已之誠。副已之意。故有贄也。○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注士贄用雉者。取其介。交有時。別有倫也。雉必用死者。爲其不可生服也。夏用腒。腒腐臭也。左頭。頭陽也。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

布。維之以索。如執雉。注飾之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維謂繫聯其足。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於面。左頭。如麛執之。如士相見之禮。始見于君。執贄下容而彌慇。庶人見于君。不爲容進退。走士大夫則篚贄。再拜稽首。君答一拜。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曰。寡君使某還贄。寡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

耕助

禮月令曰。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上辛也）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亥日也）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參參乘之人也。保介。衣甲也。以勇士爲車右。而衣甲御御車之人。天子在左。御者居中。車右在右。以三介投曰參也。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帝籍田千畝。收其穀爲祭祀之粢盛。故曰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推者。執耒而進之或三或五或九。以貴賤爲勞役之差等也。）反執爵於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大寢。路寢也。九推之後。庶人終之。反而行燕禮。羣臣皆侍。士賤不能耕。亦不與勞酒之賜。）○（祭義）曰。昔者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紘。繩也。躬秉耒耜。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

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先祖也。）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言皆於此籍取之也。）敬之至也。○（周禮）天官。冢宰。甸師。王籍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共齊盛。○（五經要義）天子藉田千畝。孟冬農事既畢。郊之後。率公卿大夫而親耕焉。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應劭漢官儀）天子升壇。公卿耕訖。嗇夫下種。藉田亦曰帝藉。亦曰耕藉。亦曰東耕。亦曰親耕。亦曰王藉。○又東耕之日。親率公卿藏青幘。載青車。駕蒼馬。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論衡）立春東耕

爲土象人男女各一執耒鉏錢或夾土牛（從氣也時示勸下）○唐貞觀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太宗親祭先農籍於千畝之甸開元二十三年二月親祀神農于東郊勾芒配禮畢躬御耒耜于千畝之甸○大明會典云嘉靖九年續定每歲仲春上戊祭社稷及先農弘治元年奏准順天府率兩縣官耆老謝恩之後引上中下等農夫各十人穿著本等衣鞋各執農家器具朝見令其終畝耕畢人賜布一疋○嘉靖九年令以藉田舊地六頃三十五畝餘撥

與壇丁耕種

粢盛

小宗伯辨六齍（音資）之名物黍稷稻粱麥菽太祝五曰盛號（曲禮疏曰明粢盛曰粢禮書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周禮或言齍盛或言盛或言粢盛太宗伯奉玉齍小宗伯辨六齍造齍太祝齍號之類此言齍而不及盛也閭師不耕者無盛廩人共接盛饌人共盛之類此言盛而不及齍也何師共齍盛春人共齍盛之米小宗伯表粢盛此兼言齍盛也其言各有所當非苟異耳齍盛共之以甸師春之以春人饎（同炊）之以餽人實之以舍人奉之以太宗伯造之以小宗伯然後立之以表而六宮之人共奉之鄭氏曰表爲徽識蓋各書其號以辨異之也九嬪贊王齍者王敦也太宗伯奉玉齍者玉與齍也廩人之接盛施于大祭祀而已接猶曾子問接祭之接也鄭氏改以爲扱（音察）非是

蠶繅

（作物志云月令云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東鄉迎時氣也）

（躬桑自采桑也）禁婦女毋觀（不得爲容觀之妨）省婦使（減省其繇使縫制之事也）以觀蠶事（使盡力於蠶事也）蠶事既登（成也）分繭（分布於婦之繇）稱絲效功（以多寡爲功之上下）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音墮）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后妃受內命婦之獻繭）乃收繭稅（外命婦養蠶亦用國北近郊之公桑近郊之稅蚕設時頒如馬政人造絲服受桑多則稅亦少）以桑爲均（均齊貴賤長幼繭多少則稅亦少）以桑爲均（均齊貴賤長幼如一貴謂卿大夫之妻賤謂士妻長幼謂婦之老少者婦一皆稅十一也）以給郊廟之服（祭服）天子○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公桑公家之桑近川而爲之便於浴蠶室宮但有三尺牆

楹而外閉之。楹牆當棟於牆上也。外閉戶扇在外。而閉則向內也。及大明之朝。君皮弁素積。大明之朝。季春朔之旦也。十三宮之夫人。三宮在天子。則謂三夫人。在諸侯之夫人。則立三宮。半后之六宮也。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乾以食之。蠶乾桑葉以食也。蠶既單。矣。單。盡也。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副禕。王后之服。因少牢以禮之。禮侍獻之婦。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率讀爲類。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三盆手者。謂繭於盆中。而以手三次淹之。遂布於

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公。敬之至也。○又云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今人以鹽水沃其種。謂之淹蠶。其蠶爲上。不浴者名火蠶。其蠶次之。又云紅蠶緣於桔桑。其繭不黃。蓋蠶足於葉。三俯三起。二十七日而蠶已老。則紅。故謂之紅蠶。以繭自衣。亦謂之室。○淮南子云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又云周禮巿原蠶。歲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法禁之。謂其殘桑也。然則夏蠶最不

婦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侍中成粲草定其儀。取列侯妻六人爲蠶母。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笄步搖衣青乘油蓋雲母安車。駕六騮馬。女尚書陪載。崔鉤外命婦皆步搖青衣。各載鉤筐。先桑二日。蠶室生蠶著薄上。桑日。皇后未到。太祝質明以太牢祀之祠畢。班餘胙于從桑后東面躬桑。採三條。諸妃公主採五條。郡縣已下九條。以桑受蠶母。○東觀漢祀明德馬皇后置織室蠶室于濯龍池中。數往來觀視。○董巴輿服志。太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皂

下。黍青上縹下。簠以玳瑁。端爲華勝。上爲鳳凰。

士無田不祭

禮王制曰。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無田祭者不設祭器。

歲人吞鷹。穫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

牲殺

周禮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於五官。使其奉之。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官之人共奉之。辨六彝之名物。以待祭祀。六牲。牛馬羊犬豕雞也。毛擇其毛色也。五官。謂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各有所主。牲也。六齍。黍稷。粢麥。菽也。六官。謂冢御之屬。職當供粢盛也。六彝。鷄鳥。斝黃。虎。蜼。皆尊名。彝。尊也。六尊。雞。象。壺。著大山之尊。所以待祭祀賓客也。辨其名物者。名同而實異也。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牲之全者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彌。求福曰祈。災曰彌。大祭祀。展犧牲。展。省閱也。省閱所共祭祀之牲。純者爲犧。繫十牢。領於職人。以待用也。○周禮。封人歌舞其牲。

小祝長丈。建於旂上。

左傳云。永牲以告曰。牲充肥腯。謂其色之純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

君拳牲入時。封人隨歌舞之。言其肥腯。以歌神也。○越絕書。益炙之後。

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啟善犧于益。此之謂也。

殺梁傳。免牲者。縞衣玄繶。裳有司玄端。奉送於南郊。○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祭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注。散祭祀。山川之屬。○羊人。割牛牲。登其首。

登。首于室。互。豚肉俎。

○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盆簝。音聊。以待事。○春秋傳。魯侯曰。犧牲五鼎。不敢加也。必以信。○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而信。○漢建武二十三年。車駕東巡狩。至梁。

父。九。十里。夕牲。○小祝。不用大牲。

器皿

周禮。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獻。讀爲犧。犧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

之所醢也。醢云。脩下臺。若今取鹽于竹。讀爲豚夫云。則醢也。明堂位曰。殷楹。殷楹。殷楹

而有夫豈不賤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易過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于此以往則自昏矣○(尚書大傳)曰孔子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通于繼紝紡績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而下無以事夫養子

(禮記)云女子許嫁民紀物也(疏)云京氏之說使民

(無媒以爲民紀物也)欲男女通謂之生三月父名之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凡娶判妻入于者皆書之(疏)娶判妻娶人所出之妻再嫁者也入于買人所棄之子賤妾不時者也○(禮坊記)曰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如之何匪媒不得藝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疏)謂女自進其身於男子也○(風俗通)曰周禮媒氏因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氷泮鳴

之判(疏)判別也男女之合必有別也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疏)成名謂男女年二十三月父名之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凡娶判妻入于者皆書之(疏)娶判妻娶人所出之妻再嫁者也入于買人所棄之子賤妾不時者也○(禮坊記)曰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如之何匪媒不得藝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疏)謂女自進其身於男子也○(風俗通)曰周禮媒氏因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氷泮鳴

(禮記)云女子許嫁民紀物也(疏)云京氏之說使民

(無媒以爲民紀物也)欲男女通謂之生三月父名之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凡娶判妻入于者皆書之(疏)娶判妻娶人所出之妻再嫁者也入于買人所棄之子賤妾不時者也○(禮坊記)曰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

媒妁

白虎通云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泆也○(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

之判(疏)判別也男女之合必有別也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疏)成名謂男女年二十三月父名之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凡娶判妻入于者皆書之(疏)娶判妻娶人所出之妻再嫁者也入于買人所棄之子賤妾不時者也○(禮坊記)曰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如之何匪媒不得藝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疏)謂女自進其身於男子也○(風俗通)曰周禮媒氏因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氷泮鳴

(禮記)云女子許嫁民紀物也(疏)云京氏之說使民

(無媒以爲民紀物也)欲男女通謂之生三月父名之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凡娶判妻入于者皆書之(疏)娶判妻娶人所出之妻再嫁者也入于買人所棄之子賤妾不時者也○(禮坊記)曰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

媒妁

白虎通云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泆也○(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

隔於是乎合○(國策)云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賤而不售順而無改舊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

梓

(考工)記梓人有三一爲筍虡(音筍巨○筍蓋懸鐘磬之架也橫曰筍直曰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虡外骨內骨郤行反行連行紓行以脰鳴者以注鳴

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小虫之屬以爲雕琢○梓人一爲飲器一爲侯(今之射梁也)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爵則一豆矣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人罪之(注)鄉衡而實不盡謂平鄉口而酒不盡是梓人制器之不善也故梓師治其罪

匠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考工記匠人有三一建國(始作而立一營國謂之建一營國而治三門國中九經九緯之道一爲溝洫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

考之極星以正朝夕。○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城制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

輪

考工記輪人有二一爲輪載于地者一爲蓋車上覆者曰斬取其圜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眡其輪

欲其眹爾而下迤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揱音朔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之急也眡其綆欲其參之正也察其萬參不齾音隅則輪雖敝不匡是故兜之以眡其圜也萬音矩之以眡其匡也漆之以眡其幅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鍾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兜可萬可水可漆可量可權也。

謂之國工。

輿人

考工記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去一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三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圍轂音穀圍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

繼者如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併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兎

物原云伏羲始以茨覆屋禹作土墼音及石甃音秦臣昆吾作甎音遣兎舜作墻周公作壁。○古史云夏昆吾氏作兎烏曹氏作磚。

宋王偃欲霸註

宋王偃攻襲兄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爲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

城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言其例桀也。）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按宋王之時。有雀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爲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偃之背。鋒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偃展其臂。彈其鼻。齊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死。

亳

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冢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縣爲亳。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所從都之。○水經注闕駰曰。亳湯都在河南偃師城西。皇甫謐以爲失實。湯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限。而寧陵去偃師八百里。不得童子饋餉而爲之耕。今梁國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

葛伯

葛顿丘。商音葛天氏之後。夏葛伯。嬴姓國也。亦爲葛氏。○楊升菴云。班史古今人表。舀隱列于下下。而葛伯反於上中。若以讓桓爲行善而未盡。彼廢祀伐餉者。惡未極乎。

有攸不爲臣

書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五典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自爲西伯而成後善。若九年崩。天下尚未一統。武而敬天。勗商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惟其

士女以玄黃之幣來迎王師我周王之德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列爵五公侯伯子男分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五教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與崇德報功政治始末也

筐厥玄黃

孔安國傳云以筐筐盛其絲帛也○三禮圖云筐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上有蓋也必入玄黃於筐者蓋天謂之玄地謂之黃武王能革殷之否而泰之是能如天地之覆載以養民者也

戴不勝 薛居州

戴不勝薛居州皆宋臣也萬姓統譜云戴宋戴公之後以謚爲氏時宋王偃淫暴戴不勝謂薛居州曰陳善閉邪惟善士爲能之子善士也獨不能善王哉居州曰子不聞乎君猶染也臣猶染也染於青則青染於黃則黃今曰沙在泥將染而黑矣子其奈何哉其後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莊嶽

大明一統志云青州府有莊嶽里

段干木

段干木晉之駔儈也偁音倫偁者合人已察文學於卜子夏子夏居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之因是知段干木之賢過其門則軾之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得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請相之致祿百萬段干木不肯受國人相與頌文侯曰吾

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人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遂按兵不敢攻出呂氏春秋文侯往見干木干木逝之文侯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璜踞於堂而與之語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又責吾禮無乃難乎出呂氏春秋

泄柳閉門

誠莞繆公聞子柳賢往見之子柳閉門不納或曰子以匹夫而枉國君之駕何若是哉子柳曰吾聞君子道行則樂其志不行則樂其身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不然是徒徼國君之榮也

脅肩

楊雄傳云翕肩踏背師古曰翕斂也○吳王僚云脅肩累足師古曰脅翕也謂斂之也

哇

說文云哇菜哇也○老圃賦曰濯濯我哇

辯

中論曰俗士之所謂辯也非辯也非辯而謂之辯者蓋聞辯之名而不知辯之實故目之妄也俗之所謂辯者利口者也彼利口者尚美其聲氣繁其辭令如激風之至如暴雨之集不論是非之性不識曲直之理期于不窮務于必勝以故淺識而好奇者見其如此也固以爲辯不知木訥而達道者雖口屈而心不服也夫辯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故辯之爲言別也爲其善分別事類而明處之也非謂言辭切給而以凌益人也

巢 營窟

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營窟者穿地而居也橧巢者聚柴薪而居其上也

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茹其毛者以未有火化故夫毛不能盡而并食之也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範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範金爲形範以鑄金器也合土和合泥土爲陶器也以炮以

燔炙而烹之曰炮以烹以炙煮於鑊曰烹貫串加於火上曰燔以烹以炙而置之火上曰炙以爲醴酪醴酪也治其絲麻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此以上諸事皆火之利今世用而爲之是皆取法往聖故云皆從其朔朔初也

蛇

格物論云蛇類最多有兩頭者有人面者有頭尾良者有形似鯉魚者有毛如猪蠶者有鼻上有針者有蝮有蛇有蜥有蜴有蠑不可殫記○草木子曰蛇有水草木土四種○埤雅云螣蛇龍類也雄鳴

於上風。唯鳴於下風而風化能興雲霧而游其中
螣蛇一名神蛇亦曰靈蛇。○埤雅又云。蛇以眼聽
語云蛇聾虎瞿音其以此乎。○博說云。蛇盤常向
壬地北方也。○典內云辨蛇雄以細軟物停着
上其躁嬈者當知是雄住不動者當知是雌。如雜
寶藏經律云白龍音試蛇去住不動也。

蒩

駁云蒩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爲蒩。

園圃

說文云。園。樹果也。天文要集曰。匏瓜爲天子果園
又天園主果實。萊如蓄儲。史記有梁園。漆園。楚橘
柚園。三秦記有漢果園。魏志有芳林園。芳林園。避
少帝諱故。晉宮閣名有靈芝園。蒲陶園。此皆因草
木樹果以立名也。○說文曰。苑有園曰。園。園猶有
也。○或曰。園有林池所以樂災也。其餘莫非穀土。
及其衰也。馳騁游獵。以奪人之時。勞人之力也。故
漢書東方朔曰。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所以强國
富人者。蓋此謂也。

呂氏春秋曰。昔先王之治也。則園池民以教射。今池已失。九穀猶在林也。

沛澤

風俗通曰。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水
草交厝。名之爲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
也。○說原曰。沛者。蓋地上水少於山上。置閘蓄水。
過開灌田。取沛然之義。○公羊傳曰。齊侯公循海
而東。師大陷沛澤之中。

奄

疏。按鄭玄曰。奄國在淮夷之北。蓑翳亦引而證史
記云。伐奄者。孔安國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
國又叛。成王東伐淮夷。遂滅奄而徙其君。五月自
奄還至鎬京。○路史云。注伏書。周公三年踐奄。奄
君勦祿父封相遠戍此是。

飛廉

飛廉顯頊之苗裔大廉之玄孫。仲衍之後也。世有
功以佐殷國。其玄孫曰仲滿。在西戎。保西垂。生飛
廉。飛廉生惡來。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
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飛廉爲
紂作石槨於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在河東

而報得石槨。銘曰。飄死無所歸。報被爲塚。就霍太山而祭。紂報曰。作得石槨。銘曰。帝令處父。報飄別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葬氏死。遂葬於霍太山。言處父卒也。國滅君死。而不忘臣節。故天賜石棺以光華其族事。蓋非實無則。飛廉復有子曰季勝。季勝以下五世。有深所不信。造父爲周穆王御。穆王得八駿。周遊天下。西遊見盛盛之上樂而忘反。徐偃王作亂。造父御穆王。長驅歸周。一日千里。封於趙。趙衰其後也。惡來早死。有子曰女防。其五世以下生非子。亦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後賜嬴姓。以有秦云。出史記秦本紀

犀

埤雅云。犀性絕躁。似豕。一管三毛。有鴛處必有之。形似水牛。大腹卑腳。腳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仰食。角也小而不長。額上角短。○或曰。三角者。水犀也。二角者。山犀也。在頂上者。謂之頂犀。鼻上者。謂之鼻犀。犀有四角。夜則一角向月。然光徹。其紋或如柔櫛。或如狗鼻者上。黔犀無紋。螺犀紋旋。特犀紋細。牯犀紋大而匀。○格物論云。海人取犀之法。宛於山路多植木。如猪羊欄。其犀以前脚直。常依木而息。年久木爛。犀或倚之。木折犀倒。久不能起。人因格殺之。而取其角。又曰。犀每歲一遷角。必自埋於山中。海人潛作木角易之。再三不離其處。若直取之。則後藏於別處。不可尋矣。○埤雅云。犀亦絕愛其角。墮角即自埋之。王燾游海賦云。羣犀代角。巨象解齒。是也。○本草曰。通天犀。乃自注貊時見天上物過。並形於角。故曰通天。但於月下以水盆映之。則知。○郭璞犀贊曰。犀之爲狀。形兼牛豕。力無不傾。吻無不廢。以賄嬰災。因乎角椅。○爾雅云。犀。兕。似牛。庳腳。三蹄。一角。一在額上。爲兕。犀。牡犀也。一在鼻上。差小。爲胡牸。牝犀也。○異志云。犀體兼五種。肉又云。犀舌有棘。常食草木棘刺。不噉葦葉也。犀之通天者。惡影。常飲濁水。重霧厚露之夜。不濡其裏。白星徹端。世云。犀望星而入角。即此也。可以破水駭鷄。其次角理復有正插倒插。正插者。角腰以上。通倒插者。角腰以下。通。亦曰尖花小而根花大。謂之倒插。○抱朴子云。通天犀。

有白理如線者以盛米豎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卻故南人名爲駭雞也得其角一尺以上刻爲魚而咖以入水水常爲開方三尺可得氣息水中以其角爲義導者湯煮毒藥以此義漉攪之皆生白沫無復毒物則無沫起也通天犀所以能殺毒者爲物食百草之毒及衆木棘葉一解角藏於山中人以木如其角代之犀不覺後年輒復解○南越志云海中出雛水犀似牛其出入有光水爲之開○西陽雜俎云犀牛一名奴角○說郛嶺表

錄異記番禺有墮羅犀犀中最大辟塵犀爲婦人簪梳塵埃不着髮文州記曰犀出九德縣其毛如豕蹄有三甲頭如馬○物類相感志云犀角犀絕域之寶人語物鳴其角內則響應之唐文宗朝得吳元濟女伎進白玉方響一架犀槌是也又同昌公主有辟忽犀珠狀如彈丸入土不爛帶之令人闢去忽怒○林邑國記云犀行過叢林不迴便開口露齒前向直指棘林自開

象

春秋運斗樞云樞光之精散而爲象○說文云象長鼻牙南越之大獸三歲一乳象身四足而大○格物論曰象長丈餘高稱之大六尺餘牙耳鼻俱下非牙亦長丈許鼻端有爪猪目睛黑肉兼十牛六十歲骨方足姤惡犬聲獵者裹糧登高樹創熊巢伺之有羣過則爲犬聲恐舉鼻叫呼循中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困倒其下因潛殺之○埤雅云象牙生花必因雷聲故古者以爲器飾今人欲馴之以小斧刃斲之其金瘡見星月即合字說曰象齒

感雷莫之爲而文生○草木子象行能別虛實稍虛輒不肯過故帝王鹵簿以爲前導○瑯琊圖王者自養有道則白象至負不必藥來○埤雅云象性久識能浮水出汶體具十二生肖肉唯鼻是其本肉膽不附肝隨月轉在諸肉假令正月建寅則膽在虎肉建卯則膽在兔肉雜俎曰象孕五歲始生膽隨四時在四足春前右夏前右秋後左冬後右如龜無定體也○廣輿志曰象出交趾山谷惟雄者有兩長牙象頭不可俯頸不可回口隱

於頤去地尚遠運動以鼻爲用一軀之力皆在鼻將行先以鼻柱地乃移足知其足力劣於鼻也鼻端甚深可以開閽取物中有小肉夾雖芥子亦可拾每以鼻取食即就爪甲擊去泥垢而後捲以入口飲水亦以鼻吸而捲之足如柱無指而有爪甲五枚形如大栗登高山下峻坂涉深水形癃腫而甚捷交趾出象處曰象山山有石室惟通一路過圍皆石壁先置菽豆於中驅一馴雌入焉布芘蔗於道以誘野象象來食蔗則縱馴雌入野象羣誘

以歸石室隔以巨石室門象饑人緣石室飼馴雌野象見雌得食亦狎而來求食益狎則鞭之少馴則騎而制之久則漸解人意又爲立名字呼之則應牧者謂之象奴又曰象公○〔類表錄異〕云蠻王迎漢使於百化樓前設舞象奏音樂引入一象以金羈絡首錦襜垂身掉頭擺尾皆合節奏○〔朝野僉載〕云安南有象能知人之曲直有鬬訟者行立而斅之有理者即過負心者以鼻捲之擲空中數丈以牙接之應時碎矣○〔異物志〕云象之爲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踰豕鼻爲口役望頭若尾馴良承敎聽言則詭素牙玉潔藏籍所美服重致遠形如丘徙○〔蒙守記〕象被傷則羣黨相扶將去則向南跪拜昭二匝以木覆之○〔法句喻經〕云佛問象師調象之法有幾苔曰有三何謂爲三一者剛鉤鉤口著其鞦鞅二者滅食常令饑瘦三者捶杖加其楚痛由鐵鉤鉤口故以制强口由不與食飲故以制身猥由加捶杖故以服其心

周書君牙篇

周書君牙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不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春秋

〔初學記〕云春秋者按仲尼序魯史記之名也〔釋名〕云言春秋冬夏終以成歲春秋則冬夏可知也昔

孔子約魯史以脩春秋書有褒貶不可以書見口授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夫子所言而作傳今左氏傳是也初孔子授春秋於卜商又授之弟子公羊高穀梁赤又各爲之傳則今公羊穀梁二傳是也○(王海)云春秋孔子約史記而脩之也天有四時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故錯牙舉之苞十二月而爲名也○(藝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愼言行昭法式也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具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繫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四傳公穀立於學官鄒夾無師夾氏未有書

春秋孔演圖云孔子脩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侯之卦

孝經鉤命決云孔子在陋德無所施功無可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楊朱

楊子名朱老子弟子也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至梁而遇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朱至舍漱櫛而前曰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皎皎乎汝也睢睢盱盱恃勇貌皎皎不止也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朱蹙然變容曰敬問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亦迎也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出莊子朱過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二妻一美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人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美哉出莊子楊布問曰布朱之弟有人於此狀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辭天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爲隨所不爲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數者命也夫信命者無壽夭信理者無是非信心者無逆順信性者無安危則謂之都無所信都無所不信直矣憨矣疑矣就矣奚哀奚樂奚爲

奚不爲黃帝之書云至人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得之（出列子）季梁得疾七日大漸（篤也）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豈不爲我歌以曉之楊子歌曰天其不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藥自人我乎汝乎其弗如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出列子楊子遊於

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若苦其身焦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陳君飲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夫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伯夷非無欲矜清之聊以故餓死展季非無實矜貞之聊以故寡宗（少宗名也）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彼四聖者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然稱之弗知賞之弗知與株儒無以異矣天下之惡歸之紂紲彼二凶者生有縱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然毀之不知斥之不知與株儒無以異矣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太古至於今日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矜一時之虛譽要死後之餘名豈足

潤枯骨哉（出列子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桃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出楊朱篇）子問楊子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出楊朱篇）楊子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曰君見夫牧

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支流。鴻鵠高飛不集汚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聲。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此楊朱篇）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執。何

羨位。不食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物兼利。古之道也。（出楊朱篇）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戄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遊齊魯之間。同師而學仁義之道。而歸。其父問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名身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耶。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音囚。泅水也）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若此。

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真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惟歸同反一。爲無得喪。子游其門。習其道。而不達其說也。哀哉。（出列子）

墨翟

墨子名翟。宋人。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愼也。（出呂氏春秋）以是邑號

朝歌。墨子不入。（鄒陽書）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是非吾用務也。古者無文者。得之矣。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隨侯出見大蛇傷而治之。後蛇銜珠以報。徑寸純白。而夜光可以燭百里）有欲與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賣。且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乎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出說苑）公上過見越王。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墨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惟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民。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未詳所出）墨子貴儉兼愛。尚賢明鬼。非命尚同。所著有墨子十六卷。凡六十一篇。（出鄒陽書。○自墨子死有相文氏之學。有相夫氏之學。有鄧林氏之墨。故墨之後離而爲三。）

申韓佛氏註

史記。申不害。故鄭之賤臣。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佛地論）曰。佛姓釋迦。號牟尼佛。○普曜經曰。佛既降神於西域迦維衛國淨王之宮。摩耶夫人剖右脅而生。時多靈瑞生而能言。○（本相經曰。佛年十九。踰城出家。學道勤行。精進禪定。六年成道。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後魏釋老志曰。凡設教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有三世識神不滅。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經無數形。澡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無生而得佛道也。其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循微而爲著。在於積仁順蹈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焉。其始脩心。則依佛法僧之三歸。又有五誡。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

匡章齊人也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合兩軍相對曰和使者數相往來章爲變其徽幟而使秦若候者言章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間候者復言威王復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之叛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秦在齊西故曰西藩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啟啟母名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棧馬床也吾使

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臣母也臣之母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命而死未有更葬父之命而死夫不得父命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出戰國策宣王因燕人之亂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伐燕又大勝燕出戰國策○呂氏春秋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荊荊令唐蔑將而拒之兩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幾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荊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荊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刎水窮者告齊侯者曰水淺深易知荊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奪荊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將分矣

陳仲子

陳仲子宇子終齊人也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爲相仲子曰僕有箕帚之妻請入計乃謂妻曰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乃相與逃去爲人灌園出高士傳○更遣陳仲子欲死于齊其妻止之曰燕于就利者必先冷灸於附利者必先泼雞大之爲天下賤者恒見也威脅之爲天下貴者不恒見也今子無過人之財而不辭過人之事子行矣

吾與子。今且灌園于齊之野乎。身辟纑。仲子織屨。其苦順逆。無所取予于人。其兄戴𤼵之。願讓祿焉。仲子謂其妻曰。可以取償乎。妻曰。未也。名不出于家。齊王聞之。使使迎之曰。以祉稷從。仲子又聞其妻曰。可以取償乎。妻曰。未也。名不出于國。其後齊王使使問趙威后。后謂使者曰。於陵仲子尚存乎。其爲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事其親。中不索交于諸侯。此卑民而出于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也。齊王疑之。仲子終身逃于齊。

於陵

路史云齊大傅敫宜生生於陵氏。今淄之長山。

李

埤雅索問曰。李非皆酸。李東方之果也。其字從木從子。性難老。雖將枯。子亦不細。其品處桃上。故果屬有六。桃最爲下。○承平舊錄云。蕭珣陳叔達相與論李有九標。謂香雅細淡潔客宜月夜宜綠鬢泛酒無異色。皆實事。○許慎說文曰。李。果也。從木子聲。杅古文李。○爾雅云。休無實李。一名趙李。坐接應李。一名麥。駁赤李。赤李。兆李。酸核。棗李曰。逴音卓熟李。

之去掘也。

蠐

爾雅曰。蠐螬大者。如足大指。以背行。乃駛音史于腳宜室志。齊人曹氏子。乃蠐螬。○通化權輿云。蛇多腹。鼠蠐背行。今俗謂之蠐音慈螬。方言曰。蠐螬謂之蟥音黃蠐舊云。蠐螬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蝉。蝉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可謂尸解矣。○通志畧云。蠐螬糞土中大白

虫也。○方言以蠐螬作蝤蠐。象其盡物之聲也。○別錄曰。蠐螬生河內平澤。及人家積糞草中。取無時死。行者良。○本草云。蠐螬汁滴目中。可去瘴翳。晉盛彥之母失明。偶炙螬啖之復明。故仲子日有見。

巨擘

野老記聞云。齊地有虫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曲善擘地以行。呼之聲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爲巨擘者。仰蚯蚓之大者。蓋先嘗謂蚓而後克其操。注

以爲大指音旨非也。

蚯蚓

蚯蚓一名螼音謹蚓一名蛇蟺一名土龍一名地龍一名螾音引蚓一名胸蚓一名寒蟬能應時而鳴江東呼爲歌女又曰鳴砌有一種白頭者其老且大者也。○本草云蚓之行也引而後伸其埤如丘故名蚯蚓。○埤雅云蚓字一作螾蓋蚓達於寅故從寅善長吟於地下又云蚓土精也其爲物不息引而後伸。○禮月令孟夏之月蚯蚓出蚯蚓不出蠽奪后仲冬之月蚯蚓結蚯蚓不結君政不行。○呂氏春秋曰黃帝時見大蚓知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埤雅月令云蚯蚓結言蚯蚓穴居首陽下嚮陽動則穴而上首故其身結而屈也傳曰魚無耳蟬無口蛇無足蚓無肋舊說蚯蚓土精無心之虫蠽蚕交本草蚯蚓食細土無沙石。○考工記注云蚯蚓邦行螾土精也其爲物引而後伸蠸善緣蚓善引。○郭璞贊云蚯蚓土精無心之虫交不以分淫於阜螽觸而感物乃無常雄。○物類相感志云阜

螽如蝗虫江東人呼爲蜢與蚯蚓雖異類而爲雌雄蚯蚓鳴則阜螽跳躍五月五日伺其偶合收而佩之令人相愛。○蚓食土而飲泉其爲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嘯若歌其亦有所求耶抑其求易足而自吻其樂耶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耶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耶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耶。出歐陽公雜記

盜跖 跖黃帝時大盜以名柳下惠弟也

莊子孔子與柳下季爲友季之弟名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大辯將奈之何盜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

意如飄風强足以拒敵辨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耶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

使天下學士不返其本妄作孝弟而僥倖于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飯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于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前來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前來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羅天地能辨萬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此大德者足以南[illegible]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今將軍聖知之行而不義大惡莫大焉天下不加誅將軍其誰誅之將軍從事不義則下傷士卒上虧德行三代不通將軍其誰與成王業乎且將軍以勇力聞於天下人皆謂將軍爲盜跖將軍不早圖之則大禍將至矣

盜跖大怒曰丘前來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淫侈之民之謂耳今夫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舉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以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于是皆巢居以避之晝食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

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夢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辨.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乃謂我爲盜.跖.子以其詞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

長劒.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菹于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謂才士聖人耶.則再逐于魯.削迹于衛.窮于齊.閼于陳蔡.不容身于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奚足貴耶.世之所高莫若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眞.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

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于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于河.爲魚鱉所食.介子推.不忠.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于匹夫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

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于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

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綏。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邪得毋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所謂無病而自炙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辟纊

西京雜記上 孟 卷二十四 襄文公下 異

釋名云。辟。分解也。纊。布纊也。

鵝

埤雅云。鵝江東人呼爲鴚音哥長脰善鳴。不食生蟲。埤雅云。鵝見異類差翅鳴。鷄見同類拊翅鳴。○埤雅又云。傷頭如瘦鵝。頷如瘤。又云。鵝之行也。自然而有行列。故聘禮云。出如舒鴈。又云。鵝伏隨日。鴈伏隨月。說者以爲孔鵝伏卵。隨日光所轉。○唐李廓入蔡州。夜半至懸弧城。城傍皆鵝鴨池。想令擊以亂軍聲。蘇軾永鵝詩公。江淹李翊亂軍聲。○物類相感至云

得喜日鵝于池北中。其鵝至日出時則自舞。一名舞鵝。○嘗觀劉毅以子鵝之炙開悅。田仲以生鵝之餉鞏。感于其兄。南史稱失德。乾饌以慰。則仲之清節。有足風矣

離婁全
離婁　公輸子
師曠　六律
五音　以五爲數若節刑必法
大雅假樂之詩註　說文準繩
大雅板之詩註　虐　閑邪
法堯舜　仁政　不仁
幽王　厲
大雅蕩之詩註　廢興存亡
麥丘邑人祝齊桓公註
韓洪與疾討賊承宗欽手削地註
齊景公女吳　文王之詩
難爲兄難爲弟註　詩誰能執熱
孺子　滄浪
獺　爵
鴟　艾
養老　太公

養民致賢　辟草萊
任土地　李悝盡地力註
商鞅開阡陌註　聃子
淳于髡　授受不親
曾元　曾子養志
三見不言事　舍館
帥　芥
替喪　諸馮
負夏　鳴條
文王岐周　邘
郢　符節
子產濟人　鄭
溱　洧
杠　梁
十月成梁註　閽人爲辟註
以大德不以小惠註　足
腹　舊君有服
晉鍼樂盈　非禮非義

必誠必信　原泉
潛淪　焉惡旨酒
不王東遷　註　四世而總　註
檮杌　五伯迭興　註
芻　逢蒙
侵追　庾公之斯尹公之他
鍼　酒予
鼻　上帝
日至　公行子
名師　總
沈猶行　儀子

離婁上

離婁

離婁一名朱黃帝時人明察秋毫而幽室之中能辨五色橫邪曲直一見不爽絲發也○莊子云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又云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彼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又云黃

帝遊乎赤水之北登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莊子曰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

公輸子

公輸子名班又名般魯之巧人也或以爲魯昭公

之子。嘗爲母作木人爲御。機關一發。其車遂行。又爲木鳶。令之自飛。楚攻宋。般爲設機械以攻之。墨翟聞之。往見般。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將以攻宋。雲梯也。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般不答。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般詘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也。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也。吾不言。般請。墨子見之楚王。楚王

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宋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出文選長笛賦注

般又嘗怨吳人。殺其父于鼕州城南。乃作一木仙舉手指吳地。大旱三年。吳人卜曰。此般所爲也。乃賚物謝之。般斲木仙一手。吳中大雨。出酉陽雜俎

師曠

師曠。字子野。晉之樂師也。晉平公問君師曠。侍坐

平公曰。子生。纍日甚矣。子之壽盍也。師曠曰。天下之道。清淨無爲。物莫能傷。今君有五纍焉。而臣不得與一也。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君興師動衆。作爲大役。奪人農時。百姓饑寒。父子離散。而君不悟。此一纍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位。不知節宣。不悟。此二纍也。嬖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遂邪。貴而君不悟。此三纍也。國貧民疲。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不悟。此四纍也。堵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五纍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纍也。國有五纍。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纍纍。小纍纍耳。何害乎國家哉。出說苑

師曠侍於平公。平公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師曠對曰。甚者其君實甚。良善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益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出民之主。絕神之祀。百姓絕望。祖宗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君。其

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
貳側室。支子之室。大夫有貳宗。宗子之士有朋友。庶人
工商皂隸。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
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
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大史書。瞽爲詩。瞽者。爲詩
以風諫。工誦箴。箴。諫之詞。大夫規。規。正諫。士傳
言。士卑不得徑達。傳。傳人。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商旅
于市。以察時所貢。
四書考 上孟 卷二十五 離婁上 四

君過失。傳告大夫。大夫諫。諫。諫其君。士傳
言。庶人謗。謗其政事。故夏
商旅于市。以察時所貢。
箴。諫也。陳其箴。勿直言。獻其技藝。獻。獻其技藝。以論政事。故夏
后氏之官。木鐸。木鐸。木舌。金鈴。徇于路。徇。行也。路。道也。
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
四書考 上孟 卷二十五 離婁上 四

瞽而工人教之。官師相規。相規。正其失。夫自工執藝事以諫。所謂
官師。相規。正月之吉。始和。頒布于邦國都鄙。頒。讀爲班。班。布也。
布法以詔王。王乃宣布于邦國都鄙。宣。布也。
布法以詔王。王乃宣布于邦國都鄙。宣。布也。
布法以詔王。王乃宣布于邦國都鄙。宣

不炳燭乎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有臣安敢戲其君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陽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就與昧行乎（出說苑建本篇）如悼子卒知悼子荀罃也未葬平公飲酒師曠侍鼓鐘杜簨自外來聞鐘聲歷階而升阿曰曠欲斯乎公曰爾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注子卯日死紂甲子日死故子卯謂宋疾日君不舉樂）知悼子在堂也其爲子卯也大矣（大臣死國家亡重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欲之也（此據下齊伐魯魯會晉侯同伐

齊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晉山）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開也險難晉師所不至之地必商量進師加以爲陣示其衆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偽（偽以木爲人形也）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烏烏學宮聲）齊師其遁烏烏之聲哀（哀宮聲）齊師果夜遁（出左傳襄十八年）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晉聞楚伐鄭鄭歌北風）風以聽晉之強弱（又歌南風以聽楚之強弱）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既而楚師多凍役徒幾盡（南風多肅殺之聲楚伐鄭必無功○出襄公十八年

有石言于魏榆（魏地）師曠曰其地也（平公問于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或有神依而后言）不然民聽濫也（濫失也民聽之失）妖由人興（妖石本不言抑臣又嘗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乖氣（乖氣致異時則有不能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音斯祈宮名）之宮（築宮于虒祁之地）叔向曰子野（師曠字）之言君子哉（出左傳昭公八年）

六律

（劉考云樂當遵天地自然氣數而以深通之節之律聲之曲折而成方難凡而成之詞之音聲人推自以配合因長以律非以律之）

漢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之物一曰黃鐘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仲呂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泠倫自大夏之西西戎之國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解谷名谷有滿也取竹之解無滿節於中者）生其竅厚均者（生治也竅孔也竹與內厚薄等也）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黃鐘之宮律之首長者）制十二筒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

六此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謂律本○趙氏
惠曰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爲法呂助也言陰氣
助陽宣氣總言之陰陽皆備律度謂之十二律黃
鐘者陽者踵黃泉而出也鐘者種也律有法有色
五色莫盛于黃故陽氣踵于黃泉孳萌萬物爲六
氣元也位于子十一月太簇者太大也簇奏也言
萬物隨于陽氣太簇而生也位于寅正月始故也
洗鮮也萬物去故者新改柯易葉莫不鮮明也位
于辰三月難賓者陰氣幼小故難奏陽不用之
故曰賓位于午五月應者應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
被刑法也位于申七月射終也言萬物臨陽而終
當復臨陰而起蕤有蕤已位于戌九月呂助也謂
陽氣方生陰氣助其宣化位于丑十二月夾者孚
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又當陰陽相夾則位
于卯二月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虛
長陰助成功也位于巳四月林夷也盛也六月物
皆茂盛積于林野又林衆也萬物成就種類衆盛
也位于未南姑也姑

助物皆秀有懷姙之象八月陰姙陽功助陽成功也位
于酉應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又
陽氣應不用事陰雖陽氣閉塞萬物作種也位于
亥十月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
六律陽聲六同陰聲合者子與丑合寅與亥合氣與戌合辰與酉合巳與申合午與未合一云黃鐘在星紀大呂在析木之氣十二月建焉辰在玄枵太簇寅之氣正月建焉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十月建焉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八月建焉辰在鶉火夾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六月建焉辰在鶉火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焉辰在鶉尾仲呂巳之氣四月建焉辰在實沈蕤賓戌之氣九月建焉辰在大火大呂丑之氣三月建焉辰在降婁夾鍾卯之氣七月建焉辰在諸訾林鍾未之氣五月建焉辰在鶉首南呂酉之氣七月建焉辰在

實沈蕤賓午之氣八月建焉辰在鶉首南呂酉之氣
八十一萬君復之大衍論
七十二次周正義之
次周民之
國六十四
展之伏通
四次淮事
蜥未之間
名爲何四
十八清按
說百數之
辰在降婁夾鍾卯之氣十有二合在地爲
十有二辰而律同生焉以律同之聲合陰陽之聲
天地自然陽聲六黃鐘
之序也
太簇寅始洗辰姑賓午
夷則申無射戌陰聲六同
大呂丑應鍾亥南呂酉函
鍾未小呂巳夾鍾卯皆
文之以五聲相雜以成文宮土
商金角木徵火羽水皆播之以八音播被也被之
金鐘石磬土壎革鼓絲琴水柷敔竹管○鄭玄
注云六律合陽聲者也六呂合陰聲者也此十二
者以銅爲管轉而相生黃鐘爲首其長九寸各因
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焉賈公彥

疏據律歷志所言，子午巳東爲上生，子午巳西爲下生，上生爲陽，陽主息，故三分益一，下生爲陰，陰主減，故三分去一。○傅旣錄云，旋相爲宮之法，每宮徵之細次羽角是也，細而輕清，前之大次宮徵之細，律皆可以起宮，如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皆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得之，餘律皆然，宮者，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爲主，自黃鍾始，當其爲宮，五聲皆備，黃鍾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太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餘倣此。○林鍾第二宮　太簇三　南呂四　姑洗五　應鍾六　蕤賓七　大呂八　夷則九　夾鍾十　無射十一　仲呂十二。三分損益之法，凡陽律三分其數而損一分以下生陰，凡陰律三分其數而益一分以上生陽，如林鍾未至應鍾亥，皆在子午以東，故謂之下生，大呂丑至蕤賓午，皆在子午以西，故謂之上生，一說數多者上生少者，下生，黃鍾三分之得二十七數，凡三損去一分，得五十四數，是爲下生林鍾，爲後三分林鍾一十八數，凡三益一分，得七十二數，是爲上生太簇，爲商一分，太簇二十四數，凡三損去一分，得四十八數，是爲下生南呂，爲羽三分南呂十六數，凡三益一分，得六十四數，是爲上生姑洗，爲角三分，姑洗二十一數，凡三零一數不行，隔八相生之法，如子爲黃鍾之宮，歷丑寅卯辰巳至午爲林鍾之徵，餘以類推，又如黃鍾九，以林鍾六爲妻，太簇九，以南呂六爲妻，隔八而生子，則林鍾生太簇，夷則生夾鍾之類，故曰律娶妻而呂生子也，盧辨注曰，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黃鍾乾之初九也，隔八而下生林鍾，坤之初六，林鍾，又隔八而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仲呂之上六，五下六上，乃一終矣，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此鄭康成司馬遷之圖術有補于律呂之說，

樂記曰宮爲君商爲臣商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劉氏註曰五聲之本生于黃鍾之律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爲宮聲之數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則去二十七得五十四也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則加十八得七十二也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則去二十四得四十八也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則加十六得六十四也角聲之次三分之不盡一與其數不行故聲止于五此其相生之次也宮屬土數用八十一絲爲最多而聲至濁於五聲爲尊故爲君象商屬金數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于君而爲臣象角屬木數用六十四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于臣而爲民象徵屬火數用五十四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爲象羽屬水數用四十八絲爲最

而聲至清有事而後有物故爲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漢書曰五聲中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國語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聖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度律長短以平其聲百官軌儀紀之以三紀聲合樂以平之和其聲百官軌儀紀之以三紀和天地人以六成於十二律呂相生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

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閒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六呂在陽律之閒陰呂陽以成其功猶揚滯以黜散越也七閒大呂助宣物也二閒夾鍾出四隙之細也四閒仲呂宣中氣也四閒林鍾和展而事理俾莫不任蕤賓不任蕤賓純洛也五閒南呂贊陽秀

地六間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奪物也

以迺爲犧牲則死刑必法誰

梁武帝天監十六年四月詔以宗廟用犧牲有累冥道宜皆以麪爲之于是朝野喧譁以爲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八座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十年詔以宗廟猶用脯羞更議代之于是以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果○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麨飯而已

布衣木綿皂帳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每斷重罪終日不懌或謀反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侯景益横上深知其弊而溺于慈愛不能禁也

大雅假樂之詩（全篇四章此第二章）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餘載中庸假樂篇）

此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也

規矩準繩

前漢書律歷志云權與物均而生衡衡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均權矣是爲五則規者所以規圜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圜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由焉以定法式

大雅板之詩（全篇八章此第一二四及後三章）

上帝板板（板反下民卒癉（癉病也）（馮詩不然爲猶不遠（猶謀也）靡聖管管（管管無所依也）不實于亶（亶誠也）猶之未遠

是用大諫（言天反其常道使民盡病而汝之出言不合理爲謀又不久遠其心以爲無復聖人但恣己意行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于誠信豈其謀之未遠而然乎故是用大諫）天之方難無然憲憲（欣欣也）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莫定也）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虐謔皆老夫灌灌放也小子蹻蹻驕也）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熇熇熾盛也）不可救藥（老者知其不可而盡言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言乃爾以憂爲謔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至而不可復救矣）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壎吹土爲之篪竹爲之皆樂器也）如璋如圭（璋剡上半圭合）如取如攜（皆言易也）

拂無日孟孺民孔易民之多僻邪也無自立辟言天民其易動以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今民既多邪辟不道則文自立邪辟以道之耶价人維藩价大也藩屏也大師維垣師衆也垣墻也大邦維屏大邦強國之屏蔽也所以爲敬也大宗維翰大宗強族也翰幹也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宗子有戚屬城壞無翰斯畏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有德則君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叛城壞城壁垣城翰皆喪而獨君所可畏者至矣○敬天之怒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王往還言出有所往也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及天之晚明無所不可以不敬也

此凡伯刺厲王之詩

陳善閉邪

朱子注云君有邪心所當閉也愚但謂閉之則動有矯抑之患故開陳善道使曉然知道之所在則邪心自消孟子與時君論事多類此自謂敬王豈虛語哉

法堯舜

朱子云上不敬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是欲法舜下不敬其民以爲不足與興教化是欲法堯舜

仁與不仁

晦翁云仁如禹之地平天成府事允治湯之克寬克仁子惠困窮文之惠鮮懷保武之拯民水火是也不仁如紂之臧德作威紂之毒痡四海幽厲之昏庸無道是也

幽王

幽王名宮涅宣王子也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後褒人有罪請入女子與而嬖之生子伯服于是滑渭洛竭幽王二年西周

三川皆震三川涇渭洛也涇渭二水在雍州北洛水一名漆沮在雍州東北南流入渭此時以三城爲東伯陽甫曰伯陽甫周世下周將亡矣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水土氣通爲演演則生物民得用之土無所演民乏則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伊水出熊耳山洛水出冢領山並郟陽城伊洛近也河竭而商亡衛河水所經也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

大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數起于一終于十故曰紀也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出史記周本紀三年幽王嬖愛褒姒褒國名與夏同姓姒氏滅妖于禹人所取褒人納之于王故曰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龍自號褒之二先君也

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漦龍所吐沫沫龍之精氣也於是布幣而策告之以爲策告龍而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此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爲玄黿以入王後宮玄黿黿也後宮之童妾既龀而遭之毀齒曰龀女子七歲而毀齒既笄而孕笄簪也女子許嫁而笄

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檿弧箕服檿山桑曰檿弧弓也箕木名可箕服箕以爲服服與箙同盛箭者實亡周國于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于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于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于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于王以贖罪棄女子出于褒是爲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出史記周本紀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

幽王說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亦不至出史記周本紀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十一有年申侯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繒姒姓夏禹後○按地志今鄫縣在沂水承縣古侯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驪山在雍州新豐縣南古驪戎之國也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于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東遷洛邑而西周遂亡出史記周本紀

厲王名胡夷王子也周自夷王王政不綱厲王元年有熊渠者見其王號無謚密支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關弓射之沒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鏃無迹生子三人甚得江淮間民與共伐庸楊粵至于鄂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三子為王及厲王暴虐益甚長子三十年間天下無他其後厲王好利近榮夷公大夫尚良夫諫厲王曰（良夫邵伯也）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

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逆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極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非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言文王能陳天所錫載周道也）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致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周紀）三年王愈暴虐（後漢）國人謗王（召穆公名）

虐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監察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宜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上詩以諫）瞽獻典（樂史獻書上書師箴（諫）瞍賦（無眸子曰瞽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周禮上箴所以戒失之文）瞽主弦歌誦百工諫（工執藝事以諫）庶人傳語（近臣進戒諫之語也）

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脩理其史之教以聞于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原平曰原下濕曰隰衍沃曰衍）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下平曰衍）善敗於是乎興有善而備敗所以庶財用衣食者也（大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于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于彘（彘地名漢為縣（蜀河東今屬平陽府）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

堰敬云天鑒形之英惡必於此驗之

周之。穆公曰。昔者驪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我王太子。王其以我爲讐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讐。懟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名奭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于召穆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爲王。是爲宣王。出史記周本紀。

大雅蕩之詩全篇八章此第四及後三章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辟邪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信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暴虐其命乃多邪僻者。蓋天生烝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殷商人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蜩螗。皆如沸如羹。意。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尚且也。此而內與遊于中國也。內與遊。音怨。罪及鬼方。延及遠夷之國。言自近及遠。無不恐怨。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非上帝不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耳。雖無老成人。典刑尚在。可以循守。乃無用之者。是汝大命所覆而不可救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顚沛之揭。本根靡起之貌。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撥。猶絕也。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言木揭然將斃。枝葉未有折傷。而根木之已先絕。然後乃隨以顚拔。商周之君。先爲不義。以自絕于天。正猶此耳

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爲此詩。

廢興存亡

通攷云。興者。盛也。不止于存。廢者。衰也。不止于亡。

麥丘邑人祝齊桓公註

劉向新序雜事篇桓公田至于麥丘。見麥丘邑人。問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爲賤。人爲寶。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辱。無惡下問。賢者在旁。諫者得人。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于羣臣百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于父。臣得罪于君。未

臣君得罪于臣也。麥丘邑人拜而起曰。子得罪于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于君。可以因便嬖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于湯。紂得罪于武王。此則君之得罪于臣者也。莫爲謝。至今得罪。公曰善。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于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韓洪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 註

唐書皇甫鎛傳爲司農卿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急於用度。鎛裒會嚴亟以辦濟師。帝悅

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鎛以吏道進。既由聚斂剋剝爲宰相。至雖市道皆咄之。崔羣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語鎛姦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今承宗敢于倡地。韓洪輿疾討賊。非力能制之。顧朝廷[illegible]誰服其心也。若相鎛。則四方解矣。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其辭切至。上不聽。○王承宗邊鎮王士眞之子。拒命以常山叛。朝廷厭兵。布衣桓嘗杖策

江西。詣行營謝罪。度且言朔得天子一節馳八百可掩吾下之度爲言。乃以右拾遺徵。既至。以大誼動承宗。流下。乃與歸德棣二州以二子入質。上從之。○韓洪滑州人。憲宗方用兵淮西。拜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杜兩河而令李光顏烏重胤擊賊。洪不親屯。遣子公武領兵三千屬光顏。吳元濟既平。以功加兼諫中。封許國公。入朝再拜司徒中書令。以足疾。命中人扶。固願留京師。帝許之。

齊景公

越絕書云。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爲質子。爲造齊門。齊女思其鄉死。葬虞西山。○[illegible]苑尼言。孟子所稱齊景公。靜出而女于吳。按所嫁乃闔廬長子。名終纍。俱卒。葬燕縣北二里海虞山東南嶺。纍化爲白龍而逝。又齊女日夜思其家哭。因名其門曰齊門。化龍事雖怪誕。第夫差不聞齊女爲夫人。則終纍爲得之。意是闔廬破楚後。景公畏而女其子也

文王之

商之孫子詳見大學新民章

難爲兄難爲弟增天下有
道章註

世說德行篇云後漢陳元方名紀子長文名群有英才與季方名諶元方之弟也子孝先名忠各論父功乃爭之不能決咨于祖父太丘曰（太丘陳寔）定省晚（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太丘長（兄難俊德弟難偷德）未知當（仁者無敵當俊）何者（兄弟皆賢得而皆賢也）

詩誰能執熱（伯執厲王酷虐）

莞使桑柔其下侯旬（將采其劉瘼此下民不珍心憂慘怛（今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四牡騤騤旗旐

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梗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名保曰深惟以沒無知所以致禍也）

梗憂心慇慇（慇慇我土字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我多靡息憯莫懲嗟）痛孔棘（我圖）莫爲（謀爲忠謀亂用不長圖惟亟哀（哀哀用訏謀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孺子

釋名云兒始能行曰孺孺濡也言濡弱也○國策

文信侯請張唐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侯叱去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于茲矣君其試臣甘羅見張唐唐服辨曰請因孺子而行○（孺子）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曰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詞焉

滄浪

荊州圖經曰武當縣西北有滄浪洲長四里廣十三里禹貢稱漢水東爲滄浪水疑此洲是也○（永初山川記曰）（滄水古爲滄浪即漁父所云滄浪之水今滄浪水合流出鍾祥北界山北荽後人名之非古滄浪也○酈道元又曰武當縣北四十里爲滄浪洲未詳）

（滄浪子云猶巢知風亡鳥猶穴知水之禹）

（人間一物志云滄浪洲在今峽州長北郡縣北）

獑

說文云獑如小狗冰居食魚獌屬也○（廣雅云獑一名水狗又一種形類狗頭如馬身如騾喙者鼻尖尾大名獑音獑）○（本草會編云四足似狗頭鼻身尾俱褊毛色若故紫皮大者身與尾長三尺餘食魚居水中出水亦不死亦能休于大木上謂之

水獺又有脚下皮如人脛拇毛着水不濡謂之海獺○汲冢周書云雨水之日獺祭魚獺不祭魚國多盜賊○禮王制曰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埤雅云獺取鯉于水裔四方陳之進而弗食世謂之祭魚蓋自祭其法如陣豺然或曰獺一歲二祭豺祭方獺祭圍言豺能化禽四面陳之而獺圍布豺方布也又按俗傳獺祭魚獵雖列于前坂黃頷魚一枚以瓜按其頭作聲如人有巫覡也故俗呼黃頷魚爲師祭畢獺食諸魚而縱魚師于水

○埤雅云鼈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斃○大戴禮云十月豺祭獸則之祭獺祭魚則之獻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蟬史云獺又能捕鳥乘晃見鳧鴈在則仰臥于水離水面尺許吐涎引之鳥見涎浮謂飛蟲緣之獺乃以四足抱鳥如鳥賊之食魚也獺肝一月一葉十二月十二葉其間又有退葉○弇州記云嘉靖間大水獺皆浮出城郭而小者多死蓋獺知伏翼會昌之候而獺之愛見之輒去頑玩之終不可得侍中徐景山曰臣聞獺嗜鯔魚乃不避死用以此候之乃畫板作兩獺魚懸岸於是草獺竟赴盡獲之

鶉

爾雅曰鶉鶵丞注鶉似鵪而小尾禿喙短而圓青赤色多斑點好聚土中飛則連羣行則接翼食粟麥稻粱人家場圃中多有之○時珍曰鶉性喜浮故一名蜀鶉人家如此養之亦可以觀鬬也其肉味甘平無毒補中益氣耐寒暑實五臟去蟲毒治消渴利小便

雀

爾雅曰雀嘉賓注雀一名嘉賓舍人曰雀一名嘉賓郭璞曰今江東呼雀爲嘉賓○時珍曰雀性喜浮故一名嘉賓舍人曰雀一名嘉賓郭璞曰今江東呼雀爲嘉賓○時珍曰雀性喜浮故一名嘉賓舍人曰雀一名嘉賓郭璞曰今江東呼雀爲嘉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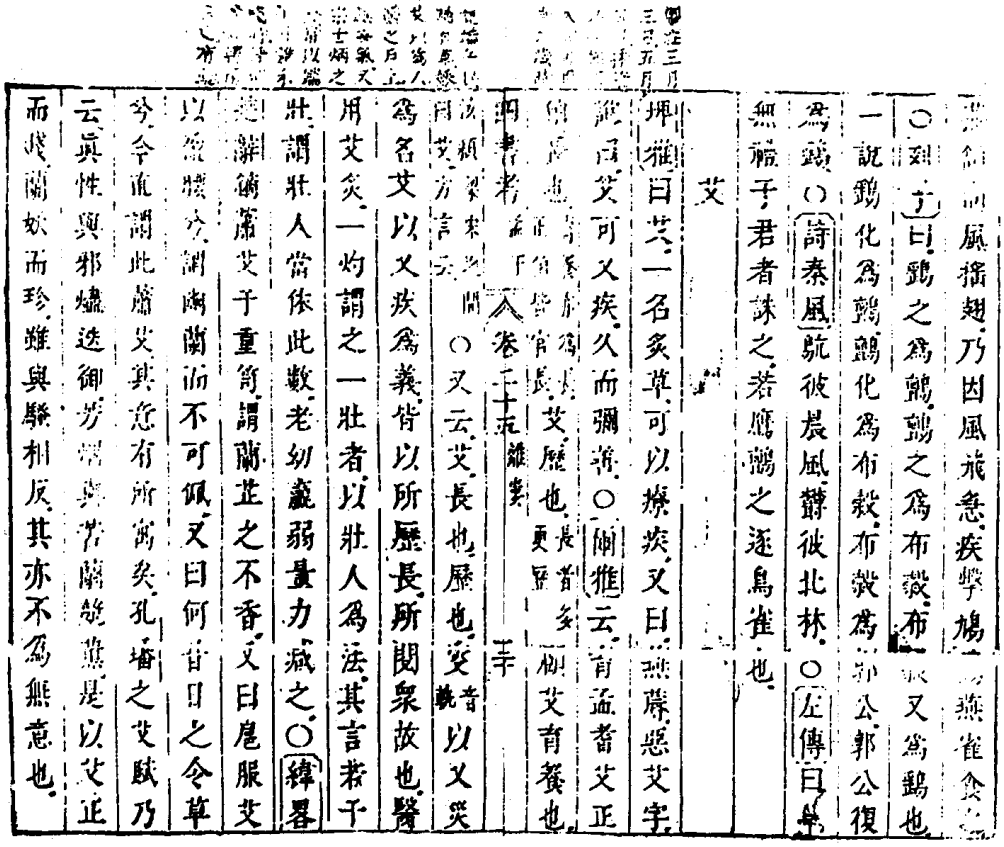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星散爲雀一名嘉賓舍人曰雀一名嘉賓郭璞曰今江東呼雀爲嘉賓○時珍曰雀性喜浮故一名嘉賓舍人曰雀一名嘉賓郭璞曰今江東呼雀爲嘉賓

雀老雀也棲宿人家堂宇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賓雀禮云季秋雀入水化爲蛤○格物總論云雀小鳥也常依人巢簷皆黑頭身毛羽褐色尾長二寸許瓜趾黃白色四時有子其種類不一有神雀鬲雀突厥雀

兎雀出浙東其雌雄相感必一俯一仰○風土記云六月東南風音風海魚化爲黃雀雀目多只風海魚化爲黃雀雀目多

只舜人有至夕爲不見物者謂之雀瞥○家語云孔子見羅者所得雀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雀者不得大雀從黃口者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愼所從○戰國策云莊辛謂楚王曰夫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林與人無爭自以爲無患不知王孫公子左挾彈右攝丸以加其頸盡棲茂樹夕調酸鹹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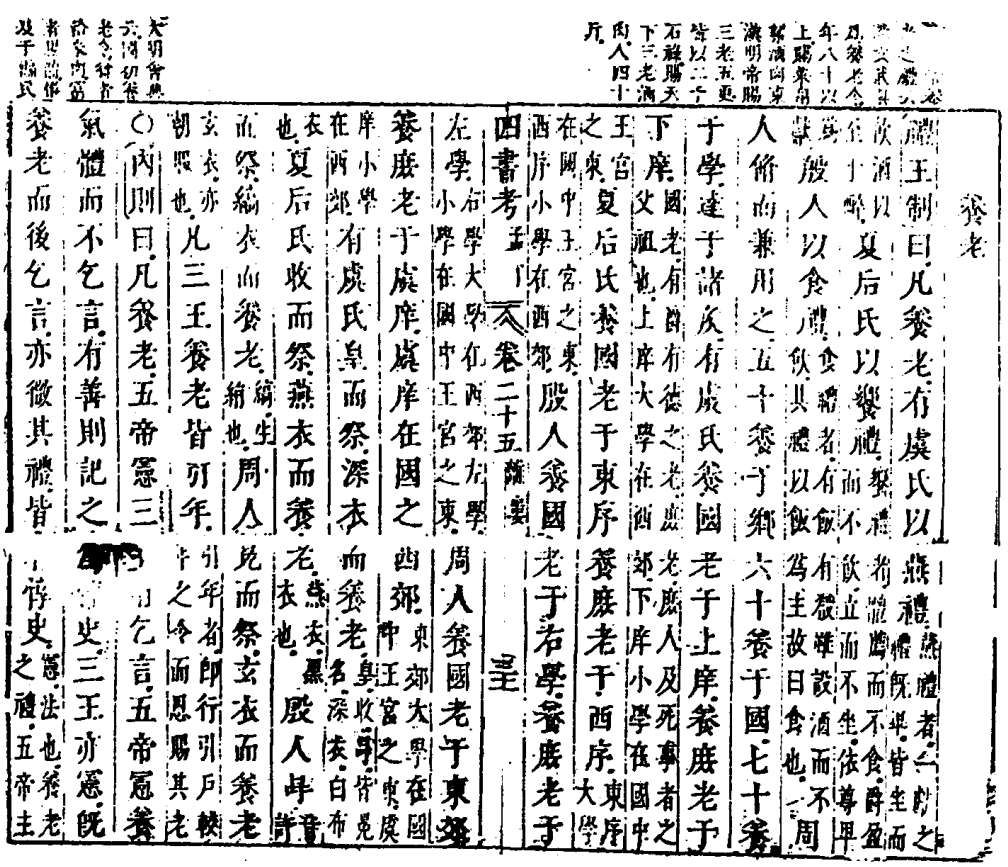
鶉雅曰鶉鶵郭璞注鶉似鵪而小尾禿喙短而圓青赤色多斑點好聚土中飛則連羣行則接翼食粟麥稻粱人家場圃中多有之○時珍曰鶉性喜浮故一名蜀鶉人家如此養之亦可以觀鬬也其肉味甘平無毒補中益氣耐寒暑實五臟去蟲毒治消渴利小便



艾

埤雅曰艾一名冬草可以療疾又曰醫惡艾字
誤作艾可又疾久而彌善○陳藏器云有孟耆艾正
如蓬蒿也葉多白背有長艾歷也長者多一物艾有養也
本草綱目卷十五雜類 十二

○又云艾長也歷也艾音刈以又災
爲名艾以又疾爲義皆以所歷長所閱衆故也醫
用艾炙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爲法其言若干
壯謂壯人當依此數老幼虛弱量力減之○緯略
辨鍼灸艾于重筒謂蘭草之不香又曰扈服艾
以煮糖交謂幽蘭而不可佩又曰何首日之令草
今直謂此蘇艾其意有所寓矣孔子之艾賦乃
云眞性與邪爐迭御芳蘭競燕是以艾正
而賤蘭妖而珍雖與騷相反其亦不爲無意也



養老

禮王制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燕禮者行之於燕寢禮既畢皆坐而飲酒以養禮)祭禮(祭禮者祭之明日又祭之禮)而不食酳(酳盛酒以養禮)而不飲立而不坐(法尊卑)有殺(殺謂設酒而不周)殷人以食禮(食謂有飯)有殺(殺謂設酒而不周)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學達于諸侯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國老有爵之老庶老庶人及死事者之父祖也上庠大學在西郊下庠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東序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小學在西郊)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

四書考孟子 卷二十五雜類 三十三

左學(右學大學在西郊左學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周人養國老于東郊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東郊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虞庠小學在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皇冕名深衣白布衣也)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燕衣黑衣也)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縞生絹也)周人兗而祭玄衣而養老(玄衣亦朝服也)凡三王養老皆可年引年者即行引戶輿之令而恩賜其老○內則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

[illegible]史三王亦憲既

養老而後乞言亦徵其禮皆

[illegible]序史憲法也養老及于論民

大學以後于法其德行至三王則又有不言之○祭義云食
新令致仕禮焉惜史所以記其惇厚之意也○王制正義皇氏云
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酒肉布政施惠尊
酒而饋食執醬而饋食執爵而酳之其大原八十九十者
三老致仕之老四養庶人之老○三禮義宗簡民
人君養老有四一養老更二子孫死難養其父祖
中賢者及朝之致仕者養之若朝之賢者但養于
太學不養于鄉若民中賢者則由鄉而進先養于
鄉然後養于學凡一年之中養國老有四皆用天
子視學之時一年之內視學有四故養老之法亦
四書考異孟下 卷二十五 離婁 三
有四皆用視學之明日
太公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岳方伯
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
申姓姜氏字子牙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
或爲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
曰呂尚尚史記呂尚者屠牛于朝敢賣飯于孟津
其窮困年老矣聞西伯養老乃西歸于周釣渭上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羆非虎非
熊頭高腳長而王者之輔也遂出獵渭濱至于渭
溪見老父釣西伯問之曰夫驟此耶對曰君子樂
行其志小人樂供其事吾非樂于漁也西伯謂左
右曰得無是乎因載以歸與論政事大悅之曰自
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于真是耶
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所謂望曰王
國富民伯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將亡之國富
倉庫西伯曰吾願富其民于是發倉粟賑孤獨以
望爲師望左右文王德孚政平虞芮質成于是伐
四書考異孟下 卷二十五 離婁 三
崇崇須大夷作數邑三分天下其二歸周文王旅
武王即位發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百師行
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兒蒼兒總
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孟津古渡
名在河南府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
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居二年紂殺王
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
至羣公盡懼惟太公勸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十一
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紂紂師敗績紂反走

登鹿臺遂追紂。紂明日武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
（一云周破取明水于月。欲行陰陽之術。康叔封布采席。師尚父奉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于是武王封師尚父于齊。營丘。營丘、今屬山東道。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逆旅、客舍主人也。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萊、東夷國名。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

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爲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叛周。乃使召康公（即召公奭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晉說穆陵在晉僖公時。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遠西孤竹。）五侯九伯。汝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爲大國。都營丘。（此史記齊世家。）○武經七書云。文王問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蔽矣。（史記文王出獵。渭濱至於磻溪。見父老釣。問之曰。叟樂此耶。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謂有似。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綢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于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

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命。乃載與俱歸。

養民致賢 增二老者

通鑑云。項羽立沛公爲項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等三人。以拒漢路。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于死乎。能詘于一人之下。而信于萬人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商子墾令篇云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殷而重使之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于食民無所于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糴農無得糴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飢歲無

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齊服無通于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處休居不處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廢逆旅則奸僞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以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于食無所于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鬬狠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貪貧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內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

任土地

岸地篇云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務開地地勝其民者事來民矣棄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務過也而上下事之故民衆而兵弱地大而力小故爲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藪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一此四者先王之正律也故爲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

戰車萬人者數小也此其舉甲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處其民山林谿谷足以供其利藪澤隄防足以畜其利故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積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律也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並

李悝盡地力說

前漢食貨志云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

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
又曰。羅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
國貧。故其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毋
傷而農益勸。行之數國。國以富強。

商鞅謂汗明註

秦孝公用商鞅。令民父子兄弟同姓內息者爲禁。
并諸小鄉聚集爲一縣。縣置令丞。廢井田。開阡陌。
阡陌。田間之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睢子

睢子。
靈樞經。岐伯曰。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于目。而
爲之精。精之窠爲眼。骨之精爲瞳子。筋之精爲黑
眼。血之精爲絡。其窠氣之精爲白。眼目者。榮衛魂
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是故目者。心使也。
心者。神之舍也。○釋名云。瞳子。瞳重也。膚幕相裹
重也。子。小稱也。主謂其精明者也。或曰眸子眸目
也。相裹目也。○新書曰。物之始形也。分先而爲目。
目成也。形乃從。是以在人者莫精于目。目清而濁
澤若濡。撫毳穫雜焉。故能見也。由此觀之。目是以
心清則眸子瞭。瞭者。文瞭也。人心慧而目多采。○
人物志云。徵神見貌。則情發于目。故仁目之精慈
然以端。勇膽之精。捍然以凝。○劉炳注目爲心候。
故應心而發。○孫卿子云。堯舜參眸子。○春秋孔
演圖曰。蒼頡四目。是謂並明。大舜重瞳子。是謂重
明。○揚雄謂目童子曰清盧。

淳于髡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

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諸侯好爲淫
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
侯並侵。國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
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
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
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
二人。賞一人。即墨誅一人。即阿發兵而出。諸侯振
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威王八年。楚發兵
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賚金百斤。車馬

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纓。索作盡。言冠纓盡絕也。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汝笑豈有說乎。髡曰。昔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穢田者。操一豬蹄。酒一盂。而祝曰。謔窶滿篝。謔。穢也。篝。籠也。窶。貧也。言滿其汙邪滿車。下地也。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于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七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謂以韋束衣袖也。韝。臂捍也。帣韝。謂收束袖也。韝。臂捍也。侍酒于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遇。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六博。即今雙六。各行六棊。故曰六博。投壺

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眙。直視貌。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舃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薌。香也。薌澤。謂香氣也。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出史記滑稽傳。○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都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劉向新序云。齊威王三月而不出聽。周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

七駭忌子曰謹受命請謹毋雖前謂佩服此言常無雖君淳于髡曰稱音棘軸所以爲消也然而不能運方穿孔（稱音棘軸所以持轂運轉者通理反軽也）駭然而穿孔若力則不能運轉言通理反軽也駭忌子曰謹受命請謹事左右焉淳于髡曰考膠折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鏤（幹考也言作方之法以膠破折幹而刻鏤之是猶以勢令人合也然膠幹可以勢暫合而久亦不能常傅合于疏鏤隙縫以大夫大臣自宜彌縫啓沃以格君心之非者故下云請自謂于衆人也）駭忌子曰謹受命請謹自附于萬人也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駭忌子曰謹受命請謹擇君子并雖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舉瑣不謂不能成其五音）駭忌子曰謹受命請謹修法律而旨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徹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稽是人必封不久矣（出史記田客有見髡于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耶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昔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見王王志在音（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鼻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爵祿相禮待之髡固謝去于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出史記淳于髡傳）

授受不親

曲禮云男女不親授嫂叔不通問禮（內則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奠定也其置諸地受者取諸地也）

豺狼

埤雅云豺狗足似狗而長尾白頰前高後廣其色黃季秋取獸四面陳之以祀其先世謂之豺祭獸故先王侯之以田（漢律云捕虎一賜錢三千捕豹一賜錢千）汲冢周書曰霜降之日豺乃祭獸豺不祭獸爪牙不良（史云豺音似豺斑舌似鋸

瘦如豺豺柴也豺體細瘦故謂之豺棘人骨立
言之狀哭義取諸此說文云狼似狗銳頭白頰高
前廣後○埤雅云狼大如狗青色作聲諸竅皆沸
性貪暴爭食以養口體而常以害其身○里語曰
狼將逐逐食必先倒立以卜所向故今獵師遇狼
則喜蓋狼之所向獸之所在也或云狼起臥游戲
多將其草而草皆穢亂故里語云狼籍又曰狼狽
○詩疏風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毛詩草蟲經狼頂
下有袋求食滿腹向前行乃觸之退後又自踏跋

上疐其尾進退有患故詩以況跋前疐後狼胡也
○周官獻人冬獻狼狼膏油故冬獻之埤雅云古之烽火用狼糞取其烟直而聚雖風吹不斜或曰狼性剛脊直腸其糞烟直為是故也

曾元

曾元曾子之子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元
曾元曾子之子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烏以山為卑而層巢其顛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于官成病加于少愈禍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出劉向說苑○韓詩外傳云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

曾子養志

論衡曾參性至孝嘗出薪於野客至其家欲去其母曰願留參方到母以左手搤右臂參即馳至問母曰嚮何急乎母曰今者客至搤臂以呼汝耳○

搜神記曾子從孔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曰思汝齧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也精感萬里○尸子曾子事親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於之高卑○韓非子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汝還顧反為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了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家語曾子後母遇之無恩供養不

衰其妻蒸梨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蒸梨小物也，而不用命，況大事乎。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庶得免于非乎。遂終身不娶。

三見不言

荀子大畧篇云：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昌爲三見齊王而王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以正色收后邪心，乃可與言也。

舍館

記曰：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開元文字云：館者，賓客之舍也。有積以待朝聘之官也。客舍逆旅，名候館也。公館者，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所爲也。○國語云：單襄公過陳，膳宰不致饔，司里不授館。○杜注云：館，客舍也。待賓之舍曰館。○西京雜記云：平津侯自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閤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南部新書云：荆南五花館，待客之上地也。

草

爾雅云：卉，百草總書名也。草謂之榮，榮而實謂之莠，莠，根也。又曰：蘇，芬，莽草也。江淮南楚之間曰蘇，自關西曰草，或曰莽。南楚江湘之間謂之莽。

芥

宋文公野蔬詠云：葉實抱芳辛，氣烈消煩濡，登俎效微勞，作食驚頻嚏。○西陽雜俎云：掌中芥出未多國，取子置掌中，吹之一吹二長三尺，乃植于地。

薜瞍

尚書大傳云：薜瞍，舜父名。有目不能分別善惡，故時人謂之薜。○舜帝曰：有虞氏其先國于虞，始爲虞氏，系出虞幕，是生喬牛，喬牛生薜瞍。○劉向孝子傳云：舜父夜臥，夢見一鳳凰，自名爲雞，口啣米以食，已言雞爲子孫，視之是鳳凰。○黃帝葬書占

之。此子孫當有貴者。舜占猶之。比年雜稻。谷中有錢。舜也。乃三日三夜。仰天自告。過舜前跃之。目瞿然開。（焦氏類林）云。舜耕歷山。歲不熟。舜耀。其母詰雜。每還。錢與米。問之子也。因相抱歸。拭其父目。尋自明。堯聞而妻之。○眞源賦云。舜耀于平陽市父認之。乃舐其目。目以光明。

卷二十五　離婁下

諸馮負夏　鳴條

疏案（史記）云。舜冀州之人也。耕于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丘。就時于負夏。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山。是爲零陵。今云舜生于諸馮。則諸馮在冀州之分。鄭玄云。負夏衛地。案（地理志）云。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今之東郡是也。鳴條者。書云。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孔傳云。地在安邑之西。鄭玄云。地在南夷。云東夷之人者。案皇甫謐云。舜嬪于虞。今河東大陽是也。○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于姚丘。媯水之汭。今姚丘山在餘姚西六十里。上虞縣之東。本作桃丘。又始寧界有舜所耕田。始寧亦故上虞之南鄉也。○（郡國志）云。上虞東有姚丘。舜冀之所。東又有谷林。云舜生之地。復有歷山。云舜耕于此。而嘉禾降之。○顧野王云。舜姚姓。故云餘姚。西七十里有漢上虞故縣。會稽舊記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括地志）云。姚墟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尚書大傳）曰。賜于頓丘。就時負夏。○（括地志）云。高涯原在淄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坂口。即古鳴條陌。鳴條戰地。在安邑西。○（路史）曰。帝死以瓦棺葬于紀。是爲鳴條。註云。鳴條在安邑西北。○又云。今帝墓在安邑。而安邑有鳴條陌。其去紀才兩舍。帝記言河中有舜冢。信矣。而（竹書）（郡國志）等。皆言帝葬蒼梧。則自漢失之。至鄭康成遂以鳴條爲南夷之地。不已疎乎。○（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山海經）曰。蒼梧山帝舜葬于陽。丹朱葬于陰。○（困學紀聞）云。世傳舜葬蒼梧之野。孟子以爲卒于鳴條。（呂氏春秋）舜葬下紀。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丘。今考

九域志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拾遺記云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自丹州而來吐五色之氣氣如雲名曰憑霄雀能羣飛銜土成丘墳此鳥能反形變色集于峻林之上在木則爲禽行地則爲獸變化無常常遊丹海之際時來蒼梧之野銜青砂硃積成墟阜名曰珠丘其珠輕細風吹如塵起名曰珠塵今蒼梧之外山人採藥時有得青石圓潔如珠服之不死帶者身輕 路史云舜初家于蒼梧嬀墟握登握登見大迹而意感唐堯壬午歲

生舜于姚墟故姚姓目重瞳故曰重華字都君

文王岐周 畢郢

初太任生文王名昌有聖瑞紹封爲西伯在位五十年壽九十七謚爲文文王治岐即今鳳翔府鳳翔縣成縣皆其地也俱屬陝西道原縣今屬關中成縣今屬秦昌谷去數百里間於元狩其壘都于豐則今鄠縣詩譜既伐于崇作邑於豐是爲西安府詩亦謂畢郢近豐鎬 雍錄云岐周既爲一地則畢郢之名設當兩出亦當同在一地矣書曰周公既成王葬于畢則畢言葬畢不云畢郢也畢之爲地或云在渭之北或云在渭之南其主渭北者則漢劉向言文武周公葬于畢而師古釋之曰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長安西北四十里即咸陽矣故元和志曰咸陽縣治畢原也此皆以畢爲在渭北者矣至其命爲渭南者皇覽曰文武周公家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社中又曰秦武王冢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以爲周文王冢非也周文冢在杜中即杜縣之中也杜縣在鎬之東于唐長安縣爲東南二十里此說果不謬則畢又在渭南也雲谷雜記云史記周紀武王上祭于畢禹貢考下孟 卷二十五 雜篇下 三十二 融云畢文王墓地名也司馬貞索隱曰按上文畢字當作畢星于按後漢蘇竟傳畢爲天綱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以求天助也據此則畢爲畢星甚曉然爲融墓地之說非矣惜乎索隱不能引此爲證

符節

文心雕龍曰符者孚也徵召防偽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用金竹末代從宜代以書輸矣○龍魚河圖曰黃帝攝政有出尤凡弟八十一人誅殺無道

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乃仰天而嘆天遣玄女下授帝兵符遂伏蚩尤○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爲名凡將命者持以爲信○周禮地官掌節土往節者節謂掌守邦節而辨其用邦節謂玉行者所持之節舟其用者或以輔王命守邦國節以下之八節也舟其用者或以輔王命守邦國用以守或用以使各有取也○玉節以玉爲之君子比德于玉守都者用玉節玉節以玉爲之君子比德于玉守都者用玉節邦國爲諸侯者其德亦如是也○守都鄙者用角節以犀角爲之取其銳而觸姦守都鄙者用角節都鄙爲采邑長者其材宜如是也○凡邦國之使節諸侯使卿大夫聘于山國用虎節王朝聘國所報之節山多虎故鑄虎于節土國用人節平地多人故鑄人于節澤國用龍節澤多龍故鑄龍于節皆金也三者皆以金爲之以英蕩輔之英節也蕩竹也以竹爲函加以書門關用符節符節而合之也貨賄用璽節璽節者既爲符又加璽節而盛其節也道路用旌節旌節者析羽爲旌皆有期以反節亦有期以反節凡通達畢則納其節凡通達以辨其節也○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譏則不達其無節者門閭譏察之○禮玉藻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節以玉爲之所以明信輔節也君使使召臣有一節有一節故合五三節有一節故走緩急急則二節故趨○說原云符者象刻文字而中分之後世銅錢金銀鑄物象以易竹製節亦以竹爲之栝長二尺有旌蓋出使于外執以爲信也○朱子曰古人符節多以玉爲之如牙璋以起軍旅又有竹符又有英蕩符蕩小節竹使者謂之蕩節也漢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右合其左以爲信也曲禮司獻粟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券如徵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也

子產濟人

說苑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廼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可得言歟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

鄭今河南鄭縣二縣

鄭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封友于鄭在榮陽宛陵西南京兆華陰之鄭縣是也幽王之難友寄帑

于虢鄶之間。因取二國地。前華後河而食焉。

溱洧說文溱作潧

左傳曰。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地理志云。溱洧水在河南。又說文云。溱水在鄭國南入于洧。○曲洧舊聞云。溱洧之源出馬嶺。今在河南府永安界。號玉仙山。歷城東南爲溱洧。○水經。溱水出桂陽臨武縣南。繞城西北。屈東流。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嶺山。○大明一統志云。開封府洧水縣有雙洧河。即溱洧二水流

杠梁

釋名云。杠。公也。衆所共也。○爾雅云。偏謂之梁。即橋也。或曰石絕水者爲梁。見詩傳。說文云。石矼。石橋也。俗作杠。從木。十月成津。梁則梁爲在津之橋梁也。今云輿梁者。蓋橋上橫架之板。若車輿者。故謂之輿梁。○廣雅云。徛步橋也。一云今之石橋。一石絕水者爲梁。詩云。造舟爲梁。造舟爲梁。則疏釋炎曰。造舟比舟爲梁也。造舟者。比船于水。加板于上。即今之浮橋也。○廣志云。獨木橋曰榷。亦曰杓。水上橫木爲渡。杓亦謂器杓。○事始云。橋上級謂之雁齒。○雜志云。橋柱下橫水入沙者謂之蹲。音存。鴟。○彭城橋梁郵亭不修。薛宣知其不能。陳道狹。音弗不可行。單襄公知其必亡。○說文云。橋。水梁也。東楚謂橋梁爲圯。

十月成梁註

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

閽人爲之辟註

周禮天官。閽人掌王宮之中門之禁。凡外內命夫

命婦出入。則爲之闢。開關方行者。

以大德不以小惠註

蜀志曰。諸葛亮之相蜀也。有言公惜放者。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足

易曰。卦注。無事曰足。陳設曰足。○釋名云。足。底也。續也。言續脛也。趾止也。言行一進一止也。脚。却也。以其坐時却在後也。

腹

舊君有服

檀弓移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縣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儀禮喪服子夏傳云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

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

晉銅鞮伯華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祭桓子卒祭娶于范宣子生惕子○銅鞮范鞅以其亡也然欒氏祭周十四年欒盈逐范鞅使奔齊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欒祁桓子之妻范宣子之女也州賓欒氏之家臣也欒祁與之私通懼子惡之祁懼其討也遍諸宣子曰盈將爲亂范鞅爲之徵欒怨懼子故宣子使城著著音箸地名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冬會于商任銅鞮氏也○祭側介反欒盈

食諸侯不得受二十二年秋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于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會于沙隨沙隨宋地復納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納之

非禮　非義

禮雙江記云如門人無姊喪亦揩而尚有會子未小斂而襲裘以弔門人厚非子湛皆非禮之禮再于諸梁原憲辭祿子路死輒皆非義之義

必誠　必信

禮記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于身者必誠

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原泉

爾雅云水本曰源源曰泉正直上出曰檻泉從上溜下曰下泉湧出曰濆泉側出曰氿泉所出同一泉而流異所歸異曰肥泉異出同流曰瀆青泉○又云泉一見一否爲瀸瀸泉正出涌出也沃泉懸出懸下出也沸泉仄出仄出旁出也○孟子云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泉泉有原之水混湧出之貌

溝澮

爾雅云水注川曰谿注溪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考工記云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禹惡旨酒

尚書大傳古有醴酪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乎王東遷

詩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去豐而遷洛周始東也故曰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子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享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不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

四世而緦

記疏云上自高祖下至己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爲族兄弟親兄弟則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緦麻共四世而緦服盡也五世則祖免謂也而無正服減殺同姓六世則不復祖免惟同姓而已故親屬竭租身去飾也祖兒者肉祖而著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冠至尊不可居肉祖之體故爲

兒以代又檀弓兒焉註以布廣一寸從頂上而前交于額上又卻向後繞于髻禮朋友在他邦無主人乃祖兒若朋友在家則弔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緦之環絰然則祖兒亦朋友之服也新安陳氏曰此禮記大傳全文共高祖者爲四世從兄弟相爲服緦麻服制至此窮也共高祖之父者爲五世已無服但不忍遽絕之故不襲不冠爲之袒祖兒冠以變其吉同姓之恩至此而減殺也共高祖之祖者爲六世則親盡矣窮而殺殺而竭不變

可也。引此以喻五世而斬。

檮杌

神異經云。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大。毛長三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長一丈八尺。攪亂荒中。名檮杌。一名傲狠。一名難訓。留青日札云。檮杌注惡獸名。非也。檮斷木也。一作剛木。注引楚謂之檮杌。惡木。取其記惡以為戒。杌。樹無枝也。從木從勿。勿。不動也。不從犬。則非獸明矣。又舜四凶。一名檮杌。即古漢書注。縣崇伯之名。即檮

杌也。惟周禮外史以檮杌為惡獸。春秋直史不避君之善惡。故謂春秋為檮杌也。史高陽才子檮戭。漢書檮余山藝志公檮生。惟孟子今音檮杌。陸德明九經釋音誤之也。

五伯迭興 附王者之迹熄章

趙氏匡。齊桓公姓羌。名小白。周桓王元年始伯。秦穆公姓嬴。名任好。襄王八年始霸。宋襄公姓子。名茲父。襄王十年始霸。晉文公姓姬。名重耳。襄公十七年始霸。楚莊王姓羋。名旅。定王元年始霸。號稱

五霸自管仲始羋音矣

羿 逢蒙

按羿有窮之君也。僱姓。年二十習弓矢。仰天歎曰。我將射四方。楚有弧父者。生於楚之荊山。生不見父母。為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羿從之學。盡得其道。後羿以術傳蒙。蒙謀殺羿。內行媚外施賂。而虞羿以于畋。內外咸服。而羿弗察也。八年將歸自畋。逢蒙取桃棓殺之。吳越春秋范蠡進善射者陳音。越王問射所起。音曰。黃帝作弓以備四方。後

有楚弧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蒙傳楚琴氏。楚琴氏傳大魏。大魏傳楚三侯。慶侯。翼侯。魏侯也。○荀子羿蓬門者。善服射。○楊子雲羽獵賦云。逢蒙列眥。羿氏控弦。○呂氏春秋云。蓬門始習于甘蠅。

侵 逸

左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疏曰。侵者加陵之意。襲其鐘鼓。潛人其境。往侵陵之。○凡兵擊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距曰戰。環其城

社稷曰滅說道而勝之曰敗恐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成以弱假強而誰左右之曰以

子濯孺子無考

庾公之斯尹公之他

庾公之斯一名庾公差字子魚衛人尹公之他亦衛人尹公他學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學射于公孫丁衛孫文子作亂孫林父使他與差逐獻公公孫丁爲獻公御子魚卽庾公差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

孟射爲禮乎禮孟不射兩軸軸音柚車軸頭也而還軸車旋轉也尹公他中射不中乃返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轡臂出左傳襄公十四年

鐵

爾雅曰金鐵謂之鉄骨鉄不剪羽謂之志郭璞曰金鐵剛利之名也骨鉄金骨體也體音鬼抱也體書曰鐵之材有三金石骨是也鉄之名非一鍼鏑鉇鉤巴錡是也

西子

西子姓施姜婦人也居苧羅山若耶溪之西故曰西子鄴縣說紗爲世絕色諸暨縣有苧羅山若耶溪浣紗石二人並美故一名西施家有西施

家西子嘗病心而顰其里之醜婦見而美之亦捧心而顰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是其美非人之所能效也由莊子矣

運越王得之飾以羅穀教以容步學服而使范蠡獻之於吳吳王大悅范子曰不可王勿受也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王不聽遂受之出史記越世家越王

以吳王淫而好色大夫種乃使相於國中得苧羅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穀教以容步胥於土城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進之吳爲築姑蘇臺臺後吳亡復歸范蠡因泛五湖而去出吳越春秋拾遺記越謀滅吳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修明卽西施鄭旦別名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窗視者吳不動心驚魄謂之神人矣乃陰而目之若雙鸞

之在輕露泚水之濵芙蕖吳王妖惑忘於國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吳苑越兵亂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有祕尚焉祠

鼻

養生經云鼻者心之門白虎通云鼻者肺之使與諸云鼻中隔之際名曰山源靈論衡云鼻不知臭臭爲臭氣人不知是非爲閒隔閉

上帝

禮書曰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者言天則百神皆包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五帝則無所不該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昊天上帝之名歷代不同漢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間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曰皇皇大帝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晉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鄭氏以羊經推之謂昊天上帝即天皇大帝名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之南郊既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而壇第一等又有皇天大帝是離而兩之也

易乾鑿度堯以甲子天元爲推術甲子爲蔀首曆元名攝先紀曰甲子七十六歲爲一紀二十紀爲一蔀首○章木子云漢太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爲一章章者至朔分齊閏無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二十三歲爲一會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閏朔並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至是閏朔並無餘分又

值甲子歲首也此揚子雲撰之以作太玄也由太衍曆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日冬至在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一十年爲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之先期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朔同於癸未日卯時第五十八年爲第四章首至朔復同於癸亥日卯時第七十七年至朔又復同於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夜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蔀蔀者蒙蔽晻昧之時也凡四章爲一蔀總二十蔀名

曰一紀。計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於甲子日之先期夜半。但非甲子歲首耳。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於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如初。名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演大易也。曆說雖多。不出此二家之術矣。新唐書曆志

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朔旦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普盡總會如初。五代史司天考

夫天行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算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

甲子朔日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於子。謂之上元。以爲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其源所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新安陳氏

曰。夜半卽甲子時。歲月日時皆甲子。爲曆元。蓋以建寅月爲歲首算之。則是癸亥歲十一月以建子月爲一歲之首算之。則甲子歲之氣候已始於此矣。故云歲亦甲子也。趙氏惠曰。以建子爲正。故以夜半爲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朔旦冬至。若建寅爲正者。則以平旦爲朔。仁山金氏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也。五日一候。三候一氣。二十四氣爲一歲。則惟日三百六十以天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則日有五日三時。故三候十五日爲一氣。率餘七分。積三十二分而增一日。此自可以計千歲之日至。氣本起於

度。故曰日至之度。然日至之度。亦有歲差。故氣與度古今不同。如堯冬至日在虛。周冬至日在牽牛宋冬至日在斗初。此歲差也。既有歲差。則冬至之度似不可定推。然言天者以前所差之故。而推後所差之度。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致。謂算得本也。求其故者。謂推千歲以前之日至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之。謂推已後之日至也。程子曰。曆家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若幾分。其後差亦不定。獨

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裡差了。朱子曰。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已來又差。今比堯舜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又云。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曆家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于

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

公行子

公行子。齊大夫。主班行之官。以官爲氏。

右師

古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卑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

纓

說文云。紘。冠卷也。纓。冠系也。禮書曰。二組屬於

頤。順頤而下結謂之纓。纓之垂者謂之綏。音雖

瀋曰。玄冠朱組纓。天子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沈猶行

沈猶行。南武城人。曾子門人也。一曰太山人。國名紀云。古附庸之後。曾沈猶氏。漢剽減爲沈猶侯。地在千乘。

儲子

國名紀曰。齊大夫有儲子。姓源云。儲人後繆。國策云。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閔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鮑彪註云。儲子見離婁下。

萬章全
號泣旻天　公明高
九男二女　百官
少艾　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
齊風南山之詩註　父頑母嚚
禁錮　漆井
象　琴
弧　棲
床　怡怡
舜井　成聚成邑成都註
共　幽州
驩兜　崇山
三苗　三危
鯀　羽山
有庳　徂落
咸丘蒙　考妣
八音　小雅北山之詩註

大雅雲漢之詩註　大雅下武之詩註
堯薦舜　南河
朝覲　訟獄
謳歌　泰誓
天視天聽　舜薦禹
陽城　箕山
啟　丹朱
舜之子　太丁
外丙　仲壬
伊尹放之于桐三年　劉熙
有莘　我夏救民
伊訓　艱疢
侍人瘠環　顏讐由
彌子　司城貞子
陳侯周　百里奚
秦繆公　虞
晉人伐虢　宮之奇
垂棘之璧　屈產之乘

虞 接浙
班爵 蘇
公 侯
伯 子
男 卿
大夫 元士
附庸 春秋邾儀父之類
庶人在官 上士
中士 下士
百祀之粢 樂正仲
牧仲 顏般
王順 晉李公
玄唐 送爲賓主
衛孝公 擊柝
爲委吏乘田 寄公
臺官 市非
庶人贊 皮冠
旂 旂

旂 小雅大東之詩註
霍光能行於昌邑註

目錄終

號泣昊天

虞書大傳說舜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昊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曰皆虞舜思親操云陟彼歷山兮崔嵬有鳥翩兮高飛翔彼旄兮徘徊河水洋洋兮清泠深谷鳥鳴兮嚶嚶設罾張罝兮思我父母力耕田日與月兮往如馳父母遠兮吾

當安歸○釋天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下降監則稱上天據違視之容斧然則稱蒼天

公明高

公明高南武城人

九男二女

史記五帝紀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嬀汭嬀汭二水名在今河東縣山歷山入河水出曰汭亦小內行彌謹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親戚謂父母弟妹甥姪等也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路史云堯之子長監明早死不得立監明之嗣封于劉朱又不肖而弗獲嗣其後丹房傳鑄唐冀蹏飾樣百皆云堯後之國○尸子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四方之士歸之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遜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娥皇女之以女瑩以觀厥剛克乃流于事之而託天下焉○莊子舜有鬻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

百官

崔寔政論云太昊設九庖之官後有龍瑞則以龍紀官炎帝設官自伏羲至唐虞建官惟百故歷代稱百官

少皞

方言云東齊魯衛之間凡尊老謂之俊或謂之艾
○尚書中侯曰齊桓公封禪謂管仲曰寡人日暮
仲父年艾○孫奕示兒編云嘗遍攷載籍艾字並
無美好之說曲禮五十曰艾服官政魯頌甲爾耆
而艾荀子耆艾而信可以爲師皆謂老也初無一
言以爲幼而美殆因流俗承誤爲此說陳晉之又
改艾字爲女不經亦甚矣原孟子之意卽荀子所
謂妻子具而孝衰于親之義人少當音去聲慕少
當音上聲艾養如夜未艾之艾之爲言止也謂

人知好色則慕親之心稍止也

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是

楚辭九歌大司命篇曰愁長劒兮擁幼艾蓀獨宜
兮爲民正○戰國策趙孝成王篇公子魏牟過趙
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
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
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國大治矣趙王不
悅曰寡人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臣爲王說之王
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郎中不能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于王之國而王必
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
虛器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

齊風南山之詩全篇四章此前三章

南山崔崔高大雄狐綏綏狐求匹之貌魯道有
蕩平易齊子由歸言文姜既曰歸止曷又懷止言
山有狐此襄公居高位而孤行且文姜既○葛屨
從此道歸于魯矣襄公曷爲又思之哉○葛屨
五兩兩二冠緌纓也冠緌雙止雙物各有偶不可亂也魯
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庸用也用
此道以嫁

于魯也此上二章罪襄公○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
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言欲樹麻
者必先縱橫耕治其田畝欲取妻者必先告其父母今魯桓
公既告父母而娶矣又何爲使之得窮其欲而至
此哉此章罪魯桓公

襄公之妹文姜爲魯桓公夫人襄公通焉國人
惡之而作此詩以刺襄公

父頑母嚚

舜父頑母嚚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
之言謂嚚

焚廩 淪井

列女傳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嫚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瞽瞍使舜塗廩舜歸告二女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階瞽瞍焚廩舜往塗出復使舜淪井舜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舜往淪井格其出入從旁舜潛出去既不能殺舜瞽瞍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汪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二女弟簡狄之與二嫂諧舜爲天子以堯爲后女英爲妃舜既方以蓍梧二妃以儆舜母嗣敬天子蓍龜以儆舜母嗣敬天子蓍龜以儆舜母嗣敬天子蓍龜

風俗通云北堅山和集而作命之曰暢茲卷而作命之曰操

加一絃。五絃第一爲宮次商角徵羽。餘二絃爲少宮少商。○琴書類集。公思操耕歷山操。五老彈。並舜製。又云舜爲五絃琴。歌南風之詩。卽是此曲。今謂之南薰也。○爾雅曰。天琴謂之離。通鑑云。舜兼巳南面。無爲而治。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南風長養萬物。故能阜財也。

弧

弧。彫弓也。彫弓。漆赤弓。尚書彫弓是也。天子曰彫。

方。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

棲

疏云。床曰棲者。蓋取類于禽棲也。

床

釋名曰。床。裝也。所以自裝載也。○廣雅曰。棲謂之床。浴牀謂之招。○方言曰。齊魯之間謂之簣。陳楚之間謂之第。北燕朝鮮之間謂之樹。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杜。南楚之越東甌海岱之間謂之棟。其上板衛之北郊趙魏之間謂之牒。○說文曰。牀者。身之安也。簣牀聲音義相近也。第。音姊。牀簣也。杜。床前木也。○服虔通俗文曰。牀三尺五曰榻。板獨坐曰秤。八尺曰牀。○天文集曰。紫宮門外有天牀六星。

怛忧

方言云。怛忧。憐愍音義也。楚郢江湘之間。謂之怛忧。或謂之怒。音促咨。

舜井

水經註云。歷縣城南封山。山上有舜祠。祠下有大穴。謂之舜井。○留青曰。北云。瞽瞍繼母及象益都

君之井云。在今襄陽均州土。陂窪子鋪。卽舜耕處有糠山。碎米山。田中石益井。卽舜所浚者。修眞觀左一穴曰卽從空旁出。處皆好事者傳會之說也。○宋眞宗祀汾陽。賜河中府舜井。名曰廣孝泉。御製贊封氏見聞記云。齊州城東有孤石。平地聳出。俗謂之歷山。有泉號舜井。東隔小街。又有石井。汲之不絕。云是舜東家井

成聚成邑成都註

廣雅云。聚。居也。漢書音義云。小于鄉曰聚。趙氏惠

曰聚謂村落周禮郊野法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也

共工

左傳云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飭惡言靖言庸回靖安也庸用也安于讒說而用其回邪也服讒蒐慝服納也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窮奇卽共工也神異經云西北荒中有人人面猪身人手四足食五穀名曰共工善觜鬼獸食虎豹其狀似虎有翼能飛便勦食人知人言語聞人鬥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奇讀如倚之倚曰窮奇○虞書云帝曰嚚訟若是誰可乘孔傳云嚚口也訟言共工性似故號之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荒史云共工氏伏羲氏之諸侯也始國於康厥名曰回是爲康回髦身朱鬣任智自神伏羲氏沒康回乃滅德尚刑做亂天常窮保龔方捨攘爲傑寇劇於諸國虐弱以逞乃以浮游爲鄉自謂水德擁防百川聚高堙卑率萬興而溺陷之行違皇乾諸福不畀當是時也天柱若折地維若缺媧皇氏禽而修之

幽州

李氏云燕其意氣惡厥信僄故曰幽幽惡也○孫氏郭氏曰幽州自易水至北狄也○蘇子瞻曰幽州北裔州水中可居者

驩兜

左傳云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爲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沌渾沌卽驩兜也神異經云崑崙西有獸焉其狀如犬長毛四足似貙而無爪有目而不見有耳而不聞有腹無五藏有腸直短食徑過人有德行而往抵焉有凶惡而行依憑之名渾沌又莊子云南海之帝爲儵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忽時相遇于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厚儵與忽謀欲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按言驩

兜性似敖戲之○荒史云初帝鴻庶子縉雲氏娶土敬氏曰炎融遺腹子生驩兜帝顓頊封之是爲驩兜之國驩兜以狐功爲僉臣佞而貪賄恃寵專權帝摯在位驩兜爲司徒掩義隱賊奸行惡慝堯放之于崇山

崇山

路史云今澧之慈利也有驩兜墓然嶺外驩州圖經記以爲其氣所樂史亦記驩州爲所放處則去崇山遠矣○升菴集云驩兜崇山今以爲溯廣之

慈利縣非也沈佺期詩集有從崇山向越裳詩其序云按九真圖崇山越裳四十里杉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至崇山北二十五里有三十峰夾水直上千餘級諸仙窟宅在焉其詩云朝發崇山下莫坐越裳陰西崇山谷裳北生竹谿深竹谿道明水杉谷古崇山以此證之崇山乃在交廣之域爲是

三苗

書傳云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爲諸侯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侵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念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此三凶謂之饕餮饕餮卽三苗也

山海經云天犬北經

羅水之北有人行暇名曰苗民

舜臣云西南有人奉人穀物飛者昃而草名饕言三苗性似故號之也

金匱言三苗之時三月不見日○墨子云三苗亂天命殛之雨血三朝○淮南子曰昔三苗大亂龍生于廟大哭于市○論衡云三苗之亂五穀變種鬼哭于郊

括地志云三危山有峯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三十里○路史曰今戎虜瓜沙等州是其處有三峯故名曰升雨山在燉煌南三十里○地道記云烏鼠同穴西有三危山三苗所處是也

鯀

左傳云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胡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舜臣預云卽鯀也檮杌凶頑無儔匹之貌

禦覽引括地志云胸山有羽淵卽鯀于此羽水常用牛羊不救

○皇甫謐曰鯀帝顓頊之子字熙又連山易云鯀封于崇故國語謂之崇伯鯀柔本亦以鯀爲顓頊子漢書律曆志帝顓頊五代而生鯀○禮記疏云鯀非誅永鯀故屈東裔至死不得反于朝○呂氏春秋鯀爲諸侯佐于堯而得天之道者爲帝得地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鯀之道而不以我爲三公以堯爲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爲亂此歌之負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彷徉于野以思帝舜于是極之于羽山副之以吳刀

○竹書紀年云。堯欲禪舜。共工鯀諫以爲不可舜即位。殛鯀于羽山。流共工于幽州。○離騷經曰。鯀婞直以方。身首終然。天乎羽山之野。○海內經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神異經云。東方有人焉。人形而身多毛。自解水土。知通塞。爲人自用。欲爲欲息。名曰鯀。○述異記云。堯使鯀治洪水。不勝其任。遂誅鯀于羽山。化爲黃熊。入于羽泉。今會稽祭禹廟不用熊。曰黃能。卽黃熊也。（能居曰熊。水居曰能。）

羽山

左傳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熊或名。亦作能。如字。一如字。次三足鼈也。實爲夏郊。三代祀之。○蘇子瞻曰。羽山東裔在海中。○王子年拾遺記云。堯命夏鯀治水。九載無績。鯀自沉于羽淵。化爲玄魚。時拂鬚振鱗。橫修波之上。見者謂爲河精。羽淵與河海通源也。海民于羽山之中。修立鯀廟。四時以致祭祀。常見玄魚與蛟龍跳躍而出。觀者驚而畏云。至帝命禹疏川導岳。濟巨海。則龜鼈而爲梁。踰翠岑。則神龍而爲馭。行遍日月之墟。惟不踐羽山之地。○漢志云。羽山在不其縣南。

有庳

輿地志云。零陵郡應陽縣東有山。山有象廟。王隱晉書云。零陵縣北部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國名紀云。象國今道州。孟子作庳。○帝王紀云。舜帝封象于有鼻。括地志云。鼻亭神在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云。舜葬九嶷。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爲鼻亭神。○西漢文云。舜封象于有庳。死不爲置後。

以爲暴亂之人不宜爲太祖。

徂落

書疏云。殂落蓋烈者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若草木葉落也。

咸丘蒙

疏按春秋成公七年。有焚咸丘。杜預云。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西有咸亭。以此推之。則此所謂咸丘蒙丘者。竟咸丘之人。有以蒙爲名者耶。

考姚

鄭康成註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姚之言媮也媮于考故也

八音

漢律歷志云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湯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土曰塤（世本云暴辛公作塤師古曰燒土爲之其形銳上而平底如鉢蛋然六孔吹之也）匏曰笙（世本云隨作笙師古曰匏瓠皮曰鼓（師古曰鼓鞞也鞞鼓也木柷敔也）竹曰管（管裁竹爲之長尺有二寸六孔）絲曰絃（絃中施柱管端皮面爲之）金曰鐘（鑄銅爲之形如筒狹處）木曰柷（師古曰柷與傾同傾始也樂將作先鼓之故謂之柷狀如漆桶中虛有椎柄動而擊其旁深一尺八寸方二尺四寸）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樂志云八音一曰金鑄鐘爲鍾爲歌鏞爲鎛爲鏡爲鐲二曰石磬爲編磬爲歌磬三曰土爲壎爲嘂（音叫）大壎也四曰革爲鼓爲鼖鼓爲靈鼓爲路鼓皆有之爲建鼓爲發鼓爲縣鼓爲節鼓五曰絲爲琴爲瑟爲頌瑟頌瑟爭也爲阮咸爲銃（音六）曰木爲柷爲敔爲雅爲應七曰匏爲笙爲竽爲巢（巢大笙也）爲和（和小笙也）八曰竹爲簫爲管爲篪爲笛爲春牘（此其樂器也）

小雅北山之詩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偕偕強壯貌）朝夕從事王事靡盬（音古）憂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四牡彭彭（不得息也）王事傍傍（不得已也）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失容也）○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大夫行役而作此詩

大雅雲漢之詩（全篇入章此前三章及後五章）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太甚蘊隆蟲蟲（蘊積也隆盛也蟲蟲熱氣也）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音意）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下我躬○旱既太甚則

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魃。旱神也。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崔說以爲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

大雅下武之詩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三后。太王王季文王也。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謂武王也。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茲來許。來。後世也。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此章美武王能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

堯薦舜

初。堯在位七十載。見丹朱不肖。不足以嗣天下。乃求賢遜位。于是嵗谷于衆。咨四岳。明揚側陋。四岳咸薦舜。謂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曰。我其試哉。乃徵之。得諸服澤之陽。問曰。我欲治天下。爲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問以奚事。曰事天。問以奚任。曰任地。問以奚務。曰務人。曰人之情奈何。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皆欲得而信衰於友。人之情也。乎。若夫從道則吉。反道則凶。猶影響也。南面而與之

言。席璽坐而陰翳。桑陰不移。而堯志始得。尚見帝。帝館之於貳室。語禮樂詳而不悖。語政治簡而易行。論道廣大而無窮。論天下事貫串而條達。咸協于帝而可底績。于是錫之絺衣雅琴。命之姚姓。配以娥皇女英。以觀其內。九子事之以觀其外。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之于畎畝之中。二女純篤盡道。九子服覲靡懈。帝將胥天下而遷之。乃歷試諸艱。使宅百揆。靡不時敘。屬之嵗興。無或不從。賓于四門。諸侯穆穆。烈風雷雨。納于大麓而弗能迷也。堯

七十三載丙辰薦舜于天舜受終於文祖遂即位

南河

疏按裴駰云劉熙曰南河之南九河之最南者是也○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晉定德襄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又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按濮州北臨漯大川也河在堯都之南故曰南河禹貢至于南河是也偃朱城即舜避丹朱于河南處

朝覲

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依狀如屏風天子見諸侯則依而立負之而南面以對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秋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宁門屏之間坫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春見曰朝

訟獄

周易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渙奎亨利用獄○象曰願中有物曰渙渙○渙渙而亨剛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謠歌

說文云詠詩曰歌獨歌謂之謠謠齊歌也

泰誓曰見虞章

天視天聽

韓非子曰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視聽于天聽以聽

舜薦禹

禹父鯀治水無功被殛禹降在四岳咸舉之於舜舜舉之堯堯命繼鯀治水禹治水底績堯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氏統領州伯以巡十二部堯崩禹服三年之喪晝夜悲泣舜受堯禪薦大禹改官司徒內輔虞位外有九伯癸酉五十載舜崩禪位命禹禹服三年喪形體枯槁面目黧黑讓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陰河之北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禹不得已踐天子之位都安邑

以土德王正建寅

陽城　箕山

疏劉熙曰陽城是今之潁川也箕山嵩高之北是也○帝王世紀曰陽城有啓母祀漢元鼎元年武帝東巡中岳見啓母爲百姓尊之至今猶存也○括地志云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又恐箕字誤本是嵩字因相似而誤其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則嵩山之陽也

啓

帝啓伯禹之子也禹之治水娶於塗山氏生啓禹行荒度土功三過門而不入塗山氏能明訓教而致其化以故啓知王事達君臣之義持禹之功禹崩啓繼世以有天下

出路史甲申歲有扈氏不恭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三正子丑寅也丙戌三歲啓乃以齊車載遷廟之主以行遷廟主行左傳軍行載虞主反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祖主以行所以示賞罰之不敢專也召六卿而誓與有扈大戰于甘甘地不勝六卿請伐之啓曰不可吾一地非淺民非寡也今茲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何以伐爲於是班師誓誓兵張鐘皷弗考不以席不重席考不仍味不武味也親親長長尊賢委能隱神揖月而有扈服遂滅之復脩夏功出路史乃立五廟築遷鼎蕭黃帝而郊縣命大濩祭鼎昆吾之銅而築享大陵之上是爲鈞臺之享潁州陽翟縣有鈞臺陂又並於晉之虛作旋臺於水之陽以商均爲賓奏九辯九歌舞九招中聲猶在而人皆仰夏之功在位九年崩年九十一子太康立弟五人分封於衛出路○

古今刀劍錄云夏禹于帝厥有十年以庚戌八年始一制鈞兵三尺九寸後藏之

按帝啓曰會見紀年連一曰建見年代曆按路藏山作余

鄭母經明夷日夏后啓築鈞臺御龍飛升于天山海經楚辭等引作夏后開避漢諱也故云啓之守開塗山氏能明訓教而致其化列女傳云及長化以故啓知王事達君臣之義越絕書持禹之功而不殞列女傳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唐孔氏因謂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是不服○吳越春秋啓即天子之位沿國於夏尊禹貢之美悉九州之土以種五穀累歲不絕啓使以歲時春秋而祭禹于越立宗廟于南山之上○啓初立有扈氏不服誓師伐之作甘誓

丹朱

丹朱堯帝之子也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封朱于丹淵（括地志云丹水出丹州東北流入鄧州內鄉縣西南入均州武當縣東南入于均水）（丹朱川蓋子朱之所封也括地志云丹朱故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北）不肖堯信讒百官衆功皆興堯曰誰可順此事者（放齊曰胤子名）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凶不用（出五帝本紀）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帝書無此語）而卒授舜以天下（帝書無丹朱性傲慢侵虐是好傲虐是作朋淫于家殄厥世嗣水行舟陸行車山行橇泥行蹈之類）太平御覽尚書帝王篇云丹朱不肖堯使居丹淵爲諸侯號曰丹朱（路史云帝初娶散宜氏曰皇生朱驁狠媚克兄弟嫚閱訟遘游而朋淫帝悲之爲制奚斯以訓其情使出就舜帝崩虞氏國之於房爲房侯）（相圖經引孟子註舜封丹朱於白水白水乃今清河益夏封之在鎮西南三里有丹朱陵八里有帝子夜游臺周二百步相臺志云丹朱

嫚游之地）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于內史過曰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國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由是觀之不過五年十九年晉取虢

舜之子

路史云舜二妃娥皇生子女鍾生義鈞及季簡季簡封緱爲梁所克義鈞封于商是爲商均是喜歌舞（水經註九疑山大舜葬其陽商均葬其陰）

太丁 外丙 仲壬

帝王世紀云湯生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曰外丙是爲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任是爲帝仲壬帝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廢立太丁之子太甲（陳越石太甲論曰殷甲不惠于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亦爲臣之所立或曰社稷之臣必當如是淺于國者之爲

論也至若承湯之教全殷之統立臣之節豈如是耶君上之不肖與賢智並臣下之有不可即擇其嗣當求賢而立之不知其非賢以爲不明因而放之令其自新如日御不止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帙時乘之龍待駕于臣業何如哉況乎體非金石而胃窮露如懷失國之誚以損其身則弒君之謗消無日矣陳子曰臣之忠有幸而忠者也君之立有幸而立者也知殷之君臣皆幸而成者噫僥僥接踵羿羿比肩君何放乎哉其後新取于西鄰成

東陝

于東司馬氏之有天下其始也未嘗不伊周其終也未嘗不羿僥皆取伊周以爲嚆矢也孟子曰無伊尹之心則篡也有旨哉

伊尹放之于桐三年

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

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敬哉慎哉哲人惟訓乃爾儀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游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孔安國曰湯葬亳地記云尹鄉南去亳城東有桐城太甲所放處也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

劉原

呂氏春秋曰湯得伊尹扳之于廚�compound以燎火熾以

犧狶。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復而爲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具。大三鼎之鼒。水大者腥。肉攖者臊。草食者羶。莫惡猶美。皆有所以。九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爲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其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劭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爽。熟而不爛。甘而不噥。酸而不酷。

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腴。○〔西溪叢語〕曰。伊尹負鼎于湯。莊子成〔玄英疏〕云。負玉鼎以干湯。劉孝標〔辟山志〕云。故有忽自壁而樂垂綸負五鼎而要卿相〔楚辭天問〕云。緣鵠飾玉。后帝是享。〔王逸注〕。鵠。謂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修玉鼎以事于湯。湯賢之。遂以爲相。獨孟子以爲不然也。

有莘

〔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沂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縣風俗傳〕云。陳留之地。古文以爲訓。即伊尹幕地名也。縣東有莘昌亭。本宋地。華氏邑也。○〔路史〕云。伊尹外黃有莘人。故〔呂氏春秋〕古史考等。俱言尹產空桑。空桑故城。在今陳留。有伊尹村。○〔竹〕云按〔左傳〕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

伐夏救民

伊尹既離有莘。受湯聘。然後出而從湯。言數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時夏桀爲虐。而諸侯昆吾氏爲亂。乃從湯以伐昆吾。○湯欲伐桀。尹請且

貢職。以觀夏動。桀怒。起九夷之師。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請復入貢職。明年又乏貢職。桀起九夷之師。師不起。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桀。敗于娀之墟。遂奔于鳴條。湯乃踐天子位。尹爲阿衡。

書訓

惟元祀。〔太甲〕即位之元年。夏十有二年。乙丑。商正見丑。故以十二月爲歲首。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

湯之成德以誡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不循先王之道。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假猶借也。有命謂湯也。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言湯德之修。如朕于亳。

癰疽

雍姓。雕名。又名渠。衛靈公之嬖臣。衛靈公嘗與夫人同車。雕爲驂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招搖市名。孔子醜之。去衛。出史記孔子世家。至戚。圍時。遂以孔子爲主。雍雕二音。孟子作雍渠。字音之訛也。說苑作雍雕是。

侍人瘠環

物原云。成周已有寺人。秦始皇初立中車府。置令以總羣閹。魏文帝更中車府爲殿中監。北齊高洋置典御。即隨之。奉御。今長隨也。隋煬帝改殿中監爲內侍省。以監爲太監。又置少監。監丞。○瘠環瘠姓。環名。亦之寺人也。爲齊公公所近狎。

顏讐由

顏讐由。一名顏淵鄒。衛之賢大夫。子路之妻之兄也。華事兄子路義之。孔子至衛。嘗主其家。○孔叢子。顏讐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警以非罪執。子路請以金贖焉。既而二三子納金于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恥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于友。非義而何。

彌子

彌子。名瑕。衛之嬖大夫也。有寵於衛。衛國法。竊駕君車罪刖。彌子之母病。其人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靈公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犯刖罪。異日與靈公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以其餘獻。

靈公曰。愛我。忘其口。味寡人。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君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必變其初也。前見賢後蔑罪者。愛憎之至變也。出韓非子說難篇。

司城貞子

司城貞子。宋之賢大夫也。司馬。司城。皆是宋一官。他國則無。宋是王者後。故僭天子禮。有司馬。司城。一說。孔子去衛適宋。常主于其家。○疏云。按史記。孔子自衛過曹及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

疏司城者。今以宋六卿者之則司城在司馬上。若師司馬至師司馬司能下其位古有此

子援其禍遂逐鄭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由是推之則司城貞子爲陳國之卿非宋卿也亦恐史家謬誤云○左傳魯桓公六年宋以武公廢司空杜預曰武公名司空遂廢爲司城

陳侯周

陳侯名周一名越懷公柳之子也陳至懷公時吳方薦食上國破楚入郢召陳懷公懷公欲往大夫曰吳新得志楚王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囚卒於吳陳乃立周是爲湣公湣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陳告急於楚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吳師去是年楚昭王卒於城父時孔子在陳思歸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二十四年楚惠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遂滅陳而有之由史記陳杞世家

百里奚

百里奚虞人也少時家甚貧流落不偶出遊以干諸國皆不之齊不用又之周周又不用又轉而之他久之不返其妻無以自給乃西入秦爲澣娠遂與相失後奚歸虞事虞爲大夫晉獻公伐虢道出虞境遂以璧馬賂虞公假道意在併虞宮之奇諫奚曰是不可以不諫也奚曰貪賂玩寇蓋不可與言者也荀曰然則將遂已乎奚曰子盡子心吾行吾志耳荀諫虞公果不聽晉伐虢歸遂滅虞虜虞君及奚以歸晉太子申生娣穆姬適秦穆公將以奚

爲媵奚恥之亡秦走宛地理志南陽有宛縣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人曰百里奚吾媵臣也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與之時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大悅遂相之奚乃薦蹇叔于宋聘由余于戎求丕豹公孫枝于晉丕豹不知與公孫枝字子桑公三置晉君一救荊禍巴人致貢西戎咸服戎王遣由余款關請見繆公之霸大都皆奚之力也由史記秦本紀奚爲秦相妻在秦知之而來敢言一日奚坐堂上作樂所貨澣頰自

言知音。因援琴撫絃而歌者三。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扈扉。音掩扇。門枋也。今日富貴忘我爲。其二曰。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相別。贈之以言。令我富貴不相忘。今適富貴忘我爲。其三曰。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谿。墳已荒。祭以柴。舂黃黍。搥伏雞。烹鳴狗。今日富貴捐我爲。歌畢。奚愕然問之。乃其故妻也。遂還爲夫婦。風俗通。奚相秦。勤勵自苦。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于國中。未嘗從車騎。操干戈。及其死也。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德澤流于後世。而秦卒賴焉。其子曰孟明。視。爲政于秦。

秦繆公

秦繆公。名任好。德公子。宣公成公弟也。史記蒙恬傳曰。繆公成二十二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成公。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繆公。繆公元年。自將伐茅津。茅津戎號。茅城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是。勝之。四年。相百里奚。拔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奚讓曰。臣不及臣之友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遊困于齊。而乞食飪人。飪地名。在沛縣。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公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用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秋。繆公自將伐晉。戰于河曲。河曲。晉地。在蒲坂南。晉驪姬作亂。太子申生死新城。新城。曲沃縣。有曲沃故城。人以爲晉曲沃新城。重耳奚吾出奔。九年。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葵丘。在曹州考城縣東南。晉獻公卒。立驪姬子奚齊。其臣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子。克又殺卓子及荀息。夷吾。即晉惠。使人請秦。求入晉。于是繆公許之。使百里奚將兵送夷吾。夷吾謂曰。誠得立。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及至已立。而使丕鄭謝

秦背約。不與河西城而殺里克。丕鄭聞之。怒因與繆公謀曰。晉人不欲夷吾。實欲重耳。今背秦約而殺里克。皆呂甥郤芮計也。願君以利急召呂郤。呂郤至。則更入重耳。便。繆公許之。使人與丕鄭歸召呂郤。呂郤等疑丕鄭有間。乃言夷吾殺丕鄭。丕鄭子丕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其大臣。此其時也。不聽。而陰用豹。十二年。齊管仲隰朋死。晉旱。來請粟。丕豹說繆公弗與。因其饑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枝。秦大夫。字子桑。枝曰。饑穫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奚。奚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用百里奚公孫枝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雍。秦國都。絳。晉國都也。十四年。秦饑。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羣臣。虢射曰。因其饑而伐之。可有大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與兵攻秦。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鰲。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為晉軍所圍。

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餘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亾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岐地志云。野人場在岐州雍縣東北二十里。按野人盜馬食處。因名焉。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以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令於國齊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欲殺而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為請晉君。夷吾姊亦為繆公夫人。夫人聞之。乃衰絰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繆公曰。我得晉以為功。今天子是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饋之七牢。諸侯雍餼七牢。牛一豕一為一牢也。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即前年許秦而不與者。今獻之。使太子圉為質於秦。秦妻子圉以宗女。名懷。是時秦地東至河。晉河西入城入秦。秦東十八年。齊桓公卒。二十年。秦滅梁芮。梁芮國皆在同州。秦得其地。又滅二國之君。子圉二十二年。晉公子圉聞晉君病。曰。梁我母家也。子

晉梁伯之女也而秦滅之我弟多卽君百歲後君指惠公秦必留我而晉輕亦更立他子子圉乃以歸晉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子圉立爲懷君秦怒圉亡去乃迎晉公子重耳於楚而妻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乃受繆公亦禮厚遇之二十四年春秦使人告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厥是冬入立重耳三月重耳立爲晉君是爲文公文公使人殺子圉子圉是爲懷公秋周襄王弟帶以翟伐王王出居鄭二十五年周王使人告難於晉秦秦繆公將兵納晉文公

入襄王殺王弟帶之黨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衛地今濮州三十一年繆公勸晉文公圍鄭鄭使人言繆公曰以鄭厚晉於晉何得矣而秦未有利晉之彊秦之憂也繆公乃罷兵歸晉亦罷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鄭人有賣鄭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安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奚蹇叔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行臣子與焉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必敗必於殽阨矣三十三年春秦兵遂東更晉地過周北門周王孫滿大夫曰秦師無禮不敗何待兵至滑滑國在今偃師縣南滑伯音骨鄭賈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吾主秦三將軍相謂曰兼襲鄭今

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當時晉文公喪尚新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絰發兵遮秦兵於殽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文公夫人秦女也秦穆公之女爲秦三囚將請曰繆公之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願令此三人歸令我君得自快烹之晉君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繆公素服郊迎謂三人哭曰孤不用蹇叔百里奚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恥毋怠遂復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三十

四年繆公於是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晉戰於彭衙彭衙故城在同州白水縣東北六十里秦不利而兵歸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戎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留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制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

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疲極則以仁義慈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內史官也周曰吾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王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史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由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誉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示必死也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王官故地在同州澄城縣西北九十里鄗故地在縣北十七里又有北鄗故城又有西鄗古城以報殽之役晉人皆

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括地志云茅津在陝州河北縣封殺中尸封埋藏也埋藏爲發喪哭之太陽縣也殺戰之死士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晐晐白貌頭則無所遇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覇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皇覽曰秦繆公冢在雍縣東南五里大泉宮前年觀下從

死者自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車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息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醉公曰生洪諸及公孫枝皆從死良爲詩所爲作也秦人哀之爲之作黃鳥之詩君子曰秦繆公廣地益國東服強晉西霸戎狄然不爲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民收其良臣而從亡其先王崩尚有遺德垂法況奪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全篇盡出史記秦本紀）

虞

（碧浦志云今河南虞縣是）

（山海經考下虞）

虞虢虞公爵出自太王子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虞仲及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爲吳君封其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夏墟在河東河縣（自虞仲列爲諸侯十二世有虞公者貪而無謀晉獻公用荀息計賂以璧馬以取其國（左傳虞公好賄晉卿荀息有玉求之弗與既而悔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劒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公奔共池

晉人伐虢　宮之奇

（春秋虞師晉師滅下陽（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闕）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顚軨伐鄍三門冀之旣病則亦惟君故今虞爲不道保于逆旅以侯殷邑之南鄙敢假道以請罪于虢虞（闕）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

（山海經考下虞）

（春秋傳云獻公以虢五年而後滅冀有是也而曰冀亦虞之別名）

（因滅之亡之者以其）

（舉道西山之月虞乃）

不從遂（闕）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左傳書虞賄故也（公羊傳人虢虞公（左傳晉人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爲甚其可再乎（闕）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嘗吾（闕）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闕）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闕）親于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

（魏承三晉者有人欲以兵而分代號伐虞）

（虞虢之間北號爲近故舉之）

（虞之奇諫而不聽）

族何罪而以爲戮。不惟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神鬼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是則非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于卜偶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戰國策。晉獻公欲伐虢。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不聽而去。因伐虢。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使惡宮之奇。宮之奇諫不聽。遂以因而取虞。○虢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仲與虢叔爲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而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虢。武王克商。封仲於弘農陝縣東南之虢城也。周室東遷。虢公忌父。虢公林父。猶爲天子之相。僖公五年。晉獻公假道于虞以伐虢。滅之。地入于晉。○春秋繁露云。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說目。假晉師道。還以自滅。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寶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也。

垂棘之璧

文選。魏文帝云。晉之垂棘。曾之瑛琅。宋之結綠。楚之和璧。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時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之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

屈產之乘

寰宇記曰。晉石樓有屈產泉。相傳有白馬毋飲茲泉。生得龍駒。春秋曰。晉屈產之乘。蓋此地所生良

爲也

虞公見虞段

萬章下

接淅

詩釋之叟叟傳云釋淅米也○西漢義注云孟子言夫齊接淅而行淅米也接字殊無理許愼說文引孟子夫齊淅而行淅音其兩切瀝音乾潰米而漉淅唐本作漉字○孫奕示兒編生民詩曰釋之叟叟烝之浮浮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烝光遠引此詩孫奕曰淅瀝淅米聲烝烝音浮炊之氣傳以況米則有聲炊飯則有氣取爾雅之意爲說也淅星歷反瀝蘇刁反○孟子曰接淅而行趙氏曰淅潰米不及炊也淅先歷反考是二說皆讀曰淅今之好事者凡稱士大夫家淅米飯多作淅聲呼之良可怪矣

班爵

通志云黃帝方制萬里爲萬國各百里唐虞夏建國凡五等曰公侯伯子男商公侯伯三等註公百里侯七百里伯七百里周公侯伯子男五等註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公居攝改制大其封註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白虎通云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極

蘇

通志曰周制自天子至下士凡六等諸侯國君十卿祿註食二千八百人卿四大夫祿註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倍上士註食七十二人上士倍中士註食三十六人中士倍下士註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註食九人庶人在官謂未命爲士者

公

白虎通云所以名之爲公者何公者通公正無私之意也○環齊要略云爵有五等公者無私也故文背私爲公周書云伯能移善于衆與百姓同謂之公○韋昭辨釋名云公貢也才德兼于人人咸貢爲于王而用之也辨曰公直也取其正直無私也字從八從厶八音背厶古私字背厶則爲公○說文云八猶背也厶奸彙也韓非子曰蒼頡作字

自營爲私背私爲公。○〔論法〕云立制及衆曰公

侯

〔白虎通〕云所以名之爲侯者何侯者候也候逆順也〔孝經援神契〕云侯候也所以守蕃也。○〔正義〕云斥候于外以德君人德者侯也。○〔周書〕云能樹名生物與天道俱謂之侯侯能成群謂之君

伯

周書云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士率衆時作謂之曰伯。○〔要略〕云伯把也把持政事也。○〔風俗通〕云伯者長也白也言其成建五長功實明白也。○〔正義〕云禮仁足以長人者伯

子

〔白虎通〕云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正義〕云子字也字養也其德足以養人故曰子也。○〔要略〕云子者孳也孳孳恤下之稱也

男

〔要略〕云男任也任治政事受王命爲君也。○〔黃帝

長男國也今人呼縣爲百里子男本方百里也故古今之百里古之諸侯。○〔周禮〕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禮儀皆以五爲節

卿　大夫　元士

〔白虎通〕云卿之爲言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言大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士者

事也任事之稱也。○大夫但有上下何明尊卑者多也爵皆一字也大夫獨兩字何〔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以爲大夫職任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獨兩字言之或曰大夫爵之下者也稱大夫明從大夫以上受下施皆大自著也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諸侯之士也。○〔春秋漢含孳〕云三公在天爲三台九卿爲北斗三公象五岳九卿法四時三十七大夫法山陵合爲帝佐以匡綱紀。○〔易卦通驗〕云天地

成位。君臣道生。君有五輔有三名。公卿大夫。此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至伏羲因之。故文命决云伏羲作易名官者也。○說苑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附庸

白虎通云。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鄭玄周禮天

司徒註云。凡諸侯爲牧正師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王制註云小城曰附庸。○朱氏曰。猶屬邑也。○玉海云。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賜封也。周公斥大九州之界。公侯之國。蓋有增多附庸。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亦無增損。此魯所以有七百里。而孟子謂周公封魯地方百里也。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附庸舉虛封言之。所謂七百里是也。土田舉實封言之。所謂方百里是也。

春秋邾儀父之類 註

左傳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子名克。字儀父。有王命。故書字。以別之。中國附庸例書字。夷狄附庸例書名。不如字。今○詹氏道傳曰。附庸凡四等。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趙氏惠曰。邾曹滕子爵。顓帝之後。邾附庸之國。未得列於諸侯。故書字以別之。中國附庸例書字。夷狄附庸例書名。

庶人在官

玉海陳氏曰。有爵者必有祿。有祿不必有爵。庶人在官者。非爵也。而其祿有差。

上士 中士 下士 府史胥徒

周禮天官冢宰。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卿卽上大夫。太宰官也。卿爵也。下所治事繁。故其員倍於中士。而謂之

府也庾治藏者猶今之庫官史掌書者猶今之令史胥徒民之給役者胥讀如諝有才智之稱爲徒之什長徒猶今之隸卒在官趨走者也

百畝之糞

周禮天官草人掌土化之法化猶變也變瘠爲肥變惡爲美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物之在地各有所宜草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上有赤緹而黑色者則用牛墳壤用麋土有墳起而柔脆者則用麋渴澤用鹿有舊無塊者則用鹿而今則渴澤用麋土有墳起而柔脆者則用鹿鹹潟用貆貆音歡貛音貪有水已去而鹵者則用貆勃壤用狐有物窶而粉解者則用狐墝塥用豕有粘而疎者則用豕瘠埆用

糞糞音穢堅土也糞麻也有輕與用犬糞音剝輕堅孺而不和順者則用糞也有輕脆而不厚重者則用犬

何氏曰天下之土不同化之之法或用牛羊或用麋鹿或用貆狐或用豕犬皆焚其骨爲灰以漬種糞則燒麻爲灰以漬種今江南之俗猶然而用牛用糞者尤多蓋古之遺法也

樂正裘　牧仲

樂正裘牧仲皆孟獻子之友也○通志氏族畧云樂正氏周禮樂正官氏焉姓苑云脩大夫食采於裘氏因以爲氏今會稽有裘氏

費惠公

費公姬姓懿公之孫庚父之後也庚父爲魯大夫城郈居之因爲費邑左傳隱公二年司空無駭入極費庚父勝之傳至惠公惠公以子思爲師以顏般爲友用王順長息爲臣長息公明高弟子而公明高則曾子弟子其賢蓋有自也

顏般　王順

顏氏黃帝後也上世小邾子以父字伯顏始以顏爲姓世世仕魯爲上卿有顏景生整整生恤恤生求五世爲司寇求生邑宰友友生卿士無繇無繇生回般友之曾孫與王順同師子思

晉平公

晉平公名彪悼公子也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歷下今濟南府師敗走晉追遂圍臨淄盡燒屠其郭中齊背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晉樂盈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樂盈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山在河內樂盈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

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即范鞅宣子子。）以其徒擊盈。盈敗走曲沃。曲沃攻盈。盈死。遂滅欒氏宗。盈者欒書孫也。其入絳與魏氏謀。（即魏舒。）殺厲公。（即魏莊公。）聞盈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淄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災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即趙武。）韓宣子。（即韓起。）魏獻子。（即魏舒。）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向語。叔向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爲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出史記晉世家。）平公遊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盡脊（人名。）起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淵。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盡脊對曰。夫湯陽一舉千里。所恃在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平公於是造亥唐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不敢不飽也。（出韓詩外傳。）平公藏寶之臺災。士大夫皆趨車馳爲救火。三日夜始息。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救。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在下。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而賦斂無已。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爲鄰國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出韓詩外傳。）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怨。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物百

姓而養育之。而下重壞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爲人君於後世哉。平公乃罷臺役出犯死（貴德篇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之。平公納之。正坐殿上。出鐘磬竽瑟。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

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痛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乃屏鐘鼓。除竽瑟。（出說苑正諫篇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罷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罷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忠諫之大者也。公於是令國中欲極諫者無隱。

（眞西山云。平公之於咎犯猶能聽其言而已。來管處之以位。命之以職。食之以祿。）

亥唐

高士傳。亥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憚之。平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平公仲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腑痛是痺。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子欲官乎。吾祿子。欲貴乎。吾爵子。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悅乎。○晉平公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創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

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熨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熨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

迭爲賓主

曲禮云。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左傳云。賓有禮。主則擇之。

衛孝公

衛靈公卒。嫡孫輒立。是爲出公。子蒯聵立。是爲莊公。註作疑。出公輒。未可據。

擊柝

易繫辭鄭註云震坤下震上九四體震又互體有艮艮爲門震日所出亦爲門重門象艮又爲手巽爻也應在四皆木也手持二木也相敲是爲擊柝擊柝爲守備警戒也四又互體爲坎坎爲盜五離爻爲甲胄戈兵盜謂持兵是暴客也又以其卦爲○周禮掌壺氏曰凡軍事懸壺以序聚樓○說文云樓即柝夜行所擊今擊木爲聲以代更鼓者是也俗曰鼕鼕更○新則漏木銘龔木垂

四書考下孟 《卷二十六 萬章下 三七

方擊刁斗次木也之○周禮天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夕擊柝而比之柝戒守者所擊也夕比若今酉點○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崔琪擊柝賦云嚴人暮分絕人跡君門深兮開九重清矣擊柝出彼高墉候銅壺而發籌雜鬼氏之鳴鐘響以應聲按更籌而宣九陌內以達外禁姦慝而清四封聲參投壤之聲知其拳鉼之守衛劇奉職金吾克勤益欲懲寇暴亦以戒昏曉

爲委吏乘田

孔子二十歲仕於魯爲委吏料量平二十一歲乘田養畜蕃息○趙註云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乘田苑囿之吏

寄公

士之仁章註

禮郊特牲天子諸侯不臣寄公故古者寓公不絕世諸侯失國而寓他國者謂之寓公所寓國不敢以爲臣寓公亦則臣其子故曰寓公不絕世○喪大記曰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宿出國宿他國來聘之卿大夫也出出迎也

臺官君佩之則受註

四書考下孟 《卷二十六 萬章下 三七

左傳申無宇曰天有十日自甲至癸人有十等自王臺下至臺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謂給臺人廝役者已上所謂人之十等也

市井

留青日札云後漢循吏傳云注因井爲市故稱市井風俗通乃言人至市者當于井上洗濯令潔非也蓋言市中之道四達如井因井路藝集之便以相交易或曰在國曰市在野曰井○昔云古人陳

百物于井傍因晨汲市易故曰市井猶北方之虛集也

庶人贅

書云可畜而不散遷者爲也故庶人執之可畜而不違時者雜也故工商執之

皮冠旃旌

左傳昭公二十年傳曰皮冠以招虞人又十二年傳言雨雪楚子皮冠以出○柳宗元守道論曰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

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捨之是失道也○周禮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畫日月于旗端天子所建言常明也交龍爲旂旂倚也畫作兩龍相依倚通以赤色爲之無文采通帛爲旜旜戰也戰戰恭已而已雜諸侯所建也通帛爲旜三孤所建象無事也雜帛爲物一作旆以雜色綴其邊爲鷹尾將帥所建象物雜也熊虎爲旗旗期也言與衆期于下軍將所建象其猛如熊虎也鳥準爲旟旟譽也軍吏所建譽衆趨事則有稱譽龜蛇爲旐旐兆也龜知氣兆之占凶建全羽爲旌之于後察度事宜之形兆全羽以五采繫析羽爲旌析羽以五采繫于旌旌順滑貌全羽以五采繫旌上取全而遂之之義析羽爲旌析羽爲旌旌精也言有精光上取析而之之義爾雅云注旌首曰旌旌精也旗期也言與衆期于下也○載旆于竿有鈴曰旂懸鈴于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也有鈴曰旂畫致龍于旒因以名焉有所決曰有所決斷以帛練爲旌因其文章不復畫之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

帥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旗斿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世本云黃帝作旃○說文曰旃曲柄也所以招士衆

小雅大東之詩 全四篇章此後第三章

有饛簋飧維錐及貙有捄棘匕所以載鼎肉而升之於俎也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霍光能行於昌邑莊

前漢霍光傳云昌邑王賀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嘗有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世稱其忠將軍若復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

世圖計光與羣臣供見白太后廢之送至昌邑郵

告于全　梧檟
杞柳　楊子善惡混之說
滿水　孟季子
佛氏謂作用是性註　雪
炙　冬日
尸　蘇氏胡氏之說註
夏日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註性情

楚麥　易牙
耳　于都
匏桑　半山
奕秋　鵠
熊掌　桐
梓　梧
揚師　檟
棘棘　狼疾
趙孟　大雅既醉之詩註

膏粱　文繡
莫稗　任即任人事
屋盧子　親迎
樓　膠柱而鼓瑟註
曹交　匹雛
烏穀　小雅小弁之詩註
鳳凰翙翙之詩　宋牼
公儀子　王豹
綿駒　善謳

華周　杞梁
司寇　燔肉
五霸　葵丘之會
歃血　樹子
昉　羅
盟　慎子
南陽　白圭
舜　治水爲壑
傳說　版築
塩　猱叔叔
筋骨

杞柳

杞柳屬生水傍又枸杞多生荒城阪岸之上○爾雅云杞柳櫃（音詎今俗呼枸杞也○本義杞柳桮棬（樹雅注云柳當作柳桮柳似柳皮可以貢作飯○說文云杞枸杞柳小楊也從木弓聲楊蒲柳也從木易聲桮棬（音河柳也從木不聲○按詩有三杞將仲子篇無折我樹杞（杞屬生水傍樹如柳葉相似而白色理緻赤）四牡篇集於苞杞（因書考下孟卷二十七　一

杞枸檽也（檽似杜篇言采其杞（春暮而杞可食也）南山有臺篇南山有杞（樹如檉一湛露篇在彼杞棘四月篇隰有杞（杞枸檽○棘赤棘○詩義疏云蒲柳之木二種一種皮正青一種皮紅正白葉皆長廣可爲箭竿○詩衛展宮眉翠拂行人首又曰紅入桃腮青回柳眼韶華已破三分○今淇水濮曾國泰山汶水邊路純杞柳也○齊民要術云楊性勁直堪爲屋材柳性懦軟久無不曲比之白楊不如遠矣○吉今合璧云樹高五三丈許爆娜枝條葉細溜長者曰柳

（通志云柳曰夭蘇杞柳亦曰蒲柳）

（爾雅注杞柳今呼爲紅柳）

（山海經鹿吳山之西有谷焉名曰基谷其木多杞）

（爾雅云杞柳可以爲桮棬之屬也）

低枝立葉小者曰楊楊花入水經宿化爲浮萍柳花漫空如雪○陶淵明爲彭澤令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因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三峯集李固言未第時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言別之應曰吾柳神九烈君已用柳汁染子衣矣果得藍袍當以棗糕祠我固言許之本幾狀元及第

梧檟

疏按說文云梧檟也梧居木孟也所謂器似朴屈木作是也○朱子曰梧檟似今梧杉合子杞柳恐

（因書考下孟卷二十七　二

是今做合箱底柳北人以此爲箭謂之柳箭即蒲柳也

湍水

說文云湍急瀨水又云瀨水流沙上也今謂縈迴之水者言其水流沙上縈迴之勢湍湍然也○許慎淮南子注曰湍水行疾也

楊子善惡混之說（註）

楊子脩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歟

佛氏謂作用是性註

朱子曰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荅問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捉足之運奔皆性也

雪

大戴禮云天地積陰温則爲雨寒則爲雪○【說文】元命苞曰陰陽凝而爲雪○【釋名】云雪綏也水下遇寒而凝綏然盛下也泥陷之書云雪爲五穀之精【爾雅】云雪與雨祥下曰霰【韓詩外傳】云凡草木

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六者陰極之數雪花曰霙雪雲曰同雲【詩】云雨雪霏霏同○【埤雅】說文曰凝雨說物者從彗蓋雪雨之歸者也彗能淨坋穢若彗所謂以泰雪拂者以淨爲義爾雪握之飄聚立春以後不復可摶亦以微溫摶之故也里語以爲春雪不能凍瘡瘢其以此乎○謝靈運雪賦曰臣聞雪宮建于東岡雪山峙於西域岐唱發詠于采薇姬滿甲歌于黃竹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謳以幽蘭儷曲豕尺則呈瑞於豐年豕丈則表沴徵於陰德雪之時義遠矣哉○【玉曆通政經】云雪本雨也緣寒凝于空中結而成雨爲氣之積雪爲氣之陰又曰陰氣退伸苦寒成雪

炙

【食志】云或燔或炙【傳】曰炙炙肉也【箋】云炙肝炙也從獻之俎又曰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稍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帝王紀】紂宮九市有行酒焉行炙○【能瓜建曰】祭典庶人有魚炙之禮○【釋名】云炙炙也炙於火上也

貊炙全體炙之名自以刀割出於胡貊之爲也

孟季子

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以仲季之序考之季子又當爲仲子之弟也

尸

【祭法】云夫祭之始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禮記】云古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祭祀必立尸此父子之倫也【檀弓】云古者事死如

宇宙大疑誼云謬哉古祭之有尸而以孫爲之孫爲之其父北面而事之而曰明乎事父之道誼非夷繼之道哉然則何以誤言於古也尸主也謂水之爲主也祭成喪者必有尸以其主立也祭而有尸所以出主也尸必以孫孫也本主而出也孫幼不能抱及無孫使人抱之所以抱其主也夫婦共尸一主之合抱也始死無尸未立主也神具醉止則非尸所食儼如在也皇尸載起還主於廟也皐笮嚮詔安尸所以安主也故曰尸神主也以木而象其神以有依也○周官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尸王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守祧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冕弁之序吉神祓禳考而詩稱公尸則凡祭有尸矣○春秋傳曰啓蟄郊簡伯爲尸傳曰舜祀唐郊丹朱爲尸又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爲尸曾子問曰卿大夫爲尸於公則其尸皆貴者矣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此大夫士之祭所以異於天子諸侯喪禮始喪而奠則無尸以人道事之也既葬而祭則有尸以神道事之也祭祀同凡則二尸儀禮曰男尸女女尸謂虞祭也○通典祭所有尸者鬼神無形因尸以節酳飽孝子之心也夏后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坐尸詔侑無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今俗道州人舞祭祀迎同姓丈夫婦人伴神以享亦爲尸之遺法

冬日　夏日

席夔冬日可愛賦云冬實崇朝日爲至陽方傷竹彫松之嚴物無不懼掘麗天出地之旭愛何可忘依棄之易感徵煦而和鳴帶雪之林假餘光而改色○賈嵩夏日可畏賦云烟勃乎扶桑之津鼎沸乎咸池之水八紘凝火井之內六合若炎丘之裏

蘇氏胡氏之說

新安陳氏曰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胡文定公論性謂不可以善言繼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

善。只是贊嘆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善哉。五峯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辨。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 註

韓子原性篇。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又云。性有三品。雜性情

而爲言也。必若孔子之言而後備。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是合性情言之也。而諸子之說在其中矣。宋儒析性情爲義理氣質之分。似也。而曰孔子之論性。乃氣質之性。孟子之論性。乃義理之性。力主孟子而陰若不是孔子者。非也。或曰。若子之論性固善矣。則是堯舜無情。桀紂無性也。曰。善哉子之問。吾盡論子。堯舜非無情。性其情也。桀紂非無性。情其性矣。吾非善子之問。爲是也。得子之問。吾說益明。是以善之也。

性情

曰虎通曰。性情者。何謂也。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人稟陰陽之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情者靜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稟六氣以生者也。故鉤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效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者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六情者何謂也。喜怒哀樂愛惡。謂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性所以五情所以六者何。人本合六律五行氣而生。故內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揚雄論性情說云。尚書而下。孟荀楊韓至宋世諸子言性而不及情。言性情俱者。易而已。易曰。利貞者。性情也。莊子曰。性情不離。安用禮樂。甚矣。莊子之言性情有合於易也。○王弼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是易之所謂利貞

也。莊子所謂不離也。故曰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性猶水也。情猶波也。波興則水墊。情熾則性亂。波生於水。而害水者波也。情生於性。而害性者情也。觀於濁水。迷于清淵。小人也。朘朘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君子也。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舉性而遺情。何如。曰。死灰。槁情而忘性。何如。曰。禽獸。古今之言性情者。易盡之矣。莊子之言有合於易者也。遂性情說。○吉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情惟一。允執厥中。人心情也。道心性也。精一執中。約情之偏而合性之中也。詩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則象謂之物。法謂之則。五性出於五行。金神曰義。水神曰仁。水神曰智。火神曰禮。土神曰信。是五性之物之則也。六情出於六氣。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善生於風。惡生於雨。樂生於明。哀生於晦。是六情之物之則也。○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之慾也。天靜曰性。欲動曰情。○孟子曰。人之性善言性也。未及情而言之也。○荀子曰。人之性惡言情也。未及性而言之也。○賈誼曰。少成若天性。又曰。性者。神氣之所會。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其所謂潤厚而膠者。今人名物之堅者曰有性。不堅者曰無性之謂也。○孝經雜記。流者芸也。情以除穢。幌者白也。性以治內。趨臺獨言性清相與表神談助。曰。情本性中發。○陸機曰。情者性之影。凡此言性。皆先於伊洛。其理無異。而辭旨尤潤。宋人乃謂漢唐人說道理。卻說夢。誤矣。

麰麥

說文曰。麰。周所受來麰也。○蔡邕月令章句云。首種謂宿麥也。麥以秋種。故曰宿麥。○野客叢書曰。百穀各以初生為春熟。為秋麥以初夏熟。故以四月為麥秋。○春秋佐助期云。麥神名穜稺。帝人以禮祭之。已年大熟是。○孝經援神契云。黑帝食黍。○唐書云。大抵國土碧麥。形大於中國之麥。粒表裡皆碧。香氣如粳米。食之體輕。多可禦風。○說文曰。麥金也。金旺而生。火旺而死。○本草云。麥有四種。曰大麥。小麥。猬麥。蕎麥。惟大麥久食令人肥。白淅肌膚。為麵勝小

麥而無蹂躪。○詩思文篇貽我來牟。帝命率育。麰
大麥也。麥小麥也。○大戴禮云。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
先見者。故急祈而見之也。○禮月令云。孟春之月。
天子乃祈麥實。仲夏之月。繼之以麥。麥天子乃以雛
嘗麥。先薦寢廟。

易牙雍人名巫牙其字也調味能辨淄淮之水。
淄淮皆水名。齊在淄淮之間。○公好內多內寵。內寵。內夫人者六人。
長衛姬。生武孟。衛姬。公子無虧之母。故以少。
西書考下卷二十七 十一

公子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
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華子。華氏之女也。子姓。公與管
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襄公立雍巫即易牙。有
寵衛共姬。即長衛姬。○共音恭。寺人貂。奄官。貂名。貂者有
寵於桓公。故易牙因之而得寵。食味也。易牙善調食味。故桓公以爲能。公曰。子善
調味乎。吾嘗盡嘗天下之味矣。唯蒸嬰兒之味未
嘗。易牙遂蒸其首子而進之。自是亦有寵於公。公
許之。立武孟。左傳僖公十七年。管仲有疾。公曰。仲父之疾
革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公
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尚可疑耶。管仲曰。人之
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憂。將何有於君。公曰。諾。
管仲卒。公逐易牙。三年復召用之。及桓公疾。易牙
與寺人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矯以公令。有煩入踰
垣入至公所。公曰。我饑欲食。我渴欲飲。而無所得
何故對曰。易牙作亂。塞宮門。飲食不可得矣。公嘆
曰。死者有知。我何面目見仲父乎。遂蒙衣袂而絕。
出呂氏○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
春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渴餓而死。三月不收。蟲出於
西書考下卷二十七 十二

戶。○論語隱義曰。齊桓公
尺。非伐中山還。倚杜蹼曰。
天下珍物悉易得。來獻人肉食。易牙歸斷其兒兩
手以喫君。○淮南子曰。兒易牙淄淮之水。合者
當一哈水。如甘苦酸鹹矣。○又曰。桓公甘易牙之和。
而不以時節。

耳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上學以神
聽。神聽學。中學以心聽。以心聽者。下學以耳聽。以耳
聽者。學皮膚。○博物志云。南方有落頭民。其頭能飛。以

耳爲翼。○拾遺錄云。涿胥國人左耳中出青龍。右耳中出白虎。龍虎初出。皆飛去地十餘丈。雲繞龍風吹虎。俄而以手一捫。龍虎皆還入其耳。

子都

子都。鄭大夫。公孫閼也。鄭詩曰。不見子都。益謂此人也。有寵於鄭莊公。莊公三十二年。將伐許。授兵於大宮。鄭祝子都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授車之時。未有馬。子都挾輈而走。故以手挾輈而走之。又大逵路九軌。容軌及子都怒。及師傅於許之城下。潁考

叔取鄭伯之旗蚤以先登。考叔取鄭伯旗蚤而先登。名曰蚤旗者。爭先鄭兵以登許之城。子都自下射之。潁考叔旗蚤而死。出國之城。子都自下射之。潁考叔旗蚤而死。出國之城。十一年。鄭厲公篡立。祭仲專。厲公患之。將使其婿雍糾殺之。雍糾卿之。以告祭仲。子都黨祭仲。殺雍糾。祭仲專。鄭伯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祭仲殺厲公。出奔蔡。厲公出奔蔡。厲公曰。謀及婦人。宜其及也。雍姬。雍糾妻。祭仲女。入操鄭都也。居之。出左傳。鄭伯既厲公自櫟入。操鄭都也。公十七年。既厲公自櫟入。操鄭都也。公十七年。祭仲殺雍糾。遂厲公。今厲公返國。操入。治頒於雍糾之亂者。操公十五年。祭仲殺雍糾。遂厲公。今厲公返國。操入。治頒於雍糾之亂者。出左傳。頒。祭仲已殺雍糾。遂君之黨者。祭仲已殺雍糾。故治頒於遂殺子都。出左傳。頒。公十五年。○鄭注

山有扶蘇。隰有荷花。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毛經傳。子都。世之美好者也。

匏豕

說文曰。牛馬曰匏。犬豕曰豢。○國語。楚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匏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日。近不過浹日。遠謂三牲。近謂鷄豚之屬。浹日。十日也。

牛山

晏子春秋云。景公游于牛山之上。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

何之。俯而泣。艾孟。鬱屬。于嵩子曰。然。臣願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況君乎。俯泣。晏子曰。樂哉今日之遊也。見佳君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者。則太公至今猶存。吾君方將被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慙。舉觴自罰。因罰二臣。○鷄跖集云。齊威公時。虹貫牛山。管仲諫無近妃宮。○明喬宇登牛山記云。牛山在臨淄之南十里。予往而登之。泰沂駝稷。四顧而有風烟雲日。百里而見。○

大明一統志云牛山在今青州府臨淄縣

奕秋

奕秋善奕者名秋也孟子云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當奕之思有吹笙過者頓心聽之將屬未屬之際問以奕道則不知也非奕道之深情有暫暗笙滑之也緣首天下之善奕也當奕之推有鳴鴻過者繳弓擬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之推算有瞥眛鴻亂之也故瞥無目而耳不可以察專於聽也儻無耳而目不可以聞專於視也以瞥儻之微而聽明審者非用心之一哉是故學者必專勤精思以入於神若心不在學而強諷誦雖入於耳必出於口矣○漢張衡傳云奕秋以棊局取喻

鵠

合璧事類云鵠禽之大者色白又有黃者有升者善高翔湖海江漢間有之○楚辭曰黃鵠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識天地之盈虛○漢昭帝歌曰黃鵠能飛下建章金爲衣兮翡爲裳羽肅肅兮行蹏蹏目願非德婉爾嘉祥○莊子曰鵠不浴而白○神異經曰崔國男女長七寸喪海鵠鵠過即吞之

熊掌

埤雅云熊似豕堅中山居冬當心有白肪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其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好舉本而引氣謂之熊經莊子所謂熊經鳥伸是也冬蟄不食饑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爾雅翼猨者云熊是其雄羆則熊之雌者羆力尤猛鬼谷子曰分威法伏熊說者以爲熊之擊搏先伏而後動○埤雅云羆似熊而大黃白文長首高腳從目能緣能立遇人則擘而攫之俗云熊羆取直惡人橫目其白生於心之下言之上亦如熊白而麤秋冬則有春夏則少猛憨多力能拔大木一說羆有黃赤二種被髮人立絕有力者○劉向新序云紂王天下熊蘗不熟而殺庶人

桐梓梧

埤雅云黃思邈曰白桐無子冬結似子者乃是明

年之華房爾雅曰榮桐木郎此是也桐木華而不實故榮桐木是也今亦謂之華桐實而皮青者曰梧桐○花木考云圖經曰桐生桐柏山谷今處處有之其類有四種舊云青桐枝葉俱青而無子梧桐皮白葉青而有子子肥美可食白桐有華與子其花二月開黃紫色名椅桐又名黃桐則藥中所用華葉者是也古樂府云清明之日桐始華不華則歲有大寒桐木後華○漢安世房中歌故曰始云桐生茂遂陰師古曰桐謂梧桐皆通達而生也又輕脫貌○花木考云泉州刺桐初夏花開極鮮紅鄉葉先萌芽而花後發則五谷大熟丁晉公詠詩謂說鄉人說刺桐葉先花發始年豐我今到此憂民切只愛青青不愛紅○又云爲木之長故材曰梓材匠曰梓人宜有此木則餘材不器震或位置在他木下則有聲具異如此土以黃土者爲上○通志略詩云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椅梧桐是一物桐梓是一物椅桐梓漆是四物○何遜遊山記云白色有角者爲梓○傳曰檟者賈道也梓者子道也舊說檟即是梓梓即是楸楸之疏理而白色者爲梓實桐皮曰梓其實兩木大同而小別也今呼牡丹謂之花王梓謂木王蓋木莫良於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而○玄中記云凡梓木爲揭居下則木鳴聞之爭位○禮斗威儀云君乘火而王其政和平梓爲常生○埤雅云梓一名楸即梧桐也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華淨妍雅極爲可愛故多近齋閣種之○齊民要術云梧桐山石間生者爲樂器則鳴

場師

周禮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蓺樹之果蓏珍異之物果桑李之屬蓏瓜瓠之屬以時敛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槠

槠山樗也又條可爲箭左傳伍員曰樹吾墓槠槠可材也○爾雅云槠苦荼郭璞註云樹小似栲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茶晚取者爲茗或謂蜀人名之苦荼

棘棘

爾雅云棘小○棘荊棘凡有刺者皆曰棘○許氏曰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棘生白色爲白棘實酢者爲樕棘○陸佃云大者棗小者棘酸棗棘也聖性重喬棘則低矣故並棗爲棘○[illegible]云樕棘小[illegible]狀云棘大棗小者棘酸棗無用之才也○[illegible]重棗爲棗二棘棘實曰棗性重喬棘則低矣故其[illegible]字如此○[illegible]風曰園有棘棘酸棗也

於果爲下[illegible]云鵲巢中[illegible]有棘蓋棘性瘦令人養華之法初春以棘數枝置[illegible]以碎霜護其華牙也

狼疾

按狼之喻最多其[illegible]食則曰狼餐言其恣取則曰狼貪言其成[illegible]則曰狼顧言其亂走則曰狼竄言其陸梁則曰狼虓言其專愎則曰狼狠言其不恤則曰狼戾言其不簡則曰狼籍言其乖謬則曰狼狽

趙孟

左傳李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谷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焉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天王饋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維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蓋亦遠[illegible]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

諺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儕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不即其死[illegible]爭不從又何以年○[illegible]云秦后子來奔趙文子見之問曰秦君道乎對曰不識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蕃熟鮮不五稔文子視日曰朝夕不相及誰能俟五文子出后子謂其徒曰趙孟將死矣夫君子寬惠以恤後猶恐不濟今趙孟侈晉國以主諸侯

之盟。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數。猶懼不終其身。況日而漱歲。怠倫甚矣。

大雅既醉之詩（全篇八章此摘五章）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此享其飲食恩意之厚。而願其受福如此。）○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猶光大也。）○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始也。）公尸嘉告。（公尸。君尸也。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蓋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既有其始矣。）子是公尸。以此告之。○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清潔美。）朋友攸攝。攝以威儀。（皆有威儀。）○威儀孔

時。（甚得其宜。）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善也。）

膏粱

膏脂也。說文云。戴角者脂。無角者膏。○元命包曰。膏者。神之液也。又澤也。肥也。潤也。以脂膏潤物曰膏。○詩小雅云。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易云。維膏不食。○物理論曰。粱者。黍稷之總名也。○爾雅曰。薏。門赤苗。芑。白苗。（廣志曰。有青粱。赤粱。黑粱。皆好穀。）

解粱。有遊東赤粱。本草曰。白粱味甘。微寒。無毒。主除熱。益氣。有襄陽竹根者最佳。黃粱出青冀。左思魏都賦曰。有雍丘之粱。崔駰七依曰。玄山之粱。

文繡

周官曰。五色備謂之繡。此言刺繡衣所用也。○釋名曰。繡。脩也。文脩脩然也。尚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禮記曰。仲秋之月。命有司文繡。有恒必循其故。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粱之義也。故有黼黻文繡之美。蕴布之尚。及女功之始也。○春秋元命包曰。織女之爲言神女也。成衣立紀。

故齊能成文繡。應天道。女功之事。乃能神天下。○故懸以衣人。得此氣。○漢書曰。賈人無得衣錦繡綺穀。絺紵紵罽。景帝詔曰。錦繡纂組。害女功也。漢武別國洞冥記曰。元鼎元年。起仙靈閣。編翠羽麟毫爲簾。有連烟之繡。○又甘泉宮有霞光繡藻龍繡。○梁張率繡賦。尋造物之妙巧。固紡此於百工。嗟莫先於黼繡。自帝虞而觀風。雜藻火與粉米。鬱山龍與華蟲。若夫觀其絺綌。與其依放。龜龍爲文。神仙成象。總五色而極思。籍羅紈而發彩。其萬物之有狀。盡象化之爲形。

既綿華而稠彩亦容照而疎明

莫稗

孫疏曰莫稗者即禾中之莚草也○說原云稊稗一種也皆有米而細小水下無不熟之時擣而炊之亦可備荒○郭璞云稊似稗布地生穢草也升菴云說文稊稅也莊子稊米之在太倉○莊子又云道在稊稗○呂氏春秋云飯之美者陽山之稊高誘云關西謂之糱音達冀州謂之糱皆一物也廣雅解云如黍黑色稗有二種一黃白一紫黑

黑者芑有芒北人呼爲烏禾人不甚珍農家種之以備他穀之不熟耳合此數解觀之以稷爲稆貴而爲五穀之長尊而配大社之神轉相解詁以爲烏禾黑稗爲孟子莊生之所賤農人之所不甚珍亦由形色相類而誤大奸似忠大惡似信況他物乎

告子下

任 [illegible] 事同

疏按魯隱公十一年左傳云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路史云任伯酋本己姓帝俈母家逮黃帝以封幼子周之徵邑也以居風姓今濟陽之任城是也

屋廬子

屋廬子名連晉賢人學於孟子嘗著書言彭蚏之法

親迎

郊特牲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

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說苑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廆二乘加璪大夫庶人以雁二乘加乘鶩拜曰某固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璪不珍之廆敢夫人以女夫人曰有齒室數母之產未諭傳祀之教得承執衣箕之事敢不敬拜祝祭拜夫人受璪取一乘廆以廆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

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同也。交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於堂。拜諸毋於大門。夫先升奠雁。女乃升。奠畢。三揖。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亦之師友。使某治不珍之臐。不珍之羞。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某荐之庶。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俾奉執箕帚之事。敢不敬拜。○禮書曰。將迎則齋戒居外。及初婚之時。父醮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勉帥以敬先妣之嗣。子諾。乃行。主人迎于門外。賓執雁。從至於廟門。揖入。升階。奠雁。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壻御婿車。授綏。婿乘以先。俟於門外。此所謂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納幣必以使。而春秋之時。有親行之者。莊公如齊納幣是也。逆女必親。而春秋之時。或以使。公子彄。公子遂如齊逆女是也。應親而不親。不應親而親之。此春秋所以譏耳。禮必親迎。若不親迎。則有婿入三日。壻見之儀存焉。

樓

說文云。樓。重屋也。攟。澤中守草樓也。○釋名曰。言牖戶諸射孔。樓樓然也。○爾雅云。陝而脩曲曰樓。○漢武帝時。濟南人上黃帝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崑崙。蓋樓之始也。其後魏有靈臺。晉有觀象臺。○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黃帝時爲十二樓。以候神人。名曰迎年。武帝於是作飛廉樓。漢武帝又作七輪云。飛廉子棄迎風。寒露儲。脊射熊館。

膠柱而調瑟 往應之曰膠柱

史記趙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使廉頗將兵。固壁不戰。王信秦之間言。使趙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瑟每一柱有一柱之和。今以膠定其柱。不使變移。而欲之音。能調和。

曹交

曹。姬姓。伯爵。出自文王子叔振鐸。武王克商。封之其地濟定陶縣是也。叔振鐸生大伯脾。脾後九世相公。終生卽位。終生三十五年。魯隱公立。至哀公

八年曹伯陽爲宋所滅○王海云今興仁府濟陰縣東北三十七里定陶故城是其地也

匹雛

周官云庶人執鶩音○說苑曰鶩無他心故庶人以爲摯○曲禮曰庶人之摯匹匹讀爲鶩野鴨曰鶩家鴨曰鶩如庶人之終守○癸辛雜識云禮記檀弓以匹爲發字匹耕稼也○爾雅疏云舒鳧鶩鴨也一名舒鳧云野曰鳧家曰鶩也禮記內則舜鳥之不可食者野鳧○鄭注云鶩取其不飛遲

烏獲

疏按皇甫士安帝王世說云秦武王好多力之士烏獲之徒皆歸焉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古御覽云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龍文之鼎絕膑而死○韓非子曰烏獲舉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薛綜註云烏獲秦武王時力士能舉千鈞之重○薄疑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千鈞三十斤也○呂氏春秋云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竭而牛不可行逸也○文選班孟堅曰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

小雅小弁之詩

弁彼鶴斯弁飛相貌鶴鳥也小而緇飛提提羣鳥多貌下自下東呼鴨鳥歸飛提提羣鳥之貌民莫不穀善也我獨于罹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言弁彼鶴斯則歸飛提提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則豈斯之不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欲而慕也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者言如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詞也○踧踧周道踧踧平易也周道大道也鞫爲茂草也鞫窮我心憂傷怒焉如擣怒思也擣舂也假寐永嘆假寐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

維憂用老必之憂矣疢如疾首踧踧周道則將鞫爲茂草矣我心憂則怒焉如擣矣精神憤眊至于假寐之中而不忘永嘆憂之深永長歎也疢如疾首則又憂之而至于病也○維桑與梓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牆下以遺子孫給蚕食具器用者也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依者尊者仰之靡依匪母依者親而濟之不屬于毛屬連也毛麗體之餘氣未屬也不離于裏裏心腹也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況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聽依也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乎不離于父母之裏乎無所歸咎推之于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菀音鬱彼柳斯鳥名貌鳴蜩嘒嘒何不鳴于是也蜩蜩也嘒嘒聲也有灌上聲者淵灌深也○崔葦淵淵音鬱聚也

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憂矣不遑假寐蓋言物之大者無所不容以興今我獨見棄逐如舟之流于水中不知其何所至乎是以憂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假寐也○鹿斯之奔維足伎伎舒貌雄之朝雖雖鳴也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言鹿之奔則見伎伎然雄之朝則雖雖然尚知求其雌匹見物之無不願就者而我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而無枝是以憂之而人莫之知也○相彼飛虺尚或先之投弃行有人莫之知也○相彼飛虺尚或先之言人之光尚或有矣其舉露而垣被之者皆有不忍之心焉今土梁逐其子曾飛虺死人之不如其忍心亦甚矣是以心憂而淚隕

也○君子信讒如或醑之信讒是聽讒言也如受醑爵得即飲之皆不加思慮倘報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木掎矣析薪扡矣扡隨也言伐木者尚商其巔析薪者尚商其理皆不妄扡析之今乃給彼有罪之君而加戕以非罪曾伐木析薪之不如○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窺其底君子出言易于招禍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為之也○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鳴聲也幽谷深谷也喬木高木也言鳥猶知求友況人乎故伯服之此四句蓋比詞也○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

凱風自南南風謂之凱風長育萬物者也吹彼棘心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棘心夭夭母氏劬勞病苦也○以凱風之吹風北而木成者棘心比母氏之劬勞子之幼時蓋曰母生我劬勞甚矣未其始而育以起自責之端也○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令善也○棘薪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喻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母聖善猶其周而自責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浚衛邑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養心於浚而有子七人母氏勞苦衛之下猶能有所養心於浚而有子七人母氏勞苦承上言寒泉在浚

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
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
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寡
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
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曰傲乎救世之士哉
曰君子不爲苟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
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
爲內其小大精其行適至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
物無擇與之俱往於是有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

而悅之 莊子○荀子云宋子有見于少無見於多

公儀子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奉法循理無
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
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
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
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
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
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

所售其貨乎出史記循吏傳按韓詩外傳云公儀
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
之公儀休不受其弟曰夫子嗜魚而不受何也曰
以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
下人之色將枉于法枉于法則免於相免於相則
雖嗜魚人不必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
受魚而不免於相雖不受魚我能長自給魚此
明於魚夫惟人不如自情也明於人之爲已者不
如已之自爲也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
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身成焉○公儀
子常謂魯穆公曰君知圃人之爲圃乎夫其衰平
其畦通其風日疏其水潦而施糞植焉窳隆乾濕
各隨其物產之宜時而樹之無有違也蔬成而后
懶之相其豐瘠取其多而培其寡不傷其懶已而
溉蔬息其懶於是庶日克而圃不匱今君之有司
取諸民不竭知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幾何而入於
官者倍焉君之圃匱也已臣竊爲君憂之末詳魯
君炊左右請閉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
賦蒙山今四川雅州名經載茗今吳陽貨茶芳香吾不布吾已閉
心矣何閉於門哉出說苑政理篇

王豹 緜駒

三輔決錄曰王豹出自單門○張衡傳云王豹以
清謳流聲○文選陳孔璋曰過高唐者效王豹之

謳游雎渙者學藻繢之綵○輸主曰高唐齊邑也善歌者雒駒居是焉而舉邑之人皆善爲歌者言風俗染人王豹亦善歌者居淇

善歌

說文曰詠詩曰歌獨歌謂之謠謠齊歌也○淮南子說山訓曰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氾論訓曰韓娥秦青辭談之謳侯同曼聲之歌慎子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乎人心

華周杞梁

華周即華旋杞梁即杞殖皆齊大夫也莊公四年將伐衛及晉爲車五乘之賓殖與周皆不與殖恥之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咲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遍食乃行出說苑立節篇杞殖華周同車侍莊公伐衛遂伐晉取朝歌以報平陰之役既還遂襲莒門於且于且音疽侯翔攻其門公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杞梁華周下戰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周曰君爲五乘之賓而周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汚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闔扉陷陳三軍弗敢當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閒不能入隕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于物也來吾踰子隕侯車伏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周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周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

是以哀之若人曰子母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周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鷄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狹路也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戰曰請有盟莒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言貪莒子之貨賂棄命君所惡也君之命令有臣如此亦莒子所惡也皆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遂進闔扉陷陳三軍莒戰杞梁遂隕殺二十七人而死莊公殺二十七人而死莊

使者爭之于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
[illegible]則賤妾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
郊弔[illegible]賤妾不得受君命[illegible]之屍[illegible]於是莊公乃還
車詣其室[illegible]禮然後[illegible]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
五屬之親[illegible]無所歸乃托其夫之屍于城下而哭
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抑涕十日城爲之
[illegible]而隅爲之崩[illegible]既葬曰吾何歸矣[illegible]婦
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
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
所倚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
[illegible]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莊公遂立廟于臨淄
之上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爲頌曰杞梁戰
死其妻收喪[illegible]莊[illegible]道[illegible]不敢當哭夫于城城爲
之崩自以無親赴淄而死[illegible]曰嗟哉杞梁有要貞
[illegible]禮郊弔不受枕屍哭死路[illegible]城崩自病無倚赴淄
[illegible]命同歸可[illegible]

司寇

左傳曰爽鳩氏司寇也[illegible]故爲司寇[illegible]韓詩
外傳云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
之曰宋公之子弗父何[illegible]魯孔丘命[illegible]爲司寇○
春秋繁露云[illegible]司寇尚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illegible]
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殷伏拜謁折旋中矩立
而磬折揖則抱拱敦衡而藏至清廉平賂遺不受
請謁不聽據法斷訟無有所阿孔子是也爲魯司
寇斷獄屯屯與衆共之不敢自專是以死者不恨
生者不怨○[illegible]魏書李[illegible]庶曰孔子爲魯司寇乘柴車

而駕駑馬

燔肉

公羊傳云腥曰脤[illegible]熟曰燔○左傳曰祀有執燔
戎有受脤禮之大節也○禮書曰脤唇以盛之也
膰燔以熟之也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
以饋食享先王是社稷主脤故謂之脤宗廟主熟
故謂之膰

五霸

風俗通齊桓公九合一匡[illegible]成王室責楚彊之罪

復苞茅之貢晉文爲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
冠帶翼戴天子繆公受鄭甘言盟戎而去達黃髮
之計而遇殺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
詩黃鳥之所爲作故諡曰繆哀公不度德量力慕
名而不務實六鷁五省先退飛石隕聲聞終爲
僇矣莊王僭號自下座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皆
無典徵繼絕尊事王室之紀事者不許窓
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云霸功豈不陪乎○左傳
孔疏曰夏曰昆吾商有豕韋大彭周有齊桓晉文

此最强者也故書傳通謂彼五人爲五霸○諸侯
王表衰則五霸扶其弱師古曰此五霸謂齊桓宋
襄晉文秦穆吳夫差○趙氏岐曰春秋時五霸迭興
師古曰此五霸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楚莊○楊
升菴集云世儒多稱五霸濫矣大予見其二矣未
見其五也五霸并稱桓文之罪衆矣夫伯何爲者
也中國陵四夷競有能聯諸侯同會盟以役社稷
以固維城是之取爾由此其選者桓其首也伯之
雄也文其繼者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彼秦宋
楚何爲者哉秦伯之繆也宋霸之虜也楚伯之僭
也繆虜僭何霸之有焉自以爲伯不明也

葵丘之會

春秋僖公九年夏公會宰周公孔齊侯桓宋子衛
侯鄭伯許男僖○伯十葵丘葵邑之爲盟者也
○左傳夏會於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
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
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
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

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貽天
子羞下拜登受○九羽戊辰諸侯盟於葵丘○左
傳秋齊侯盟諸侯於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
之後言歸於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
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
會也東器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
無勤于行○在葵丘也言西會既畢必無心經略西方
不得不錄其功然而勒來諸侯成於吹噓○

爲此會則此地遠處齊西界得近在臨淄故釋例以爲宋地陳留外黃縣東有蒙丘或曰河東汾陰縣爲蒙丘非也○國名紀云外黃東有蒙丘大夫邑食者氏焉英賢傳有蒙丘欣○宋祁曰北監本云雍丘縣故杞國武王封禹後東樓公縣東有蒙丘齊威公所會也

歃血

左傳孔穎達疏云諸侯俱受玉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交鄰國天子不信諸侯諸侯自相信則盟

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約信曰誓周禮天官玉府職曰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夏官戎右職曰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桃茢鬼所畏也茢苕帚所以掃不潔秋官司盟職曰掌盟載之法曰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鄭玄以爲槃敦皆器名也珠玉以爲飾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敦以盛血槃以盛耳將歃則戎右執其器爲衆陳其載辭使心

皆開辟同盟之官乃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曰月山川之神既告乃尊卑以次歃戎右傳敦血以授當歃者令含其血既歃乃坎其牲加書于上而埋之

劍子

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天子世子世天下也所以名之爲世子者何○白虎通春秋傳曰王世言欲其世世不絕也子會於首止晉有太子甲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則周制太子未定也漢制天子稱皇帝其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稱世子後代咸

因之○又云君在立太子者所以防篡殺壓臣子之亂也君薨適夫人無子有遺腹必待其產而立之何尊適重正也立子以貴不以長者寒愛憎也傳曰立嫡以長不以賢○尚書大傳太子年十八立子以貴不以長也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曰孟侯孟長也言爲諸侯之長也孟侯者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人民之所好惡土地所生山川所有無及父在時皆知之○左傳狐突曰昔辛伯訟周桓公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于難賈誼疏

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古今注明帝爲太子羣臣爲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輝三曰星重輝四曰海重潤漢末其二章亡○常袞表國之上嗣古者元良擬象於天應前星之瑞極取法於地視少海之朝宗○劉禹錫箋蒼震發前星之輝黃離表重輪之瑞

守器之禮明兩作離少陽纂重暉之業○崔融表云周儲故事一日三至下宸門晉兩舊儀一月五朝於方閤○桃林咽華云易所謂照于四方禮所謂貞於萬國皇家以中樞北極清都有天子之宮儲侯以大火前星蒼震有乾男之位○宜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素所委仗者使爲師傅左右信臣簡在聖心者以充賓友○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待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履霜堅氷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靡不由此○易稱明夷

禮云上嗣東序養德震方主器東憂就學宵雅更賡朝讀百篇乙夜乃寐愛日惜力寸陰無棄視膳再飯寢門三至小心翼翼大季蒸蒸謀謨計慮問對疑丞安樂必敬無忘戰兢夫天道益謙人道惡盈漢嗣不絕乎馳道魏儲回環于鄴城前史攸載後世揚名三善既備萬國以貞嫡周長久實賴元良唐泰短祚誠由少悶雖卜年七百有德過歷而昌數世萬一無德不及而亡○袁原大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於始將悔于終是以

晁錯上書令先蓄政術貫誼獻策務前知禮教○俯推審範訓及儲君援以良書娛之嘉賓晨披經史觀成敗于前蹤曉接賓遊訪得失於當代開以書札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副德逾光聲生之福也古之太子問安而還所以廣敬于君父異宮而處所以分別于嫌疑○大明會典東宮冊立儀　累朝微有同異其尤異者洪武永樂命至殿上受冊寶宣德嘉靖則命使持節至文華殿授　皇太子　太祖命學士宋濂授　皇

太子　諸王經書於大本堂後于文華後殿及肅皇改爲便殿遂移於殿之東廂房

防

郊特牲疏防者所以蓄水亦以鄣水○（見考工匠人）凡防必因地勢防所以隄水不因地勢善防之高下則其防易潰善防者必淫之水必淫佚民爲防廣與崇方其綱（音參）分去一（爲防之法其廣與高等假如廣一丈則上殺其一分）大防必鄣（防之大者以外面鄣之下基必廣而上稍蹇則水不能潰也）凡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預先一日掘之以爲準式○經辨云防止水之所

自來也以舊防爲準所湮而壞之者必有水敗（防爲堤防止約水之所從來之處有○管子桓公問篇）秀下水來之處民隊防障之

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當按行隄有毀作大雨各條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徙蘇（音徐）事給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衝水可据者据之終歲以毋敗爲

（用礎稱人食板下地以緒畜水設防止水）

田則又愚矣

羅

晉語魯饑臧文仲請糴於齊公曰誰使之文仲曰卿士告糴告之制也幸備卿公使往遂以幣圭玉

（其餘首段淹滯前規參見前篇）

啓如齊告糴曰敝邑薦饑大懼周公太公之命祀而簉戾不脤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敢（音膽）散邑使能供職○（語晉饑乞糴于秦丕豹曰晉君無禮于君衆莫不知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補之蒙（同蒙）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是故泯舟於河歸糴於晉○左傳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弗聽還曰君其悔是哉明年

來伯伐晉獲晉俘以歸。○漢書李悝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憂一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饑之所欲大饑則發大饑之所欲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雖有餘以補其不足也。○按管子輕重篇桓公曰。糴賤募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也。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大困曰。京君請式壁而聽之。桓公曰。諾。行令比歲萬民聞之。善其靜業而為固常。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是無遏糴之名而有其實也。此其所以假之之霸與。

盟

周官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有獄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供其牲而致焉。

慎子

慎子名到。魯人。與彭蒙田駢為友。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滑釐等三百人。善守禦為節用。自言能不戰而屈人之兵。慎子嘗遊學於魯平王時。晉昭王之亂。齊伐齊取南陽。孟子自齊[illegible]之曰。不可慎子曰。此滑釐所不識也。蓋今滑釐其所尊尚。及云慎子又明宋鈃之風而悅之。欲棄知去己。堕不失道。椓矯以禁攻寢兵為尚。故伐齊之事。旋亦中止。此出莊子。○慎子又好黃老道德。因緣

明序其指意。著十二論。至漢劉向所定慎子書。則有四十一篇。出莊子天下篇。○周氏涉筆曰。按下能言者如慎到。乾為屏去繆妄。剪削枝葉。本道而附於情。主法而責于上。非申駾尸文之徒所能及。五篇雖簡約。而明白純正。統本貫末。如云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又云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今通指為刑名家。亦未然也。○荀子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荀子注云。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

南陽

大明一統志云南陽府附郭爲南陽縣二十二里

白圭

白圭周人或作魏人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法書食貨志作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盡地力之教（孟子作盡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歲熟糴之（糴出取穀）與之食太陰在卯（歲後二次卯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卯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穰（大約三歲處金間旱三歲處水則豐三歲處火則旱）則一熟一饑（倍穫長錢取下穀（長不半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呂（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出史貨殖）

士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王固辭而去又之（至也）王以爲上卿（王以爲魏文侯相中山）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以有五盡矣何謂五盡曰莫之忠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用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亡（中山齊皆當此（齊說先盡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圭對曰魏文侯師干夏友田子方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田成（魏成與璜（翟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及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出呂氏春秋）中山弱（去聲）於魏文侯文侯不信（授圭以哉（出呂氏春秋）中山弱去聲於魏文侯文侯不信授圭以三士（子夏子木翟之也（如相三圭（顧王功成豈特伯夜光之璧（出鄭圭謂新城君曰吾行者能無爲妒（忌人進賢以不能禁（禁人進賢以禁人使無吠已也（故臣能無可議（不能禁人議於己也（出戰國策）韓非子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憤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災（白圭謂魏王曰市立之（市以喻鷄多酒之則淡而不可食（酒注少泊之則不售（然而視之蠅焉（美無所可用（惠子之言（出此惠子

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寧適爲之饒則蓼宜之此鼎奚自主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饒耶

貉

貉在北方國號曰貉○周禮冬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辨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

治水爲鑒

周禮考工記曰溝洫之固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又曰爲溝者必因水勢之曲直則其流斯無壅矣爲防者必因地勢之高下則其土斯無崩矣

傳說

傳說者殷之傅巖人也在北海之州慶虢之界道道所經有洲水道當使脊靡刑人築護之脊靡築

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商宗夜夢小乙既喪賢弗言以思治道憂與我賢輔佐乃審厥象旁求之于天下乃得聖人于是立以爲相以承保乃命之

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說復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商書說命篇

說命總百官乃進於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

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

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啟寇攻無恥過作非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底行之惟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命中王曰來汝說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遹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於茲道積于厥躬惟敎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脩罔覺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王曰嗚呼說曰予聞

若撻於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於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出商書說命下 ○韓非子曰傳說轉鬻於市 轉賣也 鬻 余六切 ○帝王世紀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而來曰吾徒也姓傅名曰武丁寤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歡說也天下豈有傅我而悅民者哉明日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偶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

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言殷王武丁夢得賢人使工寫其像求而得之得傅說于傅巖遂以爲相爲高宗成王一名天策 ○觀象賦曰傅說登天而乘尾傳說一星在尾後 ○石氏云傳說一名太祝鄭樵通志云謂之傅說者古有傅毋有保母傅而說者謂傅毋吉之也傅商之傅說與此同音諸子家不詳審其義則曰說騎箕尾殊不知箕尾專主後宮之事故有傅說之佐焉按在天爲星辰在人爲聖賢于理固有然者乃變古而創爲之說則遠矣奚怪王真亦皆古人也又將何

說乎 ○拾遺記云傳說賃爲赭衣者舂于深巖以自給夢乘雲駕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北歲餘殷以玉帛聘爲阿衡也 ○拾遺錄云傳說去其舂築釋彼傭賃應期旋而來相可謂知幾其神矣同僊溪之歸周異殷相之負鼎龍逸遁命道會則通 ○地理志云傳險即傅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宿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即虞虢間之界又有傅說祠沙澗水北虞山南經傅說隱宅前俗名聖人窟 ○說 悅 云 夫遇亦有時昔傅說衣褐帶劒而非于朕傅之城武

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齊桓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而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庖。穆公得之時强也。

版築

縣布傳云。身負版築。李奇曰。版。牆版也。築。杵也。

鹽

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鹽之苦者。一曰物地而得者。有資海而成者。鄭司農云。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形鹽。鹽之塊也。鄭玄曰。王之膳羞共飴鹽。飴音怡。飴

鹽。則其甘也。祭記。賓客膳羞之用。各有所宜。鹽入各因所宜以共之者也。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和調之事也。鹽則化之。以水。鍊之。以火。用之。和五味之。齊也。○北魏書云。世祖南伐。遣李伯陽劉義恭等。鹽各九種。○豪死云。海鹽凡六路。池鹽則陝西解州解與安邑兩池。井鹽則川陝四路。胡中鹽出於石。廣志云。河東有印成鹽。西方石子鹽。胡中青鹽。五原紫鹽。波斯之鹽也。西域骨咄有四大鹽山。山出烏鹽黑水。疎勒有鹽泉。氣蒸薄鹽。凝結顆。西陽雜俎云。胸脛皆腫。謂之鹽井。有鹽方止中央隆起。如張傘。名曰傘子鹽。白鹽崖有鹽如水精。名曰君王鹽。昆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鹽。訓陵最富。有穴自湧鹽。福州舊貢紅鹽。○管子海王篇云。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桓公問曰。何謂正鹽筴。正。猶也。管子對曰。守吾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少半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合子。謂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九兩二銖。二銖爲一釜。

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一釜之鹽。得五十合爲彊。○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爲鍾。○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口千萬也。問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禹筴之商。日二百萬。萬。謂錢爲鹽。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筴。以計所積之錢。一日計二百萬。合爲二百鍾。○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倍之。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謂所稅之鹽。一月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今又旅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謂所稅之鹽。一月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月人三十錢之籍。爲

錢三十萬。又斂其五千四百錢之益。而藉其鈔一月舁人藉錢二十。凡千萬人爲錢。萬萬矣。以藉之數而比其常藉。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予則必嚣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宋會要食貨志〕云。鹽之類有二。引鹹而成者曰顆鹽。〔周官〕所謂散鹽也。宋自嶺海嶺井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盬鹽也。削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官鬻通商。隨州郡所宜。然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云。○馬端臨曰。按鹽之爲利。自齊管仲發之。後之爲國者推

利日至。其初也。奪竈戶之利而官自煮之。甚則奪商販之利而官自賣之。然官賣未必能周徧。而細民之食鹽者。不能皆與官交易。則課利反虧於商稅。於是立爲鬻鹽食鹽等名。分貧富五等之戶而俵（音標）散抑配之。蓋唐張平叔獻官自賣鹽之策。而昌黎公駁議之。其慮已略及此矣。逮其極弊也。則官復取鹽自賣之。別取其錢。而人戶所納鹽錢。遂同常賦。無名之橫斂。永不可除矣。當時江南亦配鹽於民。而徵米在後。鹽不給而徵米如故。其弊歷三百年而未除。宇縣分割。國自爲政。而苛斂如出一轍。異哉。○〔大明會典〕祖宗立法最善。歷朝累更。盡失初意。如常股存積空有其名。餘鹽剏沒。倍增其數。甚至設工本以妨正額。通河鹽以亂正單。二者其弊滋甚。近年議革鹽法。始通。若額數漸加。規條漸密。則因時變通

孫叔敖

孫叔敖。一名爲艾。蕲賈之子。楚之處士也。少出游。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有憂色。其母問之。叔敖

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兒今見之。恐不得事親也。母曰。蛇今安在。叔敖曰。吾恐他人之復見之也。殺而埋之矣。母曰。子之陰德及人矣。無害也。（此段出列女傳）莊公九年。蒿賈見叔敖於王。說而隱於民間。不仕。令尹虞孔子見於王曰。臣之尸祿久矣。民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止。久踐高位。妨賢言能。臣知罪矣。聞有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而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以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以車迎之。既至。使爲令尹。（莊王滅朝而憂楚）

問之。王曰。今旦與賢相語。不知其晏也。姬曰。賢相爲許王曰。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意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今虞丘子爲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爲賢。明日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於是辭位而薦孫叔敖。○出史記楚世家。及爲相。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曰。有以身貴而驕人者。民亾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愼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出說苑。叔敖相

楚三月。施教道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綏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乘多水時而出材竹。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令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爲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廉車。廉下也。

王以爲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梱。門限也。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出史記。十六年。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封人主築城。慮事者。謀利計功也。以授司徒。量功命日。量功輕重。分財用。築作之具。平板幹。立幹而後施板。命作日數。分之使均。以築稱畚築。畚。音本。盛土器也。築。實土器。稱量其輕重。程土物。取土用物作爲程限。議遠邇。議遠近。均其勞也。畧基阯之廣狹。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於素。○不過素所慮之期。傳言叔敖之能使民。○出左

傳宣公十一年。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伯肉袒牽羊以逆。逆。迎也。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於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剪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爲縣。願得比之。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退一舍。滿庇入盟子良出

[屈]楚大夫 [良]鄭伯弟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括嬰齊皆趙盾異母弟趙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荀首荀林父弟趙同趙嬰兄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也勞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待楚師既歸而動兵隨武子士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單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討荊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荊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爲此陳法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爲教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凡軍行之制在車之右者拔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前茅慮無皆持以舞及白爲幡見騎賊蠭舞前兒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楚以茅爲旌幟中權後勁中軍制權兼前後以勁兵爲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卿姓選於舊舉不失德有

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賤有等厥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脩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勿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還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中軍佐晉子所帥故晉子以之先濟知罃子荀首曰此師殆哉果遇必敗晉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韓厥謂桓子曰晉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亾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一軍皆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鄭音延北地鄭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變人伍參欲戰參伍者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

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言晉林父新將中軍執晉政未能專行其號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其上中下三軍之帥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從聽政趙朔趙括趙嬰齊無上令衆不知所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二山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

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武子荀林父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討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楚之先君篳路藍縷啓山林言此以啓土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楚君之親兵分爲二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兩車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每日右廣鷄鳴而初駕馬數其時刻每日向中而止左廣內官序當其夜則代而受之至于日入而止內官近君者爲次在外以當夜者今宿宿通更者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在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勒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故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卜必從彘子遂挑戰晉師敗績

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重輜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今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出左傳宣公十二年叔敖相楚期年而楚國治莊王以俶叔敖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嘗乘棧車牝馬披羖

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願不爲也。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出說苑）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孫叔敖楚大夫。爲貢之子。莊王之令尹也。）爲我死。王必封汝。必無受利地。（人所貪利之地。）利地者。衆之所欲也。楚越間有寢丘。（今屬光州。）地不利。人不名。（異惡之名。）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言荊人畏鬼神。越人信吉凶之機祥。）此地其名甚惡。可長有者。其惟（唯。）寢丘乎。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爲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爲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出呂氏春秋異寶篇）衆人利之。孫叔敖病利。故曰所以異。異于俗也。

叔敖相楚。知優孟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笑。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莫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勿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出史記滑稽傳）

筋骨

說文云。骨。體之質也。肉之核也。○（釋名）云。骨。滑也。骨堅而滑也。○（意林）云。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形體有骨肉。如地之有孔竅。血脈如川谷也。多食甘者。有益於肉。而骨不利。多食苦者。有益於骨。而筋不利。多食辛者。有益於筋。而氣不利。卷終

盡心全　豪傑　韓魏
耕田鑿井帝力何有　狹提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孳子　面　背
西伯養老　蟹
食時用趨　菽
登太山　觀海
卷二十九
容光　洛
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　註
三公　軔
弗弭弗順　魏風伐檀詩　註
桃應　蹤
垤澤　傳
叔父　婉
滕更　勢
總小功　放飯流歇
齒決　馳其所愛
春秋無義戰　召陵之師　註
武城　鹵楯
韋車　虎賁
輞輪　移衣
古關　社稷
墳墟　丘民
祭祀以時　八蜡
賚書無俚　註　即鳳梧舟之詩　註
卷三十
食跌　追盞
軼　笠
布縷　粟米
力役　兩稅三限法
珠玉　盆成括
上宮　餂
標題　食前方丈
羊棗　諱名
姓名　琴張

牧皮　曾皙倚門而歌註

奄人　莠

經　棻朱

散宜生

豪傑

智過百人者謂之豪過十人者謂之傑

韓魏

史記韓世家云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曰韓氏○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南十八里故古韓國也

人韓地在縣南十八里故古韓國也

丌帝力何有註

帝王通曆云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吾何有哉○風土記云擊壤者以木爲之長三四寸形如鼓狀先側一壤於地遠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擿之中者以爲上

孩提

賈誼傳云孩提有識師士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也王莽傳云孩提之子師古曰孩兒始孩人所提挈故曰孩提也孩者小兒嗟也一說額下曰孩

小兒將學語時能鼓頷故曰孩

孽子

庶子曰孽何休注公羊以爲孽賤子猶樹之有孽生也○通論云妾隸之子曰孽孽之言蘗也有罪之女沒縣役之而已得幸於君有所生若本既伐而生蘗故於文子辟爲孽辟者臯也故謂孽子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商大人者註

易乾卦云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言九二剛健不偏離隱澤及于物物所利見故其象爲見

龍爲利見大人故文言曰飛龍在天天下文明言龍德見于地上則天下見其文明之化

面

說文云面顏前也顏眉目之間也○黃庭經云玉帝游面爲靈宅二名尺宅以眉目口鼻之所居故爲宅○九華真妃云面者神之庭心悲則面憔亥有童面之經

背

易艮云艮其背不獲其身疏身動物也唯背爲此

艮其背則止十所當止也

西伯養老

漢文帝養老詔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此亦應養老之意而未得其取者

麛

禮夏官馬質掌質馬掌原麛蓋麛與系同生於原野之義故謂之原麛一名騩麛俗又作

先王之法禁焉鄭註天文房爲天駟辰則火麛書麛爲龍精日直大火則浴其種是麛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麛者爲傷馬也故坤雅謂禁原麛者非特護桑又以害馬故耳又術家未

僵麛傳馬曰即不能嚙草蓐其氣類自然相感舊祀先麛爲馬禮事本於此爲馬祈福謂之馬祖爲麛祈福謂之先麛是馬與麛同其類耳今人以臨沃麛種謂之胎麛其麛爲上不沃者次之名曰大

八肓南陽郡蠶一歲八繅。○杜陽雜編彌羅國進
延數十頭其上有蠶長四寸其色金其經碧。○孔
帖云大軫國以五色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於
池塘中始生如蚊蚋及老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
蠶經十五月即入荷中作繭繭成其大如斗自然
五色國人繅之謂繼神錦故人謂之蠶泉絲。○紀
異圖經云蜀之先有蠶叢帝又高辛氏時蜀有蠶

女不嫁而方飛之在女化爲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於
人間一日蠶女乘雲駕此馬將衞數十人謂父母
曰太上以我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矣無復
憶念也今冢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
蠶者四方雲集蜀之風俗宮觀皆塑女像披馬皮
躍母以警衆遂言告之父曰音於人不誓於馬安
有人而與畜類乎馬跑父怒射殺之曝皮於庭蹶然而起捲女飛去旬日皮復
棲于桑上女化爲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於
人間一日蠶女乘雲駕此馬將衞數十人謂父母
曰太上以我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矣無復
憶念也今冢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
蠶者四方雲集蜀之風俗宮觀皆塑女像披馬皮
躍母以警衆遂言告之父曰音於人不誓於馬安
有人而與畜類乎馬跑父怒射殺之曝皮於庭蹶然而起捲女飛去旬日皮復
棲于桑上女化爲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於
人間一日蠶女乘雲駕此馬將衞數十人謂父母
曰太上以我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矣無復
憶念也今冢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
蠶者四方雲集蜀之風俗宮觀皆塑女像披馬皮
躍母以警衆遂言告之父曰音於人不誓於馬安
有人而與畜類乎馬跑父怒射殺之曝皮於庭蹶然而起捲女飛去旬日皮復
棲于桑上女化爲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於
人間一日蠶女乘雲駕此馬將衞數十人謂父母
曰太上以我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矣無復
憶念也今冢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
蠶者四方雲集蜀之風俗宮觀皆塑女像披馬皮

謂之馬頭娘以祈蠶焉

食非用禮

食以時如禮記禮祭魚然後入澤梁豺祭獸然後
田獵之類伯主朝饗夕飧言于菽粟較切用以禮
如冠婚喪祭各有定式不得過侈之類

菽

物理論云菽者衆豆之總名。○范子計然曰東方
宜麥稻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廣雅曰
麥也。○詩豳風七月烹葵及菽十月納禾稼

穆禾麻菽麥

登太山

泰族訓曰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祀天都若蓋
江河若帶。○郭璞注云海經曰泰山從山下至頭
四十八里二百步。○宋景文公筆記曰仲尼登泰
山見七十二家字各不同。○宋洪邁泰山錄應劭
漢官儀載建武封禪事其敘山勢峭險登陟勞苦
之狀極工予嘗誦之其略云是朝上山騎行往往
道峻峭下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看

高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峰。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嵾嵾音參嶆音巉如無道境。遥望其人。或爲白石。或如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僧队不上。復勉强相將。行到天關。自謂已至也。開道平入。高下數重。其遠窮山。爲仰視岩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出雲中。俛視谷底。窅然不可見。大人直上七里。頗多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絕崖。索可得而登也。兩人者扶液前人相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初上此道。行

一休稍疲。咽脣焦。五六步一休。又云。東山石曰日卽鷄一鳴時。見日欲出一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宮觀者望見會稽。周觀日望見嵩山。其文之工悉如此。文不當見稱于昔。六秦吳周三官。亦無曾用之者。今應劭書脫略。到昭補注東漢志僅有之。亦非全篇也。

觀海

後漢十葉遊海賦。含精純之至道。將輕舉而高厲。遊余心以廣觀。分日彷徉。西齋。乘蘭桂之輕舟。浮大江而遥逝。逝翼驚風以長驅。集會稽而一睨。登陰隅以東望兮。覽滄海之體勢。吐星出日。天與水際。其深不可測。其廣無泉尋之宮。其地不見涯涘。章亥所不極。虛不可盡。其與共洋。誠不可度也。處嵎夷之正位。於辰爲甲。甲者。萬物之孚甲。而東方之君王。○晉水廟之紐。掌而爲東。爾其大量也。則南滄。水崖。北沈天玄。虛海。爾。東演析。西薄青徐。苞乾之奥。坤之區。唯神水。祇。盧。何奇不有。何怪不。茫茫積流。含

九。畯。哉。坎。聽。卑。以自居。○晉。溍。岱。滄。海。賦。曰。徒觀其狀也。則湯湯瀾瀾。浸形沉流。沫千里。懸水萬丈。測之莫量。其深望之不見。其廣無遠。不集朝五湖而夕九江。○晉。孫綽。望海賦。云。五湖同浸。九江。荒。溟。渤。含。滓。吞。滯。納。洞。括。沉。湘。西引涇渭。洲。渚。迴。以疏。驕。鳥。嶼。綿。邈。以牢。籠。

瀾

釋名云。風吹水波成文。門。瀾。瀾。連也。小文相次有

倫理也

容光

文選沈休文曰明無不察容光之徵必照○濟注曰容光小隙○玉海晉蔡謨田日中爲光易凡言光者皆明之所及也坤之化光者皆坎離也觀之顯光者四五變也顯之光者四施初也夬之光者離自下升也未濟之光者无爲也需光亨者大壯四之五日西月東四五得也此言光明皆兼體卦體用合一光明無虧

孟子曰盈其光復歸

中庸而不倚故離乎下非光明不疚言無私照也謙以剛濟柔故坎自上降萬物化光言皆相見也良行止動靜不失其時故坎離下濟其道光明言久不息也

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

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朱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

三公

尚書立太師太傅太保茲爲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則三公迺官之至尊者也○又周三公云太師道之教訓太傅傅之德義太保保其身體○漢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爲三公後又改丞相爲大司徒太尉爲大司馬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唐以太尉司徒司空爲

貨志云石城十仞師古曰八尺曰仞取尺申臂之一尋也○新安陳氏曰集註於語夫子之墻數仞下云七尺曰仞愚按周書爲山九仞孔安國云八尺曰仞鄭玄云七尺曰仞集註兩存其說歟蔡氏傳從孔說愚謹之周禮匠人爲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益其爲溝洫澮是加一倍之數尋八尺也仞亦八尺也廣脩廣則計之以尋度高深則計

之以協是濬之廣與深各一丈六尺也以此觀之則孔說爲是鄭說恐非

弗弭弗順商書

太甲篇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魏風伐檀之詩全篇三章此第一章

坎坎用力聲檀分可爲車者寘之河之干兮干厓也

河上趙岐注水成文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所居曰廛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貆貉類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詩人美賢者厲志非其力之不食故述其事而歎之

桃應

萬姓統譜云桃應孟子時人桃望出山陽見姓苑

蹝

郊祀志云去妻子如脫蹝耳師古曰履小履脫履者言其便易無所顧也○國策云猶釋敝蹝注蹝

字典蹝履同

垤澤新增

案周禮有候人之役凡賓且爲之道況魯國乎此必別有呼召守者聞之不必謂魯君自呼門而使之啟也

傅

大戴禮云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其德

傅德師導之教訓師傅之教大同也師主道德傅傅仰受而述之此三職也今尚書說三公司馬司徒司空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鄭也謂之孤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

淑艾

朱子曰艾灸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懲艾剏艾亦取諸此

瑁

周禮云珠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瑁壹定而後陳于元王以告曰大子疾莫養於下請

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

滕更

孟姓統譜云滕南陽管音周文王第十四子滕侯之後後失國子孫以國爲氏

勳勞

周禮夏官司勳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

心小功

儀禮喪服子夏傳曰大功之經麤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經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爲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禮間傳云大功布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布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布十五升去其半○事共緩無事共布曰緦（解見長大錄句）

放飯流歠

曲禮云侍食於長者毋摶飯（取飯作摶）毋放飯（縱放飯）毋流歠（長飲曰流）毋咤食（以舌口作聲）毋嚙骨（嚙其聲聞）毋反魚肉（不以食餘）毋投與狗骨（不敬賤主人之物）毋固獲（人之物）毋反於器（人之物）毋投與狗骨（不敬賤主人之物）毋固獲（人之物）毋反於器（人之物）毋揚飯（以乎散熱氣）飯黍毋以箸（貴其七粒之難）毋揚飯（以乎散熱氣）飯黍毋以箸（貴其七粒之難）毋嚃羹（嚃音塔羹宜用匙不宜以啜取食之）毋絮羹（調和）毋刺齒（刺齒不宜以啜取食之）毋絮羹（調和）毋刺齒（刺齒不宜以啜取食之）客歠醷主人辭以漿（貧漿之味）濡肉齒決（濡肉軟物）乾肉不齒決（乾肉脯脩堅物）

能享客歠醷主人辭以漿（貧漿之味）濡肉齒決（濡肉軟物）乾肉不齒決（乾肉脯脩堅物）

嚙骨

曲禮云侍食於君君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毋嚙骨毋投與狗骨毋反魚肉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毋嚙骨毋投與狗骨毋反魚肉

手就器中取飯飯若黏著手不得挑放本器中

餘飯于器中人所穢也當棄餘於饌無饌

棄餘

禮記疏云會會謂簋蓋也流歠者謂開口大歠汁入口如水流則欲多而速是傷廉也故鄭云大歠嫌欲疾

齒決

禮記疏云濡肉齒決者濡濕也濕軟不可用手擘故用齒斷決而食之決猶斷也乾肉不齒決者乾肉脯肉也堅脆不可齒決斷之故須用手擘而食之

盡心下

驅其所愛

按大全訓云驅其所愛卽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者

春秋無義戰

春秋書戰二十三始桓十年來戰于郎終哀公十一年戰于艾陵兩吳相戰書伐二百十有三始隱公三年鄭人伐衛終哀十三年楚公子申伐陳胥罪攻討日書侵六十始桓十年公侵宋終哀公十三年晉趙鞅帥師伐衛皆侵伐師掠敗師十有六說師而勝取師之侵衛境曰侵

三之曰取為晉趙鞅帥師伐衛取其郊

濮之戰善其伐楚非不能與之然一則書遂以譏其專一則書及以譏其意亦未以為盡合于義而許之

召陵之師

春秋魯僖公四年齊侯伐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武城

周書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一月建寅之月朔日魄死魄翼日明日庶尹

罪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於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於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

政

釋箕子囚封北于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

鹵楯

漢書云血流漂鹵注鹵楯也楯也其血浮楯言殺人多也又高帝紀云毋得鹵掠其義亦同

革車 虎賁

革車者以皮爲飾者也牧誓言兵車三百兩輔車教一虎賁三千人孔安國云兵車百人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一人凡二萬一千人舉

全數也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賁音奔
夫長也○周禮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宰
卿之法王出則以虎士趨於前後以軍旅會同亦如之
谷則守王門凡王之舍則守王門若國有大故則守王宮國有人故則守王門○虎賁宿衛王宮者
也虎士八百人天子之親兵也六軍之外禁衛惟
此而已○沈約宋志云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
奔走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奔故以莽爲賁

斲輪

莊子天道篇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
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
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
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
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
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
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
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
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
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
夫

衫衣

子華子云舜游於嚴廊之上被衫衣而鼓五絃之
琴○史記云堯乃賜舜絺衣與琴

古關

王海云西河天關其星爲天關周禮司關掌國貨
之節以聽關市五伯時諸大侯國皆有之楚有昭
關曾有六關趙有井陘高陽關魏有滍關秦有榆
中臨晉嶢武四關關之大小不同其藩塞岨隘捍
禦邦域則一也然長世守畛者以道德爲藩不以
險爲屏○漢書云漢興都關中置關都尉以察
偽遊用傳出入漢文除關無用傳漢景復置用傳
○洛陽記云邊塞守備之處亦曰關

社稷

社稷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
衍義補社所以祭五土之祇稷所以祭五穀之神
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生生生之效故祭社

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周禮大宗伯職以血祭社稷。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禮記郊特牲社祭土地而主陰氣也。君南向于北墉下答陰之義也。墉謂之坫。坫社內道也。

墉墻民爲君章社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

壝。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楅。音逼。衡。音橫。楅衡於牛之角。以防觸也。飾。拭也。設其絼。音朕。牽牛。共其水槀。水以滌牲。槀。禾也。以藉牲。歌舞牲。牽牛入廟時。歌舞牲。以言具香肥也。及毛炮之豚。毛炮豚者。燔去其毛。

丘民

司馬法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一丘爲十六井。而一井爲九夫之地也。今云十六井。慕有一萬四千四百畝爲一百四十四夫所受者也。

祭祀以時

衍義補春登耜以祈膏雨。望立穀豐熟。秋祭社以反其社。五公穀。所以報公。立春後五戊爲春社。立秋後五戊爲秋社。

八蜡民爲黃章社

禮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先嗇。神農也。司嗇。后稷之官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郵者。郵亭之名也。表畷。田畯。君之以督耕者。畷。田疆。郵表畷。禽獸。貓虎之屬也。古之君子。使之必爲郵。舍田畯。君之以督耕者。畷。田疆。郵表畷。禽獸。貓虎之屬也。古之君子。使之必

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田鼠豕。皆能害稼。故爲有功。迎者。謂之郵表畷。禽獸。貓虎之屬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田鼠豕。皆能害稼。故爲有功。迎者。謂之郵表畷。禽獸。貓虎之屬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田鼠豕。皆能害稼。故爲有功。迎者。謂之郵表畷。禽獸。貓虎之屬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田鼠豕。皆能害稼。故爲有功。迎者。謂之郵表畷。禽獸。貓虎之屬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田鼠豕。皆能害稼。故爲有功。迎者。謂之郵表畷。禽獸。貓虎之屬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田鼠豕。皆能害稼。故爲有功。迎者。謂之郵表畷。禽獸。貓虎之屬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田鼠豕。皆能害稼。故爲有功。迎者。謂之郵表畷。禽獸。貓虎之屬也。古之君子。使之必

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祀辭也。毛犢之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我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八蜡以祀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

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息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唐通典季冬寅日蜡祭百神于南郊大明用犢二邊豆各四黍稷簠簋各一神農及伊耆氏各用少牢一邊豆各四黍與大明同后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方田畯五岳四鎮四海四瀆以下方別各用少牢一其日祭井泉于川澤之下用羊一邱日祭社稷于社宮二十八宿五方之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鱗裂羸毛介水庸坊鄣表啐音酋檛又音追貓虎及龍鐵朱雀白獸玄武方別各用少牢

一每座邊豆各三簠簋觚爵各一祭百八十七座○唐禮志蜡祭百神大明夜明壇上神農伊耆各在壇下后稷在東五官田畯各在其方水庸各在其方壇之後○記子貢觀於蜡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通典蜡者報田之祭也樂以賽神土鼓索鬼神而致百物禮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嘆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長編宋和峴言聖朝以臘前七日蜡恐不應于禮蜡臘同用戌日

漢書無傳註

前漢季有贊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盡無俚之至耳

邶風柏舟之詩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也我無酒以敖以遊言以柏舟可以渡河喻我心堅固不以衆人之邪惡而移也雖無所依薄但泛然於中流耳故其隱憂之深如此言非爲○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也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也依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既匪鑒而不能度物雖有兄弟而又不可依以爲助故往告之而反遭其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而閑習之貌選數也○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心不可卷威儀無不善又不可數也○憂心悄悄慍於羣小覯閔既多覯見也閔病也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辟拊也標心也○日居月諸居諸語詞胡迭而微迭更也微虧也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言日常明而時有晦猶小人常尊而時有卑今衆妾有尊於正妻之位者是日月更迭而微之至於頻之而既也如衣不澣

之衣恨不能舍起而飛去也。

徑蹊

釋名曰。徑。經也。人所經由也。步所用道謂之蹊蹊。係也。射疾別用之。故還係於正道也。

追鎛

趙氏曰。按周禮考工記鐘縣。音玄謂之旋。旋。鎛謂之幹。鎛。懸鐘之紐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義。于旋之上。爲蟲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鐘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獸名。碎邪。皆旋蟲之類也。○洞天

清錄云。趙岐以追爲鐘紐。于義未妥。晝家滴粉令隆起謂之追粉。所謂追。鎛。蓋古銅器款文追起者。漫滅也。趙氏釋鎛爲絕亦非。絕。盆剝蝕也。今人亦以器物用久而剝落者爲鎛。○筆乘云。遍觀字書。並無以追爲鐘紐者。豐氏特據考工記有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又因鎛蟲。遂附會以爲鐘紐。即周禮之旋蟲。何其穿鑿之甚也。細詳其義。當爲鍵。擊之追。又按鎛有四義。一良脂切音黎。即瓢勺。東方朔以鎛測海者是也。一盧戈切。音騾。即海中大

虯。公輸般見鎛出頭潛以足畫之。其鎛終日閉戶不出是也。一魯果切音裸。即疥病。左傳爲其不疾瘣。鎛是也。一盧啟切音禮。說文蟲之木中是也。若此鎛字。當從盧啟切爲是。蓋高子以喬之樂。馬之者多。故凡椎擊之處。率皆摧殘。欲絕。有如鎛蠹之形。蓋追者椎鎛。鎛者其形似也。

軌

禮書曰。車迹爲轍。轍廣爲軌。左傳曰。下而視其轂此車迹也。○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國中之路。縱者九。塗謂之緯。野度以步。一步六尺。涂度以軌。在野論里數。皆以步。故用步。涂有三道。車從中央。故用車之軌焉。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五乘車共廣三丈三尺。應門不容乘車之二轍三个。應門。朝門也。二轍之內。經涂九軌。國中經涂所由者衆。故可容九車。環涂七軌。遠城曰環涂。所由者少。故可容七車。野涂五軌。郊外曰野。所由者又少。故可容五車。○輈人爲輈。輈。車轅也。輈有三度。則謂淺深之數。即下文國馬之輈。種馬駕玉路。戎馬駕革路。田馬駕金路。道馬駕象路。深四尺有七寸。國馬高八尺。故輈之深四尺七寸。田馬高七尺。故爲馬之輈。田馬駕深四尺。輈之深四尺。故爲馬之輈。

爲深三尺有三寸。鄭馬高六尺，故輈之深二尺二寸。此言輈有三度也。

笠

野老記聞云：說者以爲笠圍也，非也。香白藍之類異名，脉之所共。既放之，得所又韜之，非善治眾說者也。

布縷　粟米　力役

讀禮疑圖按：織麻曰布，析絲曰縷，帶殼曰粟，脫殼曰米。布縷出于五畝之宅，匹婦所蠶也，其成在夏。故夏征之粟米出于百畝之田，匹夫所耕也，其成在秋。故秋征之力役出于同井之家，丁男所賦也，在冬有暇而始征之。力役有二，其一軍賦，以冬而至冬有暇而始征之。力役有二，其一軍賦，以冬而更番，其一工賦，以冬而應役，徭役則在軍賦之中。顧役則從工賦之便，皆力役之征也。三者之外，別無征焉而取之，又各以其時，亦可以見民之不擾矣。○白帖云：昔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爲戶者半輸，其諸邊戍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也。虛齋蔡氏曰：兩稅三限，本唐德宗時楊炎所立三限，夏說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涉三時也，自古中國布縷之征，惟絲枲二者而已，未有木綿也。中國之有其在宋元之世乎。自古中國所以爲衣者，絲麻葛褐四者而已。漢唐之世，遠夷雖以木棉入貢中國，未有其種，民未有以爲服，官未有以爲調。宋元之間，始傳其種，入中國，閩陝間爲首得其利，蓋此物來自外夷，閩廣海通，船商關陝壤接西域故也。然是時猶未以爲征賦。故宋元史食貨志皆不載。至我朝其種乃徧布天下，其利視絲枲百倍焉。○周禮云：閭師任農以耕貢九穀。○

月令云：九月命有司農事既收舉五穀之要。○周禮云：小司徒比六鄉之衆寡，以歲時入其數，時行其徵令也。○又云：小司徒三年受邦國之比，要猶其徵令也。○又云：凡均力征，以歲上下，豐年，公旬五日；中年，公旬有二日；下年，公旬有三日

用三日中旬用年二日無年一日注旬均也○唐食貨志云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閒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綿三尺調之庸○唐書云帝嘗問刺葉守文孰難魏徵曰人欲靜徭役毒之世方救弊刻窮之國由此莫而守文爲難

兩稅三限之法

問布縷粟米力役之征周禮皆取之而孟子言用其一而經其二朱子乃有夏秋之辨夫夏秋之說始出於唐不知何所據而云陳氏曰緩非廢其征

但不作一時併征之耳月令孟夏麥畢而獻麩稅孟秋農乃登穀始收穀布縷征之夏粟米征之秋乃古法其唐分兩稅始於德宗楊炎非止布縷粟米之征乃是取大曆十四年應於賦欽之數併而爲兩稅名同實異失孟子之意矣

珠玉

管子曰陰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王者陽之陰也故勝水其化如神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又曰上起于毛山珠起于赤野○尹子曰凡水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韓詩外傳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瑕○後漢書曰珠蜂中陰精也玑音的璣音機明珠色也璣珠不圓也○樊文淵七經義曰珠母者大珠在中小珠環之○

狀曰凡採珠常三月用五牲祠禱若祠祭有失則風攪海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曰蚌珠長三寸生在漲海中其一寸五分有光色二菊小形似覆釜爲第一其一寸三分雖有光色形不圓正爲第二

○沈懷遠南越志曰珠有九品大五分以上至一寸八九分爲大品有光彩一邊小平似覆釜者名瑠珠瑠珠之次爲走珠丞珠之次爲滑珠滑珠之次爲稞珠稞音課珠稞珠之次爲官雨珠官雨珠之次爲稅珠稅珠之次爲慈珠慈音符珠○郭義恭廣志曰有珠稱夜光有至圍珠置地終日不停有石珠鑄石爲之一名朝珠○山海經曰二枝樹生赤水上其爲樹如柏葉皆爲珠○花木攷云海中多珠蠶狀如肺有四眼六腳而吐珠○天寶遺事云士

人宋述家有一珠大如雞卵，微紺色，瑩徹如水，手持之，映空而觀，則末底一點凝翠，其上色漸淺，老回轉，則翠處常在下，不知何物，或謂之滴翠珠。

盆成括

盆成，姓；括，名。未詳何國人。括有小才，未聞大道，廣君嘗謂之曰：今工者，从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智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托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末嘗滅，而色不得以常存，蓋規之也。括不悟，事齊而兄殺。出說苑建本篇。○通志略云：盆氏，齊邑也。盆成子之後，漢盆諶爲中郎將，望出潁郡。○晏子春秋之西郭徙居布衣之士，盆成括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

上宮

演繁露趙岐曰：上宮，樓也。孟子舍上賓客所館之樓上也。詩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

餔

西溪叢語趙岐注餔訓取，孫奭音義曰：古本及諸書並無此餔字，按方言有餔字，郭註云音秦，謂挑取物也，今字從食，與方言不同。益傳寫誤也。說文以餔爲重厲，乃音徂，廣韻餔字乘有秦徂二音，玉篇食字部有餔字，注音逵兼反，古餔字，又廣韻餔音秦，餔麥粥也，然則字書非無此字，第於孟子言餔之義不合耳，獨廣韻去聲餔音他點反，取也，其文義正與孟子合，孫奭曰本亦作餔音奴兼切，此別本孟子也，古之經書皆有別本，其用字多異同。

椹鬒

椹，椹也。秦謂之椹，周謂之鬒，齊謂之鉗。○爾雅曰：椹謂之鬒，洪武正韻曰：鬒，椹頭也，以玉飾曰璇鬒，一曰壁璫。○註云：椹鬒屋露也。

食前方丈

墨子曰：美食方丈，目不能徧視，口不能徧味。○文選應休璉曰：膚可肴徧味，膾方丈。○銑註曰：鼻四指曰膚，有肉備饌也。言肉饌雖少，味遍方丈之食也。

羊裘

郭璞注今江東呼大面鋭上者爲壺裘壺猶匏也子細腰者爲壺幅廣裁又有狗牙雞心羊角獼猴牛尾實小而員紫黑色者曰羊坻

諱名

禮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爲其難也○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

白虎通云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禮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聚者皆爲重人倫也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詩云人生烝民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何以爲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聲有音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或也氣殊音變備皆殊百也○又云人必有名何所以唯情自紀尊事人者也三月名之何天道一貶物自變人生三月目眇亦能笑與人相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祖廟者謂子之親廟則當尊宗祖主也一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少卑賤之稱也寡名故於燕寢○[脫]夫論曰或傳本姓或氏謚邑謚或氏於爵或氏于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燮桓所謂謚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王公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氏匠

氏陶氏所謂事也東門西門南宮東郭北郭所謂居也三烏五鹿青牛白馬所謂志也凡厥姓氏不可勝紀○[禮書]曰振振八姓振振公族書曰錫土姓[國語]曰司商協民姓左氏稱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蓋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繫百世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然氏亦可以謂之姓故大傳言繫之以姓又

下族姓別於上則氏庶姓一也氏又可以謂之族故羽父爲無駭請族隱公命以爲展氏則氏族一也蓋別姓則爲氏卽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大平御覽云古之君子之名子也必以信義而擇淑令所以命其名也不以官職所以殊其名也不以畜幣所以重其名也不以隱疾所以顯其名也過告內外所以昭其名也書而藏之所以寶其名也賤者遊焉所以貴其名也冠而有字所以尊其名也

琴張

莊子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爲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疽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于異物託于同體忘其所爲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牧皮

牧皮力牧之後孔子門人與琴張曾皙爲友孔子之所謂狂也

曾皙倚門而歌

禮檀弓云季武子寢疾蠲固不說音脫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子爲主唯公門脫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失禮之顯者人皆可知失之微者唯君子能表明之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奄人 以是

周禮春官守祧凡天子七廟以及其高祖以下有者及大祖之廟而七

葬

狼葬俱是瘞穢者 益苗既似禾實亦類粟○大戴禮云七月葬萑葦不葬則不爲萑葦葬然後爲萑葦故先言葬

經

釋名云經徑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博物志云聖人制作以經○白虎通云經所以有五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常考下孟

日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五經何謂易尚蓍龜禮春秋也禮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楊子曰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曰天供而可度則其瘦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說郭○春秋說辭云六經所以明君父之尊天地之開闢皆有教也

萊朱

萊朱即仲虺一名仲傀又名仲鼜音墨奚仲之後也爲湯佐相湯伐桀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其語具載商書其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猶之老彭然也○左傳仲虺爲湯左相正義以諸侯相天子○齊志成湯君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荀子引中之言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

書考下孟 二人 萊朱二人 書

自爲謀而謀己若者亡○墨子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惰用爽厥師彼用無爲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謂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爲仲虺之告以非之○唐宰相世系表仲虺爲湯左相臣扈祖已皆其胄裔也

散宜生

散宜生周之賢臣也初文王爲西伯時宜生與太顛閎夭闞熊辛甲大夫之徒往歸之值崇侯虎譖西伯以告紂紂乃囚之於羑里宜生與閎夭之徒

求美女文馬奇貨以獻紂紂乃赦西伯及紂惡日益諸侯去殷而翼西伯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六韜曰文王問散宜生下代紂吉乎曰不吉將行之日雨輜重車太公進曰是非子所知也祖行之日雨輜重車宜生乃與虢叔太顛閎夭南宮适邑姜散惠鮮懷保脩和有夏以受有殷命及紂西伯羑敖惠鮮懷保脩和有夏以受有殷命及武王伐商至紂宮宜生執劒以衛厥後忠公留召公作君奭以追道文王時事惟以虢叔太顛閎夭五人為首稱而宜生則實居其一云○尚書孔注散宜生名○尚書大傳散宜生之大戎氏取美馬

身朱鬣雞目者陳于紂之庭紂出見之還而觀之曰此何人也散宜生遂趨進曰而吾西蕃之臣昌之使者注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謀而為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為相○又曰散宜生閎夭南宮适三子俱學乎太公太公見三子之為賢人遂酌酒切膾約為朋友○太公六韜云商王拘周伯昌于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大戎氏文馬駟身朱鬣目如黃金項如雞尾名曰鷄斯之乘以獻商王

○淮南子道應訓文王砥德脩政紂乃拘文王于羑里于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鷄斯之乘玄王百工注二王為太貝百朋文豹黃羆青兕白虎文皮千合以獻于紂紂喜而赦文王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說苑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菜示民無返志也至于有戎之隧太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雨水平地而齋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熸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不利以禍祠利以擊衆故武王順天人犯三奴而禽紂于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四書考二十八卷四書考異一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陳仁錫撰仁錫有繫辭十篇書已著錄是書因薛應旂四書人物考而廣之卷首別爲考異一卷載四書字句異同摭拾亦頗簡畧如惟之作維貢之作贛不過字體偶別無關文意至豐坊古本大學乃爲持疑之詞不敢斥言其僞託尤騎墻之見矣

四書通義二十九卷

〔明〕魯論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八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通義三十八卷》提要

吾邑魯孔壁先生以勝國名宿致仕後杜門著述予嘗讀其聞見錄一書摩鍊時務實可見之施行非空為大言者比其裔孫原任臺灣令鼎梅子姊子也今復刻其四書通義而以弁言屬予予昔從姊壻仲馨

先生遊得見是書則嘗推先生著書大意以經義必不可不重制科必不可廢讀是書者不可不貫徹其始終本末以為體用一原之學其為功於经者大矣古者庠序之教納天下四民之秀於其中所以養成之者甚至也先王之澤既熄學之不講已

久自有制義以來士子束髮受書皆遵習
四子書以為先程而漸及於羣經諸史至
市井鄉鄙山陬偏陋之地無不知稱誦聖
賢之言其亦彬彬盛矣原設制科之初意
豈不以聖學不明人不師古今一以國家
之程式飭聞薰蓁道德仁義之教其孝弟

忠信禮讓廉耻之心油然自生不待強而
就也其發為文則默契立言之旨於數千
載上一期於昌明博大以備有司之所採
擇其達而在位則能忠君愛國恤民敬事
其任天下之重則明於政體練于材猷其
理煩治劇則事得其理人受其治至於窮

而在下則皆有以自樂著書立論紹述先
哲先賢以期不朽如是雖三代作人之化
謂至今猶存焉可也夫前人立法之始無
有弊也法積久而弊日生當其初也奉行
之者皆有實意故應之者亦獲實效逮奉
之者為具文應之者亦明其為具文而已

矣或言是而行違則孟氏所謂修天爵以
要人爵其僞託之病古今一轍非盡取者
之蔽也不然有明三百年名臣將相理學
事功忠義氣節之士出是途者十而九焉
豈可謂不得其人哉今先生是書一務發
明其大義悉其要領會其旨歸使上智下

學羣焉各有所得確然信其可以體諸身行諸世而不悖也蓋學術之弊生於固起於其所蔽明則通則變如是而訓詁可勿泥雷同勦說之患可除天下始有真學問而真人品與真事功亦於是乎出矣先生並仕潁州同其治績多可紀其出

身以選貢非由科第也而所見若此則知士之以天下為心者必不以一已所處之私而遷就其辭說也今鼎梅之刻是書固所以彰先業而為功於學術夫豈少哉予因之忘竊附名於篇端云

皇清乾隆二十有八年歲在癸未冬至月望日同邑後學黃祐寧拙頓首書

大學章

大人者。天立之以治天下者也。從古及今。大人何嘗不治天下。顧何以治天下而天下卒不治。則以治天下者自有其身也。自有其身。則民不親。民不親。於是天下國家始渙而無所屬。然則大人治天下。顧可自有其身乎。及讀古大學之書。總挈大人之學。首曰明德親民。次列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目。而卒歸之以脩身爲本。由此推之。大人舍此身。國無以治天下也。大人有耳

江西汪石琴藏 臨水雅學書籍 北京圖書館藏

目而後天下有視聽。大人有心思而後天下有知覺。所患者有耳目而自蔽其耳目。有心思而自蔽其心思。於是我之耳目心思始塊然一物。既塊然一物。則此之耳目一物。彼之耳目亦一物。此之心思一物。彼之心思亦一物。物之相物。其不能相治已久矣。大人有見於此。始自明其明德。有耳不令五聲以錮其聰。有目不令五色以翳其明。有心思不令衆欲以窒其靈知。是以吾之耳目心思。始大通於天下。大人有耳。天下之疾苦莫不聞。大人有目。天下之顛連莫不見。大人有心思。天下之意欲莫不通。在家則一家親。在一國則一國親。在天下則天下莫不親親

民之治始見於天下。故身也者。治天下之本也。名法之家嚴而少恩。循名責實。其道可使有功。然其究。臣下無所措手足。且刻覈大至。必有不肖之心以應之。道德之家。虛而罔守。屈伸隨時。其道可以因物。然其究。政令媟瀆。上下怠懈。庶政無所底績。而萬事墮壞。大人於此知一不致睹於名實。鶩道德其名甚尊。狗名法其功甚捷。本末始終之際。焚然淆亂。靜安之慮不出。而天下卒不治。此其故傳備言之矣。蓋德不明。則好惡因以不明。就家言。則親愛賤惡僻。是故褒姒斃而宜臼出亡。驪姬安而申生必死。就國與天下言。則仁暴懸而求非不應。賢不賢紊而進退

垂方貨悖入而聚散反常。是故桀有酒池肉林而關龍逢伏劍。紂恣炮烙刳剖而比干剖心。湯旅舉而瓊室之財失守。周師入而鹿臺之積速亡。天憂於上。人怨於下。雖有終古之泣諫。三仁之忠憤。而卒不救無他。好惡拂人之性故也。是故堯舜在上而天下治。堯舜乃獲其身。桀紂在上而天下不治。桀紂乃亡其身。非亡其身也。德不明。雖有也亡也。此物之所以有本也。必格之而知。乃致知致而誠正之功可自至。脩齊治平之效可坐收也。即三代而下王霸道雜用。此學未必講明。然其時開創之君守成之主。莫不天資近道。不欲以身躬臺榭之樂。而惜中人之產

不欲以身後口腹之欲而忍中夜之飢且身處穠幃之煖而賜西征將士裘帽且身惜百姓肢體而除肉刑身慮百姓傷殘而禁笞背凡此者皆格物之學也皆從身格者也念念在生民意自無不誠身鮮耳目之欲心自無不正當其時賢能在上利施於下海宇清晏盜賊不起盡天下之人親若家人父子豈偶然哉故由其道三代以下無常亂不由其道三代以上無常治學者所以學爲人君也離經辨志之際可不審歟

康誥章

學者皆稱二帝三王尚矣而皆不外明明德盡明德德本明也

明明之也明德不明則明者不明也曰自專辭也家國天下其後而此其先也曰皆槩辭也由文遡湯由湯遡堯未之有改也此首傳明德而歷引典謨以証之也顧經以身心意知言明德似平平無甚高論而三書皆稱曰克有其難之意焉盡明德非有其難之意則昏渝必多明者將不明也經以格致誠正言明德亦似易無甚奇難而三書一遡之於天一稱之曰峻有必不可褻有若不可幾及之意焉盡明明德之主非有必不可褻之意則身心意知必自昵其私非有若不可幾及之意則格致誠正遂視爲所可忽庸主必沉於嗜欲英主必煊其聰明秦政

憤煬亦何多見歟

盤銘章

引湯武就葦命言也周文在欲葦未葦之時蓋已躍而未飛不在天不在田而在淵也顧新民必專言葦命者何非夏殷有舊染則新不可見也正可爲繼世者惕也追述自新者何事可舉乃能化非自新難以言新也此本末之說也必推而至於新命者何功已極故可推非新命亦無以見新民之極也此終始之事也日新又新君子之所以立極也作新民君子之所以錫極也其命維新君子之所以通極也縱觀三代以後開創之主往往不階尺土倔起帝王然焉上得之寧能焉上治之當其時三重建而百度維新五事慎而五行時敘豈盡無所本歟

邦畿章

至善之極大人當止之地也曰明命遡之民生陰陽之初曰沒世不忘究之我生既沒之後則此求止之心又何時有止乎文之敬止文望道未見之心也衛武之學脩衛武行年九十猶作懿戒自警之心也脩之身其善乃眞脩之天下後世其善乃大夫匹夫亡善則微賤勞苦思託一身而不足至人止善遂名被天壤澤流萬世而有餘然則大人所止可不審歟景員維河大

人立極之邦畿也萬國之王帛來同黙首編氓大人奠宅之邱隅也百姓之勞苦當息大人於此父子慈孝至善之止見於家君仁臣敬上下咸孚至善之止微於國而猶且凝爲恂慄學修罔弛其功著爲成儀盛德昭爲有象於以歷世久遠子孫延其休大平有徵百姓蒙其福大人倘起受命號稱神聖豈虛也哉

聽訟章

天下衆著以爲功衆紛以爲治者非本也顧衆著衆紛之中任執一焉而本卽恍然可見者蓋本一而末不啻萬萬非本而不可謂萬無本也周官以五聽治兆民聽訟亦治國平天下者所

不能無也顧此治之平之之一耳何以無情者卒不得盡辭也曰大畏民志也民志而何以大畏也此可悠然思躍然會也意誠者民自不敢欺心正者民自不敢犯爲官爲貨爲內爲來不必絕而自絕也然後知制治清濁之有源也此明德之說也萬化有權輿總不出一身吾且見於司寇之庭矣

第五章闕文

誠意章

意者何念之發也獨者何發念之地也人所不及知惟已知之故獨也愼者何戒欺也念念欺人欺人之念念念自欺也故欺

欺自也肺肝之見非人之見我也十手十目非人之手目也自指也自視也自見也誠中而形外亦我獨知自告也心廣則體胖內心不廣外體不胖自然之理也此自欺之所以難自謙也古之君子清文濁質不得也盜蹠其心曾史其行欺誰也古之帝王智籠術馭不能也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欲效唐虞之治欺誰也宋經筵諸儒多持此進講而卒鮮實用非正心誠意之實用也正心之上又多一心誠意之上又多一意也夫惟大人用人行政施事措功事事質意而行之不驚愚不炫智不僞襲神聖之號斯不戒欺而欺自去愼獨所以行王道顧不信歟

修身章

大人之身大人之所以治天下者也大人之身有目所以視天下之無形大人之身有耳所以聽天下之無聲大人之身有口所以辨天下之正味酌天下之飢飽劑天下之甘苦顧大人非無耳目口體也乃有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盡天下之甘苦畢陳於前而我不覺則何也亦心有不在焉故也今夫人有身卽有心大人之心亦何獨有不在之時哉蓋心體至虛虛則能應心體至靜靜則能靈一有所着則靜虛之體失靜虛之體失則萬應不靈膠膠擾擾而皆失其故諺夫念愧恐懼好

樂憂患有所之說之善喻也今夫大人身居天下之上內無水旱盜賊之儆外無敵國外患之憂顧盼則人從其目喜怒則人從其心忿懥好樂時或有之亦安所得有憂患恐懼哉蓋大人之心與匹夫之心一也匹夫之心一有所激則髮指眦裂匹夫之心一有所怵則口噤身顫匹夫之心一有所溺則置懷加膝匹夫之心一有所憂則畏影疑形彼大人何以異於是無惑乎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味之時也蓋其身未亡而所以主是身者則已亡而不知也今夫天一太虛耳忽而愁雲慘淡忽而雷霆轟烈忽而熙然皆春忽而凄然皆秋夫其爲春爲

秋爲慘淡爲轟烈皆天也然烈風迅雷亦不終朝春露秋霜時不轉瞬正天之所以爲天也大人之心亦若是已矣夫如是故能以身治天下國家而無慮其頗僻此大學之所以脩身在正其心也

齊家章

好惡者平天下之大用也顧好惡以之平天下則有餘以之齊家則不足何也此非好惡不足之患好惡有餘之患也積偏成重天下大不情之事每自家庭見之攷詩書所載亦畧備矣此無他近也惟近則好惡易溺嗜痂專聊有蔽之者也一塵眯目覩面不見邱山古人於此每曰骨肉之間人所難處又曰此非可口舌諍無非爲近之故耳嗟夫申生宜臼之事後世亦何多見歟大學一書總言帝王之學而本於致知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之間大人固當知所處無爲莫知苗碩之諺所共笑可也

治國章

君子在上出乎身加乎民發乎邇見乎遠千里之外且應之況其邇者乎齊家治國非謂齊家而後治國謂治國不出齊家也是故修身之君子立於上治亂之機必於自也握之帥從之故

必於自也審之藏之身喻之人合若形影而捷若桴鼓顧何以獨舉堯舜桀紂証也治亂之機証之首出之君覆亡之主而其捷愈見堯舜唐虞之一人也桀紂夏商之季之一人也唐虞之民從堯舜之好仁讓非有所驅夏商之民從桀紂之好貪戾亦非有所迫如此乎其機不爽者則從一人君高而倡之故也楊子曰百羊成群使五尺之童荷箠而隨其後欲東則東欲西則西使堯牽一羊而舜隨其後則不能前矣此善喻也故齊之爲言一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一也齊桓公英辟也內寵多而五子爭立身且卒終於亂晉獻公中主也嬖驪姬而申生死諸公

子出亡爭齊卓子不免於難晉祚幾至於覆由此推之孝弟慈之理一有所闕父子兄弟夫婦之道或有所虧即英誼亦不足恃況瞶瞶於齊治之際者乎

平天下章

天下治其事恒簡天下亂其事恒煩顧撰之勢其煩也不得不煩也生齒繁盜賊起財用詘也有人於此剖比干之心化萇弘之血必欲以絜矩之說進不幾來迂士之目乎子謂此非迂也天下亂與治恒相反而治與亂每相因使治國平天下者知其所由亂則所以治亂者在是矣財用之詘不因生齒繁盜賊起

也天下未亂之時此盜賊之人皆吾生財之人也自承平日久國家所用之人漸廢先王之法日廢一日且不知祖宗之制所從來朝廷匪頒好用日益增百姓鬬梁川澤之賦日益重阿大夫譽言日聞即墨大夫毀言日至自是功罪不明誅民如不足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者受上賞愛民若不及實能保我子孫黎民者伏國法於是潢池弄兵外患踵至軍興日繁府庫日竭勢不得不加田賦田賦既加粟斂之臣半以粟之於國半且以粟之於豪以致天菑流行而不常之命已去人害踵至而施奪之民心已離勢不盡驅天下之民悉化爲盜賊不止而天下遂大亂矣夫此皆治天下者不能絜矩之過也苟求其道莫若因先王而遵其成法嘗考之周官生衆爲疾食寡用舒其道亦異備矣其初立法之始先王本已忠信爲民之心絜之已又絜之人絜之於一時之人又絜之於千萬世之人同好同惡罔有所拂而後乃著之爲令甲此所謂千萬世不易之矩也是故有技彥聖能爲我守先王絜矩之法者也休休有容之臣能爲我用絜矩之人者也我用一个臣一个臣用有技彥聖有技彥聖用先王之法則盡天下之人上如公卿大夫下如郡邑長吏無在不布絜矩之政如此而財用猶有不足渤海之民猶不賣刀買

牛賣劍買犢未之有也此執簡馭煩之術雖治亂國亦由此也雖然人固難知知人正未易也大學愛一个臣必先之以放流迸逐然則治天下國家者於進退人才之地可不慎歟

中庸通義

黎水後學魯論孔壁甫著

天命章

天地萬物聖人之儕也匹夫匹婦聖人之師也聖人師夫婦之情遂能通極於天地萬物之情顧天下卒治日少亂日多何也此非聖人之過也自天下不皆聖人人失其性之過也夫喜怒哀樂匹夫匹婦之情也匹夫匹婦之情得則三光明四時敘水旱疾疫不能爲災歲乃大熟匹夫匹婦之情失則北海飛六月之霜東海積三年之旱於時民物疵厲歲則不稔攷之往牒既有明徵已是故喜怒哀樂匹夫匹婦之情實帝王之大用也是以聖人在上有禮樂以脩喜有刑罰以飾怒廣廷舞干羽而厲儀於庭黃帝戰涿鹿而鳳巢阿閣夫羽毛之屬且以順應而況於人乎況於天地乎此和之所以爲達道也蓋推之人而達推之物而達推之天地而達也然必本之中何也中者冲也冲無一物而萬化起焉天地於此分人心於此倪帝王之未發匹夫匹婦之苞蒙一也必慎之於獨何也非專獨之謂也聖人南面而聽嚮明而治用人行政施事措功一日二日萬幾然至中之地在廷諸臣不得而見也在宮之人不得而見也有不睹不聞者在也獨也藏之心欲惡未形取舍未判命之所以不已也與匹夫匹婦同其體實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性之所以流行也與匹夫匹婦同其用故曰天地萬物聖人之儕也匹夫匹婦聖人之師也天命之初無貴賤無賢愚一也

仲尼章

中何昉昉自唐虞也庸之說則自仲尼始也然非仲尼之說也百姓日用之理喜怒哀樂之情也時中者何隨時取中也天有四時陰陽寒煥見焉春行秋令不得也冬行夏令不得也如其時焉百姓日用而不知失其時焉則人多疾厲物且夭札也是故堯舜不常有武周不世出龍之飛也始於潛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觀時也蠖之信也始於屈既往者屈方來者信乘時也推而至於一切張弛闔闢因革損益行天下之所不敢行犯天下之所不韙皆是也此君子之所以戒懼也不然如假牛鬼狐祥丹書石文以欺天下此天下之大戒也小人之所以無忌憚也堯舜始一中與時同其運文王守一中與時忘其憂武周變而通之以就一中不與時同其亢仲尼辨之以護一中更不欲使時爲天下竊而中爲天下裂萬世而後具好雄之魄力必不敢瀆千聖之大防非以此歟

鮮能二章

中庸所以稱至者何爲其日用飲食之理凡賢知愚不肖皆不能外故至也又曰民鮮能者何此非中庸至而民不可能正以民鮮能而見其至也此中庸一書專爲防賢知發也顧必並愚不肖皆議者何益不議愚不肖之不及亦無以大服乎賢知之心也彼見夫蚩蚩者知有所封拘拘者行有所束誠迂而無當也然則莫不飲食者何益愚不肖猶知有知行也過與不及互譏以此也若夫飲食之民作斯也息斯也出入於斯也無思也無爲也鮮能知味也斯之謂任天而動正以鮮能知味而後飲食之情可安也議者曰若是則聖人之治天下不誠過乎曰非過也無大知則小知乃爭無大賢則小賢必競此世界所以有無忌憚之小人併飲食之民不能安性命之情也此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治所以不可少也中庸之書所爲作也

不行二章

廣有大舜行道於有廣之一人也顧舜之時何時乎天洚洪水時有大工民多怙終時有大辟有苗逆命時有大兵降典於民時有大法圄陷難仍文明漸開時有大政聽災於天聽告於民於時不能好爲非常以懼黎民於時不可稍一自見爲知以與

天下相攖則有廣氏之天下亂矣是故問察隱揚以求中也執其兩端以取中也施之於民無不咸宜以就中也順其自然行乎其不得不然由後世觀之舜之時事事主創由當時觀之舜之時事事主因與有廣之民同一飲食求一賢知之見不得也此舜之所爲大知能行中庸之道者也

予知二章

網罟多鳥亂於上擭陷多獸亂於下此鳥獸之窮於人知也無網罟而自設網罟無擭陷而自設擭陷此人之以知自窮也自設之自驅之致使視網之仁無所可施豈不哀哉夫天下之理舍中庸皆罟擭陷阱也途窮而知返勞苦倦極呼天呼父母問亦思飲食之安未幾見異而遷焉此仍予知驅之耳此作中庸者之所以獨美乎顏回也顧回既不予知矣又曰擇乎中庸者何回非以擇見知也正以中庸之理似是者多不擇則小知之人乘是亂其真也乃既擇中庸矣則中庸之理天下且不啻萬於萬有之中獨曰得一善者何回非以一廢萬也正以萬有之中我之會逢止於此則此時之善故止此也乃既曰得一善矣是此一善亦變化之倪又曰拳拳服膺者何蓋拳拳服膺非膠一之謂也正恐此時爲似是者晻小賢之人更得以一見逆鴈

其上而二三其德也若回之簞瓢陋巷可推已益同非以簞瓢陋巷爲善也當回之時止此一簞瓢陋巷之爲善也此終身不改其樂也不然陋巷之外當時之罟擭陷阱可勝道哉而謂如愚之人猶以予知自騙也

可均二章

凡言可者偏辭也亦易辭也子思子作中庸謂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似易之矣繼又述孔子之告子路者曰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夫以一身涉世彼此咸宜猶且難之況盡天下之貴賤賢愚而均之使無偏頗者乎又曰

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夫以一身處富貴患難之交砰砰自守尚且不易況毅然不淄矢志貧賤毅然就死鼎鑊可甘者乎子思子蓋言中也時而均天下則天下可均也非必有均天下之心也時而辭爵祿蹈白刃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也非必有辭爵祿蹈白刃之心也當其時則能見非其時則能隱藉使一見其能則非也今夫伊呂鈞璜定鼎卒以功見夷齊龍比採薇行歌剖心瀝血卒以節著以其時所遇之主湯武桀紂也夫使伊呂不遇湯武夷齊龍比不遇桀紂亦烏從以功見以節著也哉是故由後世觀之商周之初有阿衡尹而後商周之天下始有生民夏商之季有夷齊龍比而後萬世之天下始有君父遂至被以隆名而欽其大節原其初不過一時迫之而起迫之而餓迫之而死然則君子於世亦何有殊猷有奇節哉盡節本朝而夷難爲效委蛇退食而素節可風後世非盡無合中庸之君子第見此爲中庸而謂已能之則非中庸耳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素隱章

中庸之道非知不足以知非仁不足以守非勇不足以行此亦不必別求矣乃天下知味之人少賢知之人多卒至流於過非

隱則怪而不恒何也揆其所以則亦名心累之也是故學非而博順非而澤言僞而辨行僻而堅彼非不知爲隱怪也以不如是隱怪焉耳目之所共知愚不肖之所共行後世必無述也即間有遵道而行亦不免半途而廢遵道而無時名亦廢然返也甚矣名心之爲累也其惟聖人乎大易之贊潛龍也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夫龍變化之物也亦且有遯世之時亦且有不見是之時此非惡其名而逃之也龍德旣潛則無以名之也君子之中庸何以異於是日飲日食焉則日與飲食相依指以爲愚中庸之道即潛於愚也指以爲不肖

中庸之道即潛於不肖也隨時焉日與萬物變化焉亦烏得其端倪亦烏得其轍跡為世所指名哉由此觀之聖人殆將潛矣聖人之德龍德也不可與隱怪攸蛇游霧同類而共視之也

費隱章

賢知索隱君子之所重惡也然使君子之道一見而可盡彼索隱者亦無以大服其心也試觀天地之間如夫婦如聖人如天地如鳶魚號物之數謂之萬有一不於道如取如携哉是故因其大而大之天下莫不大鳶魚與聖人夫婦共其知能因其小而小之天下莫不小即天地聖人亦與鳶魚同其飛躍盧而不

詘動而愈出亦既至費矣寂心而道存瞪目而道往隱莫隱於斯矣造端乎夫婦君子之所為致曲也立焉之百體不謂百體之一體非焉也察乎天地致曲之所為形著動變也時騁而要其宿至無而供其求也彼索隱者於斯方瞿瞿然驚規規然自失也

不遠章

相厥居敘彝倫此天之所以陰隲下民也雖堯舜之治天下不能易也是故至治之世以人治人治無遠也以心推心心無遠也子臣弟友人無遠也庸德庸言事無遠也此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隱怪使人心競先王使人心親治登到隆由此也非強而致之也由此推之凡天下之道不本之因心治不本之因人縱足以譽服愚民烏稱善道哉

素位章

老氏之言曰人之大患惟吾有身信乎曰否我有身始有位隨位之所值而素見焉隨素之所當而行準焉隨行之所著而得失判焉求其得必使無失凡吾之所行正難耳乃中庸之稱君子也一則曰自得一則曰居易何說焉益我為所當為至易也至簡也我不為所不當為何所得又何所不自得也轉時行之

穀安坎止之貞以視行險之人真不啻桎梏其形矣是故飢溺由已禹稷之行也不敢失有唐時司農司空之鵠也簞瓢自樂顏子之行也不敢失春秋時窮居陋巷之鵠也推而至於太王事獯鬻孔子之圍匡阨宋猶是也安土而仁可敦知命而天可達需血有出穴之時履滿無或覆之患凡此者皆行素之善也此君子所以止求諸身也

行遠章

大凡言自者始基之謂也萬仞之山始於林麓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言始基也闚睢之化及乎南國卒至天地變化草木蕃棠

棣之詩始乎兄弟終焉洽友邦同萬福廣庭之治始於克諧終焉鳳來儀獸率舞易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豫順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而況於人乎況於人之至近者乎孔子贊詩專言順父母蓋非自順父母止也謂順父母亦有自耳然則大化之成豈遠求之天下也哉

鬼神章

中庸一書言常也乃忽推及鬼神何也鬼神一誠也其理至真實至大常非恍惚之譚誕而不可稽也常考之於禮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有勞於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類者不在祀典則祀非人之始創爲媚也鬼神有誠然也由此推之名山大川之出雲爲風雨澤萬物非幻也名山大川之誠也傳說之騎箕比列星非誣也傳說之誠也伯有之爲厲也取精多用物宏非偶也伯有之誠也不則世世之民與草木同腐耳生既幻質殁則已焉河靈爽之能爲顧何以體物不遺也曰以不見不聞也若可見可聞則亦物耳又安能體物其有物也憑之也鬼不享其祀而憑人妖物怪以爲厲於時也其偶也非常也且何以稱德也彼體物而不遺功用可以轉造化之靈明威可侔王者政教之所不及也中庸言誠

自此始蓋誠者自成也物之終始也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即質之而無疑也

大孝章

孔子罕言命杜人僥倖之心也中庸一書庸言也乃引舜匹夫受命爲天子且推而至於上下數千年饗保於無窮豈非事之至奇理之極異者哉雖然正未可僥倖也德必若大舜而後可幾非大舜未可幾也猶之乎庸言也蓋言天命不過言理數而已矣理猶器數則器之所受者器大則所受自多器小則所受自寡其有多有寡者數也而受多受寡則器之自爲也理也天無與也此生物之天嘉樂之詩確有明徵丹書狐祥之不可借一猶之乎罕言命之意也

無憂章

武王起侯服爲天子周公居相位攝天子事蓋甚奇由中庸言之只文王一家繼述之事蓋事不庸則中之理不可常事不奇則庸之理亦不盡武周之事武周之時也凡爲武周極難耳曰壹戎衣猶有戎衣之跡也曰不失顯名亦幾幾乎或失之矣蓋不失從幾失見也然幾失能不失者何以末受命故也周公之成德成武之德也并言成文之德者何蓋成武之德據實而言

也成文之德推武之心因以大公之績也追王上祀之禮必廣而下逮者何蓋周公公天下之心也天下之人各有私人各得其私乃成天下之至公王者保七廟下逮如五廟三廟二廟一廟人各私其親各保其親合天下之人各厭其欲得此郊廓之鼎所以卜年卜世也是亦馭天下之大法大機也甚矣武周之難也得其難不獨武之顯名不失即公之所以爲天下萬世人臣極則亦由斯也此作中庸者之旨也

武周章

稱達孝窮則變變則通也稱武王周公周家一代禮樂武創之

公成之故稱武及公也公封於魯而仍稱周以此也貧賤而朝卒祔於畢千古無兩也志誰之志事誰之事也三后有亢宗之志而阻於時有光大國家之事而阻於勢此窮則變變則通之後不必爲三后諱也春秋之典變五廟而七廟達也禘嘗而郊稷達也奉璋之彥達及三恪達也猶曰踐先王之位行先王之禮奏先王之樂何也先王無是事使先王而在今日未必無是事也此之謂善繼善述也孝之所以稱至也達也且不特此也推嚮親以嚮帝配國社爲王社孝之至上達於天地通於天可以治人通於神可以治明孝之至下達於民物抑何創制之隆

若斯之盛歟夫孝庸德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歸之庸德則子思子作中庸之意大槩可推已

問政章

中庸引哀公問政爲繼體守文者言也何言爾曰就大孝達孝兩義推之也魯文之昭也哀周公之裔也周公以親親尊賢之道治周亦以其道開胥凡載在周官者可放也顧何以親賢之外更推爲五也自唐虞降典以來未之有改也揭一親則一家之夫婦昆弟皆親也揭一尊自有君臣以主之即有朋友以輔之也是故九經之敬大臣體群臣由尊賢而通推之也子庶民

來百工柔達人懷諸侯之以次相及也由親親以及之也王者之尊親無外也顧何以必始脩身也非身則五達道九經亦無所麗也脩身何以必資三達德也蓋脩身以道不獨一仁也非知無以知非勇無以行也知之一知也成功一仁也獨遺一勇何也此非遺勇也困知勉行非勇不能也此之謂脩身也乃脩身復言誠身者何脩之者誠之也身不誠則百骸皆僞也誠身必明善何也善身之實也身有善乃謂之實有其身也明善而分之爲擇執何也擇即知知也執即行仁也百倍之功即勇也愚必明柔必强此即知之一成功之一也章內言一言豫復言

誠者何一不可言也豫可言而不可執也誠則有可執矣此身之所以脩也脩其身則人存人存則達道九經可次第舉也由此推之人主當國家積弛之後非法祖不可也法祖亦非但執祖宗之方策以苛繩乎臣下也脩身始曰親親繼曰尊賢定必有一肫肫之意貫徹於臣隣之間而後上下之情通上下之情通而後六合內外之指臂聯心志合也是故廣厦之坐論幃幄之謀非有一予知之心也從來帝王學而知之勉而行之者多也使恃一生安而臣下感遜不及此上下之所由隔雖日以祖宗之法繩之無當也然後知人道敏政當自人君以身取人

始也思必明初無自明之心也惟自視若愚而後明可致也柔必強初無自強之心也惟自視若柔而後強可幾也此脩身法祖之道也

誠明章

中庸論誠明子思子所以教治天下者起化於身之道也性以始教天下之教未有不本於性者也是故聖人有此身則天地萬物之理於焉皆備此所謂誠也身既皆備則於天地萬物之理無不見曉此所謂明也聖人在上不恃聰明曆知而聰明曆知之用無不見之天下則以其實備此理出而遇天下之民物凡所措置無不咸宜若燭照數計而不失纖微杪忽也即中才之主勉強學問而知益明知益明則德日起而有大功者此也此性教之所以合也

盡性章

能盡其性萬善咸備誠之復也能盡人性能盡物性時措咸宜誠之通也參天地贊化育聖人之能通極造化誠至而其功用無不至也嘗觀代興之朝彼時開創之主中興之主耳目皆實有聰明心思實有曆知用能綱紀四方使一代之民無疵厲以至草木昆蟲鳥獸無不咸若三光明七緯順山川無崩竭豈不

於都稱盛際哉不然心志悖淫耳目瞶亂雖才力足以驅駕一世亦以一人殘害一世之民物而有餘此亦誠與不誠能盡其性與不能盡其性之明驗矣顧論者曰善人百年王者必世今一盡性即能盡人物參天地贊化育不啻速言之何也此非速言也正恐善人王者非至誠不能必世百年耳未有百年必世而不本之至誠者也後世治術樸茂莫過於漢漢自高惠迄於文景其間敦大之治恫愊無華積德百年並隆三代職是故耳故治未有不由其誠者也

致曲章

致曲明也知皆擴充之謂也曲能有誠明則誠也充無不周擴無不到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無非是也此明著動變之所由極也顧歷稽往古至誠間世出致曲不恒有何也則以或憚其難或阻於勢故也三代而下如漢之文帝宋之仁宗尚矣惜露臺之罷忍燒羊之飢是曲而能致也乃徵桑恭儉之德至形之動靜內而宮庭外而邊鄙無不從化焉升遐之日至遠通哀慕如喪考妣非甚盛德亦烏能當此號稱極治乎若齊宣不忍止及一牛是有其心無其事亦憚難所致耳後唐明宗雖有令德亦能使年穀屢豐兵革不用而又限於偏安此則有心而阻於勢者也越數千年如此亦不克多見得非致曲極難乃論治者猶往往以性反軽輕何歟

前知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至誠如神天亦可使爲人用數亦可使爲理制是故洪水橫流匪以禍唐祥桑雉雊適以興殷前事亦彰明較著矣乃中庸必有禎祥必有妖孽者謂何蓋禎祥妖孽一誠也將興之朝其君臣蚤作夜思所以圖興者若不足誠何如其至也將亡之朝其君臣事寬數極所以召亡者亦若不足誠何如其至也此禎祥妖孽在後而所以致興致亡者則在前也即著龜之見見以此也四體之動動以此也皆不能載以僞也不然據其祥而祥之據其妖而妖之難極亂之世亦有醴泉甘露雖垂亡之代亦有瑞草祥禽或曰此將來之符瑞當時之妖孽也然則善雖妖亦祥不善雖祥亦妖自非至誠精祲精明合爲一精和氣冥氣合爲一氣亦烏能號稱如神妙合於天人之際歟

自成章

中庸言誠又言道言仁言知又言性何多名也非多也一也天命之謂性人有性而仁知皆備之謂誠誠而時措之之謂道道者非他也仁知之著爲事也使天以是賦之我不以是全歸之則有始而無終有始而無終則自虧自虧則不成君子之道於是乎鮮矣故誠者自成也合仁知而爲言也性之備德之全也道自道合外內之道皆自也分外於內剖一自而橫裂之不能也是故天生君子以爲天下也對已而言人爲物對道而言人亦一物已亦一物也無以異也耳目同肢體同心思同也君子有耳目肢體先王政教取譬始有源流君子有心思先王政教設施始有作用盖物物皆實則物物見焉仁之所由行知之所由徹也性之大用也道之所以達於天下也誠者至此而後始

可以稱自成也由此推之禹之股無胈脛無毛非所以徇物也已溺已飢所以爲己也雖知也實仁也秦皇之築長城作阿房非所以爲己也厲物適已祇以病物并病已也非仁也乃以非知也惟內不專已而後已得外不遺物而後物得已并得也此堯舜禹湯文武千古之所以稱賢也

無息章

大哉天乎環地而上其巍然而峙鎮五方柱八表者皆山也其涓然而流浸稽天懷山襄陵皆水也而地足以包之其贊然下處廣漠無垠振四維奠五嶽安四瀆皆地也而天又足以包之

夫其包之也非形也有道焉以運之也千古以來未有異也其爲物不貳也析之博厚高明悠久累千百言而不足約之止一不貳而無費辭也昔者聖人之法天以治天下也亦若是已矣盡其法天也法道也道非他誠也不貳也大易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也必世之治可以驗仁其必世也王者之精神無息也百年之治可以去殺其百年也善人之精神無息也凡此者皆法天也盡累世之民物總包於王者純一之衷其博而無外厚而無際高而彌崖明而彌煩以此也蓋德澤久則所暨愈廣所入愈深溥海內外光照顯爍莫禦如斯也由此觀之自黃農迄今帝王代興神聖繼起其間久道化成功業與華嶽齊高膏澤與河海同深弭載與地同厚自非法天行道至德純誠亦烏能制治若斯之盛乎

發育章

聖人之道天下之道也乃獨歸之聖人何也蓋萬物於天地千古自發育而亦有山崩川竭民物疵厲之時百姓於禮儀千古自知能而亦有上陵下叛法紀大亂之時此無他時無聖人也此天下之道所以必歸之聖人而後行也顧行者行之天下本身徵民之謂也乃君子亦有不盡居上不盡有道

之時至以明哲之知爲保身之用烏在其行之天下也曰非此之謂也君子之身修德凝道之身也時命大順行於當時之天下時命大謬未始不行於後世之天下孔子賢於堯舜以此也尊德性必由於問學何也是乃所以尊德性也理必極其至精功必極其至密而後廣大乃可致也尋常日用之理不遺而後高明乃可致也知日新而後故乃可溫禮日崇而後厚乃可敦也此發育峻極之內凡昆蟲草木胎卵孕字之時開落榮枯之候君子所以必知禮儀威儀之內凡典常彝則親疎貴賤之等車旂服飾登降進退之文君子所以必析至今三禮所載禮器

王藻王制月令諸篇爾雅所載羽毛鱗介夭喬蠕動之屬皆可考也由此推之君子欲行道於天下爲千載所待之人而鮮問學宇宙之大至不能名一物經制之繁至不能辨一度明一數亦烏足貴哉

自用章

盛王不世出聖人不虛生其生也皆有天下之責者也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制禮作樂以創爲創者堯舜是也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不沿禮不襲樂以革爲創者湯武是也凡此所謂不世出不虛生者也皆有爲於天下也乃若孔子有聖人之

德無天子之位生當革而不革之時此時欲有爲於天下不獨不敢且有不能天既不欲用孔子又何爲生孔子盍有堯舜湯武則聖人之道行當時之時王人不敢倍有孔子則聖人之道萬古行而萬世之時王人不敢倍不然繼周而後豈無有繼世久遠奸雄生於其間以絕代之魄力負絕代之才智亂名改作以亂天下者哉周家王制亂政者一疑衆者三皆殺不以聽萬世奉之爲蓍蔡則皆從周一言之蓍爲令也然則天生孔子實爲天下至今萬世之天下猶遵時王同軌同文同倫之化孰謂孔子虛生也哉由此推之賈生之欲改漢朔改官名易服色非也漢文謙讓未遑是也王安石之新法字說非也即張子厚井田之說亦非也一行之而宋幾殆一幸未行儒者泥古不通之禍尚未深也後之君子慎毋以學術誤天下爲世亂首可也

三重章

尊時王一海內也海內不可以無主無主則亂多爲主則亦亂從來海宇有混一之時亦有分裂之時職此也寡過者何非民之能寡其過也我寡之也當天下未定之時名分未明欲爲時王之爲者何限卒次第驅除而後民乃曉然知此非可以智力爭也率弭首以聽一王之制作有敢狡然思逞以自取禍敗者

誰乎甚矣尊時王一海內也前代帝王時王方祀之繼之師法之乃當時之民卒不敢是古而非今何也蓋是古而非今盛世之民不可有也是乃時之蠹而亂之首也考之而不謬謂窮變通久之理即起前王於今日亦當如斯耳乃其子若孫未始不在三恪之列也其所尊亦尊時王也建諸天地而不悖謂張弛閭闔先天而天不違也當時有亂名改作倣擾天紀以亂政者殺尊時王也質諸鬼神而無疑謂慶賞刑威吉凶與鬼神合德也當時有假於陰陽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尊時王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謂施事措功因革損益後有王者必來取法也

當時王步未改有行堅言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者殺
尊時王也而天下遂已大定矣至一夫顧必本諸身者何也時
王之身息息與天人通者也彼當制作之時諦審天命之去留
人心之向背書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是也不然傲然以歷數
在我而逞臆妄作其遂人心者多矣尚安能世法世則有望不
厭若斯之隆哉詩之謂庶幾者難辭也中庸謂未有不如此而
蚤有譽者不可幾倖之辭也時王有其難之意而後不敢有幾
倖之念時王惟有不敢幾倖之念而後始可杜天下幾倖之心
嘻王天下之三重如此乎其不易也上下千古自非船秉盛

德亦烏能倜起受命而爲政於天下乎

祖述章

中庸一書多言帝王特起奇創功業神化之事至洙泗之儒上
不列天子諸侯下不列公卿大夫乃中庸言能守必推顏子能
大必推仲尼何也蓋帝王建天地之業仲尼立天地之德也何
以明之凡人之所處一時耳唐虞於天時爲春文武於天時爲
夏仲尼於天時爲秋堯舜之水土在唐虞文武之水土在豐鎬
仲尼之水土在洙泗顧時非秋則春夏之美盡矣保合太和肇
將來之始亨者誰乎道非洙泗則唐虞豐鎬之盛不可見矣山
崩川竭轉春秋一元之軸者誰乎時雍大定萬物之並育不害
也揖遜征誅道之並行不悖也唐虞及周小德之川流也洙泗
之濱大德之敦化也此非尊素王於帝王之上也陽之復於剝
乃見歲之功於坎乃成復之五曰敦復艮之上曰敦艮惟敦而
後稱艮稱復亦惟艮惟復而後乃能敦也坎居正北稱勞亦猶
是也仲尼之時復之時仲尼之水坎之水仲尼之土艮之土也
贊修刪定集堯舜之成維文武之衰此仲尼之時中也中庸不
言仲尼之大止言天地之大蓋以天地之大通復即仲尼之大
通復散爲四時合爲一中造化於此分水土於此奠也學仲尼

唐知章

者隨時取中可也

聖人之治天下也非有四耳四目之異乎人也其心思異耳是
故聖人非靡知其聰明不足尚也蓋靡以言其深知以言其通
也即堯之所謂欽明舜之所謂濬哲也不然逞一人之聰明於
以役天下有餘矣烏能容非躁則暴烏能執逞臆敗度烏能敬
變亂是非烏能別甚矣聖人之德之咸備也既溥博而又淵泉
也無以聰明爲也深之又深靜之又靜而無可以言窮也乃所
謂時出者何蓋聖人之治天下也一事也而容執敬別四時之

氣已備則衆德有並爲出之時一事也而或容或執或敬或別四時之氣各專則衆德有各爲出之時一事也而時容時執時敬時別四時之氣迭運則衆德有互爲出之時是以聖人在上薄海內外一時民物如天之覆如地之載明並日月而威同雷霆而信若四時尊之爲神明親之爲父母豈偶然哉大易之言鼎也曰巽而耳目聰明知巽之說而後可以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離照之用乃可不窮不然聰明用事即韋布之學且以爲戒而況治天下者歟秦始隋煬之天下驟然也則聰明誤之也漢武之窮兵黷武卒至海內虛耗漢宣之刻覈少恩令臣下

日救過不給則聰明用之也甚矣聰明之爲害四德有能迭運者鮮也

經綸章

甚矣天下不可以人治治也彼一人此一人兩相矯拂則扞格而弗勝彼之人一心此之人一心兩相揣摩則牽强而弗合故無耳目心思不能以治世有耳目心思而世亦不可治也何也倚於人遜於天也是以聖人之治天下也能經綸無所容經綸也愚夫愚婦之知能也天也能立本無有所立本也靡而不詘動而愈出也天也能知化無所爲知化也萬物稱壯老死之常

也天也不然倚我之聰明倚我之聖知擾亂夫婦之知能柴柵自性之虛體傲擾萬物之天紀而天下遂以大亂此非天下之難治也治天下者之過也是故自然者天下萬物之理固然者聖人起教之端冏然者百姓與能之事至誠之能不可見見之於天下萬物也肫肫其仁合天下之萬情皆歸於其仁也淵淵其淵澄天下之萬慮皆湛於其淵也浩浩其天盡天下之萬形皆囿於其天也此至誠之能求一聰明聖知之端不得也德一天德治一天治也昔者帝堯之治天下也因人倫而五品之親遜以敷因洪水而地平天成之績以奏堯亦何嘗以能見於天下哉乃當時之經綸著而天地之化育畢贊彼誠以天德治天下也甚矣天下之不可以人治治也

衣錦章

中庸之書治天下之書也顧古來治天下者常有而天下之治不多得何也此治天下者之過也綜覈名實窾怒紛然申韓之治也求治太急天下之元氣愈傷專事聲色粉飾太平儒者之治也求治太浮天下之神氣不振此二者皆日亡之道也夫惟古之帝王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是操何術也敬於不動信於不言也夫天下之民不可欺也君志之

地不能欺也是故居其室一言一動千里之外應之違之近也可畏也言爲世則動爲世法皆本於身風之自也可思也守之潛伏之中見之孔昭之地微之顯也可襮襮然驩鰓鰓然愼也此制治清濁之源也顧必本之淡簡溫何也此聰明聖知之固也使非冏聰明聖知則或躍然而見可喜或繁然而思一遑或翹然而露其頴則天下之治必有受其弊者矣若此者皆非闇然之道也闇之地不見之地也闇之功不言不動之功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闇之至也敬信皆民徵之又徵潛之又潛也三代而下歷二千年於漢文見之詘賈生之論不馳志灼然可見

之功何淡且簡也對群臣輒曰卑卑無高論守退讓之德何溫也乃當時朝覲訟獄事無不治耕籍祀先鑾皆具禮儀何理且文也揆其德恭儉出之天性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則深宮不見之地又何愼也或曰此黃老之術勸威之意恨少顧賜張武之金錢子吳王之几杖尉佗去黃屋貶帝號匈奴入寇遣兵擊出塞而還勸威亦何大歟後世儒者尊古而卑今於三代以下事置弗道令王者望廣夏商周若隔世不可追及此亦儒者之過也予故作通義而首論著於此也不欲中庸之道晦於天下也

論語通義卷之一

黎水後學魯論孔壁甫著

學而章

學者所以學爲人師也所以學爲人君也陶唐使契爲司徒命夔典樂教胄子此萬世教學之始顧其事率操自上自黨庠鄉塾有教而其後有群聚州處之學自通籍起家必由誦讀而其後有功名富貴之學人知之叔孫通之弟子有郎有金餓隸富於今孫人不知之仲尼之門顏空憲貧鄭人譏爲喪狗所以然者榮名貴於天下也孔子開卷言學首以朋來則樂人不知不愠立說亦以示天下後世學者止當時習耳若名位之患則弗當患矣

孝弟章

刑罰教令爲治之末也端本善則教化之基也堯舜之世黎民於變時雍其時仁風大可想見揆其本在於敦睦克諧三代而下治莫過於漢家文景之時貴齒尚德孝弟力田之詔日下當其時民親令長比屋可封法畏朝廷邑門不閉非明驗歟

巧言章

巧言巧於仁者也令色色取仁者也忠如周公恐懼流言奸如

王莽謙恭下士在當事者識別之耳唐虞之世亦有共驩亟放
亟流決不少貸盛治固珀得非幸有此耶

三省章

嘗攷元遣使求江南人材於謝枋得。枋得答曰。此地求一人如
瑕呂飴甥程巽杵臼厥養卒亦不可得。江南無人材也。再攷漢
諸儒梁邱賀臣衡輩一經授受歷數傳不失一時大儒多爲名
臣枋得以杵臼與諸人並稱是有感之言漢儒能不倍其師說
死自堅立以此推之無肝膽之誠者難受託孤寄命之責侵然
諸之小者不可期乎違服物之功學無淵源者終鮮樹駿流鴻

之業夫士而不欲以義行著也士而欲以義行著則制行結交
師友之際可無恪歟

千乘章

人君之於天下蓋匪易矣一日萬幾動關百世事何敢不敬令
出乎身加乎民言何敢不信富國無弱貧國無強用何可不節
死者莫生刑者莫贖人何得不愛大兵傷財大役傷穀使何得
不時顧此行之平時易耳萬一兵荒交集可柰何予謂此萬世
不易之道也帝天之命主於君心時事倥傯敬當愈恪慶興之
際百姓與能顛沛流離信當愈明公私交困二篇可以用享凡

一切上供當節可知生趣已竭重刑且當末減凡一切小過當
赦可知年飢歲疫即大兵大工亦當暫且報罷凡一切亭軒臺
榭當槩止可知即或興發之政不得不從權宜此不忍不節
忍不愛不忍使之之意亦無不信於天下子且以節用愛人兩
者推之衛文公遷國楚邱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末年革車
至三百乘唐用劉晏掌鹽鐵晏以先在愛人豫令各郡始見不
稔之端即奏聞蠲助當時亦國用粗足非明驗歟故五者萬世
不易之道也

弟子章

古者大學教人之法天子之子諸侯卿大夫之子士庶人之子
皆入大學孝弟必敦重本始也言行必飭慎脩身也樂群取友
示與人忠時習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教學交也黨庠有教
教之以此朝廷升俊升之以此在周兎罝野人皆可爲公侯腹
心在漢孝弟力田諸科皆可舉賢良方正化行俗美治基郅隆
非以此歟

賢賢章

儒者文多質少居常飾忠飾孝飾信處變又分小孝大孝小忠
大忠小信大信以文其不忠不孝不信喪已失節華競日長風

俗之壞未必不由於此嗟夫古來曹娥女子不知學也而知有父近日西湖樵夫不知學也而知有君所以國家用人士君子立身皆當務本與其采時髦之春華不若取古道之秋實務使人敦典彝士尚風節斯足術耳不然黨庠術序雖日習文章奚益乎

重威章

學者多言器宇器有所載貴厚宇有所藏貴沉禮以無不敬儼若思安定辭爲安民之本君子之學身心性命家國天下皆其承載乃以一不厚不沉之器宇當之豈有幸哉浮誕以自喜恃

已以凌物文過而飾非鬼躁鬼幽不獨何晏鄧颺之徒見絕於君子即禰正平稽叔夜亦豈善世之術哉

慎終章

周末去古未遠醇風已散讀素冠之詩亦可槩見曾子慎終追遠之言亦猶之乎爲仁之本之論也後世宮車晏駕勉習哭臨山陵甫畢懸樂已備當是時雖郡設中正之官興舉孝弟而民俗日窳古道不振非以此歟

聞政章

戰國之士廷見諸侯皆能立譚取卿相孔子聞政止能得於一時晉接之間論者曰聖人之德藹吉可親謀王斷國之才或未之見及觀儀秦之輩得君行政求之說居勝車裂廷死亦惟工於求者居多然後知聖人不可及已後世一二廷見之士一則於當時之君責備太過一見便矢痛哭流涕或失溫良一則自待大高朝廷待之如待神明諷當設壇問道之禮或失恭讓雖去戰國之士有間然卒不得與聞時君之政豈不幸哉

父在章

父在觀志爲已不得行也父殁觀行爲已所得專也三年無改爲其父之道也由此觀之政如孟獻子莊子以不改爲賢德如

周厲王宣王以必改爲貴狹小前人漢武固非令主借名紹述熙豈是熙朝乃若廣平之立君子非之新恩之呼卒召禍亂以肅宗此時上皇駕始西行太子竝此時寧宗猶然臨御盡皆父在故也然則人子處欲觀之時任幹蠱之責其時其地可不審歟

禮用章

漢士依倚道義遂至刻情修容晉士風流相尚並致大悶亦毀兩者異觀亦更相笑總歸於矯枉太過而已由此推之拘攣尺之脩者當明自然之數賤曲守之誼者當嚴名教之防以和行

禮家人無嗃嗃之傷以禮維和婦子鮮嗃嗃之失先王制禮豈以強人也哉王弼何晏誠罪浮於桀紂矣

信近章

有言不踐行未全也卑瑣貿疢志未得也亂萃無常孚不終也苟求其故皆失之於初而已是以君子時勢未審未便以肝膽許人尺度必嚴不敢以媕阿失節所交必慎不敢以比匪貽訊豈遏慎哉侯嬴之刎項潘岳之望塵文若之殺身志趣雖不同其失則均矣古人寧杜門不出寧絕交蓋見此已

安飽章

自甘澹泊修士之常實詣虛心進道之則以此言學猶有非士之好者則他日田宅之謀瘝曠之誚執拘之累又何能自免也是以君子寧黎藿不飽環堵蕭然敦勉力行不長華競時就高賢考鏡得失良有以也求之聖門簞瓢如回陋巷如回不情如回問不能問寡如回庶幾近之其他則未易語矣孔子曰可謂好學也已蓋難之也

貧富章

執鞭不辭者貧窘之士也策肥衣輕者富豪之子也揆其大畧歸於所處而已矣乃古人必以無諂無驕爲賢者蓋論其心耳心苟見貧則不樂不樂則諂即百切磋不能去心苟見富則不好禮不好禮則驕即百琢磨不能去子貢之所謂斯蓋指心歟馬融悔拘咫尺之脩威不貲之軀遂改節應隨以恣奢樂之性則無諂往諂且旋來無驕往驕且旋來且勿論樂與好禮也融博通經籍詩三百篇皆有注疏豈獨於衛風不解止無奈此心何耳然則君子處貧富之交自非心有獨得見大心泰雖學詩三百奚益乎

不忠章

鼎有實慎所之也良賀謂衛鞅由景監以進所以不善其終可

謂特識苟文若身往從操又拒董昭之請觀其言曰曹公本興義兵匡復漢室則不知操極矣卒之身死名損揆其所以始於急人知耳易曰知幾其神乎是以君子應人之知擬足而投擇地而蹈非過計也靜躁巧拙執得執失其所係蓋非淺矣

論語通義卷之二

黎水後學詹論孔壁甫著

爲政章

以子觀五季分裂之世禹嘗無政但其主非怠荒于綱失馭則嚴刻致四海離心所以東西南北向背不同卒難合一耳唐德宗初政稍能罷貢獻縱馴象出宮女臨淄軍士投兵嘆明主復出憲宗於藩鎮稍處置得宜便能使王承宗斂手削地星共之說非明驗歟由此推之政者人君綱維天下之具也如天之有五緯德者人君之運綱維者也如五緯之有天樞天樞轉則五

緯皆旋不則欃槍時見列宿非逆行則失次德運則綱維自振不則皇靈不暢非綱解則紐弛豈分毫爽哉後世西晉失德徵象上見太史奏金木水火土五星縱橫於天時則八王五胡先後雲擾鞴扆帝座蓋呼吸相通矣

三百章

六經皆有可蔽如易之陰陽書之一中禮之一敬樂之一和春秋之尊王可蔽者率顯若詩之三頌各述祖德宗功二雅則載朝覲祭享登歌贈答以及國家治亂物候盛衰人倫常變十五國之風各紀土女貞淫風俗奢儉勞人愁苦怨女詠歌其事不一其言各殊後世至指闢雎亦屬淫詩總之不得大旨之所存耳孔子特揭思無邪以蔽全經然後知治亂貞淫皆托始於人心者也於無可約畧中約畧其旨然則讀詩三百猶不能防其心於治亂未判之先貞淫未分之始亦奚益乎

政刑章

事功殊時非腐儒所聞歷覽後世條教明法制審則治紀綱廢法度不立則亂處叔季之世尚欲違言德禮似乎迂濶難行顧子謂孔子之言不謬何以知之即以後世之刑政知之蓋飭法謹度之朝其時之君必多精明無敢自即匪彝其時之刑政必

多簡易亦無敢煩苛敗度漢家王霸道雜治宋室法制亦多仍漢唐故事乃文帝之恭儉仁宗之仁恕致治之隆幾比成康以此推之刑政而離德禮則亦秦始隋煬耳若唐宋之季並刑政亦無尚敢曰刑政非所貴乎

志學章

可與立未可與權即矩也曰未可難之也孔子敘不踰矩必於七十之時是也子貢謂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蓋以耳用淺天性深也乃孔子敘耳順於知命之後何哉即此推之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事物宛然之矩即於此在焉第未至於

立則識其未定即求聲入心通尚不可得況施事措功動即不踰若斯之至當乎故詩書六藝皆我性也性之所命則皆天也志學以後事事學天不惑耳順後天奉時從心不踰先天不違下學上達揆之初志寧有異乎

無違四章

守禮慎疾問安侍膳孔子與孟懿子孟武伯子游言者皆禮也顧以此為孝人猶可强若誠於中即形於外見於己即通於親者惟色諭色之常和氣婉容似矣顧以擬望孩而笑則難徵色之變涕泣隨之似矣顧擬呱呱而泣則難一有所强啼笑皆非豈特嚴恭敬恪非所以事親哉由此推之夫惟兢兢慎疾無違親憂斤斤守禮無遺親累依依朝夕又無令親見我問安侍膳之跡親憂亦憂親喜亦喜則隨其所處皆見色之時皆見色之地矣又奚必矯情飾貌父母之前乃為善乎

不違章

孟子論君子之所以教者有五首曰有如時雨化之者故觀於孔顏之授受一觀諸生物之天而已矣易曰屯者盈也物之始生也言物之蒙昧未明也愚之意也又曰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發之意也顧足發之意尚未有似及觀之繫辭曰生生之謂易而後知顏子之發者孔子之言也而所發實不止孔子之言糟粕神奇變換不測一言既領萬化生心烏知此之仍彼耶彼之非此耶以此証足庶幾似之耳

視其章

高明用晦忠孝蒙垢詬厲交至均所不辭揆其大畧歸於所安而已矣乃有恐懼遁逃至犯大惡身無所歸至冒不韙揆其所由實出不安察之正別有法遂可不舒究耶時無仁人漢據李陵均負大慝由此推之天下有矯情之畸人亦多負寃之臣子正直忠厚兩者不可偏廢一察所安長嘆欷歔不能自已矣聖

人豈專欲索隱鉤深以窮天下之情也哉

温故章

故者新所藏也新者故所引也六經不殊知解各異日引日新所藏固無盡也以此待扣左右逢源尚有竭乎後世鵝湖之學專主良知一時函丈幾滿此果有日新之境可証乎抑無日新之境可証乎憑空之理非始則鑿故温故之説勝也

不器章

器者君子之用也不器者君子之心也是故衛鞅誠王霸之器惟自見為器急於用其器竟至殺身王介甫誠有用之器惟自

見爲器偏於用其器遂至害天下管夷吾誠天下之器惟自見爲器小於用其器遂至鏤簋而朱紘塞門而反坫故君子無其器天下何所利有其器又竟無所利於天下由此推之夫惟才如周公而又不吝吐哺握髮斯乃道德恢閎天下社稷蒼生咸利賴之矣

先行章

六經皆古人之言也書二典紀唐虞之事止史臣之敍述其君詩三頌美殷周之德亦孫子之贊揚烈祖然總追述其行事無溢美之言也後世浮誇之士口頌之間幾衆美咸備實按皆非

已所能行嗟夫有其言無其事當世之人不可欺也其言是其人非後世之人獨可欺乎世間有志竟成如耿弇有幾內不能辨而外爲大言誠足羞已先後之際可不審歟

周比章

太易之言比也於五曰顯比此周之說也以陽德爲主顯顯然揭日月而行於四曰外比此不比之說也以四雖陰獨近於五子子然獨外其黨而行於二曰比之自內此轉比爲不比之說也以二處群陰之內獨應於五獨能於群陰錮蔽之中絕其類而行至乘承應皆陰之六三則曰比之匪人五狥五木入闔十六子紛紛至矣子嘗即是上下千古見古來如四之外比二之自內間亦有之如漢中官呂强是已若五之顯比從未多見司馬公范孟博諸人吾猶病其意氣未泯既有意氣行事未必皆陽顯比寧可得耶此可見從來君子指小人爲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爲小人一按其所與孰爲陽孰爲陰則大較覩矣君子之心如日中天昏夜之間尚有人品耶

學思章

陸子淵謂堯舜以前有何書可學此其說專主思朱元晦祖格物致知之說此其說專主學顧主思之弊所謂殆始之弊什九主學之弊所謂罔罔之弊什一所以然者實之勝乎虛也莊周曰黃帝遺元珠於赤水使離朱索之不得使師曠索之又不得乃使象罔象罔乃得之益善喻也象罔之得竟在於離朱師曠兩竭之後耳目之功益可忽乎哉朱陸之得失於此可辨矣

異端章

柱下史與孔子同時按史記孔子適周問禮則老聃正一多聞博學之士佛教周時未入中國楊墨亦在戰國之世此異端竟何指乎蓋古今之理源同而異流孔子之後西河之教已與顏孫師言偃不同則他可知當時子桑戶原壤之流偏得老氏齊

生死曠達一說後世王弼何晏之徒遂極與自然之肯一時清
譚卒至禍胥攻之爲害不旣烈歟

是知章

五帝之事若有若無三王之事若存若亡食肉不食馬肝存而
不論論而不議者實多若必一一知之本無是理乃若山海有
經齊諧志怪其中傳會必多入而問心不免自欺出而酌物不
免欺世爲害於天下固非淺鮮顧何以獨呼子路言此蓋自欺
之病中於聰明者半中於剛愎者半明於是知之說則耳目見
聞之間未始無戒欺求慊之學高明之士可自誤歟

干祿章

多聞聞古人之言多見見古人之行聞見皆得之古而復有疑
殆何也蓋天下之事有言之於古則可信言之於今則可疑自
古人行之則爲安自今人行之則多殆者非其事古今有殊蓋
時與地異也乃旣闕而又自餘可慎何也蓋凡天下之言天下
之行有時地值之則爲當可時地不值即爲餘者非古人果有
剩說果有旁行也自我今日不值即爲剩即爲旁耳古之俊造
言揚行舉率由此道豈有異哉予嘗即是推之今日制科雖與
古殊然闕慎之道亦未始不備先輩闡旨非六經極醇者不敢
擯人爾時在廷言坊行表樹立各有可觀近稍溢幅矣而士用
輒不效幾疑科舉爲可廢亦闕慎之道未講耳嗟夫天下事何
事乃以一或疑或殆之學嘗試當官其用輒不效豈顧問哉

舉錯章

治天下有道舉與錯而已矣服民有道民所欲舉者舉之民所
欲錯者錯之而已矣堯舜之世亦有孔壬唐虞之治萬古稱盛
苟求其故亦惟夔龍在朝四凶在野而已矣顧論者曰言舉錯
於唐虞易耳言舉錯於末世實難議論相激一廷之上此夷彼
蹠議論互變一人之身朝夷莫蹠亦烏有定據哉予謂議論紛

紜必有自起毀譽日至審其由來阿大夫事不治雖譽亦烹即
墨大夫事治雖毀亦賞則枉直清議論并清以斯舉錯動拂人
性者鮮矣故服民誠有術也

敬忠章

皇度必飭以自修也而民則敬慈孝必篤以自盡也而民則忠
矜嘉必至以廣恩也而民則勸顧人主出入警蹕尊嚴若神易
耳讀法飲射繼以弓旌易耳乃若重泉永隔則待庶老可知望
歸徒傷則待臣民可知當漢征和之時丞相屈氂謀立庶孽將
軍李廣利以師降匈奴宋紹熙之間歲幣日輸虜廷卒無有人

發一策出一騎爲國家奮死力臣下不忠莫此爲甚揆厥所以武帝光宗能自追其責歟以此推之人君所尤難得於民者忠耳作忠之術豈必問之民哉

孝友章

昭公乾侯之出齊欲納之不得晉欲納之又不得卒使昭不得正寢於公宮季氏之罪可勝誅耶乃讀孔子引君陳之辭責季氏之意少責定公之意多豈定亦利昭之出利昭之死歟非也定之立魯人立之也使定於方立之時東向而讓公爲西向而讓公果公責卽不然於旣立之後聲罪致討伸大義於天下不

亦可乎乃計不出此是綦賈之謀卽不必有若無兄之心亦不幸而有其跡矣春秋於定之卽位必俟昭喪歸乃書則孔子不仕之意亦可槩見已

輗軏章

後世之士以反覆爲多智以滑稽爲通才官非此不高金非此不多覩硜硜守信不啻如遽除厠施輗軏之喻似非通論嗟夫此特見今之朝市耳夫朝市安可爲常哉誠使平心而觀今古之常道去信之人內而家室則妻子不可行外而州里則比屋不可行今日所爲明日不可行此地所爲彼地不可行彼朝市之人視一官爲傳舍以一慮爲遽廬卽不可行彼亦不顧耳非行之而無不可也輗軏之喻豈謬也哉

十世章

有天地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爲萬物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禮行乎其中矣禮行其中故文質相環奢儉迭變而損益生焉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此之謂也三代而後漢之視周猶周之視殷殷之視夏也漢興天子不能具鈞駟將相皆乘牛車豈非承周文勝之弊至於此耶及文景之間海內殷富娼優又且后餘由此推之凡一代之興始

乎儉常卒乎奢奢之始爲僭無尊卑貴賤之分奢之極則窮遂不覩有君臣父子操損益之權者繼起於其間矣是故損者前之往而詘也益者後之來而信也往來不窮詘信相感故觀於損益而後知物不可窮也已孔子謂百世可知非以此歟

非其章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豈有他哉不貪福不避禍而已王欽若出守天雄軍閉門修齋誦經此無勇爲詐亦特甚總之禍福之心太明非惑則餒於求其類士人居多夫子意中豈無所指歟若范滂慷慨赴死不祭皐陶韓愈誄迎佛骨謫居嶺海顛

陪臣悔。與振古人豪已。

論語通義卷之三

黎水後學曾論孔壁甫著

八佾二章

禮樂者。先王所以幸人事神。消愚作則。爲治於天下之具也。是故上下相安。民物咸熙。而禮樂作焉。朝廟燕享。升歌贈答。而禮樂行焉。當其時。天子無失德。諸侯卿大夫鮮過舉。故足術耳魯有三家。不仁甚矣。歌雍舞佾。令人心憤。伶官皆去樂署一空。令人心悲。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蓋謂此也。樂記曰。凡樂之聲音。皆由心感。三家之庭。粗厲噍殺之音。竹人

心憤懣矣。亦烏覩所謂導和宣鬱。消愚作則。爲治於天下者乎。

林放章

禮者。先王所以使天下備物飾情。以善民俗者也。顧有本焉。殺粱爲飲食之本。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黼黻爲衣服之本。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女工害。則粢盛黍稷。黼黻文章。無所自出矣。尚安能備物飾情。以善民俗者哉。夫飾牆置罘。設旆設旌。所以明衰也。而亦有不得爲悅之時。以此推之。奢近禮。不反足以晌禮。儉非禮而反足以生禮。然則聖人之治天下。舍諛農桑而遽與禮樂。猶本實先撥而求枝葉暢茂。此實難已。林放之

問國家之治亂民物之盛衰莫不由此顧不大歟

有君章

周末之時列國諸卿群習於奢奢則僭僭則犯上相率專擅擅則逼逼則無君考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弒君者凡一十有七其間竊弄與政者又不勝紀以視西北諸夷無文章名物率隨酋長逐水草畜牧東南諸夷率尊舊姓有朝委裘不亂之風烏可得哉孔子曰夷狄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蓋吐懣之辭亦實辭也

泰山章

祭有法祀典是已祭有義禮意是已祭之禮實本於此考之禮諸侯祭封內山川不在其地者不祀大夫祭三祀不在祀典者不祀泰山魯之望也季氏之旅爲曾君攝乎抑自矯舉以祭乎揆之於法揆之於義眞無所本無所本而祀之季氏直爲邪耳爲邪欲何望耶

無爭章

按射禮三揖而升以序射也三揖而下射已畢事也三揖而飲示罰也若此者凡以教讓也先王垂知天下後世弧矢之利旣興有其利定有其害故以禮柔之若此也子爲備悉其善在泮之士克廣德心一也萬一有事卿大夫出當一面雅歌投壺二也其或功成在泮獻馘讞讓未遑虢稱大雅三也若夫後世所患則亡矣在上不疑雲夢不必東遊在下不忌檻車無廣西入皆一讓爲之也弧矢有其利無其害夫非先王之爲教至善歟

巧笑章

詩三百篇皆禮也不獨素絢之詩可通也是故身爲天子而後禮行於郊後乃歌思文之詩諸侯報功於天子而後禮行於勞後乃歌彤弓之詩諸侯朝聘於天子而後禮行於饗後乃歌湛露之詩天子蒐苗獮狩而後禮行於射後乃歌騶虞之詩各國

卿大夫聘問隣國而後禮行於贈答後乃歌投桃報玖中心貺之之詩故詩之歌以爲禮也禮之設以稱事也皆其後者也昔寗武子聘魯魯饗之爲歌彤弓湛露武子不辭亦不答謂非其質也由此推之六經之旨皆維世教若視以爲文則皆繪事耳君子可不旣其實歟

文獻章

言夏殷者何喻周也言杞宋者何喻周之嗣王也其不言周而言杞宋者何諱之也爲尊者諱爲親者諱也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故有非無文有司失其傳雖有也無也當時非無獻

耆舊率在野。其有也。乃無也。尼山之布衣。不學之中國而學之四夷。應一代之典章。胥淪草莽耳。曰足則吾能徵之。蓋隱辭也。若使文獻果足則人人能徵矣。待孔子哉。此刪定之所以不能已也。

既灌二章

周之禘禘后稷配以文王。從武王行之始也。魯之禘禘文王配以周公。從伯禽行之始也。名雖同制亦稍異。且賜出成王。何傷乎。孔子之嘆蓋嘆不禘於公之太廟而禘於群公之廟耳。若昭之初年禘於襄公之廟。是已禘非其地。魯事誠非。又況跛倚而

祭。且重其悲乎。

如在章

思其聲容。思其笑語。思其嗜欲。此如在之誠也。豈代祭者所能攝乎。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以此推之。從來國家祭祀多遣官行禮。以乘輿出法駕事煩耳。顧在群祀猶可。煌煌郊廟。是為何地。而亦以氣類不親者代之乎。孔子尼山一布衣。於祭法祭義無不克盡。孔子誠萬世之師已。

奧竈章

奧。公位也。五祀之主。咸合祀於斯。於此行媚。其事顯。竈。私位也。老婦之祭也。尊於盆。盛於瓶。於此行媚。其事陰。王孫賈以此諷孔子。蓋欲孔子昏夜之投耳。嗟夫。人臣所言。公則公言之朝廷。是已所言私。則人臣無私言。顯背朝廷而行媚一室。後世楊伯起猶能畏之。況孔子乎。孔子稱天亦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雷霆所擊。無幽可逃。賈能欺朝廷。能欺天乎。聖人著戒如此。後世猶有媚竈以行其私者。卒之敗露罪譴。莫逃。孔子無所禱之言亦既驗矣。

周監章

古今來國家之興。常始乎質。卒乎文。及遡之周。不然。創制之始。

即稱郁郁。蓋漢唐之興。皆有驅除。即殷之興。尚十一征。兵火之餘。不得不質。周無是也。孟津一渡而後。隨放牛歸馬。其制禮作樂。粉飾太平。亦其時則然耳。監二代。止監殷也。殷因夏禮。周承殷後。即一舉一句。一冕一韠。四代之禮畢備於二代。又奚遺乎從周者。以此。蓋尊昭代。亦論世也。以此推之。士不通古今。亦烏能尚論百王。考鏡得失也哉。

太廟章

凡稱太者。前乎此之名也。魯自伯禽以後。群公皆有廟。獨周公於魯為百世不遷之祖。故稱太以別之耳。即齊之於太公。衛之

於康叔皆然。不足異也。獨是器數之多寡。儀文之煩簡。則不可不辨。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君子入廟則思敬。析其義。覈其數。以無或失。則誣焉。臣子之心不更安乎。每事問之意。知此。故孔子曰。是禮也。知此說者。則歌雍舞佾。不當在季氏之庭矣。

主皮章

鄉社禮文曰。射不主皮。孔子繹之曰。爲力不同科。正欲隨才造就耳。顧獨推爲古道者何。蓋春秋之時。正文武分途之始也。越二十年。魏用吳起。以善戰特聞。自後學宮習射。遂視爲旁事。不

列正業。天子之卿。侯國之大夫入則凝弼出則壯猷。遂不可復見。故孔子低佪其際。不覺有深情耳。嗟夫。豈知此後兩途遂如陰陽之分。必不可合也哉。

告朔章

行一禮而三善備焉。則告朔是已。頒自天子。尊尊也。告諸祖廟。親親也。而且因之以聽朔。治民也。春秋於文公六年閏月書不告朔。猶朝廟猶者。蓋未敢盡廢之辭也。於大禮欲廢之時。猶未敢盡廢。則周室之在人心可知。已愛禮之意。孔子其在斯歟。

盡禮章

李悝入蔡州擒吳元濟。復棗強出迎裴度。度避之。悝曰。蔡人數十年不識上下。願因公示之使知尊朝廷。以此推之。禮有能盡之孔子而禮明。盡禮有議論之時。人而孔子盡禮之心亦不晦。他日作春秋。不辭罪我。非厥肯歟。

使臣章

孔子之對定公曰。君使臣以禮。古今來君使臣者多矣。有君下交於臣而治。有君必不委譽於臣而亦治。然則禮有異乎。曰有。蓋人君之於臣。如天之於地。成化育。則下濟而光明。別尊卑。則元黃不易位。東風則解凍。霜隕則草死。主和主辦。惟時所用耳。

其言臣。則曰臣事君以忠。古今來臣事君者亦多矣。當平世。以都俞吁咈爲忠。當亂世。以蹇諤盡節爲忠。忠有異乎。曰否。蓋人臣之於君。如地之於天。天煩地以施生。地不敢言勞。天子地以功名。地不敢自有。崩竭亦有時。順簡則靡易。處常處變。總一自盡耳。顧定之時。君臣實難也。孔子之所謂忠。與禮蓋亦有匡時救弊之意歟。

關雎章

喜怒者。治天下之具也。其用顯。王者喜怒正足以綱紀四方。哀樂者。化天下之具也。其用微。王者哀樂正足以宣通萬物。文王

化及南國而究其始實自宮闈今考關雎鐘鼓琴瑟莫不靜好反側輾轉亦匪幽思不淫不傷哀樂正矣當其時江漢汝墳風俗粲嘉士女靜淑非以此歟由此觀之夫婦人倫之始閨門風化之原人主於妃匹之際性情之用嫩愚之間可不慎歟

問社章

按哀公之時亳社災故見宰我問社亳社殷社也昔者武王之克殷也殛其社於侯國使爲冢土而又屋之以示戒也今魯之亳社災不無殷鑒之意據宰我三代各有所樹之說考之周官尚書非盡無據古者戮人於社使民戰栗亦非臆說顧人臣之

進說於君也陳古有據不如因事納規宰我之說謬矣樹戮不足維魯嗜殺殘百姓有餘孔子責之豈過也哉

器小章

功高守約非以自損也其所受者閎也才大守沖非以明謙也其所存者厚也器欹則覆器小則盈豈顧問哉管子天下才也處必危之地居不賞之功乃三歸備官塞門反坫志氣盈溢所以居功者則未善矣漢蕭何佐高祖定天下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產猶不免來漢高之疑仲亦危矣哉所幸者桓公之時尚非烹走狗時耳

語樂章

孔子以翕純皦繹論樂其淺人人可知其實樂之精微已盡樂記曰氣盛而化神則翕之謂也情深而文明則皦之謂也合同而化則純之謂也流而不息則繹之謂也一樂而天地之化人物之性無不備焉獨一聲音之道已哉歷稽先代季札嘆鄭聲其細已甚則不翕萬寶常嘆隋開皇之樂淫厲而哀則不純燕丹鼓筑於易水之上變徵變羽則不皦王令言嘆大業之樂宮聲往而不返則不繹當時小之其國削弱大之卒至滅亡樂之所關豈細故哉自非人君發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鮮克及此

故樂者有國者之所至慎也

儀封章

天生孔子非爲春秋也何以明之三代盛時道人以木鐸徇於道路皆在孟春時則天王布政教於邦國都鄙於都盛際哉迨至春秋世衰道微師道不立按其時有似莫秋當時之人心有似長夜急嚮之不溫疾呼之不旦孔子亦惟有俟千百世而已矣秦火之後尚有六經非木鐸之遺至今在耶

韶武章

凡樂之辨辨之於美與善而已矣美與善之辨辨之於聲與容

而已矣顧亦有各見者焉有互見者焉如韶之載於尚書者曰拊石擊石其音可考其容未備孔子論爲邦曰樂則韶舞則當時聲容皆備可知若武總干山立發揚蹈厲載之樂記者其容已盛及考其聲他無可見且將淫及商賓有不及事之意焉由此觀之聲被文德容著武功此各見者也其聲和者其容必簡而文其容猛者其音必賁而厲此互見者也美與善即各舉其一已可互見不然尚書於舜樂止敘其聲孔子與賓牟賈論武獨詳於舞豈各有所闕遂遺之耶論世論德其法大備聖人之心千古如見蓋在此已

居上章

居上不寬棘猴而冠耳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傀儡登場耳漢明帝自起撞郎終爲盛德之累邾子執玉高魯定公執玉卑近替近疾君子已蚤知之漢昌邑王哭臨偃蹇宋義符居喪淫戲無度滅亡方且隨之可不戒歟是以君子寬洪雅度喜怒不形承祭見賓周旋必飭親喪辟踊痛殷骨立非直爲觀美也居上之體固如斯耳

里仁章

古先王之治天下也各安其地各習其俗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其時之民止有安愚中古宛徙無出鄉友望相扶淳風猶可想見其時之民不必用知後世政猛如虎無可徙矣襁負而逃又著遷徙之令其時知愚兩無所用有仁里可擇猶就三代中晚之間言也群聚州處言孝言慈被服成俗素絲之質誠宜慎所之矣

約樂章

貧賤之人馳思富貴富貴之人頓忘貧賤嗟夫人壽幾何河清難俟榮華可羨漏盡有期揆茲兩者皆有所不安矣是以仁人任運知士達觀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衫鼓琴安若固有無他心有所獨得也不然夜眠斗室忽想乘軒日食萬錢猶難下箸斯則萬行皆苦彼此難居矣雖有安利之說亦烏能爲此人救藥乎

好惡章

凡好惡之難非好惡之難能好惡之難也心爲私蔽一遇賢否

見確則難心爲私溺卽有賞罰行之堅決則難以我用好惡則偏不爲强戾則難我爲好惡用則愚不爲中變則難甚矣好惡之難難於仁也唐德宗謂人言盧杞奸邪朕實不覺亦心爲私蔽耳所以他日延齡相陸贄後疎君子小人畢竟旅進旅退而已矣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非謂此歟

志仁章

千里戒途始於足下祝韓之始燕越背馳士君子濁其質清其文不能也前爲夷後爲蹠不屑也荀文若有清操又往從操焉融欲居貞卒應鄧隲內與外殊前與後殊仁與不仁懷疑莫辨

蓋亦其初志不定耳天下有心旣確有所之而其跡猶疑中立者哉

富貴章

砥礪無素不可問之一朝患難靡渝正當視其平日論者曰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揆其得名忠孝之號仁人之稱皆非可旦夕襲也歷觀往古宋厓州之難張陸諸君子顚沛造次已極乃當時矢死靡他負帝入海浮屍至十餘萬遡之漢唐末祚殊大不然及考史冊見桓靈之間德順之際當時在朝在野於貧賤貴賤之間絶不見有一去處分明君子蓋所由來者漸矣以此推之國家砥礪名節要在奬厲平時少謀田問宅之人臨難自多慷慨赴死之士是故古人孤竹不處採薇乃歌無他其去處明也不然萬鍾不辨而欲舍生取義此實難已古人之名豈成於顚沛造次之時哉

好仁章

仁之道廣而難悉揆其大者不過忠孝而已矣故不忠不孝之名此亦人之所共惡也身卽匪爰指爲窮奇掎爲莽操誰則受之以此推之好仁惡不仁此亦天下好惡之大端已乃所謂用力力足何也予爲悉之古有桐宮旣歸還政請老流言旣靖卒

蓺於畢此以力足爲足者若伊尹周公是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利鈍成敗皆所不計此不以足不足分念而力足者若諸葛武侯是也有謂賊疲則覘天有期賊在則還朝無日此慮不足而力足者若裴晉公是也有謂臣力竭矣自分一死積薪自焚喋血巷戰此力已不足而以一死自足者若張巡卞壼諸君子是也用力力足非明驗歟故仁者性之理也好惡者情之用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此亦彰明較著已

覩過章

桐宮拊起。後世遂降與山陽破斧與歌。後世且禁門喋血。觀過知仁。孔子之論。亦大可畏。不知必於其黨人已分矣。苟非其人。路人知之。又何必觀。大過人之事。非常人所行。明有人非幽有鬼。責可不戒歟。聖人之言。不欲使天下忠臣孝子。冒不韙之名。亦不欲使萬世奸臣賊子。竊仁人之號。辨之固宜審辨已。

聞道章

古來忠臣孝子。義士烈女。蹈湯赴火。不辭。彼誠有所見也。君子為學。患不聞道。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求其大畧。歸於有所見而已矣。無所見。蚩蚩之民。同飲同食。有所見。則自鴻蒙迄今。前死者千古。如斯。後死者千古。如斯。此心千聖同符。烏有異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蓋為罔生者鞭策之辭。非齊彭殤一壽夭之辭也。

志道章

蔡澤躍馬食肉。功業卒能有立。文文山性豪華。平生奉享甚厚。大節千古可欽。端木賜聖門高弟。衣冠劍佩結駟連騎。孔子未始非之。衣食即不惡膚何傷。所患恥惡衣惡食耳。外若高寄神明。內卑內外之間。清濁質撰。其所趨終歸汙下而已。孔子曰。未足與議。豈過也哉。

適莫章

大易之贊龍德也。曰確乎其不可拔。夫龍神物也。而以不拔稱之。變化之宗。斷非游移兩可所幾矣。由此觀之。無適無莫。無成心之謂也。而實非無定見。義之與比。隨時制宜之謂也。而實非與世浮沉。後世以君實之堅決。與介甫之執拘。同譏過矣。總之禮行孫出。君實不能無譏。若槩以執拘名之。君實不任受矣。天下事豈一首鼠觀望之夫所能任哉。

懷德章

呂安善稽叔夜一日相思。千里命駕。寤寐賢豪。曠懷猶可想見。

不則坐井觀天。戀戀鄉土。田蚡妻子。終老牖下。抑何為乎。楊伯起於故人莫夜投金。矢畏四知。奉公守法。名教獨嚴。不則壺漿飽德。市美多私。涓滴幾何。自矢啣結。亦可醜矣。君子小人。千古如斯。誠無足怪。吾儕矢志。可無擇歟。

放利章

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匹夫專利。尚且不可。而況國君乎。周厲蒙塵。榮夷所致。防口於川。嗟何及已。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蓋戒之也。莫蓋或擊。且以凶終。竟何利哉。

禮讓章

驕者天地神人之所忌者也議者萬情群志之所歸者也泰皇知天子之貴特制尊君卑臣之禮使古來坐論下交之風不可復見不二世而亡漢文帝聞賈生改正朔易服色之言議讓未遑卒能使尉陀去黃屋削帝號稱臣諸大國侯王不敢駕驁然則一驕一議孰得孰失不既驗歟易曰禮以和行讓以制禮君子蓋有考躬之思已

思立章

論思補闕非擁虛榮錢穀簿書匪稱俗吏蓋有位必有立是位者人知我必有爲可知者耕莘釣渭卒造商周抱膝隆中垂分

蜀鼎是豈苟然已哉不然素鮮實用養望山林卽洗耳投淵亦易貴乎所以君子閉戶讀書不求聞達誠見應世之難耳山林泉石豈養拙之地哉

一貫章

號物之數謂之萬一物一理不相借也應物之事亦有萬一事一理不相蒙也顧此應之接之者入問之內權衡自定出度之外條理自明天然至當之則古今共由之準於是乎在矣中心以出如心以施權變經常從無二致而謂有岐焉者乎孔子以一貫道一致而百慮曾子從貫見一殊途而同歸千古以來止此一心豈有他道哉自非見心以我逐物馳萬失一强物就我掛一漏萬兩者蓋均失矣

喻義章

義與利辨之最嚴者也利於義竊之最近者也君子由是可以得生而有所不用由是可以辟患而有所不爲小人甚至在家不知有父子在國不知有君臣兩者人皆目爲顓愚不知其心有獨喻耳所以然者一義之勝乎利一利之勝乎義也王夷甫營三窟又終身不言錢位至三公猶云少無宦情蓋喻利之精者耳然而夷甫亦敗露矣天下之人有心有目豈盡可欺也哉

思齊章

蠅集穢不知其穢也蟻附羶不知其羶也蜀犬吠日粵犬吠雪不知有日與雪也世有愚頑卽美惡不知尚安望思齊內省乎故善善必與同清惡惡惟恐同濁必歸之善否明好惡審之君子見固不可忽也若夫見賢也而心害其能見不賢也且濟其惡斯固投之豺虎豺虎不食矣

幾諫三章

匡章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可謂勞矣然而罔功蓋失幾諫之道也蓋幾者動之微親志之先見者也當父欲皆過其母之時奉

母而逃俟父自悔可矣竟以驟諫激其父致父埋其母於馬棧之下章子尚可謂無過者哉吳起學於曾子三年不歸省溫嶠諸建康母韋氏裹止之嶠不顧絕裾而行兩者君子皆非之人子當喜懼交集之時而舍其親曰志四方由此觀之皆非所貴已

恥躬三章

言者虛實得失之端也行者吉凶悔吝之門也若求無失則兩者均以約矣故期不出期欲訥言之約易知也期於逮躬以約而愈易於逮期於敏行以約而愈成其敏行之約難知也躁人

多任誕之慾豪傑亦有用罔之失君子蓋慎之矣易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龍德也夫以龍德之變化而究其實止在於信與謹約顧非言行之善物歟

有隣章

夷齊往矣採薇一歌萬世欲附其清龍比往矣剖心激烈萬世欲附其忠隣且滿天下後世矣乃身盜賊而口頌夷齊心非操而託言龍比古人有知方將割席寧與斯人共比居耶顧愈足以徵有隣已是以君子脩身惟恐不峻立節惟恐不孤伯夷清高要離烈士百世而下舉伯通猶欲其塚相近豈當世遂無一人知我者

事君章

昭德塞違人臣之職也匡救其失明友之誼也臣不忠諫何貴有臣友不忠告何貴有友所慮止召辱召疏耳此君子所以必信而後諫忠告又貴善道之也不然董幼宰與諸葛亮交最久事有不至至於十反諸葛未始非之趙忠獻於宋太祖補牘再奏立宮門待報乃去人亦不以為病豈一二規戒一二章奏遂謂數乎所以為臣與友者內度之已外度之君與友而後進說焉不則辱與疏豈待數乃見哉

公冶章

慷慨多大節賢豪之槩也慎密有小心修士之行也按公冶長行事無可考傳所載謬說亦不足信仰即以在縲紲推之其人大率小節不修之士也南宮敬叔魯之公族行事亦不槩見顧即以有道則仕無道免於刑戮推之其人太率一循謹之士也孔子兩賢之亦無所軒輊子即是論之爲伏波之戒子弟者曰效龍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效杜季良不得終爲天下輕薄

子以此推之學公冶不如學南宮人生末世自非敦厚周慎口多擇言亦烏有自善之策哉

子賤章

深山之木不扶自植言叢生者衆也蒙繹之墟幅幀不滿數百里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皆出其地聖賢之生固有所獨鍾耶顧子賤非能取亦不至此父事兄事之槩豈嘗時悅不若已者所能及耶此可見臨深以爲高非所以自益也賢已而愚人非所以爲智也若子賤誠足術已

瑚璉章

孔子稱賜以瑚璉不以簠簋豈賤近而貴遠乎抑子貢能爲器不能爲時乎韞櫝而藏不復煩言說顧子貢得此亦非偶也悅不若已幾幾乎躍冶矣廢者積財幾幾乎衒售矣自非孔子以古道淬之烏覩此哉所以君子造品以古道處已以藏器待時以切磋琢磨歸之師友斯善已

不佞章

仁者長厚之名也德之內蘊者也佞口給之稱也才之外見者也使口吃之人當專對之任即十周勃不能當一酈食其使智使詐英主亦別有術歟顧其心實不可信也若使廣庭爭獻納

儀秦之舌必屈矣故佞不如仁富文忠豈專事口給耶聖門四科仲弓畢竟居宰子端木賜之止此可識已

能信章

疑事無名疑行無功言貴信也顧自信可乎衛鞅之更治王介甫之變法皆過信誤之也先儒謂無以才殺身無以學術殺天下非以此歟所以君子學古既優猶必自審識力識力既裕猶必外度時勢時勢既便猶慮後日要歸無他總不敢自信也是以姬旦力可造周不吝吐哺握髮諸葛亮識能分鼎且資不惑於人又況謗譭者乎孔子使開說開大意槩可見矣

乘桴章

魯連欲赴海死不欲帝秦也管寧僑居海外憫漢室傾危也古人憤世大率如斯子路之勇此可想見魏徵曰若人漸澆詭不可復治自三代迄今當化爲鬼魅在孔子猶有與易之思耳所以千古來有高人亦有任士即一門師弟意趣且有不同又安能以一致約殊塗耶

不知章

優游養望坐鎮雅俗者廬誇之士也各備一長以求適用者課實之士也一廬一實孰得孰失千古有明徵矣孔子不知三子

之仁非不言仁也有子路之勇自可治賦有求之藝自可理煩有赤之文章自可華國晉得三才而重耳以之復國衛得三才而靈公因不喪邦以三子之才用各不違魯亦奚患於喪乎論者曰有事之時所重在才無事之時所重在德此亦非也晉泰始咸寧之間士大夫類恢閎道德競尚風流乃永嘉之間卒至不競由此推之課廬鮮實從來治亂同失可不戒歟

孰愈章

聰明穎悟此見多者也見多則二亦多深潛純粹此不見多者也不見多即十亦非多分二分十賜猶存乎多之見耳藉使知十去同愈遠望同愈難同庸可幾乎孔子曰吾與女弗如正幸其所知尚止二也推測不去以二返一爲猶近之天猶未盡之疾矣他日一貫只在去多非以此歟

晝寢章

鷄鳴於塒此非惡聲烏與於林萬物並作周公坐以待旦劉琨聞鷄起舞朝氣猶可想見若志氣昏惰而又外爲大言誠足羞已宰予聖門高弟而亦坐此始知精神沉鷙則力量英發自非言簡思沉亦烏能及乎

申棖章

慷慨赴死從容就義忠孝之事也顛沛流離信義愈明志士之行也堅決忍耐以期成事豪傑之用也此三者皆剛毅爲之也顧一顧身家一顧妻子則不能無他情有所繫則才不能展念有所怵則力不能堅耳季陵風槩俠烈不能不隱忍於單于之宮項羽力可拔山不能不掩袂於虞姬之泣死事難成事尤難千古一申棖可勝慨歟

無加章

火灼體而後知炮烙之刑不可用拔髮血指而後知兇鉗之法不可施何也身受之也齊景公衣狐白之裘天雨雪謂晏子曰

天不寒何也晏子對曰君飽不知人飢君溫不知人寒耳以此推無所受而能不施自非聖人亦烏能及此乎孔子語子貢一恕可行終身乃不欲無加又謂非賜所及始知行恕舍一强別無法强恕舍一身受亦別無取譬之方已

文章章

道德之家顓尚自然其說主於明性究至惝恍令人失其所守陰陽之家顓言徵應其說主於尊天究至膠滯令人拘而多畏孔子是以論書斷自唐虞下迄商周論禮列四代制作論詩列十五國風謠王室治亂作春秋定萬世君臣易書十翼雖明天

之道其實皆本人事要無惝恍膠滯之說孔子之文章盡此後世何晏王弼之徒高譚道德京房郭璞祖述陰陽禍人之國災已之身其獘亦已槩見然則孔子可聞者自不可不聞不可聞者亦奚必聞哉雅言罕言著教蓋已違矣

有聞章

需者事之賊也躁者敗之門也勇如子路猶有未之能行境會有違合施爲有次第乎惟恐有聞壯勇行之心耳天下豈有有聞卽行者哉他日子路問行與冉求同有父兄在之教與聞斯行之說獨異豈非應勇者造次之失歟

孔文章

寇而字所以易名也殁而謚所以表行也古人之謚美惡並行身後之名猶鰓鰓畏焉唐許敬宗善屬文貞觀中除著作郎領修國史時人愛其藻警卒以嫁女蠻落棄子荒徼謚之曰繆以此推之仲叔圉孔姑之事與敬宗大類乃一繆一文兩謚大有逕庭嗟夫天下朝議豈足以盡人之嶽愚哉

行已章

以子覩子產救時之相也鄭國族大而寵多故救之以猛遵愛之稱非以此歟顧孰殺敬而上不疑誰嗣歜而大族不忌子產

亦何以得此於鄭哉傳謂子皮實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由此推之子產之惠實成於義子產之得行其義實始於上下之交不爲同異治民始於養上養上始於信友不亦信歟朱元晦機受知於時宰單車行部郡縣憚其風采一時常平社倉之制得行未幾以唐仲友之故時宰銜其剛直卒論劾去始知鄭子產誠未易已

善交章

齊景之時平仲在朝所與者陳鮑欒高是時四族方惡皆無所與仲交未可槩見及觀和同之辨謂揖亦同焉得爲和以此知

平仲之善交能久敬也平仲之能久敬以善交也蓋交不善則同同則昵昵則瀆瀆則隙生即在一時尚多勉強況久乎後世勢交利交卒終以惡若錢惟演之於丁謂呂惠卿之於安石視晏子且何如也

居蔡章

蔡所以卜也張公謹曰卜以決疑事在不疑又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賢者急病而讓夷此不當卜者也居官者當事不避難此不可卜者也文仲已知之矣居蔡何爲文仲亦徒亂其心耳孔子刺之曰何如其知也抑惟知故若是惑歟

令尹章 闕

季文子章 闕

寧武子章 闕

往簡章

遘往不屑風軌高寄揆之世法誠有脫畧顧任資少學瑕類時見琴張之徒流入老氏聖人之門不幾爲異端託足耶裁之者抑之也斐然成章時有溢幅裁而抑之以就於中禮主減以進爲文樂主盈以減爲文性情之間有和有節兼才之士坐遣雅道矣不然即由賜之徒尚能中行況其他者乎孔文舉阮嗣宗不遇孔子誠無當矣

不念章

子讀伯夷叔齊傳未嘗不嘆其風之峻也孟子謂其隘差可想見若不念舊惡實未前聞及從扣馬一諫想之北海之去蓋爲紂也西山採薇又爲紂死一去一死何其無凝滯歟或曰君父也非他可比也是也顧以此推不念舊惡想當如是耳以此推之古今豈無清士清而無徒量不勝物亦烏足貴哉

乞醯章

曲士立名非真雖云敦古實長狡僞里巷之間不覩醇風實始

於此孔子惡微生高蓋有所慮也或曰乞醯小事耳後漢王霸病王莽不解衣且爲嘗藥亦小事也後來不獨竊名并且竊漢時無聖人亦孰能覩微知著歟

足恭章

王莽禱廟作誥丁謂會食拂鬚世間小人自有此一種面孔蔑蘭先國家之急後私仇李郭憤國亂主遷釋夙怨與唐造趙子古賢豪何得與巧令並耻顧匿則必巧令士亦何逼迫而鮮耻若此晁以君子惡之也

言志章

凡言志者謂非其所及而願則及焉者也後人謂賢者有待聖人無待諺矣夫米百里子路安有車裘簞瓢陋巷顏淵安有勞勤孔子志三代之英嘗嘆曰大道之行也未有與焉孔子之嘆蓋嘆春秋也老少滿前安使靡及然則時命苟違聖賢能自見乎由此推之士人苟沽一命隨地皆可施濟高軒華冕卒不能功垂後世澤流無窮反顧生平誠負愧已

自訟章

吳有善畫者誤汙一墨因點作蠅吳大帝以爲實蠅也以指彈之自古豪傑詿誤時有有亦未嘗不知只一索性做去必求彊

力自遂後來一敗竟至無地始知凡人非見過之難訟過爲難苗一蹶莫顧宇宙雖大自容何所執拘剛愎爲累深矣可不戒歟

十室章

人敦樸僕俗尚醇龐太古之世也士習文章俗尚風雅中古之世也道文章盛而質樸衰風雅興而醇龐散岸序之地反爲長僞之資乃孔子謂忠信不如好學何也蓋學者所以學自性也詩書禮樂本先王引天下見性之物性返其初俗無外染將見人敦古處士鮮浇漓矣後世文士習華鮮實亦以所學者非先王之言耳誠使天下非六經之書不以列之學官則士習既端此屋可封矣奚問千室奚問十室哉

論語通義卷之六

黎水後學曾論孔壁甫著

南面章

居敬者人主不敢怠弛之心也行簡者居敬之心不敢自擾乎事也至若治術煩簡則亦以時不同耳開治之世彼時人君順流更始提綱在世變之先故事恒簡救亂之世此時人君苟且補苴當事在世變之後故事恒煩恒煩者事之不得不煩者也當此之時天下始哉即求簡且不可得尚敢以己之心更擾事乎是故事無小大守之以一事有寮郤導之以虛事或煩囂鎮

之以靜若此者凡以行所無事也行所無事則簡矣自非人主神明內清紫慎外著亦烏能若此乎不然曆火積薪而處堂自樂則國且不知所稅駕已

遷怒章

太易六十四卦獨以艮復兩卦言心學蓋艮止也止則不遷其上下敵應之謂乎復復也復則不妄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之謂乎顏何以對哀公言此蓋人君尊居人上頤指氣使怒易遷言莫予違過易貳帝王之學與章布之學原無有兩所以洒蓄此心學問固不可少已

使齊章

友無吝情官厲清節叔季而後亦不多見孔子一裁五秉一與九百蓋不欲爲賢者之過耳今讀其言一未始不言周急一未始不言與隣里鄉黨嗟夫聲氣之間解衣推食視爲絶德解組歸來所得車馬金錢賞賜分給宗族隣里遂爲曠事世風不古可勝嘆哉求人於今再有原思正未可少已

犂牛章

唐堯殛鯀用禹九州底績韓昭侯用鄭之賤臣內修政教外應諸侯韓國大治漢武將侯家騎奴卒能使匈奴遠遁用虜領車

騎受顧命輔少主社稷以安乃若常勝之家趙奢之子即有趙括清白之家盧懷慎之後即有盧杞忠節之家桓溫之子即有桓溫由此推之國家用人止狗門望與拔士以才不拘世類孰得孰失不大彰明較著歟乃孔子獨以居歆歸之山川何也蓋吐懲之辭也微賤忽踰尊戚人心誠未易厭自非人主見之確然不奪浮議亦烏能破格特簡順天休命乎

回也章

伏羲大圓圖六十四卦以姤復二卦當二至孔子於復贊之曰其見天地之心乎於姤贊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然則二至乘

除陰陽消息天地且不能不有而況於人乎見天地之心而後知聖門之入闢夫子之道而悅者復之剛反也視品物咸章而後知出見紛華美麗而悅者姤之時乘也陽有至陰亦有至大凡言至者尼之之辭非慶之之辭也此天地姤復之微機伏羲規圖之深意聖賢學問消息之大闢也顧三月不違何以稱盖一陽來復之微由復而臨而泰歷三月則乾體成矣由壯而夬以往再三月則乾德純矣顏子具乾之體者也故敦復而無悔諸子復而類者也雖無咎而猶屬聖學法天其是之謂歟

從政章

古者備九德而爲天子備六德而爲諸侯備三德而爲大夫果藝達不與焉孔子於由求賜各取其一何哉蓋器不期全期於適用才不期備期於適時論從政而專果專達專藝蓋時爲之也日數軍實勇怯殊功日應輕轉巧拙異效日歷事變智愚異局春秋之時孟公綽誠不可爲滕薛大夫矣若由求賜其可謂救時之器也與

汝也三章

冉牛閔子顏淵皆聖門德行之賢也一以不仕終一病死牖下一寄於陋巷命可知矣曰不可如牛之疾顏之貧是也命不可知乎曰可如閔子辭季氏之召是也蓋春秋之時天道人事已盡可知而復欲屈首權門豈知命者哉閔子終身窮阨有匏繫之色與顏子不改其樂若出一轍於以並稱德行不虛已

說道章

邱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止故也此畫者之形也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此廢者之形也兩形見而聖人之道不可幾矣雖然未始不可幾也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言必行而有漸也惟必行故不盡惟有漸則不廢百川學海而至於海非謂見數人亦無奈怠與躁何耳

女爲章

儒之道廣而難悉君子小人亦難遽分子卽史遷之譏儒者一反証之庶幾可見遷之言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罔功夫斤斤學一先生之言以自守硜硜執一藝以成名烏足道哉是史遷之譏乃頌之也是故文王道岸已登猶云未見孔子已學不厭誨不倦猶曰未能堯舜之世風動時雍而時遷猶病孔子周流天下欲行道於春秋而竟不與三代之英無他德博者非一顯可足道大者無小成可就也仲尼之門教亦無類若子夏西河一派流傳獨遠厥後一經相授各有顓習陰陽名法之學各能

遭遇時君以取顯榮是君子小人當同學一門已自岐之尋至愈流愈遠不可復合可不慎歟

武城章

士習貞邪全視令長令長好尚士習轉移捷若桴鼓偃之室士之徑也借譽納交互相引重所自來矣宰非言偃士鮮威明豈顧問哉賈誼計偕吳公獲譽曹邱煩頰季布顯名千古可謂孤標後世遂多作俑吾於子游誠穆然意遠矣

不伐章

稱之反愧孟孺子洩也清之役孺子洩實帥右師乃左師踰溝

冉求先敵洩不克繼致全師奔潰挽敗乃績非洩而誰反孟族也身居殿功孰尸厥咎策馬數言亦爲洩分過耳顧在魯則不可不問也功之反則罪子洩魯竟置若罔聞何歟彊場之事功罪不明致惰士氣俛仰千古實有同然可勝嘆哉

祝鮀章

不行天下不知天下之難也不行天下又不知天下人情之同也孔子一生處衛獨多去魯適衛過匡還衛自宋如陳還衛適趙至河還衛如楚不過又還衛閱衛事多閱天下人抑又多故深嘆好德之同也嗟夫宋公子鮑矣子魚之典祝如故色衰而舌存獨衛事然乎哉

由戶章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由戶之人也忠孝慈敬倡隨信施必由之戶也漢袁夏甫築土室四周於庭不設門戶即妻子罕得見面晉阮嗣宗率意獨駕不由徑路途窮輒慟哭而返雖於時各有所憤然皆不肯由戶者也是故出出之民不知有戶賢知之民不肯由戶隱怪之民別立門戶至門戶立而大道隱矣多岐亡羊非職此歟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蓋怪之之辭亦挽之之辭也隱怪終窮大道常通君子亦由其常通者而已矣

文質章

文質者貞勝者也通乎晝夜者也野史者趨時者也生乎治亂者也當其質不知其爲野當其文不知其爲史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也孔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君子者不野不史之稱也然後者過計之辭也揆造之始積至百年於稽其世其始周之成康漢室文景之際乎

生直章

直是非之公也人生必直好惡之正也文王繫否曰否之匪人孔子傳之曰內陰而外陽內順而外健內小人而外君子蹇夫

正人君子與奸邪小人如陰陽兩分絶不同道乃倒置若此則當時是非好惡槩可知已尚可謂有人道乎孔子曰罔正謂是耳雖然田野匹夫此心不死公道自明止古今來卿士大夫昏昏默默耳喪齊之清盜蹠之穢龍比之忠崇侯虎之佞一是一非一好一惡誰能矯揉人生也直不愈信歟

知之章

君子修德見異則遷雖云好道實止浮慕及其鮮得謂好無益不知其所好者淺也篤好之極樂不爲疲極好之情心口莫喻孔子兩曰不如蓋分知分好分樂學不躐等也由知而好而樂

學無中止也至學不中止即好且自心不解又何更有樂可進乎下學上達知我其天此蓋難爲衆已

語上章

文章性道可聞不可聞忠恕一貫有解有不解豈教者過爲區別哉亦受教者自分耳孔子自衛反魯門弟子益進或待問而語之或呼而語之或語以理或語以事或語以先聖或語以時賢當時即此通彼告往知來者幾人故上與下非一定之名也可與不可非兩分之說也灑掃應對可精義入神辨志離經即智慮通達君子亦惟有候之而已矣

務民章

與與之民失厥當務瞎於禍福不事人而事神不問生而問死愚亦甚矣馳騖之士不知所先止求效驗不克復而思歸仁不修己而厲施濟浮亦甚矣君子亦問爲之自我者當如是耳他何計焉知仁亦若是已矣

樂水章

性各有近情各有迎古人遇佳山水輒流連不忍去彼亦不自解何以至此指之爲仁指之爲知指之爲動與靜當日流連之意亦覺爽然嗟夫陰陽人道兩患並至顏夭憲貧皆無定據人生世間修短苦樂亦烏能自必哉總之動靜各得城市亦有會心仁知兩非山水仍多苦趣夫惟流行坎止時時見心斯乃苦樂不違彭殤一致已性情之際烏可强亦烏能强哉

一變章

君子濟世止一因時智者知常始能觀變後世見周官之法一敗於新再敗於宋於孔子一變至道之言不能無惑不知春秋之視周初如漢元成之視高帝宋神英之視藝祖若使孔子必欲變六官爲九官變千八百國爲十二牧廢天下諸侯朝聘之禮盡會塗山誠有不可今以周之子孫復周之祖制亦有何難

頗何以偶舉齊桓較也蓋周禮在魯齊制伯之餘尊周之烈尚存若晉楚諸國曩時王制毀裂殆盡即較齊且不可況魯乎故一變至道之言因邱陵川澤之說非修過化存神之說後漢光武器三輔即倣漢官威儀當時故老見之有泣下者已知其事可成非明驗歟

子觴章

天下風尚每於一物輒徵其變聖人非慮此一物也觀此一物而人情之好惡世道之升降舉積此矣名實相奸方圓易位觴哉之嘆與繁纓之惜鏤簋朱綠之嘆實兩相深物用不殊舉目有古今之異可勝慨哉

從井章

棲棲道途身在井上之人也枉道求濟從井救人之事也身且爲泥事率鮮濟豈聖人之行也哉由此推之君子救世深厲淺揭各有攸宜仁而不愚天下無忠臣孝弟仁而盡愚天下并無仁人若夫親臣之誼汨羅可沉父子之親曹娥必死不避難誼在同舟謬託從井亦豈誼所敢出哉

博約章

古人之事散見於文或異時地或岐經權參之以中或失與過或失不及往往有之博古之儒引經斷疑背道愈甚此非文之不必博也不約以禮則剌謬多耳由此推之春秋之時三代以後之文未出無諸子百家之言尚有此失況三代以後時世既別事與古殊文亦各異自非綜覈群言歸於一理烏有當哉不然逮貧逮朽孔子亦非定論他可知已故文者衆理之著也禮者衆理之則也道者衆理之歸也以衆理之則約衆著之文斯乃殊塗而同歸百慮一致矣

南子章

獾豬之歌人皆掩鼻孔子見之必自有說後世不敢浪爲之說也論語兩記子路不說意所不可義形於色千載而下猶想見其人學仲尼者學子路可已

中庸章

中庸之道豈可能亦豈必能哉鷙權以兵諫爲忠趙苞以嬰城失孝甚至奸雄之尤逞其智詐便謂欲師文王恃其兵威逢敢自稱湯武揆其大畧皆竊中庸之似者也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蓋防之也由此推之使天下盡識中庸之爲至而道明盡同百姓之鮮能而道存子思子更不必作中庸可矣

博施章

天生聖賢以濟天下也天生聖賢以濟天下欲盡天下之人而立之達之也顧大學以絜矩平天下要在於前後左右逆絜所惡孔子以取譬言仁要在於欲立欲達順推所欲推所欲豈易易乎人與己隔則不易人主生長於深宮之中無不願施已之事則又不易所恃能順推者止此猶病之心耳人已立猶見未立人已達猶見未達唐虞之治千古獨隆蓋本諸此也不然一自滿假即立達未徧亦以為此既立既達無可纂加矣唐太宗見辮髮之朝遂謂此魏徵教我行仁義既效卒開十漸不終之隙非明驗歟

黎水後學崔論孔壁甫著

述而章

因天制時述天之政也因地制利述地之事也因人制禮樂述人之性也因先王之詩書易象備為刪定贊修述先王之教也若謂有作誠未前聞顧孔子自居於述竊比老彭後世揚雄擬論語作法言竊比孔子在孔子謂已之前已有傳人在揚雄謂已之後更無作者竊比同意指實異學者互相沿襲遂至詆毀先王誣衊先聖怪迂之學非誕則僻文字既興大亂不止非以此歟述而不作孔子逆知天下後世學術必至大壞蓋云救也

默識章

默識者神明之謂也學誨者口耳之功也陸子靜謂堯舜以前有何書可學與默識同旨朱元晦專主格物與學誨同旨論者謂同一聖學分而為二不可與入聖人之道予曰非也多學而識孔子自以為非爲不厭誨不倦孔子亦嘗以自勉止二子各標一勝於何有之況巢未有幾耳然後知孔子不可及也

吾憂章

德不修息矣學不講荒矣義不徙懦矣不善不改吝矣顧徙義

改不善急耳誠使能改能從德已日崇又何別有修乎呂伯恭陸子靜朱元晦會講鵝湖異同之見各樹一幟予謂不能舍已從人便非徙義已見執着太堅又何嘗不善能改如此學不講可也

燕居章

居官帶星出入行旅鷄鳴問天孔子一生料量蕃牧當在少年自宰中都歷司空司寇亦不數歲攝行相事僅止三月去魯適衛適齊適楚適趙過匡過宋過陳過蔡雖羈棲道途為日頗多然匡坐彈琴與諸弟子講業亦不少義命自安不愧不怍申申

夭夭所自來矣聖人寧有異歟

吾衰章

良馬不逐欲見河圖鴞鳶與哀又思鳳鳥夢卜無徵想見周公東周之思何念或忘吾衰之嘆當在西狩獲麟之日以此知贊修刪述豈聖人之志也哉

志道章

禮樂詩書道所從入志則祈向一矣學古有會德乃日閎據則所守堅矣理融於心仁機乃決依則與為一矣操縵之節雜服之數博依之韻磬控之安命中之巧六書之文參兩之法藝無不備游則無不博矣顧太學之教以六藝為首孔子乃欲游藝於依仁之後何也天下之理無粗不精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適周問禮學琴師襄當在少年射御鈞弋老亦寄志解據之膠洽仁之趣大道無窮豈分始卒也哉

束脩章

禮聞來學貴其誠也未聞枉教慮其褻也束脩以上有其誠矣未嘗無誨又何褻焉乃若當其可斯謂時不凌節而施斯謂孫不憤不悱不反三隅機有待矣雖欲強之其將能乎樂育之門教亦多術於斯槩可見已

子食章

顏子死饋祥肉孔子入彈琴而後食之謂餘哀猶未忘也而況在其側乎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譏之孔子曰踰月則其善也雖哭人之喪與自哭其喪有異然而悲樂亦不同情聖人猶夫人者也非有異也

用行章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聖人龍德也龍之為德躍而在淵飛而在天而總之善在於潛不潛不能為飛并不能為躍孔子志在天下而終歌不輟顏淵志在為邦而陋巷可

安得潛之義用舍行藏兩人相視莫逆於心其在斯歟兵志有之曰用莫大乎元默元默者潛之謂也彼已强弱審之至確奇正變合形人而我無形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謂斯歟龍德有六同得其潛由得其亢吉凶悔吝生乎其中矣

執鞭章

千金之子貴比王侯終窶且貧室人交謫人生貧富蓋可忽乎哉乃又有人違俗僻情操尚各異如嵇叔夜之鍛阮嗣宗之酒陶元亮之琴林君復之鶴陸魯望之茶嚴君平之卜雖萬鍾亦不與易無他各從其所好也由此觀之勞人碌碌不見有餘逸

士安安不見不足命苟違願巧拙同廢豈不信哉

所慎章

幽明死生之故安危治亂之機蓋可忽乎哉考之孔子齊必變食必遷坐疾則饋藥未達必不敢嘗敬神之至衛生之周門弟子問嘗記之至戰則未嘗親履行陣即夾谷之會夷甲以從亦止戒備慎之意不可槩見惟他日衛靈問陳孔子不對子路問行軍獨與臨事而懼差可想見蓋兵凶器戰危事也昔趙奢戒其子括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喪趙軍者必括也已而果然衛靈于路易言之孔子難之慎之意不可見歟

閽韶章

季札觀六代之樂於魯其於韶也曰廣大象天地變通象四時周旋象風雨觀止矣無以復加矣孔子至齊之郭門遇挈壺之童子視精而行端曰趨驅之趨驅之韶樂將作他日學琴於師襄始習其曲繼得其數又得其志乃得其人迫十日不進乃知為文王神明之間非意象可擬三月不知肉味亦若是已矣由此推之君子學古自非穆然深思悠然遠志亦烏能盡乎

衛君章

子嘗論衛事謂輒當迎蒯聵於晉此就輒既立之後言也若追

論援立之始固當議立子郢昔者夷齊兩遜爰立中子孤竹以安揆之天理人情當如是耳或曰靈公立郢郢實執子臧之節不知郢亦慮後患耳觀郢之言曰有亡人之子輒在蓋慮既立之後靈公不諱萬一國人好富貴者居輒為奇不幾身且為矣齊卓子乎由此推之國家當援立危疑之際當審人情更當觀天理苟逆理拂情大勢所向未有終定議者蓋鯁鯁畏已

疏水章

莘野不出內溝徒耻蟠溪目老鷹揚鮮功使孔子必辭富貴終老洙泗東周之願烏可慾哉浮雲之稱謂富貴而不義耳時命

大醉飯摸蚯草時命大順被衫鼓琴巍巍之胸在中之樂皆如是也彼逃淵洗耳烏足以知蹺水曲肱之勝哉

序易章

大凡人之涉世夷險順逆無往而非時微彰剛柔無動而非幾孔子一生靡褒之歎憂於魯喪狗之譏畏於鄭尼谿之田阻於晏嬰書社之封尼於陳蔡甚者過宋圍匡幾至殺身一部太易三百八十四爻孔子殆歷其半加年之嘆其在自衛反魯韋編三絕之日乎他日繫易曰懼以終始其要無咎益約晷太易之辭亦約晷其生平之辭也誠嘆文周先獲我心耳

後言章

後世劉向揚雄多祖春秋其說長於災變顧亦有驗有不驗令人謂儒者欺世京房郭璞之徒多言易其說顓主卜筮間所說或偶亦以其道殺身申公毛公二戴於詩書禮各有顓治顧亦以取世資於三經大旨鮮有淹貫孔子雅言非以是特標其說實雅言太學之教已先於詩弟子典謁負薪太學之教已先於禮三風十愆具訓蒙士太學之教已先於書聖人不過欲使先王之教大明於天下朝有善治國有俊民鄉有美俗如是斯已耳豈別有旨哉

憤樂章

葉公當世賢者問孔子而子路不對論者曰以葉公不足知孔子也似也顧憤樂之趣亦豈子路所能對耶蓋憤者盈之機也精神之內盈也樂者憤之趣也神明之內悅也忘食忘憂忘年憤樂之相尋也機之流而不已也他日自道曰莫我知也夫意正謂此由此觀之君子學道心有自得此亦豈人之所能喻哉

叡求章

古人以共知之理著之於書令人以共有之知通之於古蓋此心同此理同也顧言學古於後世難耳百家雜出幾無適從亦烏有定揆哉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自述平生非六經兩漢之書不讀予謂共知之理止有六經若兩漢之書亂人聰明已多劉子政著論有所規正然事多杜撰揚子雲立言意止附會時好且多陰僻由此推之士生三代而後自非胸有特裁權衡素定亦烏能以古益我號稱閎博乎

不語章

石言於晉蛇鬬於鄭神降於莘卜郊不從大邦狎盟小邦奔命中冓有恥卿大夫無君春秋一書何可勝紀若復言說是導之矣後來齊諧識緯黃石陰符天下禍亂皆從此起作俑伊何人

哉然後知聖人不語爲慮遠矣

三人章

師者所以聞道求益我也顧我亦自益耳三人豈能益我哉桀蹠當前不能內省堯舜在望不能思齊猶無與也我苟能擇何必三人詩曰爰有樹檀其下維籜他山之石可以爲錯由此推之善不善即一人之身亦且爲備又奚俟多求乎三固可參二亦有耦法戒固昭然矣

天生章

文王羑里繫易六十四卦周公居東繫易三百八十四爻憂患之意均可槩見孔子遭桓司馬之陋生德於予既自信矣微服過宋又思懼焉後世新莽坐斗杓以拒漢兵亦借生德之語眞小人之無忌憚者矣

無隱二章

無隱之教學者與能樂育之門教亦多術四時百物自行自生述者其誰耶乃若子游之文學顏閔之德行曾參之忠恕卜子夏之謹守即四科一貫之賢尚不能一又安能以一致約殊塗耶文行忠信有教無類無行不與固已顯顯在人耳目矣

聖人章

近儒者以君子屬中行以善人屬狂以有恒屬狷予心韙其語如聖門自顏子而下若曾閔由憲諸賢皆狷也而曾子獨傳一貫則有恒可作聖又何疑耶顧孟子稱狷以不屑不潔孔子言難乎有恒止在一浮誇貢意似不甚合由今推之天下士習壞於以身處下不辭流汙天下士心其壞實始於一任浮誇爲苟功名富貴張本孔孟之言若合符節已

子釣章

釣所以教綱也弋所以教射宿也聖人曷不井釣弋而廢之曰不能也鷹始擊獺祭魚豺祭獸此造化之機也若夫毋覆巢毋

毀卵毋夭飛鳥毋焚林竭澤魚不滿尺不鬻於市聖人固蚤戒之矣使聖人治天下寧有異歟

多聞章

大凡次之爲言明乎有前乎此者也蓋有天地然後有聖人天地居聖人之先有萬物然後有制作制作居萬物之後述而不作寧獨一仲尼然歟顧多聞多見又必擇且識何居蓋天地之間事變之來原自不一經權常變聖人處此亦有互異苟不擇晦古人之心不可言也誤後人之信尤不可言也六經之文仲尼逸而不收者何限武成一篇血流漂杵之語孟子猶以爲疑

況其他乎由此推之刪定贊修之時皆有苦心仲尼蓋不敢漫然已

互鄉章

春秋之時寵蒙皃繹之墟亦有盜蹠戰國之世南蠻鴃舌之地亦有陳良習俗移人亦非通論又況素絲未染欲傅朱藍者乎孔子於互鄉童子不靳一見蓋不欲以地絕人耳部齡之時往寧無多何遽不潔退不忍料豈遂無良不保之說姑爲惑者解耳不然往誠可追聖人豈屑見哉

仁遠章

聖人於仁無近可言以其心存也常人於仁無遠可言以其心亡也欲仁仁至蓋去狂入聖之關爲求仁者言也其功亦豈外視聽言動之間乎耳目口體近莫近於此矣一克卽復速莫速於此矣舍近求遠施濟罔功天下歸仁寸心可卜自盡不前道遠莫至兩病其可免矣

司敗章

娶不告死不訃自魯昭公始也春秋不及記而禮則記之孔子一爲君一爲禮兩得之矣人必知之若曰此大義人人共曉耳顧當委脩之始魯之廷無一人言之卒以其羞聞之外國魯廷尚可謂有人耶傳曰不娶同姓應其美先盡也卒之公爲公果之策不效公遂不嗣於魯豈不信歟

與歌章

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勾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此歌之善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此使反後和之謂也雖然如斯而已乎夫歌所以直己而陳德者也動己而天地應焉若是則孔子之詠嘆鼓舞寧無有違焉者乎

躬行章

漢武帝好儒術未幾申公免趙綰王臧以罪死隨以石建爲郎中令石慶爲內史當時謂儒者文多質少不若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建慶蓋萬石君子也以此知從古文人皆考躬鮮遑聖人以六經之文垂世彰教尤以行爲兢兢非以此歟雖然見爲有得躬行決不能有得孔子何有無能蓋畢世未之有慊也

聖仁章

聖極境也仁純詣也爲者以仁聖自爲誨者以仁聖致誨不厭不倦詣斯純矣以此辭仁聖而仁聖益彰孔子其殆聖矣求之在門非以自盡不能則以悅不若已不能弟子不能學公西赤豈爲恭之語哉由此推之孔子思見聖終及有恒論至誠歸於

純亦不已則一不厭倦盡之矣寧有他道哉

請禱章

禱而有益詛亦有損此晏子特達之見也豈子路見不及此蓋禱亦臣子無已之心也金縢一書翊日可瘳則精誠格天耳天下豈有舍自修而可以言禱者哉實沈臺駘之說予猶謂子產謬已

奢儉章

庭燎之百自齊桓公始也鏤簋朱紘自管大夫始也侯國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其始非盡有心無上亦侈泰使之然耳語曰貧

不學儉窮不學奢奢儉之間治亂攸始可不慎歟

坦蕩章

死生得喪夷險順逆適來之時也君子與小人同貞遇齊物見大心泰昭曠之胸也君子與小人異顧小人亦徒自苦耳子孫出宅之謀鐘鳴漏盡之感兩者交集於衷卒之望其足者竟未必足懼其來者終亦必來長戚戚竟何益乎始知君子坦蕩蕩所受固已優已

溫厲章

寒煥畢備者四時之氣也柔順安貞者地道之光也氣稟一殊

與變化之用學問無權亦安能勉強修容違心飭貌乎之日夏日之日不忘恭敬為民之主春秋之賢往往有之而一人之身中和克備蓋亦鮮已自非聖人性道有光文理外著亦烏能臻此極備而無議乎

論語通義卷之八

黎水後學曾論孔壁甫著

泰伯章

一索可盡者淺人之心也明白可知者賢人之行也若夫古之至人其風高故不可及其心隱又不可知周當太王之時揆天命人心已當有天下太王不顧行遜其讓一迫季歷遵養時晦其讓二文王猶服事殷其讓三世篤忠貞靡敢失節則皆泰伯一讓倡之也不然如後世丕纘操服遂稱祖德炎承昭烈飄曰宗功纔總專征遲萌不孫視周德亦何如乎孔子表太伯爲天下後世也若季札之高子臧之節誠顯顯著人耳目已

無禮章

潘岳望塵即拜殷浩竟達空函勞與蔥亦太甚總之一得失亂之耳若嚬拳至以兵諫韓歆指天畫地此役於勇與直之名而爲之爲亂爲絞所不辭也故禮者一中正之則非可以意爲也以意爲之非失不及或失則過至於過寧有善則乎

篤親章

三代而下上有斗粟尺布之謠下遂婦姑勃谿母子諍語卑之後烹狗藏弓陳豨卒反於代黥布反於淮南此亦明驗

戰兢章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其門曾子之教也久矣卞莊子耻士節小具伐齊之役獲三甲以塞三北亦已足矣而猶奔敵以苑此明今日之忠歟抑昭前日之孝歟由此推之三釜莫致曾子所以克保其身人生末世忠孝之道亦豈無兩全之術哉

敬子章

魏文帝親臨尚書府案行文書陳矯曰此臣職掌非陛下所宜臨也漢成帝善修容儀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而湛於酒色趙氏內亂外家擅權揆之兩主均未見有孰優乃肖子獨貴君子之道於容貌顏色辭氣之間則宜漢成優於魏文遠矣不知此其道有先於居敬者焉有竟之欽明於內而後文思安安見之於外有舜之恭已於上而後能無爲不擾乎下以此推之人君外而明廷內而禁禦雖對僕嘗罔敢自肆斯乃清明在躬百司底府無不自勅矣不然高君稱朕庸愈乎

以能章

當時田叔之獄辭不燒蕭相國請苑制獄必不得出則必烏能比業成康高帝亦烏稱蕭達大度哉

能與不能大較覩矣多之與寡分量懸矣乃若無若虛爰不內
滿犯而不校怒不外形自非不施不伐不遷不貳亦烏能若是
乎顧愈足以徵好學已盡心有所好念有所忘技能既消形體
亦化斷非顏氏之子不足語此

託孤章

主少國疑大難將作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實難其人太甲初立
覆典刑成王踐祚殷孽作難漢昭英明倏爾短祚宋英繼統兩
宮危疑於斯時正色立朝內無奸慝外鮮憑陵措宗社於泰山
之安已難又況乎不利孺子之嫌有如姬旦者乎負扆之事非

季世能行即謂其濟則君之靈不濟則繼之以死如荀息亦復
何益甚矣託孤寄命之難也自非涵養內純風裁外著小心寅
畏隨事察幾亦烏能勝任而愉快乎

宏毅章

四民之中獨首推士失所納溝時予之辜如傷猶病予古抱痛
帝王之事皆吾事也學者學爲人師學爲人君非量包萬物力
負行健亦孰能與於斯乎求之古人則伊尹是已外此即識戠
及之力終不及始仕之時勉就功業宦成之後滿與懈乘鮮克
濟矣故知宏毅難也

興詩章

詩可以興故興於詩禮可以立故立於禮樂可以成故成於樂
秦皇取六經之書雜燒亦以當時受縱橫之害耳漢興購求遺
書六經之文乃見文景之時海內殷富道不拾遺此道得也後
世學士取百家之言附會經術而天下遂已大亂孟子曰上無
禮下無學賊民興不既驗歟詭誕之害甚於縱橫喪亂之禍慘
於戰國抱遺經者有痛哭而已

使由章

上古之世民易於治其知少也中古以後民漸難治其知多也

爲之仁義以導之并其仁義而竊之爲之刑罰以防之并其刑
罰而竊之抑孰使之而然歟是以聖人在上因天之時因地之
利順民之性因天者令與草木同其春秋因地者令與衆動同
其喜息順民者令與百姓同其行習亦若是斯已矣當其時孝
弟力田禮達分定非以此歟孔子曰可使由言此已足也曰不
可使知言鑿之則亂也升降之因治亂之故蓋不啻鰓鰓已

好勇章

富貴者駕馭知勇之資也有勇而俏使之困阨不偶是誰之過
歟古人使貪使詐雄畧亦可想見不然以疑見棄以忌見擯胥

失之矣若隋煬於李密是也至若不仁之人天資鷙戾即使罪狀未著殺之無名積豕之牙未嘗遂無其術有黨離之勿傅以翼無黨棄之勿假以權陶唐之時何無四凶亦處置得宜耳不然漢唐之末何嘗李鄭卒召禍亂可無戒歟

才美章

心者才之本也才者心之緒也道德恢閎無美不備衆能小技各效其長優優乃見由此推之周公之吐哺握髮正周公之才也不然我欲獨有其功名又恐天下人共有其功名此小才驕吝者之爲耳商鞅伯秦卒誅死鼂錯安劉亦且殺身王安石相

神宗竟誤宋非以此歟孔子曰不足觀猶未甚之辭也對周公之才較度而言也天下豈有大才而心且驕吝者哉

至穀章

古者無科目取士之法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九年大成司徒升俊以此爲候猶有人焉彈琴窮歌不求聞達斯眞矢志勤修穆然古處者矣顧不至云者不旁及之辭也穀爲學所自有特念有不至焉耳伊尹耕莘樂堯舜之道其心亦安知有後來之幣聘哉即至作殷阿衡千秋大業止完所學不至於穀益無問三年已

篤信章

矯語貧賤者枯槁之人也馳情富貴者功名之士也兩者異觀亦更相笑君子處此總求一是而已孔子謂好學必先篤信善道必先守死與繫易乾龍必推其確不可拔同意由此推之士君子涉世應跡紛紜自非所見既確所守又堅亦烏能出處合道其要無咎乎

在位章

子産之與子太叔論政也曰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善哉言乎舍田芸田君子非之矣廣書曰熙載亮工熙與亮皆明之義也

人已明則功罪無所委功罪明則黜陟有所憑於以考績罔有或遁故侵官之戒朝廷之所務明也若在位慕茸則時易守宰如此又安患天下不治乎

師摯章

樂有亂受之以止也亂以闕雎止有遺音也周家王化始自后妃終之以此見大和之音有欲盡不盡之思焉顧雅奏之於朝頌奏之於廟房中之樂非三代盛時所有意此顧奏文王之廟者歟抑君卿大夫迎女列國始奏此歟此亦學古者所務考已孔子追師摯之始亦恐此後有司之失其傳耳

在而章

不直者何言大志不大也不愿者何矯不知以爲知也不信者何俑不能以爲能也孔子曰吾不知之矣蓋亦猶難乎有恒之嘆耳嗟夫凡人可僞天則不容僞與其襲瑜何如見瑕山鷄之蒙不如豹蔚信哉

學如章

可盡者天下之理難懷者學人之心是故不及者未必不可及也而此如不及則終身未之有及矣恐失者未必或失也而此猶恐失則終身常若或失矣學記曰學然後知不足知不足始可以言學已此卽孔子何有無能之心也

舜禹章

凡言有者非見在之辭外至之辭也帝堯之興自唐侯發跡五帝以上亦皆世傳若夫登庸始自田間倘起當時罪孽止舜與禹兩人夫濬水於地置菜則膠貯物其中差淵卽覆非淺則歇耳後世窮達大度莫過漢高乍覩朝儀忽驚皇帝之貴唐太宗號稱賢主荒服從化亦不免十漸不終況其他乎歷山號泣被袗吝嗟荒度惟勤玉食不改非有天下不與亦孰能與於此哉

大哉章

陶唐以前燧人有巢兩氏代作工廣水火先堯未始無功太昊有熊兩代繼興文字律歷衣裳宮室先堯未始無文顧其時止拗其始功尚未底於成文亦未能煥迨至有唐峻德之主立於上九官十二牧勤於下又得一代協帝之聖人爲之相一時濟川平土敷教典樂無不大備顧治水則頌神禹教稼則稱后稷明刑典樂則贊皐夔堯亦未嘗自有以此推之天能照臨則歸之日月天能動撓則歸之風雷天能潤說則歸之兩露堯亦若是已矣後世開拗之主其功非不能補救一時其文章非不能昭垂百世顧文德武功一時從龍諸臣皆不敢自有稱神頌

聖必舉而上之時君蕩蕩無名不復再見古今升降可勝嘆哉

舜有章

才之難武王之難也才不能以勤揖遜而以佐征誅溷汭之二女方袗衣鼓琴而嗣徽之邑姜竟勤秉鉞遇固有幸不幸也雖然十三年以前猶同文考事殷迨至孟津之會八百國來同時至事起雖聖人亦如之何哉孔子曰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德不顓以歸文而止曰周明乎白旄未把之先武之事殷猶乎文耳嗟夫後世有一二從逆之臣遂稱佐命兵威稍足以懾服數郡更謂欲師文王較之周德何大懸絕延世獨促非不幸矣

無間章

儉德之共也奢惡之大也人主奢侈之心一萌上不敬昊天下不恤百姓所從來矣秦皇初得天下即治驪山宮殿又作宮渭南複道屬咸陽取供帳飲食充牣其中卒之以天下奉一人亦不足豈非侈之爲害歟夏王之始也禹開傳子之局常恐以奢侈遺子孫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固宜至致孝享美黻冕力溝洫亦非有作而致之也恭儉之主無耳目口體之欲則心志自肅交神必虔宴安之私不形則四體之勤爲民必切當時改傳賢之局而人不非歷年久遠而祚不促豈非以此哉

罕言章

孔子罕言利爲世防也乃并命與仁而亦罕言之何歟嘗考漢武尚儒術當時即有曲學阿世者厠足其間劉向說春秋多言災變本以懼奸臣賊子而圖讖符命之說反援爲口實然則罕言之意不可槩見歟蓋聖人之言天下萬世之所借資也防愚不肖之情人之欲未必止雕賢知之樸性之發已大鑿矣可不慎歟

達巷章

見異則遷者無恒之士也執一成名者細人之業也養由基之射三年一蝨化爲車輪造父之於御內得乎中心外合乎馬志所注意不得其所存非務博也名既自定道斯不全孔子蓋欲其於業非不專然而孳孳隘矣孔子忘食忘寢并且忘年精之從萬以貫一從博以歸約耳一可名萬亦一一何可名約可名博亦約約何可名射御鈞弋孔子未嘗不以寄情顧求其所存必不可得由此推之仁智各有所見禮樂各有專習皆非大道所存又況孳孳如射御者乎

麻冕章

曲禮之屬三千冠服之類甚多經禮之屬惟五君臣之道爲大元武縞武言禮者尚且致詳況在郊廟之間乎顧治世以禮維禮以權從輕重而斟酌挽之以求爲可行斯已耳故從純者孔子獵較之意拜下者孔子維禮之心不然冕而祭禮行於廟也冕必麻女紅之始也周制初有深意聖人豈徇衆獨不之思乎由此推之凡事當極難之時君子欲維挽頹俗自非湯佚偷易烏有當哉

絕四章

意必固我據萬應不靈意必固我去又神明無主孔子繫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夫化而裁之則必有裁之者矣推而行之則必有推之者矣千古賢豪每於國家大變故大疑事心有所主斷然不移君國社稷亦卒賴之此豈盡無所執持而能然乎由此推之孔子之所絕有四其實止一無我而已蓋有我則意必皆私無我即固執亦公司馬君實之堅決果可與王安石之執拗同譏歟

畏匡章

按譜法經天緯地曰文此文在文王以前文之權在上伏羲氏畫入卦造書契制嫁娶作樂黃帝立史官制文字作歷象垂衣裳而天下治自虞夏以後代有典謨訓誥設庠序學校之教而天下亦治自文王以後至於春秋聖王不作處士橫議文治爲裂於天下孔子以匹夫起而繼承之贊修刪定使千古經天緯地之文盡歸之詩書禮樂門弟子記子畏於匡有斯文未喪之語由此觀之仲尼非窮阨不偶恐斯文一旦墜地亦烏能確以未喪自任若斯之切乎蓋天生數聖人以開歷代之治於前生孔子以開萬世之治於後千古之六經不毀千古之文治常存然則畏匡圍宋豈非天也哉

太宰章

傳稱孔子二十七歲見郯子問官明年見郯子問禮其後又入周問之柱下史一代大典皆已悉備此其志豈在小哉惟在魯不遇在衛在齊在楚又不遇乃學琴於師襄射於矍相之圃泗濱杏林釣弋時與二三子寄志他如識專車之骨別土缶之羊識獨足之鳥知觸舟之萍實總一時因事見許實於大道無與乃當時之人至以此神其能聖人豈不晦哉即是推之周公號稱元聖初不以其多才子產足稱鄭才亦非以其博物若必使見多能是將使聖人與造父梓慶爭長賢者亦必以削鎌弄丸

表異矣萬一使國家用人斷斷休休之度豈復見哉

無知章

教者之教人非能以我啟也啟彼而已矣未問之先慮懸以待既問之後有叩則鳴不然問者懷來本有兩端教者胸中先執一見以執一之見析不一之理烏有當哉孔子之門言仁最多或以理論或以事論或以心論或以功論其端不一亦隨其所叩而答之耳學者蒙見尚少教者已見不多斯乃知愚兩得教不違才已

鳳鳥章

天下有道麒麟在郊河出馬圖鳳巢阿閣乃鳳不至圖不出孔子興悲西狩獲麟又反袂而泣何哉嗟夫麟也而視之爲不祥致血腐人之手此鳳鳥之所以不至河之所以不出圖也孔子之嘆其在斯時乎

齊衰章

人盡哀有喪矜不成人風俗可醇矣尊有爵名分可正矣顧見冕衣裳者常人與聖人同見齊衰者與瞽者聖人與常人異一同一異聖人見常情亦見可勝慨歎

哂然章

詩書六藝道之萃也理有中正道之歸也因其所萃究其所歸學之要也不得其要雖勞無益高堅前後所從來矣既得其要功有可循吾竭吾才道斯見矣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由此推之文者詩書六藝之名禮者大中至正之則資深逢源六經註我文禮豈有二哉所以君子學道非云浮慕功有實詣在所必循化不可爲在所必俟凌躐蔑等非所貴已

爲臣章

孔子之喪公西華爲志焉設棺槨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一喪而三代之禮備焉卽設臣庸何傷益孔子儒

者也儒者學古古則可遵爲臣則擬今今不可踰也華而皖啟手啟足之際曾子猶不能安一簀況臣乎然後知聖賢之自待益亦至謹矣

美玉章

寶玉而題之以石惟求之者急耳夫求亦安有善價哉伊尹待賈於莘野呂尚待賈於渭濱阿衡尚父賈且不啻重焉然後知韞匱固非所以處玉求賈亦非所以善沽若載寶而朝誠不如速貧之愈已

欲居章

風土各別血氣不殊蒙見不多心志可感陸賈往說尉佗南越始有文學柳宗元居柳州嶺南人士皆師之蘇軾安置瓊州一時珠崖遂多隹士所居則化抑惟九夷故易化歟以此知居夸何陋非孔子權辭實憤中國之辭也

樂正章

聖人欲正天下有道思維挽頹俗有權正樂天子之事也孔子當時之匹夫也以匹夫而思正樂諸侯大夫且惡之矣自衛反魯顯鑒桑濮喻定詩歌雅頌各得所弓湛露當不以宴侯國大夫辟公天子之詩不復在三家之堂矣樂已正而人不知大分已維而人不覺聖人之機權如此如有用我期月已可此不可識其槩乎

出則章

孔子之嘆蓋嘆遇也孔子一生周流列國所遇之諸大夫非三桓則崔晏非司馬魋則王孫賈鬬穀於菟而已位高而志驕事之實難乃若殫於五父之衢即先人之墓且不識風木之悲寧有已乎惟酒無量欲受以節皆實事也故尚論聖人當論其世不然出入必謹大故必勑翹棄必戒此亦常修孔子胡以曰何有於我哉

川上章

天地之化莫妙於往往者不積來者乃神六十四卦終以未濟物不可窮亦若是已矣故萬物有死乃有生國家有亂乃有治一闔一闢往來變通陸子淵悟往古來今曰宙冉求遇未有天地之解與川上之嘆蓋均神者受之矣

好德章

史記次孔子未見好德如好色之嘆於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使已驂乘之後嗟夫賢如孔子尚不反宮中一婦人況遽伯玉數耑乎分桃矯駕色猶未衰史魚卽百口不能退一彌子瑕

穢豬之歌無惑其恬不知怪已

爲山五章

美業難終垂成輒敗止故也顧不情如回竟阻於一簣苗方秀而蓁災豈可與九仞自止者同日語哉朝氣憤盈不必因藉進故也顧年富如後生竟馴至無聞可畏不足畏豈可與一簣方覆者同日語哉由此推之人亦自厲耳不可必者付之天可必者責之已妖壽不貳修身以俟無負此半力而已不然祖鞭未着劉髀空悲千古以來學問事業堪浩嘆者豈少也哉

法語章

秦皇如雷霆在天莽焦解衣就鼎亦且霹威漢元如陰霾蔽日周堪張猛素所尊信終且不免不跋不釋猶偏辭矣劉向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非謂此歟法異兩窮終有決裂一時受優容之名後日釀養癰之禍可勝嘆哉故人臣進說於其君與其遇柔主不若遇剛主信矣

三軍章

三軍之帥可奪三軍之志不一也三軍之志不一帥之志自不一也沉船破釜納刃於鞮積薪於門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還朝無日若此數人三軍之志有不一者乎閻相如廷折秦王

髮皆上指卒不辱趙匹夫不可奪非明驗歟語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當事者慎無以餘幾之身爲天下笑可已

緼袍章

高明者造道之基也凌厲者傷物之器也緼袍不恥子路質本高明執以爲臧意氣有加凌厲所不免矣他日子語六蔽曰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亦正謂此有高明之善無高明之累自非不恃其高明亦烏可幾乎漢士以氣節爲臧竟以標榜取敗宋士以講學爲臧亦以僞學見尤蓋知爲臧則文以禮樂亦不臧不知爲臧即不恥緼袍一節已足超人數等矣于路在未聞夫子之與以前予謂高明之槩蓋已升堂矣

歲寒章

後雕之嘆孔子爲松栢表乎爲松栢惜乎爲松栢恨乎抑爲後知者愧乎予謂正言有國家者當爲松栢楯耳殷之亡也宗國有三仁首陽有二士頑不服周者有五十國周之亡也未有聞焉其所見節止得之列國屠沽夸門下吏撝其故二士之節未表五十國芟夷殆盡孟津之八百國以次受上賞歟嗟夫厓山之役予愈思宋藝祖不置已

不惑章

利害明則多慮生趨避明則智計出我既不惑則憂懼兩者未之能免矣若君子亦論爲之自我耳自我不當如是千駟萬鍾雖利有所不趨自我當如是赴湯蹈火雖害有所不避知仁勇如是而已三代而下若諸葛武侯文文山謝君直諸君子是也由此推之君子處事規利害非知見事理爲知審趨避非知明分守爲知一知仁勇已兼又何憂何懼哉

共學章

天下之事各有當然隨其所之總赴一理是謂之權學也者學此者也適道者適此者也立者立此者也權能輕重乎物而豈

隨物爲輕重哉知至至之始可與幾知終終之始可存義自非學務精專趨向不謬識力堅定造次靡移亦烏能與於此哉古人行事多載經傳常事知經變事知權學固不可少也不則恃其資性時有暗合顧亦時合時違豈極軌也哉

唐棣章

漢武帝讀相如大人賦飄飄然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此倘恍之思耳古人一日相思千里命駕非賢豪之與乎千里有一聖若接鹿而遊百里有一賢若比肩而立又況空谷求必無至音之呪衡門可栖謀主之卑乎何違之嘆蓋嘆徒思也徒思與

不思誠未有異已

論語通義卷之十

黎水後學魯論孔壁甫著

鄉黨四章

孔子一生大率居鄉黨不多在朝廷亦少史記定公九年庚子孔子爲中都宰十年辛丑爲大司空又爲大司寇歷十一十二十三凡四年十四年乙巳攝行相事甫三月隨有齊人饋女樂一事遂去魯適衛鄉黨一篇記恂恂而外獨詳朝廷其在此時歟便便惟謹朝廣恪矣侃侃闇闇寅恭協矣入門有容過位有容升堂有容出降有容魯無威君不敢忽也魯有重臣不敢隨也天威咫尺事君盡禮矣至考春秋自昭定歷哀凡列國來聘我魯報聘禮亦不少爲擯爲使孔子皆未有與豈史逸之歟抑鄉黨所載祇屬孔子論禮歟學聖人者總不出言貌辭氣之間況朝廷之際乎漢興高堂生大小戴始出而三禮所傳與鄉黨一篇遑遑相合此可見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從心不踰斯須不去非聖而能若是乎

紺緅章

聖人之躬聲律身度況衣裳之際乎疑齊疑喪雖微必謹昭其辨也男別於女雖褻必勅防其微也裘葛互易順天時也朝祭

不苟遵王度也弔不從吉哀有喪也吉月朝服重周朔也凡人事之常變時序之寒暑朝野之分辨即一冠服無不著焉斯其爲聖人也歟

明衣章

齊者精明之至也所以交於神明之道也明衣必布浸古反始也每食必變記其嗜欲也所居必遷防其邪物也必有寢衣雖寢興不敢忽也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考之於禮無不皆然而況聖人乎

食精章

飲以養陽食以養陰衛生之道也又必謹於人事以發其慎順天時以養其和辨邪正以守其則酌多寡以制其宜察汙潔以防其濫禮始諸飲食必通於幽明神鬼之交道存諸飲食又必廣於言語寢興之際甚矣其詳且盡也易曰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一飲一食而養德養身之道備焉非聖人而能若是乎

正坐二章

席不正不坐就燕居常御而言耳不以昭昭顯行不以冥冥改節君子之行固如斯也若夫歲時伏臘親朋過從父執兄兢咸在杖者出斯出亦禮在則然聖人豈有異歟惟儀按禮謂之曰揚又曰有由辟也朝服何服而用之於此即曰以存室神夫室神何神至褻用對揚之服歟立主人之階用對揚之服是誠何說歟讀古人之書並無一灼見參其疑信即使一言一服無非先王去先王愈遠矣

問人章

問人於他邦不忘友也再拜而送之其恪也康子饋藥拜而受之尊者無失其爲尊也未達不嘗其慎也亦不欺也聖人待人之誠如此

廐焚章

廐焚二事考之家語曰國廐曰鄉人有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曰此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繫之孔子爲大司寇時事自予論之國廐果屬大司寇職掌乎若謂在乘田之時則牧圉之官未得從朝列之後且不戒之愆誰實尸之考之孔穎達曰私廐私廐是也不然即以路馬乘馬國之大事在焉寧得置之槩不問乎

賜食章

匪頒燕饗君之禮也親枉臨問君之仁也臨軒召對君之命也

人臣膺此寶有餘榮敢或慢乎禮曰君子之於禮不敢過焉不敢不及焉孔子亦猶行古之道耳後世遂視此爲異數何歟

朋友章

朋友死於我殯非哀死也篤友誼也朋友之饋雖車馬不拜非輕饋也重朋友也見友之父則父執矣見友之兄則兄執矣祭肉之賜出自朋友即見朋友之先人矣欲不拜得乎後世饋不多麥不深麥舟之助護喪歸里兩者遂爲絕德可勝嘆哉

寢不章

不忘恭敬民之主也坐而假寐趙宣子尚不敢忽室中不翔爲

閒居也退食委蛇詩人亦且美之聖人寢興居處皆有其度而謂有異乎

齊衰二章

嘗觀天地之間禮有吉凶位有貴賤生民有疾苦戶口有登耗奢儉有循環災祥有迭見聖人處此憂患生焉是故雨暘時敘民用平康思與百姓共其休嘉天示異徵疵癘並見思與一世同其補救孔子車塵馬跡於是遍歷齊楚陳蔡之墟已鄉黨記孔子容貌之變隨記在車之容非以是歟

翔集章

史記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越庚申魯人西狩獲麟明年子路死衛孔悝之難贊修刪定終老於魯城北泗上蓋孔子之山梁也易曰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其斯之謂歟泗濱隙地較之過宋圍匡已去勞就逸去險就夷已

論語通義卷十一

黎水後學魯論孔璧甫著

先進章

禮樂之權制之自上故上行下效之謂風禮樂之習成之自下故人心安然之謂俗風俗既成里巷故老目擊時趨徒嘆前休之不可復亦且柰之何哉曰如用自審之辭也曰從先進表已志也孔子衣則縫掖冠則章甫服從其鄉也冕則遵古純則從時禮從其儉也君子思挽頹俗而無其權亦於一身審從違而已春秋之世聖人且柰之何哉

陳蔡章

四科之賢皆有用之才也陳蔡之阨又如此奇窮帝王之興孳鱗傳翼之士咸得致身青雲素王之窮諸賢匪兕匪虎且皆率彼曠野豈士不困行不彰歟昔魏公孫座言於魏侯欲殺衛鞅不使入秦激魏侯用衛鞅耳陳蔡大夫畏楚用孔子而又不欲使其主用孔子此其事皆不可解卒使顏淵閔子伯牛困於洙泗仲弓宰我冉有季路言偃困於邑宰子貢困於憲軾子夏困於西河豈非天哉

助我章

再有問於孔子曰昔求承夫子之教也吾昭然今日吾反昧然何也孔子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之耶由此觀之回之說回之神先受之更不爲不神求之耳顧大道之教有神受乃有傳人有答問始無疑義一堂之閒郢人之斤施之而有其質舍起子之商可言之賜亦乾與歸乎

孝哉章

以子觀閔子衣蘆失鞚之事路人爲之心惻況爲之父者乎顧父亦內悔於心耳不能必之於其母必之於其昆若弟也夫子

廳其倏明倏晦而爲辭以堅之曰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欲使閔子之父母昆弟間之也堅之也嗟夫讀此而後知閔子之難也不孝閔子閔子之孝不顯一孝閔子閔子之心不安并父母昆弟亦不安惟孝閔子而一歸之父母昆弟甚矣聖人善處人父子兄弟之間也婉而風曲而摯也

白圭章

衛武公諸侯也伐大戎定周室跡其所爲皆雄畧不世出之主乃行年九十猶作白圭之詩以自儆蓋深有玷之之懼焉況章布之士才不如中人者乎由此觀之君子涉世與其高譚雄辯

語必萬人不若曰多擇言敦厚守約者哀四時之氣已備吾深有意乎其人已

好學四章

舊館人之喪孔子亟解驂以贈之曰吾悲夫涕之無從也顏淵死子哭之慟而又拒顏路乞車之請斥門人厚葬之非是何情誼淺深之不同而待之一厚一薄若斯之殊歟聖人固有所裁也閔之禮雜木棺不廓窆斂手足形懸棺而封人未有非之者此士之禮也孔子刪定贊脩方欲得好學如顏子者羽翼之乃當其死竟不得循禮以安其魄不亦重其慟而未已乎

事神章

樹萃於春采茅於宅秋高霜隕木葉微脫一信一詘往來相感此生死之大常即鬼神之大常也若夫雷雨滿盈天造草昧人生其間忠孝之魂結而不解騎箕比星流丹化碧更若長平一坑四十萬京觀之築積骸如山怨氣所棄亦能悲風嘯月爲陰霾見怪物精靈亦何至變歟語曰天下有道其鬼不靈言其時人得其生之理耳蓋直道大行人無冤生國鮮刀兵人不枉死即國屬邑屬鄉屬且不必設知生乃以知死知人乃以知鬼詎不信歟

得側章

人之氣象近乎天者也此不可僞也一生之所最大易視是閔子閔閔休休之度也冉有子貢侃侃論列之司也于路行行桓桓之用也一堂相聚孔子之樂正別有肯卒之閔子終身不仕冉有伍首家臣子貢老於遊說獨子路結纓之難與孔子不得其死之言若合符節其所受有驗有不驗豈非天哉蓋天生聖賢時命大順淬其德器可致熙和時命大謬植其剛操能免患難覆盬之悲當相視而樂已逆有此食人之祿自當忠人之事後儒乃以傷勇致譏豈君子臨難苟免亦有當歟

長府章

聖賢論事非爲迂闊如閔子長府之論以定哀之時履畝加稅由來已久此時無復可增中軍之舍三家四分公室當襄之世已一無所得作長府一廬器耳不然以後世宋作封樁例之魯汶陽龜陰之田久入於齊不減幽朔一十六州之陷虜庭也魯遂無返我舊疆之志乎若傷財害民之說非時君之所樂聞閔子亦何爲若是迂闊乎由此推之凡君子論國家之事當切中機宜若徒勦襲膚說縱甚忠恕非所貴已

由之瑟章

重門洞開共見我心高明之槩也北鄙殺伐瑕則見瑕仲由豈猶人者哉遽謂入室由固不能襲取入室由亦不欲丈夫舉止大槩如此升堂之由下視醜詆誠卑卑坐之廡下矣

孰賢章

學者之樊與其受人益寧受天損以是推之不及者天損也若過則天人兩受其病騁其材力一往不返即或有悟亦不免後事之悔況自智者必不明騖趨者行愈疾乎他日孔子謂商也日益賜也日損謂悦不若已者過也師益與同病也

聚斂章

論語言季氏富於周公則季氏之罪有五而腹民之罪不與焉季魯桓公之後尊非成王之叔其罪一處侯國大夫之列非若分陝而治其罪二席桓僖之親無大功於魯非若負扆之勞其罪三四分公室方百里之魯已有其二其罪四以魯之懿親致削魯以肥已令周公其衰其罪五人不臣而濟其謀求之罪可勝誅哉墮三都廢賈邑孔子之謀如彼伐顓臾加田賦求之謀又如此師弟一堂尚有殊異從來謀國深心大畧鮮人絕少誠可嘆已

柴愚章

天下之人才品各殊君子教人貴就所近為愚為魯為辟為喭變而化之入道必深即性而率之任道有質有柴之愚才知可不傷矣有參之魯聰明可不敝矣有師之辟曲謹可無卑矣有由之喭荏苒可無柔矣有教無類孔子寧見少歟

庶乎章

顔子簞瓢陋巷孔子見稱子貢廢著積財孔子亦未始非之益澹泊可以見道禪霍亦可以見才若必以捉襟肘見納屨踵決一槩難堪之行以約束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無類之教豈其然乎顔子屢空穆然自達子貢貨殖可謂達矣億則屢中自不可掩回愚賜顧豈相非乎

踐迹章

不事詩書動與道合高明之行也自我作古破除理格豪傑之槩也顧事多刱起非腐儒所聞意止弋獲亦非神明所貴孔子論善人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非以此歎奡室者衆理之歸宿也考証古今胸無疑義按其大畧歸於所安而已矣不然聰明之談較庸愚特甚可不畏歟

論篤章

凡辭之兩費擬議者相詰之辭也詰之者何辨之也為與人者

致詳也益浮言無稽瞭厥觀聽爲禍浸巧言貌德暗竊人心爲禍深王莽謬爲謙恭一時名士如戴崇陳湯皆稱之丁謂僞託循謹卽寇準亦過爲獎借易危堅氷申曰馴致其道益罪與之者也國家用人士君子取友自非其難其愼亦烏能始終不誤悔吝卒鮮乎

問閭章

君子進德修業凡以期行也行不敏則行廢行大猛馳騁而不顧其安則行亦廢天下之凶噎廢食者多矣結纓之難至謂不得與羔之來同曰語天下之理果如是乎益進求者正辭也退由者偏辭也弦韋雖有異佩剛柔總就一中藉使事在君父亦謂防造次之失吾不信已

畏匡章

天窮聖賢其事多奇是使獨也天助聖賢其生必偶是使同也唐有舜禹堯不孤立周有畢散武不獨生文未喪天贊修之業定有羽翼回何敢死豈私子哉益自任也平居洙泗鼓吹先王患難追隨益明宗主萬世之下知有斯文孔門諸弟後先之力益可誣哉

大臣章

人臣擇主而事當愼厥始不可則止猶未大失然至不可其進退亦維谷矣於斯時猶能綽有餘裕非秉道自已審機在心亦烏能若是乎荀文若身已事操九錫之加猶欲愛操以德卒至殺身益欲從不可欲止又不能雖欲不殺身不可得矣卄有季路均事季氏從之之事萬萬不爲顧不能不可則止不知當時亦有何自善之策所以後世君子委身事主甚不可苟不然其何能淑載胥及溺烏有及哉

賈宰章

費新墮大創之後也在子路謂新創之邑如羽初植亟宜仁厚之長治之故羔之使爲費也在孔子謂新創之邑反側子方不自安其間審權術相便宜非一長厚之人克辦故不欲使羔爲羔也亦爲費也不然用長厚不敎必至轉用權術是一邑之間前爲長厚所誤後又爲權術所驅其禍社稷民人可勝道哉由此推之後世君子當國家搶攘之際用人可不愼歟

侍坐章

天生聖賢爲天下也如子路冉有公西華一時兵農禮樂皆稱大備以此爲邦春秋庶可乂安乃竟同尼父老於洙泗有才如此而人不知此孔子一聞春風沂水之志而喟然也乃論者謂

熟以道韻清遠。孔子獨有嘉尚。則唐虞有巢由不必有禹稷不知當時飢溺亦誰爲任之所不可有者止任事之心太鋭耳古來後傑非無大猷卒鮮全地皆坐於此聖人能無慮歟

論語通義卷十二

黎水後學魯論孔璧甫著

克復章

已者百骸之賅而存也禮氣之清明也先王制爲視聽言動之則由此其始也克德之修也復德之反也仁合外內之道也天地帝王其道皆不外此史臣之贊堯曰欽明文思安安禮不可想見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已克已不可想見歟天惟自強故日月不亂躔星辰不紊度四時不失序人惟自強故耳目無亂聲口體無亂動克已復禮不可想見歟君子止此

視聽言動耳由於禮則此耳目口體之用安人安百姓有餘不由禮則此耳目口體之欲殺天下有餘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不可想見歟章布之學與帝王同修君子之德與天地同運非顏氏子能幾此歟

大賓章

敬德之聚也出門如見賓則無地不敬使民如承祭則無人不敬尚有心志之僻留其內者乎怨德之通也已所不欲毋譬不遠勿施於人克已必深尚有形骸之私壅其外者乎敬而不怨矜持之過有似驕已厲物之譏或所不免怨而不敬好行其德

有似徇物好名之譏時亦有之徹恕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矣邦家無怨非以此歟

言訒章

言心之聲也爲心之跡也是故恪士慎行非慎行也守之於心也吉人辭寡非辭寡也靜之於內也觀其所爲欲爲不敢爲則觀其所言自欲出不敢出矣古人言簡慮精內之所存者必深靜躁之原可無辨歟

憂懼章

司馬牛之憂懼爲向魋耳嗟夫鞅子之哀古人何能無憂毀巢

之恐古人何能無懼几几之度終於不失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若謂智宗既滅惟輔巢在東陵雖橫下患猶存此不可必者也君子亦求無疚於心耳雖有一朝之患君子奚患乎

兄弟章

骨肉之變人所難處至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豈得已哉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四海兄弟之言似未可爲牛覓也他日魋不悔禍入巢叛宋牛致邑與珪適齊適吳竟不獲免而殁於魯嗟夫豈非天哉

問明章

人君之心如日在天語曰泰山雖高不能阻日言其高且遠也乃一旦月與日同道遂至薄蝕衆星盡見飛鳥投林無他以近於日故蔽之耳由此推之女子小人朝夕君側近於君者也天地之間月與日並行陰與陽並運宦官宮妾何能蓋無乃浸潤之譖膚受之愬節險情幽古來由生之死屈平之放莫不由斯可不畏哉故人君之明非能照四方也照几席而已矣即能照四方也亦照几席而已矣又奚必遠是騖哉

足食章

晉陽之圍沉竈產蛙民無叛意尹鐸之所遺也信在兵食未窮

之先也若兵食兩窮之際遂無結信之術乎子謂投鬱吮疽羅雀掘鼠此亦芻狗不必再陳即以足食一節言之太易之言損也曰有孚可貞利有攸往蓋孚在損之時也當國家軍興之時司農仰屋而嘆百姓誰不知財用之急顧諸軍以無籍之兵冒國家有用之餉則民不信朝廷有不得已之詔反開有司不可厭之求則民不信爲今之尹鐸計將安出有法於此能使尹鐸不必爲朝廷焚券晉陽之民可不結自固蓋今之人所以不信爲吏所奉行詔書率增減耳倘奉詔而行如詔而止則誰不信又謂領兵之將固支官錢耳倘有一兵始食一兵之食又誰不

信若此即有匪茹民皆效死不特不必去食且不必更議去兵然則無信不立非聖人坐以待斃之言乃少康十戒一旅能收夏衆之言也此一損而有乎之明驗也

子成章

有應門兩觀而後知爲朝廷有衮冕十二章而後知爲天子孔子寧儉寧固刪詩又存爲屬沮洳之什不可想見數雖然後晉永嘉不競銅駝將在荆棘何有應門兩觀建興之初百官無章服印綬何有衮冕十二章所以然者則皆秦始之閭國俗民風皆奢侈相尚故也然則毛不存鞹不辨皮不存毛且安傳乎語

曰作法于凉其弊猶奢作法于奢後將若之何棘大夫之言與子貢之言蓋並存可已

盡徹章

魯用不足魯經費侈耳此年即大有尚不支況年飢乎定哀之間書蝕非一連年伐邾兵興又非一大兵之後必有凶年魯加賦而蝝災非明驗歟若徹法行通力合作衆耡均分豈凶齊矣按井賦乘力政甸徒武事備矣晉戰日相視夜戰聲相聞三軍睦矣百姓和於下天變弭於上以此伐邾又何至經費不敷用不足乎由此推之凡國家祖宗成法不可輕改後漢蕭望之謂元帝曰往年加海租連年海魚不出雖屬物數蓋亦天意信哉

崇德章

曾子三省止在去欺孔子大聖猶憂徙義大學旣言格致猶憑好惡之僻以斯知君子學問不必高譚性命止此事物情理之間自修實難夫聖賢學問舍事物情理亦安所着哉浮誕以自喜溺習以遂非顚倒以狥情斯之謂棄德斯之謂大惑已

君君章

齊景公齊之賢君也豆區釜鍾之私田氏以陰分人心而奪之國乃不之悟又以內寵開之嬖卒使田乞之禍遂烈以賢主而

猶若此甚矣內亂之可畏也不然子荼不立內釁不開雖百田氏如齊何哉賈誼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千古如斯誠堪浩嘆已

折獄章

獄吏之弊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鉤鉅爲能以酷烈爲威四者繁興則民無所措手足片言者不煩之謂也自非無宿諾之仲由亦烏能若是乎蓋忠信之長他端不由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無他奇人已大服不然顓尚明決則李斯張湯人人皆狥獨由也歟哉

聽訟章

黃霸少學律令爲廷尉法能稱平及治潁川識其聰察一郡咸稱神君以斯知飢寒盜起吏不聰察烏有當哉若孔子所稱無訟亦非就訟能使之無也後漢文帝之時海內殷富大倉之粟陳而不可食內府之錢巳朽而不可較當時終歲奏讞刑不滿百人既富方教非明驗歟由此觀之舍農桑而先言教化雖聖人亦無其術孔子使無訟蓋必有其道已黃霸豈盡不足稱哉

無倦章

唐盧懷慎事玄宗謂宋璟曰主上求治太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當有憊人乘間而進者宋李沆事眞宗謂王旦曰人主年少當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祠禱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卒後兩言皆驗蓋倦者懈也不特髦期當防即春秋鼎盛亦當防不獨意他當防即氣銳亦當防漢武帝欲絜治売舜汲黯曰內多慾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此言雖憩中時君之藥實切蓋忠者中也言不由中則爲餘聽事不由中則爲餘觀慝不由中則爲干譽善不由中則爲諛聞此兩者政之大弊也大率見之中主十一見之英主十九三代以下明哲儘多而上治絕少非以此歟

成人章

天下不獨君子恥獨爲君子即小人亦恥獨爲小人世有一君子爲君子者必多世有一小人爲小人者亦多則所成者異也是故合成與不成觀君子一奠一邦足爲一世之鑪錘合成與不成觀小人爲摧爲陷陰深萬情之忌刻素絲之質倘近朱蓋可不愼歟

三政者章

正朝廷然後能正四國正百官然後能正萬民顯後世之主亦有不遵聲色不黷貨賄不迓徇馬乃當時朝廷百官亦未遽正者何也蓋威主任權智主任術則亦權術之過耳蓋人君之道當法天道天有四時寒煖不爽一有愆伏即謂不正人主之恩威天之寒暑也威嚴不霽愆伏實多欲期百辟向風庸可得乎周世宗當五季之末不好珍奇服玩臣下有過即面責之改則即舍當時四方莫不畏其明而懷其德并明驗歟

忠盜章

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言盜之不可以法令弭也至治之

世大法小廉時尚道不拾遺外戶不閉非明驗歟叔季朝鮮却金之吏郡邑無留犢之風致使綠林之黠尤而效之何誅焉

魯季武子賞邾庶其之叛論者謂之賞盜進平桓撓公室之有君子謂之誨盜康子之時竊國大奸遂至盜大弓寶玉其所由來蓋有漸矣甚矣欲之為害大也

欲善章

堯舜之世怙終賊刑文武成康之世僞辨僞堅殺不以聽為政何能去殺顧殺非季世所能用也叔季之世其時是非多不明好惡多不審所欲未必善甚且指善以為不善朝廷之法每不

足以懲不肖而反足以罔善人不然風雨露雷天地廢一且無以成化況治國乎孔子對康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蓋所欲在善則善否已明此稍有創懲亦足警戒又何必紛紛興大獄乎三代而下行法非人卒致禍敗可不戒歟

聞達章

司市之評物價也名相近者使相遠蓋謂名之鮮實也物且有之而況於人乎孔子辨聞達曰仁曰義將使近也邵與質異遠與好異不疑與觀察異是使遠也此名實之大凡也雖然叔季之世畢竟賢良忠正者詘和光同塵者信耳人心之淳漓風俗之善惡世界之治亂無不由之可不慎歟

辨零章

龍見而雩木火之交制陽亢出伏陰也天地之氣亦不能無沴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是故崇德益之裕也先事後得長裕不設此兩賜來備以其時敘也脩慝辨惑損之脩也攻惡懲忿損斯達害卽日南毋使陽驕斗北毋使陰伏也以此推之學者非明於天人之際亦烏能內見身心精言學問乎

愛人章

嘗上下千古至治之世不能無小人極亂之世亦必有君子總

特人主是非明賞罰信而已矣大學稱能好人必先能惡人非以此歟忠厚之說調停別名如唐開成之間朋黨牢不可破姑且不論以宋慶歷之間邪正亦不免旅進旅退雖天性仁恕之主不能化德唐虞不大可惜歟論者曰舜舉皐陶已耳湯舉伊尹已耳初不聞所錯者誰嗟夫此特未覩唐虞之世耳共工驩兜其罪亦未必如後世之奸頑不道乃一流一放決不少貸然則仁君哲后自非乾綱獨振事不姑息亦烏能化洽群生號稱極治乎

忠告章

凡人所以貴乎友者爲其有益也友不忠告矣其益忠告不善道卽忠告又奚益古人詳思盛戒明已用心而又不欲直陳求爲可受之地若此者凡以忠告也凡以善道致其忠告也若又不可此豈可口予諸哉所以君子與人必欲自盡中有我能盡者焉亦有我不能自盡者焉至於不能自盡卽父母不能得之子而況朋友乎

會友章

獨學而無偶非所以自廣也理必以孤而危臨深以爲高非所以善下也心必以滿而隘是故與忠孝之友處博事父事君之文則匪懈之念明發之思勃然而興矣與子惠之友處博仁民愛物之文則如傷之意一體之懷油然而生矣與克復之友處博言動視聽之文則躁妄之慾非僻之念無自而萌矣與敬業之友處博樂群取友之文則詡詡之聲音顏色堂堂之氣象無自而形矣孔子之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其間言仁者獨多非以此歟

論語通義卷十三

先之章

人主提挈衆務何事不當先一日二日萬幾何日不應勞顧無倦難耳三代而下享國日久不過數君漢之武帝唐之元宗宋之仁宗宋仁宗恭儉仁恕出之天性四十年在御有如一日漢武之世有事西南夷驃騎貳師日出塞外重以神仙土木可謂振恒唐元開元之治天寶之亂殊若兩截倦勤之意盧懷慎已見之先夫人主未有久而不倦者若胥武平吳遂卽恬漘唐憲

簫鎮稍受戎索輯肆驕侈唐太宗號稱雄罷亦幾十漸不終此又以滿而倦者由此觀之人主率先群辟憂勞萬邦自非終始如一不自滿假亦烏能髦期不倦號稱至治乎

有司章

令長提挈大綱舉賢任能不苛細小誠良吏也顧古今亦時不同三代以前令長率得自行子奪廢置漢初長吏猶得以考功之法治郡自漢以後監司有專已之威長令無自操之柄崇大體輒讓不職舉賢才又疑市恩至赦小過舉所知則又滋弊已矣倘敦厚之吏不爲苛屑各盡往考不以已意低昂已足遏佚

江西汪石琴藏水後梅讀論語通義

又何必闚門訪奚坐鎮雅俗乃稱善乎

正名章

漢非世傳新豐之娛議者譏之璽武喪亂蜀窴未還君子非薄以此推輒太上之號古無是稱主父之名趙亦創起迎削聘歸衛尊之爲衛君之父不亦可乎計不出此而思拒晉舛矣乃若名不正之弊纔可例陳魯昭公之娶吳也謂吳孟子言不順矣亟不告死不訃井當時大事亦廢孟子之喪季氏不綂放經而拜季姒之亂季平子拘展殺申夜姑則當時禮樂刑罰又槩可知由此觀之理有相因弊有必至聖人之言豈謬也哉

學稼章

士羞咫尺之誼不欲與農夫同耕壠上豈漫無所挾哉三代以前耕莘釣渭人所熟聞即以三代以後論之漢家一代大禮始自儒生數人而朝儀已備更有蠻夷君長不憚於十萬之師而服一人之義百姓當危急存亡不忍棄捐願同生死若此者皆往日恂恂儒生也當其草茅誦讀所挾固自殊耳故以百畝之治爲事者農夫也以天下爲已任者君子也不出環堵之中治天下之畧已具學者所以學爲人君豈虛也哉

誦詩章

四詩之益宏多三頌備祖德宗功二雅所載燕享徵歌稱文頌武刺厲傷幽宣王中興平王遷洛無不大備十五國之風兵荒水旱奢儉貞淫大槩可觀此非一先生之言一家之書蓋周一代大典也以是授官一列奉使四方文章才畧各有所見豈顧問哉漢興專經之士獨有源流或以地著或以人著如魯詩齊詩韓詩毛詩諸家門弟子各以經術遞取卿相唐取士首以三大經曰戴禮曰詩曰左氏春秋而詩當時尤所顓習凡通經授職之士事業皆有可觀非明驗歟

身正章

其身正不令而行若唐杜黃裳之於李師古是也黃裳達權變持身尤嚴不受簠鎮餽遺遂能使師古折其奸謀終身不敢復萌惡志其身正雖令亦從若唐德宗奉天之詔是也陸贄勸所降詔辭當實心責已無所避諱使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卒之山東宣布士卒皆爲感泣此可見令之行否止視君相一身朝廷荃宰之地蓋可忽乎哉

魯衛章

較魯於齊至道爲近就周家制度言也較魯於衛反距不遠就兩國流弊言也老之春秋外庭中葬之際征伐會盟之間周公

其衰孔子於魯實有心傷兄弟之說殊有風刺其猶廣舜比德唐堯之對乎若論當日娟嬛有奸尚不敢顯分公室較之於魯衛猶差强人意孔子特不忍明言之耳

居室章

寧靜者致遠之器也澹泊者明志之資也公子荆之居室未有無希冀可謂寧靜矣既有能即安可謂澹泊矣季札稱衛多君子公子荆與焉其謂是歟後漢諸葛武侯表後主曰臣家有田二百頃桑八百株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在外皆仰給於官又別無調度必不敢營求分外長尺寸負陛下夫寧靜澹泊武侯

之志也武侯分鼎造蜀延漢統緒皆本諸此由此推之衛國哀微尚未有患公子荆諸君子之力不可誣後世人臣委身事主自非矢志寧澹不營身家亦安能乃心王室畢志殊猷哉

適衛章

大凡君子之謀人國當相其國之所由敝俗之所由壞而補救之然後其功易成而國之民生始有所利賴孔子於衛發富教之策此自千古不可易之理顧阡陌未開衛之田里如故履畝未加衛之賦稅如故椅桐梓漆駿牝三千衛之樹畜如故城其時城漕伐鄭止在役繁乃芟沫土沉酬康叔維新舊染久葦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楚邱儉德文公已倡衛之民俗如故止新臺既歌桑濮之間少女狂童淫風爲稍熾耳一在時使子之以寬一在防淫救之以猛衛庶其有瘳乎不然僅曰富教不相時地而斟酌行之即井田學校亦爲迂闊烏有當哉

用我章

凡人作用當審其時春秋之時周官之法尚存如以徹制田以九賦制入以九式制出以讀法飲射講禮蒐苗獮狩治兵吉月告廟歲終論刑皆歲徧之政乃若補救偏弊潤色損益漸次可周朞月三年孔子斷非欺我顧考攝相三月誅少正卯沈猶氏

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去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大要以嚴耳昔子稱公孫僑古之遺愛及考僑治鄭實以猛稱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及考仲治齊作什伍寄軍實未嘗以寬事功殊迹惟時所宜雖聖人能外是歟

善人章

孔子稱善治蓋爲繼體守文者言也蓋開創之主神武出世自能芟刈群雄統一寓內其事主嚴至守成之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安貴有常家尊在一人此時猶用嚴酷無庸變計是謂以火濟火秦之二世隋之煬帝亦可槩見顧何以必百年

也傳子之代不必皆賢成康而後獨漢文景外此不可多得或狹小前人變亂成法或好大喜功出師塞外或土木繩作祠禱繁興或引用酷吏誅害善良以致海內騷然民窮盜起即重法繩之不止孔子稱述善治至勝殘去殺遂不勝咨嗟慨嘆曰誠哉是言非以此歟乃若唐元宗享國獨久開元之治不終後唐明宗周世宗兩皆短祚雖號小康終止偏安大業不究由此推之國家繼體之君或賢或不肖享國或修或促民生其間實舒慘大會尚論能無慨歟

王者章

王者改姓受命之稱仁者人心既定風俗既成之謂如有者遜度之辭必世者難之也何言乎難之也嘗上下千古考虞夏殷周而後繼周而王者爲秦秦興周士肆謹而教之可也焚書而坑之何也周諸侯王樹兵郡而縣之可也聚兵而銷之何也周家世有夷患預而防之可也盡秦中韓趙之地而城之何也無他千百年之患欲一朝弭之耳究竟不能二世自秦而後享國久達莫如漢唐宋顧揆其代開刱之主盡皆無欲速近小之見即王霸道雜治不盡襲迹唐廣三代亦時使之然至歷年之後吏習民安風俗醇美政教所及浹髓淪肌豈偶然哉必世後仁

斯仁非虛語已

從政章

正身之說論語三見爲從政而發凡二蓋以當時大夫失德多耳嗟夫滛敗禮欲敗度攘人之國竊人之室後世所詬爲必無之事春秋迭見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春秋大夫之謂歟

遐朝章

晉侯召天王於河陽春秋書曰狩諱之也臧武仲如防求後於魯論語推其心曰以誅之也季康議魯國之政孔子抑之曰事

奪之也曷言乎奪之也蓋人臣之事君也公事則公言之魯之廷是也所言私則國政無私言魯廷事止於一家取可否尚可謂有政耶後世凡事不關白毋得奏聞莽操之臣竟以竊國墮人蓋畏其必至已

一言章

克艱一言義無疑似稍稱中主猶或知之至言莫予違疑善疑不善甚或執不善爲善即賢主亦多不免況中主乎予謂莫違一言總不可有不唯不善足以喪邦即言而善一剛決自用則閉誠布公之道失矣讒諂而諛且將踵至雖欲不喪得乎此克

艱厥后之主所以戒面從也說在子思之告衛侯已

近說章

昔魯哀公齊景公葉公均問政於孔子孔子於魯曰在於論臣於齊曰在於節用於葉公獨曰在附近而來遠子貢聞而惑焉曰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荊之地廣而都狹故附近而柔遠急即是推之方城之門人民麤稀市宅湫隘難足欲矣寬其市廛平其物價倘亦說之之道乎至若漢沔之濱土地沃衍踰江踰黃山谷阻深啟其山林通其道路播之風聲毋携其志是亦來之之術也君子制治因利乘便以抹不足豈槩襲桑能之說漫爲

迂闊歟

欲速章

三代而後漢治最爲近古惟是郡邑之長率多循良元和詔曰安靜之吏恫惟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恫惟無華見小利者鮮矣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必無欲速顧揆其時郡邑之吏多歷敬考教化乃得大行二千石邑宰治行第一立致卿相加爵五等一切纖巧速化之術皆所不用然則馭吏亦有道歟

直躬章

至治之世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當其時盜賊衰息路不拾遺即有奇衺無由自見追至末世爲尊者諱爲親者諱遂得稱爲善處君臣父子之閒嗟夫此亦豈盛世事乎唐李懷光反時光子李璀爲監察御史預言之德宗曰臣父必負陛下當早爲之備帝曰若是卿將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俱死尚有何策哉卒之懷光死璀亦自殺君子未嘗不嘉其忠而惜其死之晚也由此推之凡人臣子身處君父兩窮之際亦惟有準情度理求清夜亦安而已即賣父求生尚且不可況矯情飾性以賣聲名於天下乎

居處章

跅弛任俠驁遠之人也循謹小心近修之士也驁遠者賤恥尺之脩州里難行近脩者謹畫地之守蠻貊可感無他其所存心異也漢蘇子卿牧羝虜中杖節臥起居處恭也牧羊羊肥執事敬也誠感李陵與人忠也夫窮廬何地絕域何人於斯致謹尚復有施事邦國出門同人動多廢錯者哉三代而下亦有仁人儒者苟繩必無全地彼孔子與樊遲言仁亦豈盡在脩心主靜內美純備之閒乎

行已章

守足振弱一國之士也敦行大本一鄉之士也小節必脩獨行

之士也當世之卿士大夫出詠皇華歸賡四牡不則文章政事朝饗赫然不則崇尚清譚羞踐咫尺孔子乃鄙之爲斗筲列士三等獨不與焉嗟夫士品士名豈朝貴所命哉此可見君子於世貴自立耳守嚴一介獻納必爭祇事二人不求聞達趾步不踰然諾不苟如是而已若當世貴人未嘗過而問也

中行章

孔子列士二等獨尊行已有恥次論中行獨取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士行有百豈舍此兩者別無可考耶顧狂亦何可多得伊尹佐湯伐桀取有夏天下制行實一介必嚴周公佐武王

成王成王業制行實小心惟謹綜覽大畧止一狷守之人而已由此推之士生斯世自非行已有恥有所不爲亦烏能大有爲於天下哉孟子言狂歷指其人於狷獨無所與蓋難之也後世模稜兩可依附中庸乃實究其所爲總歸無恥以此稱士誠負愧已

南人章

梓慶之削鐻也齋五日而忘慶賞齋七日而忘毀譽痀瘻之承蜩也天地之大不以易一蜩之翼養由基之射三年一蝨化爲車輪以斯考業庶幾其有恒矣顧無恒亦各有異託術大巧則刻鵠之速敗也美業不終則爲山之自止也立志不一則蠐螬之游霧也究其終身一無所就則宇宙雖大自容何所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豈過甚之辭哉

和同章

善哉晏子之辨和同也曰和如和羹水火鹽醯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又曰和如和聲清濁小大長短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是故君子食之聽之以平其心不則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專一誰能聽之和同之義盡此矣顧天下梁邱據多晏子

少人心之詖邪世界之喪亂皆由於此俊厨顧及之稱廿陵南北之部洛朝蜀之黨何多見歟

皆好章

徇衆任耳胸無特裁此好惡爲鄉人所用也論從其衆斷取於獨此我能用鄉人之好惡也未知所好所惡之人先辨好之惡之之人則好惡之所自起於是乎可知矣既知好之惡之之人即知受好受惡之人好惡之所自成於是乎又可知矣甄別流品自有簡易之法亦何必慮以耳語耳吠聲吠影者之多乎由此推之朝廷好惡紛然此夷彼蹠總未清議論之人耳論駁之

司賢否既析則孰公孰私孰當孰否言下即分寧煩更計歟

易事章

從來國家進賢退不肖之地君子居之小人亦居之操術不同遂至人心邪正人才消長亦異所以然者其用心殊耳君子之心專在國家不知有己以說相投必不受也至於爲國家爲事設官爲官擇人隨才任使以求廣益則收其所長棄其所短矣小人之心只知有己不知有國家以說相投至即受矣至事在國家挈一官授人曰此人便已貴矣即其人能以所長自見亦曰此非通才不過偶值所長耳未幾竟以不能迎合罷去求備之苛甚至不能容一才容一技國家事無不弛廢然則國家進退人才之地可令小人妄厠足歟

泰驕章

作德曰休其字泰矣喪滿曰溢其氣驕矣君子小人望而可知也通居之分其鳥几几總由平日不驕不吝耳小人反是內外之間靜躁之別可無辨歟

剛毅章

天下之克敦大節必天下之剛毅人也義在君父水火可赴事歷久暫顛沛靡移天下克敦古處必天下之木訥人也蓋真宰樸性理內全言簡思沉煩囂外鎮若此者即直謂之仁可矣其言近者益挽彼就此之辭爲不剛毅不木訥者言也悖浪之錐竟以報韓口吃之人卒能安漢非明驗歟

切偲章

事務神益求鮮過舉朋友之誼也情無矯拂色有和澤兄弟之誼也子路剛毅君父大節自儉爲之朋友兄弟或多不足孔子言士止及切偲怡怡蓋規之也由此推之士人學問自非見已不足勉强補餙即質任有餘烏稱純備哉

即戎二章

聖人之言有分之而善各見有合之而善益大備者若三代以前田賦出兵無召募出塞之事在家爲家人在軍即行伍民之敵愾非親上死長也不過子弟爲父兄耳此專言善教而善可見者也至若攻刺擊刺非訓練不精坐作進退非簡閱不習爲之簡稽以率之爲之什伍以比之爲之步伐以齊之以土著之民豫戰陣之用此合之軍政而善益可見者也由此觀之若有田廬之樂行無召募之煩綰誦之教即寓之伍兩之中講武之一方即寄之田疇之內如周之甸徒尚矣三代而後唐之府兵近之屯政亦幾似之顧事久廢弛可勝嘆哉

論語通義卷十四

黎水後學魯論孔壁甫著

憲問章

太平之日。數其祿入。萬石君之號可誇。喪亂之時。自敘恩榮。長樂老子之書可著。問之太常。此輩雖無功可書。覈之考功。此輩亦無罪可黜。及讀論語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始知君子之恥。正當於朝論之外見耳。世無所需於我。我無所益於時。金馬門果吏隱之地乎。碩鼠有謖寒蟬致刺。誠負愧矣。

克伐章

以予觀古人扣馬之諫。曰無周師。克矣。黃農虞夏。嘯傲高寄。伐矣。小弁之痛疢心疾首。非怨乎。河洲之思。展轉反側。非欲乎。至若義不返兵。同袍同澤。游女悲婦。觸物寄懷。往往有之。豈盡非人情哉。故世而無仁人也。世而有仁人。則克伐慾欲四時之氣備矣。惟發而不中。四者始為累耳。原憲之不行。固未覩仁道之全也。

懷居章

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四方。以示有四方之志也。過蘭門之北。以望帝堯遊蒼梧之野。以弔帝舜。迺太行王屋。鳥鼠西傾。以觀禹績。閱亳社殷墟。而知殷之所以興。所以亡。適豐鎬。以歷江漢。而知周家王化之所以成。士之學問所由神。益豈淺鮮哉。若乃戀戀鄉土。老死牖下。誠足羞已。

危言章

舳艫千艘。揚帆灑顯。衣袽之戒。既備於已。又以醒人。危言危行。類若斯矣。若登羊腸下視。絕壑捫足而趨。猶恐失墜。滿路荊棘。斂身以避。不暇剪也。危行言孫。或以是乎。雖然。主已慢矣。猶憤狐鼠。時已非矣。復問豺狼在事。言事是。或一道。豈得執言孫遜非之哉。君子亦自視所處可已。

有德章

知人善任。難瞎以僞。哲后之所以興也。美必求備。用必求全。苛主之所以失也。几几之公。風雅燦其章。桑嘉之仲山甫。不畏強禦。著其績。揆之古今。亦復有幾。後世遷以法。腐固以獄。死前後漢書皆賴以成。陳平受諸將金。欒布為群盜事業。節俠各有所著。不必有德。不必有仁。言不必苛求也。然則國家用人。開效用之途。廣事功之路。偏才寧有廢歟。

南宮章

羿奡不得其死。盜蹠又以壽終。禹稷躬稼。有天下。仲尼又老於

朱泗古今來修士未必蒙福爲邪未必得禍天人之間可問也哉顧至今過首陽之下夷齊之薇猶存即周家王業猶不足較況昇平也哉語曰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鬟信矣

不仁章

君子而不仁謂忠而近遏愛而近忍廉而近貪有矣夫臆度之辭也小人而仁謂遏而餘忠忍而餘愛貪而餘廉曰未有斷斷乎不許之辭也唐太宗喋血禁門妄附周公之誅管蔡甚至潢池弄兵動稱牧野簒弒廢立謬託桐宮君子不得已之事盡爲後世小人所借嗟夫若素別矣心跡不能混也亦孰知如此乎其不可掩也哉

愛之章

元宗豢賢父母之願也夏楚收威必至之情也乃忽即見於勞堯舜其君人臣之志也匡救其失必至之理也乃辱即召於誨嗟夫愛而至見怒忠而至召辱乎則亦人子見勞不見愛人主見誨不見忠耳能勿若孔子正告之辭也謂此勞之之情人子自當知誨之之情人主自當體正欲天下家可無朱均國不必有能比耳其意益愍而深婉而切矣

爲命章

子產鄭之執政也位高於諸卿所稱博物君子也才又大於諸卿傳曰子產有辭諸侯賴之況鄭國乎今考一爲命草創必屬裨諶傳稱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謀能去邑違築舍之議而子產不奪討論必屬世叔傳稱世叔能辨揖讓周旋之禮其於典故必覈而子產不疑修飾必屬子羽傳稱子羽能知四國諸侯之所欲爲而辨其大夫之族姓班位次辭之繁而澤其鄙其藻謹必倍而子產不忌後乃受而潤色之由此推之凡相臣之於國自非克集衆思廣忠益國有大政亦烏能有善而無失乎吕夷簡相宋作誓書往和契丹獨違廷議密封書辭付富弼且幾陷弼於死則又不特不欲人各見其長矣觀子產且何如也

惠人章

子產治鄭其善非一約畧伍田疇教子弟惠也鑄刑書作邱賦亦惠也孔子嘗稱之曰僑也衆人之母又曰古之遺愛子之以惠奚愧焉子西於楚能讓楚國而不受似可觀德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似可觀才孔子擯其人曰彼哉彼哉益昭嫡也立子以嫡讓固應爾栢舉之役何至不支卒使吳人五戰及郢是誰之過歟乃若齊桓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衣裳之會十有二

皆其臣管大夫之力孔子子之以人誰曰不宜顧獨舉伯氏沒齒無怨一事以爲証何哉後世諸葛亮死史稱廖立爲之泣李平發憤病死立身爲亮所棄平終身黜落不偶而泣之憤之且至於死以此例觀管大夫非有以大服伯氏之心能若斯歟合三臣並論此亦春秋得失之林已

無怨章

君子亦爲其所難耳僵卧不起捉襟肘見妻子勞苦環視同人裘馬翩翩誠難爲意顧琴書亦自可樂若田舍翁多收數斛麥便欲齒彈天下士一念及守富之策自不敢不謹則無驕正爲

富起見耳孔子易之或亦謂此不然貧不學諂富不學驕即無驕亦豈易歟

公綽章

有位不崇燕靜寡欲之風則人多貪競居官無理煩冶劇之畧則國鮮庸功孟公綽進禮樂之文有基爲滕薛之大夫反不足非論燕靜也正慮用燕靜不效國家反益長貪競耳苟用人而違其才奚燕抑貪皆失其術可勝嘆哉

成人章

禮主減樂主盈禮惟主減故以進爲文樂惟主盈故以反爲文一盈一減一進一反學問之能事備焉矣今且分減武仲卞莊子冉求公綽言之衛侯言詹而知衛臣言道而知興止銘林鐘而知齊之怨不可重規季武子納叛而知盜之不可詰武仲亦可謂知矣乃作不順而施不恕致召公鉏之怨以失祀非知之過乎卞莊子獲三甲以塞三北已足以明勇而猶奔敵以死激於氣而失於裁非勇之過乎至冉求之賢不惜爲季氏竭忠効力亦可謂倒行逆施矣非急欲見其藝之過乎所可議者公綽耳然太潔疑孤中和之氣不備甚矣禮樂之文合四子不可少卽分四子亦不可少也至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世貪利我

砥以廉世貪生我礪以節世競詐我守以信則由也其選矣由此觀之士有才當進以文士有品止任其質士不重本實而止長華競亦烏足貴乎

不言章

按傳稱公叔文子爲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威重足以服物大率寡言笑不誣矣又稱文子請饗公子飲止之曰子禍必矣子富而君貧禍其及子也厥後其子戌竟以富逐於衛夫不取何富然則不取誣義取亦或未之盡歟孔子兩疑之非敢棄謂天下無賢人正以賢固有長有不長稱其長並非其長而亦稱之

適以來天下之疑耳此當世時賢論人者亦不可不覈也

臧防章

仲之奔非其罪也孟羯譖之也且請後於魯立臧爲也非爲身也又況爲既立且致防而去乎曰是不足爲仲寬也初季氏舍公鉏而立悼子武仲爲之也作不順而施不怨羯之譖仲實召之仲其謂之何且大蔡之納既使臧賈致辭矣則臧爲之立聽之魯可矣如防何爲且其辭曰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是明乎請必得不得則防非魯之防矣武仲亦不幸而有據之迹雖欲追其罪得乎

晉文章

以予觀晉重耳在外十九年始得入晉與齊小白奔莒同取威定伯皆先伐楚城濮之戰與師次於陘同溫之會雖曰召王使狩然以諸侯見猶有宗周之忌與首止之盟洮之盟同乃譎正之分何也晉文事事襲齊桓者耳齊桓創伯千古特出不必擬王晉文襲齊事事擬齊惟恐不伯不必論其他即竊最勝之遺事以文其脩小怨之謀伐衛致楚私曹怒楚兩事亦可槩見然則伯亦有升降哉由此觀之天下之事創起多奇踵襲必偏陂仰千古能無慨歟

管仲二章

司馬遷以季布欒布合傳欒布不自重其死謂彼誠知所處季布自重其死受辱不羞謂欲用其未足兩人俠烈千古如見由此推之當魯生竇殺糾之日召忽毅然以身殉死誠烈丈夫也哉管仲請囚檻車至堂阜鮑叔薦之桓公遂以爲相卒之一匡九合大顯其功名於天下以一死若此一不死若彼一仇桓若此一相桓若彼合而論之兩人行事誠大懸絕乃孔子獨不責仲子嘗私論曰召忽之死較欒布更烈然彭越之功漢祖之罪得欒布愈彰實爲有功於越管仲不死且又相桓較季布猶爲

不及使非後來一匡九合則仲實爲無謂嗟夫丈夫生世功名事業盡可忽乎哉

同升章

此衛逆事也初文子之貞惠與文並謚也謂爲弼以賑飢死捍衛難脩班制以交諸侯未聞有薦僎一事也孔子竟舍彼而特揭此亦以見人臣之職無大於薦賢朝論取其小遺其大不可耳嗟夫天下朝論豈足以盡人哉

衛靈章

考工記曰審曲面勢以盡五材謂之工今天下之才曲者固多

耳自非用其長去其短則多事之時亦安所得通才而用之乎以靈公之無道衛多君子尚未有患始知後世之主輒患無才亦所用非所長所長非所用才與事違人與任違耳若是雖五臣並生十亂世出亦烏有當哉

不作章

天下之事能言之又能行之非豪傑特出決有不能自餘莫如度德量力守默處鈍以相已之所及不然若修譚分表即竭蹶勉赴終來習勇俱困又況靡靡不振者乎耿弇從光武自請發兵定彭寵取張豐遣定富強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從來有

志竟成如此有幾君子固當自審已

請討章

秦人養猿猲獠不率輒鞭笞猿之皮以示之衆猲莫不懼懼其鞭似已者也請討一陳恒則凡爲恒者懼矣龍蒙皃繹之師亦何必至齊城下哉他日作春秋亦同此旨聖人直欲口誅奸賊耳

勿欺章

止葬之君痛哭流涕之譚連章累牘秦皇之慕唐高宗之昏庸一芥焦一遂貝之外不能多見然則犯寧易事欺論者乃以賣直坐之以欺犯而欺也則不犯者當爲誠矣此亦儒者刻覈之譚也子謂爲人臣者與其爲公孫之阿世不若爲汲長孺之狂愚與其爲封德彝之從諛不若爲劉洎之讜論君子立朝事主自矢可不審歟

上達章

南行至郢北面而不見冥山則去之遠也人性亦無甚相遠因質之所近而各有趨焉如登如崩是以相殊耳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易曰幾者動之微者也視轅之始君子慎之矣

爲已章

人與已大別之名也古亦學今亦學大共之名也於大共之間尋大別之分則幾微之際耳今之學者志爵祿乃喪欲速貪亦非古君子之心也今之學者志功名乃納溝之耻亦古君子之所甚隱也性命爲今人所借軒冕亦非古人所僻就爲內足而不待於外就爲外足而有歉於內幾微之際君子爲學可無辨歟

寡過章

寡過者修省之功也寡過而未能修省之心也曰寡而曰見未能此過之所由寡歟以斯知爲行慎德老而不倦伯玉之行也

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伯玉之心也一堂問答千里神交使乎之嘆蓋嘆向者見伯玉之面而今愈見伯玉之心耳

出位章

文王後天之卦坤也者地也位西南而繼乎離萬物之歸乎靜也靜之體也艮也者山也位東北而隣乎震萬動之本乎靜也靜之用也吾人有心靜之體也人心有思靜之用也思善游而位以域之位易曠而思以副之其上下敵應之謂乎大學曰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曾子蓋善言定靜已

恥言章

孔子提言行相較見之論語者不啻再三恥不逮繼之以敏敏不已受之以過終焉無他總矯枉之辭耳此可見行百敏猶恐一怠言百慎猶恐一浮以聖教之諄切在門之宰我尚爾昏惰況其他乎古謂儒者文多質少蓋益信已

白道章

憂惑懼三者心之累亦心之用也不盡可廢也何言乎不盡可廢也蓋膠膠擾擾有其累者常人也嗒然喪偶廢其用者畸人也懼以終始有其用又無其累者聖人也或曰憂懼爲心之用似矣惑亦可謂心之用乎竪夫此特未覩乎事幾耳蓋驚疑不定此累也若事幾之來確然謂不必疑而冥行罔顧此亦小人之無忌憚者也烏有當哉孔子遭宋桓司馬之難既自信文未喪天又且微服過宋故知孔子無其累未始無其用乃歎然於仁知之間耳後漢知如諸葛武侯猶下教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違小嫌難相違忤曠闕損矣猶思徐元直之不惑董幼宰之十反吾讀史至此於諸葛君神往已

方人章

學問之事止一自修若稍求人賢智均失子貢方人悅不若已耳求人太刻自待必寬人日見短我日見長豈自修之道哉若

後世更有甚焉汝南月旦一評徒長浮競後來標榜之禍皆成於此誠可畏已

不患章

騏驥日行千里當其垂首而若思不患無伯樂青萍水斷蛟龍陸剸犀革當其在匣不患無薛燭人顧其所能何如耳雖人不知奚患哉

逆億章

裴晉公下蔡使蔡人爲牙卒不爲戒備蔡人感泣貴稗待魏降將郭循親近不疑竟至殺身不逆不億亦有倘得倘失歟總貴

有先覺耳唐德宗不能先覺性多猜疑盧杞因得以疑似離間群臣隋文帝不能先覺患令史賊汙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而貪吏卒不衰止當其時豈無一二俛中惟俛中則逆億愈多天之所以蓋其疾也由此推之誠者明之體也靜者照之本也水止故能鑑物不止亦烏能鑑哉欽明之朝四凶罔遁則得之於先覺耳此亦古今制治得失之林已

微生章

珍寘可懷貞期難對道苟違運理用同廢與其明高不若蒙穢此蔚宗之譏夫隱士也顧未可與孔子疾固同旨孔子洙泗講

誦志在爲邦周流道途又絕歆不輟通人碩隱兩無所居有道之士固如是耶若曰蒙穢則亦栖栖爲佞耳此蓋微生之所譏者也孔子不如是已

驥不章

弓調而後求勁馬服而後求良言貴德也治世能臣亂世奸臣此其人豈易近歟古人有言曰才者所以爲善者也大才爲大善小才爲小善若有才不爲善是才不中器君子絕之矣使貪使詐自非雄畧之主別有鞭策亦烏能有利而無害乎國家用人德力之間固宜詳致審已

報怨章

不反兵不共戴忠臣孝子之行也含垢忍恥以圖成事忠智之士小屈大伸之謀也若以發憤爲雄與里巷少年睚眦殺人同坐一律豈聖賢中正之道哉蓋直者是非之公也惟漆身爲癩吞炭爲啞博浪揮錐不可多見黃農虞夏所以忽然沒耳此論古之士所以致恨於末流也若夫仕宦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君子恥之斯亦烏足道哉

莫知章

孔子言下學上達必言不怨不尤何也曰學之趣非窮約不見

也曰既謂之趣則無時不可見而必於窮約何也曰簿書刑名乎死問疾亦甚累人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讀書其中匡坐彈琴斯不亦陶陶於天地之間也乎曰知我其天何也曰非天知也心不能喻諸口之辭也曰曷爲不能喻諸口也曰此當問之孔子也憤樂之機子路不以語棄公此豈子路之不語也哉

公伯章

子嘗疑子路於孔子見南子則不說往公山則不說往佛肸則不說而身反事季氏又嘗疑孔子於季氏旅泰山則斥冉求伐顓臾則斥冉求加田賦則斥冉求而獨不斥子路及讀至此而

後知子路之所以事季與夫子圖所以興魯之意皆可槩見蓋出藏甲墮費者子路也夫子之意也欲弱三家强公室也伯寮之愬季孫之惑則成事在天矣孔子道之行廢皆歸之命非以此歟或曰當時伯寮之愬亦不知何以曰是可知也大要亦以出藏甲墮費爲言耳豈非天哉

辟世四章

孔子歷敘避世避人之士喟然嘆曰作者七人蓋以春秋之時如晨門荷蕢者多也雖然此易耳天生聖賢爲天下也天下治世無不可爲天下不治世卽不可爲聖人未嘗不欲爲當滔滔

之時常思有與易之策嗟夫孔子擊磬豈告憂哉曰令天下知吾心耳以是知聖人獨爲其難也

諒陰章

成王薨康王遂卽位何也曰時也勢也以周公之聖賢尚有流言況其他乎然則漢文以日易月之制蓋未可非也夫惟二十七日之後外朝則親政大內則盡哀斯兩得之矣周去殷不遠諒陰之制已不相仍學古之儒乃欲反之於數千百年之後幸有田恒六卿之臣何以待之以斯知古今之不能相襲者甚多卽大禮如三年之喪尚且如斯況其他者哉

好禮章

教訓正俗非禮不備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夫威嚴亦非禮不行威可獨任乎子嘗言禮讓爲國率引漢文爲証蓋以其時海隅晏固莫如尉陀塞外勇掠莫甚匈奴落國倔彊莫如吳濞大寮貪濁莫如張武一時皆以禮服終帝之世海宇率俾莫敢梗化易使非明驗歟

修己章

天之立君以爲民也秦皇滅六國統一天下神仙土木繁興巡行幾遍天下以天下奉一人亦不足胥武初卽位勉能恭儉時

亦能平吳幷蜀乃平吳之後賞心樂意之娛畢備隋煬帝以天下爲樂離宮別殿滿天下甚至龍舟水殿窮巧極奇而天下騷然無他不能敬修則一己之耳目口體於以殺天下之人殺天下之百姓有餘也由此推之人君有此已政教之源流也人君之已不敢自適主術之閑操也唐虞之世風動時雍猶不敢忘兢業猶病之意豈必見之天下哉誠恐以此已殘有唐有漢之人與百姓耳三代而下此意不可多見惟露臺之惜恐燒羊之飢兩主庶幾似之當其時海內殷富民不知兵非明驗歟

原壤章

闕黨童子其有佩觿佩韘之德乎語曰寧受天損無受人益言聰明不足非害也才氣虛憍其害斯大耳顧使之將命者何益賓主之禮七介以相見慮其大促也跪席撫席慮其大倨也主人不問不敢言慮其大躁也即一將命周旋進退之間當必有日擊而意消者焉童子將日損矣後世史稱李長源七歲精神大於身員俶九歲升講座志奇歟志怪歟抑為長俶之子弟作榜樣歟李之長源勉就功業員俶何寂寂也此亦天下之大戒已

漢齊人轅固疾公孫子曲學阿世諸儒遂多毀固竟以老罷歸春秋時天下戰方始也孔子乃不對衛靈問陳始知曲學阿世亦孔子所深惡焉融客關西道阻飢困遂惜不賢之軀改節慮陽陳蔡之間不止關西七日不火甚於飢困乃孔子固守其窮猶不欲與小人同濫由此推之士之窮達有命畢竟趨以何當世雖免飢困豈足道哉

學者因一貫一語高明之家遂欲諱言學識嗟夫此豈解人也哉蓋學學此理識識此理也天下事物有萬事物之理惟一擴一已之心羅萬物之理即極其多正以得不多者耳聖人探賾索隱總歸立象盡意詩書六藝亦豈異哉不然學識不多且於何貫又於何見一晉士譚道風韻元遠卒鮮實地類如斯已是孔子之罪人也

孔門顏閔而外如子路於孔子往公山佛肸則不說見南子則

不說聞浮海則喜以斯處世窮通之際必有特操乃知德者鮮
孔子獨呼由告之何也蓋爲其激於氣也君子於道養之也恬
守之也冲不以過移亦不以意激如何之不容何病損之有匏
瓜之色庶幾近之不然道苟違運淪落不偶輒悵然自放以憤
於時烏足貴乎

無爲章

楊顒諫諸葛武侯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杜黃裳諫唐憲
宗曰明主勞於求賢逸於任人以斯知有廣之時封山濬川明
刑典樂何嘗無事惟明於任人各事其事而後舜乃得高拱無

爲而安於無事不然如秦皇帝衡石程書魏文帝自按行尚書
事隋文帝衛士傳餐亦烏有嘗哉由此推之叢脞者墮之因也
總攬者勞之自也治苟違道張弛同廢可不戒歟

問行章

人有能刻木鳶而飛者飛三日即敗此載僞之不可行也人有
自疑其影者行愈疾則影愈多於是避明而處幽此載疑之不
可行也子謂人止此心耳我可自見人何不可共見也重門洞
開無事遮飾泰前倚衡非此意象歟王烈以義行著鄉里皆稱
之浮海居遼東夷之人莫不尊奉州里蠻貊無不可行此亦明

恥不然言不忠信又餘忠且信行不篤敬又餘篤且敬此避明
而處幽者耳即我之心且不可自見又安望人之共見也哉舉
足荆榛周行蜀道吾不敢謂世之難已。

史魚章

子按衛史鰌薦蘧伯玉一事未嘗不撫卷嘆息曰嗟夫以人事
君臣之職也以直言敢諫之士薦難進易退之人甚至身死猶
懷耿耿自非志合而道同亦烏能若是乎聖人並稱之著魚也
實以著伯玉也著伯玉即以著魚也且不特此也史魚伯玉著
而靈公之賢並著夫垂絕之言管仲不能得之威公史魚乃能

得之衛靈衛靈豈庸碌之主哉衛之君臣若此當式微之時尚
未有患豈幸也哉

失人章

子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一語因思韓昌黎謂行事合機宜
而風采可畏愛亦只在語嘿之間耳蓋謀王斷國而不與老成
之士相酌可否自鮮克濟顧一不當而萬有餘喪小之築舍大
之失身則爲害滋大耳漢班超使西域攻虜使不謀郭恂韓琦
署空頭勅黜任守忠不語趙槩秉知君子靜則吉人動則時發
未嘗無廣思之益亦未嘗有不密之愆國家大事幸賴以成類

如斯已

志士章

儒者以慷慨赴死當志士從容就義當仁人嗟夫果若是分乎夫人亦立志何如耳世界盡有氣勇子則全軀保妻子之人當天下亦少文文山卒死燕市亦惟志先定耳漢武時士多侵然諧少俠烈司馬遷始傳刺客豫讓之漆身張巡之抉齒豈不堪千古哉

利器章

結駟連騎游說諸侯此賜之行也遂謂非爲仁之地乎此悅不

若已之心隘地不可有耳當時齊有晏嬰衛有伯玉以孔子之聖轍環所至尚且事之友之況下此者乎誠使賜得此意於周咨周度之間則齊楚宋衛之堰收之不盡矣必洙泗乃爲師前函丈哉由此推之儒者閉戶一室曰吾以主靜吾以事心誠迂而無當已

爲邦章

開創之君定有一代法制以開一代之治如授夏時以若天製殷輅以行地服周冕以事神舞韶樂以和人雖班朝治軍莅官行政待新朝更定者甚多而此規模已宏遠矣顧開創之君常有若以安長治卒少槩見何也蓋天下大定前時之艱險已遠後來之意欲方盈奸聲亂色欲蔽聰明生事少年旋多蠱惑開治未幾改車旗易服色俶擾天紀變亂是非之說紛紛至矣自非神聖心有特裁聰鮮偏蔽亦烏能當創造之始思患豫防若斯之慥勃乎聖人言治遂已防亂萬世長治之謨斷未有能舍此者已

遠慮章

秦皇慮萬世止及其身王夷甫嘗三窟卽身且不免由此觀之自天子及庶人遠慮似爲迴計嗟夫此特未覩天下之事幾耳

蓋分遠分近者時地之殊也忽近忽遠者不測之幾也卽近觀遠者審幾之介也曰憂悔吝者存乎介危乎危乎其在衽席之間瞬息之際乎漢之禍烈於王莽當高祖之時呂后輒干朝政已肇其幾矣之禍熾於劉聰當泰始之間諸羌雜處關中已開其釁封諸王於形勝磐石之宗固矣而吳楚抗衡州郡此武吏百人輕重之勢分矣而城守單弱百數十年之禍始於一日歷徵往事自非聖哲作謀其難其愼亦烏能覩微知著畏卒於始也哉

好德章

孔子於列國居衛獨多而此語亦後兩見已矣乎絶望之辭也重言之復深嘆之惜之也何惜爾春秋時衛靈公亦號中主乃殺鞫歌而申苞之恥不悛分桃矯駕泣魚之愛莫施是爲可惜耳嗟夫破老破舌千古如斯豈特衛靈哉

竊位章

鴟啄腐鼠而嚇鵷鶵意鵷鶵之奪之也嗟夫鵷鶵豈甘腐鼠者哉顧鴟猶不足責鴟固不知鵷鶵者也若文仲既知下惠猶以魯卿相嚇以范雎之於蔡澤廣邱子之於叔敖彼此相較其間賢不肖相去遠甚鼠食於厠而畏乎人仲固鼠竊之智耳若攘

竊位章

以胠篋發匱之律予謂文仲尚未堪承也

自厚章

刻覈太至必有不肖之心以應之此莊周之言而非莊周之言也太易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漢末標榜諸君子門戶太峻人則何堪卒至鉤黨之禍幾滿天下宋程明道謂新法之成吾黨不得不受其責庶幾稱物平施者矣蓋小人之名獨甘獨受又況以不恕之身顯張反射之的能之來也安所得辭哉

如何章

甚矣世之多故也多慮有陰陽之患不慮有人道之患雖聖人猶且畏之況常人乎大易之書憂患之書也其言曰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漢之陳寔唐之鄭李恕臂如螳不知遷覆公餘宏範與其主飲酒賦詩似道率婢子日鬬蟋蟀不知已厝火積薪鹵莽昏庸兩致禍敗總之一則事不反顧以天下事爲嘗試一則志鮮長慮以天下事爲兒戲耳當事者可不戒歟

羣居章

以子觀上古之世風俗醇厚里巷之間羣聚州處子與子言孝弟與弟言弟於稽其時成人有德小人有造猗歟何風之隆歟迨後世去古日遠士習浮薄燕朋逆其師燕遊廢其學機械相

尚而窺見隱匿此何人歟究竟攖人之心吉祥不止夫蛾之赴火逐其明也而竟以自焚悲夫

義以章

以子觀自古君子忠孝之誼正大之情千古以下猶可想見乃當時所行或不免致拂人情於事亦鮮克有濟小人側目反指爲偏愎何歟總之任質無節文任氣少從容耳漢宋之末諸君子畧可覩矣顧禮匪迂闊孫匪悾悾怯忠信之涉入火不熱入水不濡成天下之事實嘉賴之不然模稜兩可與世浮沉天下事卒未有濟狄梁公可謂委曲矣若鸚鵡之夢不同文文山可謂

從容矣使燕市之死不決縱迂言禮孫烏足貴乎

病無能三章

君子既不病人莫我知又疾没世不稱既疾没世不稱又凡事必求諸己此非相反之言一致之言也昔漢徵處士樊英英初至朝廷爲設壇席如待神明雖無大異言行亦無所缺而毀謗流布論者曰此由觀聽望深聲名太盛所致以斯知君子非惡其名而逃之也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應辟君子自非名行適均則此以耳語耳者亦孰從而慰之乎古人窮達一致在己出處即時廢興亦惟求之已者裕耳不然儀秦巢許兩無所據誠負

愧已

矜羣章

作易繫同人即有乘墉伏莽之慮後世朋黨之禍卒至及人國家論者皆尤君子用壯之失夫用壯觸藩聖人所戒豈屬苛論顧就宋景祐之時言之在四賢一不肖之詩誠爲過激若吕許公進用之士多出其門夫獨非黨乎夫祁奚之薦解狐其仇也蕭相國舉曹參自代其不相能者也羊祜每有薦剡人皆不知婁師德屢薦狄仁傑仁傑不覺之數子者真度越千古矣至若韓厥爲趙宣子所薦乃川宣子之僕叔向得祁奚免死向入朝不見祁奚周舉薦左雄所薦而反訐奏雄張陵爲不疑所舉而反面劾不疑若此又何至紛紛有門戶之嫌乎由此推之朝廷去朋黨止有一法有羣莫如渙羣化爭不若無爭矜以持己恕以待人如斯而已不然明廷如虎昏夜又如狐此禍終不解已

舉人章

敷奏以言唐虞不廢況士窮困揣摩當世之務以希進用縱其行或不遂亦烏得謂其言盡無當乎漢興諸事草創至文帝時法令積偏自當有所更定賈生言之實非迂闊顧生年少若使爲之必至大壞漢文不用非馮敬等害之也實不可用也乃終

帝之世更定法令列侯就國凡誼所發率多見之施行漢文之治遠軼千古非以此歟向使治安一策與齊夫之辨同廢則止葢受言徒有其貌耳烏能方軌成康號稱至治乎

一言章

平天下難事也止在於推所惡則一恕可行終身豈謬乎顧其事實難耳何言之已一耳而行且萬必事事推之已則難且施之已不願則施者不恕矣必於已盡反之則難或已之所施者恕矣而報者未必恕則又難故勿之云者難之也此強恕之說也一恕可行終身惟強可以行恕不然不欲無加已謂非賜所

及何此顧易言之乎

毀譽章

三代不易民而治謂此心同耳若論心正不必三代也千百萬世之後三家村亦有是非孔子於三代直道而行獨歸之斯民或以是歟子輿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自我言之匹夫匹婦之情耳人心不敢擅擅者其誰耶此孔子之所謂誰毀誰譽也唐元宗寵張九齡裴耀卿寵安祿山李林甫言者輒見誅戮他日播遷駕至咸陽父老郭從謙進曰草莽之臣知有今日久矣但無能叩九閽而陳耳嗟夫天下公道至大壞始得上陳尚何及耶

闕文章

孔子嘆闕文借馬兩事及身遂爾大變豈世界不可復治人漸澆滴化爲鬼魅耶嗟夫天下人心總與國家氣運相爲終始耳益開國之始考功之法嚴則人無毀譽綦隆之代仁厚之風美鄉里無吝情所以當時載筆之官非耳聞目見不敢傳之簡冊此屋之人几澆醇散樸不敢施之鄉曲迨其後不能不漸趨於文漸趨於薄耳唐宋之季史官記注止取各家行狀漢之中葉父借耰鉏子有德色非明驗歟由此推之雖百世可知豈特春秋之時爲然哉

巧言章

子嘗私論亂德之言與德不遠幾微之界疑似難明古與今異巧者援古亂今常與變異巧者借變亂常顧以時與事慶之不爲所亂猶易若夫小仁小勇卒不能辨躁不能持以沉船破釜之雄盡世拔山之力竟爲豎子不足與謀豈不惜哉由此推之一病在識一病在力從古以來識之所及猶有二三力之所貞千百中不能什一自非强毅有守功名事業之際亦烏能舍小取大有成無敗乎

衆惡章

甚矣天下人之不得見其私也其不得見也非受蔽於孤正受蔽於人之恃衆以爲公而私不得顯耳盡曽史之行不常有衆蹟之惡不世出亦何至群鄉國之人惡且衆好且衆乎吾惟不欲以衆掩爲之設身處其地爲之設身處其時則吞聲而不敢言譏聞而動衆之私出矣不然忠臣孝子之私不欲言者也一鄉稱愿之私不敢言者也世無道天之民論人者多狥人之失已矣忠孝不可見矣

人能章

越人之舟纔觔悉備可以渡龍門過弱水此非舟之能操舟者之能也我有耳目心思運量六合之具已裕是故功自成也名自命也舜禹在唐虞宏唐虞之道即舜禹其人伊呂在商周宏商周之道即伊呂其人雖時有夷險如澠瀙瞿塘然作楫之材致遠以利天下一也七尺之軀所關恢宏之責如此君子盍可忽乎哉不然不自激昂致草木同腐誠足羞已

不改章

此警之之辭亦策之之辭也警之者何蓋過無小遂則名損策之者何過亦無大改則克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貴賤無賢

愚一也陸贄對唐德宗曰仲虺贊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古甫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夫成湯周宣皆所稱雄畧不世出之主乃當日廷臣贊之誦之不過如此然則中人有過可吝改歟

以思章

孔子言學思非一日周日殆相提而論也曰未之思曰何遠蓋言貴思也乃此直曰思不如學則實之勝乎靡耳由此推之士不貴口耳而蘄元悟烏有當哉

謀道章

謀食之人今古所賤顧以語士不然恬退守道目爲迂儒智巧蠅營靦爲通士揆其所以彈鋏之歌方悲薤緱竿牘之徑捷於拔桴嗟夫學者未必得祿得祿不專在學是誰之過歟東漢初年敦尚清節一時人士自好者多桓靈之間倖門一開奔競卒長由此推之孔子所言蓋在三代以上也

知及章

君子之學入可使長出可使治言已優也知既及之天下之理已熟仁又能守居安之資已深以此莅官行政教訓正俗誰曰不宜乃孔子曰不莊以涖則民不敬又曰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豈猶有闕焉者歟蓋士初入官臨民制度未必明習草野之氣未忘下無以示觀耳且學守之矜持未化則莊涖之意太嚴下無以自適耳周禮一書與王制學記相爲表裏學古既優論定就官之後其間臨民之度化民成俗之方列在地官者亦何其詳且盡歟以此知孔子之言非過計也

大受章

大受之可不可從君子小人見也小知之可不可就用君子小人者言也舜受堯之天下被袗鼓琴若固有之禹受舜之天下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如故大受之度亦可想見若喬夫之辨

遂使爲郎此睨於小知者也用違其才偏長並廢此輕棄小知者也國家用人期於稱事寧有若是畸輕畸重歟古之明哲知人善任難睨以爲大賢役小賢大德役小德隆休休斷斷之臣亦未始不容有技彥聖之士當其時政無不舉事無不辦治臻郅隆豈偶然哉

水火章

語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劘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乃蚩蚩之民日旦爭門而出取薪汲泉凡以爲此生卒以飢渴之故陷死亡不惜嗟夫抑何愚至此哉所以古聖人

之治天下朝爽夕飧水火之利徧天下而又必教以父子有親兄弟有讓朋友有信鄉黨隣里以和當其時民敦古處踐履醇摯上無官刑民不罔死下鮮疾疫民不夭死非所稱仁風翔洽之世歟即不然死忠死孝蹈湯赴火亦生氣凜然矣豈與蚩蚩之民飢渴之害者同日語哉

當仁章

讓美德也其善可指其名可居今之君子未始無讓顧事有大軋則讓當道有豺狼則讓甚至君父有急亦讓試觀當仁者誰乎孔子曰志意不立子路侍求之聖門仲由其選千古而下吾猶想見其人由此推之若使君子盡能急病讓夷事不避難則君父之前正不倍其師說又奚必函丈之前不敢並行不敢居位乃稱讓哉孔子謂當仁不讓於師益勉仁也示天下之爲弟子各當自勵也

不諒章

後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諒之匪貞此亦易辨顧貞者正而固也揆其大畧亦在君父之間而已矣氣節關綱常之重正大見天地之情鞠躬盡瘁爲貞則首鼠觀望即非貞見危授命爲貞則臨難苟免即非貞或曰貞於天行爲四德於人屬智於事爲

幹君子別有識以審幾別有才以御變嗟夫天下有君子而恃才識者哉即有才識可恃亦惟功必求成事不避難而已矣故貞之與諒大節小節之分非圓變硜守之分也世有龍比寧受偏節之名已

敬事章

後世之士優游養望號曰雅人循分修職目爲俗吏濡泊無營謂之拙宦謀田問宅命曰通人世界如此雖求不飽不可得已嘗讀漢史至諸葛武侯躬較簿書不辭勞瘁在軍別無調度求長尺寸未嘗不掩卷嘆息曰嗟夫茲何人歟三代而後敬事後

食舍諸葛吾誰與哉故志屬忠純者乃能恪供乃職澹泊明志者始不內顧其私若武侯不多見已

有教章

仲尼之門如顏子有幾列以四科賢人人殊十人而外其類尚多其間或抑而裁或企而及總期於曲有成就蓋大造之鑄物原無擇材夫喬雖異篤則維均良工之辨材不棄所短良楛雖殊適用則一聖人之教人亦若是已矣不然教與質違強求合一斯不免進退涖施語默乖方矣烏有當哉

道不同章

史稱曹參與蕭何素不相能及參繼何為政一守何法無所更改蜀諸葛武侯與法孝直好尚不同而公義相取侃侃亭之役時法正已死亮獨嘆曰孝直若在必能止主上東行道不同而又相為謀於此兩人僅見他則水火一成禍害立至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言致一也又曰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言審異也自非神聖在上綜覈群材密察情尚亦烏能群策並驅審異致同令天下事有成無敗乎

辭達章

文字與天雨粟鬼夜哭宇宙之災祥見矣以抉陰陽之秘著萬

物之理之辭而令災祥反見始製文字者其有憂患乎要此辭之有災祥也非辭之罪也為辭者之罪也戰國之辭橫時競戰爭晉魏之辭靡俗尚奢侈唐之辭浮人鮮忠貞宋之辭脆國多削弱若春秋各國辭命亦可槩見左氏一書本以翼經顧附會徵應論者亦謂近誣然則孔子達之之說蓋云救乎漢劉子政得鴻寶秘書自以為世人莫見獻之於朝卒致罔效後世所謂奇未必如鴻寶之秘而士習謬尚此國家之災祥也憂患曷有已矣

師冕章

宇宙有不足之數而道生焉萬物有自然之理而道著焉冕無目聖人救之冕有耳聖人因之道如是而已矣是故善貸萬物而不尸功著一世而不勞其惟聖人乎以是知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治天下已

黎水後學曾論孔壁甫著

顓臾章

廣廷千羽千古不再春秋何時謂服遠祇修文德不幾迂而無當乎不知均和而安精神內實國威外揚來則庇之宇下不來立致滅亡亦奚再計決乎漢文帝時海內殷富遣一介之使遂能使尉佗去黃屋削帝號奉漢正朔宋藝祖時杯酒釋石守信等兵權以文臣通判諸州軍事卒能使吳越王俶籍土地來歸豈非當時國家安和別無內患故服遠若斯之速歟周家以五

等之爵通天下六等之爵行國中一時大小相維遠近相制朝委裘而不亂此道得也魯舍中軍三家四分公室不均甚矣康子之時陪臣執命不和甚矣蒲圃之役其父桓子已幾不免不安甚矣然則蕭墻之語季氏之家前後亦驗乃猶不悔禍狡然思逞何歟

有道二章

周家千八百國統馭最盛當時天下諸侯大夫有功王室則崇敦庸之典以賞之爰有禮樂天下諸侯大夫得罪王朝則出命討之典以罰之爰有征伐故禮樂征伐天子所以勸戒天下諸侯大夫之具也乃爲之禮樂征伐以防之并其禮樂征伐而窺之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世變江河亦屢已乎三代以後效尤爲甚曹魏窺覦漢鼎時卽有司馬父子側目其間追晉恭帝以後不二百年改姓更氏凡五自唐昭宣以後不五十年改姓更氏且至六七攘奪愈慘則歷年愈促吾悲夫作俑者已

三友章

莊周曰毛嬙麗姬天下之美婦人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此數者烏知天下之正色哉麋鹿嗜薦蛆蝍甘帶鴟鴉嗜鼠此數者烏知天下之正味哉以此推之凡友之難

非友之難友之者難也遥聞聲而相思近至前而不御直諒多聞之友能益我乎人言便僻善柔便佞彼實不覺若此又豈便僻善柔便佞之損我乎益固自益損亦自損廣交絕交正不必自友起見矣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益責友之者也

三樂章

益德之裕也敬業而樂群不見其益有時而長矣損德之累也長傲而順非不見其損有時而消矣辨損益者存乎介幾微之際可不審歟

三愆章

聞之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又曰幼者聽而不問又曰上視面中視抱循此數者則躁與隱與瞽之愆無由而至矣不然言未及越次面陳言已及瞻目江南米價雖才高意廣各有所貿然揆之於道皆匪中正而況侍君子之側乎故禮者居身之珍省愆之道也

三戒章

童身弱志棲真澹漠此引年之士絲督之經逆血氣者之術也室無姬侍堅忍守雌度義立名此刻意尚行之士制血氣者之爲也毛嬙麗姬簪珥盈側蓬頭突鬢瞋目語難順隱肩高驅雀

護黍刺刺兒女子語不休此無賴之人儕俗之士任血氣者之行也夫惟至人抱陰而負陽含醇而守樸血氣有其用無其累衰旺不制於形而制於神斯乃同於人而遊於天者乎孔子著三戒蓋抑血氣也是亦隨年省察之道也

三畏章

維天之命吉凶禍福皆有其理維人有大人刑賞明威皆有其權維言有聖言道法教戒皆有其則君子之心天人見焉能無畏乎乃若縱欲亡理違命褻天侵孟乎衣冠非議乎先聖此小人之無忌憚者也此心之謹肆一分天理之存亡遂判可不慎歟

生知章

天下盡學知者耳生知不世出困知亦不常有柴愚參魯顏悟之賜亦不得優忘食忘寢仲尼之知亦且居次若必人人敦敏夙成烏可得哉故分上分下分次非違隔之辭鞭策之辭也單統斷斡積濁穿石已百已千吾更爲困知者勉已

九思章

思者神明之用也無所着何所思有所着又何能九思其惟動靜不失其時者乎九者有各值之時則思有各當之位動不違

則修身明理懲忿窒欲之事於焉備矣斯其爲君子也歟

見善章

如不及如探湯此好惡求慊之學非謂求志達道之士不必如斯也若使求志達道止求遂子孫田宅之謀則此好惡求慊之人方將置之百尺樓下局蹐乎古來出處合一莫如伊尹摽其初不過一介必嚴以此推之隱居求志求此慊好慊惡之志耳行義達道達此善善欲與天下同清惡惡惟恐天下同濁之道耳不然管幼安與華子魚同學坐必割席其初豈逆料後來勒兵破壁作事若此很狠哉亦以其志知之也故求志之說尤當

辨之蚤辨也

千駟章

齊景公莊公之弟也崔杼弑莊公立景景旣立不聞有討賊一語又且相杼伯夷叔齊兄弟讓國終且不食周粟寧餓死首陽之下以齊景於君臣兄弟若彼伯夷叔齊於君臣兄弟若此相提而論豈爲窮餓之士吐氣哉曰嗟夫吾亦以愧天下後世身處君臣父子兄弟之間而猶懷利心者

異聞章

齊輪扁之對桓公也曰臣之斲輪得之手而應之心口不能言

有數存焉臣不能喻之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喻之臣卽是推之道有自得父子之間心口且不能喻況異聞乎顧吾於陳亢之問伯魚之對而得大道之所存矣蓋樂育之門無私父子大道之教歸本六經父與師舍是無以教子與弟舍是無以學太學之教亦若是斯已矣寧有異乎

邦君章

紀邦君之妻正嫡也君稱之曰夫人尊嫡也自稱曰小童自謙也然非以是降體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尊君也因以尊夫人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小君尊之也曰寡小君謙辭也稱諸異邦之辭也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尊同尊之者亦同不以異邦有異也要必告尊天子亦重嫡也魯昭公不告非禮也自吳孟子始也廟必見明共承祭祀也親迎明敵體也唐末宦官輕於廢立論者推其原自德順以來不立中宮所致信矣然則人主於妃匹之際可不慎與

黎水後學魯論孔壁甫著

陽貨章

公山弗擾召子欲往佛肸召子欲往陽貨召同而不見異何也曰不見之是也見之非也故佛肸公山卒皆不往也歸孔子豚禮也故往拜之是不往拜之非也然其歸也實詭也故往拜之是時亡而拜之亦是也曰不仁懷寶迷邦果不仁也曰不知從事失時果非知也曰將仕日月逝矣果當仕也至問所仕者誰非貨也乘時而趨載寶而行非貨也聖人之待小人如此後世

卒有仕莽應京又有虓辭賈禍者何也

相近二章

性善之說孟子蓋云救也救戰國時無惻隱無羞惡之人也矯枉者不得不過以爲性槩善云耳古來上知不常有下愚不世出孔子亦道其常而已故相近者統辭也唯者特辭也統辭論其常特辭徵其變不然槩曰性善則舜象惠蹻諸人終難置之平等且從古及今帝王禮樂刑政亦將安所用乎

武城章

漢家以王霸道雜治循良之治惟漢獨聞西漢龔遂之治渤海黃霸之治潁川卓茂之治密魯恭之治中牟皆能以教化行之一郡不則亦行之一邑春秋之時年飢歲疫戰爭方始子游稍以禮樂陶淑遂能使一邑絃歌此可見從來喪亂之世與民獨親止有邑宰田賦莞苗讀法飲射皆是歲徧之政催科撫字相時而斟酌行之猶是一邑唐虞也豈武城遂曠事乎

公山章

公山弗擾非襲魯也襲季也季入於公官季氏之謀蓋猶之乎魏桓範爲曹爽畫拒懿之策也爽不用其策竟以取敗季用其策卒敗弗擾孔子欲往欲借弗擾以誅挾魯公者耳東周之意

此可想見顧何以卒不往揆其勢也三桓於魯未可卒滅且亦知公山非成事之人也

五者章

仁人之稱豈偶也哉使天下之人敬之如神明親之若父母信之若四時使之若臂指事可建而功可成然後我之一身始有所利賴於天下孔子分之爲恭寬信敏惠蓋仁之見爲事也徵之爲不侮爲得衆爲人任爲有功爲足使事之收其效也太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非此之謂歟儒者有其心無其事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學者所以學爲

人君信矣

佛肸章

孔子之欲往佛肸猶之乎欲往公山耳顧何以終不往也肸畔而趙不衰晉終不可振耳天下萬世學仲尼先學仲由不然苟文若足炯鑒已

六言章

天下有大美即有不美者存非美之有不美也役於其美而爲之斯不美矣他不具論忠孝大節也忠如鬻拳孝如曾參自刑受杖君子猶或非之況其他者乎以此推之六言六蔽亦大可

見是故從井救人爲仁蔽也齊諧志怪爲知蔽也侯羸刎頸爲信蔽也棄里証父爲直蔽也聽政抉眼爲勇蔽也灌夫罵坐爲剛蔽也若此者凡以不學也雖然學亦豈摹古之謂乎時地不符摹倣均失誦詩讀書別有化裁斯則資深逢源左之右之無不宜之矣此固可爲好學者言也

學詩章

人生大節止事父事君全詩之旨錯出雖多要而歸之此一言可蔽試觀十五國之所詠歌二雅之所興慨三頌之所備列君父之間大畧悉備群若躋堂介壽怨若靡鹽析薪可以興與於此也可以觀觀於此也不然大節不舉而謬謂教尚風雅雖三百亦奚益乎王裒誦蓼莪輒攀栢悲號王式爲昌邑師遇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反覆流涕以此思之舍事父事君與觀無別旨矣

周南章

周公治國中者也今考周南汝墳江漢之化無不具載明乎此不可樂者也召公治南國者也今考召南鵲巢草虫諸什亦必返遊宮闈明乎此有本者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寧有異乎面墻而立戒伯魚也若曰身一不修家即不齊可無問鄉黨可無

問邦國矣君子志在天下於家庭詎敢忽乎

禮云章

樂記曰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由此思之禮樂有能盡者焉亦有不能盡者焉大饗之禮尚元酒而俎生魚太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三嘆有遺音者矣不然一往輒盡玉帛鐘鼓其中無復有存則有見漢官威儀而涼然流涕聞太常雅樂而悲憤不自勝者何哉孔子乙則曰玉帛云乎哉再則曰鐘鼓云乎哉蓋欲行禮奏樂者一深長思耳

色厲章

好名之人名之以盜謂人能見其貌不能見其心耳然心何不可見也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吾不能見其內見其色厲而已可知矣何者真悲者無聲而哀真怒者未發而威也色者盜之旌作僞日拙非明驗歟

鄉原章

論人於鄉爲近實也顧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朝市之地猶指視及焉鄉原乃別出一巧而取名於鄉聖人爲忠信廉潔以別之鄉原幷其忠信廉潔而竊之是朝市爲衆射之的鄉黨乃逋逃之藪矣盜一世之人心無顯坐之律鄉原不死大盜不止

道聽章

聖人於天內山澤之卦名曰大畜大象申之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蓋畜者藏也天以言其內無不包山以言其外無不止惟其外無不止故其內無不包者可久而固也以此推之道聽塗說非德之棄而何顧塗說之弊有二一則偶有涉獵自修辯博在於中滿一則內無定見隨聽轉移在於中浮中浮者不守中滿者必傾於以語斎烏可得哉所以君子其虛若谷其靜若山山谷所藏不見其益有時而長益息之者深已

是以聖人誅之也

鄙夫章

稱鄙夫鄙之也曰可與罪與之者也曰患推其心也曰無所不至言必至也危之也危之者何爲與之者危也宋丁謂同寇準會食中書省羣污準羣謂徐起爲之拂此可以知其鄙矣乃準復薦其才於李沆沆不用準曰如謂者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卒引用之後準貶死皆出謂手此可見從來樞要之地小人得厠足其間定有援引後來名位相軋究至噬臍無及可勝嘆哉

三疾章

三疾不古則均其所以不古三者亦各有異蕩似肆其弊也蒙忿戾近燕其弊也竊詐與愚反其弊也文文其拙者耳人猶得而知之若蒙若竊鮮有不居之不疑者人心不古一至於此晉士近肆漢士近廉異則相譏同則相譽究極其弊移禍國家可不辨歟

惡紫章

紫奪朱爲其近朱鄭聲亂雅樂爲其近雅樂利口覆邦家爲其近於利邦家細數之其目有四一曰便利君子之謀深其幾常沉彼則矢口而出矣一曰順利君子之言厲其意常逆彼則隨

人爲轉移矣一曰快利君子於是非審即且常費參酌彼則無不立剖矣一曰福利君子福國家每在久遠彼則言言可據立可顯施矣幾微之際人所難辨自非聰明聖知之主澹然無欲亦烏能當前立斷乎此天下之所以治日少亂日多也

無言章

道之大原出於天四時行百物生命之所以流行也百物生命之所以不已也從古聖人立教莫不本諸此是故物生必蒙所以百姓日用而不知物生各別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四時著天之教萬物述天之事君子觀於天教之道備焉矣

以此推之霜雪露澤當其可之謂時繼長增高不凌節而施之謂孫君子於解凍始氷繁華敗穫思過半矣教之道有外焉者哉

孺悲章

以予觀孺悲行事無所考學士喪禮於孔子亦當時承哀公之命辭以疾者何絕之也取瑟而歌使之聞之者何使之知已之絕之也使之知已之絕之者何是孔子不欲終絕之也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信夫

三年章

喪大記曰父母之喪君卿大夫衆士皆三日不食次食粥朝夕一溢米既葬蔬食飲水練食菜菓祥始食乾肉飲醴酒又曰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由君爲廬宮之大夫檀之既葬始杜檷塗廬既練居堊室既祥居黝堊禫始復寢又曰父母之喪主人袒脫髦括髮以麻既殯廬衰既葬受以成布祥始練冠綠緣要絰不除三年樂撤於縣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嗟夫先王之制禮也不敢過不敢不至斯始其至而不過者乎

飽食章

少壯者努力之時也精神者有用之物也陶侃在廣州官閒無事朝運百甓於齋外夕運百甓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有事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又提吏士博具焚之曰此牧猪奴戲耳晉室渡江而東得侃數人自是少振猶賢之論孔子蓋韙影之辭非爲燕僻廢學弛策之辭也丈夫自勵非惟日不足亦烏能自舍乎

尚勇章

爲亂爲盜孔子蓋爲子路攻玉之辭非慮鴆眼難化之辭也蓋從來忠臣之行孝子之事皆剛毅爲之仲尼之門如子路有幾

使事事求之義則南山之竹已銛而鏃之矣萋菉之病血氣之患又何得至乎

有惡章

人盡負氣則世界無平境稱人惡下訕上勇無禮果敢而窒其禍多至殺身人盡任術則世界無易境徼爲知詐爲直不孫爲勇其害且以及世在朝廷蜩螗沸羹債轅敗事在鄉曲則良善蒙垢長老見凌淺人習之長詭斷之奸深人習之競含沙之術非重法懲之將大亂不止聖賢之惡蓋有憂患已

難養章

齊桓公英主也易牙豎刁在內管夷吾幾不能爲政於外此亦近之之過矣乃逐易牙而昧不至逐豎刁而官中亂甚矣遠之之難也然而不於遠之時也殺子自刑亦誰爲近之我不近則遠之嫉無自生遠固始於近耳若使近御有常後宮無專夕止供灑掃衣緣少事權雖日近之庸何傷然則小人女子非養之難養之者難耳養此輩豈無道乎

見惡章

人生三十曰壯四十曰彊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衰四十見惡孔子嘆曰其終也已不已急乎曰非也惜之也惜之者何非惜四十以後竟歸汶汶正惜彼四十前悠悠忽忽耳後晉周處爲鄉里所患惡至目爲南山白額虎爲長橋下蛟一旦自殺虎搏蛟入吳從二陸學暮年州府交辟涇陽之難竟力戰以死爲名臣然則君子學問之消長名節之成敗亦烏有定據哉顧人自勉何如耳

黎水後學曾論孔璧甫著

微子章

子讀論語三仁之說而知孔子蓋直爲微子辨也何辨爾曰爲抱器歸周辨也後宋宗室趙孟頫應至元之召論者猶或譏之使微子而果抱器歸周也則亦殷之罪人耳蓋去行遯之辭也以國家之元子不顧行遯其孤憤與奴者死者同一肺肝即起三人於九原而相質証亦流涕嗚咽孔子尚論而歎曰三仁蓋原其心也故知抱器歸周之說之謬也

士師章

古人多特至之行非獨以其資近也蓋亦時使之然耳今讀柳下惠焉往而不三黜何必去父母之邦兩語意亦曰嗟夫非天下無邦亦孰使子至此哉蓋孤憤之辭非自審之辭也魯之廷殆下惠衡門泌水矣

吾老章

齊景公吾老之辭大率泥晏子莫能違之說耳顧其失有二周武王年七十始興晉文公年六十有二始霸使景能奮發有爲豈盡日暮途遠其失一殷湯得伊尹既盡其用而又遺之太甲周文王師尚父不盡其用亦以閒之武王使景果能爲子魚計長久則子荼亦不至走死其失又一宜乎孔子之致廩邱而去也志氣衰惰又無遠圖以此哲賢賢可留乎

女樂章

文衣文樂齊人犁鉏之計也愚魯也所以沮孔子也受之自桓子始蓋三日甚之也甚之者何魯之君臣共作色荒也孔子行在致膰之後此即書孔子行者何原之也原孔子之出走實衆婢子之故也夾谷之會齊不獨有愧色且有懼心今且弄之掌股矣嗟夫國有忠賢敵人所畏後世飛語間而謀臣就戮反問

售而猛士喪元卒之以國與敵以此推之魯之不亡其幸耳

楚狂三章

春秋時天下何多隱士也沮溺有時隱之意丈人有石隱之風孔子猶得一與之言乃若接輿廣已而造大愛已而造哀其於孔子洵可謂有心矣傳稱名可得而聞人不可得而見斯殆其人歟雖然已而之嘆孔子不欲聞也天下滔滔孔子又未能與易君臣之義孔子亦未之有行途已窮矣猶不欲慟哭而返悲哉孔子之爲心也春秋時亦孰有能識之者歟

逸民章

天下有二道出與處而已矣兩者之中操術異尚人人不同亦安能執一成之跡以約畧殊途乎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或貞而孤或和而慢或憤而激彼此不相襲先後不同轍乃孔子敘論以已次於其後而更見以爲異亦於不可約畧中而約畧之若見彼數子一見以爲可則一見以爲不可已固自殊耳嗟夫天下之理時地密移可乎可非有可於我也不可乎不可非有不可於我也孔子欲爲東周而又老於洙泗無可無不可豈爲異哉春秋使之也伯夷叔齊諸逸民之後於是乎有孔子之跡也

大師章

此書法特類春秋魯事曰非亦大可見具官乎之也書曰志不溺職也齊楚秦蔡猶併地耳入河入漢入海諸國遐哉無復有佾官之跡矣一時位署蕭條魯廷寂寞即過殷故墟之歌不慘於此已

周公章

後世泰時宗室非有軍功不得屬籍魏國封建兄弟至親率處遠籓漢祖京韓盧越多以疑殺功臣雖國祚各有修短總久安長治莫如周家止用不違才隨方器使凡開創之主皆能顛倒豪傑乎於是愈思元公之訓已萬世而後開國之主自非勢隆磐石恩濃敝帷就賢體遠亦烏能無疆惟休立國於周far乎

八士章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況賢人乎古之十六族高陽氏高辛氏有之也非高陽氏高辛氏不能有也紀八士寔以周有明乎生此一家生我王國者也兎罝野人方爲干城腹心自非菁莪樸棫之化靈通川嶽亦烏能覩此多士虢稱極盛乎

黎水後學魯論孔壁甫著

致命章

貢禹之言曰今世之俗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居官而富者爲雄傑又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若此則龍比夷齊孝已曾參真非英物矣子張之言救世之言憤世之言也士誠能於君親身名之際獨隆古道而敦尚風節豈有他哉斯可已矣言無他也卽有他焉亦其餘也卽不必有他焉亦不必過求也故曰救世之言憤世之言也

執德章

曲士學一先生之言不通時變卽老死牖下何足惜乃所願爲賢者亦入聞夫子之道而說出見紛華美麗而說亦烏覩所謂體大而守堅用宏而志篤者乎後世分別方術其流有九以儒雜於醫卜農圃之間論者謂儗失其倫予謂使士而誠執德不宏信道不篤雖以雜九流可矣緬思古人耕莘釣渭若將終身幡然而出知覺斯民後車載歸定鼎卜歷不可得矣誠哉不足爲有亡也

問交章

朱穆著絕交論蔡邕以爲貞而孤顧穆以忤璫下吏劉陶數十人詣闕請代何孤歎揚雄酒丈問字者幾滿卒以劉棻之累投閣則子夏之說勝已益友者我取乎友也可者與不可者拒近是若子張則友取乎我之說也尊容矜嘉馳意太廣太廣豈能盡無失乎

小道章

嘗考漢諸儒各受一經遡其原本多自商瞿子木子木益親受業於孔子之門者厥後學易說卜筮學書洪範說五行學春秋言災異學詩工賦頌學禮多言車旗服飾之事又不能通經如

京房費直張禹劉向曾徐生諸子亦表表特出而其道卒不能治天下國家此亦致遠恐泥之明驗又況諸不在六藝之科者歟此西河之教所以致慎厥始亦知數傳之後卽聖人之教不能不分耳甚矣道術不可不審也

日知章

長梧封人曰子爲禾耕而鹵莽之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來年變齊深耕而熟耨之其禾繁以滋終年厭餐此治民之喻也莊周謂可通於學故君子之學日計之不足月計之則有餘溫故而知新深造則自得鹵莽滅

裂無由而至矣故只言好者皆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博學章

人有心而萬物不散矣心有耳目而萬物不離矣盡耳目以羅之吾心在萬物之中歛志思以守之萬物在吾心之中一心之致精見萬物之皆備在中云者不外之也不外則莫非內矣甚矣人不可不學問也

居肆章

凡致者有專致之義焉有必致之義焉有不知其致而致之義焉罣統斷輟積溜穿石必學始致其道則專致之說也此百工

所以居肆而後成事也九仞秉井一簣虧山必致其道而始爲學此必致之說也此百工必成事而始不虛其肆也樹華於春栗芽於室冬至子半葭灰自飛學至而道自致則不知其致而致之說也此百工日省月試而事自成也然而專之義要矣不專則不能致致未有不專者也

必文章

過不同乎曰不同任真而遊時見其癖此三疾之民其過也乃疾也不必文也裁之可耳一事偶錯時見訛厲此無心之誤其過也乃失也不可文也改之可耳君子以質小人以儒純白疵面萬物曰趨於僞其小人之行也夫

三變章

詩曰其儀一兮言君子止一常度耳變者其誰耶莊周謂杜德機此不可見者也善者機此可見者也衝氣機乃不眺陰不眺陽者也侍於君子見其所可見而不見其所不可見亦烏有得乎

信而章

築城鑿池人主非自爲也而怨讟叢生無他民以爲厲己也面折廷諍人臣非自爲也而罪戾且至無他君以爲謗己也然則

勞與諫可廢乎曰不可人君無亭軒臺榭之好萬不得已始有徵發民誰不信期會不爽弛役不爽民又誰不信臣無沽名賣直之意萬不得已始有諫諍君誰不信我言之又計君能行之君又誰不信子夏曰信而後勞信而後諫蓋難之之辭非先後之辭信蓋即在勞與諫之中也不然即迂言誠意奚益乎

大德章

持身既嚴小節必謹放蕩不檢大閑亦踰儇撲其間亦有輕重蒲盟不踐孔子之信未嘗莫質鬼神堂阜之囚管仲之功終難對乎子糾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蓋甚言大德不

可踰耳揆其大畧在君父之閒而已矣方外之士儘有可寬至此亦何容別議哉

洒掃章

舍本而事末忽尺之修也聖人不爲舍末而事本蹴等之學也聖人不能以孔子之聖尚且下學始能上達況其他乎學記曰當其可之謂時不凌節而施之謂孫教者之於人亦若是已矣洙泗而後惟西河一派相傳久遠亦以教之得其道耳甚矣草木區別之喻之似君子也

仕優章

西漢因趙綰王臧敗遂謂儒者卒鮮實用東漢因樊英無所建明遂謂處士純盜虛聲學優則仕之說無可考驗顧學古入官自三代迄今未之有易士人日夜誦讀以求當選舉豈盡空質耶但學不本六藝之科而自爲同異於是問國家錢穀若何彼不知問國家兵刑若何彼不知問國家事有大輒將若何彼不知若是即載籍極博猶無用耳吳大帝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以軍務煩多對帝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但當獵見往事耳宋趙普太祖亦勸令學普後公務暇即手論語一卷幸佐太祖太宗平定天下此又仕優則學之明驗也由此推之當代輿章皆參酌古義彼此原不相戾雖居誦讀又可槩置之不問耶

致哀章

送死大事也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一日少踈終身遺恨詎哀云爾乎子游之意蓋爲徒習躃踊之節者言耳此既其實不既其文之說也

難能二章

古之君子無岸然自好以表異於物於時賢友切磋直友規戒

不見其益有時而長逝所祈有道仁人也若或行多絕俗氣少中和直諒多聞望而却步則所就可知已仲尼之門乃有子張一時同門之人不吝攻疾友誼賢修均可想見由此推之士人雅志好修而猶恃高明自棄道益非所聞已

自致章

躃踊者何哀之至也稽顙者何隱之甚也故祖袒括髮寢苫枕由非文也此有由然也先王之制禮非能作人之情而已乃後世猶有忍言短喪者何歟

子莊章

稱一人而衆善見焉若孔子稱孟莊子是已稱孝著莊子也稱莊子之孝而獻子之賢並見是著獻子也不特此也獻子之臣皆能奉行獻子之政於此而亦並見是著獻子之臣也顏回茲無靈董父豐點之儔並且不朽矣若夫督揚之盈小邾之伐與城虎牢報鄭之意亦大相似其於魯且可謂世篤忠貞已

陽膚章

嘗觀古來時和年豐五穀歲熟民生其間各保父母各保妻子不敢以身試法無他治之得其道也後世追呼迫之峻法驅之民逞不肖之心以緩一時之死亦曷足怪乃又從而殺之嗟夫

民何不幸至此極也雖嘉石肺石曰設亦何益乎由此推之衣食既足道在議教衣食未足道在議富富教未施雖號神君不足貴已

下流章

擬之若紂甚辭也惡居下流像辭也天下之惡皆歸焉辭也君子之身如登高崖下視絕壑惟恐失足益防之豫耳不然惡濕居下尚且不可況以身爲衆流之所集乎爲爾寂寂撫枕涕漬發憤作奸不顧遺臭擬之於紂殆有甚焉若斯則真萬世罪人矣

皆仰章

宜曰之恐傅爲作詩周公居東天且示變日月之食伐鼓於朝可見陰陽相薄禍變相遭天人咸且駭愕乃有謂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惜不又愈文過之甚歟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君子益不敢以時地之偶自恕也皆見皆仰豈君子之心哉在人之願君子者若斯耳由此推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同度同道君子之心實如日月之經地經天稍有微雲即爲不淨益不啻兢兢慎已

焉學章

學者學一先生之言自謂遵古能不倍其師說豈不謬哉予嘗上下千古國家之興其時之君手自刱闢往往動與古合且於時定有一代大儒爲之考訂今古損益百王大之宏綱鉅典小之事物細微莫不燦然明備又況千古以來勞盡已經兩朝述作燕乎父子如周文武者乎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獨詳周家誓誥贊易遡乎羲畫而獨從周首乾坤定禮不遺夏商而獨尊乎王制此可見名法之家以吏爲師山林之士偏執已見揆之大道均有所失東漢諸儒首推班固次則蔡邕固悉漢制時稱明習邕識漢事時號文人益學士必尊本朝道統必歸治統若

是古非今固非通識已

宮牆二章

千古聖人止一仲尼千古得鈔獨多亦止一仲尼莊周謂行愈疾則跡愈多亦然歟否歟夫孔子周流天下賜亦游說諸侯乃當時獨尊賜抑孔子此其故不可解也日月之體大明中天若使必避明而處幽不獨孔子不能孔子亦豈爲之乎譏衰鳳譏喪狗所不辭也圍於匡阨於宋不必避也總之世人不能見其所不見不覩宗廟百官終日戴天而不知天之高不辨邱陵日月千古來莫不如斯叔孫武叔因不足異已

爲恭章

子貢推尊孔子擬諸天擬諸帝王宰我推尊孔子謂賢於堯舜近世儒者譏此爲門弟子自尊其師不免大過子謂世儒亦未覩三代以下耳誠歷稽史牒自秦而下以迄於今踰二千餘年其間幾人帝幾人王凡尊孔子之教則治違孔子之教則亂學宮之九經不朽則千古帝王之治亦不朽擬之如天豈過也哉或者以立道綏動孔子不得及身親見遂致訾紛紛亦終日戴天而不知天高已

論語通義卷二十

黎水後學曾論孔璧甫著

堯曰章

天下衆賤不可以相治必立一君以治之傳子之代不必皆賢又必更立一君以治之揖讓征誅由此其遠矣其治也云救也救偏重之勢以反於中自代興以來迄今未之有改也是故唐虞之時偏重在天行水極重則土無權木極重則金無權羿舉舜禹命官敷治大水之後繼以大火大火之後繼以大工即非常之原黎民所懼不顧也於是五行乃就於中夏殷之時偏重

在人事茂德作威淫酗肆虐湯武嗣興大亂之後救以大兵大兵之後施以大恩大恩之後劑以大法時至事起雖身犯不韙亦不顧也於是人性乃就於中故中非不偏不倚之說隨時云救之說也即以偏救偏非偏也顧本之允執者何蓋天下之理似是者多成見拘人即賢者不免開拂之主自非見之灼然守之確然鮮有不惑又分寬信敏公者何蓋就中之道寬猛異用惟其時要猛亦以成其寬因革與施惟其宜要以或因或革正以成其信時幾惟勿動計百年而要以惟時惟幾乃以成其敏太阿在手風雷叵測而要以信賞必罰正以成其公此則其或

繼周雖百世可知也然則矯過就中千古一道厥者其誰耶

五美章

孔子歷敘帝王代興之後繼之以從政分其目曰尊五美屏四惡蓋以開辟之時水火初出規模畧定便可收拾一世人心至事平之後一切出身加民措功施事凡黜權宜興永利漸次可舉嘗考秦皇初定天下作信宮於渭南已復作甘泉前殿作阿房宮築甬道屬咸陽又以亡秦之讖命蒙恬北築塞上尊已作威專任獄吏而秦祚以促此亦勞不擇可處已驕施政猛明驗五代之時即有一二仁聞之主沾沾示惠甚至宗廟犧牲亦恐

有累冥道似亦有志利物急於行仁乃考其時不能成事甚且莫救死亡此又利不因民仁止貪譽明驗即是推之賢主之政有美更無不美勞亦可泰亦可威亦可不必諱也疵主之政役志於美即美轉成不美利亦匪利仁亦匪仁不可襲也此不可一概也乃若政之害民者甚多妄殺固不必論并舉不戒視成慢令致期出納之吝刻之爲四豈政之惡遂無大此者乎蓋庸主之疵政傷於誤此不足責也季世權宜之政出於不得已此猶可原也若鑽刻之主有心而爲之害民若不足衛孰之從未竟以禍秦項籍之頑印竟不能帝楚非彰明較著者歟語曰迹

業艱難宗成不易蓋應功成之後也又況生長深宮之前人之業從未更事者哉

知命章

有道之世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無道之世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使然也孔子歷敘二帝三王之統而及其政終之以知命其有感也夫齊魯不用退而與弟子講禮於洙泗之上非無可柰何而安之也君子不以窮困改節也作春秋臧否二百四十二年人物或予或奪言人人殊所以垂戒天下萬世至深切也不可不知也此終篇之意也

江西王石琴藏書

仁義章

有天地而萬物生焉萬物不可以無主故立一人以主之一主不可以治國又設公卿大夫以佐之有君而有臣禮達而分定而義出乎其間矣萬取千千取百義之見於制祿也推而至於什一之法行之田里猶是也有義則有分截然以相守固有情肫然以相通而仁見乎其間矣時平君臣上下血氣之相流貫有患則若手若足之護腹心此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改也魏

之先何來乎魏斯與韓趙共分晉地也魏曰何以利吾家晉遂不能有其國危矣哉此施奪之教也然則孟子何爲復以仁義廸之也不欲六卿之後更有六卿也生戰國之民維萬世之君臣也

靈臺章

靈臺之引非正辭也曷言乎非正辭也賢者不欲以天下爲狂惜亦豈敢以天下爲恣睢後世秦宮隋苑曷嘗不自後爲靈哉

宋儒蘇軾謂衛懿公以好鶴亡國幽人耳目之玩至人主反爲亡國之資嘻信矣盍有玩好則必侈臺榭侈臺榭則必與土木

盡秦川之梓梓吳越之文石血工倕之指竭離朱之目殫輸班之巧不足以慿其欲是以一耳一目之玩殺天下有餘矣人主師文王莫若鑒夏桀害政之誓蓋凜凜呵畏矣鑒夏桀正以師文王也人主誠有如傷之視怙冒之仁即亭軒臺榭不必遊覩神靈可也

盡心章

語云救荒無奇策非無奇策也救不於荒之時也周官荒政十二總樽節之意居多若使積三餘九制爲三十年之通雖有九年水七年旱無厭也所謂恃有聖人之政者此耳若夫梁之凶

非盡歲也東搆難於齊西見辱於秦南新卹於楚連年用兵悉索敝賦非盡歲之罪也即曰歲也亦兵荒交集也藉使旱蝗頻仍赤地千里兩河彈丸之地縱欲移民移粟將安之乎後世郡邑米價踊貴遏糴之令慮逃亡嚴遷徙之條議蠲徒有空文議賑竟無實惠海內飛輓萬里不止梁河內河東安插不便移民之策或不能行豐凶互濟移粟之法獨不可相倣乎以共主之民同胡越之視則鎮撫一方者何能辭責已

承教章

古今治亂之故何道之相同也肥肉肥馬口腹馳騁之累耳供

應之額有司奉行遂入催科曰此奉公之政也大君爲一國父母郡邑之長爲郡邑父母如是亦曰行政乎供應不給析楊交下與挺何異累其妻孥死於溝壑與刃何異挺殺刃殺政殺等殺耳梁之民何不幸亦至此也予已卯庚辰之間自淮西過豫歷燕齊見年大侵人相食聞大官至進蔬食樂撤於縣乃當時進鮮馴象之額舟車絡繹於道不見稍減此司計者之過也孟子客梁非有臣主之素尚不惜爲梁王言之當事者徒仰屋嘆救荒無策乃置此不言而益加賦毋惑乎民之飢而死也

晉國章

史稱孟子迂遠而闊於事情梁惠王不果所言夫使孟子果迂而遠於事情則梁王不果所言是也顧當時所謂利人國不過富强乃孟子之說深耕易耨何嘗非富親上死長何嘗非强然則省刑薄斂之說非不欲富强也不欲速貧速弱之富强耳勾踐報吳定伯策士俊爲美譚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與孟子之說有何殊異梁王之疑梁王志未治也夫人主有高世主之行國仇未報自非知明守決不爲僞睹亦烏能卽奮乎言一仁卒巍然驚規規然自失何也

定於一章

戰國之苦衆諸侯王各樹兵耳定於一豫知封建之不能不郡縣也顧秦始郡縣不二世而亡或者遂歸咎廢封建之故嗟夫是不察世變之譚也夫秦以虎狼之威競上木事神仙周行天下殺人若不足又以亡秦者胡之讖致築長城幾萬里殺數十萬人於塞下歷數前後四千年屈指無兩然則秦之短祚以嗜殺人之故耳卒之約法三章天下竟定於豁達大度之漢祖後新莽之禍光武中興竟易如反掌史稱人思劉氏不誣也此亦不嗜殺人之明驗矣天道好生人不可以獨殺此語誠寵鑑已

保民章

孟子言四德必言其端言擴充必言如火始燃如泉始達一牛不忍便可致王則燃達之勢固可推已顧究所推之實不過在制田里教樹畜謹庠序之教夫田里樹畜庠序之教先王行之已久豈非聖王復起百世不能易耶戰國之君慮王道久遠難待故競艷桓文詎知桓文在春秋爲特創在戰國實不足尚縱橫約長卽歃血之遺術也洹水之盟不踰期卽敗固知首止之匆狗不再陳矣孟子固非賤桓文賤學桓文而鄙鄙其步者耳

好樂章

以予觀樂記備矣凡言由人心感者居多噍殺嘽緩之說與孟

子所對齊宣王者相合且其中言樂必互言禮以樂之節皆禮也又間舉列國燕女敖辟之音以志戒盖難之也而孟子乃曰好則齊其庶幾似非有前聞也且古樂今樂亦實不同自黃鐘以迄三代其間亦且遞變更以三代以下論之凡一代之興定必詔大常定雅樂自後人主承平日久或留意聲歌或留意絲竹不能不各有好尚天馬歌而貳師時出塞外玉樹歌而聲鼓遂動漁陽韝調奏而江州之駕不還鼎鐘鑄而五國城之魂莫挽論好樂於今更何易易也若因事納規曲引其君以與民同樂則孟子之言弗可易已

文囿章

先王之有囿也爲民也何言乎其爲民也古者蒐苗獮狩以講武也設囿不欲以講武之故踐場圃蹂稼穡也蕃育鳥獸者何爲射也流示之禽而盬諸利也此其至意非爲耳目之觀也後世臺池鳥獸之盛莫過於隋西苑之築周二百里海山樓觀嘉禾異草珍禽奇獸畢備不十年晉陽竟爲唐沼況苑乎此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楚王之所以盟强臺而弗登也

交隣章

戰國約縱連衡之說皆爲交隣也而卒不得勝策約縱則敗盟

者累累連衡則割地事秦地不盡則秦之求必不已嗟夫此遊說之士所以連翩結駟也雖然若孟子所言湯文太王句踐之事至明且驗乃當時諸侯卒未有能行何也彼非不事秦也秦卒不爲獯鬻爲吳也以事之者非太王句踐也至若狡焉啟疆事葛事昆夷之事則絕無矣鄒滕魯薛齊之葛齊之昆夷也終齊宣之世且謀築之謀城之尚安望稱樂天保天下乎且不特此也三田之師開釁於魏五旬之捷種禍於燕以一齊而思以力勝天下宜乎於以大事小以小事大之說見爲汪邃而闇於事情遏密訥糾之畧不可再見於齊也

雪宮章

人主非巡狩述職不輕出非自尊也防作慝之民也人不得則非其上彼偶語者亦甚可畏也天子十二年一巡狩別設離宮所以異路館途次也齊之築雪宮何也人君至以遊觀煩里旅此非憂樂以天下者也當戰國時天下久不宗周無諸侯述職之事齊雖表東海然海內强大之國齊之外尚有六巡狩之事亦非齊所及孟子引晏子之對齊景者何歟齊宣也猶司馬長卿以漢武好游獵賦子虛更賦大人盖以諷諫也顧遊觀非王度也後世秦皇東行郡縣所過輒立石嗇煬自洛陽抵江州立

離宮四十所備巡幸皆享國不久蓋以後世廢封建爲郡縣吏三年一秦計無所事巡狩也古今不相襲秦皇事不師古者甚多獨此一巡行郡國必欲摹古何也以此推孟子之對齊宣皆權辭也蓋以諷諫也曰人不得則非其上云耳

明堂章

周家王業始之自后稷篤之自公劉大之自大王成之自文考歷世十五歷年千歲今讀大雅綿之詩公劉之詩播遷不止至再考治岐之政懷保怙冒不啻如天之仁然後能建明堂朝諸侯有天下受命何若斯之難也以語齊宣誠爲迂遠而闊於事

情何也宣之祖是爲田和亘匡釜鍾之智沾沾市惠遂奪齊國三傳至宣用一孫臏西懾强魏用一章子復下燕數十餘城其欲坐明堂朝同列直掌股得之寧俟久遠哉而乃曰法公劉以阜民財法古公以授民室法文王以先鰥寡孤獨何見之迂而事之遲也毋惑乎言愈切而聽愈漠也雖然於齊宣之欲毀明堂而嘆周德之隆也戰國之時周已分東西爲二止一明堂議毀猶煩博訪則周鼎尚在人心可知已固知周家十五王之澤遠也

楚遊章

大君者小民之託也天不欲使天下之民失食故託君爲制田里天不欲使天下之民失衣故託君爲教蠶桑蓋使之無凍餒也及凍餒免天又不欲民逸居而無教使近於禽獸又託君爲明刑以弼教於是著爲令甲設治獄之官鄉士遂士縣士凡有獄必上之士師士師上之司寇歲終司寇乃以獄成獻諸天子凡此者皆以安四境之民耳民凍餒君之責士師不治士亦君之責齊四境不治大都以此後世漢興傳至文景號稱極治考當日詔令惟是農桑訟獄兩者爲急治幾成康豈偶然哉

故國章

人主之於國父母一國者也父母一國將盡一國之人而父母之乃於用舍人才之際所用不效輒繼以殺是何不忍於疏賤之人而忍於此素尊之素親之人也論者曰此其殺非過也實應也顧子不以爲實應而謂此朝廷之過何也則進之不慎也人主居深宮之中何從得此人而謂之賢也阿大夫譽言日至可忍也即日至之言不盡出左右則舉朝之前推後輓其故邦又可忍也此孟子論進退所以必要之國人而後論定也若夫投鼠之喻近主之貴臣不當輒見斥屏賈生之言後世聞之熟矣由此推之唐虞之用人始之考言繼以詢事如此乎其慎者

非薄待天下士也正惟厚士不得不如此其慎也昧夫後世人主進人退人亦謂是富貴之貧賤之耳孰知有闕於國若斯之鉅哉

放桀章

古無禪受禪受自唐虞始也古無征誅征誅自湯武始也然自堯舜以來歷今四千餘年征誅者不數見若禪受之說自魏晉以來代興者皆襲之得非以其名美故襲之耶嗟夫聖人非欲以美名為後世作俑也金縢之書周公之事也當時之精誠格天以此也若夫後世又有一作策誥之王莽此非公意之所及

也所以聖賢作事止循其常湯放桀曰予有慙德又曰恐後世以予為口實常有不自安之意後世不敢藉口由斯耳孟子一夫之論蓋猶是也

巨室章

戰國之時爭城爭地之時也我即不欲人之土地人亦欲吾之土地我即不憑凌人人亦將憑凌我此時欲黜霸強崇仁義萬不可得之數也乃孟子懷仁義之學獨依依於齊梁間於齊又最久何也此非以楛大之材謬求一當也蓋當時天下獨苦秦耳魏國大然近秦齊去秦遠且又國大誠使從孟子之學內修仁義省刑薄斂以生聚其民閉關休息以待時而動將見天下大勢不在秦而在我此非臆說也齊王建折入於秦者也建之先亦四十餘年不受兵非秦之愛建秦距齊遠也地使之然也又況宣王之時秦之視齊猶未若王建之時乎乃不聽孟子之說欲舍仁義而從押閭稷下諸人一楚衆咻卒使陳湯武之策不勝是真不愛其國者矣璞玉之喻蓋不誣也

伐燕二章

孟子非迂闊而遠於事情者以事情為孟子所見他人不必見故以為迂耳如齊人伐燕一事五旬而舉之非齊之能若是速

也燕之人憫召公之不祀也憤子之也然孟子見之他人不見也諸侯多謀救燕憫燕之不祀實害齊之強大也恐齊為東帝也然孟子見之他人不見也其不見者何貪燕之有利令智昏也謀燕衆順人情也反旄倪止重器置君而去之安燕也安燕而後章子之師為有名也即過容征爲湯武不過是也顧齊止可為文不可為湯武何也以人情言也武王盟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湯整旅入殷郊桀徵九夷之師不至商之人情歸周夏之人情去桀也今諸侯方謀救燕則燕之人情可知也顧使齊蚤聽孟子之言則孟子之言反不驗迫至事後又幾無

及從來不信仁賢之國類如此卒使國不受賢者之利賢者反受迂闊之名誠可慨已

鄒與魯鬨章

鄒穆公仁主也百姓鼠壤有餘蔬沼囿麋鹿無餘食以粟易糗寧利於民傳稱其衣不雜采食不重味自刻以養民信矣且與魯鬨非好鬨也穆公之父文公卒魯使弔而不敬則屈在魯矣其鬨宜也乃有司死而民不死卒不獲行仁之報何也有君而無臣此千載同慨也雖然鄒穆未始無過也七雄皆執鼠之狸狌也方伺鼯蚌之隙躡躅思得其所欲乃鄒魯猶以小忿鬨於

穴可嗤也其敗也宜也

滕小國三章

孟子策滕亦幾盡矣太王之遷岐以有岐可遷也至若絶長補短方五十里之滕而欲議去將安之乎即築城鑿池亦難言也當此寇在門庭之日而猶欲疲民之力以築之又竭民之力以守之是殆將驅其民而速之去耳然則孟子云何蓋效死一策實難徑陳陳此策猶必婉轉曲計而爲之策以爲是止有此策焉耳噫夫千古來時窮勢極事萬萬不可爲聖賢處此者何限豈特一滕已哉

平公章

戰國之時苟能言富强之策即鷄鳴狗盜之人市井屠沽之賤皆能屈萬乘之尊爲之折節亦何以禮義爲哉臧倉之禮義盡就孟氏言也若曰富强非孟氏所長即以所長論之亦有未盡焉耳誣善之人其辭柔類如斯也孟子稱天以自慰豈自慰哉天若使賢者盡升則世界有治無亂孟子之嘆蓋嘆戰國也齊梁之不遇而遑問於魯孟子之天固久定矣

孟子通義卷之二

黎水後學魯論孔璧甫著

當路章

古人之功業。以勢成。以時建。孔子小管仲之器。非小仲無王佐之業。小仲無王佐之量耳。春秋時。即孔子爲政。亦不能外尊周攘夷也。何也。就春秋時言也。孟子之卑管仲。非卑仲卑仲無王佐之業也。何也。就戰國時言也。使管仲居戰國之時。不能使桓公致王則誠卑也。戰國之時。即孔子復生。不能使其主之不願爲湯武也。何也。此時而取天下。非取天下於周。取天下於蔑周之群雄也。時也。顧當時卒不能致王。何也。時無湯武也。故從來建大業者不一君。文王當殷世德全盛之後。無其時。并無其勢也。此三分有二之所以服事殷也。管仲相桓公。亦不至王。有其勢無其時也。此一匡九合之所以稱伯也。戰國有其時。有其勢。故事易於文王。能爲王。不當爲伯。故不屑爲管仲。由此推之。勢以宏仁者也。時以運勢者也。古今聖賢事業多不同。以時勢逆之。則無不同也。不然。使非取天下於群雄之手。而遷謀及其主。即稍知大義者。不爲。況願學孔子者乎。故詐力之所乘。乘兩國之强弱。仁之所乘。乘天地之剝復。若孔子孟子。而後可與言春秋戰國之際已。

動心章

學者學一先生之言。自謂能不倍其師說。今天下學宮之所列師儒之所董。皆謂誦法孔子。乃爲文章。率就詖淫。近且逃之於可知不可知之間。爲邪爲遁。亦已大甚。一旦偶售。觀其所爲配道與義。絕少千萬人必往之槩。卒不一見。以子所聞孟子願學孔子異是。蓋不動心之說。訪自孟子。而實非自孟子始也。孔子贊舜禹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以巢燧以來。以匹夫倡起而有天下者。惟舜禹。舜禹不以天下動其心也。其貶管仲曰。器小。以帝王以來。無有以伯特起者。特起自仲始也。仲不能不以伯動其心也。此不動心之說。始自孔子也。乃若浩然之氣。亦非孟子創論也。孔子之贊易也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天積氣也。大以言乎氣之磅礴也。剛以言乎磅礴之氣。且不撓不靡也。純粹以精。則大之至剛之至也。配義與道。亦非孟子創論也。孔子曰。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古來忠臣孝子。赴水蹈火。皆是也。直養集義之說。亦非孟子創論也。孔子曰。根也慾。焉得剛。又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行不愧影。寢不愧衾之所以慊於心也。塞乎天地之說。亦非孟

子剏論也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古來忠孝強死騎箕尾比列星熱血一腔千年化碧皆是也乃若知言亦非與養氣二也戰國之士結駟連騎遊說諸侯纖趨而前聳喘而言氣不振也不知言無以養氣也此學術之不可不正也孔子作論語終篇言君子貴知命貴立禮而終以知言蓋知後世之士必有舍性命捐禮義工立譚取卿相之術者詖淫邪遁非他也富貴蔽之陷之離之窮之也此卿相之所以動其心也孟子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此孟子之學不厭教不倦也願學之實也嗟夫凡此者皆不

動心於卿相者之所爲而豈動心於卿相者所能爲哉學孔子者學孟子可也

假仁章

天下之業以時建以勢成此不易者也是故殷繼夏周繼殷其局畧同若夫戰國則不能不異何也時也勢也夏殷之季尚未有分雄各據之事此不待大合若符契至周之末七國兵爭此時而欲以七十里百里繼湯文而起毋論事無所因藉且小國而有行王政之名非小國之利也若宋滕兩國業有明徵矣厥後秦併六國力也其併六國而速亡非力之罪也疲天下之力以供一人之欲而不足故也然則孟子云何蓋矯世之說也何以知之於言齊王反手卒歸之地不改辟民不改聚知之孟子而未欲興王也而欲興王舍齊梁亦何之乎

仁則榮章

唐建中之亂德宗謂術士桑道茂已先言之蓋由天命李泌對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造命者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善哉鄒侯之言也刑政非人君所可忽也所以開治撥亂上承天命者也顧從來極亂之世何無政刑乃有政刑而卒歸於亂何也蓋朝更夕改之政非政意重意

輕之刑非刑有政刑而不明或明之非其人耳書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由此推之刑政者天命之樞機也榮辱禍福樞機之轉也賢能之士人君所與轉樞機者也閒暇未陰轉樞機之時也戰國之時列國之主率築帝宮受冠帶納質子莫不西向而事秦辱甚矣自非乘時發憤禮賢下士以明刑政亦烏能自奮以爲政於天下乎

尊賢章

以子觀牽子弟攻父母之說而知封建之所以廢也蓋天下有道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無敢有相攻者至隣國之民隣國

不能子而我子之此雖欲不兼併不可得不改封建爲郡縣亦不可得此周末之勢也當此之時即行尊賢使能一者於天下亦可强國併諸侯乃必並通商恤農安宅里而爲五何也蓋亦觀之秦矣秦創霸始自穆公而大於孝公成於昭王至始皇帝遂併天下穆公用孟明敗三晉孝公用衛鞅有河西之地昭王用范雎奪澤强公室弱私家東收周室始皇帝用王賁王翦竟滅六國乃未幾不旋踵而亡則以商君之政令民爲什伍立相收連坐之法又且開阡陌廢井田舍內容者有禁居廛息而貨者舉爲收孥闔市農桑宅里無不騷然其所謂賢者未必賢能

者未必能也由是觀之夫人主而無志於天下也而有志於天下舍賢能無與共國也舍國中商農闔市宅里之政亦無以課賢能也夫天下有賢能而猶令其國商農闔市宅里竟騷然者哉

不忍章

戰國之君盈城盈野殺人若不足亦安覩所謂惻隱之心哉以爲是一時殺運使然及觀乍見孺子入井之說始知人君之克惻隱較常人倍難蓋常人與人伍入井之狀常親見之若人君居深宮之中隔九閽之遠即使日陳鄭俠之圖亦耳聞非目擊也此齊王之不忍所以僅及一牛也然則克之奈何亦惟行先王之政而已先王之政先王克此不忍以保四海者也不忍人死於飢而制田里教樹畜有政不忍人死於刑而用重典用輕典有政不忍人死於兵而嚴斥堠謹烽燧有政乃不知此徒聽縱衡之說爭城爭地甚至謀之不臧相與決策西向而事秦併是非辭讓羞惡之心俱盡可勝道哉

矢人章

戰國之時天下共苦秦耳挾宜陽上黨而韓不勝殺趙括坑長平而趙不勝厲公子邛割河西之地而魏不勝殺屈匄取丹陽漢中而楚不勝卑辭厚幣納質子而燕不勝即齊處東海距秦獨遠乃今日講縱明日講衡亦未聞有勝乎五國者嗟夫戰國之君盡人役耳屈萬乘之尊爵壞泰山四維之安宅盡欲西向而事秦此爲智乎不智乎爲有羞惡乎無羞惡乎掉三寸之舌倏縱衡之說矢人匠人之術也顧聽之省刑罰薄稅斂函人巫人之術也顧遠之擇術之不精一至此即有耻欲矜憤爲天下雄其將能乎後宋南渡諸君亦何相似也昔曰與亂同道者罔不亡其是之謂矣

取善章

孟子歷舉賢聖由子路而禹而後知改過樂善之爲美也子路聞過則喜不怙過者也禹聞善言則拜樂受善者也大舜舍已從人樂取善者也由取善而推之遂至與人爲善合一世同歸於善而無外然則帝王之世推賢選能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豈非鉅典哉樂取爲善據其實而言也與人爲善推其必至而言也大度之主方銷一心之忌刻激揚之治遂顯爲一世之鑪錘至今遐想之猶令人神遊舜世之大也顧古今人主改過實難耳子路布衣之士也一不怙過孟子遂進而與舜禹相等坿然則止韋受言之主豈易軒輊也哉

伯夷章

孟子論伯夷不屑就評之曰隘論柳下惠不屑去評之曰不恭而皆曰君子不由羞自明也何言乎自明也即就處齊而論王命不赴而出晝又逢是誠何心哉若曰吾學孔子云爾雖然子謂二子亦有二子之時柳下惠當閔僖之間主皆中主三爲士師食邑柳下官非小官且魯爲父母之邦其不去誰曰不宜至若伯夷辭孤竹之封而又爲紂死羞以紂是吾君也餓於首陽欲從北干於地下寧謂微箕胥扈非其友耶則此非其君非其友竟誰指羞指武與旦臣公望之儔也南河莫避時不妨有巢許殷郊既入下自當有夷齊子故因隘與不恭之論而附著於其末云

天時章

戰陣自古首言天時自往亡之說不驗後人多疑信參半然歲星所在不利行師以日月所宿推驗風角亦往往或信至地利則未有不乘者孫子散地輕地爭地交地衢地圍地死地之說兵家率奉爲蓍蔡未可相非三代以後成敗之數畧可覩矣然而孟子人和之說不可易也即以近事推之夫藩籬未撤而深入腹心外援不至必居死地此孫子之所謂圍地死地也乃戊寅壬午之間敵犯此忌至再而隻輪不損此豈地利之說有不驗歟總之人不和耳師行之際將帥一心偏裨一心士卒一心而朝廷又一心夫三軍且不和況百姓乎漢文帝時海內殷富不費一矢而南越賓服宋藝祖時君臣協和將士用命卒能使錢俶歛境土來歸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戰陣首人和顧不信歟

將朝章

學者皆言三王羞稱五覇然如桓公器達大度尊仲以父與遊之於伊尹大節畧同即以大有爲之君與湯亟稱豈過也哉仁

義當時厭聞非以仁義爲不美也帝王之道久遠難待戰國之君皆欲及身顯名於天下陳先王說堯舜亦烏能與捭闔之言爭勝乎況兢兢持不臣不召之說人以爲此高世俗之行迂闊而難近者耳顧孟子之時可爲王不可爲霸之時也待世主者重故自待亦不輕奈何當時不獨無湯并且無桓欲持此仁義之說纖趨囁嚅陳說於華屋之下其將能乎不然榮律以臣主之常則孟仲子之意景子之言亦未盡非矣

兼金章

取與者士人之大戒也古人有所取以盡人之誠亦有所不取

以明已之潔豈倏夷倏惠彼此若是懸殊哉亦惟義所在而已矣如孟子辭兼金之餽即及門弟子亦不免致疑以戰國時士率結駟以遊說諸侯所至之國說行大之取卿相說不行則裘敝金盡而莫之恤以爲是子子者非當世之行耳嗟夫此亦豈知士者哉魯仲連之言曰夫所貴爲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者商賈之行也當時乃欲以商賈待孟子耶此又仲連之所羞已

平陸章

子讀孟子至求牧與芻一語而因嘆古今司牧亦何大相懸也矯詔發粟者罪之此國有明條誠不敢犯若蠲賑之詔日下有司乃日以空文罔上甚至阿大夫譽言日闔閭大夫毀言日至當今之世求知罪如孔距心萬不得一即有孔距心又誰爲距心誦者此郡國奏計日多龔黃卓魯百姓所以日多流離困苦也嗟夫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君之有群有司以分牧也群有司不牧民怨嗟之聲且上通於天世即有齊宣亦徒空引咎耳可勝慨哉

靈邱章

孟子無官守無言責之說蓋權辭也何以知爲權辭也於其言

知之王思不及百姓孟子言之矣王無親臣王草芥其臣孟子言之矣四境之內不治孟子言之矣孔距心不得爲孟子言之矣或者發棠之事乎發棠之不復此有深意也難與齊人言也或曰實師也夫朋友有責善之道況居人國儼然以實師自處乎未幾致爲臣而去與蚿蠪同出一轍然後知聖賢之於人國誠不苟也非但不欲負翟黑子也

出弔章

孔子於衛見南子孟子於齊不近王驩夫南子尚可見況王驩乎子曰皆是也顧學孔子不如學孟子從來有幾孔子我非孔

子南子不可見也從古來有幾孟子孟子尚不近王驩則後世之爲王驩者又誰可近也此太易天山之卦所以名遯也

敦匠章

孟子後喪踰前喪不獨來臧氏之譏即當時及門弟子已有疑之者然而不必疑也孟子是時已爲卿於齊既爲齊卿之母自有齊卿之母之喪禮也嘗考子思之母死於衛其語柳若者與孟子之語克廣者相合然後知死欲速朽非孔子之言孔子有爲之言也顧子獨疑孟子鄒人也父死當葬於鄒乃母死反葬於魯何也魯人之祔也合之豈孟氏爲孟孫之後孟子之父先

葬於魯乎議禮之家名曰聚訟此亦辨說之端已

沈同二章

燕人畔齊人多歸咎伐燕不知非伐燕之咎也自夏后氏傳子以來歷殷而周未聞有禪受者嗆與之誠亂之首也可誅也大國有問罪之師齊伐之是也然則燕人畔咎將安歸咎在齊之利燕也齊不爲燕置君而驟有千里之地樂毅之師即不出五國之兵必有至齊城下者何也專欲必爭也此之不知則亦利令智昏耳甚矣齊王之不智也雖然其過尚可改也燕有罪齊伐之燕有若齊去之則章子之師猶不失爲天吏也惟若陳賈之爲辭則咎誠無可逃耳乃齊人更欲以勸伐歸過於孟子不知孟子固不爲齊受過也取之不悅則勿取孟子固言之蚤也子因是謂君子於謀臧用遑之國寧有喙三尺也蓋賢者之言常人恒借之以分謗天下後世如齊事者亦豈少哉

致爲臣五章

予嘗思戰國時孟子獨久於齊及去齊又低徊至再因考往牒見秦滅六國齊之亡獨在五國後而後知孟子之久於齊不忍去齊非無謂也蓋天下之生一治一亂五百年必有王者其間攀麟傅翼以佐一代之興者何限而要功業之成一在乘時一

在遇主一在得地若戰國時天下共西苦秦耳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有其時矣乃齊處東海地方千里獨遠於秦又有其地由是而佐足用之主克爲善之資安齊並以安天下豈顧問哉顧久於齊何爲不受祿不受祿初至齊時事也不欲變有所審也既爲臣得致而去何也孟子於齊廷何一事不言齊廷何一事從其言諫而不用致足用爲善之資不究其去也宜也既去而復望反子何也此前日之所以久於齊也既望反子王授室授餐而復不受何也王不舉國以從止欲爲大夫國人謀矜式此不蜚不鳴之地也乃容留行甚至謂絕長者何也無王命而

私留藉使即留將置孟子於何地也辭齊廷而去何所見而去還復留何所見而留齊廷將謂孟子何人也久於齊實孟子之志又曰非其志何也齊不能用孟子有先見之明勉欲用齊孟子有低徊之志乘時因地委曲圖成此不可對尹士諸人言亦不必對諸人言也嗟夫從來賢聖用世豈盡迂闊乃即不迂闊而亦罔效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孟子通義卷之三

黎水後學魯論孔壁甫著

滕文二章

孟子策滕以五十里之國且欲服瞋睢之弊世子即不復疑其言子欲不疑其言得乎滕固役於宋者宋王偃欲行王政齊楚猶惡而伐之在滕又可知已顧與之言性善言堯舜是也以大禮久廢之日滕文猶慨然慕古行三年之喪此雖於國事無濟然文之天資醇茂不可誣也考宋臧滕即在滕文之世以亡國之君猶諡曰文則滕君之行禮問道終不可泯矣哉

民事章

井田之不可復也猶百川之東注而不可返也若新有明徵矣顧非所論於孟子時也孟子屬周末去先王未遠且阡陌開自秦孝公時猶在孟子先後一則古制可考一則方當變亂之始力爭猶可及止也顧何以不行之齊梁乃欲於五十里之滕行之也蓋國家舉事常難愿始即以孟子言於滕者推之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即五十里之國已有不能槩以助法行之者況齊梁千里其間山川原隰谿谷阻深一法室世家大族築舍之議群起阻之矣故行之滕爲之兆也論者曰救楚

者必纓冠拯溺者必褰裳滕處戰國不啻焚溺乃從容而譚行井田興學校是何異於從井救人衣冠而往乎滕小國也滕即欲富强又安得而富强計惟明先王之法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王者而已矣然而井田後世終不可復何也封建已廢一也仕無世祿二也經界已毀三也生齒漸繁四也海內富者日富貧者日貧即限田之制累行累撓勢重難返五也生孟子之後而欲行井田亦非善學孟子者也張子厚買田一區之議尚幸其未就而卒也

許行章

許行並耕之說即三尺豎子知為不可此異端術之至淺者顧天下衆賤不足以相使必立一君以治之一主不可以治國為之設相以佐之一相又不可以獨理又設群有司以共理之如工虞水火教養各有分司而後天下始治及讀孟子備述帝堯之治先於一相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益謂舜也嗟夫以堯之欽明足以知人四岳之咸舉為之師錫猶其難其慎然則校小豈易易哉後世唐天寶之亂論者謂不亂於漁陽蔽動之日而亂於九齡退林甫進之時秦二世相李斯行督責之術而宮府專事蒙蔽卒求與婁子為黔首不可得由此推之人主尊居天下之上衣袒食稅不知四方艱難至宣麻大典視為故事一人誤工虞水火教養之司卒無不誤迨至天下騷然欲為黔首不得則雖欲並耕其可得哉以斯知堯舜之不暇耕其事大其憂深也後世人主慎毋藉食人食於人之說而恣睢人上可也

墨者章

儒者之言曰申韓之教始於老子老子非有刑名之教也無為之極萬事墮壞非以刑名救之不止也即謂刑名始於老子可也亂天下至於無父而極墨子兼愛非便無父也顧無差等施

必不給勢不至親父如路人不止即謂墨子之教為無父可也然後知先王制禮親親有殺非殺親親也使人知有父也使人知有父而後親親仁民愛物之道可次第施也猶天下有保赤子之父母而後明德慎罰之主始極情而擧肖之若保赤子也由此推之聖人之以孝教天下也餘橘嬰之觀備衣衾之美制蹢躅之節豈直為觀美哉天之經於此盡地之義於此析治天下不外是也

陳代章

戰國之士伏謁華屋願見諸侯求毅然不屈多得之一技自擅

一官自守之士如陳代枉尺直尋之說何可使齊之虞人趙之王良聞也蓋戰國之士所志盡富貴耳或借功名以文其說總不離利之爲見嗟夫利可言耶當時押闔之徒合則顯奕一時合而不終多至逐死車裂爲世所笑求如一王良一虞人萬不可得雖然王良猶抱藝於已不肯枉售若虞人至招以旌噴事也方可自訝以爲尤寵何至抗大國之命以自取殺身之禍耶其心曰我虞人也而招以旌將何以處當時之爲大夫者天下無故之寵君子甚以爲禍虞人蓋以是耳卑其官抗其志違其識若虞人者其殆不以官卑爲念者也抑天下惟官愈卑志愈

抗識愈違耶

景春章

公孫衍張儀居室輿馬衣服足艷一時孟子至醜之爲妾婦嘻甚矣子謂猶未甚也夫妾婦之道必敬必戒無違夫子謂從一而終也張儀相秦旋相魏又相楚至商於之詐反覆傾危又特甚或曰儀之相魏相楚則秦使之也一身在楚魏又一心在秦此尤妾婦之大無行者耳若公孫衍則始終官儀之謀者也其相魏則實爲魏迫儀死更相秦卒佩五國相印爲約長亦所謂嫁妾不出州里人知其貞者是亦可謂彼善於此矣顧孟子正蓋此妾婦之容耳盡性而貞遇振衣千仞濯足萬里自非集義養氣亦烏能若是乎以稱大丈夫誠不虛已

周霄章

三月無君則弔出疆必載質仕何如此其急也仕如此其急而士又不肯自賤孟子至引女子竇穴相窺以爲喻由此推之朝廷之不惜三徵九聘以求士其意蓋深且遠也非但爲士也禮曰六禮備而後貞女行所以令人知有父也然則三徵九聘而後賢人至非所以令人知有君乎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凡以承宗廟社稷之祭祀也當結褵之夕雖天子

必親迎所以重宗廟社稷也嗟夫士自賤無論已乃君求貞士而亦賤士何也昔有挑人之室而詬之者又有挑人之室而悅而從之者他日娶婦必娶其詬已者非愛其詬已也亦欲爲已而詬人耳蓋自愛也人君賤士奈何其不自愛也若士自賤誠不足論也

彭更章

戰國之時諸侯爭城爭地尚首功之日也士止迂言仁義亦未必爲時人所服顧孔子欲行周道於東當時有行舟於陸之訊然當時雖未必行卒使後世猶知有周官之法則未必非孔子

欲行暬之也。孟子以守先待後爲功。大率類是。雖然。顧難爲食之者。周制門關之委積以待賓客。鄉遂之委積以待羈旅。戰國之君。地方不過千里二千里。亦何能勉强以厚此四方之士乎。今海內幅幀萬里。田租而外。鑄山煮海。歲額不下百萬。三年勤篤之士。率自裹糧。還想戰國時之主計。竟不知何如也。鑒古可以知今。此亦經費者所當考也。

宋小國章

按宋王偃以城陁有雀生鸇之祥。遂興師滅滕伐薛。取淮西之地。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當是時。王偃

傲然以天下莫己若。射天笞地。鑄諸侯之像。使侍屏。又湎於酒及婦人。於是齊湣王始與魏楚共伐之。殺偃而三分其地。嗟夫。此宋王偃之所以爲天下笑也。小國有戰勝之名。自昔以爲非小國之利。況與大國紛紛搆難乎。宜乎亡不還踵也。何者。宋王偃本非湯武也。甚矣。禨祥之說之誤人也。

齊語章

子讀孟子誰與爲善之說。蓋慮薛居州之孤也。及讀薛居州之言曰。君猶染也。臣猶染也。染於青則青。染於黃則黃。今自沙在泥。將染而黑矣。此居州亦未始不自慮其孤。嗟夫。人君生長深宮之中。親宦官宮妾之時多。近賢士大夫之時少。又況外庭之所謂賢士者。又落落晨星乎。顧非盡可爲戴。不勝賁也。不勝之主方多生鸇之祥。又益以勝敵之疾。其能使居州之居於王所。亦可徵不勝之賢矣。若不勝者。又何能使王尊卑長幼皆薛居州也。孟子之言。亦謂如宋王者終非可與爲善者耳。甚矣驕之爲人主害也。

不爲臣章

古者論士於鄉曰選士。升於學曰俊士。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司樂論造士之秀者。升於司馬。曰進士。然後告於王

論定而後官之。此見王之始也。舍是則不得見王。然則不爲臣不見。豈奇節哉。若以爲奇節。則自戰國始也。顧戰國時亦安得有所謂段干木泄柳其人者。有段干木泄柳其人。孟子又病其不通變更進而追述孔子何也。蓋自商也當孟子之時亦誰爲孟子之文侯繆公者。假無文侯繆公。則泄柳段干木之行正未可少也。於何知之。於引曾子子路之言知之。蓋曾子子路素奉教於孔子者。乃脇肩之病未同之報。持說與孔子之見陽貨者各不相襲。然則孟子不以段干木泄柳爲少。可知也。嗟夫。戰國之時。大司馬進士之典久廢。造廬問道之風又不可再得。雖欲

不徑碎不見其可得哉

曰攘章

去疾莫若速孟子攘雞之喻誠是也顧不知當時宋國事勢何如耳宋小國也而好兵侈生鷸之祥日有事於齊楚即恣索以待征繕猶懼不足能或輕乎吾恐輕之一言猶屬盈之私臆也況刻以來年報罷乎雖然有道焉語曰揚湯止沸不如去薪誠使宋安小國之分閉關自守以固吾圍則一切橫征猶可或損也此去薪之說也即不然使盈之爲宋司農戒郡邑凡有加額奉詔而行如詔如止勿以民爲漁在司計凡有經費計事算緡計緡注籍勿藉事爲壑則民猶或未大病也然國家事至此難已盈之共如宋何哉

好辨章

古今之亂不亂於亂之日也其發端也眇其將畢也巨迫至將畢而後乃糞補救之無術此達識之士所以致慎於幾微也如楊墨之教何遂無君無父也顧楊墨之禍不至無君無父何能遽已也天下後世凡爲臣子身家之念重君國之念自微究至人不敢言之事亦不惜以身犯之何不由是也博名之念太侈恩施之事必窮究至人所不忍薄之人而亦不能不薄何不由

是也風俗之敗揆其初不過二三人而漸染流布上自朝廷下迄閭巷無不靡然若出一轍生心害事發事害政斷斷不誣嗚可慨已楊墨之教始自戰國非盡有心於亂天下也戰國之時阡陌開井田廢天下貧者益貧富者益富各不相恤於是墨子始創爲兼愛之說游說之士朝秦暮燕壁狗人如鶩於是楊子始創爲我之說蓋矯之也嗟夫天下有矯枉大過而無流弊者哉後世東漢矯美新之失競尚氣節氣節非不美也其後流爲標榜卒至賢者駢首就戮漢祚淪亡西晉矯標榜之失競尚清譚清譚非不美也其後流爲放誕卒至曠官失事禍亂累世

陳仲子章

孟子於戰國乞墦間甘嘑蹴比比之世而又詆一陳仲子以爲詆仲子之廉而不知非詆仲子之廉也蓋不欲廉窮於天下而人窮於廉也何以言乎廉窮於天下也今世所稱廉士莫若伯夷如採商山之薇此窮於君臣人所共知也乃若棄孤竹之封而不居捐世及之祿而不食視辟兄戴之室捐兄戴之蓋祿何

以異顧前於仲子而寬於夷孟子或猶賤近貴遠之識乎嗟夫仲子伯夷何可比而同之也蓋夷之遜荒父命也決於行遯必有大不得已者夷之意使天下歸已以廉而忘已爲孝斯其心乃大安耳何也不慈之名夷固不欲加諸其父也然則伯夷之廉闕於君臣父子之間亦大矣不然一簞一瓢之義伯夷豈爲之哉夫學泗非以學溺也使必溺焉則天下之學泗者亦甚希矣學廉而至窮於廉至使人以仲子爲大戒天下尚有廉士哉此又愈於乞墦間甘嘑蹏之甚者也

孟子通義卷之四

黎水後學魯論孔壁甫著

離婁三章

國家廢興存亡之際千古何不爽也自堯舜迄今幾人帝幾人王而要其主仁能法先王則興其主不仁不法先王則亡可勉足而待今世所稱極治莫過陶唐粤稽其時有堯以爲之君有舜以爲之臣其君臣各盡其道亦無他奇創特起唐之政首重稼穡教稼穡不自唐始也禾耜之興自神農氏已然唐之政首重人倫教人倫不自唐始也正姓氏制嫁娶立二相紀官名自

伏羲氏已然唐之政首授人時制衣裳作宮室作器用作貨幣通有無然皆不自唐始也自黃帝有熊氏已然當日堯之所以治民舜之所以事君不過止此乃遂澤被當時法傳後世爲萬世帝王規矩豈不休哉由此推之後世王者一代之興自有一代之法開創之主法堯之所以爲君作之於上開創之臣法舜之所以爲臣承之於下其一時鴻猷巨典藏之石室真世世子孫可世守無獘乃又有紛更好事者出謂祖宗不必法典章不必守卒基禍亂於天下何也予審其獘有三而庸主不與焉驕主恃已之聰明小前人之制度如漢之武帝宋之神宗是也泰

主享無事之福廢祖宗之舊章如唐之元宗隋之煬帝是也好名之主務寬大之名如近臣親臣朝乞一恩焉以為此特典也乃達臣疏臣遂夕援之以為例議功議賢偶貸一法焉以為此殊恩也乃非功非賢亦必執援之以為例官官相效事事相效日甚一日遂至止知有例不知有法朝廷事大壞決裂即重法繩之不止嗟夫亦何及哉蓋人之情猶水也先王之法猶防也開蟻穴壞隄防雖神禹復出瓠子之河決不可塞矣雖然予謂其臣實甚焉後世之臣皆誦法堯舜起家者也堯之為君何事責難何事陳善何事閉邪乃當時在廷之臣不獨曰俞而且曰

咄叢脞墮壞之譬形之詠歌敢有泄泄者誰迨至朝廷之上容容者多厚福處奸得利者謂之豪傑財多而光華者謂之寵榮富貴之疾深入膏肓學士不讀唐虞三代之書別襲訛謬以取世資臣下不盡誤為明聽之職別覓途徑以希速化水旱頻仍徵求無藝於是奸民乘釁抵隙挈竿而起而天下遂已大亂嗟夫人臣自以三代而後官無世祿及身而止非若三代以前卿大夫保有宗廟乃覆巢之下寧有完卵自古及今當國家興廢存亡之際人臣得有全地亦幾人哉顧予不責後來踵弊之臣獨責前之首開例以壞先王之法者耳以此推之後世言治莫過漢家法祖無過漢文尚矣其次孝宣猶未可輕議也

愛人二章

戰國之世梁王移民移粟而民不加親衛鞅徙木示信而民不加治山東諸國幣帛日走秦闕而秦不見答以為愛人治人禮人之不獲報其常也夫天下有施而不獲報者哉抑戰國之君施惠布政無一而非智籠術馭不則亦實效太速耳故愛人不親非愛之不行行愛之心先私也治人不治非治之不行行治之術先頗也禮人不答非禮之不行行禮之心先偽也所以古之聖人以一身立於天下國家之上未施愛於人而人親未施

治於人而人治未施禮於人而人敬蓋亦其身先正也由是推之後世人主海內既為郡縣秦越皆是一家接壤無隣封人民無外附但使其身既正赦不必數議租不必數蠲平其政以施愛誰則不親刑不必大煩威不必大用明其政以施治誰則不治金幣不必屢賜燕饗不必屢設通其情於上下之交誰則不敬善本則而乎萬邦化競絿而遵百祿如此而天下尚不式化於國國不式化於家吾未之信也

為政章

戰國封君世辟滿天下然當時在人國非見逐於其君則見疑

於其君往往出走異國去之如孤雛腐鼠三代以後不然太阿倒持國柄在手人主動靜如負芒刺嗟夫此國家何等時乎太易於困之五繫之曰劓刖已見傷矣於豫之五繫之曰貞疾幾幾乎無或寥之時也用威既未必勝用術亦未免見疑容屬他援又恐憤事若裴度謂處置得宜庶幾近之顧所謂處置亦非就巨室言也人君舉動內而深宮外而明廷小而嘻笑愛憎大而是非賞罰何在非權奸所窺何稍不中節則毀謗流布重有所拂則桀驁難馴人君處此正甚難耳孟子曰為政不難非易言為政也正甚此巨室之難也夫人君又安可無善道哉語曰

木必自壞而後蟲食之誠使人君謙以持己謹以持身明以燭事公以服物恕以待人警以察幾斷以成務在我不啟指摘之端在彼無容矯竊之術庶幾患可或免耳易曰乃徐有說此之謂也不然斧斤芒刃兩無所施亦惡有當哉

順天章

孟子論德力相役之故謂皆有一定之天嗟夫天亦豈有定哉以淄青帶甲百萬之衆尚不能抗吳同服之諸侯岐山百里之封竟足勝有商麗億之孫子由此推之德且賢天固不能圉卽以力論強弱小大之分亦未有定形也詩曰天命靡常信靡常矣顧論者以七年五年之說為太速謂周文主積德百年猶未洽於天下今何若是其幾也予謂此特未觀三代以後耳秦政暴虐陳涉首難楚人三戶遂以亡秦彼何嘗俟數十年之久一民一士之階歟後世王者師周文不若鑒殷紂祈天永命敬百姓敬群臣漢昭烈勉後主曰惟賢惟德足以服人天下亦惟賢德而後小大始有常形強弱始有定勢不然靡常之命詩人匪欺我矣

滄浪章

戰國之君興兵搆怨危事迭興殺然啟疆顧安之水旱頻仍天

菑也而橫征暴斂顧利之叢脞墮事亡徵也而般樂怠敖顧樂之及至外侮踵至隣國肆伐敗亡隨屬乃歸之運數曰此天命也嗟夫此其孽豈自天作哉孟子曰自取蓋誠自取也顧三者亦有別安其危驕主也利其菑暴主也樂其所以亡庸主也人主有一於此國未有不危二則其國削三則其國亡後世漢武帝尊事西南夷遂致海內虛耗唐元宗躭意後庭之樂乘輿卒且播遷僖昭之際旱蝗千里猶日朘削卒致盜賊滿天下覆宗絕祀非明驗歟然則人主欲敬天以圖存舍恤民省菑制節謹度而外更無他道已

得民章

孟子所策得天下於民併主順於敵每主反盖就戰國時言也三代而後王者郡縣海內貴有常家尊在一人安得設淵叢之形爲不祥之說以駭世哉是特未懲前事耳太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泰惟自視一世二世以至萬萬世於是始陳涉一呼從而起者數萬是藉苻之澤皆淵綠林之野皆叢矣故陂魚陂爵之說在戰國可爲踵事湯武者歆在後世正可爲繼體守成者惕也水旱頻仍盜賊蠭起七年之病也刑不意重徵無橫加三年之艾也歷觀唐宋之末有明徵矣然則策

保民心於淵叢未有形似之世何必聚所欲亦去所惡而已矣

自暴二章

國家隆盛之際黨庠術序子與子言孝弟與弟言弟皆敦尚仁義而厚親長一時風醇俗美豈不於都稱平治哉迨末世視孝弟爲曲謹鄙仁義爲迂譚事多行險僥倖不由正路身逐奔走華競靡有安居而天下亦因以大亂豈不哀哉揆其初不過自一二人始不好爲易而好爲難不樂就週而樂馳於遠以是博名高耳而其後巧附之徒遂因以取富貴處奸者爲豪傑浮薄者有顯名是以君子甚惡夫隱怪之作俑者蓋爲天下也非止爲一人之自暴自棄也以此一人足亂天下有餘也

穫上章

三代以下郡國長吏稍能布德施惠其民遂謳吟思詠立碑善治去之日甚至卧轍攀轅如嬰兒之失父母朋友一與定交終身靡易宛事成事甚至可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治民信友猶一二槩見獨至君親則不易言韓退之誠可以馴鱷之暴而不足弭皇甫鎛之奸忠可以開衡山之雲而不能解憲宗之惑至若事親世萬無有曾參閔子章子其人一遭斥逐士論遂爲不齒嗟夫此豈古今之殊哉善乎孟

子天道之說也夫人臣子之於君親亦貴動以天耳動以天則呱呱赤子啼笑雖殊順親則一蹇蹇孤臣俞咈異致媚主則同此以天感彼以天通亦惡知其所以然哉不然孤遺稍萌彼此懸絕執理太確徵逐君與親有望之而意怍矣然則思誠之說孟子蓋以勉天下之爲人臣爲人子求誠而誠未至者若曰苟至於誠庶幾人盡而天見云耳

避紂章

太公歸周一事見之經傳伯夷則未之見見之自孟子始蓋寓言耶大凡國家改革之際每以豪傑去就卜時廢興孟子當時

之梁不可之齊不可負太公伯夷之望而竟無所之蓋自況耳

顧子即太公伯夷推之爲天下之大老正不易太公歸周卒以造周爲開國元勳伯夷歸周又不從周爲思殷義士或遠或近或近而卒終於遠聖人之行不同固如是夫嗟夫孟子一生之齊之梁而必不肯之秦學太公伯夷而又不肯妄有投足學古人者若孟子可也

求也章

孟子定戰國富强諸臣之罪以辟草萊任土地次韓鈐捭闔之下非爲李悝衛鞅寬一律蓋甚吳起孫臏諸人之辭耳師行而

糧食大軍在前輜重在後此孰食之需竟何出耶顧予因是竊嘆古今之異也古之悉索以待征繕今行伍日空而腹削日甚此腹削亦何歸耶按籍有兵戰則無兵方今求一善戰者不可得顧罪之耶若夫藉兵爲壑日事敲扑而賦粟不倍不獨棄於孔子即冉求亦棄之矣此予之所以撫卷太息也

眸子章

觀眸子瞭眊之說而知誠中形外之幾亦大可畏哉蓋一正一不正而瞭眊兩分忽正忽不正而瞭眊互轉雖欲掩著又何容掩著也孔子論觀人謂察其所安究察安之法始於觀由視以

密而詳孟子論觀人謂莫良眸子究觀眸子之法在於一眊一瞭簡而捷由孔子所論千古之人餙忠餙孝誠僞難逃由孟子所論覿面之人爲正爲邪中外莫掩嘻盡矣

恭儉章

戰國之君不惜卑辭厚幣以招賢者及士至又必欲士前必不肯王前甚至鄙爲迂闊而無用造廬就見之風卒少槩見其或勉爲節儉身不重帛馬不食穀乃取民又不遵制田不什一關市有征宅廛有征所爲恭儉蓋在聲音笑貌間詎賢者可欺百姓可欺乎自是以還芳規益邈如宣室之席累前止葦受臣下

章疏身衣綈七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又蠲田租之半以給貧者若漢文帝眞可謂千古一君矣史稱恭儉出於天性豈不信哉

男女章

戰國之士非招亦往折簡可辱不臣亦見倨厠可前率不守先王之禮曰姑以從權使有濟耳嗟夫天下有如是自賤而可爲權者哉蓋權者所以輕重乎物而不爲物輕重者也若使世足以重輕乎我我不足爲世輕重是欲用權而權之輕重已先失矣戰國之士所以能立譚取卿相亦多至逐死車裂爲是也由此推之天下後世功名之際君子甚不可苟權乎已權乎人又

權乎世兢兢乎守先王之禮而不敢枉道以徇人非不用權也正唯權知有所極重而不敢自輕也安得取嫂溺手援禮之輕者同類而相提也

教子章

古者甫成童入小學出就外傅年舞象入大學親師取友敬業樂群凡此者欲使其見益加廣業益加修也若執此爲父不教子吾未之前聞蓋子必亢宗父之志也家有象賢家之幸也敗類失德不祥孰大於是而乃曰父子之間不責善是嘻嘻者必致厲嘻嘻終罔吝矣孟子之說蓋有取而也亦見當時如章子之出妻屏子良亦太苦骨肉之間人所難處耳嗟夫骨肉之間無善處之術至使當世止能見其跡不能見其心欲辭厥咎亦惡可得哉

事親章

戰國之世功名之士朝秦暮楚不顧失身迫至立取卿相三牲五鼎以養其親遂詭謂爲父母顯榮未幾其身卒逐死車裂嗟夫曾子古之大孝也曾子之言曰啟予手啟予足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故不失其身始能事其親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前聞此非孟子之言曾子之言也蓋立身揚名父之志也使名欲揚身且不立度父之志亦已大傷由此推之士君子窮困不偶遭罹患難志苟可樂菽水罔愧身不可辱鼎鑊何辭不然此向者曾子之所羞已

格心章

正心誠意之說後世率鄙爲迂譚蓋人臣遭遇大順主聖臣良君心無非何所事格及至主德在昏明之間用人行政常得失相半於是毀廉折檻補牘伏蒲之臣始得因事納規因人補救稱一時良弼有回天之力求如桐宮既還克修厥德者幾君垂紳立朝正己正物者幾人其以正心誠意爲迂亦何足怪何也非君心之非不能格不必格也時無大人也乃若所謂君心有非亦非盡庸主之故矣齊桓公英主也當時所用之人如陽朋賓須無諸人皆在顯位何所事適所行之政如作什伍寄軍實招携懷遠皆無關失何所事問乃魏內寵後宮如夫人者至有五人易牙豎刁相與獻諛蠱惑卒終於亂由此推之非在君心此非可以口舌爭也人適政問亦何益於治亂之數哉善哉唐太宗之論亏也然而唐太宗之聰德亦多魏徵諸人誠不能不貳愧已

不屢二章

毀譽之興多出自不經事少年浮薄之士有人於此此事是矣彼事未必若是前路是矣末路未必若是顧譽之要爲揄揚不置又有人於此此事誤矣彼事未必然外有可議矣中藏未必然顧毀之備爲苛責不置凡此者受譽受毀之人未必有增損而毀之譽之之人其底裏已可知矣蓋少年浮薄之人原未身任天下之責初不知人之懿行終始難一士有隱德時事常違向使以身處人之時處人之地烏敢若是嘵嘵輕置喙哉所以厚德君子敦重周慎口多擇言彼誠歷事已厚深見人難譽人難毀耳後東漢汝南諸君子誠負咎已

人之患章

古人之言曰無以學術亂天下夫學術亦安能亂天下哉乃觀海內怪迂之士此有所倡彼有所隨一偏之言遂出而逆攖大中至正之上生心害政發政害事莫此爲甚嗟夫彼倡此說者不過好爲人師耳不慮爲世大患若此故爲講者學術之正也學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以孔子之大聖尚曰吾志意不立子路侍言語不給宰予侍禮樂不娴公西華侍於心悅誠服之徒亦借相長之益況下此者乎卑比不撤僞辯不止誠世大患已

從子救二章

後世學古之士徒傭呶者亦何多也稍得從貴人之後即爲鶚鳴犬吠亦所不辭較行道乞人更有面孔無他皆苟富貴也樂正子善信高品何遽至此孟子正慮其偶一失足後漸流至此而不知耳易曰鼎有實慎所之也又曰旰豫悔遲有悔君子於投足之際可不慎歟

不孝章

三皇之事若有若無五帝之事若存若亡如舜不告而娶一事亦無所考蓋自伏羲始制嫁娶至周禮始大備按世系堯舜皆

黃帝之後是爲同姓堯女尚且女舜則當時必告父母之說不能相責可知且不孝有三之文亦非舜時所有必以此曲爲舜解是猶以周禮律唐虞也孟子之書多有所況若執爲舜辨豈解人哉

仁之實二章

君子之爲道也莫不首言型仁講義明禮習樂及縱觀天下萬物無不有仁以相接有義以相守有禮以相安有樂以相和乃家庭之間惻怛一見其端則型仁講義明禮習樂總爲有其文不既其實究竟離跂爲智仁義皆僞而禮樂俱廢嗟夫天

下有本實撥而枝葉暢茂者哉舜治有虞氏之天下者也當時
暫聊底豫而天下化五品之遜遜以此也鮮愠之歌歌以此也
有虞氏無仁義之說而民以親有禮樂之文而舜不恃無他隆
古之世人各敦其本實者而已矣所以化天下不難孝弟實難
耳如舜盡爲其難者也由此推之黨序術序董以仁義禮樂未
必卽化里巷之間一聞稱說古人孝行無不感激流涕非明驗
歟

舜生章

孟子尚論舜文宅里國邑遷徙邱墓甚悉地之相去誠千有餘

里一在夏商之前一在夏商之後世之相後誠千有餘歲乃追
論之曰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嗟夫以恬胃之仁與好生之
德服事之誠與南河之避大節畧相似歟夫是安足比而同之
也文遭之暴主與揖遜於一堂終不同秉鉞之專征與命官之
敷治終不同而乃曰相合豈不謬哉及讀至先聖後聖其揆一
也而後知此教尚論古人之法耳盡揆者謂以我揆度其時地
而推之也若是顏子之陋巷可進而與禹稷同道伯夷之北海
可縮而與太公之東海同心天下形跡之間豈足以論人哉出
處語默窮達汙潔聖人之行從來同不同已

濟人章

天下有爲政而可沾沾示惠哉夫壺漿飽德細人之志也解衣
推食曲士之行也而君子不爲豈以爲非惠而不貴哉以爲是
立窮之術也夫乘者君子之器也語曰寇雖微不以比屢言貴
賤之殊也而乃以濟人貴而賤用之將何以明體也且子產亦
何以立窮之術自窘也此有所濟彼有所遺今日有所濟明日
有所遺有及有不及是尚得爲惠乎由此推之君子有大道欲
使人無飢爲制田里推食食人非政也欲使人無寒爲教蠶桑
解衣衣人非政也欲使人無歲凶爲教耕三餘九移民移粟非

政也欲使人知遠辟爲明罰勑法數議救得免死非政也子產
治鄭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儘多善政若乘
輿濟人一事誠不能無議孟子之論蓋非苛也

親臣章

孟子寇讎其君之說抑亦太甚聽之猶令人心悸或曰對父言
慈對齊宣自應如是顧爲臣何可以是藉口也古人之言曰人
自可忘有不可忘盡德忘之謂也夫惟人有德於己尚不可忘
有怨則當忘之況君父之際乎厥後燕有樂毅毅事燕昭王忠
讒間不行及昭王死子惠王立乃聽齊人間逐毅毅奔趙趙王

乃與殺謀伐燕殺涕泣頓首曰臣昔事燕昭王猶今之事大王也若後得罪在他國殺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子讀此掩卷太息曰嗟夫田文衛鞅之罪上通於天矣雖然對父言慈子終不敢謂孟子之言非是也

無罪章

嗟夫天下後世士君子何見事之遲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孔子讀易至此而喟然嘆曰其知幾乎夫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豫生以醴酒不設遂拂衣去慮楚王將鉗我於市況事已顯顯在眉睫之間乎厥後魏晉之時孔北海以無罪殺矣

荀文若何不去張茂先以無罪殺矣陸士衡何不去及至禍及又已莫救揆其大畧非才智之士欲苟就功名見幾而不能作則文士華而不實實不能見幾耳讀孟子之言可畏也

君仁章

大服人心之故非盡術足以使力足以制也蓋亦有道矣況君臨天下者乎夫人君之喈殺與威亦爲是群下多私百姓率奸宄耳詎知破群下之私懾百姓之奸固不恃此也主立威而後羅鉗吉網之臣進主好詐而後投匿告容之奸售主言利而後榷酤筭緡之獘開主黷武而 開邊出塞之役興主好佞而後

指鳥爲鷺之諂至主多愛而後包苴賄賂之事繁若夫民俗回易轉耳曾恭龔遂漢郡邑長吏也恭治中牟而稚子有仁心遂治渤海不軼之民莫不賣刀買牛賣劍買犢況君臨天下者乎語曰君表也臣民影也表正則影直孟子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之說信不誣已

非禮章

曲士修咫尺之誼爲世所譏笑彼自以爲是曰吾守吾禮吾行吾義耳夫此而可以爲禮可以爲義哉禮者先王所爲範圍天下之具義者君子所爲裁制萬物之宜也若使一言一動硜硜

拘守而不變則爲禮義者且爲禮義困天下尚復有爲禮義者哉蓋隨時取中者大禮之則也隨地制宜者和義之衡也是故不徑不竇禮也孔子遭桓魋亦有微服過宋之時有言必踐義也孔子於蒲盟亦有不踐之日學禮義者學孔子可已

中也章

孟子於不中不才子弟專責父兄有子弟不教此誠父兄之過顧子專責子弟蓋父兄不當棄子弟子弟自棄且奈何漢馬援遺書誡子弟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吾欲女曹效之杜季貞任俠浮湛吾不欲女曹效也由此推之子弟不才猶不足苛責若夫

不中則固大可畏也昔堯將遜位岳牧咸曰胄子朱啓明帝曰吁鑿說可乎夫啟者開大之稱明有才智足尚一涉浮誕遂忝帝位則凡卿大夫之子弟士庶人之子弟又可知已嗚呼慎之哉勿使父兄欲養而無術可也

不爲章

淺露之士輒欲處囊見頴爲世駭異藏器韞櫝皆所不能究竟摧撞折牙始求息機此天下事所以卒無成也語曰強弓難挽勁弩難開又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周呂望隱於渭濱年八十不求聞達時可待也漢淮陰過里中少年使出袴下辱可

忍也益輕發者少力躁動者無功累瞰累振蘇而後上豈豪傑之行哉是故君子將有爲也識欲沉相以露弗得也力欲大激以小弗試也才欲敦求其烜弗能也氣欲毅困以事弗動也迫其後功業賴以成艱危賴以任人品勳業卓冠千古豈偶然哉孟子曰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斷非虛語已

言人二章

末世之人亦浮薄大甚市井少年時倡巷議朝廷論事乘及風聞甚至細摘睚眦之事橫加汙衊嗟夫人亦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窺見隱匿者有殃我以不肖待彼彼獨無以不肖之心應我乎後漢黨錮之禍亦可謂烈矣揆其初實自卅陵互相譏刺始凡此者亦不必盡出自小人也君子而太甚君子亦受其禍可不戒歟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蓋爲君子謀也若小人後患固無容辭矣

大人二章

孔子論成人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夫成人之稱大人之謂也若夫思義授命久要不忘則必信必果矣當戰國之時士率以滑稽爲多智以觀望爲通才孟子乃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不幾藉以口實益無所底哉孟子之言蓋有

所辨也曰大人有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時非不貴信不貴果也惟義所在有大焉者故不敢以小者妨之耳故繼之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純乎天不雜以人大人利不趨名亦不市事不詭理亦不執何以異於是滑稽觀望事理任乎游移名利期於兩得察其言行不及細人此市井無行之尤耳即輿馬衣服宮室儼然大人烏足稱大人哉

養生章

闕文

深造二章

杜牧謂立生千百代之後未爲不幸蓋以其書具而事多考證確而疑殆少也顧何以學士之家博綜有兼長通方鮮實效至令天下譏學士爲無用亦所學未得其道耳善哉孟子資深逢源之說也溯其源則在自得溯自得又本之深造予因博學詳說之言更爲引繹之深造固何造舍博學不能深造也天下之理著陰陽者長於變紀人倫者長於行紀政事辨得失明是非者長於治此學之所以貴博也自得果何得舍反約不能自得也天下之理泛涉無所歸行事終還之古人名理終還之載籍象數終還之天地此學之所以貴約也以道果何道舍詳說則

非其道也天下之學理不辨則疑於古辨不明則疑於心心不明則疑於事此說之所以貴詳也古人之教親師取友敬業樂群必遲之又久三年九年而後知慮通達非以此歟不然即有所得雖得必失居既不安得亦浮得資又不深一遇事變引經斷疑終屬牽强以我摹古亦費步趨欲求逕源烏可得哉漢儒未備此歟蓋獨多已

服人章

新城三老之說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又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漢高用其策卒滅項得天下由此推之仁不仁之分明義不義之形著而後乃可大服於天下烏在以善服人遂不足服人哉但有服之之心則不可耳齊桓公伯主也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衣裳之會十有二未嘗不大服於天下及一言騐諸侯從而畔者九國然則服人之心蓋不騐之爲也乃若所謂養人則不可易也周文王恂恂西土能使虞芮質成湯事嘗終王天下漢文帝謙讓未遑不事兵革卒能使南越稱臣後世帝王有一善未嘗不自矜即臣下屏息休惕不敢仰望顏色尚安望懷柔荒服卒使遠人向化哉

不祥章

世人所謂不祥之事玉敗亡而止蔽賢之人亦謂國家受之耳嗟夫詎國家受之已乎易曰小人剝廬言君子小人之所藉以覆庇也覆巢之下寧有完卵時無賢人國破家亡而身亦不免然後嘆事勢之無及亦晚已乃有國有家者亦何遇聽此蔽賢者之言以取禍敗哉則亦所謂賢者未必賢忠者未必忠耳誠善之人其辭柔多令人主潛聽而不察若唐德宗謂人言盧杞奸邪朕實不覺者是也甚矣言之不可不辨人之不可不辨也

稱水章

後世何多鹿名之士也殷深源負天下蒼生之望及一出不效

止咄咄書空作怪事字玉兎前邊往不屑之韻眞堪千古乃立名非眞竟死於排牆之下誤天下國家而并誤身可恨也語曰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學不資深遽貢聲譽投以艱大立見窘迫此孟子之所以致嘆於溝瀆之盈也雖然取人者亦何止取以名也荀文若策曹袁成敗如指諸掌不過一明達不拘惟才是任一從容餘智專取名譽然則士習華實關繫國家顧不重歟

幾希四章

孟子歷敘舜禹湯文武周以及孔子益明春秋之義上接唐虞三代也吾聞之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必陷簒弒誅死之罪益其違禽獸不遠也舜以前不必慮也自庶物漸殖必有相賊之時人倫既紊必有相讀之日考虞廷之書無仁義之說然當時庶民不至行同禽獸者則舜明之察之也舜既沒夏禹嗣興惡言酒杜亡國之端好善言析危微之界禹既沒湯嗣興湯執中救時弊之偏立賢無方破用人之格湯又沒文王嗣興求民瘼視民如傷遹道統望而未見武王繼之嚴丹書敬勝怠勝之篤不忘不世周公佐之導大易朝乾夕惕之義蚤作夜思考其闕繼治繼亂爲時不同或君或相位亦各異而要以時無聖人治者必至復亂聖人時不首出亂者不可復治胥天下而禽獸耳周自平王之末由桓莊迄靈景踐王位者凡有十一歷二百四十二年其間弒君凡三十六亡國凡五十二臣竊君威子烝父妾又不可勝紀孔子乃起而作春秋貶諸侯討大夫達王事以扶正天下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益慮其義不明胥天下而禽獸耳越百餘年乃有孟子述虞夏商周之道明仲尼之教作孟子七篇而後春秋之微言始不絕於天下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益慮之也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益幸之也亦自任也由此推之

士生群聖之後廢明聖之德墮前賢之述作厥罪豈其微哉士而坐視天下之禽獸也士而不欲坐視天下之禽獸則維君臣父子之大義固不可不亟已

可取章

天下之理率爲貪巧之士所借嗟夫天下之理果可若是其巧借哉夫天下從古及今自朝廷迄鄉黨事或有適宜理決無似是凡兩可之理非理也此皆巧借之士以濁亂天下耳目避公議邀人心者也善哉莊周氏之言也曰貪夫徇利烈士徇名夫烈士人之所殉爲慷慨世之所謂豪傑也一徇名遂至視與貪

夫等又況卑疵之士借時中之說以文貪詐之巧者哉私量竊
齊期死亂楚君子方欲明大義於天下此傷惠傷勇孟子所以
與傷廉之士同一致譏也蓋爲天下也正非貪鄙懦之士所
得藉口也

逢蒙章

羿爲逢蒙所殺經傳亦無所考以取友不端責羿羿其何辭但
引庾公之斯爲証則不甚合蓋五倫之屬君臣爲大漢趙苞守
遼西苞母爲敵所得載以擊郡苞悲號對母曰苞今日義不得
顧私恩毀忠節苞進戰破賊母隨遇害苞亦嘔血死君子未嘗

非之由此推之斯之追鄭子濯孺子奉君命也此豈敘師學淵
源之日乎斯惟有一戰而已萬一孺子就俘獻之於衛爲請於
君得釋君之仁也已之願也不則盬之以威鄭其何辭焉乃不
出此而抽矢去金若使衛法不赦欺君縱寇斯之罪無容逭已

西子章

好修不終天下何多見也至改慝從徹百不得一華子魚少與
管幼安同學蚤有名字入宮發壁甘爲奸臣作賊遂汙人齒頰
崔烈少有英稱晚驟陟司徒人嫌其銅臭古今來如是者指不
勝屈周子隱爲鄉里患苦一日入吳從二陸學厲志修行暮年

州府交辟以予所見前乎予隱有幾子隱後乎予隱有幾子隱
信哉不可多得矣孟子謂西子不潔人皆掩鼻非惜其後之見
惡也惜其前之美好不終耳惡人齊戒可祀上帝非幸其貌醜
可屬也幸其修潔足娛耳蓋善喻也

言性章

天下之險阻至水極矣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乃一就下洪濤亦
可安流天下之幽隱至天之高星辰之遠極矣日月有薄蝕星
行有錯行乃一推步伏見遲留亦可布算何者有故然者也嗟
夫人亦以小智自害耳自爲風波安能使世不覩橫決自爲撓

枪安能使世不多愆伏是有我一人而宇宙之災祥始見逆一
世之人心亂先王之成法人皆以爲非利而彼不顧揆之天下
萬世以爲非利而彼不顧而天下遂大亂此小智之所以可惡
而豈智之罪哉或者曰由此觀之則莊周氏蔑蔑爲仁蹝跋爲
義駢枝爲禮之說亦既信矣曰非也先王之治天下仁義德禮
猶疏瀹之有奇插推步之有璣衡也苟疏瀹此是乃所謂鑿矣
人性更將何所驗乎此行所無事之說與好靜自正之說正白
有辨不可不察也仁義德禮乃人性之故也

公行章

嗟夫吾之地何地哉王命儼臨泉實咸在萬耳萬目之地尚且纖塵曙嚮備諸醜態而不惜又況昏夜之間乎無他富貴灼人耳乃當時又有不臣位不踰階之孟子此何為者也毋惑乎人以為迂而無當也

仁禮章

孟子論處橫逆而以虞舜示法舜稽當時舜無是事大率謂瞍與象耳予讀此而喟然嘆曰嗟夫天下有橫逆而出家庭者哉乃橫逆出自家庭特舜為然哉橫逆出自家庭不獨一舜而獨稱舜固知家庭之橫逆為難處耳孟子之言曰非仁無為也非

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孟子亦何嘗敢必仁禮遂無患哉孝已悲而申生死幾令訝三自反為不效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亦曰吾之仁有未篤吾之禮有未盡耳舜真萬世之師已

禹稷章

孟子推禹稷顏回同道蓋論其心也又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循未離乎迹矣嗟夫天下聖賢可以跡論哉已溺已飢禹稷之思也天下滔滔厲思與易顏子之志何不如是顧時不唐虞亦且奈何藏為邦之畧處陋巷之中豈陋巷之中遂畢顏子哉由是推之士君子當事則論功揆心則論志故曰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蓋謂是也若鄉鄰天下吾不信也

匡章章

章子之孝能見信於其君見信於孟子反不能見信於父母於國人嗟夫天下忠臣孝子凡冒不韙之跡晦不得已之心亦安能以區區欲白不敢白者求信於人哉夫為章子固極難耳夫章子之責父以善為母也母死非其罪安得不諍母死非其罪而父終不悟又安得不亟諍至亟諍不得父不以我為子我又

安敢為人父且晏然享家室之安甚矣章子之難也孟子推及設心而後章子之目可瞑矣雖然此豈章子所敢必哉

武城章

孟子尚論曾子居武城子思居衛而約畧之曰同道又曰易地則皆然因嘆聖賢應世之跡亦豈能盡同哉夫人臣之道矢死靡貳君存與存君亡與亡臣之紀也曾子處賓師之位自不必同雖然亦其時則然耳蓋周千八百國凡士振鐸所處之地不必皆父母之邦即請大夫子弟相率從遊亦非有王命之重進退優優自有餘裕不然子高之後地處曾子而實同子思則

固辭耳此論地者又當論其時也

異人章

戰國之君皆欲得天下異才以及其身顯名於天下如孫臏以刖至齊吳起以任俠至魏范雎以折脇至秦他如市井鼓刀客舍彈鋏其狀貌行事皆有異故能顯其君於當世不則亦能以智計脫其主於難孟子在齊巖巖之氣象齊廷異之非堯舜不陳齊廷又異之於是乃使人瞷孟子嗟夫所貴夫爲天下士者昭昭冥冥無有失德陳堯舜之言行堯舜之行務勉其君以爲堯舜斯已爾亦烏能矯情飾貌以欺當世苟功名於天下哉

齊人章

蘇季子始遊秦大困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爲炊及遊趙佩六國相印妻滕行而前嫂不敢仰視喟然嘆曰嗟夫人生功名富貴益可忽乎哉及讀孟子又有泣齊人之求富貴利達者此非婦人有異一止見榮一止見辱耳昔晏子其僕之妻深戒其夫以自損抑益得之門隙者深也由是觀之天下富貴利達之人施施之驕盡欺妻妾不見耳鳴豫之凶盱豫之悔可勝道哉

于田三章

考冀書大舜登庸在瞽瞍底豫之後後世孝弟力田諸科猶此遺意及讀孟子所稱流浚井完廩于天之號又皆在飭己登庸之日亦止欲舉舜之孝非人悅好色富貴足以易之耳即中多不可解亦事在三代前若有若無大抵皆然猶封象有庳使不得有爲於國則萬世不能易矣蓋周家千八百國大率同姓居多亦爲後世樹兵耳漢起布衣恐萬歲後嗣主無以大服群臣

宿將諸王各領重兵居善地以遙制朝廷未幾指大於股脛大於腰之禍較周更速魏承其敝分王兄弟率處遠籓給羸卒百人有同氓隸此皆失親親之道且非爲宗社生靈至計予嘗讀史因追慶廷分封之善有四一處岳牧之上其位尊一使吏分職其體優一無考成其功罪微一子孫即不肖亦不得毒黎民禍宗社其世守遠善哉洵百世不能易矣讀古人之書當取其可行於今者若此類是也

咸邱蒙章

推贊之辭在古亦不必確非不確也不得其意之所存人遂至

誤援爲口實其禍流大乃若禮在嫌疑之際在古未必備而後
乃備者論者亦不得是古而非今如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
之說蓋推贊之辭在戰國已誤認何怪于曾之後山陽陳留諸
公之踵見也乃若舜爲天子而瞽猶仍舊稱及漢興乃有太上
之號於稱名始協然則禮制今較古爲稱備論者正不得執成
見耳孟子舉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之說以闔君不得而臣之謬
又推爲天子父以徵舜孝養之隆其言皆闢世名教蓋可忽乎
哉予嘗讀至此喟然嘆曰有攝相之舜何遂至有攝皇帝之王
莽有無尊號之瞍何遂至有妃門擁篲之太公一奸有所竊八

萬上書之人豈同震廷之師錫一禮無所因家令人臣之語幾
同普天率土之詩可勝慨哉

天與二章

父有天下傳之子嘗萬古不易顧從古又無萬世之天下此非
傳子之失也堯之前亦未有傳賢者傳賢自堯始不再傳至禹
後傳子亦知後世必有借傳賢之說而失之者春秋宋宣公不
傳子而傳弟宋之亂且五世又況如戰國燕事之最謬者乎予
讀孟子一舉而歸之天又舉朱均與啟禹與益賢不肖歷年久
暫爲證因喟然嘆曰大人固之與廢運祚之延促豈非天哉即

處舜禹之地猶必有南河陽城之避又豈敢以天自信哉商周
之初成王雖賢尚在冲齡周公歷年又久伊尹歷年久且太甲
冲齡初政又未必賢似天意在可知不可知之間乃尹與公舉
竟同益守箕山之節由此觀之三代而後禪授多在嗣主短祚
冲人踐位之際此豈盡天意說者以黃袍加體與丹書得石同
一致譏亦非苛論顧嗣主不可不凜凜也朱所謂不肖亦非
不辨菽麥啟之稱賢亦不以敦敏夙成考之尚書囂訟之子遂
忝帝位琴瑟弗御鐘鼓弗考不因席不重味之子遂克敬承以
此知商周而後漢宋兩祚最爲長久漢文之恭儉宋仁之仁恕

豈可誣哉蓋繼世之主當大亂甫夷民生甫定之際國家正如
鳥羽初植含哺翼覆猶恐或傷又況振恒不已乎秦隋短祚二
世隋煬實失其道非盡天之意也此確守箕山之節與祈數過
周歷者皆不可輒言天也

割烹三章

古人未遇爲人賃舂代胥靡版築皆所時有負俎飯牛亦何足
異所異者獨謂以是要湯干秦穆公耳夫與王創伯此何等事
而謂一旦身躁進者能之乎孟子爲尹邇取與之嚴爲矣明擇
主之哲非但辨無是事也蓋志士捐足而趨良臣擇主而事成

大事者正須細微必謹去就分明耳若夫進禮退義終身不過之孔子當時主癰疽主侍人之誣亦何必辨孟子猶兢兢引過宋思難亦不肯主爲証蓋恐後世宮禁之地床第之間巧宦潛通藉此爲口實耳嗟夫所貴爲天下士者豈有他哉華子魚躐金視尹不視不顧何若范增從羽視奚去廣相秦何若衛鞅由景監以進視孔子主顏讎由主司城貞子何若畢竟功業鮮就即就其行亦汙其禍終烈可勝慨哉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言操行貴端智識貴卓也夫士而不欲罔敗罔辱舍守貞又何有別術哉

集大成章

孟子就群聖論孔子七篇中不止一見此則願學之意與學之之法無不具存蓋道止一中爲的乃偏至之詣岐之中又有岐焉非智足以察而力足以詣亦烏有當乎近日餘干胡氏論學曰第一識見不差次之功夫罔間則始終聖智之說洞然已顧大成之所集何以止就清任和論也蓋天下之理雖有萬端人之品誼亦非一致然大要非遁跡山林則力思經濟不則亦夷猶於世耳孔子棲棲魯衛未始非和知不可爲而爲未始非任卒之歸老洙泗未始非清嗟夫烏鳴花落皆有其時堙戶屢屨必有其候時之爲理即鳶鳥無不知之況人而聖人者乎由此推之伯夷當商周革命時自當清伊尹當湯救民水火時自當任惠當天下無邦時自當和何莫非時顧皆各得其所近猶之乎不可語冰也云爾性靈之地萬理畢涵偏至之詣總非所執非孔子將誰與歸孟子獨以時中屬孔子蓋獨見也是乃所謂智也

班爵祿章

孟子所列周家五等之爵與王制相同至六等之爵王制爲詳然與周禮互異周禮天子止有六卿冬官雖有三公坐論之文不列其位地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之說論者謂屬致政在鄉之老故不詳其職王制獨列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意公孤無定位即六卿中德厚望尊者爲之與抑六卿之職皆總於冢宰即冢宰是歟若六卿蓋爲九卿其三卿王制亦止有其文無其職意即六卿之事煩者析之歟至公侯伯之國各三卿子男之國各二卿王制所載甚明考之春秋列國亦止有大夫之稱無卿之稱意卿即上大夫之隆號歟若此則秦漢以後特立丞相之名誠爲非是卒有莽操之臣何以待之若士有三等王制止於元士備紀其數至中士下士並無可考在周禮

亦止雜見各屬職守之間視王制不啻加倍官冗則食繁說者謂周家宮伯宮正膳夫庖人內府外府掌舍掌次亦必以士人爲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之意亦然歟否歟此亦考古者所務覈也乃若班祿之典分地四等王制與孟子相同其謂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與孟子視侯視伯視子男之說又同獨曰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共御以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衆而止取足於百里之內不幾捉襟肘見歟至上士中士下士所食加倍之數王制與孟子相合而所出亦無所考意開方之法有所謂方十里者是歟抑別有給粟之典

歟其在侯國又可類推次國小國不無遞降則地有廣狹非云薄也庶人在官之祿止以事異不以地分蓋用力均也即等而上之事漸煩體亦漸優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亦猶是也周家士大夫率厲羔羊素絲之節豈非以田祿厚故養廉者不須別計歟後世之制設官多重內輕外至班祿又不分內外止論品級以至王畿之士至郡府史胥徒之祿以自潤此竇一開曷有底止毋惑乎簠簋之多不飾矣由此推之周官以六計弊群吏皆獎以廉夫人主曷嘗不欲以廉厲百職哉厲百職以廉而勤廉之與又不啻加倍而使居下烏可得哉

問友五章

孟子言尊賢必稱帝堯言士守道必稱引孔子由今推之尊賢至帝堯尚矣其次莫若師事之再其次友待之餽遺廩養皆以其道猶於古道爲未大失乃戰國之君若此亦何寥寥也粵稽孔子於列國際可公養未衰猶未有終三年淹反遡少時爲委吏乘田反不恤此知孟子望望齊梁之庭蓋亦非激也或者曰亦嚴嚴者非通識不善行藏耳嗟夫舍義路禮門雖有通識將安用哉夫士不多閱且賢也士而多閱且賢則非招亦往誠非是已

友善章

孟子論取友由鄉而國而天下以至於古論古之法又推之論世則取友之法咸備顧古人詩書亦甚多端如伊尹之太甲周公之策命微子離黍之歌樂毅報燕王書屈平離騷宜臼小弁之詩申生屬傅之語使不就其時就其地推之誠烏能此而同哉且不特此也石勒使人讀漢書開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及讀酈侯勸止乃曰幸有此耳即此可見漢高雄略亦可見石勒英識過人朱元晦論讀史如讀一事且勿竟先

問卿章

予讀孟子爲卿之論固嘆古來大臣處危疑之地值失德之朝正難耳如貨戚周之成王叔父也受顧命輔王室循來不利孺子之嫌況其他乎後世趙汝愚宋宗室也厥後奸臣竟以此設斥逐之計漢朱虛侯章誅諸呂功大亦以迎立齊王失職歷觀前史甚矣貨戚之卿之難也顧易位之說殊亦太峻微子啟商元子而賢受不道不諫而去箕比皆國宗臣放桐之事在商又有借典亦不敢妄有舉行豈嫌所宜避乎抑勢有所格乎以此推之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益可知已至若異姓之卿謂諫而不聽則去是也然伏蒲累日補牘再三亦是盛時事末世稍一有違廷杖絙管譴且立至雖欲去得乎甚矣異姓之卿亦不易也魏徵對唐太宗曰臣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子深三復於斯云。

黎水後學曾論孔壁甫著

杞柳八章

孔子曰性相近蓋言同也曰習相遠蓋推其所以不同愈見其同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蓋曰不移似乎不相近矣曰惟實絕少之辭也不移者絕少則同益又可知已孟子言性善祖此乃性善之說出一時如告子諸說遂起而與之角何也蓋去上智下愚兩者而止言相近則堯舜瞍棄紂微比諸人終難混入平等顧孔子言相近就性言也孟子專言性善亦救時之論正欲移瞽象棄紂諸人之不移者耳戰國之君殺人若不足故孟子言惻隱之心戰國之士皆求富貴利達故孟子言羞惡之心戰國之人皆簡賢棄禮故孟子言恭敬之心戰國求富貴利達皆不辨禮義故孟子言是非之心先儒謂其功不在禹下非以此歟乃若才情之論尤無以易也蓋性者從心所生也生有端倪則情見乎其中矣既有端倪而事出焉則才生於其際矣迨見爲事或竟或不竟或爲或不爲則亦或時格勢禁耳不然則有害之者也故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總其要在於養心養其心則性不失性不失則發之爲情赴之爲才天下萬

善之事具足於此矣顧何以必先澄夜氣也夫心主也氣輔也心不足而求於氣則亦共和之政耳蓋爲已喪良心者言也危矣哉此天下所以鮮盡性之人也

一暴章

齊海濱斥滷之國也地廣千里形勝甲天下舉五都之兵下燕於奕爲劫謀勝築薛於奕爲圖合五國之師拒秦於奕爲堵敗魏虜太子申殺其將龐涓於奕爲攻顧卒不能混一天下於韓趙秦楚諸國不見大勝則智爲縱衡之士所榮耳或曰宣王好文學游說之士自騶衍淳于髡田駢愼到之徒皆至齊於是齊

穆下之士復盛王亦何嘗不聽士乎嗟夫縱衡之士非士也與兵搆怨之言日入於耳此於孟子仁義之言所以聽之不專也鴻鵠至而奕秋誨王之不智誠無惑耳

熊掌章

後世貴人宮室妻妾美好之事既全窮乏得我豪傑之事亦備矮夫有以哉人生於世生可舍萬鍾必不可舍豈非以此哉雖然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以狠如虎貪如狠之人猶慶百年之後無隹傳則本心至死未喪莊周曰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豈虛語哉由此推之人昧本心耳本心何嘗喪於人也此正

旦之好惡所以相近也

人心五章

人之一身百骸賅而存焉熒然能視者目也聒然能聽者耳也蠢然能知味者口腹也徵及於一指以身使臂以臂使指亦莫不得其用夫此莫不得其用非身之所能爲也心也心不在即賅存之身亦有痿痺不仁之患又安望裁制萬物役使群動哉此仁義之學不明於天下心學不明於天下也今夫天子穆穆耳自百司庶府以暨郡國長吏何動不憑王靈何事不遵國憲罔僭罔差亦百司庶府罔僭差耳然實則天威不違顏咫尺也

人身之於心何以異於是不然空守一無用之心寘之槁木死灰之地與極綵竹承色以娛耳目羅山珍海錯以悅口腹顧指氣使以逞恣睢其間不能以寸亦終必危而已矣由此推之孟子論養體謂考其善不善無他誠無他也徐無鬼謂魏武侯曰君爲萬乘之主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神者不許也夫人知耳目鼻口之中神亦有不自許者耶則神固行乎賅存之內矣

天爵二章

范史謝漢世名士謂刻情修容依倚道義以就聲價以此見修

天爵要人爵三代以上三代以下皆然顧較之戰國揣摩之術亦復有間樊英稍無奇譎議者猶以進退失據譏之以視後世聲名既起無復故態何若抑子更有進也今日士修帖括之言以爲羔雁及得則倣帚棄之所謂仁義忠信初不知爲何物棄亦棄帖括耳宋張師德及第功名已有階可登猶且三至相門由此推之世無趙孟如有趙孟且爭爲之執鞭羞者其誰耶

勝不仁二章

言四端必言足保四海於齊宣不忍一牛言足以致王若是則仁之大分已明天下之勝算已定乃戰國之時開阡陌則李悝

之說勝作什伍衛鞅之說勝約束軍令援枹鼓則司馬穰苴孫臏吳起之說勝而孟子省刑薄斂之言反不勝嗟夫此豈仁之不足勝哉水火杯水車薪之喻不誣也何也一念之仁方芽之殺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究至仁覆天下穀之成熟也苟爲不熟則莠稗且勝之矣何獨至於水火而疑之又何獨至於仁而疑之予要其獘在於欲速衛鞅曰吾說秦王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王曰王道久遠不能待夫水之勝火謂涓涓不絕江河之勢也五穀之美於莠稗謂苗而秀秀而實如塘如櫛如茨如梁也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乃五年七年何亦不能待無惑乎富强之禍烈且燎原矣

志穀章

學士於世鮮實用即用亦無深效此非用之不必有效也當學之時非所期者淺則所學蹐等無序耳今夫萬石之弓發必飲羽非萬石之弓便可飲羽也其所引者滿也良工雖巧不過習者之門非習者之門不責乎巧也規矩熟則巧自生也孟子論學所以有必志於穀必以規矩之喻也不然一簣虧山九仞棄井不則學止師心事不遵古則亦倏張倏弛毀繩棄墨者耳烏乎可哉

任人章

禮者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也三代而後漢去古未遠二戴之書始出當時又有儀禮凡婚姻飲食繼悉畢備是故百拜三揖杜飲食之爭也人生有欲飲食爲大所以防之者蚤也六禮親迎懼男女之褻也貞女始行人知有父所以明之者豫也由此觀之凡屬於禮雖輕亦重何所軒輊哉今讀孟子周末之時已有任人之說大率以老生之譚不論時勢不辨緩急一言一動一步一趨皆曰先王爲里巷少年所訕笑耳嗟夫王爾何晏罪浮桀紂此范寧之言非過也蔑棄禮文幽沉仁義始自老莊極

於魏晉至今二千餘年猶能回斯人之視聽敗壞萬世莫此爲甚較之桀紂失國禍止及身不逕庭哉孟子紓臂踰牆之辨闕繫益匪輕已

曹交章

闕文

小弁章

怨者人心有不忍恕者也顧亦有能明言者焉有不能明言者焉小弁之怨能明言者也凱風之怨不能明言者也乃孟子一以爲怨一以爲不怨何哉蓋不欲傷作凱風者之心耳然則千

古來不怨者果誰屬哉若漢太子據衛莊賜兩人而已嗟夫凡人子不幸處多憂之地固甚難耳怨則身貧訴屬不怨則路人其親千載下自非聖賢孰有能明其意者哉考小弁之詩爲宜臼之傅所作今讀其詩痛而深曲而且摯賢哉傅也若傅據之石德誠萬世罪人矣由此推之國家大本之地宮禁之選蓋可忽乎哉

宋牼章

利者富强之謂也國家軍日興則餉日不足餉不足則軍益日弱宋牼不利之言亦未盡非顧欲盡去利其持說正須有據耳蓋秦楚之閑非無因以張儀搆之也商於七百里之約實以利言迫秦紿楚絕齊而商於之地又不出則楚已爲利愚甚楚王即不知悔楚廷之臣陳軫之徒獨不見及此乎孟子之欲以仁義易之也蓋切其機也乃所謂仁義者何友邦不可棄仁也寇讎不可啟義也君臣父子兄弟蚤作夜思惟知仁義相勸勉則張儀之言在楚必不入在秦必不出矣其神於戰國豈眇小哉

居鄒章

大夫之問不出境使儲子致幣孟子亦居鄒儲子豈得往哉惟平陸賢人之廬如此其近也乃相君之車騎如此其重斬也此

孟子所以重責之耳至若季任不獨其時其勢皆不得往即使得往以居守危疑之地不遠數百里私交不重行者紓臂之疑哉春秋時衛叔武之死亦疑所致耳後世車駕出幸東宮監國猶來譏問況國君之弟乎由此推之季任之意誠可原也

名實章

君子應世多持兩可一室議者譏之孟子似爲人又似爲己得無幾幾似之乎顧子以齊事揆之齊王待孟子已先持兩可耳孟子在三卿之中而王又欲舍所學而從我孟子處賓師而齊廷議論又聽稷下詆毀齊之用孟子原在用而不用之間

故孟子之自處亦在可以不去可以去之際此與孔子在魯事
畧相似孔子爲魯司寇位非不尊而魯權盡歸季氏孔子攝相
三月行已有兆而君臣共作色荒所以欲遲遲而去不得竟不
稅冕而行者此也若夫浮于髣謂無功可就用而不效此君子
之責世豈有不用而亦效者哉髣之言過已顧不可爲後世藉
口也不用可以去矣又持兩可爲觀望竟不去此羞惡之心且
喪盡又安問仁何似乎

五霸三章

天下兵端不可輒起有其功即有其罪非以功爲罪也蓋兵端

一開不可復止如周東遷自桓莊以迄靈景借王猾夏史不勝
書大戎陸渾洛窺上國自桓文出連帥諸侯以糾禰亂明五禁
以申盟好揆之三王誠可爲功顧延至戰國五霸假五禁以戕
之諸侯幷其五禁而竊之凡辟土地克府庫約與國戰必克者
皆謂之良臣當時山東之國如魯號爲最弱亦不能安五百里
之國而思逞於齊以得志於天下又況七雄之最勝者乎孟子
推原戰端之所自始至以五霸與今之諸侯大夫並入爰書豈
過也哉嗟夫殃民固無論已乃國亦何利乎此也後世秦皇以
兵滅六國得天下僅傳二世不能一朝居亦既大驗然則魯事
幸中止耳不則小國而有戰勝之名非小國之利也即五百里
之地且不可保更無望加多於齊矣故凡爲人臣者欲稍逭罪
戾以無得罪先王以無得罪於天下亦惟務引君以當道志於
仁而已矣

白圭二章

白圭二十取一之說誠謬顧當國計日詘法其術未始不可佐
一時之急子嘗以唐劉晏與圭相提而論圭之言曰吾治公產
如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故智不足以觀變勇
不足以決斷仁不足以取予彊不足以有守雖學吾術終莫之

告及觀晏治賦置駃足傳物價水旱豐凶雖千里不數日可達
倉吏必銳敏雖權貴干請不稍假與圭若出一轍更考圭持身
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僮僕同苦樂晏居室亦然死之日餘
其簿止米麥數斛家無餘物由此觀之此兩人之法皆以嚴爲
道而嚴又先持身誠使後世度支之使盡能杜乾沒絕羨餘不
治家人產又何患國用不足日加賦無已哉至治水或曰圭周
人則孟津王屋河故道已熟或曰魏人則洛汭曹衛之間歷水
患已多利導自有良策何至以鄰爲壑如孟子所言顧當時諸
侯之國各自爲政徵發期會總不合一計惟有曲防一策而已

乃若自漢以後國家建都多在西北土宇既一郡邑皆非秦趙止以轉漕一節遂不能不效曲防河決之患亦時時見告塞河一北徙則漕有膠淺之患併赴一淮河又有橫決之虞雖有神禹亦難兩善卒費金錢數百萬又不得不加賦於民然則以隣爲壑百世不能出自圭之智二十取一之法何不可少師其意耶

不亮章

疑事必無功疑行必無成非盡持兩可爲觀望彼誠見有未確也子一一數古今來成大功立大節決大疑定大難者有一非

胸中灼然故持守劃然必不可易乎是故呂尚釣蟠溪年八十不自疑彼確見時之不可不待也諸葛亮出隆中事無所因藉若燭照數計彼確見荆益之可鼎跱也寧俞周旋於晉雖刖者刖死者死亦不懼彼確見臣誼之不可有他也文天祥赴死燕市仁可取生必不可苟彼確見臣節之不可有辱也僞不疑叱僞太子屬吏雖遶衆見出獨裁亦不懼彼確見此駕黃犢建黃旐者之狡僞惑衆也張公謹擲龜於地雖事之成敗之攻亦不計彼確見事在不疑不必卜也霍光定策廢立雖伊不韙厝大罪亦不顧彼確見宗社非此不安也韓琦出宮頭救黜任守忠雖涉專擅冒嫌疑亦不恤彼確見兩宮之疑非此不解也不亮惡乎執斷斷非廬語已彼瞶瞶者輒持兩可爲觀望又何足怪乎

好善章

子聞之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吐哺握髮爲千古美譚相臣豈盡不知好善顧好善難耳功名之門開佞倖之門亦開珍味滿前參术莫傍此元行冲之所以規諫狄梁公也千古而下求好尚不同而公義相取如諸葛公於法孝直有幾讒諂面諛即在懷才欲試之士此亦何從辨乎大易之言中行也曰包荒又曰朋亡言渙有邱匪夷所思必先言渙其群元吉蓋廬桃李之私也由此推之相臣之於人國自非偏黨並融異同澄化亦烏能盡天下賢豪收之寤寐乃稱好哉

就三章

戰國之時遊說之士其在人國炊桂無資裘敝金盡事亦恒有此亦何必迎之致敬有禮也後漢楚王戊禮酒不設穆生遂去亦何能以升斗之粟致俛首就之乎自子論之士亦行其言耳不行其言致敬有禮亦爲虛拘君子決去已

舜發章

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愚疾豈不信哉因則必亨理所自然徵之於古亦不獨舜說諸人舜說諸人其顯著者耳顧天何以處孔子以天下之大聖極天下之奇窮而竟老於洙泗由此推之天下事不可解者亦多孟子之說止道其常亦烏能於不可解者强爲之解哉乃若周處以州里不齒卒爲名士此亦恒過能改一驗李文靖謂外寧必有內憂契丹既和真宗遂留意土木祠禱無法家拂士良然此固知聖賢之言之不盡已乃著戒如此後世猶有窮愁賫志而懷寶安酖毒者亡國敗家相隨屬豈盡所遇之不幸哉

多術章

此孟子爲教誨已窮者設法耳夫教誨已窮而卽不教誨豈君子之心哉惟不屑之教忽而悟焉是已教矣卽使不悟聖賢教之之心已盡雖然人非木偶豈有如是而猶有不悟者哉扑作教刑無此警策固君子之仁也

孟子通義卷之七

黎水後學魯論孔璧甫著

盡心三章

孔子罕言命杜人僥倖之心也孟子亟言命亦以杜人僥倖之心也嗟夫後世殉外之士所以求富貴利達者不遺餘策甚至身蹈危機足履險地立巖牆之下宛桎梏亦不顧凡以思求則得之耳究竟身死而萬有餘我貪夫割股藏珠奔競夜蛾赴火豈不悲哉乃問其蹈此者多屬平日言心性之士夫言心性豈尚有此失彼殉外者徒知有人而不知有我故舍我而求人違

天而貿禍若斯耳嗟夫心性之地萬善具足嘑蹴則受萬鍾不辨禮義亦受卽羞惡是非兩端且不能盡又安問其他乎是以古之君子隨性所近或耕或釣或卜或醫朝勤所業夕誦詩書得失不知妖壽不貳非計無復之也知天之所與我者內已足而無待於外也此爲君子而已矣

皆備章

聖人盡己性遂能盡人性盡物性非盡己性而後能盡人盡物也人性物性固皆備於我耳與情開落動念榮枯盡有誠然者焉由是而不殉胎不殰卵不夭飛鳥不折方長而仁覆天下矣

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形生以後物我漸分自非聖人鮮能同物事在强恕耳我惡飢而知天下人欲飽我惡寒而知天下人欲煖推而至於鷄豚狗彘不失孕字之時魚不滿尺不鬻於市斤斤時入斬陽木斬陰木無敢或爽皆是也唐太宗閱五臟圖禁笞背漢文帝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除肉刑萬物一體之象至今猶可想見强恕非帝王盛軌歟

行著章

甚矣著察非道之所貴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蓋言有著察而道明有不著不察而道行耳辟人一身而血氣行焉人不知也久病稍愈閱者後通接者復起而後知其行耳若隱怪故欲爲臃腫之患者也

無恥二章

天下士節非恥不立天下風俗非恥莫維國家神氣非恥不振戰國之時士行卑賤士習狡獪塘間之乞商於之詐卽負販行道不爲而士人爲之方施施詡詡以爲得計抑惟士人故卑賤狡獪施施詡詡若是耶管子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厥後殺畫以東諸國各靡靡不振求不肯西向帝秦止得東海一人戰國之世遂成一最無藉賴之世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又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蓋禽獸待之已嗟夫天下事若此可勝慨哉

賢王二章

孟子言士見且不得亟又曰不可得而臣求之於古亦未多見此蓋有激之言爲遊說之士救耳蓋遊說之士不知尊德不知樂義日卑疵於王公之前以苟富貴究竟獨善兼善兩失所據由此推之士人達視其所爲窮視其所守伊尹耕莘一介不取終能佐湯伐夏救民水火華子魚躥金卒身名俱玷爲士林詬屑然則窮居行事蓋可忽乎哉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後來事業皆準諸此非盡欲老死巖穴也

豪傑二章

君子於世依附多則風規不卓寵辱盛則器識不宏古來遊往不屑之韻日空千載前無古人皆不爲世俗累者也戰國之世去古已遠學官之教久衰凡所爲士輒卑疵以取世資所爲豪傑自命不能得一孟子生當其時三卿可受十萬可辭寵辱不驚岸然尚友豪傑之士蓋自況也由此推之士不脫凡累亦烏能自奮乎阮嗣宗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嘆蓋嘆時無高賢京邑之中皆有韓魏之家者也不可一世之意方恨古人不見我已

佚道三章

後世人主有給復之典以恤民勞有畢教之條以寬不肖詔下之日亦能使仁聲先路而至治罕覩及觀王者於民未嘗無利亦未嘗無殺而不庸不怨若此其相忘者何也則淺深之殊也是故教民以仁民知親上教民以義民知敬長終事守財猶其一耳民生其時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履地而不知地之厚王者之治抑何若此之隆哉顧三代以後何以得此自予論之勞佚均生殺審條教明而天下可治漢家以王伯道雜治張著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蕭何次律令行之既久文景之世民物殷富幾致刑措久道自然化成過化存神猶未敢迂言已

良能章

孟子著仁義之說當時相非者不止一家是未明一自然之數也今夫君子之於天下知足以鏡萬物能足以制萬事一逆自然之數揆之千里而不達揆之跬步而不達無他知非良知能非良能也今有人於此遇親而愛油然遇兄而敬蔚然此自孩提稍長已然矣君子之治天下率一世而肫然有仁以相接栽然有義以相守亦本此達之而已矣是故理不足以同人者君子不以之強世道不足以通之天下者君子不以之責卑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易知易從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故仁義之說胥一世而孩提無異術也

深山章

至人之為道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其應物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亦若是已矣大舜居深山大舜無為也故木石鹿豕可相安也大舜為天子大舜無為也故九官十二牧可不驚也及其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若決大舜無心也故廣延詢岳咨牧與深山數而問睛無異也得一益大水之後繼以大火而舜不懼得一禹大災之後繼以大工而舜不疑發言盈廷而舜聽之精當機即行而舜赴之速其靜淵涵其動也淵溢自非穆然無為亦烏覩若是哉由是推之人一有意故應不神外韄中堅柴柵多有而況帝王之治天下者乎

無為章

獨至之行聖人不以之繩物衆有之理君子乃以之責人堵問饔足齊人亦振於中庭簞食豆羹嘑蹴難施之行乞由此推之萬鍾則受世人曷有不為富貴灼人貧夫何所不欲顧為之者其事不為者其心也欲之者且耆之心不欲者乎且之心也由來祇痔吮癰雞鳴狗盜倒匍膝行望塵則拜直夜叩閽門八風

高麗舜豈盡本心則然哉舍生取義匪效伯夷辭富居貧非希巢許求我夢寐即安而已孟子曰如此而已矣蓋直達之辭亦易之辭也難爲之事豈以强人哉

德慧章

予嘗讀孟子至此而喟然嘆曰嗟夫屈平申生豈盡非後物哉上官之譖可以去矣而又不去究至困於子蘭內阨之寃廷臣知之諸公子知之矣竟謂君安驪姬不一自明而死屈平申生

亦何不慧之甚耶此非人之所知也蓋德慧術知明哲之事也不忍用慧不忍用知忠臣孝子之心也讀屬宗臣親爲父子有死而已兩人之志亦曰吾令天下後世知吾心耳豈眞不達一至此哉德慧術知之言亦哀天下之爲孤臣孽子者耳非以與天下之爲忠臣孝子者也

容悅章

孟子敍臣四等而首容悅嗟夫有以哉唐虞之時止有宅揆亮采之臣耳無論天民無所容相時之哲即大人正物之功社稷臣安社稷之績亦何所見亦惟叔季朝廷不能無容悅之臣而後諸臣乃各以品誼才猷自見耳太易之書陰陽消長之書也其於否也曰大往小來蓋嘗此讒奸諛佞之臣滿於君側君子內度之已外度之世上觀之天蓋知此非君子道長之時也有

舉身而退已耳爾時安社稷之臣始出而以口舌諍謂君安於容悅則社稷必不安又有大人出衆奸之去如距斯脫衆賢之進如茅斯拔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天下而正物之功始見故古來人臣功業隆重皆自轉否爲泰轉亂爲治之時見之讀孟子至此令人愈思見唐虞之世耳

三樂二章

君子三樂一性也顧有得之天者焉若父母兄弟是也有得之已者焉若不愧不怍是也有得之人者焉若得英才而教育是也三樂不可得兼在天在人亦何可自必所可必者止一在己者而已時命大順申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不爲加時命大謬行吾仁樂吾義全吾禮智不爲損出則申申入則夭夭父母在菽水可以承歡弟子及門函丈之間可以講書論道豈不油油然可以自得又何羨人世之寵榮爲哉

養老二章

以燕以饗三代以上養老之文也賜高年粟帛三代以下養老之文也而要制田里教樹畜節財用薄稅斂則無以易蓋修其文不若修其實使民自相養爲善顧其法不可不考按周官地

域溝樹之政掌自遂人而山虞林衡莫不各有政按漢以後勸農桑勤本業皆掌自邑宰而水利魚鹽莫不各有政漢文之時海內殷富民率躬孝弟而重犯法致治幾比成康由此推之民終歲勤動不足以養其父母而乃曰養老吾不信也飢寒盜起萬井無烟昏暮叩人之門戶求冰火且不得欲以仁天下得乎

東山章

君子之爲道也登高必自卑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蓋貴務本也進學之法學記一書備矣而先以少儀坐作應對進退周旋無不悉備蓋郁郁乎文也哉三代以上師舍是無以教弟舍是無以學所貴成章者此也精義自可入神由器自可見道所謂成章必達者此也不然登泰山而舍林麓遡大海而忽涓流君子能乎哉是故孔子大聖也而人人可爲州里之間鄉塾之內灑掃應對孔子在也若仁若聖孔子不居非不居也學不躐等也一射一鄉孔子在也博學成名孔子不受非不受也漸而有本也由此推之時習無正業退息無居學氣質不化而岸然自好豈君子所貴乎

鷄鳴章

千古聖狂之界豈遠也哉孟子於千古之上舉一舜千古之下舉一蹠以懸絕不啻天壤之人乃並聚而處於一間嗟夫南行至郢北面而不見寅山則去之遠也其初豈若是哉彼舜此蹠彼此未分無舜蹠之名也朝舜夕蹠朝夕未嘗無舜蹠之行也外舜內蹠外內未剖無舜蹠之疑也正當問之平旦耳孟子曰鷄鳴而起蓋言其間不遠也少間爭門而出爲善則百善歸焉爲利則百惡歸焉則相去不啻懸矣微者愈微則危者愈危自非明智亦烏能邃然覺悟然悟乎

揚子章

中者一時而已矣天有四時極寒極暖乃適於中人有百行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乃適於中是故顏子居陋巷不改其樂似乎爲我而非取爲我時在春秋也禹稷當平世八年於外甚至股無胈脛無毛似乎兼愛而非取兼愛時逢堯舜也伊尹耕莘朝而襁褓暮而阿衡前爲我而後兼愛似乎執中而實非執中前之時未遇湯後之時既遇湯也夫權輕重乎物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亦安能比而同之使必比而同之又安能輕其輕而重其重乎君子之行固不同矣明智通識隨事行藏確乎不拔說在太易之論潛龍已

飢者二章

孟子於求富貴之人亦醜詆已甚愧之以行道弗受鄙之以乞人不屑而卒不知止無飢渴之患而有飢渴之害嗟夫麋鹿食萬蛆螬甘帶鴟鴞嗜鼠此數者烏知天下之正味哉無他甘之也彼飢渴之害心何以異於是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者分辨之謂也孰爲正孰爲不正於油油與偕之中而有確然不易之守則天下之足以害心者舉無足以至我已由此推之君子於世笑罵由人求容容之福鮮皎皎之操皆甘貪甘飲之情也安宮室之美享妻妾之奉子孫四薦甲天下亦何有飢渴之累而爲此柳下惠真不可及也

掘井章

半塗而廢棄亦甚多孔子惜爲山孟子傷棄井要其病大約有三一進銳退速傷於急切一自足中止傷於滿假一姑舍是傷於徙業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嗟夫豈末路之難哉苟且即安而二三其德是以難耳故棄井之喻蓋惜其有初之鮮非惜鮮終之鮮也

性之二章

古今來前人大美之事率爲後人所借是故有大賢即有大奸有大美即有大惡堯舜尚矣如商周湯誓武成諸篇後世斬竿揭旗莫不以此黥口挾厥所於則桓文實爲之先罪任倩則五霸其首稱已且不特此也莞寐禪授爲燕子之所借周公金縢一書爲王莽所借伊尹放桐一事爲董卓司馬昭孫綝徐羨之傅亮所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蓋防之也防之者何蓋畏其卒也嗟夫唐虞而後世變江河有仁義以維之又並其仁義而竊之亦何極哉此君子所以致嘆於末流也

素餐二章

君子於人國其君用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則孝弟忠信事何如其大也顧非其事殊其志先自殊耳窮君之時一卓一木一鳥一獸不殖胎不殰卵不夭飛鳥不折方長非迂闊也今日之鳥獸草木即他年拭目之蒼生也簞瓢顏巷半菽不飽蕭然窮餓捉襟肘見內履踵決而一介不取非矯激也今日之揮金蹴金異日之行汙行潔由此其分也由此推之後世之士一寇進賢殺人媚人爲鷹鸇不爲鸞鳳簠簋不飭爲碩鼠且爲豺狼則誦讀之時祈嚮先謬也士不志仁義而漫曰大人大人豈公卿大夫之謂哉

仲子章

闕文

桃應章

聖賢之論皆有所指如瞽瞍殺人皐陶執之一論語甚奇怪揆之戰國大率爲當時封君世辟發耳蓋當時在齊有孟嘗在魏有信陵在趙有平原在秦有穰侯一時殺人避怨之士皆得入爲上客司士避投鼠之嫌遂不敢問故拟爲此論不然漢田叔燒梁王獄辭前史猶嘉其善處人骨肉之間何皐陶見不及此或曰太上之號自漢始有舜雖爲帝瞽時尚在民間夫象不弟舜猶封之乃瞽爲天子父曾新豐之娛不若此亦不通之論已

若竊負而逃之說誠有闕天下萬世天理人倫之正分羙置俎漢祖之罪誠無容追已

廣居章

孔子燕居申申夭夭廷見溫良恭儉讓孟子平居睟面盎背見諸侯王泰山巖巖觀孔子之氣體似仁居多孟子之氣體似義居多自予論之孔孟之相似則魯宋之君相似也無以異也孟子當縱橫之世士氣喪盡安步足以當車草衣足以當文繡環堵足以當法宮廣厦移氣移體理有固然豈足異哉由此推之上貧自廣耳誦詩讀書履仁踐義民吾同胞物吾同與其守覆之罹何如而又羙人世之寵榮哉

泰哉章

獸畜不終猶鞭之耳逐之耳豕交則可生亦竟可殺後世楚王戊醴酒不設穆生去申公白生不去王竟衣之赭衣使杵臼雜舂於市若是乎際可公養之間之所當審也易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固見幾而作矣此孟子之所以不終老於齊梁也

形色章

三代以後異端之教莫過二氏釋之教滅形歸空老之教鍊形

滯有是皆爲病及讀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而後始知形性合一功夫無異操也蓋性虛體原無可以指言功夫從入尚在茫無着手之間惟實指一形則施功有實地矣孔子與顏子言仁由己克己一歸於視聽言動非即此數五官之用不失其職則職思之官不溺其官天之與我貴賤大小分有不同而體無虛設隨其所職各踐以實視受形之初寧有異哉故踐者實其職之稱亦如其初之稱也滯之非滅之亦誠非也

堯喪章

聖賢之言能入人心如雖一日愈於已之言驟讀之令人欲悲欲泣嗚咽而不能已況身當其境者乎明定制有庶子爲生母斬衰三年之文無嫡在降等之文而後乃快於人心已世人不遵古禮甚多何獨此一事必欲遵古生周從周孔子已然若夫奠之禁而弗爲誠萬世罪人矣

九教四章

古之君子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則相天下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則師天下是故教有等則因材而篤教有程則確守其法教有術則曲用其方夫仲尼之門深戒悅不若已南宮之徒從未一

稱家閥有一於此則時雨之化且不能施況成德達材答問以下者乎繩墨彀率教者不廢挾貴挾賢道所不容即百世而後私淑於人亦且稟承灑掃應對可以精義入神學山學海惟人所自擇已

不可已三章

君子於天下功有漸及事有要圖此非舉一廢百也天下之事無一事而可棄施無一功而可曠取蓋有所當務也廢弛之極於不可已而已且勿論即無所不薄之人揆其初亦不盡甘心於薄或亦無本故不能推太廣故不克竟耳此進銳退速天下之大戒也故君子於民物非遺之也由親親而後及之事有緩施也於天下之務非不急也親賢人以理庶務功有要圖也竟無之時敦睦九族以至鳥獸無不咸若選於天下舉禹益舉稷契皐陶天下遂無復有飢溺之憂禽獸之患此非知得也知先務也由此推之帝王欲仁覆天下事鮮宏綱功無紀要亦烏能馳情廣騖以博施於天下也哉

不仁四章

戰國之禍始於春秋春秋書戰二十三始桓公十年來戰於郎書伐二百十有三始隱公二年鄭人伐衛書伐六十始莊公十年公侵宋皆非義戰孟子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蓋罪召陵城濮之師亦非義也蓋征者正也上伐下也不廷不廣王者爲之征伐以正之乃桓文並其征伐而竊之厥後二百餘年至戰國抑又甚焉善戰善陣之臣皆謂力可以取天下假血流漂杵之說以欺諸侯甚至如梁惠王以其子爲孤注以求勝於齊而竟敗於齊嗟夫時無湯武敵國相征禍亂不已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積骸如山流血千里秦并天下長平一坑較之漂杵抑又過之究竟六國滅而秦亦亡靡爛其民以求土地尺寸之土地亦非其有善戰亦何益乎揆其所始實始春秋春秋桓文誠罪之

首已。

梓匠章

吾聞之巧者不過熟者之門此言服習久則規矩自神巧正自規矩生耳故凡巧皆學者之能非教者之能也若斲輪之對齊桓者是已疾徐甘苦有數存焉父不能傳之子子亦不能傳之於其父尚欲諄諄然命之乎明於此則操縵祼服博依而外凌節之施躐等之學兩皆非矣此君子所以欲其自得之也

飯糗章

人之一身窮達互歷若舜最懸絕矣顧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非

舜安飯糗茹草也舜自安舜也被袗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非舜忘袗衣鼓琴二女也舜自忘舜也浮雲過空不但富貴浮雲貧賤亦浮雲在中之樂不但貧賤別有樂即富貴亦別有樂諦期若是然後深山木石有廣氏蒼生始得畢至其前矣由此推之孔子曲肱顏子陋巷何不如是不然寵辱若驚止見一我處地稍殊故態已失是誠卑卑不足數已

殺人親章

禮有不共戴不反兵之文所以扶孝子弟弟之憤也顧必手刃事聽時勢尚在偶然或不必然之間孟子謂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則天道好還假手更遠又何必取心祭墓乃稱快哉三代以後此事最多漢山陽公不受生金酬酢之悵亦厥祖待降王子嬰仁厚之報耳吁一問之論誠可畏已。

爲闕章

闕之有賦所以寬農也按周官以九賦斂財賄門闕譏其七則譏而亦征周固行之其所以行之不害則以商利闕無盜賊之虞國利商不至大困乎農耳後世竟商農兩困矣土敝不長農甫鋌刈斗米千錢闕吏重徵行商不至物價復踊商困而農愈

益大困盜賊安得不滿天下哉撤其所以則闕吏非其人耳唐劉晏掌鹽鐵凡分榷之官必用士人當時國用粗足而商亦不至大困非以是歟

行道章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仁義之民可使赴水可使蹈火況妻子居室之間乎孔子論州里可行蠻貊可行則忠信篤敬爲之也後世醇德之士九世同居則百忍一恕爲之也六合之內千里之遠身使臂臂使指同此道也周於利章

君子之德人知則在治開治在亂撥亂人不知卽老死牖下不辭無他私利之見不亂其胸中耳伊尹就湯堯舜君民使不遇湯寧一介不取繫馬千駟祿以天下寧弗視弗顧而已又況詖淫之教足以惑其見哉田舍翁多收數斛麥誠不足驕人已

好名章

千載之後如王莽斯節爲恭儉爵位愈尊節振愈觸賞賜邑錢悉以享士卒之攘漢天下止聞有舍小以取大者未聞有舍大而取小者也若孟子之論蓋觀人於所忽也意敗於矜持行衰於所借也能爲王莽則取天下不能爲王莽則竊時名自非君

子旁觀甚確亦烏能窺見隱匿乎由此觀之萬鍾不受一如嘑蹴昏夜之間一如明庭斯爲真能讓也已

不信章

太史公屈原列傳曰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臣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聖君治國累世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賢者不賢也故不信仁賢之國彼非不欲仁賢亦所謂仁者非仁賢者非賢耳公卿大夫簞簞不飭禮義安在掌樞握計權宜百出政事安在是非混淆賞罰不信上下安得不亂鑿趾益高割肉充腹財用安得復足一旦有急人無紀綱

士無騰飽規避觀望尚謂有人哉空虛非朝暮晨星之謂謂有人而無人也此太史公所以致嘆於楚也

不仁章

戰國之時田氏以豆區之智竊有齊國顧稱東帝則不能三卿瓜分晉地皆南面稱孤乃欲朝秦楚涖中國撫四夷則不能此不仁可以得國不可以得天下之明驗矣後世恃其兵威割據一方因亂使智竊有數郡然從未聞混一天下卽贏秦能滅六國楊隋混一南北皆非得自行仁亦皆不再傳遂失雖得猶未得也聖賢之言從而益驗信矣

民爲貴章

周家王業始自太王歷四傳至武王乃有天下何若斯之難也後世漢高起一亭長不五年而帝業成唐祖化家爲國亦不出四年之內又何若斯之易也或曰百足之蟲僵而不仆三代衆建諸侯是以得之難失亦不易後世皆爲郡縣君益尊勢亦弼孤以此之故予曰似也顧亦不盡由此蓋漢唐之初天下共苦秦隋苛法耳善哉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之喻也九江彭蠡之間舟巨如山百貨薪積張帆若雲高可數丈少間颶風舟且旋覆形若龜背下者反忽居上蓋不勝其重也此可見黔首之弗皆

有聲靈人君攘之以澤其靈攘之以赫厥聲已太重矣乃又其
趾益高宜乎仆之速矣得乎邱民而爲天子豈不信哉深宮之
主罔覩百姓艱難詎知覆載之形至迅若此固宜鰓鰓畏已

百世師章

凡人莫不賤近而貴遠伯夷死首陽之下不封不樹有周興朝
之士未嘗過而問焉柳下惠油油魯庭且不免於三黜直遠至
數百年之後近亦在百年之後人始爲之憑弔嗟夫人固不易
知知人之人亦豈數數哉孟子尚論二子若謂親炙興起更速
亦深恨我不見古人耳非槩論凡民也予讀此益不勝撫卷太
息已

仁也章

中庸以率性言道已徑省之極乃孟子又曰形色天性也必顯
而驗之形益形者性之質也仁者性之理也形非頑形醫家以
四肢痿痺爲不仁使謂痿痺焉則叩之不應觸之不覺道亦何
從出乎惟有此耳則聰已在其中有此目則明已在其中即後
來見見聞聞百千萬應未始不從此出應之爲事裁之爲理率
性謂道此其証已故合而言之合形於性也君子踐形固務道
之實功已

陳蔡章

孟子遊齊梁不遇之魯之滕之宋之薛足跡幾遍當在宋且有
戒心想凶年飢歲如此亦復不少使齊梁得遇何至出舍郊閒
皇皇道路奔走若斯乎無上下之交孟子益爲孔子罪魯也罪
衛也罪齊也陳蔡之阨益自況已

貉稽章

凡爲士益甚難耳道高謗興德盛毀至將靡靡其聲以諛人耳
士實忠信不能將勞豪其行以悅人口士實澹漠不能將妾婦
其容以媚人目士實端慤不能孔子不悅於魯衛未嘗治容入
官亦且見妬商周之間以文明柔順之臣亦幾不免人性固難
調矣嗟夫士亦何能理於口哉不以人知勵行不以人不知弛
節是在士耳

昭昭章

古之盛王正月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四孟之月州長使讀教
法黨正使讀邦法凡皆以明民也然當時之主皆能以身帥下
故教化大行後世條教不減先王顧有無求非之間未必藏身
所詭及民陷於罪又復峻法刑之使之事明於先王而治不逮
古職此故耳近者謂歷代詔令多文飾惟漢文詔書字字出自

肺腸一時風移俗易黎民淳厚豈不信哉

山徑章

唐虞三代之書言心絕少孔子言心不違仁止歸顏回其他亦少槩見獨孟子言心不啻再三亦皆就用處更多孟子曰仁人心也顏子爲仁皆在視聽言動竞舜禹湯文武心之說雖不見之篇章顧布政施教開治撥亂天下大事功大事業皆從此出又何必言心始謂心乎由此推之天下萬應萬酬皆用也則皆心也稍一不用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矣明心養心皆爲贅說山徑之喻盡千聖庸易已

追蠡章

九經之中不可解者亦多朱子謂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蓋就樂論一代自有一代之樂周家禮樂大備在兩世室樂章亦且不同何復取禹樂而用之即云周監二代兼用夏商禮樂則禹鐘止在周宮懸業簴之間何得彼此更相軒輊或者追蠡之說蓋言在杞者攷古器者以班駁見奇追蠡近是或當然耳年代遠近定器優劣此其見誠陋已

齊飢章

齊王失德湎於酒齊廷之臣能諫之王不好士齊廷之臣能諫之獨至發棠之議止發自孟子覇旅之臣齊廷諸臣無一不緘口結舌蓋豆區小惠齊遂不姜而田齊事已有前鑒暗邀人心誠有重疑羣嶋之虎誰敢撄耶厥後田單解衣衣涉蕭何爲民請苑惠文漢高之怒皆本於此賢者於人國論事誠不易已孟子之不復豈非明智哉

性也章

天命之謂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言命不言性則執理之過令人拘而多畏言性不言命則縱情之過令人恣而失閑口之於味性也鄭公子宋貪一味遂至不知有君而君臣之義裂四肢

之於安佚性也晉獻公安一姬遂至忍於殺子而父子之仁虧目之於色耳之於聲性也季桓子悅文衣女樂遂至失燔肉於仲尼則賓主之禮賢否之智并棄聲色臭味養陰養陽之道也齊宣王好長夜之飲綵竹雜陳簪珥盈幄遂失晝夜晦明之節而天道已乖性與命可分爲二哉孟子顯言命不言性蓋慮恣情者有託顯言性不言命亦恐亘諉者怠修耳是以君子出王游衍明旦儼臨遍欲乃以存理盡性乃以事天無二道已

浩生章

美大聖神之事始於善信蓋善德之懿也信德之備也懿則襲

好可同備則立基已實由此日進豈有量哉暢於四肢以利用也發於事業以崇德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矣由此推之美大聖神非難善信爲難耳是以作聖君子保幾善之初立誠身之本無敢蹴等無敢凌節以俟其自進蓋爲此也樂正子不可忽已

逃暴章

異端之教岐之中又有岐焉若人心則總之不違詩曰無田甫田其莠驕驕博施濟衆之事聖人所難況摩頂放踵爲之乎此不能終日者也墨之歸楊不待辨矣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

心遺世絶物以顓一已揆之於心實有不安楊之歸儒此理也亦勢也顧門戶既啟意見互角既罪其叛道又阻其歸途亦誰之過歟是以樂育之門舍其既往大道爲公有教無類已

布縷章

古今賦役各代率治莫不同三代迄唐布縷粟米力役分而爲三未之有異自宋熙寧之間始行顧役新法十八事惟此民以爲便自後力役遂歸粟米近且絹布皆折粟米本折不免太重然行之有度民亦未以爲厲若布縷惟於所産之地另出官錢募之迨後國家一有興發大兵大工粟米一賦加徵不已又且

疋布飛派不已又且空徵歲方在甲丼乙而之儲俱盡吏胥因是得以爲奸是不特征其三且三其三民大困去爲盜賊嗟夫用二用三尚填壑流離況三其三若此之甚乎哀鴻之痛吾未知所止已

寶三章

唐藩之時投珠抵璧若八政三事則命官賤治凡皆以爲人民即土地之說亦未有聞自後興亡代有土地賢主莫不兢兢猶以政事爲急末季遂至專鬻珠玉如內府徑尺之璧夜光之珠克釦如山猶且榷筭之官五方之使分命四出百姓困苦中外

愁嗟天下遂以大亂語曰象以齒焚其身桀紂以賄亡其國豈不信哉是以珠玉君子不貴也

盆成括章

才多識寡實難免於世此孫登之致戒嵇康也小才殺身千古皆然豈特一盆成括哉楊德祖孔文舉禰正平陸士衡張茂先何多見也然後知人而有才益亦不幸矣處茲末世自非識大經事後多知讓知慎亦烏能有善而無咎乎

上官章

許行之滕其徒皆捆屨織席陳相之滕皆負耒耜食皆不取給

於滕孟子之滕其徒數百人後車數十乘皆賫滕郊里委積誠亦大駭聽聞上宮館人閱歷往來從未有士如此之雜遝也士如此其雜遝又安能大服當時之聞見也哉故竊履之說疑之也往不追來不拒之說疑終未有解也然則孟子何爲不辨非不辨也此不必辨也後世棉蕞之弟子有郎有金畫井不效吾道終窮卽並耕之辨亦覺多事又何有館人無稽之說也哉

人皆章

孟子言不忍言不爲非一此獨推類至盡曰無欲害人無穿窬無受爾汝又推穿窬之類至於以言餂以不言餂而獨責士嗟

夫今之所謂士亦何所不至哉一寇進賢殺人媚人心能害人者士也偶竊升斗貪而畏人是爲穿窬亦士也昏夜之間嘑蹴可受是受爾汝亦士也至若餂人之術對譚之頃竊探中藏袪篋發匱莫陰於此故序序失教士既無學畧行不炤賊民遂與皆士爲之也風俗之敗可勝慨哉

指遠章

善言古者言今古猶今也時無異也善言千里者言几席千里猶几席也地無異也是故古人安人安百姓總歸修己世法世則總本諸身許行不言堯舜而引神農墨子不惜頂踵思利天下吾驚其言若河漢而無極而卒鮮實用誠無當已後世言治輒推漢文文帝每對群臣曰卑卑無甚高論便朕爲可行乃當時功無不舉事無不成非以此歟

行法章

言性之事恒人幾驚爲如天之不可及孟子言性止在容貌言語常德常情之間言反之事恒人幾苦爲人之所難孟子言反提一法見性有一定之則不可不遵提一命見理有修悖殊途而守性不可岐吉凶兩念此可見堯舜湯武賢聖人人可爲人自望之而驚耳荷依性則常修實行可與神聖齊觀荷不依性

則奇行奇言反失自然之理爲道者可不擇歟

說大人章

先王之制士不入官不廷見諸侯華屋無心所居之廬不蔽風雨鼎烹非願妻子具食操作而前軒冕可辭閭門讀書出門徒步非故爲陋簡也守先王之制也吾守吾素夢寐可安纖趨卑疵自覺形穢後世捫蝨指掌前席借箸才雖揮霍其於古制未知何似功名道德自不同情固知藐大人之說益謂自守非傲王侯也然儀秦軫衍之輩已賀覩已

寡欲章

心猶木也欲猶火也火生於木還足焚木欲生於心反足害心則多之爲病耳聲色臭味何能盡無循自然之分無俟外求安適得之常不爲涓縱口欲味食而知味耳欲聽聰無不聽目欲視明無不視則心之存者可知已不然衆欲攻心棼然淆亂目數眚厪足必不能識梯級耳節鐘皷手必不能辨提携尚後有存焉者哉知寡欲之說則强制之與恣雖兩無當已

羊棗章

予聞之執母之梧棬而不能飲焉又聞之徐積以父名石終身不敢踐石及考之祭義曰祭之日思其嗜欲又考之於禮爲親

者諱爲尊者諱禮蓋已先有之孟子乃引諱名以証曾子不忍食羊棗之意自予論之曾子之不食徐積之不踐是時豈知有禮哉不忍也以此知先王制禮之緣人情也

思狂章

鄉原古今皆有而不必盡同孔子之時鄉原似中行孟子之時鄉原更似狂獧楊朱爲我不近一物似踽踽涼涼墨翟兼愛志博意廣似志大言大顧孟子止言鄉原不言楊墨何也蓋鄉原大共之名也楊墨鄉原之一也三代而後鄉原寖多借長厚之名竊容容之福位高而多金以爲通儒人皆悅之貪賤而安

以爲絕物務爲那愚然則鄉原亦世升世降耶見惡於君子又何如也

見知章

三代以上道統傳自帝王至孔子而聞知一變堯舜湯文見知皆自廷臣至孟子於孔子時地在百年數百里之外則見知又一變或曰三代以下治教兩分承治統者不必有道統嗟夫此亦不通之論也後世凡開創之主中興之主制禮作樂何忝湯文執中用中何非堯舜一代典章赫赫王言載在令甲藏之石室何非謨誥止稗官野史不足以揄揚萬一贊修刪述少孔子

耳是故仲尼之門何無顏閔至百餘年於鄒始得孟軻則以顏閔於孔子發明少孟子與萬章之徒述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其於孔子爲功大耳由此推之士而不欲爲聖人之徒則闡揚緒業顧可少哉

經字第 007850 號
民國一九五一年九月 日 檢查
臺灣商務印書館藏

明魯論撰論字孔壁號西麓江西新城人天啟中以貢生授赬州州同官至福州府同知論以取士必重制科之經義崇禎時雜用薦舉不足以得人乃作此書以發明體用合一之理其解大學平天下章言潢池弄兵外患踵至勢不得不加田賦而聚斂之臣半以聚之於國半且以聚之於囊以致天苗流行而不常之命已去專爲明末時事而發又解孟子許行章謂堯之欽明足以知人四岳之咸舉爲之師錫猶其難其愼然則枚卜豈易易哉亦以隱指莊烈帝命相之非全書大旨不出於此故往往雜引史事以相發明固不主於闡繹經義也